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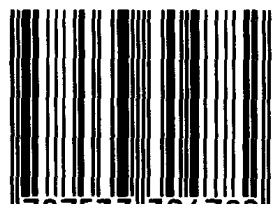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〇一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371/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〇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〇一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西圃叢辨三十二卷

〔清〕田同之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九年李世垣刻本

..... 一

掌錄二卷

〔清〕陳祖范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九年刻本

..... 二一八

捫蝨新話十五卷

〔宋〕陳善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祕書本

..... 二六一

志雅堂雜鈔十卷

〔宋〕周密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 三三九

袖中錦一卷

〔宋〕太平老人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 三八五

衍約說十三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

..... 三八九

學易居筆錄一卷

〔元〕俞鎮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 四一五

海涵萬象錄四卷

〔明〕黃潤玉撰
河南省圖書館藏明正德十六年陳槐刻本

四二一

琅瑯漫抄一卷

〔明〕文林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俞寬甫鈔本

四四三

三餘贅筆一卷

〔明〕都印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鈕氏世學樓鈔本

四五五

損齋備忘錄一卷

〔明〕梅純撰
涵芬樓影印明刻今獻集言本

四六〇

蜩笑偶言一卷

〔明〕鄭瑗撰
涵芬樓影印明隆慶刻百陵學山本

四六六

荷亭辯論八卷附書二卷

〔明〕盧格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嘉慶六年刻本

四六九

凝齋筆語一卷

〔明〕王鴻儒撰
涵芬樓影印明隆慶刻百陵學山本

五五二

餘冬序錄六十五卷（一）

〔明〕何孟春撰
湖南圖書館藏明嘉靖七年郴州家塾刻本

五五六

西圃叢辨三十二卷

〔清〕田同之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九年李世垣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圃叢辨

三十二卷》提要

德州小山蘊田先生 司農公之冢孫也余監漕
德州溯師門淵源因得交焉先生爲人氣概高朗
與之晤對如挹爽氣於西山余一見心折固知其
胸藏之富也乃以簿書鞅掌造門常罕而先生則
稽古勵行閉戶不出以故接丰采而聆議論未能
數數也未幾余有江南之行詣先生話別茗椀中
間出其所著西圃叢辨一冊示余余讀之不禁躍
然也近世之所苦非無書也然書有不可有者有
不可不有者有不可不有者是書則不可不有者也
何也著書之人必讀書之人讀書之人有耳目有
心思用其耳目心思而書有可信用其耳目心思
而書有可疑能信難能疑尤難疑而釋其疑能使
不終疑則尤難自有讀書難字過之語而讀書者
率皆子美矣自有略觀大意不求甚解之文而讀
書者率皆諸葛忠武陶靖節矣余病正坐此故疾
之切焉夫如余者讀書既如彼設不揣而著書即
不必爲不可有之書亦不過不可不有之書而已矣
始也災梨終也覆瓿已乎何勞人乎何益故目近
世所苦非無書也先生此書得於讀書者也書之
不能無訛誤由來久矣而傳訛傳誤輒警相師習

焉不察比比皆然是書於時地有辨事物有辨詩
文有辨與夫字義音聲稱謂名姓以及傳奇小說
之乖違淆混無不有辨其已辨於古人者則纂集
之未辨於古人者自爲攷證之吁是何讀而能疑
疑而能使不終於疑歟夫疑者不終於疑則信者
蓋真可信也已先生之讀書殆不孤耳目心思而
能盡其用者耶殆能博取古人之耳目心思以自
廣而復爲古人廣其傳者耶既自竭其耳目心思
又并古人之耳目心思且能使天下後世之讀書
者不必多費耳目心思而大有益於耳目心思若
是之書豈非不可不有者哉先生官於京聲譽滿
長安今棲遲園林竟有樂而安焉之志山蘊書屋
中萬卷羅列兀坐其間日事探討蕭然自得余偶
至止顧謂余曰此司農先公讀書地也余仰瞻俯
歎低徊留之又謂余曰先公嘗言子孫但能立品
讀書雖布衣何妨不然卽置身顯赫所不取焉嗟
乎 司農公德業文章光昭海宇至今人仰之若
泰山北斗而小山蘊率由先訓博極羣書出其集
著之一種已足以藏名山而藏後學可謂能世其
家者矣余於捧讀是書有不能已於言者因爲題

於簡端如此

乾隆己未仲秋

賜進士出身山東督糧監兌道布政使司叅議通

家世弟通海趙城伊蒿氏拜撰

余束髮受書卽知海內有山蘊先生及長好有韻
之言同鄉前輩中竊其緒論嚮往先生益深最後
古歡堂詩文出根柢深厚才思縱橫持論平而旨
歸正執鞭固所欣慕惜生也晚僅於江鄉海屋一
誦遺編爲可歎也庚子秋先生文孫在田同舉南
北鄉試在田卽先生詩集中所謂小山蘊者文章
氣誼克類先生而侘僚公車鬱鬱不得志余官翰
林君亦長教國子長安薄宦朝齏暮鹽風味正復
相同乃以奉 詔內廷稽察官學辰入酉出迄無
寧晷不獲與君締文酒之歡訂久要之約君則一
官雞肋引疾早歸春韭秋菘游優林壑已十數年
於茲矣余辛未奉 命視漕迎 鑾德水雨雪載
塗馬瘠僕痲塵鞅之餘晤觀察沈君荻林亟詢小
山蘊眠食沈假館寒綠堂西偏寒綠卽古歡 司
農紀 君恩易今名也是時君抱疴謝客而余以
神交夙契還吾刺勿復通不忍出諸口君爲蕭衣
冠治肴核傾其家釀抵掌雄談漏下二鼓不休幾
若病之去體者以所著西園叢辨索言弁其簡余
方扈從屬車攜之行笥早夜僕僕展卷未遑首夏
駐舟棠邑湖光山色柳絮輕風晨起推篷心神怡

曠隨發君編讀之集千狐之腋成一家之言崇雅
黜浮訂訛辨僞以之備遺忘資考據津逮來學厥
功偉矣前明一代通儒新都稱最而丹鉛藝林等
編晦伯元瑞輩訾訾不遺餘力其病在好奇立異
意見獨出君虛衷卓識突過前人後有作者其孰
從而議之余每見學士大夫謬誤相承習焉不察
常思釐定一書掇拾零星未成善本是編也實獲
我心不能釋手聊識數語敬質先生不日征車北
行取道安德苔痕草色清簟疎簾當再登寒綠之
堂一見田先生也

賜進士出身戶科給事中淮南年弟程盛修拜題

此吾共學老友田西圃先生所纂也西圃性恬淡
少宦情官京師三載孤潔株守於富貴利達泊如
也及遭外艱歸里閑遂絕意仕進距今二十年獨
處獨寐一室于古於所著詩古文詞外又成叢辨
一書計得三十有二卷凡昔人所已辨者悉錄載
之其沿常襲故未經區別者則自行考證之銷燭
研露歷暑窮寒不惟補昔人所未逮亦且爲後學
之指南太史公云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
其西圃之謂乎竊惟今之不學者勿論已卽日事
居稽文采煥發不過自成其一家之言其餘說部
諸書雖偶有辨駁亦僅一則數則而止求如西圃
之專事證辨廣搜博採萃爲一集令人如仰青天
而睹白日者寧復有幾故捧讀之下愛之重之而
又惜西圃以清白家傳無復餘力徒使有用之書
淹沒於寂寞之鄉共學謂何能涉焉漢書而已乎
因捐薄俸代爲刊行庶不負西圃之苦心亦以見
有用之書不等於可有可無之具云爾

乾隆甲戌秋七月

賜同進士出身知陝西興安直隸州事共學姻

李世垣拜序

人不師古之踪跡猶蒙被而臥嘗聞諸昔人矣顧
亦有窮年博極而履常襲故疑誤相沿逮至終身
不識太行山三字者以云師古寧不此類故每於
披覽之下遇昔人之訂訛辨僞者則摘錄之其疑
而難據未見成說者則自行考訂而互證之摘錄
者卽注明出處而未經注明卽自行考證者大抵
山川之誤指事蹟之訛傳議論之荒唐著述之假
借時地之乖違物類之淆混與夫字音差謬注釋
牽強稱謂舛錯以及傳奇小說之移易顛倒久爲
人之所信從者隨手纂組計西圃六寒暑得叢辨
三十有二卷雖以枚數闕未能罄悉而卽此備遺
忘代黃嬭亦聊足自娛已因概之曰西圃叢辨西
村老圃無用人也專事證辨非說部也噫嘻以不
材之山木得優游林壑乎一編向蠹魚乞殘飽亦
幸矣矧是非之大疑似之微瞭然踪跡間不致貽
韓家金銀車之誚則夫師古之益又何如耶
乾隆七年歲在壬戌六月西圃田同之書

西園叢辨總目

卷一

山川

卷二至卷四

人物

卷五至卷十四

經史子集雜著碑銘石刻法書

卷十五至卷十六

詩詞字句

卷十七至卷十八

文字音義

卷十九至卷二十

輿地城關宮室樓亭堂館橋梁寺觀

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二

古蹟成語

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四

正朔郊禘鼎鼐錢號刑名貞義臆說妄論等

卷二十六

稱謂名號

卷二十七

日月歲序干支仙佛藝術

卷二十八至卷二十九

草木鳥獸蟲魚

卷三十

姓名

卷三十一

文物器製

卷三十二

飲食冠飾閑雜語事

西園叢辨卷一目錄

華嶽	太華
崧	太行山
夷齊首山	歷山
華不注	龍山
勞山	勞盛山
嶧務	吳山岍山
塗山	大江
三江	九江
黃河源	呂梁洪
濟源	克濟截河
雲夢二澤	九藪十藪
涇屬渭汭	汴水
曲江	汶卽岷
九河	五湖
兩浙略於水經	篤馬河非馬頰河
屯氏河誤爲毛氏	渡盧
三江味別	濟與河別
濡水	康浪
江西	

西園叢辨卷一

安德田同之小山叢纂集

華嶽

中庸載華嶽而不重誤爲一山非也華固山名嶽亦山名蓋舉二山下故對以二水在禹貢名岍在國語名西吳管子書作西虞在前漢書名吳山後漢書名吳嶽山實一山也周禮豫州山鎮曰華雍州山鎮曰嶽爾雅釋山河南曰華河西曰嶽皆並配對舉則中庸可知矣

太華

張說西嶽碑云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如此則與吾濟華不注山同音義故華山有平去二讀大約古今以去聲用者多矣

崧

詩崧高維嶽嶽四嶽也孔云堯時止有四嶽不主中嶽故曰崧高貌山高者自名崧不主中嶽而言今以崧嵩通用非是

太行山

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劉子作太形則行本音也河圖括地象云太行天下之脊郭緣生述征

記太行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州凡有八陁崔伯
易賦上正樞星下開冀方起爲名邱爰爲平岡巍
乎甚尊其名太行蓋起韻之誤耳丹鉛錄

夷齊首山

夷齊冢廟在蒲之蒲阪首陽山之南馬融顏師古
之說同而高誘乃以爲洛東北去二十里之首陽
山杜預阮籍咸以爲然更謂二子餓死在此卽今
二山皆有夷齊廟九域志兩從之戴延之竊以爲
疑按夷齊之蹤當在河東首山首山者雷首也是
爲中條曰薄山一山九名卽黃山也史略

歷山

舜耕於歷山歷山所在不一傳聞附會莫得指實
今據閭百詩四書釋地續以宋河東縣今蒲州者
爲是

華不注

此處不字讀本音作卜者非也按伏璚齊記引璽
虞畿服經不跗如詩萼不韡韡之不謂花蒂也言
此山孤秀如華跗之注於水其說甚異而有徵觀
李太白詩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俊秀
綵翠如芙蓉比之芙蓉蓋因華不之名也益信伏

氏音不爲跗之是丹鉛錄

龍山

濟南郡城東七十里龍山鎮卽水經注巨合城也
漢耿弇討費敢進兵先脅巨里卽此東坡陽關詞
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舊注引孟嘉
落帽事固大謬施注竟略之以此知注書之難而
陸務觀任淵皆不敢注蘇有以也香祖筆記

勞山

勞山之各齊乘以爲登之者勞又云一作牢邱長
春又改爲嶺皆鄙淺可笑按南史明僧紹隱於長
廣郡之嶗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嶗山諸山則字本
作嶗若魏書地形志唐書姜撫傳竝作牢乃傳寫
之誤日知錄

勞盛山

寰宇記秦始皇登勞盛山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
一名勞盛山誤也勞盛二山名勞卽勞山盛卽成
山史記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漢
書作盛山古字通用齊之東偏環以大海海岸之
山莫大於勞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記秦始皇紀
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至射

之自瑯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界見一巨魚射殺之正義曰榮成山卽成山也按史書及前代地理志並無榮成山予向疑之以爲其文在瑯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勞字之誤後見王充論衡引此正作勞成山乃知昔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君亦未之詳考也遂使勞山竝盛之名成山冒榮之號今特辨之以正史書二千年之誤

同上

嶧務

柏人城西有碑漢桓帝時徐整所立銘曰上有嶧務山王喬所仙嶧音權務卽旄邱之旄也讀本字

非丹銘

吳山岍山

吳山爲西鎮在隴州南七十里水經注以爲卽古之岍山按隴志岍山在州西四十里舊岍源縣岍水所出禹貢導岍及岐是也則吳與岍自是兩山

鄭注未詳也

隴蜀餘聞

塗山

穆有塗山之會注在壽春東北說文塗會稽山一曰九江當塗也民以辛壬癸甲嫁娶按漢地理志九江郡當塗應劭注禹所娶塗山侯國有禹虛蘇

鶴濱義謂宣州當塗誤也東晉以淮南塗流民寓居於湖僑立當塗縣以治之唐屬宣州漢之當塗乃今濠州鍾離也

困學紀聞

大江

江出岷山傳聞舊矣而其源實自蜀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雋州合大渡河穿夷略十山以會之至叙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沅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西十五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總而入海是江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於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夔而能滔滔萬里達海所受者

衆也
餘論

三江

揚州文有三江而導水之文乃有中江北江釋者於是紛紛孔謂江自彭蠡分三以入震澤不知三江原不入震澤也職方三江揚州之川郡國志韋昭等以吳郡南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之按此皆自會稽入海者故志林云江於彭蠡分爲三以入海然江自夏口合漢以入彭蠡卽合爲一自蕪湖出由秣陵京口至崇明入海何嘗有三又考之海內東經會稽之山在大楚南三江之首大江出岷山海江出蔓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成都西皆入於海故郭景純以岷江易浦陽今人特不知其處耳又何可妄引而淺證也楊升菴云按蔡沈黃震之說皆於下流求之名以地訛號隨世改恐非禹貢三江之說也曷於上流發源求之徐鉉注說文云江出岷山至楚都各南江至潯陽爲九道各中江至南徐州爲北江入海郭景純山海經注岷山大江所出也岷山南江所自出也岷山北江所自出也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耳豈區區爲吳地記其環環改易不常之名

平觀禹貢三江之說當以此意求之
同上

九江

導山之文自岷山至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而導江自岷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迤北會於淮東陵今之巴陵故唐志以今鄂州巴陵爲是九江蓋在東陵而上顧不在彭蠡下也按荊州文九江孔殷殷多也謂九江從山溪所出其孔甚多以言治之之難九江各源其下流合於江而非大江孔安國言江於荊界分爲九道應劭遂以爲自潯陽分班志則以爲在潯陽縣南皆東合於大江今江水過洞庭至於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入於彭澤所謂至於東陵東迤北也豈潯陽之區哉按九江舊說一曰畎二曰現三嘉靡四烏工五蚌六盪七唐八沙提九廩爲之始於鄂陵而會於京口桑落洲而張須元九江圖乃有三里五洲白蚌苗州之名五州卽現而三里卽畎也四番志云江自鄂陵分派爲九於此合流謂之九江口安國言爲九派未有其名至張僧鑑張須元賈耽各而不同蓋出俗傳江何嘗分九哉逮蔣之奇乃以九江爲今洞庭宜亦有所見矣竊考漢志自有沅漸元辰叙酉

澧湘資九水皆合洞庭東入於江山海經云洞庭之山是在九江中而博物志君山爲洞庭山故張勃吳錄云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若潯陽則爲揚境非荆地矣水經注言九江在長沙國不雋縣西北楚地乃今岳之巴陵洞庭在其西北則荆之九江爲洞庭審矣

同上

黃河源辨

按史記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伏流地中南出積石其出多玉石武帝因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班固以騫爲未

不詳

九

嘗見崑崙唐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出塞二千里得源於悶磨黎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水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竝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西南故蔡氏尙書禹貢傳兼取二說而歸是於薛然皆非耳目聞見之實論元至元十七年命都實佩金虎符往求河源自河州四閱月始抵其處學士潘昂霄述其所見爲志謂河源出吐番朶甘思西鄧有泉百餘泓沮洳渙散方可七八十里自上瞰之如列星羣流奔轍五七里匯一巨澤自西

而東經歷可半月合赤賓河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行可二十日至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卽崑崙也自是凡七八日河水北行轉西崑崙北一東北流可二十日至禹貢積石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溪澗分流合派莫知紀極至積石始林木暢茂及考臨川朱思本得譯出梵字圖書其間分合轉折與志或異而崑崙積石地域遠近大要相同大概謂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胡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考張騫使西域所至惟大月氏大宛大夏康居其餘旁國皆得之傳聞徒見鹽澤伏流至於積石再出遂謂此爲河源誠未覩崑崙班固非之宜矣元鼎雖亦以使事往吐番然履歷有序其言崑崙山水委曲可信故蔡傳以元鼎之言爲近然亦未究極至元有天下薄海內外皆置驛使通道絕域如行國中都實又特以河源事往所詣多鄉道指授其所紀載當有證據然後知于闐鹽澤崑崙積石一皆河流所經去源猶遠譬諸常山之蛇張審見其尾元鼎見其腹而都實所至昂霄所紀庶幾見其全體矣

升

外集

呂梁洪

今徐州下百二十里爲呂梁洪水勢險急漕河之咽喉也莊子所稱呂梁在呂梁縣南泗水之上石梁焉故曰呂梁也懸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後漸平細又水經注滴水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流歷於呂梁之山而爲呂梁洪其巖層岫迂澗曲厓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騰涌雲馳雷濟電洩震天動地司馬彪曰呂梁在隴石縣西今人知徐州之呂梁洪而不知呂縣離石之兩呂梁洪也

濟源

戰國策注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東至鉅鹿慶陶縣入泚索隱曰濟水出河東王屋山其流至濟陰應劭曰濟水出平原陰縣東三說不同何也蓋濟水伏流或隱或見三家各以所見爲出處耳

兗濟截河

兗濟截河之說古今未悉夏書兗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又東出陶邱北此伯禹所知也兗濟二郡正以是名濟源縣在河東濟南濟北濟陽濟

陰皆在河南自杜預謂濟由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兗出王屋入河始分爲二

雲夢二澤

雲夢楚之二澤也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以其跨江相比而謂雲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後世以爲一澤如杜預以雲夢藪爲巴邱湖鄺道元謂自江陵東界爲雲夢北爲雲夢之藪誤矣按左氏春秋傳昭公三年鄭朝楚楚子田於江南之夢卻子之女生子文棄之夢中則江南之夢澤定公四年吳入楚楚子涉睢濟江寢於雲中卽江北之雲澤也

餘論

九藪十藪

周語云豐殖九藪其在職方揚有具區荊有雲夢豫有圃田青有夢諸兗有大野雖有茲蒲幽有猷養冀有場紆而并有昭餘祁然爾雅乃有十藪魯曰大野宋曰孟諸楚曰雲夢燕曰昭餘祁鄭則圃田而吳越間則有具區齊有海隅周有焦護晉有大陸而陽陝乃爲秦藪海隅大陸焦護既異且無弦蒲夫大陸晉地而焦護陽陝皆在扶風方周公時秦未分地豈得與周並舉周亦何由自謂之周

而與秦並言哉且以海隅何得為蕞而獨屬之齊
耶傳云鄭之有原圖猶秦之有其圖也今乃以陽
陟屬冀圖田屬豫地理殊矣以鴻烈之九藪若從
爾雅既無周魯而益以趙之鉅鹿則是與晉大鹿
為二也說文用職方以圖田為甫田獺養為奚則
自異爾

涇屬渭汭

禹貢涇屬渭汭蔡傳謂涇渭汭三者皆水名而汭
入於涇鄒季友尙書音釋云涇水先會汭水後入
渭水則經當言涇屬汭渭不當先渭而後汭況下

水

主

文卽有渭汭字不可異釋當從孔傳水北曰汭黃
東發日抄云古注謂水內為汭若如古說涇入渭
水之內而漆沮既從澧水攸同皆主渭言之文意
俱協若以汭為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汭者是涇
既入渭汭又入涇下文漆沮之從澧水之同孰從
孰同耶兼經云涇屬於渭而乃云汭入於涇文恐
相反又下文會於渭汭若二水則不以會言矣恐
渭汭合依古說職方氏其川涇汭易氏解云汭非
禹貢之汭禹貢言汭皆水內此川名余按蔡氏解
堯典鳩汭云爾雅曰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

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又解東過洛
汭云洛水交流之內今却自背其說當為職方氏
所誤而未睹易氏之解耳況導渭之下止言澧涇
漆沮絕不及汭足見蔡氏之失

真珠

汭水

字本用汲冢帝
惡其從反易之

汭流舊矣世咸謂隋煬始創以幸維揚前此未有
斯大妄也汭也者魏大梁也故東魏為梁州後周
曰汭卽漢之漕渠一名黃若其渠厥利自秦氏徙
平陰以開灌注後以開空不填乃任水下扶溝入
渦而通泗暨漢平帝時河汭久壞其後汭渠東浸

水

主

竟豫百姓怨歎於是詔發卒數十萬從景修渠堤
渠成河汭分流稍復舊迹禹貢所紀言浮於淮泗
達於河者蓋由淮以入汭汭汭而入河也使其無
汭淮泗奚自而達河哉此則伯禹之前有汭已久
矣

路史
餘論

曲江

能改齋漫錄曲江有三枚秉七發云觀於廣陵之
曲江今蘇州也廣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
弔二世賦臨曲江之陞州卽長安也按七發廣陵
之曲江卽浙江曲與浙義均也故其詞曰弭節伍

子之山通屬骨母之塲注以爲骨母胥母之訛也
會輦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
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至若江都之更名廣陵在
元狩三年時牧乘已卒不應先見之於文又元至
元年有試羅刹江賦試者三千人獨錢惟善以錢
唐江爲曲遂聞於時載記歷歷可證顧世人以廣
陵二字遂誤曲江在揚州指城東小水以實之可
笑也

汶卽岷

蜀山之大者曰岷山其川曰岷江岷字說文作啓

省作岷漢人隸書作汶多與汶上之汶相混列子

貉不踰汶謂川江也非汶上也殷敬順已辨之史

記冉駹爲汶山郡司馬溫公類篇云汶音岷據史

記引禹貢岷嶓既藝及岷山之陽及岷山導江皆

作汶蓋古字通用也三國志蜀後主至湔登坂觀

汶水之流王右軍與周益州撫書曰要欲一遊目

汶嶺五代史蜀主王建貶衛尉少卿李鋼爲汶川

尉徐無黨注汶讀作岷而今汶川縣誤呼作問音

蜀焉得齊南魯北之水平叙州驛名汶川考古志

作漫川升菴外集

九河

爾雅一曰徒駭在滄州清地二曰太史不詳所在

三日馬頰在棣州四曰覆鬴在安德五日胡蘇在

東光六曰簡絮在臨津七日鉤盤在樂陵八曰鬲

津在無棣其一河之經流先儒不知河之經流漢

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遂得其六歐陽忞與地記

又得其一或新河載以舊名或一河立爲兩說皆

似是而非無所依據鄭氏以爲齊桓塞其八流以

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爲也程氏

以爲九河之地已淪於海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

州接壤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道元

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困學紀聞

五湖

五湖之說有二周禮揚州其浸五湖范蠡云與我

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史河渠書曰於吳則

通渠三江五湖貨殖傳曰夫吳有三江五湖之利

太史公自序曰登姑蘇望五湖此五湖者卽具區

也其派有五故曰五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張勃

吳錄云三萬六千頃故以湖名義興記太湖射湖

貴湖陽湖洮湖爲五湖水經注謂長塘湖射貴湖

上湖漏湖太湖爲五湖張守節史記正義云菱湖游湖漢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爲五湖虞翻云太湖水通五道謂之五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嘉興非溪西通宜興荆溪北通晉陵漏湖西南通嘉興非溪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之氣一水而五名其名大同小異皆禹貢之所謂震澤也王勃文襟三江而帶五湖則總言南方之湖洞庭一也青草二也鄱陽三也彭蠡一名官亭湖卽禹貢匯澤四也太湖五也吳越春秋五湖貢湖游湖青湖梅梁湖金鼎湖也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漏湖就太湖而五楊全五湖賦止爲太湖

升卷外集

水經獨略兩浙

桑欽爲水經載天下水甚詳而兩浙獨略浙江謂之漸江出三天子都欽北人未嘗至東南但取山海經爲證爾三天子都在彭澤安得至此今錢唐江乃北江之下流雖是彭澤來蓋衆江所會不應獨取此一水爲名余意漸江卽浙字欽誤分二名鄭道元注按地理志浙江出丹陽縣南蠻中者是矣卽今自分爲縣水出桐廬號歙港者與衢婺之溪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北江自東

來皆會於錢唐然後南趨於海然浙江不見於禹貢於錢唐江爲浙江始見於秦紀而衢婺諸水與茗霄兩溪等不見於水經者甚多豈以小而遺之耶抑不及知耶

避暑錄

篤馬河非馬頰河

篤馬河漢世所開也漢書地理志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又溝洫志鴻嘉四年清河信都河水溢溢孫禁儀決平原金隄開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徐商非之觀水注云屯氏別河南濱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樂史

主

以篤馬河爲馬頰河自古河堙塞名稱相亂又復同爲馬字後人乃以篤馬河爲馬頰河樂史不尋其源漫指爲一循其故道非也今德州城東俗尙稱馬頰河高唐州亦有馬頰河見於水經至有訛爲馬家者馬頰本道在徒駭太史南其數居九河之三在滄州廢清池縣東南爲是自河水旁流後人穿渠引派因循舊名謂之馬頰若今土河名徒駭河者總非

長河志
籍考

屯氏河誤毛氏河

漢書溝洫志曰自塞宣房後河北決於館陶分爲

屯氏河元帝元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遂奏浚屯氏河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水經云大河故瀆東逕平原縣北逕繹幕縣繹幕城在今平原縣西北西流逕平原鬲縣枝津北出至安陵縣遂絕屯氏別河北瀆逕重平縣別河南瀆逕平原縣又有枝渠右出至安德縣遂絕此屯氏故道及南北二瀆之舊迹也今按大名府元城縣有屯氏大河故瀆俗名王莽河一名毛河又今館陶縣西南有毛州城遺址尙存顏師古漢書注屯氏河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爲毛氏河乃

置毛州失之甚矣

同上

渡瀆

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瀆今以爲瀆州非也瀆州古之江陽而瀆水乃今之金沙江卽黑水也其水色黑故以瀆名之耳沉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瑟琶部至耒州至瀆水至弄棟卽姚州也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之江驛一在姚安之左却據沉黎志孔明所渡當是今之左却也

丹鉛錄

三江味別

東坡志林有三江味別之說蔡傳深非之然以禹貢本文論之揚州言三江旣入而於荆言江漢朝宗於海則同流而自爲道可知矣許敬宗謂濟入河泝地南出亦以味別以今揚子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則知其人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官得職則能辨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辨之故師曠易牙俞兒張華王邵陸羽張文新劉白芻李季卿品天下之水性味不同蓋古水官之遺法豈獨口腹哉蘇子之說蓋本於此且嘗考山過山則分雖分而性不分如羅浮二碣以風雨而合離蓬萊兩山隨波濤而上下玄中記云名山有孔而竅相通是也水過水則合雖合而性不合沈括云水以漳名者從水於章章者別也文也謂兩物相合有文章可別也清漳濁漳合於上黨當陽者沮漳合流也瀨上者章貢合流鄆郡者西江合流毫漳者漳渦合流雲夢者漳鄧合流凡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蟬蛻又數十里如璋璋者判合之器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味易牙能知之斯固味別之說也

蔡氏之譏蘇子亦過矣

升菴集

濟與河別

考郭緣生述征記緣生於河上遇一書生問之曰
何知濟與河上源之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比濟
既入於河性與河別不能混合滲漉入地洑行而
溢爲衆爾今之歷下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
阿之井正濟所溢故今阿膠獨主吐下膈蹠痰正
以性趨下清而且重能治淤濁逆上之疴譬如油
之與水固不同情九夏之辰冷熱之風亦各爲隊
且涇渭分曹南北異零此理不少鄭樵謂世無山
過山水過水之理謂漢入於江其文止此有脫文
沈入於河其文亦止於此而溢爲衆之上當更有
導沈水數句說經不通不以爲脫必以爲誤此書
生之篤疾也

同上

濡水

濡水有二乃官切一出涿郡固安縣與易水合而
注於巨馬水此一濡水也一發源於遼西塞外過
海陽入於海此一濡水也

同上

康浪

甯戚飯牛歌康浪之水白石爛康浪水在今山東
見一統志可考今樂府誤作滄浪之水滄浪在楚

與齊何干涉也駱賓王云觀梁父之曲識臥龍於

孔明聽康浪之歌得飯牛於甯戚此可以證近書
坊間刻駱集又妄改康浪爲康衢康衢自是堯時
事與甯戚又何干涉也

同上

江西

魏水叔問其子弟何以謂之江西對曰地在江之
西乎曰江有南北而無東西曰然則金陵古稱江
東何也曰金陵豫章俱在江南對豫章言則金陵
居江南之東對金陵言則豫章居江南之西故宋
以金陵太平廣德寧國徽池爲江南東路以今江
西全省爲江南西路人動稱大江以西者誤矣曰
江東稱江左江西稱江右何也曰自江北視之江
東在左江西在右耳

西圖叢辨卷二目錄

軒轅

帝鴻氏顓頊氏

史皇

女媧補天

玄囂青陽少昊

放勳重華文命非名

堯舜禹皆名非謚

四岳

伯翳非伯益

夔一足

黃陵湘妃

禹授天下

益避於箕陰

伐桀升陟

伊尹無廢立事

說築傅巖

文王獻地請去炮烙之刑

太公舟人

太公

湯武革命

共和辨

西圖叢辨卷二

安德田同之小山蘊纂集

軒轅

軒轅氏古封禪之帝也在黃帝氏之前承學之士皆以爲卽黃帝氏失厥所謂莫此甚焉昔蒙莊論至德之世軒轅氏後乃有赫胥而尊盧祝融次之又後乃有伏羲神農黃帝其明著若是訊諸幣欸有黃帝今又有軒轅金封禪文有軒轅氏又有黃帝氏則軒轅自爲古帝信矣後世唯見史遷紀黃帝名軒轅更弗復攷於古遂失之路史前紀

帝鴻氏顓頊氏

按帝鴻黃帝之子而說者以爲黃帝何耶且班氏人表旣叙帝鴻於炎帝之前矣又豈得謂黃帝哉而鬻子又謂顓頊十五而佐黃帝二十而有天下汲冢書亦云黃帝死七年其臣左徹乃立顓頊然史記又言黃帝崩而昌意之子高陽立少昊且無況帝鴻耶此鄭康成於書中候所以依運斗樞以帝鴻爲五帝而乃指之爲黃帝也按內簡黃帝經黃帝後歷四世乃至顓頊且少昊爲世八十有四載顓頊亦何由事黃帝哉此其不足疑者同上

史皇

呂氏春秋曰史皇作書倉頡氏也而韋誕傳玄皇甫謚等以爲黃帝史官按管子韓子國語史記俱無史官之說據世本云沮誦倉頡作書亦未嘗言爲史官也獨宋衷世本注有云倉頡沮誦黃帝史官抑不知衷何所據遂使末代望望交引俱以爲史官矣竊嘗考之倉頡之號曰史皇又曰倉帝河圖說徵云倉帝起天雨粟青雲扶日語亦見之洛書說河是倉帝史皇非人臣之目明矣且史皇之史豈今日之所謂史哉蓋古謂字書爲史也又況

無懷氏已刻徽號伏羲氏已立書契俱在炎黃之前豈得至黃帝而始制文字耶此崔爰蔡邕曹植索靖顧野王之徒所以咸謂古之帝者爲得之矣又按河圖玉版云倉頡爲帝南巡陽虛之山旣云

巡狩益知非史官無疑

路史發揮

女媧補天

列子禦寇記共工氏觸不周及女媧補天之事蓋言共工之亂俶擾天紀地維爲絕天柱爲折此大亂之甚也女媧氏作奮其怒滅共工而平天下四土復正萬民更生此所謂補天立極之功也而

後世乃有煉石成赧地勢北高南下之說何其謬耶且共工太昊之世國侯也及太昊之末乃恣睢跋扈以亂天下而劉安賈逵則以爲與高辛爭帝史記文字則以爲高陽誅之荀卿氏以爲禹伐淮南子又指以舜時此無他蓋堯典言共工舜典言共工故據而指之抑知共工氏非堯世之共工堯世之共工又自非舜之所命者堯之共工乃少昊氏之子而舜之共工則炎帝之裔垂也論者惑於衆說遂一謂共工何其妄也

同上

玄囂青陽少昊

玄囂青陽少昊三人也說者以玄囂爲青陽或以青陽爲少昊或合三者以爲一劇爲淺陋按內簡黃帝後有帝鴻有帝魁有青陽有金天而後乃至高陽金天少昊俱爲青陽之子考之書則無疑質之世則不詭青陽玄囂自二人固也司馬公作史記不紀少昊略不識其所出而言玄囂不得居帝位夫少昊之渠度自三代以來皆所專用祀於五帝之位如是之著而玄囂不居帝位則玄囂非少昊明矣且黃帝之子二十五宗賜姓十二惟紀有二餘有十三皆姬姓也姓氏之來各有派別則玄

驚青陽又不得爲一明矣記注素亂學士何從而辨故詳考之玄囂爲西陵氏之子青陽爲方雷氏之子少昊爲于類氏之子上同

放勳重華文命非名

史記以放勳爲堯名重華爲舜名文命爲禹名皆非也按堯典云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孔安國曰勳功也欽敬也言放上世之功化而欽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也舜典云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孔安國曰華爲文德言其文德光華重合於堯俱聖明也大禹謨云若稽古

大禹文命敷於四海祇承於帝孔安國曰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也據安國所言當皆謂功業德化不言是其名也且經文上曰是帝堯之位號下曰是帝堯之功德若放勳是其名則經當云若稽古帝堯放勳則放勳當其名處今放勳乃在曰之下連於欽明文思豈各不屬於位號而乃冠於功業乎又舜典曰重華協於帝若重華爲名將何以協於帝又大禹謨云文命敷於四海若以文命爲名將何以敷於四海故知馬遷非而安國是也兼明

堯舜禹皆名非諡

諡不出於古書傳雖云諡出黃帝然實出於周公死諡周道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故始皇之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諡是以秦秀謂昔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道之不行於是作諡以紀其終非古有之而穀梁子亦曰武王崩周公制諡法自有諡法後世輒文致堯舜禹湯桀紂之類而羈入之蓋始於白虎羣儒斯最荒唐者也夫堯舜之爲名固自章也堯曰咨汝舜舜曰咨汝禹汝棄汝契是果名也且書之於名分法

最嚴密方舜未嗣每書以舜未嘗一稱帝逮其既立則惟書帝而不復書以舜若以爲諡抑豈堯先諡而後帝乎蓋堯舜禹之爲名其受命於尊者而放勳重華之與文命則其號也路史發揮

四岳

堯典咨四岳蔡傳云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方諸侯之事舜典乃曰觀四岳蔡傳云四岳四方之諸侯二解不同未詳孰是余意謂四方諸侯者爲得蓋言日觀則既非專指一人而俾父洪水及異位又皆極大事亦不應獨咨一人而決況言下卽有

食日師鈞之對獨谷一人而衆人同辭越對恐無是理真珠

伯翳非伯益

伯翳者少昊之後皐陶之子而伯益乃帝高陽之第三子賁顓也然世俱以伯翳爲卽伯益其謬甚矣余嘗考之伯翳者嬴姓之祖也書傳嬴姓實出少昊其源甚著非高陽後也按陳杞世家序舜禹之功臣十有一人云伯翳之後平王封之秦而云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又云皐陶卒封其後於六或在許然後舉益而授之政則伯翳不得爲伯益尤顯劉秀表校山海經云夏禹治水伯益與伯翳主驅禽獸是益翳爲二人亦有能知之者第太史公於益翳有時而不分所以致後生之謬耳路史發揮

夔一足

傳謂夔一足而莊子又有夔憐皃皃憐風世人真以爲夔一足矣獨韓非子明之引哀公問孔子曰夔一足信乎曰夔一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非一足也尼言

黃陵湘妃

岳之黃陵癸北氏之墓也湘之二女虞帝子也歷世以爲堯女舜妃者由秦博士之妄對始癸北氏舜之第三妃而二女者癸北氏之出也一日宵明一日燭光見諸汲簡皇甫氏之世絕山海經言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者也若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則又洞庭山之神爾而羅含度尙之徒遽斷以爲堯之二女舜之二妃而以黃陵爲二妃之墓鄭玄張華酈道元輩且謂大舜南巡二妃從征溺死湘江神遊洞庭之山而出入乎瀟湘之浦爲是說者徒見舜帝有二女之文卽以爲堯之女而舜之妃不復致考厥妄甚矣考虞帝晚年禪禹匪復陟方之時且二妃年過期頤豈得俱存又安有從狩之事哉況考皇英之冢既各它見則此黃陵顯非二妃之窆而湘祠決非堯女之靈皆昔人之罔說明矣又按山海經云舜之二女處河大澤光照百里夫大澤者洞庭之謂而光照者威靈之所暨也迄今湘神所保靈正百里所謂分風送客者乃正固一同之間然則湘祠爲虞帝之二女復何疑耶

禹授天下

禹以天下授益益避啟於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皆去益而歸啟啟遂即天子位夫堯之授舜舜之授禹以朱與均皆不肖也禹子啟賢足以任天下而禹故授益使天下自擇啟而歸焉是飾偽也益知啟之賢而受天下於禹是竊位也禹既授益啟違父命而為天子是不孝也惡有飾偽竊位不孝而謂之聖賢哉此為傳者之過明矣史刻

益避于箕陰

堯之諸臣惟彭綏皋陶伯英為最壽皋陶當高辛氏之末事唐虞及禹受禪則年百六十餘矣伯益乃高陽氏之子當高陽之崩益年不下四十歷高辛唐虞凡二百二十載及禹之受禪已前死矣且考於書何嘗有遜益七年之事路史發揮

伊尹無廢立事

太甲之居桐宅諒陰爾蓋古者君薨太子諒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此處喪之常紀也惟太甲立而不明既乃背去師保之訓展復自用不可以順導矣故尹於是因其諒陰築宮於桐俾之密爾先王之室而作其憤悱之心謂之放者自內而

外之言抗世子之謂爾非廢也至三祀十二月伊尹以冕服奉祀王歸於亳是起復之制爾非再立也始曰太甲既曰嗣王其事已明矣自漢儒以淺見昧經旨而廢之說昌遂使後世奸雄藉為口實豈其然哉同上

伐桀升陟

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鳴條之野夫桀都安邑而湯居亳亳在東而安邑又在西陟又出其西南河曲之南其去亳與安邑遠矣湯之致伐乃不從東逕揭安邑乃從下反上至於陟而反下乃趨鳴條何也此仁人之師也蓋將以示桀衆而使之知備焉爾以故桀得出而逆戰於鳴條之野事可明也而孔安國乃以為升道自陟以出桀之不意仁人之師固出不意而襲人乎應天順人猶有慚德襲人不意而何以為湯乎且既曰出不意矣而故反倍道而緩期耶其不必然也同上

說桀傳巖

說命曰說桀傳巖之野孔氏傳云傳氏之巖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桀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至蔡氏不從其說乃云桀居也今

言所居猶謂之卜築余按孔子語子路云傳說負
壤土釋版築而立佐天子孟子云傳說舉於版築
之間莊子云胥靡墨子云傳說被褐帶索傭築傳
巖屈原離騷云說操築於傳巖賈誼鵬賦云傳說
胥靡兮乃相武丁班固公孫弘贊云版築飯牛之
朋崔駰達旨云役夫發夢於王公張衡應問云委
市築而據文軒夏侯湛抵疑云傳說操築以寤主
羊祜議開府表云有遺德於版築之下郭璞三蒼
解詁云版築上下版築杵頭鐵也王季子年拾
遺記云傳說實爲赭衣春於深巖以自給蕭綺序

真珠

文王獻地請去炮烙之刑

崇侯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
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既出乃獻洛西
地以請去炮烙之刑紂許之云夫紂疑西伯之
得民心故囚之而又獻地以止其虐刑是正符崇

侯之譖也豈所謂遵養時晦以蒙大難者哉且紂
惟不勝其淫虐故設炮烙之刑若能自止而不爲
則不待受地若不能止雖受地亦爲之如故誰能
禁之哉史

太公舟人

世因太公以釣合又以爲舟人韓詩外傳云文王
舉之舟人七十二矣其果然耶夫太公於文王孟
子之說最爲近之蓋以釣道說爾陳以釣道豈世
俗所謂舟人漁者哉鬼谷子曰太公西入渭其亦
知文王之所以舉矣知其興而來以求合其道則
其所以釣者豈在魚乎至云卜畋之事蓋亦有說
太公之賢文王知之而國人或不知之故於是爲
之畋且卜焉亦猶之胥靡之賢武丁豈不之知而
必夢帝賚予者武丁知之而天下未之知故不得
不托之夢然則文王之不得不托之於卜也審矣
知武之夢爲非夢則知文王之卜爲非卜矣是或
一道也史

太公陰謀傾商

史記以太公爲漁隱於渭文王卜畋於渭之陽載
與俱歸爰立爲師且以爲西伯囚羑里尙隱滋泉

其臣相與學訟於公復相與求美女奇物以獻紂而脫其囚歸而與之陰謀以傾商政夫太公之爲人其出處必有義而致君亦有道何至操切詭譎爲儉人之舉哉遷之言蓋取戰國一時之說而不知決擇者也同上

湯武革命

漢儒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天應人乎左傳曰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季文子猶知其不終也而謂湯武爲之乎然逆取順守之言

實本於左氏而又轉失其指矣升菴外集

微子挾器歸周

微子去商蓋以紂錯天命墊亡將至而將不免者於是不忍坐視其壓不得已而去之而宋世家乃以爲挾祭器伏於軍門可謂擇焉而不精矣按商本紀數諫不入乃與太師少師謀而去之及比干以諫死箕子奴而後商太師少師挾祭器樂器以奔周並未言微子也且微子之去豈苟然哉其言曰我其發出狂吾家毫遜於荒蓋所謂去者特不在其朝而其所謂遜於荒者直以盤庚之出遜荒

野以自免於刑戮而已矣何至挾祭器降周哉抑嘗稽之三子皆紂之懿親位尊地近而與紂同休戚者也紂雖暴虐吾之天屬宗國雖危猶未氓也焉有宗國未氓遽倍天屬挾祭器而屬之異姓之仇者覲成敗賁宗戚此項伯之所以爲利鄉黨自好者有所不爲而謂仁人爲之乎路史發揮

共和辨

周厲王無道流於彘共和十四年宣王立說者曰周室無君周公召公共和王政故號之曰共和自史遷至溫公均無異議獨羅泌以爲不然謂厲王之時周公召公非昔日之周召也按寰宇記云厲王流彘諸侯請奉共伯和行天子事十四年厲王崩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立爲宣王共伯復歸於宗至史記有篡位之說非若後世之以竊奪爲篡也蓋篡立者繼而立也非若後世之以竊奪爲篡也使其竊篡則宣王之立可能得老於共首哉然則所謂共和者以爲政自共伯爾非周召共和也明甚上

西園叢書卷三目錄

許由巢父	扁鵲雷公
伍子胥申包胥	左丘明
子羽	顏子
丁公呂伋	公孫拔公孫枝
越誅太宰嚭	臧文仲子貢不同時
衛桓公名	百里奚
哭秦庭救楚	甘羅十二爲相
荀卿	四皓姓字
鄭侯	高陽侯
子房封留	兩韓信非
鄧通譖賈誼	蕭望之
毛萸如	鄒子
嚴子陵	後漢二十八將名次誤
謝邈徐邈	蔡邕父名
鍾繇	君苗呂安
荀彧裴樞	崔豹
豎子	趙李
嵇康	王右軍
干寶	沈休文

慕容

西園叢辨卷三

安穩田同之小山彙纂集

許由巢父

古今人表許由巢父爲二人譙周古史考許由常

夏居巢故一號巢父則巢許爲一人誠齋雜記

扁鵲雷公

史記佔俾一條云醫家二扁鵲一黃帝時人一戰

國時人二雷公一黃帝時人一趙宋時人戰國秦

越人明洞醫道世以其與黃帝時扁鵲類因以爲

號今所傳難經乃秦越人作非扁鵲也宋雷敦撰

炮炙三卷人多不知其名因素問有雷公爲黃帝

弟子遂以炮炙爲雷公撰非也隋志有雷公注神

農本草四卷漢志有泰始黃帝扁鵲俞拊三十卷

皆假托耳考古者不可不辨也居易錄

伍子胥申包胥

左傳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

覆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史

記文亦同吳越春秋皆稱員曰伍子胥獨國語以

吳嘗封子胥於申稱爲申胥越絕則云越爲策楫

獻之於吳申胥諫云越飾西施鄭旦獻之於吳

申胥又諫云吳王不聽以申胥爲不忠而殺之

以伍胥爲申胥混淆不辨甚矣越絕之舛也劉琨

有論江陵父老文謂楚人不當祀員今杭州臨安

有申包胥廟或謂申楚臣不應祀吳不知皆沿越

絕國語之文而致此淆譌耳蓋江陵之祠乃申包

胥臨安之祠乃伍胥耳當兩正之上同

左丘明

丘明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之後

學者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以爲丘明且左

傳國語文體不倫序事多乖定非一人所爲也蓋

左氏廣集諸國之史以解春秋子弟獨人見事迹

多不入傳或復不同故各隨國編之以廣異聞自

古豈止一丘明姓左乎按漢儒以來言春秋者惟

宗三傳三傳之外能卓然有見於千載之後自啖

氏始不可沒也啖各助字叔佐闡人製統例分別

疏通其義春秋三傳考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夫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謂其貌寢非也按

博物志水經注俱稱子羽渡河資千金之璧河伯

欲之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

可以威劫左撻壁右撻劍擊致皆死乃投壁於河
三投而輒躍出竟棄壁而去是子羽之勇較季路
更甚則所謂行不由徑非公不至及夫子所謂失
之子羽者其以貌武而行儒耳

弁州
危言

顏子非二十九歲死

史記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蚤死則是
魯哀公二年也按國陳蔡時孔子年六十三而顏
子當是時年三十三矣史記載國陳蔡後使子貢
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
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由是觀之則顏子之
未死益信而有證非二十九歲明矣

宜齋
野乘

丁公呂伋

太公子丁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猶用殷法

以生日名子非謚也

升菴
外集

公孫拔公孫枝

衛公叔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集

注云公孫枝蓋傳寫之誤

困學
紀聞

越誅太宰嚭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通鑑外紀曰左傳哀公二十
四年閏月哀公如越季孫懼因太宰嚭而納賄焉

在吳亡後二年也嚭入越亦用事安得吳亡即誅
哉

同上

臧文仲子貢不同時

鹽鐵論文學曰臧文仲治魯勝盜而自矜子貢曰
民將欺而況民益乎文仲子貢不同時斯言誤矣

同上

衛桓公名

隱四年衛州吁殺其君完即桓公也諸侯讀皆如
字非也完當作兒蓋名以昭實終將諱之故既葬
而為謚若衛侯名完豈得謚之桓乎故知完當作
兒按字書容貌之兒從白下人俗書完作兒與容
貌之貌相似是桓公本名兒傳寫誤為完也

兼明
書

百里奚

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為秦
穆公夫人勝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
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范太史曰商鞅傳又載趙
良之言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於秦客被褐
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
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朱文公曰按左氏
勝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

困學
紀聞

哭秦庭救楚

哭秦庭救楚者左傳以為申包胥戰國策以為楚
冒勃蘇此非二人戰國之誤也厄言

甘羅十二為相

考羅事呂不韋說趙有功封為上卿不為丞相相
秦者乃羅之祖甘茂非羅也資暇錄

荀卿

宋人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而有坑焚之
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弟子
為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

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劉向別錄云吳起始事曾

子而受春秋於曾申鹽鐵論曰李斯與荀卿子同
事荀卿荀卿子修道白屋之下二事人皆引用而
罕知其原升菴外集

四皓姓字

據陳留志及陶潛四八日為說東園公一也綺里
季二也夏黃公三也角里先生四也陳濟正誤以
綺里季夏為一人黃公為一人妄引杜詩黃綺終
辭漢為據杜撰可笑丹鉛錄

鄭侯

蕭相國封鄭鄭二音一音贊者在南陽一音嗟者
在沛郎瑛七修類藁云沛國者何始封邑南陽何
子孫所封資暇錄

高陽侯

陳留風俗傳酈食其有封高陽侯其后酈峻字文
山官至公府據按食其自稱高陽酒徒耳高帝號
之曰廣武侯初未嘗封侯而其子濟始封高陽侯
改封武陽風俗傳誤也宛委餘編

子房封留

今陳留立祠祀張子房非也所封留沛今彭城有

留城是也王氏談錄

兩韓信非

史記前漢書韓信贊中皆稱兩韓信據其說韓王
古韓國之後項羽殺望父成復立信為韓王都晉
陽與淮陰侯韓信不同劉知幾史通開遷固之謬
曰韓王名信都古韓國後姓姬則名信都者非姓
韓亦不單名信二史不別姬韓兩姓且去韓王各
下都字遂與淮陰侯韓信無辨攷班馬誣姬為韓
誠如劉說但謂韓王名信都劉說亦差按王充潛
夫姓氏論云沛公起張良屬焉沛公使韓信略立

地韓地立橫陽君成爲韓王而拜良爲信都又曰
信都者司徒也或爲勝徒漢功臣表云張良以廐
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信
音申史記亦作韓申徒良傳直作韓司徒蓋信都
申徒司徒之轉聲也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卽非
韓王名知幾之說亦未免謬尙何班馬責乎羅璧識遺
鄧通譖賈誼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蓋本
應邵風俗通云賈誼與鄧通侍中同位數廷議之
因是文帝遷爲長沙太傅按誼文帝前四年出長
沙又十年而鄧始用事了不相及也宛委餘編

蕭望之

班孟堅稱蕭望之近古社稷臣東發謂望之天資
忌刻輕丙吉劾韓延壽沮張敞不屑爲郡國欲與
宰相抗禮則犯上不安分使守吏賈賊私凡十
萬三千曾是可謂社稷臣乎升菴外集

毛莫如

儒林傳施讐傳云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
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按漢有屯莫如爲常山太
守姓肆毛乃應作屯字音徒本反今人相承呼爲

毛毛屯相類容是傳寫誤耳宋祁筆記

鄒子

太平御覽引鄒子曰朱買臣孜孜修學不知雨之
流粟此鄒子之書非戰國之鄒子也因學紀聞

嚴子陵

後漢書嚴光傳以光爲餘姚人而云少與光武同
學光武何嘗至餘姚哉其著任延傳云延會稽都
尉到郡先詢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
亂江南者未還中土如董子儀嚴子陵等皆待以
師友之禮則子陵僑居避亂江南明矣又按故跡
遺文有嚴子陵碑云子陵新野人避亂江南娶梅
福女因居會稽以此考之與任延傳相合升菴外集

後漢二十八將名次誤

二十八將名次不可曉第一鄧禹顯者也第二馬
成無聞焉第三吳漢顯者也第四王梁無聞焉第
五賈復顯者也第六陳俊無聞焉第七耿弇顯者
也第八杜茂無聞焉首尾皆然立功次第不應間
雜如此薛伯宣常州云舊本漢書作兩重排列謂
上重鄧禹居首次吳漢次賈復次耿弇下一重首
馬成次王梁次陳俊次杜茂後人重刊遂錯誤至

此聞見

謝邈徐邈

謝邈傳孝武每賜侍臣文詔詞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通鑑云帝好爲手詔詩章以錫侍臣或文詞率爾徐邈應時收斂還自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此一事也晉書以爲謝邈通鑑以爲徐邈必有一誤困學紀聞

蔡邕父名

蔡邕父名稜字伯直見後漢書注而傳奇則杜撰爲蔡從簡不學無稽殊可笑也升菴雜著

鍾繇

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也今多以繇爲音由非也晉世說載庾公謂鍾會何以久望卿遙遙不至蓋舉其父諱以嘲之此可證矣丹鉛錄

君苗呂安姓字

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此言何謂也按文選注呂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從弟君苗書則唐人所云者止謂史失其傳耳同上

荀彧裴樞

荀彧爲曹操謀主殺械已成矣一旦受九錫彧乃

以爲不宜竟爲曹所害唐裴樞既受朱全忠之薦爲相又劫遷昭宗於洛陽全忠除一太常卿樞乃持之不與全忠殺之白馬驛二事正相類文中子猶以彧及其子攸比殷之三仁歐陽永叔以樞一卿尙惜其肯以社稷與人乎嗚呼文中永叔可謂不智矣荀裴二人既與曹操全忠同爲逆謀非一日矣其靳九錫惜一卿欲微示異同以掩時人之耳目其意曰吾已許其大其細者不許彼未必怒也操與全忠必疑曰或與樞之意中變矣細者如此況大者乎遂逞其忿殺之不恤也何文中永叔之不智也升菴外集

崔豹

韓子倉書崔豹古今注後云崔豹漢魏間人也按劉孝標世說注云晉百官名崔豹字正能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則非漢末魏都人蓋子倉初不得其詳以意度其爲是時人故不免於誤東齊紀事

豎子

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爲豎子乎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晉魏間人耳李太白詩沉醉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亦誤嗣宗

諸耳升庵外集

趙李

阮籍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爲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求其誰何也咸陽趙李謂遊俠近幸之儔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者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王維詩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乃知讀書不詳考深思雖如延年之博學會孟之精鑒亦不免失之況下此者耶趙李按漢書乃成帝時趙季李欵同上

嵇康未嘗事晉

嵇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死於非辜未嘗一日事晉也晉史有傳康之蓋也後有良史宜列於魏書上

王右軍

南豐記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愚謂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股浩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其止浩北伐謂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其

遺謝萬書隨事行藏與士卒同甘苦謂謝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世所宜言論風旨可著廊廟正左第一流也不可以藝掩其德謂之一能過矣

困學紀聞

干寶

干于皆姓也千古寒切干姓編云干姓望出榮陽潁川宋有干犇晉有干寶著搜神記者干本姓邢周叔王邢叔之後子孫去邑爲干于姓望出東海河南漢有于定國魏有于禁是干與干爲二姓甚明今晉書干寶傳干作于文選晉革命論則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寶字畫之差相承久矣今按宋人之辨論若此

沈休文

天台山志僑寓條首載沈約字休文陳征南將軍永平中棄官爲道士來憇桐柏見剡縣金庭觀石刻妄語可笑梁陳間安得有兩沈約皆字休文者且休文爲梁武佐命與陳原不相及何以有此謬妄蓋道釋好爲傳會往往不稽時代不諳事理如真靈位業圖之類不可勝數也香齋筆記

慕容

慕容其先爲慕護跋者見燕步搖冠好之諸部因
呼爲步搖後訛爲慕容冬夜
更記

西園叢辨卷四目錄

李靖 蕭方等

盧鴻一 李白山東人

李白捉月 鍾馗

盧懷慎 房琯

陸贄 畢炕

韓退之 退之像

劉黃 李商隱

王魚王之魚 滕王

吳越王 蔡節度娶牛僧孺女

寇萊公 大范小范

馮京 韓忠獻韓忠憲

包孝肅 呂蒙正

王會 王梅溪孫汝權

梁顥 楊家將

岳忠武 張俊張浚

考亭 東萊象山

杜常 盛允高

西施毛嬙 西施隨蠶

釣弋夫人 花蕊夫人

蔡文姬

貂蟬

楊太真兄妹

謝小娥

李易安翁

兩莫愁

子夜

蘇小小

秋香事

楊貴妃入宮

西園叢辨卷四

安德田同之小山蘊纂集

李靖事

杜光庭虬髯傳云隋煬帝幸江都命楊素留守西
京李靖布衣往謁竊其一妓道遇異人與俱至太
原因劉文靖以見州將之子言其真英主傾家資
與靖使助創業之舉卽太宗也按史載唐公擊突
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急變後高祖定京師將斬
之而止必無先識太宗之事且煬帝在江都時楊
素死已十餘年矣此傳大抵皆妄耳

客齊
隨筆

蕭方等

佛事有方等經猶云平等世界也故蕭氏取爲名
方等常著三十國春秋胡三省注通鑑不知此義
蕭方下去一等字似今人云某人等之等矣

升菴
外集

盧鴻一

唐人有盧鴻一隱於嵩山其名鴻一者尸子云鴻
飛天首高遠難明楚人以爲鳬越人以爲乙鴻常
一爾通鑑綱目書徵嵩山處士盧鴻爲諫議大夫
不受鴻下脫一字蓋誤以鴻爲單名而削去一字
也人之名可減去乎胡應麟曰盧鴻一見舊唐書

新唐書作盧鴻還靈采新唐書綱目又本通鑑也其誤如此上同

李白山東人

按南部新書李白山東人父爲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人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初游會稽吳筠隱中谷稱蜀人非也今任城合廟有白祠尙存至唐范傳正誌其墓曰白涼武昭王九世孫昭王隴西人隋末子孫以罪徙西域神龍時白父客自西域逃至縣之巴西而白生焉唐魏穎李陽冰序其文劉全白撰其墓碣皆曰廣漢人故論白者或

不曰廣漢

二

曰隴西或曰山東或曰蜀李陽冰曰李翰林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山東李白亦云以張垞譏逐游海岱間子美所謂汝與山東李白好蓋因其自號也然則白本隴西人產於蜀嘗流寓山東子美從游時在山東故稱山東也此山東乃關東非今之山東也兗州說部

李太白捉月

世俗言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余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茲歌於當塗公疾亟

草葉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爲序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謂杜子美因食白酒牛食而死者一也丹鉛錄

鍾馗鍾葵終葵

俗傳鍾馗起於唐明皇之夢非也蓋唐人戲作鍾馗傳虛構其事如毛穎陶泓之類耳北史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後世畫工作鍾馗嫁妹圖由此附會也且葵馗二字異耳又曰終葵菜名上同

盧懷慎

黃東發論盧懷慎賢于姚崇云懷慎身爲上相家

不曰廣漢

三

無儻石孜孜體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勤將有僉壬乘間之患遺言則薦宋璟諸賢以爲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才智之士平日私意雜擾矜炫目前以爲功必已出者能爾耶而史以伴食議之不亦誣乎升菴外集

房琯

司空圖咏房琯詩云物望傾心久勾渠破膽頻注云天寶中琯奏請遣諸王爲都統節度祿山見分鎮詔拊膺歎曰我不得天下矣琯建此議可以爲社稷功司空圖云劄奴破膽指此杜子美挽公詩

云所謂一德興王後亦指此事唐書因其陳濤斜之敗遂沒其善可惜也楊鐵崖詠史目之為腐儒又以王衍比之過矣余故舉杜陵司空二詩以闡其幽房後謫廣陵有政績唐人詠房湖者多稱仰也同上

陸贄

于公異露布為德宗所歎賞贄忌其才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坎墮而終惜哉敬輿而有此也後人稱之智如子房才如賈誼能無慚乎同上

畢炕死節比顏平原

畢炕天寶末為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書附於其父構傳蓋取韓文公所傳畢垌銘而炕之名不書於忠義傳故昌黎云廣平之節如此而子不荷其澤嗚呼河北二十四郡豈獨一顏平原乎溫公通鑑亦失書同上

韓退之

新唐史韓退之鄧州南陽人史記白起攻南陽徐廣注云此南陽內河修武也則退之修武人也以為鄧州誤矣聞見後錄

退之像

世人畫退之小面而美髯着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誌甚明熙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辨退之遂為熙載矣豐各揮犀

劉蕡不得仕於朝

通鑑劉蕡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唐鑑云終於柳州司戶以新史考之當從唐鑑蓋宦人深嫉蕡遂以罪貶柳州司戶因學紀聞

李商隱傳

義山為黨人所惡乃李宗閔楊嗣復令狐綯白敏中一輩小人耳遂謂其詭激無特操為當塗所薄然則必背公私黨乃為有特操乎史官之無識如此蠶尾集

王渙王之魚

唐詩人王渙字羣吉昭宗大順二年進士文苑英華選其惻悵詞十首今誤作王之魚非也王之魚與王昌齡王維同游去王渙一百四十餘年況其詩有霍小玉及紅娘子事皆天寶以後事豈可混為一人升菴集

滕王

杜工部有滕王亭詩王建詩揭得滕王跡
稱滕王湛然非元嬰也考新舊唐書並云元嬰爲
荊州刺史驕佚失度太宗崩集宦屬燕飲歌舞狎
昵廝養巡省部內從民借狗求置所過爲害以九
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及還洪州都督以貪聞高宗
給麻二車助爲錢緡小說又載其召屬宦妻於宮
中而滿之其惡如此而尙有民歌出牧之詩出於
少陵者乎信乎其非元嬰明矣若王勃記滕王閣
則是元嬰耳

升菴外集

吳越王

五代十國世家除劉旻爲漢氏子孫餘多僭亂以
有其國吳越獨平亂而有之餘或拒命以有其國
吳越獨奉命而有之安靜百年以歸於宋三世四
主靡聞失德是時天下皆靡爛於爭戰惟兩浙不
知爲五代可不謂大有功於民哉然則牛斗之祥
夫豈偶然哉子瞻表忠觀碑其言公矣司馬溫公
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卽位溫恭好書禮
士問倉吏今蓄積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
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歐陽永叔五代

史云錢氏自武穆王鏐嘗重斂以事奢侈下至魚

雞卵穀必家至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
吏各持簿於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
笞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積數十多者百餘人
不堪其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同可疑也胡致
堂曰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五代史不載歐陽
修記錢氏重斂之虐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又
按宋代別記載歐陽修爲推官時昵一妓爲錢惟
演所持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以重斂
民怨之事若然則挾私怨於褒貶之間何異於魏

收輩耶

蔡節度娶牛僧孺女

高則誠琵琶記其意欲以識當時一士大夫而托
名蔡伯喈不知其說偶閱說郭所載唐人小說牛
相國僧孺之子牛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
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在
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仕至節
度副使高假其姓氏一至於此其誣竊賢者不已
甚乎

蔡萊公

世言寇萊公奢侈歿後子孫行乞丐海上考之史公實無子冬夜

大范小范

范仲淹鎮延安夏人相戒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也注大范名雍仲淹之父傳之至今無人知其誤者按范仲淹作范雍墓誌云公諱雍字伯淳蜀人也為龍圖待制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卒諡忠獻又觀富鄭公作范文正公墓誌云仲淹父名墉為錢俶掌書記仲淹二歲而孤隨妣陳氏再適朱氏則雍豈仲淹之父乎相傳不考之誤至此世系且不明則史之善惡是非顛倒多矣升菴集

馮京

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傳道不羣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為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也傳奇小說馮商還妾事以為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為商又不名商也上

韓忠獻韓忠憲

韓琦安陽人諡忠獻子三人雍冲素見神宗御製碑韓億靈壽人諡忠憲子八人皆貴閭閻之盛為天下冠一韓公皆為宰執一諡忠獻一諡忠憲與憲相近多混淆而子姓亦不知所出今據其墓碑行狀國史略分辨之上

包孝肅

包孝肅拯尹開封時人傳其明察如神乃有一囚犯法當脊杖吏受賄教之曰臨杖時汝言上某事自分汝罪囚果如吏言吏呵之曰但受杖何多言

包怒其市權杖之特寬囚罪其為吏所賣如此不惟神鬼之傳聞難信而奸吏之難脫亦甚矣哉北

拾存

呂蒙正

蒙正父龜圖冬內寵與妻劉不睦並蒙正出之頗淪賤窘乏劉不復嫁乃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孝養備至傳奇乃以蒙正妻為其父所逐更為涓

王曾

曾少孤鞠於叔氏無子以弟之子得為後而傳奇

則載其復娶相國女具慶生子事蓋極矣同

玉梅溪孫汝權

玉蓮係王梅溪之女孫汝權係梅溪之友梅溪幼史浩八罪汝權實慈憫之浩所切齒遂妄作荆欒傳奇故謬其事以賊之同上

梁灝八十二歲

陳正敏遜齋閑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私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為口實是以國史考之梁灝生

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

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歲其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三歲史臣謂梁方當委遇

冲途天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遜齋之妄不待攻也客齋隨筆

楊家將

市巷人俚歌稱楊業之子曰楊六郎延昭延昭之子宗保宗保子文廣征南陷南中其事迹多謬聞及覽宋景濂所傳楊氏家傳楊端者其先太原人仕會稽為望族徙寓京兆唐末南詔陷播州端應募

祖復之遂有其地傳子牧南牧南傳三公三公傳

次子實實生昭無子時宋益州刺史楊延昭之子

延廣使廣西與昭通譜以其子貴遷后之自是有

播州者皆貴遷之後也貴遷子光震光震子始名

文廣後至繁而大迄今為播州宣慰使按宋史延

昭初名延朗仕至保州防禦使高關副都部署有

子曰文廣從狄青南征為廣西鈐轄知宜邕二州

累遷定州路副都總管以歿今家傳所記以子貴

遷後楊昭者當廣州鈐轄時耶家傳不言文廣而

云延廣者蓋以第三世復有文廣故諱之耳宋史

又不著文廣有後與否本朝楊武襄洪子俊從子

信能俱有威名故人以附會業與延昭輩稱楊家

將云宛委餘編

岳武穆

宋贈鄂王岳飛初謚忠愍旋更武穆又謚忠武文

曰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擬定禍亂之文合此

兩言節其一德昔孔明之志與漢室子儀之光復

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

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然今

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當稱忠武為宜

丹鉛錄

張俊張浚

張俊附秦檜而傾岳忠武者張浚廣漢人嘗稱飛忠孝人也及飛冤死後高宗納大學士程宏圖之奏昭雪光復浚與叅贊陳俊卿悲感歎服浚爲都督俊爲樞密劉豫遣子麟姪猗合兵七十萬犯淮西張浚聞之以書戒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此見章穎所著岳飛傳浚與俊豈可混爲一人哉今之士大夫例以傾岳爲浚之短不知受誣千載如此陳伯沙詩秦傾武穆因張浚蜀取劉璋病孔明蓋言二事皆涉厚誣也舉世懵然失於不考余故詳辨以見賢者之不可厚誣考古之不可不精議論之不可輕立而益歎今人之不知學也

考亭

世皆以考亭稱朱子矣及見文公後人所藏家譜知考亭爲黃氏之亭按五季亂黃端公稜之父大宗伯入閩見建陽山水秀麗遂家焉及歿而葬於三桂里子稜乃築亭於半山以望其考因名曰望考文公居近其地世因以考亭稱之以地稱人可

也以他人之考稱文公於理甚悖且公在日並無以此稱之者後人謬誤急宜辨正

東萊象山之學不同

李徵之曰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塵之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俗之外却無枉尺直尋之意

困學紀聞

杜常

宋季汝陽周弼選唐詩三體以杜常華清宮詩爲首元僧圓至注謂唐詩人無所謂杜常者引公孫談圓西清詩話以常爲宋人且以曉風爲曉來蓋以其下有西風字也明癸酉歲都穆以使事至陝見驪山溫泉石刻中有此詩云東望家鄉十六程曉來和月到華清朝元關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乃大常丞杜常自河北移使秦鳳元豐三年道過華清作始知常真宋人無疑矣而全唐詩亦載爲唐末人殆未之攷耳

鐵網珊瑚

盛允高謫官

沈周客座新聞云盛昶允高蘇人年二十餘任御史巡廣東時王翱鎮兩廣允高劾其失政朝廷以太臣始容之後二年板考在京百官翱已陞冢宰

以允高爲輕浮降古田縣典史允高戲謂人云此
去在昶以爲恕今去昶一字尙存史字余因考進
士登科錄及各臣錄姑蘇志則盛昶乃吳江人景
泰辛未進士授監察御史清山東馬政癸酉出按
廣東是年王公已爲冢宰允高所劾者則總督兩
廣都御史建昌揭稽耳允高自以言事逆鱗奉旨
左遷非由王公考驗也王公一代名臣又嘗自云
吏部豈報恩復讎之地橫造誣讟特爲辨之真珠船

西施毛嬙

程良孺讀書考定云管子小稱篇毛嬙西施天下

之美人也自管子至吳越二百一十三年矣如果

一西施不應先及且有以毛嬙爲王昭君者更可

笑鈴說

西施隨蠶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
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越絕書西施亡
吳後復隨范蠡因泛五湖而去據墨子吳起之裂
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則吳亡後西子實死於
水不從蠶矣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
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則其不隨范蠡

更無可據隨鴟夷者謂伍胥以鴟夷皮裹而沉於
江也皮日休館娃宮懷古響屧廊中金玉步采香
徑裏綺羅身不知水葬歸何處溪月灣灣欲効舉
李義山景陽井詩景陽宮井剩堪悲不盡龍鸞誓
死期惆悵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皆可互
證丹鉛錄

鉤弋夫人

嘗疑漢武殺鉤弋夫人事不可解或以爲雄猜之
主不近人情事亦有之耳考之西京雜記鉤弋夫
人從幸甘泉告上曰妾相運應爲陛下生一男年
七歲妾當死今必死於此不得歸矣願自愛言終
而卒香聞十餘里因葬雲陵上哀悼之發塚開視
惟衣履存乃爲起通靈臺於甘泉據此則鉤弋去
來皆非常人常理安得有去去不得活之語耶通雅

雜錄

花蓋夫人

僞蜀主孟昶納徐匡璋之女拜貴妃別號花蓋夫
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蓋翹輕也又升號慧妃
以號如其性也至師下蜀太祖聞其名今別號送
途中作詞自解曰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絲絲春

日如烟馬上時時聞杜鵑三千宮女皆芳樹妾最
嬋娟此女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陳無已以夫人
姓費誤也能改齋漫錄

蔡文姬

漢書謂蔡邕女蔡琰沒胡中曹操素與邕善痛其
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董紀余按
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父道上黨太守母陳留
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又羊祜傳祜蔡邕外
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
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是邕未嘗無嗣其女
亦不止董紀妻真珠船

貂蟬

世傳呂布妻貂蟬史傳不載唐李長吉呂將軍歌
植植銀龜搖白馬傳粉女郎大旗下似有其人升菴

楊太真假兄妹

太真本廣西容縣人生父名維都部署楊康求為
女時楊云球為長史又從康乞為女雖同姓而失
已三易矣其於楊國忠及韓泰韓二夫人之屬皆
假兄妹耳高陽錄

謝小娥

牛僧孺幽怪錄載尼妙寂事云尼姓葉父昇夫任
華皆遇盜死李公佐為解夢中隱語乃得復其仇
謂嘗覽公佐所作傳錄而慕之余近獲觀公佐所
作傳事則不殊而姓名乃為謝小娥不作葉妙寂
夫為段居貞亦非任華唐書列女傳亦同公佐然
則思默誤也真珠船

李易安翁

閑中今古錄論李易安晚節改適云翁則清獻為
時名臣又引瞿佑詩話清獻名家厄運乖差將晚
景對非才云以挺之為非謬矣蓋以閑道謚清
獻而挺之謚清憲故致此舛訛耳香祖筆記

兩莫愁

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畫工傳其貌
好事者多寫寄四遠唐書樂志曰莫愁樂者出於
石城艇子打兩漿催送莫愁來者是也李商隱詩
如何四紀為天子不羨盧家有莫愁此莫愁者洛
陽人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
陽女兒名莫愁者是也近世周美成樂府西河一
闋專詠金陵所云莫愁艇子會繫之語豈非誤指

石頭城爲石城乎谷齋隨筆

子夜

漢舊儀中黃門待五夜謂甲乙丙丁戊也唐太宗所謂甲夜理事乙夜觀書者本此唐韋詢問劉禹錫五夜甲乙丙丁戊相更而有子夜按子夜女子名善歌者故李義山鶯能歌子夜又心酸子夜歌韋詢以子夜爲五更之數非也玉芝堂談薈

蘇小小

劉次莊樂府解題曰錢唐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人世見樂天夢得多稱咏之遂謂與之同時耳次

太

莊雖知蘇小小非唐人而無所據按郭茂續所編引廣曰蘇小小錢唐名娼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唐江之西又名西泠古詞云何處結同心西陵古松下能改齋漫錄

秋香事

小說有唐解元詭娶華學士家婢秋香事乃江陰吉道人非伯虎也吉父爲御史以建言遣戍道人於洞庭遇異人得道術嘗游虎邱時有兄之喪上襲麻衣而內着紫綾褌適上海一大家攜室亦游虎邱其小婢秋香者見吉衣紫顧而一笑吉以爲

悅已也詭裝變姓名投身爲僕久之竟得秋香爲室一日遁去大家跡之知爲吉厚贈奩具遂爲翁婿華則吉之本姓云古夫于亭雜錄

楊貴妃入宮

唐明皇兄弟五人相次薨逝至天寶時已無存者貴妃以天寶三年入宮唐史可考也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李商隱詩薛王沉醉壽王醒張祐曰閒把寧王玉笛吹皆未之考耳又小說載因吹寧王玉笛明皇如悲遣歸外第尤可笑也

東唐書

七



西圖叢辨卷五目錄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河圖洛書

十九之數

文王重卦

大衍之數

三易

中天中文

麻衣正易心法

連山歸藏

引易緯文

洪範庶徵

尚書古今文

石經尚書

洪範商書

武城之書

詩序

韓詩外傳

夾祭詩傳

西圖叢辨卷五

安德田同之小山蘊纂集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昔楚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及孔子
求古之史記自五典九丘之外三墳八索已不得
而見矣後世不知其何書也孔安國以爲羲炎黃
帝之書曰三墳少昊顓瞿唐虞之書曰五典康成
與賈逵從之至馬季長始以三墳爲陰陽始生天
地人之三氣五典爲五行之說安國又以八卦之
說曰八索九州之志曰九丘賈逵以八索爲八王
之法九丘爲九州亡國之戒而張平子以八索爲
法之八議九丘爲周之九荆紛紛不一而羅孝悅
又以山氣形爲之三墳山墳者言君臣民物陰陽
兵象謂之連山氣墳者言生物長育止殺謂之歸
藏形墳者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乾坤究無
所據大抵墳者防與大之訓蓋禮法之書而索者
究八體之應也故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
而立德近取諸身也張平子以三墳爲三禮而馬
融以八索爲八卦惟有以也

路史

河圖洛書

易言河出圖而不明圖之故言洛出書而不明書之故列言圖書而不言其象之奇偶數之多寡曰聖人則之而不言其因圖以畫卦因書以立範也其分圖書以立範而以洪範九疇屬洛書者則漢孔安國劉向父子始之也其說以爲河圖者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河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出洛其數九因則之以定九疇自是而後宋儒蔡元定衍九疇之數作皇極內篇曲引而強合之以行於世豈非向歆之說誤之與殊不知圖書並出皆所以作易而大禹洪範非洛書也箕子謂天乃賜禹洪範猶言天乃錫王智勇耳使必待禹而後授是堯舜而上治天下者不皆有外於九疇之理哉嘗就其方位名數而考驗之將謂奇者爲陽偶者爲陰則五行屬之初一安見其爲陽五事屬之次二安見其爲陰以其數之合於九而以爲九疇不亦執泥之甚者耶愚謂洪範所陳者理蔡子所衍者數耳夫五行五事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八政庶徵福極者九疇也太禹所叙箕子所陳皆三才之道聖人治天下之大法也夫豈有意取其自必足其數以求合於洛鑑

所負之文縱橫而錯綜之如蔡子之說洛書之數九則叙疇之數亦九何以河圖之數十而畫卦之數乃虛其中而止於八也此又大不可解者也要之聖人取則於圖書其說有二一以奇偶之象證天地陰陽之義一以五數居中之象證王者建中立極之理然此特舉其大端而未足以周天下之變盡時用之宜也故又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通其變而致其用凡內之所以立心制行外之所以經世度物皆於此究極其精蘊盡通其條貫故可以退藏於密寂然不動無一器之可名亦可以感而遂通動而愈出應萬事之曲當君子所以貴於學易者此也

十九之數

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庖羲氏之畫卦於河圖洛書有取焉書顧命篇曰河圖在東序不及洛書將周之時洛書已不與河圖並傳耶魯論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河圖與鳳鳥並論鳳可不時而至圖亦可不時而出不必因畫卦而始可知也其見於聖人之言者止此固未言其十與九之數也漢孔安國劉歆班固主河圖授羲洛書錫

禹之說揚雄靈賦云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
龜書謂圖書並出於庖羲之世與安國歆固不合
然皆未言其十與九之數也關子明洞極經云河
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
五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蓋指九
爲河圖十爲洛書也劉牧兩易之指十爲河圖九
爲洛書歐陽司馬並稱其妄而漢上朱氏紫陽朱
子則是關而非劉項平甫載姚少彭曰今所傳戴
九履一之圖乃乾鑿度太乙行九宮之法自有易
以來諸家易師未有以此爲河圖者至本朝劉牧
方圖以此爲河圖又以生數爲成數依五方圖之
以爲洛書其言未足據也關子明洞極經乃本朝
阮逸僞作其說見於後山陳氏則今之所傳本非
河洛圖書之舊其九與十又何足深辨也大傳曰
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
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
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然則河
圖洛書者鳥獸之文而已奈何捨仰觀俯察遠取
近取通神明類萬物之道專謂則圖書以畫卦豈
不謬哉大傳自天_一地_二天_三地_四天_五地_六天_七

地_八天_九地_十數始於一終於十陽數奇故一
三五七九屬天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屬地積一
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之數爲五十有五乃天地
自然之數不必自河圖來也今信阮逸劉牧之僞
作反指孔子大傳爲其圖說可不悲夫且夫圖也
者圖也書也者書也今所傳者皆圖也洛之書何
以稱焉故班固以洪範初一至次九五十五字爲
洛書本文雖無明驗而牧輩僞作之書且不合於
漢儒明矣蓋伏羲之時有圖有書其不傳於世也
久矣豈余之所謂圖書乎歐陽子以爲僞說而欲
斥之有以夫_上
文王重卦
八卦之重爲六十四卦文王重之也觀庖羲氏仰
觀俯察遠取近取畫八卦而已固未言六十有四
也且夫演者推而廣之也若伏羲已重爲六十四
文王繫詞焉已耳何云演也史記周本紀曰西伯
在位五十年四美里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則
六十四卦由文王重也明矣考周禮太卜掌三易
之法夏曰連山南曰歸藏周曰周易其經卦皆八
其別皆六十有四_{是夏商之前已重爲六十有四}

矣司馬之說不亦謬哉曰周禮非周公之書也漢武帝開獻書之路其書出於何壁獻自何人皆歷歷可考獨無周禮有則遷見之寧俟劉歆始列之錄略耶且揚雄亦曰宓戲氏之作易也絳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非亦以重卦歸文王乎至後世據三易太卜之說疑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且漢儒更有神農重卦黃帝重卦夏禹重卦之說尤無稽而不足與辨同上

大衍之數

大衍之說紛紛矣京房曰日十辰十二星二十八凡五十馬融曰易有太極北辰也北辰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凡五十荀爽曰八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有八加乾坤二用凡五十鄭康成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於萬物故減五沈氏曰土生數五成數亦五則大衍之數五十楊忠輔曰一加九二加八三加七四加六五加十大衍之數成矣陳搏曰人壽百歲前五十爲進後五十爲退大衍者年百之盡數也嗚呼六經厄於傳註若諸儒之論大衍者非厄耶余擇其尤著者

著於篇稍廣學者耳目俾知傳註未足深據不可無折衷也易言數者二曰天地之數曰大衍之數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有天地卽有此數隨天地而生者也大衍之數五十衍之而後有此數由少而至於多也程子曰數起於一備於五小衍之爲十大衍之爲五十呂東萊主程子說謂參天兩地爲五小衍之爲十兩其五也大衍之爲十十其五也汴水趙氏誠齋楊氏深闢漢宋諸儒之說獨是程子謂可破萬世之惑朱子作本義爲河圖中官天五乘地十之說不合於程氏迨十年後作啟蒙其贊易又云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及之五十乃備是朱子晚年亦從程子之說而不自堅其說豈非一定不易之確論哉同上

三易

三易者三皇易也一小成一連山一歸藏傳謂夏曰連山商曰歸藏而周曰周易以爲三代所作者非也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氏因之曰連山列山氏之書也黃帝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歸藏氏之書也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杜子春從之誤也按連山之文禹代之作歸藏之

文湯代之作而易之文特文王之作至於爻辭則周公而彖象則孔子也

史路

中天中文

陳臥子曰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原出於此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而不知有中天猶之讀尙書者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也中文尙書見後漢書

同上

麻衣正易心法

朱子曰此書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文字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皆無理之妄談

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於卯月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乃佛者之幻語必近年來術數末流道聽塗說撮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此書又曰麻衣易是南康前湘陰主簿戴師愈所作嘗到其家見一冊雜錄乃戴公自作其言皆與麻衣易說相類及戴死其子弟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其真戴所自作也

考

連山歸藏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大卜此語見於桓譚新論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至隋世之連山歸藏則僞作求賞者耳

升卷外集

引易緯文

永叔作傳易圖序云予讀經解至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句惟今易無此文疑易非完書且經解所引按王充論註乃易之緯文永叔於易經求之誤矣

通齋開覽

洪範庶徵

董仲舒劉向之傳洪範也以五行五事皇極庶徵福極五者連類以從雜引春秋經傳其說稽之往古而多踈驗之將來而不應後世學者多疑之而班固又因之撰爲五行志於是百家術數雜然並起陰陽議緯之說盡談漏辨啟戶鑿屬而大禹所演箕子所傳乃遂流爲災異占驗之書豈非董劉諸儒之過歟然二子亦非無所因而云然也彼見夫洪範者天之所以錫禹而虞夏之書皆無明文遂以犬嘯爲唐虞三代之秘傳而鈎深索隱以神其說此乃所謂大惑者矣夫九疇之旨大禹謨已

略言之如所謂水火金木土數即五行也正德利
用厚生即庶徵羣事也戒之用休董之用威福極
之分也以六府之事爲九功則與洪範九疇初無
大異禹謨所傳雖不若箕子之詳其非秘而不宣
亦明矣奈何後之人欲別求箕禹不傳之秘以私
智臆度展轉迷妄也哉況以五行五事聯附爲一
支分節解門類而戶別之謂人主之一言一動天
必潛察其所爲而予以禍福如響之應聲影之隨
形倘有時不驗則天人感應之故適足爲人主啟
觀論之端長續誣之漸而天變不足畏之說未必

宋書

十

非此言關之矣春秋言災異不言事應惟恐人之
喪天也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人主亦聿修厥德
自求厥德而已雖眚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諸
人亦有言而多驗者然以之論事可也以之釋經
不可也子不語怪力亂神烏有若是數數者乎洪
範一書初不爲災異而設即以災異言之人主之
過災而懼應天以責者亦當言其理不當言其數
論數者巫師術士之事也非洪範天人合一之理
聖王所以經綸參贊修己治人之大法也

切學

尚書古今文

蔡九峯云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
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反平
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
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
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
故訓詁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倍
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訂於科斗古書
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不可曉者至
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不類
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類安
國之序而見書經

考

石經尚書

晁氏曰偽蜀周德真書經文有祥字皆闕其畫亦
闕民字之類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刊也以監本較
之禹貢雲土夢作乂倒土夢字盤庚若網在綱皆
作綱字按沈括筆談云雲土夢作乂太宗時得古
本因改正以綱爲綱

同

洪範商書

左傳襄三年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商書曰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注云商書洪範也

按洪範今在周書而當時謂之商書豈以箕子爲
商人耶抑當時編在商書而經秦火之後又編入
周書耶但箕子雖商人而洪範之篇實成於武王
訪問之日只當作周書爲正

學齋
帖

武城之書

孔子言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所謂服事者美其能終於紂之世
盡臣道也而史記周本紀云西伯蓋受命之年稱
王而斷虞芮之訟其後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
王季爲王是說之非自唐梁肅至於歐陽東坡公
孫明復皆嘗著論然其失自武城始也今考其書
云太王肇基王迹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及武
王自稱曰周王發皆紂尙在位之詞且太王居邠
猶爲狄所迫逐安有肇基王迹之事文王但稱西
伯焉得言誕膺天命乎武王未伐商已稱王可
乎則武城之書不可盡信非止流血漂杵一端也
至簡篇外誤特其小小者云

容齋
筆

詩序

世以詩序爲孔子作初無據耳序之傳也惟隋經
籍志以爲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

之今定爲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
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蓋詩皆記其先王
之政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其主
意者孔子雖聖人人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百
載之下猶之春秋必要魯史而後可爲鄭忽與晉
文公出入晉鄭不以告魯史所不得書則孔子不
能強筆而削之也而謂衛宏能之可乎吾謂古者
凡有是詩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者故太史陳詩
則可以觀風俗知訓誡學者誦之則可以興觀羣
怨孔子刪詩因以其序取其辭則於理爲近矣

考

韓詩外傳

韓有內傳外傳今惟存外傳十卷其及經蓋寡而
雜說往往見於他書如逶迤郁夷之類其義與毛
詩不同然文詞清婉尙有先秦風按容齋隨筆云
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於杭
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章三千餘字予家有其
書第二章載孔子南遊適楚見處女佩瑱而浣乃
令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漢廣游女之章
其謬最甚矣他亦無足言

上

夾漈詩傳

按夾漈專詆詩序紫陽從其說以爲非子夏所作可也若削去之而以已意爲之序可乎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他書中聞見一二而真偽未可知譬如其人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爲其說如此者也今捨毛詩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爲不可信乃採之於傍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誤哉

同上

西圖叢辨卷六目錄

古禮釋文釋誤

周官辨僞

周禮

周禮補冬官

考工記非漢博士作

春秋經

三傳優絀

傳注引逸書之誤

爾雅二則

論語

家語

孝經二則

孝經引詩

孟子

四注孟子

批點孟子

古禮釋文釋誤

陳氏曰乾道中刻之有目錄一卷大戴小戴劉向篇第異同末嘉張淳以古監本巾箱本杭細本嚴本校定謂高堂生所傳士禮爾今此書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生所傳但篇數偶同耳朱子曰此則不深考於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婚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理而可推耶

禮記考

周官辨偽

人疑周官爲偽作其間實有數事焉周官九職貢物之外別無所取於民而載師職則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市官所掌惟屨布與罰布而屨人之紬布總布質布別增其三夏秋二官驅疫瘡蠱攻狸蠹去妖鳥駭水蟲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肅禮事也而以戈擊壤以矢射神以書方厭鳥以牡樛象背殺神則荒誕而不經若是者揆之於理則不宜驗之於人心之同然則

不順而經有是文何也則莽與歆所竄入也蓋莽誦六藝以文藝言而浚民之政皆託於周官其未篡也既以公田口井布令故既篡下書不能遽變十一之說而謂漢法名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則其意居可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竄閭師之文以示周官之田賦本不止於十一也莽立山澤六筭權酒鑄器稅衆物以窮工商故歆增竄屨人之文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也莽好厭勝妖忘愚誣爲天下訕笑故歆增竄方相壺涿若族庭氏卷文以示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恠變也夫歆頌莽之功既曰發得周禮以明因監而公孫祿數歆之罪又曰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則此數事者乃莽與歆所竄入決矣然猶幸數事之外五官具完聖人制作之意昭如日星其所僞託按以經之本文而白黑可辨也古者公田爲居井竈場圃取具焉國賦所出實八十畝孟子及春秋傳所謂十一乃總計公私田數以爲言若周之賦法不過歲入公田之數并無所謂十一之名也又安從有二十而三與十二之道哉閭師之法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別哉載師職所以特舉國

宅園屢漆林者以田賦之外地征唯此三者耳今
去近郊十一至無過十二之文而載師職固辭備
而意完矣周官之田賦更無可疑者矣周之先世
關市無征及公制六典商則門征其貨賈則關市
征其屨蓋以有職則宜有貢又懼所獲過贏而民
爭遂末耳肆長之飲總布蓋總一肆賈賒官物所
入之布而飲之非別有是征也若賈布則本職無
是歟布則通經無是也今去歟布賈布總布之文
而屬人職固辭備而意完矣周官之市征更無可
疑者矣方相氏之素室驅疫也庭氏之射妖鳥也
若族氏之覆妖鳥之巢也聖人明於幽明之故而
善除民惑也害氣時作妖鳥夜鳴人之所忌其氣
發足以召疾殃故立爲經常之法俾王官帥衆而
驅之引弓而射之則民志定其氣揚而天厲自息
矣夫疫可驅也而蒙熊皮黃金四目與莽之遣使
資驚持幢何異乎卜得吉兆以安先王之體魄而
入壇戈擊四隅以駭方良與莽之令武士入高廟
拔劍四面提擊何異乎妖鳥之巢可覆也而以方
書日月星辰之號懸其巢妖鳥之有形者可射也
不見其形而射其方猶有說也神之降不以德承

焉不以物享焉而射之可乎水蠱之帷可駭也而
其神可殺乎神無形而有死神死而淵可爲陵其
誑耀天下與莽之鑄威斗鑄銅人薦文桃湯藉鞭
鞭麗屋壁異事而同情不甚可詫乎今於方相氏
去蒙熊皮黃金四目及大喪以下之文於若族氏
去以方書下之文於壺涿氏去若欲殺其神以下
之文於庭氏去若神也以下之文則四職固辭備
而意完矣其他更無可疑者惟此數事揆以制作
之意顯然可辨其非真而於莽事則皆若爲之前
轍而開其端兆然則非歆之竄入而誰乎歆誠萬
世之罪人也余嘗病班史於莽之亂政姦言纖悉
不遺於義爲疎於文爲贅然周官之爲歆所僞亂
者乃賴班史而備得其微豈非聖人之經天心不
欲其終晦而既飭復明固有數存乎其間耶

周禮

周禮一書何休以爲六國之陰謀林孝存以爲漢
亂不經之說其間設官太多則歐陽疑之與周官
不合則陳氏疑之獨文中子慕爲王道之極唐太
宗以爲真聖人所作張程朱三子以爲周公的當
之書又以爲運用天理爛熟之書以愚竊之大抵

係劉歆偽作以煽莽而欺世者一證於孟子答周
室班爵祿之問竝未援引一語則知孟子以前無
此書也二證於漢武帝開獻書之路其壁經有古
文尙書竝古文孝經歷歷可考獨無周禮何也三
證於史記周本紀獨以重卦歸西伯而不遵周禮
太卜三易之說可知原無此書有則遽當見之四
證於揚雄亦以重卦歸文王其經卦皆八其別卦
皆六十有四之說雄與歆皆肩事莽者自當見之
見之而不信蓋亦知其僞矣且蘇子由真西山深
惡此言則周禮之不信也不益明哉今又據武林

不周禮

五

汪師李沆讀周禮辨疑七則按春官王祝昊天
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夫祀昊天於南至
大裘爲宜祀黃帝在夏季服大裘可乎王執大圭
以朝長三尺抒上葵首王方寸重一觔計三尺爲
觔三十矣王能摺之乎王乘玉輅維太常者六人
服皆袞冕以司役之卒服王公之服等威曷辨乎
太宰六官之長其屬六十而小臣寺人九婦世婦
女御之職皆與焉不亦褻乎天官有世婦春官又
有世婦又曰每公卿二人夫既爲之婦不可以爲
卿既稱卿不可以爲婦矣何名謂之舛錯乎季春

之月會男女奔者不禁是誨民淫也冬月農不收
藏者取之無禁是誨民盜也屨人掌王及后之服
屨夫服屨而設官掌之何以別內外乎此皆不可
信者因續錄之

周禮補冬官

自周禮出於漢而世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之亡未
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庭椿始著復古編謂司
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元吳澈作三禮考注
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也由二子之言
觀之考工記何必補哉況秋官有典瑞玉人不必
補可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補可也天官有染
人鍾氏飭氏雖缺何害乎地官有鼓人鮑人韞人
雖無何損乎雖無車人而巾車之職存雖無弓人
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於遂人
鼓人射侯之職已見於射人有如攻皮之工五既
補以三而又缺其二不知韋氏裘氏豈非天官司
裘掌皮之職乎冬官之書雖亡冬官之意實未嘗
亡所少者特惟王建國二十字耳

切學編

考工記非漢博士作

考工記或以爲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

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
馬融云孝文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屋壁漢
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李氏上
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
得六篇誤矣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塚
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
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關
文也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記非博士所作也易氏
云考工記非周書也言周人上與而有梓匠之制
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滄川非
遂人之制言旂旗旒旐非大司馬司常巾車之制
祇周典大不類因學記問

春秋經

按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
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
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爾然三傳所載
經文多有異同則學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儀父
盟於蔑左氏以爲蔑公穀以爲昧則不知夫子所
書者曰蔑乎曰昧乎策邾左氏以爲邾公公穀以
爲微則不知夫子所書曰邾乎曰微乎會於厥慙

公穀以爲屈銀則不知夫子所書曰厥慙乎曰屈
銀乎若是者殆不可勝數蓋不特亥豕魯魚之偶
誤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訛耳其事未嘗馳
於大義尚無所關也至於君氏卒則以爲聲子魯
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爲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
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爲何人
乎不寧惟是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
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
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
之於冊夫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鄆邑大
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
自紀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於
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
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爲近誣然則春秋本文
其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
其意增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
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
其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
以當時口耳所傳授者各自爲傳又以其意之所
欲增益攬入之後世諸儒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

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之而以爲得聖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春秋三傳考

三傳優細

三傳所取之經文既有爭異又有增益遽指以爲夫子所修之春秋可乎然擇其差可信者而言之則左氏爲優何也蓋公羊穀梁直以其所以作傳文攙入正經不會別出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又杜元凱經傳集解序文以爲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氏作傳之時經文本自爲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之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古經矣然獲麟而後引經以至仲尼卒則分明增入杜注亦自以爲春秋本終於獲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然則既續之於獲麟之後寧保其不增益之於獲麟之前如公穀所書孔子生之類乎是亦未可盡信也

同上

傳注引逸書之誤

左傳昭十年子皮歸謂子羽曰夏書云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注云逸書也又十七年太史曰在此月也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晉奏鼓書夫驪庶

人走此月朔之謂也注逸書也余按此兩節皆見於今文尚書如子皮所舉欲敗度縱敗禮兩言今見於太甲篇乃商書也而子皮以爲夏書固失之矣而杜預以爲逸書失尤甚矣至始周太史所舉辰不集於房四言今見於胤征正是夏書只差一不字無可疑者而杜乃注爲逸殊可訝焉故辨之以明傳注不可盡信如此

學齋帖

爾雅

漢志云爾雅三十篇今書惟十九篇志初不著撰其名氏漢序亦但稱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而已至陸氏釋文始得釋詁爲周公所作其說蓋本於魏張揖所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二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辨也

經籍考

又爾雅辨

爾雅爲周公所作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按揚子雲云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讀六藝者也又說孔子教哀公學爾雅爾雅志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

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說苑

論語

按齊論多於魯論二篇日間王知道詳其名當是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說而張禹獨刪之以此遂無傳且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刪之然古論語與古文尙書同自孔壁出者章句與魯論不異唯分堯曰子張問以下爲一篇共二十一篇則問王知道二篇亦孔壁中所無度必後儒依倣而作非聖經之本真非禹所能刪也經籍考

家語

漢志有孔子家語二十七篇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按今家語後序曰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問對言語也諸弟子既取其切實者別爲論語其餘則集錄之各曰家語秦時列於子書故未見焚漢時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同是一事而輒異詞錯雜不復可考馬昭曰今家語乃望實所增非鄭玄所見者也同上

孝經

隋經籍志曰孝經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至古文孝經出而長孫有闕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竝前合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竝爲之註又有鄭氏註相傳或云鄭玄其立意與玄所註餘書不同故疑之同上

孝經引詩

朱子曰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云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察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援取他書之言可發此書之旨者別爲外傳顧未敢耳同上

孟子

後漢趙岐爲章句析爲十四篇其序云軻戰國時以儒術平諸侯不用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各問著書七篇孟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書

以其書號諸乎故得不長絕又為外書四篇其書不能洪深似非孟子本真也按韓愈以此書為弟子所會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稱謚柯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柯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為之明矣則岐之言非也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悉揚子載孟子曰去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

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軼也多矣

上同

四註孟子

中興藝文志題揚雄韓愈李翱熙時子四家註旨意淺近蓋依託者

上同

批點孟子

縉紳家相傳批點孟子為蘇老泉親筆然其批點內却引洪景廬語景廬去老泉六七十年傳者未之信也然其中論文勢筆路至精至密要非具眼不能雖非老泉其亦老泉之流亞矣

無用

西園叢辨卷七目錄									
晉乘楚檣机	史記漢書辨	漢書藝文志	史記十篇有錄無書	周后稷世	召公作君吏	莊公娶陳女事	武公無殺兄篡國事	齊項公朝晉尊王	申生母非齊桓女
陳世家	紀世家	伍舉入諫	秦廢太后	仲尼弟子傳	伯夷傳	貨殖傳誤	司馬相如傳贊	淳于髡傳	優孟為孫叔敖
史記差訛	封禪								

西園叢辨卷七

安德田同之小山蘊纂集

晉乘楚構杙

古逸史內有晉乘楚構杙二書乃後人摭取左國而爲之耳非古也晉楚皆稱良史晉書趙盾弑其君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今晉乘不載此事崔杼弑齊君太史書之見殺南史氏聞太史氏盡死持簡以往南史氏乃楚之史官也今楚構杙中不言此人其爲偽書無疑周塾錄

史記漢書辨

史取抑揚之大義而不取登載之年月者表也述歷代之沿革著一代之可否者書與志也褒貶寓於直筆是非存乎公論者紀與傳也史記中如諸侯王年表以下以地爲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大勢漢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爲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觀一時之得失將相名臣年表又以大事爲主所以觀君臣之職分而班固則侯表徒列子孫世數之繁官表徒書公卿拜罷之日是特聚諸家之譜牒耳未聞有發明一代之意也又以將相名臣混於列職之中不記大事失本旨

矣且也諸表之外又有古今人表以爲自出新意然而其失尤甚范武子卽士會也丘明之傳春秋明矣而既書士會又書武子況表明今古不言漢人顏師古以爲未及言人非也蓋固爲漢人有所畏避卽如張湯之後有大司空純者固以純之故不以湯爲酷吏然則敢於論前代之賢否不敢論當代之人物非其較著者哉史記封禪之書自武帝有求仙之惑今日用方士明日遣祠官溺於虛無之說而不自知遷欲救其失有自古帝王何嘗不封禪之言用意婉矣平準之書自武帝有征利之慾今日禁鹽鐵明日置平準留意於刀錐之利而不自知遷欲箴其非指弘羊致利之由用意深矣其著律書也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而言兵之偃其序曆書也不言太初而言古曆不言八十一分之術而言九百四十分之法書天官則初言春秋星隕而五霸代興次言漢初日食而諸呂作亂又次言元光元狩蚩尤旗見而兵師四出正以警人君修德政之心書河渠則初言夏禹治水之源流後言秦漢治渠之利害正以明歷代水利之由禮書載禮論樂書載樂記非蹈襲舊文也漢承秦

矩之後百家蜂起天下知有新制而不知有古典
遷乃取而載之於書非具高世之識者不能也以
事之繫於天下則謂之紀五帝可紀也周可紀也
秦始皇并六國事異於前則始皇可紀也項羽政
由已出且封漢王則項羽可紀也孝惠高后之時
政由房閭雖紀呂氏亦可也以事之有大於列傳
則係於世家孔子在周則臣道在後世則師道故
以世家別之蕭曹良平雖曰通侯然社稷之臣則
亦列於世家也列傳褒貶尤有深意以伯夷居於
列傳之首重清節也以孟荀冠於淳於之徒尊吾
道也以莊周附於老子以申不害附於韓非別異
端也他如佞幸酷吏日者滑稽貨殖游俠刺客皆
爲當世而發所關非淺鮮也而班之志則不然遷
曰天官而固更曰天文夫兩曜之運行羣星之錯
布編於何代而不可編次果奚異乎遷曰河渠而
固曰溝洫此非漢所治者而徒以盡力溝洫之書
遂以名其書名實果有當乎合屑於律似也節建
星度位不辨合禮於樂似也而長樂朝儀不詳易
卦禘日郊祀而不載原廟薦新之事宗廟迭毀之
議易平準曰食貨而以弘羊均輸之術此成周泉

府之法且自立私見爲地理藝文五行刑法之四
志然熟究之而亦無足取其論武帝之行幸而不
計里數之遠近其論儒者之學術而至與農雜而
分峙其引書失宜者四其序事乖理者五劉知幾
駁其志五行之錯刑法一志旣曰大刑用甲兵則
兵猶刑也而又詳於刑略於兵使一代制度漫無
所考且斷漢爲書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
高祖至武帝凡六帝之前盡竊遷書自昭帝至平
帝凡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夾漈鄭氏所謂遷
志於固如龍之於猪也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
知幾之徒抑馬而尊班不基謬哉
初學編
漢書藝文志
巽嚴李氏曰藝文志二十六篇今十四篇崇文總
目以爲其八篇亡特存此十四篇耳某謂劉向父
子及班固所著錄者或有他本此蓋後世所依託
也熊旣年九十始遇文王胡爲尙說三監曲阜時
何耶又文多殘缺卷第與篇目皆錯亂甚者幾不
可曉而注尤謬誤
藝文志
史記十篇有錄無書
羅氏曰太史令司馬遷續其父談書創爲藝文起

黃帝迄武復麟撰成十三紀以序帝王千年表以實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載凡爲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據張晏曰遷歿後缺景武紀禮樂兵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斬刑列傳等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追補及益以武帝後事詞旨淺鄙非遷本意按顏師古日本無兵書張說非也今此十篇具在褚所補武紀全寫封禪書三王世家但述封拜日者龜策二傳皆猥釀不足道而其餘四篇景絕最略禮樂書騰荀子禮論河間王樂記新歛傳欽列傳與漢書同而將相年表迄鴻嘉則未知何人所補也經籍考

周后稷世

史記世本國語載后稷至文王凡十五世愚按后稷始封至文王卽位凡一千九十餘年而止十五世可幾也或曰上古人多壽考然而父子相繼三十年爲一世常理也以十五世而衍爲一千九十餘年卽使人皆百歲亦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而後可叶其數豈有此理耶後漢書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年凡十四世而後至文王年倍而

世半之何稷之子孫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此又可證也同上

召公作君奭

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因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書正義曰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遷臆爲說爾同上

莊公娶陳女事

衛世家莊公娶齊女爲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爲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生完完母死莊公命夫成齊女子之詩正義曰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爲夫人左傳言莊姜以爲已子云完母死亦非也同上

武公無殺兄篡國事

武公殺兄篡國呂成公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於國計其初卽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殺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殺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早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節諸侯既小歛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又謂髮髦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殺

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彼之惡也上同

齊頃公朝晉尊王

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安革之功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不敢富晉世家景公十二年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左傳正義曰此時天子雖微諸侯並盛晉文不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為一戰而勝便即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齊侯朝於晉將授玉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嘗讀此傳將授玉以為將授王遂飾成為此說爾上同

申生母非齊桓女

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左傳正義曰按傳申生之母本是武公之妾武公末年齊桓始立不得為齊桓女也上同

陳世家

桓公鮑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太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詩正義曰按左傳桓五年文公子佗

殺太子免而伐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為佗殺免也六年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為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躍既為厲公則無復利公矣既誤以佗為厲又妄稱躍為利公世家言佗死而躍立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躍卒在桓十二年非徒五月也上同

杞世家

杞世家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復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為殷後詩正義曰書序微子之命是宋為殷後成王始命之樂記武王投殷之後於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宋未為殷後也成王命為殷後當爵為公地方百里史記以為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又乖上同

伍舉入諫

楚莊王即位三年伍舉入諫曰願進隱按莊王時蔡人伍參其子伍舉在康王時康王莊王之孫呂氏春秋審應覽云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譏成公賈入諫曰願與君玉譏新序云士慶然則非伍

舉也上同

秦廢太后

秦廢太后逐穰侯朱文公曰經世書只言秦奪太后權蓋實不曾廢上同

仲尼弟子傳

傳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通鑑外紀曰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者數矣一不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備越而亡勝齊安能被哉四卿擅權晉以衰弱修兵休卒安能強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強此安能霸哉

十年之中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為是而存亡史

記之文亦華而少實哉上同

伯夷傳

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今試取伯夷傳讀之始信天道報應差爽世俗共見聞者歎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嚴蕩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詭於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為立論真西山文章正宗云此傳

姑以文取其言又謬若道理有長即不成文文與

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上同

貨殖傳誤

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貨殖傳云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以藝文攷之李克七篇在儒家子夏弟子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相魏文侯富國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貨殖傳誤上同

司馬相如傳贊

相如傳贊乃班固自為而史記乃全載其語而作太史公其誤殊甚齊東野語

淳于髡傳

傳中有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之語獨不放優孟在楚莊王時淳于髡在齊威王時楚莊乃春秋之世齊威乃戰國之時若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何得謬誤至此上同

優孟為孫叔敖

優孟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笑歲餘孫叔敖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劉子元讓之曰人心不可有如其面非由倣效俾有遷善又況叔敖之歿持日以

久豈有一見無疑遽欲加於寵榮復其祿位哉按此傳以滑稽名乃優孟自爲寓言云欲復以爲相亦優孟自言如今人爲戲發科打諢之類豈可真以爲王欲復相之事乎

升菴外集

史記差訛

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蓋苦爲不知者妄改耳如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遊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爲一句長卿故倦遊爲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然俗士以帖括講義之耳目而欲窺雄深雅健之心胸無怪其然獨可爲一二好古之士道耳

丹鉛錄

封禪

封禪書皇王大紀曰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爲太平盛典然登不徧於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入懷晏安不行五載一巡狩之制出崇泰侈無訥言計功行賞之實鐫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反事與聖人相悖故太平之興方舉而天災

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是故考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誤

困學紀聞

西園叢辨卷八目錄

孔子稱趙盾爲良大夫

屠岸賈禍趙 謝羽鴻門

陳涉世家 涉即勝 叩馬諫武王

鼂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 吳王列傳

子貢存魯 宰我與田常謀作亂

封禪書 仲尼干七十餘君

荀彧 孔明取蜀

竇儀 燭影搖紅

楚材 許衡

西園叢辨卷八

十

西園叢辨卷八

安德田同之小山叢書集

孔子稱趙盾爲良大夫

晉世家云趙穿弑靈公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良大夫也爲法受過惜也越境乃免余竊以爲非孔子之言何也晉靈公雖無道猶未爲獨夫趙穿何爲弑之問誰執國柄盾也問穿伊誰之私人盾族子也如盾不知情必去國不反如宋子哀潔身避亂而後君臣之義絕反而復譬如衛石碻大義滅親而後臣子之責畢審如是則大逆之名曠得加我盾皆不然其何辭於秋君之誅董狐據事直書卽刀鋸在前不少退避孔子稱爲古之良史信矣惟是盾弑君亂臣賊子也孔子作春秋正爲此輩何肯稱爲良大夫且曰越境乃免其然豈其然乎按左傳晉襄公托孤於盾曰此子材吾受爾之賜不材吾惟爾之怨依然周公負斧戢之任也盾不遵遺命欲別求君穆嬴母抱太子泣於朝公論難違乃援立之嫌隙

已開矣命鉏麋往刺不肯刺伏甲攻之靈輒提彌明援而去形迹大著非公殺盾卽盾弑公所以無端命穿侵秦假以兵權識者皆知其陰圖靈公也如是而猶欲免吾誰欺乎後世成濟刺曹髦司馬夷其三族朱有恭弑昭宗朱全忠遠在東都然而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礪山賊徒終不能辭惡名於萬代盾總越境亦奸雄閃爍之恒態元惡之誅亦惡得而免哉良大夫之稱越境之惜或者奸黨假借聖言著之簡冊以掩飾天下之耳目此不可不辨也

屠岸賈禍趙

趙世家云屠岸賈爲司寇欲誅趙氏乃治靈公之賊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子武走公宮匿朔客程嬰公孫杵臼以他兒代武死如史所云趙氏之禍是屠岸賈爲戎首也按左傳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六月晉殺趙同趙括武從姬氏匿於公宮兩說大相矛盾葉石林有云趙死同括之弟嬰亂其室同括不請於君而放之齊於是朔之室譖於晉侯討同括殺之由斯以談趙

氏之禍莊姬實爲戎首始與嬰淫以致同括之放逐於齊者姬也繼而譖於晉侯使同括不得其死者亦姬也姬開此大釁趙氏之禍正中朔妻之謀又誰索朔之孤而必欲殺之耶且姬爲晉公姊則武爲晉公甥豈有千乘之君庇一甥外人敢擅入宮一索再索必待契友抱出而後免於難於理可信否程嬰公孫杵臼之全趙孤其誼甚高其事甚奇余未嘗不私心嚮慕惟是搜索避匿之跡不能不令人惑左氏去趙未遠似爲近真而司馬氏則以屠岸賈爲禍端是耶誤耶

謝羽鴻門

項羽本紀云沛公謝罪鴻門范增使項莊舞劍欲就席間刺之孟酒鴆毒談笑戈矛非好會也豈無禁衛之卒稽察出入沛公假以如廁輒自逸去且從驪山芷陽間行二十里非移晷不可到霸上軍羽在席次候久終不一問於理可信否況范增行刺不遂遂憤悶填胸此時沛公猶爲籠中鳥釜中魚安有已去多時而竟度外置之者豈天擁護真人令楚君臣懵懵耶

陳涉世家 涉卽勝

世家之爲義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也陳勝起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于孫不祀社稷廢闕無世可傳無家可宅奈何以世家稱焉

叩馬諫武王

史記列傳七十以伯夷爲首初遜孤竹棄千乘若屣繼諫伐紂甘鼎鑊如飴終餓首陽等一死於鴻毛誠皦然不緇不涅之操偉哉秋霜烈日之節也惟是叩馬一諫歷數十載終不能核其實何也人生大節莫如忠孝其關係最鉅其紀載宜詳此段大議論遷之採錄不知出於何書三代之事所稽

卷一百一十五

四

者非聖賢經傳則釋官小說耳孔子於夷則賢之孟子於夷則聖之而未嘗道叩馬之事也孔子於夷稱其餓孟子於夷稱其清而未嘗述叩馬之言也採微一歌足愧慚德而詩則刪之耻食周粟甘爲殷頑而孟則置之豈經傳皆掛漏耶先秦之文詳於識文武者莫越左傳勇於非湯武者莫踰莊周一則言之而弗引一則引之而弗詳若書出於漢之後足以考周之前者獨汲冢耳而汲冢諸篇又無隻字道及也太史公果安所聞哉或者春秋戰國好事之士上疑周初征誅勘定之未盡善下

疑殷末仗節死難之罕其人彼時伯夷政在成周目擊革命之事必忠激於義義形於色雖轟烈烈做一場也故爲是言以附會之乎夫叩馬之事伯夷誠優爲叩馬而諫誠天地古今不可無之大公案第以之垂訓則偉然以之考實則茫如噫安得起司馬氏於九原而詢所從來以破此疑竇也耶

鼂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

吳王列傳

迅雷不及掩耳事有應急者投鼠未免忌器事有應緩者參酌於緩急之間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磐石斯稱遠慮矣吳王世子死於非命含怒蓄怨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思欲一逞久矣其地宜封王不宜削奪其忿宜漸解不宜驟急錯不勝一時之忿輕天下於一擲向使吳王用田祿伯桓將軍計循江淮而入武關據洛陽以助山河天下事未可知此始慮疎也兵連禍起剝腹燃眉乃欲聯胡越糾諸侯挽江西之水以救涸鮒能有濟否此終慮疎也爲國遠慮者恐不其然且我發大難之端欲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人誰能平劉氏既不得安鼂氏烏得不危太史公何代爲之解嘲也

子貢存魯

或問田常殺逆之賊子貢說以防內憂是教之篡也吳越夷狄之強子貢導以相攻是誘之殺也然則賜一口舌之徒傾危之士耳何以爲子貢揚子曰此皆好事者爲之非真也或曰此語匪直史記載之越絕書吳越春秋家語皆載之豈諸書皆傳疑乎曰余讀吳越春秋家語而知其妄矣吳越春秋云子貢對越王曰吳王爲人猛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按左傳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據此齊伐魯在先吳伐齊在後子貢安得預言其死家語云越滅吳孔子曰亂齊存魯吾之所願使吳亡越霸者賜之說也按左傳越滅吳在哀二十二年孔子卒在哀十六年四月據此吳滅之時孔子卒已六載安得有吳亡越霸之語左氏與子貢同時其說近真若他書皆效顰學步依樣畫葫蘆耳故盡信書不如無書

宰我與田常謀作亂

仲尼弟子列傳云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謀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蓋宰我在聖門科居言語與端木比肩者也雖問喪近於不仁晝寢疑於自棄然弑父與君豈肯從乎田常猥以亡命焉族豈

出晉入洋洋大國竟被攫取蓋亂臣賊子也子長謂宰我與之同謀豈其然乎按呂氏春秋諸御執諫簡公曰陳常與宰予甚相憎臣恐其相攻攻則危上矣顧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爾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常果攻宰予於庭卽簡公於廟按說苑田恒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攻恒宰我令於衆曰不見旌節勿起或以告恒因爲旌節先起遂戕宰我據此則宰我與田氏非柄鑿不相入冰炭不相容乎匪微此也史記李斯列傳亦云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李斯讀呂氏書而信之故引以控寃是司馬讀李斯書而然之故述以立傳不知更何所聞而又謂同謀作亂也同謀必不相殺相殺必非同謀黨逆而死身名俱喪則可耻爲齊而死得其所則不可耻子長不惟誣予抑且枉聖矣小司馬亦不敢信強爲之解曰左傳無宰我與田作亂之文然闕止字子我當時田闕爭權子我爲田恒所殺或者太史公誤以闕止之子我爲宰予之子我乎是承真索隱亦疑之矣詳考衆論宰予與田氏道不同不相爲謀昭然可見不然昔冉求爲季氏聚斂孔子尙鳴鼓攻之若宰

予比周田恒不知當如何峻拒乃於田恒則請討於宰予則無片言及何也噫死生事小名節事大謀之言忠佞之關也毫釐差千里謬余不得不詳爲之剖

封禪書

或謂封禪一書司馬累數千言於宗伯祀典果有當否余曰宣尼有言明乎郊社之禮治國如視諸斯夫郊祀天社祀地封非酬天之功乎禪非酬地之功乎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上帝禪於六宗望山川輯五瑞載在尙書者班班可考也封

西漢書卷八

八

禪之禮亦大典之不可缺者惟是七十二君之說則茫不可稽燧人之前世樸民淳安得泥金簡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卽就書中所列指不過十二屈耳無懷以下周成以上十君之事已不經見況此外六十君者更爲誰氏非夢寐中語乎至於白帝赤帝之妄騎龍上天之幻寶雞祠皂之神十洲三島之異以及少翁樂大公孫卿之屬入海求仙妄誕不經於封禪大禮皆風馬牛不相及者而乃叢載於郊祀之書何耶

仲尼千七十餘君

余讀仲尼世家贊云九流仰鏡萬古欽服可謂知夫子矣及閱儒林列傳乃曰仲尼千七十餘君無所遇千之云者豈所以加聖人昔子張學于祿夫子尙箴之肯以身嘗試之乎惟是續精一執中之心傳則此身乃堯舜禹湯以來所繫屬之身當其時周流列國非爲身也上悲天命下憫人窮其心蓋有大不得已者戚然於中奈何命之曰干且謂七十餘君談何容易也夫子於齊則阻於晏嬰楚則讓於子西周則問禮於老子晉則至河而反伐木於宋絕糧於陳蔡久居於鄭衛此外則過曹過蒲而已更不聞車轍馬跡別履何邦之境別接何國之君不班班可考鏡乎何於世家則約言於列傳則侈談得毋自矛盾與

荀彧

或問荀彧不悟曹操之奸以其爲漢討賊而從之逮曹謀漸露大業垂成或始悟而自殺陳水公以死漢許之然乎否乎曰非也曹托名漢相其實漢賊明目張膽凌天子而虐公卿非若齊桓晉文之假仁假義者比也操何嘗隱而不露或何俟久而後知哉試以董卓方之可乎自古大奸巨惡無踰

董卓老瞞事事慕之效之其大逆不道無人臣禮
在或死後者不具論論其先者遣曹洪西迎驚興
卽卓之遷都長安也率車駕東移鄴都卽卓之校
尉李傕劫天子入營也下故太尉楊彪於獄殺大
中大夫孔融而夷其族卽卓之殺尙書周毖太傅
袁隗也建銅雀臺作賦以自矜誇卽卓之築塢於
鄴謂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也自稱
兗州刺史自領揚州牧自爲司隸校尉自爲大將
軍自爲司空卽卓之自領前將軍自爲相國自爲
太師也至於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僭越
之跡視卓如出一轍語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
也豈以聰明過人且運籌帷幄者直至欲加九錫
而始悟則或亦昏愚之人矣何足以爲或哉君實
以爲死漢許之恐或面赤心忤於地下矣司馬氏
通鑑之纂包羅蘊藉神宗謂其賢於荀悅漢紀良
非溢美惟是昭烈以中山靖王之後不使紹漢統
苟或以曹瞞心腹之寄稱譽其忠節此朱紫陽不
容已於綱目之作也

孔明取蜀

孔明取劉璋蘇子瞻非之得無以璋爲漢之宗乎

君子曰璋雖漢室實漢賊也璋之父焉欲避世亂
求交趾牧董扶私謂之曰益州分野有天子氣於
是意在益州黃巾殺綿竹令徙治綿竹陰懷逆謀
張魯母以鬼道往來焉家用爲督義司馬住漢中
斷絕谷閣自守董卓凌虐朝廷殺戮公卿袖手旁
觀若秦越然詩所稱宗子維城之助顧如是乎洎
焉死璋立聞曹操征荊州遣陰溥送款於操加璋
振威將軍彼父若子何嘗有一毫効忠王室之心
派演天潢心同鬼賊視唐永王璘乘危起事者同
一軌也先主欲芟夷叛逆以匡國家舍璋將焉往
哉或又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君子不爲也璋以
肺腑遇我我以詐力取之信義安在曰正所以爲
義也曹丕篡漢卯金之祚已斬苟一綫可縣烏可
拘小信而妨大計乎不然劉璋闇弱必不能守萬
一老瞞先入舉事兼并雍蜀封豕長蛇不益難制
耶剪除劉璋亦預去曹操狡兔之一窟也夫誰曰
不可

實錄

宋太祖改元乾德及蜀平宮人入大內太祖見其
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恠之出示近臣皆不能

對翰林學士賈儀對曰此必蜀物也昔蜀王衍有此號太祖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余讀史至此未嘗不服其學問之博而竊議其躬行之謬也孔子云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德孰能此乎大德無虧卽才藝收斂不善爲君子大德一玷縱技能出衆不免爲小人賈儀與太祖比肩而仕周者也乃一旦背周爲之臣君臣大倫等於天地坐視綱常傾倒而不一扶植平日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耶語曰事君能致其身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今若此是不識忠

字爲何物可謂之讀書人乎不特儀也儀之弟儼周顯德爲拾遺儼之弟偁漢乾佑舉進士他如薛居正爲周司寇王溥爲周僕射李穆爲周拾遺李昉爲周開封守趙普爲周宋州判官曹彬爲周牙將歷遷閤門使宋初大臣強半皆失節之婦視朝廷如傳舍背君父如路人五代以來大抵爾爾何獨於馮瀛王而嘲笑之

燭影搖紅

史稱宋太祖之崩燭影搖紅先儒謂爲千古不決之疑君子曰何疑之有就太宗始末觀之隱微心

事目以一盤托出矣何也從古以崩年改元爲不仁之事太宗卽位在十月改元在十二月距明年正旦僅一月耳不肯少待遽改殘年爲元年且號爲興國言創業由我也爲太平言致治由我也不過以兄未嘗明以大業授已故汲汲削去之跨越之耳不寧惟是開寶皇后天下之母也殯諸佛寺不令朝臣爲之成服武公郡王太祖之冢孫也勸行太原之賞激之致令自殺秦王德芳杜后所命以次膺國者也一斥再斥迫之憂懼而死由斯以觀既忍於太祖之妻子何難忍於太祖既毒其弟何難毒其兄要終原始大惡之歸太宗夫何疑焉昔晉靈公欲殺趙盾不克盾懼而出走盾之宗人趙穿殺靈公於是盾還是盾雖無弑之事然其心幸靈公之死而已得還也許悼公瘞飲世子止之藥而死夫止之進藥本爲已疾也惟是不察而輕進之以致悼公之死則是止雖無弑之心而有弑之事也春秋於盾也原其心而誅之不以其未爲是事而赦焉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於止也緣其事而誅之不以其未萌是心而赦焉書曰許世子弑其君皆所以立天地之大閑以見君父之不

可苟也況以太宗之心事彰明較著尤甚於唐與止乎蓋宋主之得天下猶唐高之得天下也唐高以子世民宋主以弟光義世民相時之亂而以兵取之光義欺主之弱而以智取之唐之天下惟造於太宗故自負其功而欲身踐其貴弒兄殺弟事所從起宋之天下亦造於太宗故借口母命冀身親天子之尊弒兄殺弟亦所不免傷倫滅理均謂之賊也惟是唐高以子世民得天下世民以天下之故而戕同氣其跡顯人所易知宋祖以弟光義得天下光義亦以天下之故而戕同氣其機深人所未測余故竝舉而表之以破天下萬世之疑

楚材

元太宗承大亂之後南北之風土相戾夷夏之人情紛如楚材一身孤立欲行所學詎不難之難乎夷考其當日施爲借酒糟之鐵以諫酒推太乙之數以止獵則懇懇忠愛之忱也釋咸得卜之怨而不訊鞠則休休有容之度也憤與郭刺合璧之橫牽違皇后而不阿從則塞塞匪躬之節也參贊征討卜吉凶而屢中推測玄象知女真之易主則昭昭前知之神也定課稅之制而倉庫盈去湯沐之

邑而戶口安立詞賦之科而儒教興則鑿鑿經濟之略也夷性好貪爲相二十年簡視惟琴書家無長物則矯矯冰玉之操也夷性好殺如以角端爲惡殺而有數國之命謂漢人爲有用而止屠城之慘所全活不知幾千萬人倘所稱仁人之言其利溥者非乎惟是以遼之苗裔而臣服於金以金之世臣而又北面乎元乃自謂不懷二心仇君父有愧色矣雖然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孔子曰如其仁如其仁謂其尊周攘夷所全者大也藉令楚材效完顏暉之仰藥則不事二君之節得矣而華人之千百萬億誰爲之全活也哉

許衡

或問許平仲一代大儒也乃仕元污穢之朝得無西子而蒙不潔乎余應之曰是豈知天道者哉古所以嚴華夏之辨者爲有華有夷也設使中華無主與雖有之而失其所以爲主之道戎狄中乃有卓然傑出足以代天子民者生於其時則推皇天父母斯民之心亦何爲適莫其間哉譬之人家嫡子不肖家聲墮陞而庶孽有繼志述事之賢爲之考者將誰付托耶宋自徽欽失道招亂敗壞已不

足爲中華之主矣絕人者人亦絕之人絕者天亦
 絕之當是時皇矣上帝眷求民主苟可以濟世安
 民何拘拘於華夷之較況元之興雖以夷而猶夏
 實用夏以變夷也何也元之強踰於金而宋之削
 也滋甚元何嘗憑凌無禮如金人之虐狠觀其聽
 廉希憲之言遣郝經來聘本以息兵講好爲請而
 宋人肆其狂譎自取顛覆元猶需之十餘年後而
 始加兵孰是孰非耶矧元人奄有四海傳世十四
 五帝享國百六七十非天命曷以有此而乃斥
 以夷狄謂君子不當仕於朝乎詩云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當時凡居其地而食
 其毛者舉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若如或者之說則
 生斯世也爲斯民也將焉往哉春秋於吳楚始而
 舉號旣而稱人旣而稱爵又旣而稱爵以主中國
 之會盟其不同若是者何也蓋始而狄之者內夏
 外夷之限也中而人之爵之者夷而進於中國則
 中國之也及其終也中國無霸吳楚二國進主夏
 盟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聖人母意
 母必母固母我一付之理勢之自然耳元帝中國
 而仍斥爲夷詎直昧於天道抑亦不達聖經已上

<p> <small>讀史 管窺</small> </p>											
<p> <small>目錄</small> </p>											
<p> <small>卷一</small> </p>											
<p> <small>卷二</small> </p>											
<p> <small>卷三</small> </p>											
<p> <small>卷四</small> </p>											
<p> <small>卷五</small> </p>											
<p> <small>卷六</small> </p>											
<p> <small>卷七</small> </p>											
<p> <small>卷八</small> </p>											
<p> <small>卷九</small> </p>											
<p> <small>卷十</small> </p>											
<p> <small>卷十一</small> </p>											
<p> <small>卷十二</small> </p>											
<p> <small>卷十三</small> </p>											
<p> <small>卷十四</small> </p>											
<p> <small>卷十五</small> </p>											
<p> <small>卷十六</small> </p>											
<p> <small>卷十七</small> </p>											
<p> <small>卷十八</small> </p>											
<p> <small>卷十九</small> </p>											
<p> <small>卷二十</small> </p>											
<p> <small>卷二十一</small> </p>											
<p> <small>卷二十二</small> </p>											
<p> <small>卷二十三</small> </p>											
<p> <small>卷二十四</small> </p>											
<p> <small>卷二十五</small> </p>											
<p> <small>卷二十六</small> </p>											
<p> <small>卷二十七</small> </p>											
<p> <small>卷二十八</small> </p>											
<p> <small>卷二十九</small> </p>											
<p> <small>卷三十</small> </p>											
<p> <small>卷三十一</small> </p>											
<p> <small>卷三十二</small> </p>											
<p> <small>卷三十三</small> </p>											
<p> <small>卷三十四</small> </p>											
<p> <small>卷三十五</small> </p>											
<p> <small>卷三十六</small> </p>											
<p> <small>卷三十七</small> </p>											
<p> <small>卷三十八</small> </p>											
<p> <small>卷三十九</small> </p>											
<p> <small>卷四十</small> </p>											
<p> <small>卷四十一</small> </p>											
<p> <small>卷四十二</small> </p>											
<p> <small>卷四十三</small> </p>											
<p> <small>卷四十四</small> </p>											
<p> <small>卷四十五</small> </p>											
<p> <small>卷四十六</small> </p>											
<p> <small>卷四十七</small> </p>											
<p> <small>卷四十八</small> </p>											
<p> <small>卷四十九</small> </p>											
<p> <small>卷五十</small> </p>											

西圖叢辨卷九目錄

蜀無史職非

夷祖

江左夷吾辨

牛繼馬

晉元帝冒姓司馬

桓溫誣海西公

晉惠帝

魏道武非名健

晉書

晉史忠義傳

嵇康未嘗事晉

二唐書

五代史勝史記之說

五代史舛誤

糾謬書

宋史

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野史不可盡信

通鑑綱目

正統

十六國春秋

天祿閣外史

金人南遷錄

西圖叢辨卷九

安德田同之小山蘊纂集

蜀無史職論非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秭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能置此事何由而書蓋因父受髡辱加茲謗議者也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郊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缺屬詞有人矣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而自展之何耶升菴外集

夷祖

晉載記書夷狄之祖多夸大不實此蓋依其本國為史之文不審之過也若李特廩君赤穴土舡鹽神之事惟誣之極至於可鄙可笑甚於齊東野人之語而近於今之所謂白蓮教矣此流民妖言傳語以惑眾者乃取而載之信史何哉同上

江左夷吾辨

蕭東發云王導在江左為一時偷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陳頹勸抑浮競不能從也王敦殺周戴不肯救也卞敦不赴國難不能戮也郭默害劉楨

不能問也庾亮召蘇峻不能止也石勒寇襄陽大疫死大半樊不能乘也葛陂淫雨三月不止困不能襲也晉帝拜其妻曹氏不能辭也又陰拱中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謀觀敦與導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溫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敢為此言敦已伏誅當加戮尸汙宮之罪又請以大將軍禮葬之又言大將軍昔日爲桓文之舉此爲漏網逆臣無疑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吾管氏與臺亦羞之矣同上

牛繼馬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楹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氏竟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曰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著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按唐元行冲元魏之後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之像舊史元帝本出牛氏誣辭也魏道武帝名健繼受命此其應也丹鉛錄

晉元帝冒姓司馬

晉元帝爲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而魏收島夷傳

因之唐正觀史官修晉書亦取焉王邵謂沈約造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爲非而致堂乃謂元帝冒姓司馬過矣因學紀聞

桓溫誣海西公

晉廢帝爲桓溫所廢降爲海西公又矯太后詔數其昏濁潰亂動違禮度有此三孽不知誰子人倫道喪醜聲遐布溫之矯詔蓋皆誣詞又造謠言謂海西公不男使內人與向龍交而生子所謂本言是馬駒今訛成龍子也又欲殺海西三子乃造謠云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游韁汝非皇太子安得甘露漿謠言傳布人遂以爲實矣溫既殺君不厚誣其惡何以爲詞按臧策晉書云廢帝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既廢之後終日酣暢耽於內有子不育以保天年時人憐之爲作歌焉以此證之桓溫矯詔之詞奸黨偽造之謠其可信乎海西公可謂受誣千載矣溫公通鑑書此亦不分別史言可盡信哉升菴集

晉惠帝

晉書載惠帝聞蛙鳴問爲官蛙爲私蛙見饑者云何不食肉糜由此言之愚昧甚矣及蕩陰之敗兵

人引嵇紹斬之帝曰忠臣也勿殺紹血濺帝衣左
右欲浣之帝曰嵇侍中血勿浣由此言之英明甚
矣一惠帝也相去數年何以作愚乍明如此史之
言或虛或實必居一於此矣同上

魏道武非名健

宛委餘編云用修能辨晉元非牛金所生且知其
爲誣詞而云魏道武名健繼受命爲牛繼馬後之
像此又誤也道武初名圭後名珪健者其父什
翼健也亦遠矣愚按用修以昭成爲道武以珪爲
健誠誤然以健爲牛繼馬則非始於用修也元行

晉書

四

冲作魏典三十篇以昭成名健繼晉受命可以當
繼馬之像行冲本拓跋後尊祖之詞耳書傳正誤

晉書

唐房玄齡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
是奏取太子右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
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
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
錄以臧榮緒晉書爲主參考諸家最爲詳洽然史
家多是文詠之士好采詭譎碎事以廣異聞又所
評論競爲綺豔不求篤實由是頗爲學者所譏惟

李淳風深明星曆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曆五行
三志最可觀宋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
之四論於是總題云御撰余以爲史之失自陳壽
始觀吳志諸葛恪傳載題驢謝馬事乃知晉史冗
記有自來晉張輔云司馬遷叙三千年事惟五十
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故謂固不如
遷自昔史氏所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
書載王隱諫祖納奕棋一段幾二百字兩傳俱出
此爲文煩矣吾觀魏志管寧注胡昭脫晉宣帝於
死而口終不言以爲賢於丙吉又觀晉載記慕容

晉書

五

超傳呼延平之活超也與丙吉事正相類而史氏
文不足以起之故奄奄如此可爲長太息也晉書
隱逸夏仲御傳史臣欲劾太史公樂書文章而不
知筆力短弱乃失事情使人讀而覺之爲可笑也
許邁當在隱逸傳而以綴王羲之之後失次矣孔氏

說雜

晉書忠義傳

晉書忠義傳可削者三人韋忠不見裴頠辭張華
之辟初節亦足稱矣而仕於劉聰爲之討羌而死
非爲晉死也謂之忠義可乎王育仕於劉淵劉敏

元仕於劉曜合順從之逆皆失節者也忠義安在哉
唐之修晉史也許敬宗李義府與秉筆焉是惡知
蘭艾鴛鴦之辨升其倫

嵇康未嘗事一晉

嵇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死於非辜未嘗
一日事晉也晉史有傳康之羞也後有良史宜列

於魏書困學紀聞

二唐書

五代劉昫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修重修唐書遂
有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傳不知其優劣近

南園張公漫錄中載其數處以舊書證新書之謬

良快人意余又觀姚崇十事要說此其大關鍵而
舊書所傳問答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

語新書所載則剪裁晦澁事既失實文又不通良
可慨也歐爲宋一代文人而劉乃五代不以文名

者其所著頓絕如此宋人徒欲誇當代以誣後世

過矣升卷

五代史勝史記之說

有言歐陽氏五代史勝於史記此宋人自尊其本
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

其比其所爲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
由其書含萃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
相如東方朔輩諸名人文章以爲楨幹也五代史
所載有是文章乎況其筆力萎靡不足窺史記藩
籬而云勝之非公言也同上

五代史舛誤

唐五代之際以文紀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因
而舛誤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李德裕紀
聖功碑云烏介竝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所
謂康居用漢書到支事也而舊史云烏介依康居

求活北漢鄭珙卒於契丹王保衡晉陽見聞錄虜

俗雖不飲酒如韋曜者亦加灌注韋曜卽吳孫皓
時韋昭也而路振九國志云高祖鎮河東命韋曜

北使曜不能飲酒虜人強之此殆類痴人說夢也

困學紀聞

糾謬書

癸辛雜識言劉義仲摘歐陽五代史之譌誤爲糾
謬一書以示坡公又言揮塵錄云蜀人吳縝初第
請於文忠願預官屬不許因作糾謬疑其別是一
書不知吳縝所著糾謬乃新唐書也當是公謹未

睹此故疑爲一書耳居易錄

宋史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爲卷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修之者非一手也史法始於尙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尙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詞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其長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委其先後矛盾復何怪哉然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有害斯文是可慨夫

升菴集

宋中興戰功不紀武穆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張俊明州吳玠

和尚原饒風嶺殺金平韓世忠大儀劉琦順昌張子蓋海州李寶海道邵宏淵正月蒲橋虞允文采石李道光化次湖劉錡皂角林王宣汲靖確山凡十三而不及岳武穆蓋秦檜之黨猶存掩之也同上

野史不可盡信

野史如唐之河洛春秋誣顏杲卿上祿山降表而郭子儀陸贄之賢皆加誣焉宋代尤多如誣趙清獻娶倡司馬溫公范文正公奔競識者已辨之至於國史亦難信則在秉筆者之邪正也如兩朝國史貶寇準而褒丁謂蓋蒲宗孟之筆也蔡京及下又誣司馬而謗宣仁太后非楊中立與范冲孰爲正之甚矣野史之不可盡信也同上

通鑑綱目

資治通鑑綱目世傳爲朱子手筆無復致疑而上虞徐氏以綱與凡例往往不合復著考證夫既謂綱目作於朱子則其所書當無謬誤何以來後人紛紛之說及讀朱子之集見其與門人趙師淵數書知綱目成於趙氏惟凡例乃朱子之筆耳李左之親受業朱門其言綱目曰朱子欲稍加更定而未暇魯齋王氏去朱子未遠其序凡例謂嘗見趙

公文集綱下之目蓋屬筆於趙也元廬陵友益作綱目書法其門人疑以爲非朱子之書而友益不以爲然豈未嘗親見手札及王李之言耶鐵綱 珊

正統

按益都鍾尙書龍淵先生羽正作正統論略云三代漢唐宋正統也東周君蜀漢昭烈帝晉元帝宋高宗正而不統者也秦始皇晉武帝隋文帝統而不正者也雖非正統不可不以帝予之也以天下無久虛之理也若夫王莽曹丕朱溫義既不正勢又不一不得言正又不得爲統而乃從而帝之此

司馬歐陽之誤也同上

十六國春秋

魏散騎常侍崔鴻撰十六國春秋自南宋後其書已亡據朱竹垞檢討云今所行者乃明嘉禾屠喬孫採諸史僞成者厠塾錄

天祿閣外史

天祿閣外史八卷乃明世廟時崑山王舜華所作舜華名逢年有高才託於叔度以自表自初出卽有簪入東漢文內者此時舜華尙在而天下謂外史出秘閣實徵君所著則後世何由覈其贗乎

金人南遷錄

按金史世宗十子顯宗衛紹王而下則承中執輦斜魯承功永成承升承路承德無允猷之名承升初封徐王章宗卽位徙封隋改曹又改宛衛紹王卽位改封燕宣宗時以承升年高詔宮中聽扶杖貞石中薨自世宗迄宣宗時已歷四朝矣蓋諸王中最老壽者且於顯宗乃第八弟非世宗長子也世宗本紀大定二年五月壬寅立楚王允迪初名允恭爲皇太子三年命皇太子親王射柳於廣樂園是年十一月乙丑封於承功爲鄭王亦非三年始立

太子封諸王也允迪卽顯宗世宗嫡子史稱其專心學問於承華殿觀書乙夜忘倦尤敬禮儒臣鄭松詹事烏林答愿入謝命取幘頭腰帶見之曰此見宰相師傅之禮太子曰愿事陛下久以此加敬爾常作重先座銘及刻左右銘於小玉碑皆深有理致其賢如此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太子監國二十五年六月薨侍衛軍士爭入扶哭聲殷如雷中都百姓皆爲位而哭二十六年立子璟爲皇太孫是爲章宗顯宗在東宮事蹟始末如此安得有南涼觀被殺之事耶又顯宗后乃徒單氏章

宗明昌二年崩謚孝懿史稱其好詩書喜老莊學
 純澹清懿造次必以禮錄乃稱章宗母趙為降授
 南宮千牛將軍楷之幼女抑何其誕謾不根耶世
 宗賢君也而詆以新臺之行尤為謬妄小說之無
 稽如此輒令鹿馬混淆白黑雜糅貽誤不淺偶讀
 金史輒因實退錄辨駁所未及考其顛末著之俾
 後之讀此錄者勿惑焉又按章宗以太和六年崩
 完顏匡等傳遺詔立承濟是為魏紹王錄載牛刀
 兒殺章宗兀映等立磁王允明宦官趙元德等復
 行殺逆張克巳等乃立濰王允文謚磁王為昭宗
 云 皆似夢囈語金九主遇殺者三熙宗海陵衛
 紹王是也史皆特書此錄架空構造半屬子虛亡
 是殊駭聽聞其他紕繆尙多聊舉其大者於此又
 章宗時宋韓侂胄啟邊釁南北連兵吳曦因以蜀
 叛尋即議和罷兵至衛紹王初元始來伐此錄言
 愛玉請兵北歸云 皆妄也 蠶尾

西園叢辨卷十目錄	
山海經	山海圖經
帝王曆紀譜	汲冢師春
樂書	穆天子傳
汲冢周書	越絕書
三墳忽出元豐間	始事之書
孫武兵法	衛公問對
太公六韜	列子
莊子	向郭注莊
鵲冠子	素書
陰符經	天機子
陰符元機	管子
尹文子	晏子春秋
范子計然	文中子
子華子	孔叢子
程子子華子	鬻子

西園叢辨卷十

安德田同之小山蘊纂集

山海經

漢侍中奉車都尉臣秀所校秘書秀即劉歆也晉郭璞注按唐志二十三卷音二卷今本錫山尤表延之校訂世傳禹益所作其事見吳越春秋曰禹東巡登南岳得金簡玉字通水之理遂行四瀆與益共謀所至使益疏而記之名山海經此其爲說恢誕不典司馬遷曰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書惟物余不敢言之也可謂名

不圖書

言故尤跋明其非禹伯翳所作而以爲先秦古書無疑然莫能名其何人也洪慶善補注楚詞引山海經淮南子以釋天問而朱子則曰古今說天問者皆本此二書今以文義攷之疑此二書本皆緣解天問而作此可以破千載之惑

山海圖經

晁氏曰韓熙載門人舒祖等撰圖中刊行本或題

曰張僧繇書妄也

帝王曆紀譜

異嚴李氏曰譜載帝王曆紀殊少序諸侯卿大夫

汲冢師春

之世頗詳而崇文總目止名帝王曆紀譜今從之舊題云秦相荀卿傳荀卿未嘗相秦其謬妄立見蓋田野陋儒依托以欺未學耳故筆削最無義例前後低昂不可偏舉而所著族繁又與世本不同質之司馬遷杜預亦復差異不知傳者果證據何書也其血脈間有強附橫入灼然非類者篇首尾雜引左氏傳中語事既殘闕不屬字畫訛舛尤甚往往不可句讀參考左氏傳略加是正十僅得四五云其他政如芬絲結髮未易一二爬梳也

不圖書

晉汲郡魏安釐王冢所得古簡杜預得其紀年知其魏國史記以考證春秋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今此書首序周及諸國世系又論分野律呂爲圖又雜錄謚法卦變與杜預所言純集卜筮者不同似非當時本書也

樂書

陳氏曰劉歆班固雖以禮樂著之六藝略要皆非孔氏之舊也然三禮至今行於世猶是先漢舊傳而所謂樂六家者影響不復存矣竇公之大司樂

章既已見於周禮河間獻王之樂記亦以錄於小戴則古樂已不復有書而前志相承廼取樂府敎坊琵琶羯鼓之類以充樂類與聖經並列不亦悖乎晚得鄭子敬書目獨不然其爲說曰儀註編年各自爲類不得附於禮春秋則後之樂書固不得列於六藝矣同上

穆天子傳

晉太康六年汲縣民盜發古冢所得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詔荀勗和嶠等以隸字寫之按春秋左氏傳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此書所載卽其事也穆王始巡狩得驊騮綠耳之乘造父爲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崑崙與太史公旣同汲郡守不謹多毀缺雖其言不典皆古書頗可觀覽郭璞註本謂之周王游行記勗之時古文已不能盡識時有缺者又轉寫益誤殆不可讀同上

汲冢周書

異嚴李氏曰隋唐經籍志皆稱此書得之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孔晃注解或稱十卷或八卷大抵不殊按此則晉以前未有此也然劉向班固所錄並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

司馬遷記武王克殷事蓋與此合豈西漢時已得入中秘其後稍隱學者不道及益發冢乃幸復出耶篇目比漢但缺一耳必班劉司馬所見者也繁之汲冢失其本矣書多駁詞宜孔子所不取抑戰國處士私相綴續託周爲名孔子亦未必見章句或脫爛難讀更須考求別加是正云同上

越絕書

崇文總目子貢撰或曰子胥舊有內紀八外傳十七今文題缺舛載二十篇又載春申君疑後人竄定者又陳氏曰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爲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事不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爲而漢人又附益之耳越絕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辨士宣其詞聖人絕於彼辨士絕於此故曰越絕雖則云然終未可曉也同上

三墳忽出元豐間

按夫子所定之書其亡於秦火而漢世所不復見者蓋杳不知其爲何語矣況三墳已見削於夫子而謂其書忽出於元豐間其爲謬妄可知來添鄭氏好奇而導信之過矣又況詳孔安國書序所言則墳典書也蓋百篇之類也八索易也蓋彖象文

言之類也今所謂三墳者曰山氣形而以爲連山
歸藏乾坤之所由作而又各所謂大象六十四卦
則亦是易書而與百篇之義不類矣豈得與五典
並稱乎同上

始事之書

古史考云神農之時民始食穀食米加燒石之上
而食之黃帝始有釜鑪火食之道始成斯蓋本之
周書黃帝始有鎗竈蒸穀爲飯烹穀爲糜燔肉爲
炙之說茲大謬也夫有火食則有烹蒸之事矣又
孰有能定百藥之蒸炮不違一性而不能辨一穀

五

五

之可蒸烹而有待於千百載之後人哉大抵始事
之書最爲無統紀原之作繆落尤繁彼琵琶聲策
胡笳羌笛羯鼓胡床兜緜狹錦韉敦塔寺之類不
窮異方而惟以見於中國者爲始猶云可也有如
堯之羹糲之箸稷之隘巷舜之唐里伊尹之屨吾
邱子之鎌亂之舞衣公劉之蠶囊秦穆公之沐浴
不究在昔而惟以見於傳者爲始豈盡見耶又至
以秋千爲千秋之倒語則轉語聲而不知其爲迂
以拓跋爲拓拔之轉稱則認字形而不知其爲妄
指旆爲璽認蘇爲梳是亦升謝堂爲鳳毛貴坊州

貢杜若者豈特見笑於一時哉同上

孫武兵法

按史記稱孫子十三篇而漢書藝文志云孫子兵
法八十二篇杜牧以爲魏武削其繁劇注其精華
也又遷載孫武齊人而用於吳在閭閻時破楚入
郢爲大將按左傳無孫武雖他書所有左氏不必
盡有然類考叔曹劇燭之武專諸之流微賤暴用
事左氏未嘗遺而武功名章灼如此乃更缺又同
時伍員宰嚭皆一銓次乃獨不及武耶詳味孫子
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蓋春秋末戰國初山林
處士所爲其言得用於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至
春秋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於外者六
國時此制始改吳雖蠻夷而孫武爲大將乃不爲
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故凡謂襲蓋孫武皆辨
士妄相標指非事實其言闕闕試以婦人尤爲奇
險不足信同上

衛公問對

陳氏曰假託也文詞淺鄙殊甚今武舉以七書試
士謂之武經其間孫武司馬法或是古書三略尉
繚子亦有可疑六韜問對爲妄明白而立之學官

未有言其非者何也何蘧春渚紀聞言其父去非
爲武學博士受詔校七書以六韜問對爲疑白司
業朱服服言此書行之已久未易遽廢遂止後爲
徐州教授與陳師道爲代師道言聞之東坡世所
傳王通元經關子明易傳及李靖問對皆阮逸僞
撰逸嘗以草示奉常公奉常公者老蘇也

同上

太公六韜

世所謂太公六韜書者其果信耶六韜之書顧非
必太公也班固述權謀不見其書志雖有太公兵
謀而乃列之道家儒家有六韜六篇則又周史所

作定襄時人或曰顯王之世故崇文自謂漢世無
有今觀其言蓋雜出於春秋戰國兵家之說爾自
墨翟來以太公於文王爲午合而孫武之徒謂之
用間故權謀者每竝言以見蓋以嘗職征伐故言
兵者本之以爲說騎戰之法著於武靈之伐而今
書首列其說要之楚漢之際好事者之所掇豈其

本哉

路史發揮

列子

河東柳氏辨列子曰劉向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
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

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鄭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
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
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
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
釐古文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
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
錯至此列子文詞類莊子而尤質厚好文者其可
廢耶

諸子考

莊子

東坡莊子詞堂記曰莊子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皆

寓言也人謂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
以明老子之術此言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
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觀其論道術自墨翟
禽釐鼓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
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

同上

向郭註莊

按晉郭象傳向秀解莊子未竟而卒頗有別本遷
流象竊以爲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
蹄一篇其餘默定安句而已其後秀義別出故今
有向郭二莊其義也然向義今不傳但見陸氏

釋文
上同

鵬冠子

崇文總目今書十五篇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唐世嘗辨此書非古所謂鵬冠子者上同

素書

題黃石公著凡一千三百六十六言其書言治國治家治身之道麗難無統蓋采諸書傳會依托以爲之耶上同

陰符經

唐少室山人布衣李筌注云陰符經者黃帝之書

或曰受之廣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曰黃帝與風后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黃庭堅嘗跋其後云陰符出於李筌知非黃帝書也其文奇古詭譎不經蓋糅雜兵家語又妄說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訓註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拮掇也上同

天機子

晁氏曰凡二十五篇或曰一名陰符二十四機諸葛亮撰予觀其詞旨殆李筌所爲托之孔明者歟

道茂中
上同

陰符元機

陳氏曰即陰符經也監察御史新安朱文國注此書出於李筌云得於驪山老母舊志皆列於道家安國以爲兵書之祖要之非古書也上同

管子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嫱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時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種蠶所遵用也上同

尹文子

容齋隨筆云尹文子文僅五千言議論亦非純本黃老者又別一書尹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論膚淺多及釋氏蓋晉宋時細人所作耳上同

晏子春秋

柳氏辨曰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已術者且其旨多尙兼愛是皆出墨子又往往言墨

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父子盡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同上

范子計然

漢書貨殖傳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遂報強吳孟康註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爲首

豈復聞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班固賓戲研桑心計於無琅卽謂此耳計然者漢上人也嘗南遊越范蠡早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洪容齋曰予按唐貞元中馬總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蔡邱漢上人姓辛字文

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爲人有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邀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鳥喙不可與同利也據此則計然姓名出處皎然可見裴駰註史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圖云留侯追踪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

同上

文中子

隋王通之門人共集其師之語爲是書通行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錄稱其有穢行爲史臣所削今觀中說其述往往借聖人模擬風竊有深可怪笑者或云其書蓋阮逸僞作也又據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當時有少言語後來爲人傳會不可謂全書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蓋文中子講道河汾門人多偉人後沒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其後攀龍附鳳以翼成三百年之基業者大略嘗往來河汾矣雖受經未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以盡知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耳

同上

子華子

子華子程氏名本晉人也按莊子稱子華子見韓昭侯陸德明以爲魏人既不合又藝文志不錄子華子書觀其文辭近世依托爲之者也其書有子華子爲趙簡子不悅又有秦襄公方啟西戎子華子觀政於秦夫秦襄之卒在春秋前而趙簡子與孔子同時相去幾二百年其低悟類如此且多用字說謬誤淺陋蓋元豐以後舉子所爲耳

同上

孔叢子

楚孔鮒撰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也著孔叢子凡二十一篇叢之爲言聚也邯鄲書目云一名盤孟取事雜也按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其註謂孔甲黃帝史或曰夏帝疑皆非今此書一名盤孟獨治篇又云鮒或稱孔甲連叢又出孔臧意者孔叢子卽漢志孔甲盤孟書而亡六篇連叢卽漢志孔臧書而其子孫或續之也

同上

鬻子

鬻熊楚人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尙少也文王師

之著書十二篇前人謂其理致通遠旨趣恢宏織組仁義經緯家邦實先達之真言爲諸子之首唱但其文俚其詞淺必後世僞作之書無足稱述也且其中引魯周公衛康叔年代相去遠甚按賈誼新書所引鬻子七條皆正言確論茲本無之又文選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列於商郊起自黃鳥至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亦無知爲僞書無疑矣

古歡堂雜著

西圖叢辨卷十一目錄

離騷名義

楚詞招魂大招篇

西京雜記

白虎通

春秋繁露

演繁露

水經

方言

神異經十洲記

殷芸小說

述異記

雜纂

龍城錄

紀聞談

乘異記

碧雲駢

冷齋夜話

稽神異苑

后山叢談

過秦論誤

建隆遺事

外夷文子非真

程史

淺妄書

姓氏書

偽書

小說

西圖叢辨卷十一

離騷名義

安德田同之小山蕪纂集

太史公言離騷者遭憂也離訓遭騷訓憂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則賦也故班固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選不并歸賦門而別名之曰騷後人沿襲皆以騷稱可謂無義篇題名義且不知而況文乎

林下偶談

楚詞招魂大招篇

招魂一篇王叔師以爲宋玉所作而林西仲則以

爲三閭之所作魂魄離散自招於生前也太史公傳贊讀招魂悲其志可謂善讀者看起結之神妙與騷經筆墨無異九辨俱在泮然永釋矣至大招亦三閭痛懷王之文篇首無逃二字已明點逃秦事實後段用賢退不肖立三公九卿尙三王豈人臣事哉

西京雜記

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說段成式云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蕭貞著西京雜

記六十卷然則依托偽書不止吳均也國學紀聞

白虎通

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篇歟然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同上

春秋繁露

按隋君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二篇館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今本乃樓攻媿得潘景憲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先儒疑辯詳矣其最可疑者本傳載所著書百餘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決非其本真況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存於世希矣始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攷其篇皆合但前本

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別爲一卷前本雖八十二篇而闕文者三實七十九篇也經籍考

演繁露

程氏演繁露曰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詞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

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

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全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享問崔豹異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之冕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明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托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各有連珠

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已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
物牒權則銜殆形過鏡則影窮是其凡最也以連
珠而做古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皆
契合無殊矣同上

水經

刻水經者直云桑欽撰新唐志以為欽撰又云一
作郭璞按前漢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
欽君長是氏讀書志欽成帝時人杜佑辨之云濟
水過壽張本壽良光武所更名東北過臨濟本狄
縣安帝所更名河水過湖陸本湖陵章帝所更名
汾水過永安本義縣順帝所更名必後漢人撰其
以為郭璞傳者豈因是乎抑本桑欽傳而後人以
意改益之耶宛委餘編

方言

容齋隨筆云今世傳楊子雲輶軒使者絕域語釋
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
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
攷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為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
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
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善

於離騷又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雄生平
所為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
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
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離賦十二篇亦
不載方言大抵漢魏之際好事者為之云文籍考

神異經十洲記

晁氏陳氏俱稱東方朔撰二書詭誕不經皆假托
也漢書本傳叙朔之詞末言劉向所錄朔書具是
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贊又言朔之談諧其事浮
後行於衆庶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官佐語附著
之朔故詳錄焉史家欲祛妄惑可謂明矣藝文志

殷芸小說

邯鄲書目云或題劉餗撰非也今此書首題秦漢
魏晉宋諸帝注云齊殷芸撰非劉餗明矣故其叙
事止宋初蓋於諸史傳記中抄集或稱商芸者宣
祖廟未祧時避諱也同上

述異記

梁任昉撰昉家藏書三萬卷天監中采輯前世之
事纂新述異當時所未聞將以後來屬文之用兼
博物之意唐志以為祖同所作誤也同上

雜纂

唐李商隱義山撰俚俗常談鄙事可資戲笑以類相從今世所稱殺風景蓋出於此又有別本稍多皆後人附益上同

龍城錄

唐柳宗元撰龍城謂柳州也羅浮梅花萼事出其中唐志無此書蓋依托也或云王銍性之作上同

紀聞談

陳氏曰蜀潘遠傳館閣書目按李淑以為潘遠今考邯鄲書目亦非潘遠其曰遺者本誤也所記隋

唐遺事上同

乘異記

張君房撰其序謂乘者載記之名異者非常之事蓋志鬼神變恠之書凡十一門七十五事晁公武讀書志謂張唐英君房又撰勝說又著各臣傳蜀檮杌雲笈七籤行於世按君房祥符天禧以前人楊大年改開忙令所謂紫微失却張君房者即其人也嘗為御史屬坐鞠獄貶秩因編修雲笈七籤得著作佐郎七籤序自言君房蓋其名非其字也唐英字次功熙豐間人丞相商英天覺之兄作名

臣傳蜀檮杌者與君房了不相涉不知晁何以合為一人也其誤明矣上同

碧雲騷

李氏曰碧雲騷一書凡慶曆以來名公鉅卿無不詆譏世傳此書以為出於梅堯臣怨懟之口今以魏泰東軒錄考之然後知嫁名於堯臣者實泰自為也又據王氏曰魏泰者場屋不得志喜偽作他人著書如志恠錄括異志倦遊錄盡假武人張師正又不能自抑出其姓名作東軒筆錄皆用私喜怨誣騷前人最後作碧雲騷假作梅堯臣毀及范仲淹堯臣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而肯厚誣名臣哉於是天下駭然不服矣上同

冷齋夜話

晁氏曰僧惠洪撰多記蘇黃事皆依托也江淹擬湖明詩其詞浮淺洪既誤以為真淵明語且云東坡嘗稱其至到鬼谷子書世所共見而云有崖蜜櫻桃也之言東坡橄欖詩已輸崖蜜十分甜蓋用之如此類甚多不可概舉上同

稽神異苑

雜論鬼神變化及草木禽獸妖怪謠詭事題云南

齊焦度撰按焦度南安氏也質訥樸樸以勇力事高帝決不能著書又卒於建元四年而所紀有天監中事必非也唐志有焦路窮神秘苑十卷豈即此書而相傳之訛歟

同

后山叢談

容齋隨筆曰后山陳無已著叢談高簡有筆力然所載國朝事失於不考多爽其實如云呂許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乃建議使行邊及丁文簡因杜祁公一語之戲而陷杜子美以抵祁公丁晉公以白金賂中史使尼張鼎崖之進與張乖崖聞逐萊公而買田宅以自污攷之諸公出處日月皆不合前四事所係不細乃擬漫如此蓋先輩不藏國史好事者肆意飾說為美惡難辨若可信故誤入紀述後山之書必傳於後世懼貽千載之惑故辨之

同上

過秦論誤

賈誼過秦論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按秦昭王五十一年滅西周其後七年莊襄王滅東周四年莊襄王卒始皇方即位則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與父非始皇也

宜齋野錄

建隆遺事

揮麈錄曰建隆遺事世稱王元之禹偁所述其間率多誣謗之詞至於稱趙普盧多遜受遺詔昌陵尤為舛謬按國史韓王以開寶六年八月免相至太平興國六年九月始再秉鈞銜當太祖升遐時普正在外何緣前一日與盧丞相同見於寢耶稱太祖長子德昭為南陽王又誤矣初未嘗有此事元之當時近臣又秉史筆豈不詳知且載秦王傳中云安有淳化三年而見三朝國史秦王傳稱可謂亂道此特人托名為之又按元之自有小畜集序及三黜賦與國史本傳俱云淳化二年自知制誥舍人貶商州至道二年自翰林學士黜守滁州咸平二年守本官知齊安郡而此序年月次序悉皆顛錯其為偽也明矣

文籍考

外夷文字非真

余嘗疑穆天子傳西王母歌詞出於後人粉飾且山海經載西王母虎身鳥爪形既殊異音亦不同何其歌詞悉似國風乎又觀後漢書朱輔白狼王唐叢歌三篇音韻與漢無異愈可疑也唐新羅王獻詩其句法與中唐人若合契宋大中祥符間注

聲圖入貢上表表詞極偶麗中有云輒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款臣賤如芻狗微類醴難虛荷燭幽曾無執贄究其文筆與當時翰苑何差言語不通之圖未必能集老莊之玄言習徐庾之麗句也當時天書可人為況外夷之貢志在互市罔利喻以導之無不可者書之史冊不待智者能勘破矣

升菴外集

程史

唐人常侍言旨記明皇還西內事云出朱匡太尉所續程史朱匡者贊皇公也宋岳侍柯著程史蓋

襲取贊皇之書以為名字古夫于事難錄

淺妄書

俗間所傳淺妄之書如所謂雲仙散錄老杜事實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至以老杜事實為東坡所作者今蜀本刻杜集遂以入注孔傳續六帖采摭唐事殊工而悉載雲仙錄中事自穢其書開天遺事記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時人雖文學之氣骨恐不至此今析其數端以為笑其一云姚元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時已為宰相及開元初

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美風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婿遂牽紅絲得第三女果隨夫貴達按元振為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貶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以求富貴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頌文卷謂為文陣之雄師按頌為相時九齡尚未達也此皆顯而可見者固鄙淺不足攻然頗能覺後生也故辨之

容齋隨筆

姓氏書

容齋隨筆曰姓氏之書大抵多謬誤如唐貞觀氏族志今已忘其本元和姓纂誕妄最多國朝所修姓源韻譜又為可笑姑以洪氏一項考之云五代時有洪昌洪果皆為叅知政事平按此二人乃五代南漢僭主劉龔之子及展嗣位用為知政事其兄弟本連弘字以本朝國諱故五代史追改之元非姓洪氏也此與洪慶善序丹陽弘氏云有弘意者元和四年嘗跋朝川圖不知弘意乃李吉甫之子耳其誤正同

偽書

省心錄乃沈道厚作非林和靖也指掌圖非東坡所作李衛公問對阮逸偽作文中子元經關子明易皆逸偽作龍城錄王性之偽作其餘郭子橫洞冥記王子年拾遺記任昉述異記殷芸小說沈約梁四公子記杜陽雜編天寶遺事雲仙散錄清異錄杜詩偽蘇注盛行於時殊誤後學司馬公作通鑑亦誤取天寶遺事況下此者乎

升菴外集

小說

說者云宋人小說不及唐人是也殊不知唐人小說不及漢人如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聳動左右伶玄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縵拂之恐體痕也此豈唐人可及晉書荀勗傳云汲郡人不準發塚得古文數百篇中載楚事一段尤妙亦小說也惜不傳耳

同上

西園叢辨卷十二目錄

古文叅同契

真靈位業圖

蠶書

樂書天馬歌

洛陽名園記

柳文多冒名

三都賦注

五臣注文選

廣文選

世說誤字

樂書非十九章

中山狼傳

文章托名

三大書傳

三文誤

千字文

古書不知略考

文公著書

朱子引用誤字

大顛書

西園叢辨卷十二

安德田同之小山蘊纂集

古文參同契

上虞魏伯陽約周易作

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序一篇淳子叔通補遺三相類上下二篇後序一篇合爲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者未幾有人自吳中來則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旦豁然若有神悟離章錯簡霧釋氷融其說既以自欺又以欺人甚矣及觀其書之別序又云有人伯會稽來貽以善本古文一出諸偽盡正一葉半簡之間其情已見矣作偽書者雲崖道人杜一誠也

真靈位業圖

真靈位業圖世傳陶貞白所造然荒唐謬悠可笑其云長史虞翻字長朔武昌人庾亮江州引爲佐佐不就此似別一虞翻非吳之仲翔矣抑復鄭康成詒時代耶至以夫子爲太極上真公顏子爲明晨侍郎帝舜以服九轉神丹入九嶷山得道夏禹受鍾山真人靈寶九迹法治水周公爲西明公召公爲南明公武王爲鬼官北斗君又皆傳會吾儒所

稱述以自重如釋氏以至聖先師爲儒童菩薩之類尤可恨也弇州固嘗駁其非通明作然何物道流敢於侮聖如此當墮泥犁地獄或是林靈素劉煉一輩所造作耳

集 驚尾

驚書

館閣書目驚書一卷南唐秦處度撰以九州驚事獨兗州爲最按驚書見秦少游淮海後集少游之子湛字處度以爲南唐人誤矣

困學紀聞

樂書天馬歌

樂書得神馬渥洼水中爲太一之歌後代太宛得

西園叢辨卷十二

千里馬歌中尉汲黯進曰

云

丞相公孫弘曰黯

誹謗聖制說齋唐氏曰按漢書五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血汗馬沫作西極天馬之歌而元狩二年春三月丞相弘薨則先元鼎四年已八年矣汲黯傳渾邪王降之歲汲黯坐法免官隱田園者數年至更立五銖錢復起爲淮陽太守居淮陽十歲而卒按武紀昆邪之降在元狩二年而行五銖錢在五年又十歲則元封四年也其去太初四年尙六年則汲黯之卒亦久矣今樂書

乃云得大宛馬而作天馬之歌汲黯嘗有言而公孫又從而譖之不亦厚誣古人哉況黯在武帝時始為謁者遷榮陽令稱疾歸乃召為中大夫又出為東海太守又召為主爵都尉又公孫請徙為右內史數歲而免官又數歲而起為淮陽太守則未嘗為中尉也使黯之言在馬生渥洼之年則弘之死已久矣漢書司馬遷傳言史記十篇有錄無書而注言樂書亦亡則此非遷之作明矣使史遷在當時而乖舛如此不亦謬乎

冶陽名園記

卷二

王

記為濟南李格非文叔謨易安之父也家今章邱縣北之臨濟記有紹興中張琰德和序首日山東李文叔又曰女適趙相挺之子亦能詩上趙相救其父云況是人間父子情識者哀之云而常熟毛氏刊本乃訛作華州李薦謨字方叔乃蘇門六君子之一且陽翟產非華州又訛之訛也

柳文多冒名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及集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崔元翰作時子厚方十七歲也為裴令公舉裴冕表邵說作時子厚始生也

請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代裴行立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吉甫郴州謝上表也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元獻云恐是博士韋鞞作愈膏肓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柳文宋景詔某外文一卷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

困學紀聞

三都賦注

左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周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

卷二

四

早終皆不為思賦序注凡諸注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借姓名也

升菴外集

五臣注文選

東坡詆五臣注文選以為荒陋予觀選中謝玄暉和王融詩云阝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正謂謝安謝玄安石於玄暉為遠祖以其為相故曰宗袞而李周翰注云宗袞謂王導與融同宗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破符堅又謂謝玄亦同破堅者夫以宗袞為王導固可笑然猶以和王融之故微為有說

至以導爲與謝玄同破符堅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著書所謂小兒強解事也惟李善注得之

容齋隨筆

廣文選

廣文選中山王文木賦乃以文爲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王微詠賦乃誤王爲玉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阮步兵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妄作叔夜不知叔夜之死先於阮也其疎謬如此

升菴外集

世說誤字

古書轉刻轉謬蓋病於淺者妄改耳如近日吳中刊世說右軍清真謂清致而真率也李太白用其語爲詩右軍本清真是其證也近乃妄改爲清貴兼有諸人之差謂各得諸人之參差近乃妄改差作美聲鳴轉急改鳴作氣義學改作學義皆大失古人語意聊舉一二他不能盡

樂書非十九章

樂書作十九章索隱云安世房中樂今考之漢志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隱誤也

紀聞

中山狼傳

中山狼傳見馬中錫東田集東田河間汝城人正德間右都御史康德涵李獻吉皆其門生也按對山集有讀中山狼傳詩平生愛物未嘗量那記當年救此狼則此傳爲馬刺空同作無疑今入唐人小說亦如天祿閣外史之類

池北偶談

文章托名

才命論稱張燕公韋華傳稱韓文公老牛歌稱曰樂天佛骨詩稱鄭司農後人所托其名非真者也

因話錄

三大書辨

景德二年命王欽若楊億修歷代名臣事跡六年上之凡千卷詔題曰冊府元龜周益公記文苑英華云太宗詔修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今按御覽修於太平興國二年英華修於七年皆太宗時若元龜乃真宗時修益公攷之未詳也太宗實錄雍熙三年十二月宋白等進文苑英華有表有答詔當載於卷首真宗景德四年八月詔館閣分校及以前編次未允今擇古賢文章重加編錄芟繁補闕換易之卷數

如舊祥符三年命復校書所謂太宗修三大書御覽英華外乃太平廣記五百卷也

困學紀聞

三文誤

大樂十二鈞圖楊次公作也編於老蘇集蓋對織婦文米元憲作也編於米元章集三先生論事錄序陳同甫作也編於朱文公集皆誤

同上

千字文

千字文元有二本梁書周興嗣傳曰高祖以三橋田宅爲光宅寺勅興嗣與陸倕製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銅表銘柵塘謁北伐檄次

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爲之蕭子範傳曰子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事郎中使製千字文其詞甚美命記室蔡蓮注釋之舊唐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蕭子範撰又一卷周興嗣撰是興嗣所次者一千字文而子範所製者又一千字文也乃隋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園子祭酒蕭子雲注梁書本傳謂子範作之而蔡蓮爲之注釋今以爲子雲注子雲乃子範之弟則異矣宋史李至傳有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命周興嗣次韻而成

本傳以爲王羲之而此又以爲鍾繇則又異矣隋書舊唐志又有演千字文五卷不著何人作

日知錄

古書不知名考

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爲嚴助作漢有博物記非張華博物志也周公謹云不知誰著考後漢書注始知博物記爲唐景作水經引南中行紀亦不出姓氏考嵇含南方草木狀始知爲陸賈作以此知前人或略後或有考焉未可遽付之不知也

升菴外集

文公著書

升菴云朱子論古今人品有違公是而違人情者如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爲道德耶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於安石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滅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爽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橫又譏其直向前所殺諸葛亮則名之爲盜又譏其爲申韓陶淵明

則議其爲老莊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豈朱子大儒
明道著書而顛倒如此者乎此必無之事或者謂
門人記錄之過噫朱子無忠臣一至此與同上

朱子引用誤字

朱子本義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引張子天地
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據本書乃是天地
不幸而成化不幸字有理復其見天地之心豈可
謂天地無心乎參伍以變注引韓非子參之以比
物伍之以合參據本文乃是伍之以合虛比物合
虛皆參互考之以知之虛實也若云伍之以合參
則上文當云參之以比伍矣原其誤乃是荀子注
中引此朱云自荀注而見之原不自韓非子中采
出也丹鉛錄

大顛書

韓文公與大顛書則蘇東坡力言其爲僞朱晦菴
則力辨以爲真黃東發以真僞不可曉愚按東發
朱子之徒而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昔歐陽公
不以始倡古文許尹師魯評者謂如善奕者常留
一著歐陽之於師魯留一著也然則朱子之於韓
公亦猶歐陽之於師魯乎不然朱子豈不知大顛

書詞非韓公之筆東坡之言爲可信又豈不知外
集非韓公文李漢之序可據耶韓書刻石於靈山
禪院乃僧徒妄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懷
素假李白歌稱其草書獨步也懷素草書歌人皆
信其非白作而獨以大顛書爲出於韓何哉夫以
李白贈懷素不足以損白之名而韓公與顛書則
所損多矣卓哉李漢之先見乎序公之文曰無有
失墜總其目以七百正慮後人羈入闡增以誣韓
公耳古人謂公論百年而定若此者雖千年猶不
定也是可慨夫同上

西圖叢辨卷十三目錄

石鼓

陳倉石鼓

石經

書丹不止蔡邕

隋書經籍志誤

鴻都非太學

孔子書延陵墓十字

泰山無字碑

扶風縣夫子廟碑

呂梁碑

豐碑

蘭亭

瘞鶴銘

草書心經

懸帳

黃庭換鶯

宣和博古圖

元祐黨籍碑

西圖叢辨卷十三

安德田同之小山蘊纂集

石鼓

石鼓之說紛紛矣有以爲周成王鼓者有以爲周宣王獵碣者又有斷爲秦鼓者金時馬子卿則辨爲字文周造然總無確論若按鼓文有吳人鄰丕朝夕傲惕語周宣王時吳未通諸夏安得有此又周之文武無藝祖稱而鼓文又云進獻用特歸格藝祖嘗觀宇文祭河神誥自稱其先世爲藝祖且周與陳接壤陳建國吳地故應有吳人之戒由此以言石鼓爲宇文周物或者近是

古歌堂雜著

陳倉石鼓

陳倉石鼓文已訛按陳倉在唐爲鳳翔府寶雞縣石鼓在天興縣乃雍縣也

石經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鑲碑載五經文於大學講堂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奏請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文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科斗體篆効史籀李斯胡毋敬體

隸用程邈體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
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
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請也
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是時僭據之主
唯昶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獨
善朱子論語註引石經者惟孟蜀石經也宋至和
嘉祐紹興俱仿前規以示模式後人寡陋俱以蔡
邕石經名之豈不謬哉且石經所載不一史傳異
地志異碑刻異唐宋元明諸家之辨證異雖經顧
亭林之考述而未能盡故詳以辨之

石經考異

石經書丹不止蔡邕

邕傳及水經注皆言邕自書丹於石使工鐫刻洛
陽伽藍記亦言三種字石經漢右中郎將蔡邕筆
之遺跡隋書經籍志亦言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
碑皆蔡邕所書董道廣州書跋乃云石經不盡蔡
邕書如馬日碑輩相與成之洪括隸釋云今所存
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衆體但文
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辨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
者張績在經跋云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丹
者亦不獨邕也

隋書石經正誤

隋書經籍志其中言石經一篇之中互異者數事
張孟奇撰疑耀未暇致辨亭林顧氏又辨之未詳
予特援諸書以證之其云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
碑皆蔡邕所書按邕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而以
五經書丹於石則石經在漢時從未有言七經者
彼蓋見一字有周易有尙書有魯詩有儀禮有春
秋有公羊傳有論語却合七經之數遂斷以爲漢
刻而不知其與范史魏書術藝傳水經注雒陽記諸
書多不合其云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

隋書經籍志

三

於鄴都按後齊天保元年詔文襄所建蔡邕石經
五十二枚卽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則鄴都之徙
乃由文襄非關神武然善則歸親或可渾同言之
至云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
盈大半按陸機洛陽記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
枚西行尙書周易公羊傳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
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二碑毀是晉時存者止有
二十九枚至鄴道元注水經時正始石經有四十
八枚後魏燬與齊常伯夫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
至類落鄴道昭崔光皆表補料門補綴皆見之本

傳孝靜武定四年始移於鄴文宣受禪孝昭即位均令國子監施列當時稱有五十二枚然則徙鄴之役或有淪毀乃文宣孝昭之世其碑見存無關所謂不盈大半豈非言者過與其云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按後周宣帝紀大象元年詔徙鄴城石經於洛陽則開皇之初石經仍在洛陽或由洛陽轉長安耳若云自鄴京載入大象之徙豈爲無是事乎徧稽諸史一事之顛末抵牾者衆矣同上

鴻都學非太學

張懷瓘書斷黃伯思東觀餘論晁公武石經考異皆稱鴻都一字石經非也按後漢漢靈帝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蔡邕傳初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竝待制鴻都門下陽球傳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尙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又曰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顧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按

水經注穀水又東逕開陽門又東逕國子太學則太學在開陽門與鴻都遠矣獨惟當時待詔鴻都門下者若師宜官若梁鵠八分皆極一時之選何以光和六年立石不令寫經乃知二人特工蟲篆小技五經所以正天下僞謬偏傍增換之間度非一二俗生可了故曰邕自書丹使工鐫刻誠慎之也同上

西安府學石經

石墨鐫華云六朝以前用分隸今西安府學石經皆正書知其爲唐人書矣禮記首月今尊明皇純字諱尊憲宗又知非天寶以前人書乃唐文宗時石經也

孔子書延陵墓十字

按陶九成云先聖孔子采摭舊作緣飾篆文天授其靈創物垂則今傳於世者比干墓與季札碑是也比干墓在衛州汲縣季札墓在常州江陰縣比干墓銘開元中游武之奇耕地得銅盤有文曰左林右泉後園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共十六字書史有之後人翻爲楷書非復古篆矣尙有數字散見於鐘鼎諸書茲不復載季札碑曰於乎有吳

延陵君子之墓總字皆古書與犬篆相類生動而神馮識者見之咸謂其非今世物也或歷代縣遠其文殘缺唐玄宗勅殷仲容摹搨其本大曆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刊於石者吾子行亦嘗疑此故其言曰按古法書止于於乎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此碑增入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云余謂延陵墓三字實敦古無足疑者蓋孔子之書參用倉史二文故方圓不同獨不觀孔子之言曰一貫三爲王而王字篆亦方正者豈可以體方而遂疑

其非耶古今印史

泰山無字碑

岳頂無字碑世傳爲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四五尺而銘文並二世詔書咸具不啻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覆讀之知爲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禪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叢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

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後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爲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爲秦耳且秦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於鄒嶧山則上立石下云刻石頌秦德於泰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於之罘則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於琅邪則云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則云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於碣石則云刻碣石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

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武帝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錄乎日知錄

扶風縣夫子廟碑

碑首云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云作者唐大曆二年丁未駕部郎中程浩碑尙在扶風縣今傳爲皮日休誤矣皮在僖宗廣明年與大曆相去年代殊遠不知何以錯誤如此升菴集

呂梁碑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爲小篆而訛泐者過半其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

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產舜質之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爲婚之疑矣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臺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窟不窟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作周紀拘於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也

升菴外集

豐碑

喪大記天子用大木爲碑謂之豐碑諸侯樹兩木謂之桓楹今人作墓碑文稱曰豐碑非是

現北嶺存錄

蘭亭

王右軍稷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似藏祕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所見好述惟有蘭亭故爲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錄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足武石本影鬚有古人筆意褚庭晦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所地得缺

石枰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可不辨也

文獻通考

遯鶴銘

據臨海記有鶴飛入雷門鼓中孫恩破鼓鶴乃飛去事在晉安帝隆安三年斷其非逸少書而據漁隱斷其爲陶隱居書淮陰張昭力臣則據焦氏筆乘斷其爲顧況書

香齋筆記

草書心經

草書心經乃唐附馬鄭萬君所書張說有序見唐汝粹今陝西碑林有此石刻或以爲右軍書非也

九

黃庭換鵞

西清詩話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鵞按晉書右軍寫道德經換道士鵞非黃庭也余觀陶穀跋黃庭經曰山陰道士以羣鵞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穀亦謂黃庭得非承太白之誤乎山谷詩爲君寫就黃庭了不博山陰道士鵞東坡雪堂既毀紹興初再建士人何韻作上梁文其一聯云前身化鶴曾陪赤壁遊故事換鵞無復黃庭之字梅聖俞詩道士雖換黃庭經又曰黃

庭換白鸞皆承此謬。按法書要錄載右軍書曰正書有黃庭經又武后曝太極時法書六十餘函有黃庭經徐季海古蹟記大王正書以黃庭爲第一皆不云道德經乃晉傳誤也。袁昂書評上谷之嗣未觀鴻臚墨礦之驚空傳廣本上句王次仲變爲大鳥入太廟山事下句用右軍事墨礦山陰道士所居村名按仙傳山陰道士霞霄右軍寫道德經以紅鸞一隻贈之。俗齊廣筆

宣和博古圖

陳氏曰宣和殿所藏古器物圖其形製而記名物錄其款識品有總說以舉其凡而物考訂則其目詳焉然亦不無牽合也再據容齋隨筆云政和宣和間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圖聊識數事於此從癸丑之銘曰魯友父癸則爲說曰周之君臣其有癸號者惟齊也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則作是器也其初哀公之時與故銘曰父癸者此也夫以十千爲號及稱父甲父丁父癸之類夏商皆然繼圖者固知之矣獨於此器表爲周物宜以爲癸公之子稱其父其可笑一也周穆母陸之銘曰仲始義母作則

爲之說曰晉文公杜祁讓偃姑而已次之趙孟云母義子貴正謂杜祁則所謂仲姑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也夫周世姑姓女多矣安知此爲偃姑杜祁但讓之在上豈可便爲母哉既言仲姑自名又以爲襄公爲杜祁所作然則爲誰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漢注水區之銘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則爲之說曰漢初始元年十二月改爲建國此言元年正月者當是明年也按漢書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竊卽真位遂以其日爲始建國元年安有明年却稱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盤之銘曰齊侯作楚姬實盤則爲之說曰楚與齊從親在齊湣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湣王也周末諸侯自王而稱侯以銘器尙知止乎禮義也夫齊楚之爲國各數百年豈必當湣王時從親乎且湣在齊諸王中最爲驕暴嘗稱東帝豈有肯自稱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漢梁山銅之銘曰梁山銅造則爲之說曰梁山銅者紀其所貢之地梁孝王依山數鑄爲國之富則銅有自來矣夫郎山鑄錢乃吳王濞耳梁山是山名屬馮翊夏陽縣於梁山何預焉其可笑五也炎曰博古圖近復盡

觀其謬妄不可殫舉政宣間蔡京爲政禁士大夫不得讀史春秋三傳直束高閣故其所引用絕爲乖盾然至以州吁爲衛大夫高克爲衛文公將是此書局學士亦不曾讀毛詩矣可笑也

文獻通考

元祐黨籍碑

晁氏客語云紹興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以爲精選後乃汎濫人以得與爲榮而議者不以爲當也張文簡綱華陽集有紹興間進劄子云臣等看詳黨籍人姓名見於碑刻者有二本一本計九十八人共本三百九十八人內九十八人係崇寧初所定多得其真其後蔡京再將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附麗添入黨籍汎濫雜冗遂至三百九人看詳得九十八人內除王珪不合在籍自餘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所有三百九人除九十七人係前石刻所載其餘更有侍從上官均岑象求餘官江公望范杲中孫諤鄧考甫等六人名德亦顯然可見若計一百三人依得累降推恩指揮許子孫陳希思等云畢臣文彥博等七人執政梁燾等六人待制以上蘇軾等二十五人餘官蔡觀等三十九人以此考之蔡京手定黨籍原有二本南渡

合二本詳定爲三本王伯厚小學紺珠載三百九人乃京第二本龔頤正列傳譜述一百卷凡三百五人又不可詳者四人亦據第二本也今此碑列章惇李清臣張商英賈易楊畏叢蓋亦第二本未經南渡詳定者慮爲諸賢之玷故詳著之云

龔集

西園叢辨卷十四目錄

帝王書

漢魏吳晉人書

晉宋齊人書

梁陳唐人書

雜帖

王會稽書

王大令書

飛白書

執筆

西園叢辨卷十四

安德田同之小山蘊纂集

帝王書

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非此者但謂之草猶古隸之生今正書故章草當在草書先然本無草名因漢建初中杜操伯度善此書章帝稱之故後世目焉今此卷首帖偶章草便以爲章帝書誤矣然此書亦前代作但錄書者集成千字中語耳米經以此辨之末中其病米云晉武書當是孝武非也僕案省啟帖與後燕王帖雖在疑錄似非家書續帖中炎報帖頗與此筆法同炎晉武名非孝武也然皆後人依倣此帖末云故遣信還古者謂使爲信故逸少帖云信遂不取答真語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近世猶有此語故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而今之流俗遂以遣書餽物爲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不復知魏晉以還所謂信者乃使之別名耳

安軍破壩數朝三草書筆勢糾繞若一其僞不疑

僕幼時嘗觀世傳七賢書末有白字皆連名作點
七人所作了無小異雖當時筆法傳授或同然人
書不同亦如面焉不應乃爾無別固疑其偽是時
宿輩長者或謂不然後觀寶泉書賦始知七賢帖
果李懷琳偽作此三帝草書亦是類也

米云梁高當是齊高非也此帖末云蕭衍正梁武
名梁武廟號高祖此書目誤以祖爲帝耳

宋明帝帖云報休祐休範二家內人知祐晉平王
也範桂陽王也宋史以休祐爲休祐蓋冊牘傳寫
之訛當以祐爲是

弔江叔帖非唐文皇書案高宗永隆元年七月丙
申江王元祥薨卽此帖所謂江叔也高宗多以國
呼諸父如滕叔不須賜謂滕王元嬰猶以元祥爲
江叔此正高宗書也叔莚蘊多材帖亦高宗書中
云聊以示葛謂齊王靈夔之子范陽王蕩也靈夔
亦高宗叔史稱其篤學善草隸此帖所謂叔莚蘊
多材慈深善譚藹風奉趨庭之訓早擅臨池之工
者以此後有答進枇杷并移管五橋南二帖皆高
宗書此數段竝誤入太宗帖中

漢魏吳晉人書

崔子玉書云數附書知聞以解其憂唐人書也字
亦非漢

尙書宣示鍾書真跡本在王丞相導家過江時藏
衣帶中以遺逸少逸少以遺王修修死其母以修
平日所寶并入棺真跡遂絕此本右軍所臨者
白騎遂帖乃王大令臨唐開元中在滑臺人家竝
逸少臨宣示帖藏之故誤錄在鍾部長風帖乃逸
少早年書殊未變鍾體故亦誤真此長風范母子
等語二王帖間多有米云齊梁人書非也

皇象文武帖蓋寫漢東觀校書郎中高彪送幽州
督軍御史第五永箴耳結字亦古史本云呂尚七
十此云師尚七十史本云明其果毅此云昭其果
毅蓋作史者避晉諱當以此爲是五將三門下當
云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茲
三事謀則谷詢無日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
野是尊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真
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後無所觀先公高
節永越可尊佩藏斯戒以屬終身時蔡邕輩竝賦
詩送永獨彪作此箴邕等甚美之以爲莫尙也全
章見東漢書此段軼之象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

吳時天發神識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張懷瓘曰以沉着痛快真得其筆勢云皇象後章草一表蓋唐人作其體正與世傳曹植書鶴雀賦同皆非真蹟至若孫皓上晉武表亦章草書字畫高古與此有間矣王小令此年帖本唐人所著與二種虞松三帖爲一卷珉帖末云輔國司馬君筆勢婉雅與此間矣此亦無後五字

王世將二十四帖與第一卷數朝等偽帖字勢無異惟後兩表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表中有云頓乏勿勿按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

今書集卷十四

四

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趨民事故恩遠者稱勿勿僕謂顏氏以說文證此字爲長而今世流俗又妄於勿字中斜益一點讀爲忽字彌失真矣按祭義云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慤慤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於祭義唐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耳

晉宋齊人書

杜預十一月二十四日帖云道遠書問又簡問得

來況非常時尺牘中語或是江左人書不特親故帖偽也親故末云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亦近世流俗語耳晉劉超爲人慎密自以書類元帝不敢與外書此帖不應尙傳又字勢與元帝大別其偽甚矣謝莊首終仕宋而題曰晉犬誤王著叙王坦之書列於逸少諸子間意以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乃述子自太原王耳非琅邪族也自非通古甚那至爾

紀瞻帖中有云貧家無以將意所謂物微意全也觀此語不待見筆蹟可判其偽矣山濤啟事與李

今書集卷十四

五

懷琳所撰七賢書中濤書自相戈盾但此啟事文是而書非七賢帖中筆語皆妄也

此卷偽帖甚衆如庾翼後一帖與沈嘉王循司馬攸劉穆之王劭王厥張翼陸雲羊欣卞壺謝發與前杜預一帖及劉超劉瓌之紀瞻山濤等帖皆一體偽書孔琳之帖有恨恨脚中轉劇近明散未覺益十二字偽小蓋行側注字摹帖者妄以入行耳當依本爲勝王僧虔兩啟皆佳結字與擬王琰江郢所統郡啟同書聲信不虛傳

梁陳唐人書

褚河南潭府帖末云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前外舅
張知常以爲河南謫潭時無有薛姓爲侍中者僕
嘗攷之信然按遂良以高宗永徽六年貶潭州都
督前此上至神堯時爲侍中者裴矩齊王元吉杜
如晦王珪魏元成楊師道劉洎張行成高季輔及
宇文節韓瑗凡十一人未有薛姓者至儀鳳中薛
元超始作相既在遂良後又不作侍中書時在外
鎮未有兼此官者及觀字勢亦數褚作嫵媚態其
爲必矣後家姪至一帖乃真河南得意書翩翩有
逸敬體以前帖視之猶蓬蓽依瑤林也

舊藏李中

本

山河帖乃褚河南所書枯樹賦中抄出耳此庾子
山作而褚書之後褚遂良述四字後人妄益

陸東之帖云近得告爲慰上下無恙不得吳興近
間懸心得藥書散勢耿耿嘗也殊不類唐人語當
是臨晉宋人帖不爾效其語作此耳

薄紹之宋世爲丹陽尹書與羊欣齊名時號羊薄
此卷目爲唐人謬甚矣

雜帖

衛夫人帖蓋唐初李懷琳作事見寶泉通書賦
續帖中嵇康絕交書世傳北賢帖皆懷琳偽作

此與師帖尤疎謬按梁蕭子雲答武帝勅云臣昔
不能拔賞隨時所貴模字敬多歷年所年二十
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
遂不能成十許年始見勅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
洞徹字體始變于敬全範元常逮爾已來自覺功
進此偽帖云但衛隨世所學規模鍾繇多載年廿
著詩論草隸莢云筆勢洞精字體道媚皆竊取于
雲啟中語欲小改之遂失其句讀今世高識豈無
何不悟此又衛夫人乃晉李矩妻李充母名鏐字
茂猗旣與師書自當著名不但稱夫族及姓也以
數事考之其僞不疑又前輩論此帖以其教字從
力館從舍爲僞未中其病蓋自二王以來說字甚
多陳爲陣策爲策皆王王自製不可以此定真僞
也隋朝書中敬字缺其波蓋淳化中書時特
省去避諱耳或指此目爲僞帖非也梁武帝書評
乃命袁昂作者其答歐陽詢教遣臣評古今書臣
愚短豈敢輒量滄海但又有諉臣辭酌是非謹品
字法如前此云梁武評書誤矣袁昂不以書名而
評裁諸家曲盡筆勢然其評張芝書云如
漢武愛道憑虛欲仙則像仙而已至泥薄紹之書

乃云如仙人嘯樹則箕仙也為此擬失倫此亦一病也寫此者字法局束天然太少疑非智果書果號得右軍骨借譽浮其實亦不至爾

何氏書若云何人耳或以爲何姓非也米以二帖爲歐陽率更書良是

敬祖鄱陽二帖大令中已有此重出耳敬祖王道子武岡侯協也與大令不同時恐非其書

移屋有意適開曠二帖真羊中散書與唐薛邕家所著筆精帖字勢同與法帖本部中三月六日帖殊不類彼六日帖乃偽也筆精帖真羊公得意書

或以爲逸少則誤矣

王會稽書

自適得書至慰馳疎耳中間諸帖除穆松及秋中二帖差似逸少書餘竝近世不工書者僞作耳非特筆無晉韻又宅上靜眠過此如命等乃今流俗語不待觀筆蹟已可辯之

諸酸感至比加下及宰相并噉豆鼠伏想變等亦僞作蓋以逸少別帖垂三十年比加下肅等語屬其間或云宰相安和帖乃鄒惜書謂宰相者簡文作相王時也殷生者殷浩也然此或是書部諸帖

諸耳而結字實近世人僞作惜書自與逸少早年抗衡而此帖了無晉韻其非審矣

鯉魚帖敬字行成帖殷字皆缺語在第五章夫人及蔡家二帖亦後人依倣賈會送張說赴朔方序中云備官而行成旅比從下云有詔具寮爰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蕃錫此卷有此文自行字上祖字下皆亡之而作草書多不綴屬當是集逸少書寫此序耳先輩以爲張說送賈至文非也米亦以自是月下爲僞殊不知自行成下已僞蓋此帖失其首尾而米未嘗考賈會文也

闊別稍久眷與時長帖末云遇信念遽萬不一陳字既甚惡而筆語乃爾非逸少書無疑吾昨得一日一起帖米以爲張長史書有之但米論書多以草字差大者爲非二王書一概求之理恐未竟追尋帖米以爲大令書非也字勢圓緊既非獻之體而中云吾老矣餘願未盡惟在子輩耳按大令壽四十三初無後嗣與此不合又法書要錄逸少帖內有此語固宜在此卷

二十日以下二帖結體雖疎詞筆皆有王氏風氣殆是唐人縱筆臨倣非摹揭也

不得臨川問帖亦非逸少書瘦子當非同時人也
自初月二日至前後洛帖皆偽如中月有云羲之
是耳願心知素致使如然也願是正莫見責乃俗
人偽作第恐是著書觀其所補永禪師十字格韻
與此正同十月七日帖米以爲集成予謂昨見君
帖亦然蓋二帖字意各不相屬而十月帖頗取十
七帖中足慰前可令必達以副此志遠想慨然等
帖中語屬其間如云足下尙停數日得告承長平
朱佳足下小大佳也知此丹陽書熟日更甚期已
藍旦反想至此帖皆後人依倣中有云不易可得
適夏如有惠者早乘涼行皆非當時人語承足下
還來一帖不論可見其偽
深以自慰晚復毒熱二帖唐文皇所臨者羲之白
耳帖不論可見其偽
僕近修小園予殊佳帖米以爲子敬書僕謂處動
靜以下方是子敬筆前兩行乃唐人書字勢帖語
與後迥殊
隔轉久帖末云卒未近書如傳神書主語阮公換
爾一帖非逸少書
蒸濕帖米云大令代父書非也蓋結吳殊不同諒

亦異晉體
月半帖雖晉人語字不合作蓋後人寫二王尺牘
中語耳
此郡帖米謂與王述書非也逸少與藍田方隙而
爲屬郡既檢察苛急主者疲於課對正救過不暇
豈復尺牘間自彰其通滯哉此帖官本傳摹甚失
真如以就勞爲能勞小却爲小都皆轉失草法也
逸少十七帖本唐貞觀御府中書張彥遠云王草
書中烜赫著名帖也僕謂當時書卷首帖有十七
日字故諸帖總謂之十七耳非帖數也本二十七
條今官法帖有其十五散策逸少書三卷中又續
法帖有五而叩竹杖絲布衣漢講堂諸葛順天鼠
膏四果種虞安吉七條不載當是亡軼而世有完
卷者傳模殊精非此比也此卷有帖云周益州送
此叩竹杖卿尊長或須今送僕案十七帖有云去
夏足下致叩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
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以前帖觀之即知此帖
蓋與周益州矣自昔相傳十七帖乃逸少與蜀太
守者未必盡然然其中間獨事爲多是亦應皆與
周益州書也但來禽一帖則或以爲與桓溫而已

本朝僧邦者有寄李昌武翰林詩云來禽箇寄桓
宣武不知何據按此帖有云吾在田里惟以此爲
事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逸少視桓公位殊遠絕
與書不當爾耳然當時真長子歆輩猶媿桓公
彼亦不能容逸少作書若交友蓋無足恠溫飛卿
詩云書圖驚畏獸書帖得來禽此帖垂寶非一世
也

王大令書

玄度時來一帖米以爲無名人作僕謂此真晉人
語但筆勢踈緩多失落耳謂大令書則非蓋中云
仁祖欲請爲軍司案獻之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
年四十三卒上推謝尚於穆帝升平元年卒時獻
之方年十三請軍司又在升平前大令是時纔十
許歲安得已作書論時事殆是穆帝時他人書後
玄度何來遲亦此類

疾不退至分張帖諸大草字語類江表人玄度何
來亦似逸少語其字皆張長史藏真輩僞作或自
書王帖語耳與第二卷知爾殊愁及藏真長史
部中諸帖一手也豹奴桓嗣也王氏甥故二玉帖
中時及之如云豹奴晚歸家之類然此豹奴惟省

一書帖亦後人依倣

極熱敬惟府君帖云來時幾得問希此消息極悶
悶又云意甚無賴君有好藥云極濟事耶又服
油帖云不至絕艱辛也皆近世俗言字勢亦不佳
非王氏帖明甚

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人僞作也下章草云孫權
據有江東以歷三世亦蜀志中語與第五卷章草
不可爭鋒也語相接字雖大小異乃一人書語已
見本章此段世字缺中畫蓋唐人臨摹時去之以
避諱猶今集法帖殷敬二字多省其波也但東連
吳會與用武之國連武二字章草體差相亂摹者
謬互置之

驚羣帖前輩謂此墨帖乃大令真筆僕觀此書殊
不惡但怒張狂勁無晉諸賢韻味而前輩乃云此
帖筆勢險遠如從空數丈外擲下恐是真筆此非
僕之所敢知也又此帖詞云崇虛劉道士驚羣竝
復歸也獻之等須向彼謝之亦非當時尺牘體蓋
以大令父逸少嘗書道德經換驚而山陰魯叢村
道士舉羣贈之故以此事傳會作是帖耳案崇虛
館乃宋明帝泰始四年建子敬晉人去亡慮五十

餘年何得已稱之其偽可無疑又按魏收釋老志太和十五年詔立道家寺宇於桑乾之陰名崇虛寺去晉愈遠矣予前所較量諸書詎敢自謂竟理要非臆決目論蓋書雖小道亦六藝之一能之既艱知亦匪易然天下理當爲天下士言之真賞難遇豈獨論書哉

飛白書

張懷瓘云飛白全用隸法蓋八分之輕者今世人爲此書乃全用草法正與古背馳矣又鮑照飛白用毫筆乃能成字或輕或重也蓋或輕若絲髮或重若雲山濃淡相錯乃成字若不用毫筆書之則不能若此今觀十體中飛龍二字作飛白書正用毫筆作與散隸頗相近但增縹緲縈舉之勢又全用楷法而近世相承飛白皆用相思爲片板若髹刷然以書殊不用毫筆故作字無濃淡纖壯之變亦壯之非古也當蔡邕於鴻都下見二人以疉帚成字歸而爲飛白之書非使用疉帚蓋用筆效之而已今人便謂所用木筆爲疉帚謬矣又云飛而不白又云白而不飛蓋取其若絲髮處謂之白其勢縈舉謂之飛又謂蔡中郎見帛飛空中因作

此字以帛爲白此尤無稽也

執筆

流俗言作書皆欲懸腕而聚指管端真草必用此法乃善予謂不然逸少書法有真一行草三以言執筆去筆跗遠近耳今筆長不過五寸雖作草書心在其三而真行彌近今不問正草字必欲數指管端乃妄論也今觀晉宋及唐人書圖執筆者未嘗若此可破俗之鄙說

已上王
氏書苑

西園叢辨卷十五目錄



毛序

詩三百

詩什

鴛鴦章

鄭聲淫

抑之詩

夏屋

沈朗新添毛詩

柏梁臺詩

李陵詩

蘇李詩

名都篇

寒驚字

顧長康詩

玉臺新詠

淵明山海經詩

陽關三疊

老將行鳴吾君句

李杜往來詩

西園叢辨卷十五

安德田同之小山菴集

毛序

先儒言詩序竝小序子夏所作或云毛萇所作非也按鄭風出其東門序云民人思保其室家經曰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毛傳曰願其室家得相樂也據此傳意與序不同是又一取義也何者以有女如雲者皆男女相棄不能保其室家即縞衣綦巾是作詩者之妻也既不能保其妻乃思念之言願更得聊且與我爲樂也如此則與序合今毛以縞衣綦巾爲他人之女願爲室家得以相樂此與序意相違故知序非毛作也或曰既非毛作毛爲傳之時何不解其序也答曰以序文明白無煩解也

兼明

詩三百

孔子但正樂使各得其所未嘗割詩觀自衛反魯云可見且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家語對哀公問郊亦曰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知古詩本來有三百非孔子自刪定也又左傳列國卿大夫燕饗賦詩率皆三百篇中之詩多在孔子之

前其非夫子手刪了然可見葉水心習學記言云
史記言古詩三千孔安國亦言刪詩為三百篇按
詩周及諸侯用為樂章今載於左氏者皆史官先
所采定就有逸詩殊少矣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
一也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
其自刪者言之也輔廣亦謂司馬遷言古詩三千
傳聞之誤其說與予見略同池北偶談

詩什

詩二雅及頌前三卷題曰某詩之什陸德明釋曰
歌詩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為一

卷名之曰什今人以詩為篇什或稱他人所作為

佳什非也容齋隨筆

鴛鴦於飛章

管東溟論詩鴛鴦章序曰刺幽王也古之明王交
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朱子直註云若謂

不取義之與既不取義矣又何與乎夫鴛鴦之罹

畢羅此豈吉祥事而之以與人主之福祿乎此二

章乃一反一正以為諷諫於飛則畢之羅之在梁

則戢其左翼明動者之有災靜者之無咎也新舊

甚最可補朱註之闕說

鄭聲淫

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
雨聲溢於樂曰淫聲一也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
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謂鄭皆
為淫詩謬矣樂記曰流弊散邪狄成滌濫之音作
而民淫亂狄與迷同狄成言樂之一終甚長淫佚
之意也若古之曼聲後世之花字耳丹鉛錄

抑之詩序

詩序以抑為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考史記諸
侯年表宣王十六年衛武公共和元年在位五十

五年平王十四年卒衛世家釐侯二十八年周宣

王立四十二年武公立犬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

平戎今謂公五十五年卒溫公稽古錄悉用史記

紀年劉恕通鑑外紀用汲冢紀年以為武公宣王

十五年立平王十三年卒前後止差一年以此考

武公即位宣王之十三年中間又有共和之十四

年是厲王之後二十七年公即位也國語云武公

年九十五猶歲於國作懿詩以自警注曰懿詩大

雅抑篇也武公之自警在於髦年去厲王之世幾

九十載謂此詩為刺厲王所作深所未曉庚

夏屋非屋宇之尾

詩夏屋渠渠注夏屋大具也渠渠動動也言於我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動動然初不指屋宇也經言夏屋惟此而已至揚子雲法言乃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則誤以爲屋宇矣蓋由漢人言廣夏大夏已差忒矣

學齋帖

沈朗新添毛詩

大中年中毛詩博士沈朗進新添毛詩四篇表云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爲三百篇之首蓋先儒編次不當耳今別撰二篇爲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爲禹

不肖

四

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爲文王詩請以此日詩置關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後后妃尊卑之義也朝廷嘉之沈朗論詩一何狂謬雖詩之篇次今古或殊其以關雎居先不可易也故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經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由此而論則關雎居三百篇之首不亦宜乎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則孔子以關雎爲首訓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則關雎居周南先矣且詩有四

始一曰風二曰小雅三曰大雅四曰頌周南實國

風而以帝王之事冠之則失四始之倫也甚矣不知沈朗新添四篇爲風乎爲雅乎爲風也則不宜歌帝王之道爲雅也則不可置關雎之前非惟首尾乖張亦且自相矛盾其爲妄作毋乃甚乎

兼明書

柏梁臺詩

漢武柏梁臺詩本出三秦記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於史則多不符按漢書孝景紀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後元年共王買嗣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襄嗣

不肖

五

四十年薨文三王傳同又按孝武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是爲梁平王之三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爲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公卿奏以爲不孝請誅天子不忍置法削五縣僅有八城而其來朝一以元朔二年一以太初四年皆不當元封時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治粟內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景帝

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後之名不應預書於元封之時又按孝武紀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定官名則是柏梁既災之後又半歲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馬大將軍青則薨於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二年矣反覆考證無一合者此詩之作殆不無可疑乎

日知錄

李陵詩

蘇李詩

本

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漢流之語以爲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爲乃及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余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益知坡公之言爲可信也

容齋隨筆

蘇李詩

東坡云蘇李之詩乃六朝人擬作宋人遂謂在長安而言江漢盈卮酒之句又犯惠帝諱疑非本作予考之殆不然班固藝文志有蘇武集李陵集之目摯虞晉初人也其文章流別志云李陵衆作總

雜不類殆是假托非盡陵志至其善作有足悲者以此考之其來古矣即使假托亦是東漢及魏人張衡曹植之流始能之耳杜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子美豈無見哉東坡跋黃子思詩云蘇李之天成亦至矣其六朝擬作者一時鄙薄蕭統之偏詞耳

升菴外集

名都篇寒驚字

曹子建名都篇膾鯁胎蝦寒驚炙熊臘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魚驚蓋魚驚膾鯁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爲寒字誤而從魚字耶不思寒與魚字

蘇李詩

七

形相遠音呼又別何得誤至於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餽謂之寒蓋韓國饌用此法鹽鐵論羊淹雞寒雀馴傳亦有雞寒曹植文寒鶴蒸麕劉熙釋名韓鷄爲正古字寒與韓通也

丹鉛錄

顧長康詩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

松此顧長康詩誤編入陶彭澤集中

按長康長字富讀上聲唐

李嘉祐詩圖書風流似長康

玉臺新詠

昭明文選初成聞有千卷既而略其蕪穢集其精

英存三十卷擇之可謂精矣然入選之文不無僞製所錄古詩十九首以徐陵玉臺新詩勘之枚乘詩居其八至驅車上東門行載樂府雜曲歌詞其餘六首玉臺不錄就文選本第十五首而論生平不滿百長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則西門行古詞也古詞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拂鬱當復來茲而文選更之曰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古詞貪財愛惜費但爲後世嗤而文選更之曰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古詞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而文選更之曰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裁剪長短句作五言移易其前後雜糅置十九首中沒枚乘等姓名概題曰古詩要之皆文選樓中諸學士之手也徐陵少仕於梁爲昭明諸臣後進不敢明言其非乃別著一書列枚乘姓名還之作者殆有微意焉劉知幾疑李陵答蘇武書爲梁文士擬作蘇子瞻疑武陵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而統不能辨非不能辨也昭明優禮儒臣容其作僞今文選盛行作僞者心不徒勞也已或者以爲文選闕疑玉臺實之以人非是當其時昭明聚書三萬卷大集羣儒討論豈不知五

言始自枚乘而序所云退傳有在鄒之作降將有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法文選者遂謂河梁之別五言此始鍾嶸詩品亦云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抑何謬歟然則誦詩論世者宜取玉臺泣觀毋偏信文選可耳

昭明集

江州陶靖節集末載宣和六年臨溪會絃誦靖節讀山海經詩其一篇云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貫遂按山海經有云刑天獸名口御干戚而舞以此句爲刑天舞干戚因筆畫相近

五字皆訛

岑穉晁詠之撫掌稱善予謂絃說固善然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概篇指一事如前篇終始記夸父則此篇恐專說精衛術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并指刑天似不相類又況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何預干戚之猛耶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卷復襲絃意以爲已說皆誤矣

二老堂詩話

陽關三疊

舊傳陽關三疊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又是四疊皆非是每句三唱以應三疊則最然無

復節奏有文助者得古本陽關每句皆再唱而第

一句不疊乃知唐本三疊如此樂天詩云相逢且

莫推辭去聽唱陽關第四聲第四聲者勸君更進

一杯酒也以此驗之若第一句再疊則此句爲第

五聲今爲第四聲則第一句不疊審矣仇池筆記

老將行鳴吾君句

王維老將行耻令越甲鳴吾君此舊本也今爲不

知者收刻作吳軍蓋越甲吳軍似是連對不思前

韻已有詔書五道出將軍耶按劉向說苑越甲至

齊雍門狄請死之曰昔者玉田於圖右戰鳴軍左

請死之曰吾見其鳴吾軍也今越甲至其鳴軍豈

左轂之下哉正其事也丹鉛錄

李杜往來事蹟

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爲詩酒會心之友以杜

籍考之其稱太白見之詩者凡十四五篇至於太

白與子美詩略不見一句或謂堯祠亭別杜補闕

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爲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

自諫省出爲華州司功迤邐避難入蜀未嘗復至

東川所謂飯顆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容齋隨筆

西園叢辨卷十六目錄

杜詩誤字

天闕象魏逼

關山一點

漫興

蜀道難詩

槌碎黃鶴樓

天子呼來不上船

清風嶺詩

劉夢得柳枝詞

瑟瑟

老杜自平宮詩

杜律虞註

杜牧詩字誤

黃巢詩

惆悵詩

香奩集

戲馬臺詩

卯色天

坡詩不入律

放翁詩

山居雜志所載詩

六朝宋人詩冒誤

卿雲歌

湖陰曲題

平涼詩

狀元詞

樂府

聯句所始

集句所始

詩盛衰辨

詩史二字非

風光好詞

安德田同之小山蘊纂集

杜詩誤字

李適之在明皇朝為左相為李林甫所擠去位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故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正咏適之也而今所行本誤以避賢為世賢絕無意義兼世字是太宗諱豈敢用哉秦川雨晴詩云天永秋雲薄從西萬里風謂秋天遠永風從萬里而來可謂

廣大而集中作天水此乃秦州郡名若用之入此篇其致思淺矣和李表文早春作云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正答其意而集中作來時殊失所謂和篇本旨又握節漢臣歸乃是禿節新炊間黃梁乃是聞黃梁不可不知容齋隨筆

天闕象緯逼

杜工部龍門奉先寺詩天闕象緯逼或作天闕殊為牽強章表臣詩話據舊本作天闕引史記以管闕天之語其見卓矣余又按文選潘岳秋興賦闕天文之秘與注引陸賈新語楚王作乾谿之臺闕

天文杜子美熟精文選者也其用天闕字正本此況天文即象緯也不但用其字亦用其義矣丹鉛錄

關山一點

杜詩關山同一點點字絕妙東坡亦極愛之作洞仙歌云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云山高月小用其意也今書坊刻本改點作照語意索然且關山同一照小兒亦能之何必杜公也幸草堂詩餘注可證上同

漫興

竹垞云杜詩老去詩篇渾漫興今本皆訛作漫興

非也舊刻劉會孟本千金注本果皆作與字劉後村跋陳教授杜詩補注亦云或信筆漫興云獨錢牧齋本仍作與字略無辨證偶談

蜀道難詩

前史稱嚴武為劍南節度使李白為之作蜀道難按孟棗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詣之白出蜀道難讀未畢稱歎數四乃天寶時也按嚴武於廣德二年為劍南東西川節度使乃在至德以後肅宗時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各得於一時見聞不詳本末率多舛誤皆此之類夢溪筆談

搥碎黃鶴樓

李白過武昌見崔顥黃鶴樓詩歎服之遂不復作去而賦金陵鳳凰臺也其事本如此其後禪僧用此事作一偈云一拳搥碎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不的崔顥題詩在上頭傍一遊僧亦舉前二句而綴之曰有意氣時消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又一僧云酒逢知己藝壓當行元是借此事設辭非太白詩也流傳之久信以為真宋初有人為作太白醉後答丁十八詩云黃鶴高樓已搥碎一首樂史編太白遺詩遂收入之近日解學

古今圖書集成

主

士縉大紳弔太白云也曾搥碎黃鶴樓也曾踢翻鸚鵡洲殆類優伶副爭來保之語噫太白一何不

幸耶丹鉛錄

船

蜀人謂衣紐曰船蓋方言也後人嘗有跣足到門衣不船之句用此若谷水談林釋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船乃方言鑿矣池北偶談

清風嶺詩

詩話類編載唐高逵夫官兩浙觀察使過杭之清風嶺題詩云絕頂秋風已自涼鶴翻松露滴衣裳

前山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至台州事竣復登僧房欲改為半江僧言前有一官過此稱詩佳矣但一字不如半字適驚問何人僧曰義烏縣賓王也勿謂二人之世遠不相及此詩乃晚唐任翻巾子山寺詩亦非達夫作達夫又何嘗為兩浙觀察使其講張為幻殊可笑也香祖筆記

劉夢得柳枝詞

丹鉛錄云麗情集載湖州妓周德華者劉采春女也唱劉夢得柳枝詞云此詩甚佳而劉集不載余按此乃白樂天詩詩本六句非絕句題乃板橋

古今圖書集成

四

非柳枝蓋唐樂部所歌多剪裁四句歌之如高逵夫開篋淚沾臆本古詩止取前四句李巨山山川滿目淚沾衣本汾陰行止取末四句是也白詩云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條若為此路今重過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更無消息到今朝橋在今汴梁城三十里中牟之東唐人小說載板橋三孃子即此與謝元暉之新林浦板橋異地而同名也升菴博極羣書豈未睹長慶集者而亦有此誤耶同上

琵琶

白樂天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楓葉紅荻花白
秋色碧也瑟瑟珍寶名其色碧故以瑟瑟影指碧
字讀者草草不知其解也今以問人輒答曰瑟瑟
者蕭瑟也此解非是何以證之樂天又有暮江吟
云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此瑟瑟豈
蕭瑟哉正言殘陽照江半紅半碧耳丹鉛錄

證老杜自平詩

杜詩自平宮中呂太一按唐史有兩呂宦官呂太
一爲廣南市舶使反故下云收兵南海千餘日復
何疑而說詩者紛紛不可曉至謂唐有自平宮開

元中中書舍人呂太一與張嘉正號四優者又呂

寧爲太一宮使尤謬齊隱筆記

杜詩虞注

懷麓堂詩話云杜律乃張注非虞注宣德初有刻
本按張名性字伯成江西金谿人元進士嘗著尚
書補傳獨足翁吳伯慶有輓詩云箋疏空令傳杜
律志銘誰與繼唐碑此其證也居易錄

唐杜牧詩誤字

杜牧之江南春詩十里鶯啼綠映紅今本作千里
若千里鶯啼誰人聽得千里綠紅誰人見得若十

里則鶯花之景酒旗僧寺樓臺村郭皆在其中矣
又寄揚州韓判官詩秋盡江南草木凋俗本作草
木凋秋盡而草木凋自是常事不必說也況江南
地暖草木不凋乎此詩杜牧在淮南而寄揚州人
者蓋厭淮南之搖落而羨江南之繁華若作草木
凋則與青山明月玉人吹簫不是一套事矣升菴外集

黃巢詩

巢自長安遁歸奔於泰山狼虎谷爲其甥林言斬
首送徐州其死甚明乃小說杜撰稱其遁去爲僧
依張全義於洛陽曾繪已象題詩云記得當年草

上飛鐵衣着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依闌

千看落暉按此詩乃元微之贈智度師絕句特改
首句三陷思明三突圓耳此宋陶穀劉定之說癸

辛雜志及雪竇禪師賓退錄亦已辨之池北偶談

惆悵詩

唐末王渙字羣吉作惆悵詩載在唐詩紀事而才
調集訛作王之渙洪容齋亦仍之勿論詩之氣格
相去霄壤而開元間人預用霍小玉崔鶯鶯之事
豈非千古笑柄古夫于亭雜錄

香奩集

夢溪筆談和魯公疑有艷詞一編名香奩集後貴乃嫁其名於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疑所爲也疑生平著述分爲演綸游藝孝弟疑獄香奩集金六集自爲游藝集序云余有香奩集金二集不行於世疑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使人知故於游藝集實之此疑之意也

香祖
筆記

戲馬臺詩

東坡守徐嘗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詩云路失王鉤芳艸合林忘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其下有路號玉鉤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一焉乃詔諸州爲老氏築宮名以白鶴公蓋誤用而後所取信故不得不辨也

竹坡
詩話

卵色天

唐詩殘霞暈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卵色天東坡詩笑把鷗夷一尊酒相逢卵色五湖天正用其語花間辭一方卵色楚南天注以卵爲卵非也注東坡詩者亦改卵色爲柳色王龜齡亦不及此耶

丹鉛
錄

坡詩不入律

山谷次東坡云我詩如曹劌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注其尊揆公可謂至而自況可謂

小矣而實不然其深意乃自負而諷坡詩之不入律也曹劌雖小尙有四篇之詩入國風楚雖大國而三百篇絕無取焉至屈原而始以騷稱爲變風矣黃又嘗謂坡公文好罵謔不可學又指坡公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信斯證也

學齋
帖碑

放翁詩

玉堦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小說載此爲蜀中某驛卒女放翁見之納以爲妾爲夫人所逐又有卜筮子詞不合書春山依舊留愁住

云
按劍南集此詩

乃放翁在蜀時所作前四句云西風繁杵擣征衣客子關情正此時萬物從初聊復爾百年強半欲何之玉堦作書堂鬧作怨後人稍竄易數字輒傳會或收乞聞秀詩可笑也

池北
偶談

山居雜志所載詩

村歌聒耳鳥鹽角社酒柔情玉練槌宋末月泉吟社中佳句也山居雜志載杭人徐炬酒譜乃引作少陵詩不辨格調之類否而妄稱子美則號國夫入杜行狂歌行諸篇妄人皆雜入杜集又何怪乎

蟹尾
集

六朝宋人詩誤

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太液滄波起長橋高樹
秋皆柳文暢詩也六朝名句灼然在人耳目者而
其詩話謂吳興趙孟頫有句云置之齊梁矯矯
有氣可謂眯目人道黑白而詩話類編取之亦不
注作者名氏閱之不覺捧腹當時松雪嘗書二詩
渠遂謂是趙作耳又如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
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是坡公古詩四句而朱
隗撰明詩平論乃以為陳繼儒絕句蓋亦以陳嘗
書此四句而誤也又姚佺撰詩源載一詩云白日

全書卷六

九

騎羊三洞遠青天捫蝨萬峯高乃宋末人詩見謝
翱天地集而不之知然如麗江木青太素軒詩不
是閉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即宋人賀家湖
上天花寺詩牧齋亦載之列朝詩何也香祖筆記

卿雲歌

太平御覽引卿雲歌卿雲爛兮糺漫漫兮今諸書
所引皆以糺為札誤矣升菴外集

湖陰曲題誤

王敦屯於湖帝至於湖陰察管壘而去此晉紀本
文於湖今之歷陽地帝至於湖為一句陰察管壘

為一句溫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二句也張
來作於湖曲以正之同上

平涼詩誤

何大復平涼詩云唯餘青草王孫路不屬朱門帝
子家莫中江以為李滄溟在河南時作與地皆誤
也居易錄

狀元詞誤

今人歌五百名中第一仙鷓鴣天詞第二句便云
花如羅綺柳如綿最無意義當是錯誤分曉其詞
以第二句與第七句換過義理方通合云五百名

全書卷六

十

中第一仙等閑平步上青天綠袍乍着君恩重黃
榜初開御墨鮮龍作馬玉為鞭花如羅綺柳如綿
時人莫訝登科早自是嫦娥愛少年學齋帖

樂府官署名

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徼後漢
書律曆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十律
之數上使人雜試問房於樂府是也後人乃以樂
府所采之詩即名之曰樂府誤矣曰古樂府尤誤

聯句所始

漁隱叢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

自退之斬新開闢予觀謝宣城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杜工部有聯句一篇退之亦是沿襲其舊非開闢也據漁隱所言亦未為得蓋聯句實起於柏梁臺又何遜李白顏真卿皆有是作亦不特宣城工部而已

東齊紀事

集句所始

或謂集句起於王安石非也晉傅咸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略曰聿修厥德令終有淑勉爾遁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譏言罔極有覲面目此乃集句詩之始

丹鉛錄

詩之盛衰辨

恒言曰唐以詩取士故詩盛近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衰係於人之才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係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況唐人所取五言八韻之律如所傳省題詩多不工今所傳好詩非省題詩也

升菴外集

詩史二字非

楊用修曰宋人以杜子美獨以韻語紀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夫六經各有體

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春秋以道名分後世之所謂史者左記動右記言古之尚書春秋也若詩者其體其旨與易書春秋判然不同如曰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竝省矣其誤後學寧淺鮮哉

同上

風光好詞

世傳陶學士風光好詞是奉使江南日所作近見沈肅達集有任杜娘傳書其事甚詳始知陶使吳越非江南也

研北雜志

西圖叢辨卷十七目錄

文字緣起

字辨

字釋

繆篆

隸書所始

小篆

分隸

卯字北字

梧字音

黔字音

張儀傳醪字訓

人貌榮名

含銜音義

隨隔

不卽丕

弔字義

尼字不同

善者信矣

勿勿

濟之仁壽之域

瓊字義

笨字義

字省文

已戊字

字俗體

驛駟耕畊

用里

一言

西圖叢辨卷十七

安德田同之小山蘊纂集

文字緣起

代人多以文字始於黃帝者謂者非也自生物以來便有文字按山海經云鳳凰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其鳳凰乃生於蒼頡之後乎韓詩外傳云自古封泰山禪梁甫者百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仲對齊威公云古人封泰山者七十二家刻石記號以識十二而臣其首有無懷氏則夷吾不識者六寸家又在無懷之前由此而論則文字之興其來遠矣即令蒼頡在黃帝之前亦不始於蒼頡矣蓋廣而論之故尋得其名也

字辨

諺云學識何如觀點書書之難不惟句讀義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今略推舉隅如亡字無字母字並是正無字非借音也空觀點書每遇亡有字必以朱發平聲其過無有亦然是不知亡字亡字母字母字點畫各有區分亡字之亡從一點一畫下觀篆文當知矣是以無字正體作亡失之亡父

母字中有兩點母有字其畫通也義見字書其无
无上无
无下既今多混書陸德明已有論矣學者幸以三
隅反焉學齋
帖碑

字釋

古語多不同或各從其方言亦有造字之初未備
假借用之後有正字遂別出如若字訓順未有順
字時但言若後有順字故但言順不言若無无二
義而後人必妄分別爾雅訓釋最爲近古世言周
公作妄矣其間多類詩中話而取毛氏爲正大概
漢人所作耳若下
放言

繆篆

繆平聲

說文序中有曰繆篆所以摹印也繆字今人多讀
作繆誤之繆去聲非是余以理推之當讀綢繆牖
戶之繆平聲蓋言篆文屈曲填滿如繆也人多忽
而不講篆刻往往致誤爲此故也夫篆書乃古人
之心畫制作通造化實非淺易所可窺測者敢杜
撰乎哉務須從古庶免識者之鄙繆字有三音本
綢繆之繆從糸定意諧繆爲聲絲之纏綿重複者
也凡纏綿重複多致於亂因繆誤之繆又爲秦繆
公之繆音木及按皮日休曰秦繆公立夷吾以致

晉室之亂可以謚繆爲定觀此則後世稱繆者非
也若宋穆之穆與此不同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名
實過爽曰繆史印

隸書所始

代人以隸書始於秦時程邈者非也隸書之興與
於周代按鄭善長水經注云臨淄人有發古塚者
得銅棺棺外隱起爲文言齊太公代孫胡公之棺
也惟三字有文餘同今書此胡公又在春秋之前
卽隸書始於周代明矣當時未全行猶與古人相
參自秦程邈已來乃廢古文全行隸體故程邈等
擅其名非創始也兼明
書

小篆

升菴曰八分不始於秦而小篆亦不始於李斯自
五帝以來有之矣據唐人錢譜載大吳氏金尊盧
氏幣其文具存與今小篆不殊予昔在京得太公
九府圖錢近在滇得黃帝布刀其文悉是小篆乃
知大篆與小篆同出竝用決不始於秦也史路

分隸

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
書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是八分與隸原

分而爲二也水經注云許氏字說言古隸之書起於秦代而篆字文繁蕪會劇者故用隸人之書謂之隸書或云卽程邈於雲陽增損者是言隸者篆捷也又晉衛恒傳隸者篆之捷也是隸書卽今之楷書舊說秦官獄繁多以趙簡約下杜人程邈爲獄吏得罪下雲陽獄獄中作隸始皇出之爲御史使定書世人以邈徒隸謂之隸書趙誠明謂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永叔集古錄始自是凡漢石刻皆目爲漢隸周興嗣千文曰杜襄鍾隸唐孫過庭草書譜曰元常專精於隸書伯英尤工於草體二

古文書卷十七

四

美王逸少兼之此以真行書爲隸也八分者書苑云蔡琰言割程邈隸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篆傳二分取八分於是爲八分書或曰蔡邕有八體分其二也漢石經乃邕八分書又李陽水云始皇時王次仲制八分書蕭子良云漢靈帝時上谷王次仲制八分書是八分與隸原則然爲二也後世因集古錄遂有真草隸篆之說其誤久矣老學庵筆記

卯字北字

古文卯本柳字後借爲辰卯之卯北本別字後借爲西北之北虞翻笑鄭康成不識古文以卯爲昧

訓北曰北猶別也宋祁筆記

梧字音

梧轉音誤魁梧大貌漢書張良傳贊魁梧奇偉蘇林梧讀悟顏師古注可驚悟也或讀吾非晉傳正誤

黔字音

黔有二音一音琴一音鉗其義皆黑色也貴州稱黔從秦黔中郡隋黔州名也音琴以人言有黑苗有黑羅以水言有黑水有烏江以郡言有夜郎有烏撒烏蒙皆黑義也同上

人貌榮名

人貌榮名

五

貌猶頂戴也今人猶云頂好名目卽古人貌榮名之意貌音墨同上

含街音義

含胡男切在覃字韻說文嫌也有包容不露之義周易含弘光大含章可貞左傳匿瑕含垢漢明德后云含飴弄孫朱建傳太后含怒王褒傳羨慕含糗漢官儀含雞舌香奏事韓昌黎集含英咀華皆是此義街戶監切在咸字韻說文馬勒口中行馬者也有緘唇切齒不放之義周禮大司馬鼓行徒街枚注枚如著街之軍法止語也詩出則銜恤春

秋合誠圖鳳凰衛圖置帝前左傳許男而縛衛璧
韓子鳥有周周衛羽而飲淮南子雁衛蘆以避矰
繳漢官儀縱博上怒衛之東海王強上疏曰衛恨
黃泉劉伶酒德頌衛杯漱醪皆是此義二字音義
不同如此世或有不復分別一概稱用以衛枚爲
含枚以衛之爲含之者誤也真殊

隨隋

楊堅封於隨後有天下以周齊之間奔走不寧去
是爲隋按說文隨从也从是安步也與隋字音義
不同隋从从左从肉裂肉也隨音旬爲切隋音徒臥
切楊堅之改隨作隋其音則去隨从而就怠隋其
義則舍安步而就裂肉也豈非凶終之兆乎後世
因以隋爲隨音不思隋字從左與隋音相近卽俗
砍剝之剝也宣德中王驥征麓川有土酋三人來
降卽承制授爲隴川三宣撫官三酋乞賜姓驥曰
汝三人怕刀剝來降卽以怕刀剝爲三酋姓其後
三人皆慕向華風讀書識字私改其姓怕改怕刀
改刀剝改隋又有中國游商教之曰隋爲裂肉不
祥之名也又改爲多滇中人有呼隋場帝之隋作
剝者人或笑之不知乃是本音而舉世盡訛者千

年矣引施

不卽丕

古地名多有丕字如春秋之不羹史之不周不姜
不耐山海經之不津不庭不其或曰不讀作丕古
無丕字不卽丕也詩曰不顯惟德不戢不難皆讀
作丕亦一說也同

弔字義

弔字之象以弓貫矢古之葬者山林原野尙多猛
獸故送葬者備弓矢以衛之蓋弔所以弔生者今
世俗於喪者之家投以楮帛通名於死者謂之弔

大謬也

尼字不同

今人讀仲尼之尼與僧尼之尼同音非也仲尼之
尼當音夷古夷字耳按爾雅古文隅尼島尼菜尼
竝作尼全文皆作夷然則夷尼音義同也又按左
傳魯哀公誅孔子曰烏乎哀哉尼父上聲晉王衍字
夷甫是用今文耳又漢有諫尼晉有潘尼猶用古
文按字書仲尼之尼從尸下二僧尼之尼從尸下
王文字不同音義亦別乃一概而呼實乖聖人之
音矣兼明

善者信矣

隱六年左傳云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信當讀爲伸古者多用信字爲伸易繫詞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此其類焉善者信善者謂嘉穀之苗也惡者常盛則嘉穀之苗屈惡草除則嘉穀之苗伸故知信卽古之伸字也

上同

勿勿

勿勿二字出祭義至勿字中加一點乃流俗失真楊升菴云說文之解勿字爲怒遽之稱又思字解

云多遽怒也顏氏家訓云書翰多稱勿勿

升鉛錄

濟之仁壽之域禮樂志

濟今俗本作躋顏氏注域界也若是躋字合注登陟之義域平履之區非有崇高之位何故以登陟言之舒子史纂曰未濟則民在天橫之鄉既濟則民履仁壽之域濟字之義爲長而世俗作躋莫知其故

升菴外集

瓊字義

瓊赤玉也謝希逸雪賦林挺瓊樹世豈有赤雪耶李義山已隨江令誇瓊樹李長吉詩白天碎碎墮

瓊芳相承誤用皆不考之過也

上同

笨字義

笨字音奔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人目爲笨伯宋書王微傳亦有蠢笨之語今俗諺亦然宋人語錄云諸葛亮只是笨乃書作盆而音發之噫諸葛豈笨者耶字尙不能識而欲譏評諸葛乎

上同

字省文

今人作字爲文以禮爲礼以處爲処以與爲与凡章奏及程文書冊之類不敢用然其實皆說文本字也許叔重釋礼字云古文処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從處與字云賜與也與与同然則當以省文爲正

容齋隨筆

巳字戊字

上巳之巳本巳字之訛又泊宅編云十干之戊與戊同音今呼爲務亦非

升鉛錄

字有俗體

洪邁容齋三筆云字有俗體一律不可復改者如冲涼況決減五字悉以水爲之雖士人札翰亦然玉篇正收於水部中而之部之末亦存之而皆注

云俗乃知由來久矣唐張參五經文字亦以為訛
石經考異

驛駟畔耕

今之俗書以駟為驛以畔為耕徒取其省畢竟皆
非是說文云駟驛傳也驛置騎也殊為混淆孟子
疏云置騎也郵駟也詩云驛驛其達書云雨霽蒙
驛克左傳楚子伐吳以驛至於羅汭唐書鄭元璠
傳使駟衙蓋於道則驛與駟音義固有別矣唐六
典說府兵之制云居無事時畔於耕讀如更則畔
耕固不可混用也丹鉛錄

角里

崔嵬佺淳化中判國子監有字學太宗問曰李覺
嘗言四皓中一人姓或云用上加一撇或云用上
加一點果何音嵬佺曰臣聞刀下用擢音兩點下
用為鹿音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四皓中一人
角里先生也予謂今書角里用上加一撇者非是
聞見後錄

一言

古以一句為一言左氏傳于大叔九言論語一言
以蔽之曰思無邪秦漢以來乃有句稱今以一字

為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詩之類非也因學紀聞

西圖叢辨卷十八目錄

無恙

薄泊

均韵

漕雍

尙宿

款乃

災祥

馬援陸務觀字音

寧馨

蕩蕩夷庚

伏蠟

流落

潦倒

帖括

斧削

軒渠

墳墓

社南社北

誌銘

矛盾

苞桑

詩筆

毫畫

鯁鯁

鑿柄

倉皇

爛漫

助勦

辜負

刊刻

施舍

五噫

鮮明日翠

朋黨字辨

長河旣已索

歛秋冬之緒風

臚句傳

千文勅字

諱字宜改

西園叢辨卷十八

安德田同之小山蘊纂集

無恙

按天祿識餘云恙毒蟲也能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早相見問勞必曰無恙據此則俗以病為恙已訛且此二字似不便通用

薄泊

老道經薄物充論銜酒之薄厚同一麴

藥人之善惡同一元氣又曰人生於陰陽有渥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泊薄同一字也

丹鉛錄

均卽韵

唐書樂志古無韵字均卽韵也五帝之學曰成均均亦音韵書曰命汝典樂教冑于周人立太學兼五帝及二代之名東學為東序西學為瞽宗北學為上庠南學為成均宜學言語者處之成均則均之為韵義益明矣潘安仁笙賦音均不恒曲無定制註均古韵字

同上

漕字雍字

漕者以水通輸之謂讀去聲昌黎通波非難圖尺水乃可漕善善不汲汲後時徒悔悞可證也惟泉

水草思須於漕載馳章言至於漕屬衛邑者當讀平聲雍字為時雍羣雍肅雍作和字訓者俱平聲雍州之雍屬地名者從去聲

沈氏碎語

尙宿兩字音

尙書之尙本當作上音讀或云秦時人臣避上字故作常音至今因之不改若二十八宿音秀則洪景廬以為當如本音且引說苑辨物篇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按宿之音秀北音誤之元人詞曲皆入秀字去聲韻至宿州之宿則入徐字而以近徐故別呼為南徐州北音之謬若此

宛委餘編

欸乃

說文欸乃唐也集韻作唉項羽紀亞父拔劍擊玉斗而破之曰唉蓋噫嘻嗚呼之類也朱子辨證云欸乃掉般相應聲元結有欸乃曲柳子厚詩欸乃一聲山水綠注欸乃一本作襖襖按欸音襖乃音襖近日倒讀之誤矣項氏家說云劉琨文集有月中鵲迴韻劉言史瀟湘詩有閑歌暖迴深峽裏按欸乃歌聲本無定字如詞賦中若乃乃若之例此雖字音之微而襖鵲當作襖襖自朱子始正世俗

倒讀之誤霽通曉通自項平菴始正前人混淆之失古人文理密察如此後學豈可以鹵莽觀之乎

丹銘錄

災祥

災祥二字相對然祥字義不專屬吉用如祥桑祥穀之類是已漢志妖孽自外來謂之祥凡吉凶之兆皆曰祥張衡西京賦栢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非赴韻也

厠塾錄

伍員馬援陸務觀字音

吳會引春秋左氏傳伍奢子員陸德明釋文音云

音義卷下

王

平聲又馬援援字作延絹切無作平聲者至陸務觀觀字乃去聲貞觀年號亦然今人皆讀平聲誤

矣丹銘錄

寧馨

寧馨兩字用各不同按山濤叱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語氣自是誇美按南史宋太后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又屬若何之辭今人則獨以誇美之意取用矣

古歌堂雜著

蕩蕩夷庚

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辨亡論旋

皇興於夷庚注引繁欽辨惑吳人以船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庚者藏車之所按左傳成公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也二字出於此

選注誤因學紀聞

伏臘

僧家所謂伏臘者謂削髮之後即受戒若或斷酒色等若干件每歲禁足結夏自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終西方之教結夏之時隨其身之輕重以臘為其人解夏之後以臘人為驗輕重無差即為驗定而無妄想其有妄想者氣血耗散必輕於臘人矣湯朝美作本然僧塔銘寫作伏臘之臘蓋未詳此也

同話錄

流落

霍去病傳諸宿將嘗流落不偶注流謂遲留落謂墜落據出處流字合作留

孔氏雜說

潦倒

潦倒二字世多誤用之按北史崔瞻傳魏天保以後重更事詔客止醢藉者謂潦倒又杜甫戲贈陽卿秦少府短歌昨夜邀歡樂更無多少依舊能潦倒猶言醢藉如故也

五通志

帖括

帖經以試曰試帖舉人總括經文以應帖試曰帖括蓋唐時試明經之法令其全寫注疏也今以為八股之稱則有括而無帖矣

斧削

杜甫之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石斧一具隨便並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呈父加斤削也俄而阮聞之曰誤矣欲子砍斷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今人以詩文呈人用斧削斧政郵政等字大約取鄙人運斤之義非謂此也坦齋通編

軒渠

後漢荀子訓傳云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蓋軒渠欲舉其身體以就父母之狀按字說軒上下渠一直一曲也而東坡書魯直草書後云他日黔安見之當捧腹軒渠也恐引此軒渠於義未安細素雜記

墳墓字異

方言凡墓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撫檀弓古者墓而不墳也邯鄲淳曹娥碑邱墓起墳蓋言邱

其千墓而為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為一遂疑其

重複改為立墓起墳非也升菴集

社南社北

韋述開元譜云倡優之人取媚酒食居於社南者呼之為社南氏居於社北呼之為社北氏杜子美詩社南社北皆春水正用此事後人不知乃改社作舍誤矣同上

誌銘

墓石之文俗稱前序為誌而謂後之韻語為銘此謬說也按說文誌記也銘亦記也非有散文韻語之別也蓋散文序事自誌銘之前序耳故古人於誌銘題下往往復著並序二字足見後之韻語方是誌銘韻語雖例稱銘亦可稱誌是以任彥升於劉夫人江文通於孫綽韓退之於盧渾並單用韻語而總稱墓誌梁簡文於何徵君韓退之於孟貞曜柳子厚於襄陽趙丞散文與韻語並施而亦直稱墓誌王融於豫章王謝朓於海陵王沈約於長沙王皆無散序而咸稱誌銘然誌銘連稱語義重複若謂誌之以銘似亦頗通又韓退之於張法曹李楚金及乳母皆止用散文不假韻語而亦謂之

墓銘蓋後有韻語則散文爲前序無韻語則散文
卽誌銘其珠

矛盾

矛盾之盾音瞬趙盾之盾音遜韻書甚明今北人
呼趙盾爲瞬音南人呼矛盾爲遜音蓋各有得失
矣剛整

苞桑

其亡其亡繫於苞桑今之解者以苞桑爲固結之
喻非也苞桑豈固結之物乎蓋古人朽索六馬虎
尾春冰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云
邦國之机隄縣縣聯聯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
矣此得其解升菴

詩筆二字

放翁云南朝詞人謂文爲筆故沈約傳云謝元暉
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庾肩吾傳
梁簡文與湘東王論文章之弊曰詩既若此筆又
如之杜牧之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
處抓諸晁以詩爲詩筆非也

畫畫

畫家有畫畫雜彩色畫也吳興有畫畫溪然其字

當用體卷乃魚網非其訓也張泌詩卷岸春濤打
紅尾謂魚網遮岸也此最得字義丹銘

鯢鯢

樂府鯢鯢篇鯢同鯢水族之細者從旦不從且李
于麟誤用鯢鯢押入魚虞韻後人讀同疽音不知
其非也古人造字有鯢無鯢看說文等書自見矣
吳池有鯢山見越絕書今亦誤爲鯢山矣沈氏

柄鑿

柄字從木從內考工記調其鑿柄而合之宗玉九
辨圓柄而方鑿兮吾固知其鋸鋸而難入今舉子
程文襲用柄鑿不相入彼此相効莫知其非也夫
柄鑿本相入之物惟方柄圓鑿則不相入今去方
圓字而曰柄鑿不相入字義之不通文義大謬矣
同上

倉皇

人以忙遽爲倉皇然古人多作倉黃少陵誓欲隨
君去形勢反倉黃倉黃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此
錢運柳州詩倉黃見驅逐誰識死與生又云數州
之大倉黃吹噓無作倉皇倉皇二字自是後人
誤用因倉卒皇遽而連及也僖公伶官傳則云

倉皇東出已屬宋人文集矣同上

爛漫

詩人每用此二字玩詩意乃淋漓酣足之狀然考說文玉篇等書從無漫字而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有流離爛漫句韓詩有爛漫堆裏皺皆爛旁從火漫旁從水改漫爲漫不知何據同上

助勦

楚詞逢此世之助勦注謂急遽意勦讀同穰昌黎文新師不牢助勦將通杜牧之詩參軍與尉簿塵土驚助勦樂天詩委命不助勦正得此意後世誤

不圖纂卷下

九

同贊襄凡所遣用百不合一同上

辜負

今人負恩爲辜負按辜辜也絕非此意少陵孤負滄洲願昌黎孤負平生志義山映書孤志業之類無用辜者又李陵答蘇武書有孤負陵心陵雖孤恩之句更在唐人以前同上

刻刊

說文刊削也又剗也揚子雲方言序懸諸日月不刊之書謂不可削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宗鄭立而削王弼其序曰刊輔嗣之野文輔康成之逸象是

也至宋人轉失其意乃以爲刻木印書之義如王氏揮塵錄所云郡府多刊文籍且易以刊爲刻訛矣刻鏤木也從晉書虞溥傳當作剗從陶隱居茅山碑當作契從丁度集韻又作鏤皆鏤木印板之義刊爲俗字不可從也丹鉛錄

施舍字義

施舍二字左傳國語周禮凡屢見焉而解各有義今總攝而論之左傳晉悼公卽位施舍已責註施恩惠舍勞役也魏絳請施舍註同上楚平王施舍寬民註施恩惠舍逋負叔向言齊桓公施舍不倦

不圖纂卷下

十

註施恩舍逋單襄公過陳不禮云縣無施舍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此舍字如出舍於郊之舍不音捨也又曰聖人之施舍註施予也舍不予也與前後訓註又不同同上

五噫

韻書五噫噫本平聲楊尙菴莫解梁鴻五噫歌趙大洲梁君五噫今安否皆作去聲誤按子書噫音依恨聲又音隘飽食氣滿而有聲也則依音爲是

同上

鮮明日翠

嵇康琴賦新衣翠縈縈微流芳翠粲鮮明之貌注引班姬自悼賦紛紛縈今統素聲以爲衣聲非也絳縈自是衣聲翠粲自是鮮明之貌不必同也駱賓王文縈翠蔓於詞林絳鮮花於筆苑以翠對鮮可以證之又東坡詩兩朵妖紅翠欲流高似孫綽略云翠謂鮮明之貌非色也不然既曰紅矣又曰翠可乎

升菴集

朋黨字義辨

君子有朋而無黨小人有黨而無朋易曰朋至斯孚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朋者君子之善類也又

不盡善人

上

曰君子不黨又曰羣而不黨黨者小人之凶類也後世朋黨二字連稱以困君子者實皆羣矣

同上

長河既已縈

古文苑王游仙詩長河既已縈眉山方可縈縈今本誤作榮解者遂謬云榮如草木之榮華猶言海變桑田可笑不思縈縈帶也帶河礪山眼前事何必穿鑿

同上

欽秋冬之緒風

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兮欽秋冬之緒風戶子尚有進善之鼓備訛誤也說文喚磨也亞改切

又焉開切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喚方言云南楚謂然曰喚音義與說並同其語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欽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間語但近世有倒讀者又皆寫欽字則誤益甚矣欽字從奈與矣字不同然形狀相似故多誤也

同上

臚句傳

叔孫通傳羣臣朝十日儀設九賓臚句傳按字書聲絕爲句外此無他義云臚句傳者即傳臚也句字乃衍文故註史但曰傳從上下爲臚而已蘇林注漢書乃拆臚句爲二事云上告下爲臚下告上

不盡善人

上

爲告不知何據而云鄭康成儀禮注謂臚爲衆則臚傳蓋相遞傳也國語云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謠又莊子有大傳臚傳之語此最可據以一書證林說其妄可知矣

雲谷雜記

千字文勅字

楊文公談苑云千字文題勅員外郎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勅字乃梁字傳寫誤爾當時帝王命令尚未稱勅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勅之名始定於此又據程翁之考古編乃辨其非引南史賈希範傳勅注事云既以帝命爲勅

而興嗣傳云勅制寺碑尤爲可證按漢書馮異傳以詔勅戰攻宣秉傳勅賜尙書祿董宣傳勅強項令出然則以詔命爲勅自漢已然叅之特以興嗣傳切近可證故但引南史耳

黃氏筆記

諱字宜改

王右軍會祖卽邱子諱覽祖侍御史諱正故右軍書蘭亭記覽字加才他書正皆作政字以示諱也後人不知相沿用之以爲古不知其於義無當也余故表而出之爲書家一刊誤焉又如唐人諱虎以虎林爲武林諱曷以丙丁爲景丁諱淵以淵源爲深源宋人諱恒以田恒爲田常諱桓以齊桓公爲齊威公諱貞以王文貞旦王文貞會俱改爲文正其真諡文正者范希文司馬君實而已在後世俱當訂改原文而一切沿用不知其非何也

書傳正誤

西園叢辨卷十九目錄

十二分野

崑崙九州

地誌辨

闕里

石門

武城

平陸平陵

東陵西陵

幽并營三州

吳越境界

吳會

吳門

姑蘇

江東

江左

錢塘

禹穴

空桑窮桑

山東河內

東蒙

大梁靈邱之墟

處州

郢州

通州

四道三谷

殺國

淮陵

蘭陵

宿於晝

甘陵

西園叢辨卷十九

安德田同之小山蘊纂集

十二分野

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宿其爲義多不然前輩固有論之者矣其甚不可曉者莫如晉天文志謂自危至奎爲娵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也屬并州且衛本受封於河內商虛後從楚邱河內乃冀州所部漢屬司隸其他邑皆在東郡屬兗州與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刻郡名乃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諸郡自係梁州耳又謂自畢至東井

西園叢書卷十九

士

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也屬益州且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與益州亦不相干而雍州爲秦其下乃列雲中定襄雁門代太原上黨諸郡蓋又自屬并州及幽州耳謬亂如此而出自李淳風之手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

容齋
三筆

崑崙九州

鄒衍言九州之外復有九州載於史記按其說曰

東南神州曰旦

音與
晨同

土正南

隋書
作迎

州曰深土西

南戎州曰洺土正西合

其隋書

州曰开土

上正中冀州

曰白土西南桂州曰肥土西北立隋書州曰成土作營

隋書
作營

州曰成土

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其言本荒唐

漢人作河圖括地象全祖其說隋代郊天遂以其

名入從祀之位史炤通鑑釋文曰此九州其崑崙

統四方之九州乎或曰神農地過日月之表蓋神

農之九州也

升菴外集

地志辨

今之瓜州非允戎之瓜州今之南陽非晉啟之南

陽今之鎬非未歸之鎬今之平陸非孟子之平陸

今之新都非王莽所封之新都王莽新都在南陽

後漢書
志注

西園集卷之六

17

關里

孔子之時無闕里之名闕里之名首見於漢書梅福傳東漢後方盛稱之蓋緣魯恭王徙魯於孔子所居之里造宮室有雙闕焉因名闕里一徵於水經注再證於史晨饗孔廟後碑益悟今之家語果爲王肅私定以難鄭立者實非朱子所恨不見之古文家語也古文家語竝無闕里字今之家語云顏繇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朱子引入集注削去闕里二字有以夫

釋地

續程

石門

或曰石門齊地隱公三年齊鄭會處卽此非也讀
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
門按論語子路宿於石門註云魯城外門蓋郭門
也因悟孔子轍環四方久使子路歸魯視其家甫
抵城而門已闔只得宿於外之郭門次日晨與伺
門入掌啟門者訝其太早曰汝何從來乎曰自孔
氏夫不曰孔某而曰孔氏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
其氏輒可識不必如荅長沮之間爲孔某也是知
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分明是孔子正栖栖皇皇歷
聘於外若已息駕乎洙泗之上不必作是語矣同

武城

曾子居武城卽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之南武城魯
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子游爲
之宰曾皙父子澹臺滅明皆其治民夫加南於武
城上者別於魯之北有東武城也今人不知指東
武城者固非而又指嘉祥縣者亦屬無據同

平陸平陵

後山叢談云齊之龍山鎮有平陸故城高五丈四
方五里附城有走馬臺其高半之濶五之三上下
如一其西與南則在內東北則在外莫曉其理今

平陵城故址尙在在歷城章邱界所謂走馬臺者
不可復識矣坡公詩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
馬足輕卽此地孟子之平陸則在今汶上縣此城
本東平陵唐齊王祐反縣人不從太宗嘉之詔改
縣爲全卽後山云平陸亦誤也池北偶談

東陵西陵

禹貢導河過九江至於東陵今已陵卽古之東陵
夷陵爲西陵可知九江不在潯陽明矣丹鉛錄

幽并營三州

先儒謂以冀州地廣而分之殆非也幽在今桑乾

河以北至山後諸州并在金石嶺關以北至豐勝
二州營在今遼東大寧並有塞外之地日知錄

吳越境界

今浙西之杭州嘉興稱吳地錢唐江以東乃爲越
地故唐詩日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按吳越春
秋閭閻五年吳南伐越破檣李左傳史記亦然越
絕書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就李卽檣李然則
春秋之時嘉興本越之北境初不隸吳唐釋處默
詩云云非也香祖筆記

吳會

宋施宿會稽志曰按三國志吳郡會稽爲吳會二郡張紘爲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孫資傳云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云使部伍吳會二郡全琮傳云分丹陽吳會三郡險地爲車安郡是也前輩讀爲都會之會殆未是錢康功曰今平江府署之南名吳會坊漢書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按今本史記漢書竝作上患吳會稽不知順帝時始分二郡順帝紀永建四年漢初安得言吳會稽當是錢所見本未誤後人妄增之魏文帝詩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陳思王求自試表曰撫劬東顧而心

會稽年本

王

已馳於吳會矣晉文與孫皓書曰惠矜會稽施於中土魏元帝加晉文王九錫文曰掃平區宇信威吳會鄭沖等勸進曰朝服濟江掃除吳會羊祜上疏曰西平巴蜀南和吳會荀勗東西廂歌曰旣會庸蜀吳會是賓武帝問劉毅曰吾平吳會一同天下石崇奏惠帝曰吳會偕逆幾於百年石勒表王浚曰晉祚淪夷遠播吳會慕容廆謂高瞻曰前鯨豕於二京迎天子於吳會丁琪諫張祚曰先公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此不得以爲會稽之會也日知錄

吳門

漢梅福傳人有見之會稽者變姓名爲吳門市卒或云吳門乃洪州今有鎮名吳門然總非蘇州也

分甘餘話

姑蘇

王順伯高德基謂姑蘇乃姑胥也凡山與臺皆以吳胥得名吳人鄉語以類爲蘇故誤曰姑蘇後遂爲蘇州按續圖經記云姑蘇臺一名姑餘史記正義云在吳縣西南三十里姑蘇山上山水記閭閻作春夏游焉又云夫差作越絕書云閭閻造九曲路以游姑蘇之臺然則姑蘇之或謂姑胥或謂姑

會稽年本

六

餘不可知而始於閭閻成於夫差豈得云因伍胥而誤耶姑蘇自是故名第古以名臺今名驛而正德中纂志書者冠以姑蘇却大可笑宛委餘編

江東

今人言項羽起於江東者多以爲浙江之東非也按古人稱江東皆謂楚江之東也以其江自西南而下江南江東隨江所向而呼也項羽起於江東卽蘇州也故漢書稱項羽避仇於吳中其論用兵之道吳中士大夫皆出其下尋羽之行止無入浙東之文也或曰羽殺會稽守賈守道會稽非浙東

乎曰秦并天下分置三十六郡江東爲會稽郡其治所在吳吳卽今蘇州也羽殺賈守道之後起吳中子弟八千人非蘇州而何兼明

江左

晉宋齊梁之書皆謂江東爲江左此據大約而言細而論之左當爲右蓋水之左右隨所向而言之水南流則左在東而右在西水東流則左在北而右在南水北流則左在西而右在東昔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則洞庭在西彭蠡在東其水北流故也又哀二年左傳云晉趙簡子納衛太子蒯賁於戚夜行迷道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此時河轉北流故謂河東爲右也又曲禮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則以向堂爲正故左在西而右在東亦其義也按建業之西江水北流則當左在西而右在東今以江東爲江左則是史官失其義也不然則傳寫誤耳同上

錢唐

錢唐二字其來甚遠按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西漢地理志亦有錢唐縣今唐字從土則誤矣蓋

以錢易士及捐錢築塘等事皆傳會之辭自注世說者已然況後世乎尾

禹穴

大史公自序云上會稽探禹穴所謂禹穴者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爲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小坎如春曰者當之噫是有何奇而厚子長之筆耶按蜀之石泉禹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沓深人迹不到後修蜀志者搜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且司馬文章言簡而括若禹穴在會稽而上云上會稽下又云探禹穴不勝其複矣升菴外集

空桑窮桑

空桑者兗州也其地廣絕高陽氏所嘗居皇甫謐所謂廣桑之野者或云窮桑非也窮桑者西海之濱也地有孤桑子尋在西垂少昊之居梁離之域宜爲咸陽故咸陽曰雲陽今隸曜漢甘泉宮卽武帝之太時也若伊尹產空桑據呂氏春秋古史考等俱言空桑故城在今陳留固非魯也而杜預遽以窮桑爲在魯北故顧達云言魯北者相傳言爾蓋以定四年傳封伯禽於少昊之墟逆之而樂史

之所記乃在曲阜此又因預而妄之也史

山東河內

古所謂山東者華山以東管子言楚者山東之強

國也史記引賈生言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

後漢陳元傳言陛下不當都山東謂光武蓋自函

谷關以東總謂之山東唐人則以太行山之東為

畫九土曰而非若今之但以齊魯為山東也古所

謂河內者在冀州三百距河之內史記正義曰古

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

為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

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蓋自大河以北總謂之

河內而非若今之但以懷州為河內也日知錄

東蒙

東蒙蓋終南山峰名杜詩云故人昔隱東蒙峰已

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岸結茆

屋皆長安也种明逸東蒙新居詩亦云登遍終南

峰東蒙最孤秀南士不知故注杜詩者妄引顧吏

為東蒙主以為魯地老學菴筆記

太梁靈邱之誤

左傳桓九年梁伯伐曲沃註梁國在馮翊夏陽縣

卻芮曰梁近秦而幸焉是也漢書地理志云馮翊

夏陽縣故少梁也水經注乃曰大梁周梁伯之居

也梁伯好土功大其城號曰新里民疲而潰秦遂

取焉後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竹書紀年梁惠成

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都於大梁是也是誤以少梁

為大梁而不知大梁不近秦也後漢志河南尹梁

博物記曰梁伯好土漢書代郡靈邱應邵曰趙武

功今梁多有城亦誤靈王葬其東南二十里故縣氏之水經注曰史記

趙敬侯二年敗齊於靈邱則名不因靈也按史記

田敬仲完世家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

靈邱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

魏燕攻齊取靈邱十五年趙與韓魏燕共擊齊滑

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淄而孟子謂臧龍曰子之

辭靈邱而請士師此別一靈邱必在齊境後入於

趙而孝成王以靈邱封楚相春申君益明其不在

代郡矣水經注云是証以趙之靈邱為齊之靈

邱而不知齊境不得至代也孟子正義引地理志

代郡有靈邱縣誤口知錄

處州

處州舊為括州唐德宗立當避其名適處士星見

分野故改爲處州音楮上聲今俗誤爲處所之處
非是關見錄

郢州

今郢州本謂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
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尙在亦不然也此郢也非郢
也據左傳楚成王使鬬宜申爲商公沿漢沂江將
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沿漢至於夏口然後沂江
則郢當在江上不在漢下也又在渚宮下見之則
渚宮蓋在郢也楚始都丹陽在今枝江文王遷郢
昭王遷都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預注左傳云楚國
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謝靈運鄴中集詩云
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紀南城卽古之
郢都也又謂之南郢夢溪筆談

通州

王祜云唐時揚州爲盛通州爲惡而引元白之詩
所謂通州海內恹惶地司馬人間冗長官又云折
君災難是通州又云黃泉便是通州郡蓋誤指今
維揚之通州也不知元微之通州司馬在蜀中其
全集可考宛委餘編

四道三谷

何仲默三秦志曰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三谷者
其西南曰褒谷南曰斜谷俱津入東南曰斜谷從
郿入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非是其棧道
有四出從成和階文出者爲沓中陰平道鄧艾伐
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爲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
從褒鳳出者爲今連雲棧道漢王之南鄭由之從
城固洋縣出者爲斜路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
道三谷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固矣後漢書志

敕留

賈誼過秦論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春秋時敘桃

林晉地非秦有也用學紀聞

淮陵

地里志禹貢桐柏大復山在平氏東南淮水所出
東南至淮陵入海禹貢集解云淮陵晉猶存不知
何代廢省今其地當在楚州界按宋州郡志淮陵
郡本淮陰縣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晉永寧元年
爲淮陵國與地廣記泗州招信縣本淮陵縣漢屬
臨淮郡宋曰淮陵置濟陰郡今按漢晉有淮陵縣
陵二縣宋濟陰郡有淮陵縣而淮陵郡無淮陵縣
蓋宋之淮陵卽漢之淮陵也蓋字記古淮陵縣在

招信縣西北二十五里然則禹貢解以淮陵在楚
州非也

同上

蘭陵

荀卿爲蘭陵令在漢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誠齊
延陵懷古有蘭陵令一章蓋誤以南蘭陵爲楚之
蘭陵也

同上

宿於晝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當作晝按史記田單傳晝人
王燭賢劉熙注晝音淺齊西南近邑也後漢耿弇
討張步進軍晝中遂攻臨淄拔之卽此可證其誤

言

西園叢辨卷九

主

甘陵

故城縣舊名甘陵中有墓俗傳爲甘羅墓歲時致
祀後爲大雨所陷出墳石題曰邑人王小泉之墓
乃輟其祀東去十五里有丞相營土人云是甘茂
故里妄也按史縣在漢爲修之膏池地亦屬清河
郡東陽境郡故有厝縣應劭曰安帝以孝德皇后
葬於厝改名甘陵桓帝時又改清河郡爲甘陵王
國甘陵之名蓋由於此國語甘茂下蔡人羅其孫
也與此何涉

覲北猶存錄

西園叢辨卷二十目錄

雍門

五父之衢

西王母

胸臆

敷淺原

槃瓠

吠歌

方城

臺城少城

白公隄

洛陽橋

分金墩

關索嶺

明堂

三輔黃圖

闕宮

泮宮

璜宮

未央宮

秦羽陽宮

宣室

又宣室

董子臺

漢壽亭

諸葛草廬

屬玉之館

澄心堂

萱堂

柳惲讀書臺

譙樓

東箱

薦福牛頭

利

四女寺

雁塔

精舍

西園叢辨卷二十

安德田同之小山蘊纂集

雍門

戰國策孫子謂田忌曰使輕車銳騎衝雍門注雍去聲齊西門桓譚新論雍門周鼓琴孟嘗君歛歔而就之博物志韓娥東之齊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響遠梁音不絕故雍門人至今善歌長安志長安故城西面三門北曰雍門是雍門有秦齊之別又爲人姓今有秦人自稱其籍曰雍門且讀雍字爲平聲非也真珠船

五父之衢

五父魯衢名猶齊之莊嶽檀衢也家語云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春秋左傳云季武子作三軍詛諸五父之衢杜預云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有概以通衢爲五父之衢者非是同上

西王母

西王母西方昏荒之國也在爾雅爲四荒之名據大戴禮三朝記孔子之言昔西王母獻舜白玉瑱及益地圖舜遂廣九州爲十二得白玉瑱以和八風禮平威儀云獻地圖及玉瑱集山錄又言黃帝

時西王母使乘白鹿授地圖風俗通漢晉諸史呂覽樂書皆備言之多不足質按竹書穆王七年王母來賓特不過西戎耳唐大曆六年試西戎獻白環詩指此史路

胸臆辨

漢地理志有胸臆縣顏師古注音劬誤也按說文胸腊挺也其俱反字既從句與地名何干通典作胸臆胸如順切臆如尹切讀如閨蓋通典之音得之矣而字作胸則因漢志而誤也當從胸乃叶閨字之音胸臆蓋名夔州地多此靈遂以爲名又謂

胸臆屬漢中亦誤檢地志漢中實無此縣雲安之西三十里萬戶驛下橫石灘上土人云驛之左右胸臆故地也辨文字與辯職方者宜知之古李巽巖胸臆辨可謂互證練考千古之謬矣夫以二字之微以師古許慎杜祐三家尙有誤舛今之不悅學者乃以湯浪視之幾何不爲伏獵侍郎以貽譏於大方乎升菴外集

敷淺原

水經注云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按驛西敷市里有六望夫山蓋望敷爾高一百丈隋志云

益成望夫山漢書望君是地方輿記謂夫行役妻
每登高而望然寰宇記巴陵當塗黎城德安皆有
望夫之山俱以婦人爲說謬矣志言巴人或謂縣
古有敷淺原登此可以望之故名望敷以今山下
近村猶以敷裏敷外爲名斯得之矣史路

槃瓠

辰沅盧溪縣之西有武山山半石洞罅啓一石貌
狗人立其旁謂之槃瓠是黃閔武陵記所志者然
實誕也何以言之稽夏后氏之書知之伯益經云
市明生白犬是爲蠻人之祖下明黃帝之曾孫也
自大者乃其子之名非狗也而應劭書遂以爲高
辛氏之犬名曰槃瓠妻帝之女生六男六女自相
夫婦是爲南蠻其說原衍於此是殆以白犬爲麗
爾竊嘗誕之槃瓠者特微狐之轉耳按玄中記槃
瓠浮之東南海中是爲大封氏蓋因本風俗通然
亦不爲蠻人之祖同上

貳貳

漢有牂牁郡字一作貳貳其字從弋弋杙也繫船
杙也說文與漢書注舊解如此牂牁今貴州地也
其江水迅疾難於漕渡並南杙於兩岸中以繩紐

之舟人循繩而渡郭忠恕佩觿集云貳貳從戈謬
之甚矣然則讀萬卷而不行萬里路者亦不能識
字也又說文代槩也象折木邪銳形蜀江舟師謂
之貳竿後漢書志

方城

楊升菴以方爲萬丹鉛錄已載又據王弼州云用
修以方城爲萬城其可笑不待言伯晦引史記隨
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又我悉方城外及服虔杜
預之說以關之似矣然不如盛弘之荊州記之明
切也其云葉東界有故城始隸縣東至灝水達沘
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南
北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
云云何其易曉也郡國志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
苦菜於東俱有方城又楚狂接輿耕於方城之南
孟皆傍此長山方城而名之者也宛委餘編

臺城少城

晉宋間謂朝廷禁省爲臺故稱禁城爲臺城官軍
爲臺軍使者爲臺使卿士爲臺官法令爲臺格需
科則曰臺有求須調發則曰臺所遣兵劉夢得賦
金陵五詠故有臺城一篇今人於他處指建康爲

臺城則非也晉并州刺史治太城蜀郡太守治少城皆在城都猶云大城小城耳杜子美在蜀日賦詩故有東望少城之句今人於他處指城都爲少城亦非

客齋隨筆

白公隄

西湖洲中一隄本舊時有之而不知所始故樂天有誰開湖寺西南路之句今西湖諸志皆稱爲樂天所築隄誤矣按樂天在長慶末始出刺杭州而張祐早有詩云樓臺映碧岑一徑入湖心陸魯望每推祐爲元和詩人則此隄非長慶後所築可知

白香山集卷三

五

矣又考此隄名白沙隄樂天又有綠楊陰裏白沙隄則必以偶去沙字而單稱白隄遂誤認白築然有時去白字而單稱沙隄如樂天詩十里沙隄明月中不得謂此隄爲宰相築也故作杭志者當稱白沙隄或稱白隄沙隄若稱白公隄便誤耳

西河詩注

洛陽橋

蜀中洛陽橋記有石刻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鄴人蔡錫中明永樂癸卯鄉試仁廟授兵科給事中陞泉州太守錫至欲修橋橋跨海工難施錫以檄海神忽壯醉奔趨而前曰我能齎檄往乞酒飲大

醉自投於海若有神扶掖者俄而以醋字出意必八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興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語載錫本傳中乃實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蔡端明且爲傳奇謬矣

筠廊偶筆

分金墩

吳郡有婚姻墩昔有女子送葬道逢書生於此各以目相挑後成婚姻故以爲名後世誤以婚姻爲分金且以爲管鮑事甚謬

琅環記

關索嶺

雲貴間有關索嶺有祠廟極靈云明初師征雲南至此見一古廟廟中石爐揮箭一級其上曰漢將關索至此雲南平遂建關索廟今香火甚盛月山叢談雲南平夷過曲靖晉寧過江州皆有關索嶺上各有廟蓋前代凡過高處置關關吏備索以挽昇者故以名耳傳訛之久遂謂有是人而實妄也

池北偶談

明堂論

蔡邕明堂論云太廟太室明堂太學辟雍名異而實同表準正論明堂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取詩書散

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其失
遠矣宗廟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
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漫瀆死生交錯倖囚截耳
以干鬼神非其禮也袁子之論卓矣蔡邕名儒不
知何以臆撰如此升菴外集

三輔皇圖

漢西京官殿甚多讀史殊不易曉三輔皇圖叙次
頗悉以長樂未央建章北宮甘泉宮爲綱而以其
中宮室堂殿爲目甚得體要但其無所附麗者悉
入北宮及甘泉宮則舛矣今當以明光宮太子

宮長門宮三宮

爲一條爲長安城內諸宮永信

宮中安宮養德宮別爲一條爲長安宮異名鈎弋

宮儲元宮宣曲宮別爲一條爲長安城外離宮昭

臺宮犬臺宮扶荔宮別爲一條爲上林苑內離宮

宜春宮五柞宮集靈宮鼎湖宮思子宮黃山官池

陽宮步壽宮萬歲宮梁山宮回中宮首山宮別爲

一條爲各郡縣離宮則區分各當矣日知錄

閔宮

詩閔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作新廟耳

而班固謂魯頌爲奚斯所作何其謬哉冬夜箋記

魯泮宮

魯泮宮漢書以爲學校非也按泮魯水名源出泗
水縣僖公建宮於上落成之際詩人善禱欲我公
展止於此永錫難老而服戎狄於此昭假孝享而
致伊祜於此獻囚獻馘而受琛貢此篇與宣王考
室之詩相表裏特周爲居處之室魯爲游從之宮
祝頌有不同耳又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堯舜禹
湯武王周公有成池大章韶夏濩武中曰文王有
辟雍以辟雍爲天子樂亦非也詩言於論鼓鍾於
樂辟雍又云鎬京辟雍無思不服亦無養才之意

莊子去古未遠必有所見漢儒因解泮水復言辟

雍求之義不可得故轉辟爲璧解以員水風

璜宮

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頌宮半者象璜也今書作贊

宮者非是宜作璜宮也升菴外集

未央宮

蕭何造未央宮高祖見其壯麗甚怒蕭何曰天下

方未定故可因就宮室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

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悅云

是必非蕭何之言天下未定爲之上者拊循煦嚮

云

之不暇又安可重費以壯宮闕哉且創業之君以恭儉訓子孫後猶淫靡而不可禁況示之以驕侈乎至孝武卒官室靡弊後世惡得無以加也是皆庸人之見而謂蕭何有此言乎

史剡

羽陽宮

秦羽陽宮在鳳翔寶雞縣界歲久不知其處宋元祐六年正月直縣門之東百步居民權氏浚地得古筒瓦五獨一尙完而徑四寸四分瓦面隱起四字曰羽陽千載篆字隨勢爲之不取方正始知卽羽陽宮舊址也其地北負高原南臨渭水前對羣

峰形勢雄壯真勝地也按西漢地理志陳倉下注

云羽陽宮秦武王起也自黃長睿指爲武公瓦胡承公資古紹志錄又承其誤長睿考古最號精博猶舛戾若此信考訂之難也秦武王所居乃平陽封宮此瓦號羽陽千載則知非武公明矣三秦記曰秦武公都雍陳倉城是也

硯北雜志

宣室

宣室有二殷宣室在朝歌淮南子武王破紂殺之於宣室殷官名也音如宣帝宣王之宣漢未央前殿有溫室宣室音如質暄之暄見集韻名同而音

異

又宣室

漢宣室有殿有閣皆在未央宮三輔皇圖以爲前殿正室方朔曰宣室者先帝之正處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文帝受釐於此起於高祖時蕭何所創爲退朝聽政之所而史記龜策傳云武王圍紂衆師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命曰宣室淮南子云武王甲族三千破紂牧野殺之宣室注曰商官名一日獄也蓋商時已有此名漢偶與之同黃圖乃以爲漢取舊名非也至注云一日獄更非

容齋隨筆

董子讀書臺

讀書臺者董子下帷之所也按董子廣川人在漢爲信都國之廣川縣廣川卽是長河水經注云縣有長河爲流故曰廣川隋唐二書志俱云長河縣屬德州是德州之地漢晉號曰廣川隋唐名曰長河始則爲縣後廢爲鎮移將陵於長河改陵縣爲德州非其明證耶夫不考長河則不知廣川矣又焉能識董子之故里乎按棗強弓高之地亦號廣川是漢郡之所謂廣川者大矣故兩地皆得爭之以爲董子鄉相沿既久殊難指實及後於德州學

宮東廡下掘地得石曰董子讀書臺方信此地無疑按圖考碣適相符矣長河志

漢壽亭侯

關公封漢壽亭侯本亭名漢壽今人稱壽亭侯非也漢壽郡在蜀之嚴道先主後即位於蜀而侯助之固已兆於此矣丹鉛錄

南陽諸葛草廬

今南陽有諸葛祠又有諸葛草廬在郡城西南七里臥龍岡上疑在漢末為曹劉兵衝非諸葛避兵之所後閱宋人小說曰南陽乃襄中之鄉名也

漢壽亭

水經沔水又東過山都縣東北注新野山都縣治沔水又東經樂山北注諸葛好為梁父吟多所登遊俗以樂山為各沔水又東逕隆中注孔明舊宅所謂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即此地也劉和之鎮襄命李安作宅銘此似可據尼言

馬玉之館

班孟堅西京賦天子登屬玉之館李善引服虔注以玉飾因各得抑何陋也屬玉水鳥名天子以柏梁災為厭勝故上林諸觀多以水鳥名觀觀即館也見西京雜記此不甚確而服注乃實齊州說部

澄心堂

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宴居也世以為元宗書殿誤矣趙內翰彥若家有澄心堂書目才三千餘卷有建業文房之印後有主者皆牙技也後山談叢

萱堂

俗謂母為萱堂考之詩云焉得萱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瘳注云背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是詩既以君子行役為王前驅而作以忘憂解之極通於母有何干預詩文或引

柳渾讀書臺

用樹萱事則可用詩注之北堂則不可璞

柳渾讀書臺

湖州有毘山一統志云唐刺史柳渾讀書其上其有讀書臺址今為尚書潘公所得命余作歌亦具言柳渾事余為證其誤非唐柳渾乃南齊柳渾也渾是渾六世祖為吳興守時有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之句時人目為柳吳興故當有讀書臺耳按唐書渾未嘗為湖州刺史安得至毘山當時修志者不學乃爾讀史訂疑

蔗樓

郡縣更鼓樓多名譙樓出於莊子本魏城門名麗
譙壯麗而嵯峨也近見王子充作某府譙樓記首
引陳涉傳誤矣王芝堂
漢書

東箱

周昌傳呂令側耳東箱聽注師古曰王寢之東西
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余謂此說得之今世誤
作東廂西廂皆非是學齋
帖

薦福牛頭

墨客揮犀云有客打碑來薦福薦福寺在饒州東
薦福山上杜子美詩滾滾上牛頭牛頭寺在潼川

西南牛頭山上有以爲長安城南薦福牛頭者非
也真珠
船

刹

刹韻會以爲佛寺非也王簡棲頭陀寺碑列刹相
望李周翰注列刹佛塔也又崇基表刹劉良註刹
塔也南史虞愿傳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
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宋之間登慈恩寺浮
圖詩風刹侵雲半自是佛塔無疑說文又解爲杜
即幡柱也上同

四女寺

俗傳寺名由漢時傳青女而起謬也按唐書所載
尙宮宋若昭故清陽人漢於清陽縣置清河郡南
去此四十里是爲今之舊恩縣至隋分武城置歷
亭縣亦清陽境也有姊妹五人皆以文學入禁闥
拜官官其父亦因之而顯與地合必爲宋氏無疑

雁塔

唐長安慈恩寺有塔名雁塔貞觀三年元裝師取
西域佛經至十九年正月還居洪福寺翻譯至二
十二年於宮城南晉昌里建大慈恩寺永徽二年

師造浮圖藏梵本所謂雁塔者昔此地有伽藍依
小乘食三淨食三淨食者雁也價也鹿也一日見
雁飛輒曰衆僧闕供摩訶薩埵梵語謂好施者其
爲摩訶薩埵時一雁應聲而墜衆曰此雁垂戒宜旌彼德遂依
大乘不食三淨因建塔瘞雁故名雁塔後韋肇及
第偶題名慈恩寺雁塔遂爲故事又按宋戴植鳳
璞記予得唐雁塔題名石刻細閱之凡留題名僧
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新進士也今以雁塔題名
爲登科之故實非是震澤
長壽

精舍

寺僧言精舍王觀國謂晉孝武帝奉佛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以爲始此非也本見佛經蓋佛所居竹林曰精舍晉武因之耳觀國又引後漢包咸劉淑檀敷傳儒者立精舍講授吳會引江表傳千吉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符水蓋精舍不惟釋門儒與道士俱可用但不宜用之俗地耳

宛委餘編

西園叢書卷二十一目錄

雨粟鬼哭	焚廩浚井
平章百姓	納于大麓
無爲而治	羿射九鳥
玄鳥啣卵	呂望非熊
血流漂杵	西狩獲麟
束修	月中嫦娥
哭長城	雞鳴出關
雁帛書	蟾宮折桂
左袒右袒	寒食禁火
東床坦腹	乘槎放龜
板輿奉母	十年不調
珪璋特達	三老五更

安德田同之小山蘊纂集

雨粟鬼哭

王充嘗辨雨粟鬼哭之妄云河圖洛書聖明之瑞應也倉頡之制文字天地之出圖書何非何惡而令天雨粟鬼夜哭哉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此乃正論漢書緯書又云鬼夜哭謂憂其毫將爲筆也更堪一笑丹竈錄

焚廩浚井

自有井廩之說而列女傳首著烏工龍工以爲警

西園叢辨卷二十一

十一

史速舜飲二女與藥浴汪豕往終日不醉而史記亦有匿空旁出之語故史通子非之謂使如是特左慈爲羊劉根入壁之術豈不荒唐且舜爲堯舉之後妻帝女備百官其勢亦大矣卽有井廩之事自有百官奉之又何俟躬親自爲卽使躬爲而象可得施其志乎茲皆坦然可以理曉者又何至遽遽如萬章之所云況惟茲臣庶汝其於予治舜告皐陶語也鬱陶乎思君顏厚爾忸怩五子戒太康語也而牽合之以爲舜象之言似又屬漢人所爲矣路史發揮

平章百姓

百姓百官之族姓也故張說對唐明皇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其餘居諸侯之國者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邑者以大夫之姓爲姓故云皆出自帝王也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蓋有爵祿之百姓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和萬邦萬邦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若蔡氏注云百姓者畿內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是以百姓爲民庶而黎民又是何物豈有民庶先於諸侯者哉路史

餘論

西園叢辨卷二十一

十一

納于大麓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幾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此說與註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爲山麓是堯納舜於荒陰之地而以往風霹靂試其命何異於茅山道士之闢法不與甚矣路史發揮

無爲而治

舜帝無爲伏之說者竟以爲一無所事如道流佛
老所謂清虛無爲豈不謬哉觀其闢四門達四聰
明四目齊七政禮六宗類上帝秩山川覲羣后俾
禹平水土后稷播百穀使禹敷五教陶爲士師垂
爲工利器用益爲虞若上下伯夷秩宗典三禮夔
典樂教胄子龍納言典出納然後內外之節得而
帝得以被袵鼓琴端拱巖廊之上而天下治豈其
不有爲哉不自爲耳故語曰舜之無爲六轡在手
佛老無爲喪其兩肘莊子又曰無爲也則用天下
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此古之人貴
乎無爲也無爲豈清靜之說哉同

羿射九鳥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鳥鳥最難射一日而落九鳥
言射之捷也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爲射九日矣
流俗謬說而傳恠文士循名而騁奇異哉丹鉛錄

玄鳥啣卵

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娵音松浴於玄邱之水睇玄
鳥啣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
疑也夫卵不出蓐燕不從巢何得云啣即使啣而
誤墜未必不破何得而吞之哉此蓋因詩有天命

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誣
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簡狄取而吞之蓋馬遷好
奇之過而朱子亦因之不改何也按玄鳥者鶉子
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意者
簡狄以黃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
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
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爲言之不文矣
又按古毛詩注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記其
祈禱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
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同上

呂望非熊

李翰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承用考六韜第
一篇文王將田史編卜之曰田于渭陽將大得焉
非龍非影非虎非熊非得公侯天遺汝師並無非
熊字容齋隨筆

血流漂杵

武城云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兆血流漂杵杵字當
爲杆字之誤也按詩云糾糾武夫公侯于城左傳
都至舉此云公侯之所以杆城其長也則是古人
讀杆爲杆杵音名楯杵名楯讀書去與流漂杵杵

即杆俗呼為傍脾此物體輕或可漂也

兼明書

西狩獲麟

解疑論云西狩獲麟知天命之去周赤帝之方起為周亡之異漢興之瑞及聞端門之命有制作之瑞乃遣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修為春秋故春秋說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制法陳序圖錄又云西狩獲麟言赤受命蒼矢權周滅火起采薪得麟也而何休乃謂孔子按錄知劉季當代周見薪者獲麟知為之出謂采薪者有庶人然火之意此鑿論也

束修

漢儒謂十段脯為束修蓋因禮記束修之問不出境誤之也鄭均傳云均束修安貧又太守薦劉般曰束修至行延篤傳曰吾自束修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皆同此意方性夫解禮記束修之問謂與論語名同而實異其說以為約治其身則無不誨之深得所謂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之意不然亦安有孔子計及於束修而後教人者哉

夫子序雜錄

月中嫦娥

月中嫦娥其說始於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

也見於呂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後也後訛為嫦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娥二字古皆音俄易小象以失其義叶信如何也詩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玄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則嫦娥為常儀之誤無疑矣猶之小說載杭州有杜拾遺廟有村學老題為杜十姨遂作女像以配劉伶人皆知笑之以是知常儀之為嫦娥即拾遺之為十姨也

丹鉛錄

哭長城

長城秦始皇趙武靈所築並無婦哭城崩事列女傳齊莊公襲莒杞植戰而死其妻枕屍於城下而哭十日杞城為之崩既墓赴淄水死所謂城崩者乃杞都城耳非長城也去秦趙築城時幾數百年蘇僧貫休詩誤矣

容齋隨筆

雞鳴出關

博物志太子丹遁到關關門不開丹為雞鳴於是眾雞悉鳴是雞鳴出關不止一孟嘗矣

同上

雁帛書

元郝經使宋被留十六年始還往歲汴中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鼎臣有帛書漢蘇武雁帛書乃託言此爲實事

蟾宮折桂

世以登科爲折桂此惟卻謠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來用之溫庭筠詩云猶喜故人新折桂自憐羈客尙飄蓬其後以月中有桂又言有蟾遂以登科爲登蟾官用卻說事殊可笑

現北猶存錄

左袒右袒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昔人頗有以絳侯爲失計者王應麟曰考之儀禮鄉射疏凡事無問吉凶皆左袒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惟受刑則袒右以是考之勃誅諸呂之計已定若爲呂氏者則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耳吳興陳震則云淖齒弑齊王王孫賈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弑湣王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又陳勝起兵徒屬皆袒右稱大楚是勃之先有以袒右令衆者豈謂袒右皆有刑乎又吳人入楚召陳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不與荆者右齊桓公立管仲爲仲

父令諸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入門而左則是法亦已久矣

宛委餘編

寒食禁火

汝南先賢傳陸翽鄴中記等皆以爲介子推謂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爲之禁火吁何妄耶予觀左氏史遷之書何嘗有介子推被焚之事況以清明寒食初無定日且琴操所記子推之死乃五月五非三月三也

容齋隨筆

東床坦腹

坦腹一事相傳已久莫不以爲睡者及按義之傳

乃食也

說鈴

乘槎放龜

張騫無乘槎事乘槎入天漢是海上客毛寶無放龜事放白龜是寶所統武昌軍人

同上

板輿奉母

世率以板輿爲奉母故事蓋用潘安仁賦然傳祇以三公告老許板輿上殿梁韋睿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不專奉母一事

同上

十年不調

漢書紀傳志表矛盾非一然惟張釋之爲甚本傳

云釋之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欲
免歸中郎將袁盎惜其去請徒補謁者後拜爲廷
尉迨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而百官公卿表所載
文帝卽位三年釋之爲廷尉至十年書廷尉嘉又
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敖爲廷尉則是
釋之未嘗十年不調亦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容齋筆

珪璋特達

郭璞遊仙詩曰珪璋雖特達明月難暗投臣延濟
曰特達美貌按朝聘之禮有珪璋璧琮琕琮則加

全書卷二十一 九

束帛然後能達而珪璋德重可以獨行故曰特達
聘禮云珪璋特達德也此詩之意言君子雖有才
德不假外助然亦不可仕於亂代如明月之珠不
可以暗中投人也兼明書

三老五更

鄭康成以老人更知三德五事爲三老五更小學
紺珠引月令章句云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盧
植禮記注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老者爲五更
漢官儀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諸說
不一俟再考證夢溪筆談

西園叢辨卷二十二目錄

雲龍風虎

秉燭却衣

東閣官梅

一麾出守

君主妻河

楚莊問鼎

投閣美新

元龍百尺樓

南面

韓壽竊香

野馬塵埃

雲烝藻稅

牽羊把茅

落月屋梁

弋人何篡

冬至書雲

青雲之士

淵明書甲子

全書卷二十一 十

一介行李

白打

少牢太牢

束帛端足

西園叢辨卷二十二

安德田同之小山蘊纂集

雲龍風虎

張璠曰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按此說甚異諸家而理至凡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徙必雨乃雨氣感蟻蟻聚必雹乃雹氣感蟻謂蟻能致雨兩蟻能致雹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云虎嘯谷風起龍興景雲浮無

恠乎今之誤也升卷外集

秉燭却衣

通鑑潘氏總論云秉燭以達旦雲長之大節却衣而凍死陳三之細事其說甚謬秉燭事不見正史卽有之亦不盡關公之大節至却衣凍死則生死關頭忠孝廉節無不由此做出聖賢守身之學莫大於是而顧以爲細事耶尉壁錄

東閣官梅

杜工部和裴迪登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邇在揚州按逕傳

無揚州事而逕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

云苑園標節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凝

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

上春來杜公以裴迪逢早梅而作詩故用何邇比

之又以却月凌風皆揚州臺觀名耳所謂東閣官

梅者乃新津之地也非揚州有官閣也宋世有妄

人假東坡名作杜詩注一卷人爭傳之而不知其

僞也其注此詩云逕作揚州法曹解舍有梅一株

逕吟詠其下後居洛思之因請再任及抵揚州梅

花盛開相對彷彿終日按何邇未嘗爲揚州法曹

是時南北分裂邇爲梁臣何得復居洛陽洛陽乃

魏地也旣居魏何得又請再任請於梁乎請於魏

乎其說之脫空無稽如此略曉史冊者知其僞矣

近日邵文莊賢乃手抄其注入杜詩七言律刻行

豈不誤後學耶升卷集

一麾出守

顏延年詠阮咸詩屢遷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注山

濤舉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麾使之去言左

遷咸爲始平守也與麾之不去之麾義同後因杜

牧之詩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誤以

為旌麾之塵至今猶襲用之夢溪筆談

君主妻河

年表秦始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猶後世所稱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河伯娶婦事蓋戎俗也呂東萊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為生又改生作甥失之遠矣升菴外集

楚莊問鼎

楚莊王春秋之賢君也嘗誦武之詩曰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爭諸侯何以和衆夫無德而爭諸侯且猶不肯况逼周而取之鼎乎左氏之

古書卷三十一

三

問無信可也隱諛之說黃帝火九鼎於荆山以三為十五河圖數也九鼎之所得焉以兩為十五乾坤數也十二律之所合焉積九鼎之所鍾引而伸之九州之所崇也五運之所建也十二律之所由生也是故起樂之具非傳國之用也路史餘論

投關美新

明吳門大司寇楊莊簡公成嘗參政於四川作鄂縣楊子雲詞堂記歷引鄂人簡氏吉人胡氏之說辨子雲未嘗事莽而胡氏說尤詳大略謂傳言雄作符命投關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西京

年四十餘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年以五十合四十餘不將百歲乎則傳言七十二

者恐誤桓譚新語雄作甘泉賦夢腸出收而約之明日遂卒成帝祠甘泉在永始四年謂雄卒是時恐亦未然就法言考之莽之號安漢公也在平帝元始間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三百一十載自高帝至平帝正值其數則雄年七十一年卒當在平帝末雄仕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後事莽又詎止三世哉由是知雄決無為莽大夫及投關美新之事其說可謂辨而核矣但班孟堅去子雲

古書卷三十一

四

時遠其傳訛固宜桓譚親見子雲何以差謬乃爾殆不可解也莊簡又引法言曰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何以故曰治則見亂則隱子雲之言如此其無仕莽事可見云俟再考堯峯文抄

元龍百尺樓

按世說許汜與劉荊州坐其論人物許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未除昔遭亂下邳見元龍無主客意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玄德曰君有國士之名而無救世之意求田問舍言無可採如我當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別哉是百

尺樓上卧乃立德自謂非陳登也談

南面

仲弓可使南面謂可使從政也皇極經世所云極是今人皆以帝王言之豈有孔子以弟子可為帝王者乎說

韓壽竊香

韓壽竊香晉書以為賈充女按郭子陳壽以韓壽為樣每會聞有異香香乃外國所貢壽計武帝惟賜已及賈充因嫌壽與其女通乃以女妻壽謂賈充女者訛也同上

野馬塵埃

莊子野馬也塵埃也是兩物野馬者田間浮氣從郊外遙望或如水波或如陽焰即此物也韓偓詩窗裏日光飛野馬則以塵埃為野馬矣非是厠塾錄

雲案藻說

靈光殿賦雲案藻說臣向日案梁上柱檢又手也按爾雅釋宮云栢謂之案郭璞曰薄櫨也薄音皮碧反薄柱頭也櫨斗也又云案屬謂之梁其上櫨謂之稅郭璞曰侏儒柱也臣向不依爾雅之文臆為其說且上文枝掌採採而邪據周翰曰枝掌梁

上交木交即又手也何得更以稅為又手違經背義乖謬之甚兼明書

牽羊把茅

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肉袒而縛左牽羊右把茅書正義曰而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困學紀聞

落月屋梁

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言夢中見之而覺其猶在也詩本淺宋人看得太深反晦矣傳神之說非是丹鉛錄

弋人何篡

後漢逸民傳序引楊雄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注篡取也陳射洪云弋人何篡鴻飛高雲用揚語也惟張曲江詩今我遊冥冥弋人所篡改篡為篡矣然昌黎贈人詩則云肯効屠門嚼久嫌弋者篡益見以篡為篡之誤矣沈氏評語

冬至書雲

今人以冬至為書雲至用之於表啟中雖前輩或不細考然皆非也左氏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

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杜預注云周正月令十一月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啟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雲物者氣變也蓋四時凡八節其禮並同漢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畢登靈臺觀雲物尤可爲證而但讀左傳前兩三句故遂專以指冬至云今太史局官每至此八日則爲一狀若立春則曰風從艮位上來春分則曰風從震位上來他皆倣此只是定本原非摭拾起居注遂修入蓋古之書雲意也容齋隨筆

青雲之士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爲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後世遂謂登仕路爲青雲謬矣丹鉛錄

淵明書甲子

五臣注文選謂陶淵明詩自晉義熙以後皆題甲子後世因仍其說獨治平中虎邱僧惠悅編淵明詩辨其不然其說曰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庚子

迄丙辰凡十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歲宋始受禪自庚申至庚申蓋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耻事二姓而題甲子之理曾裴父艇齋詩話亦信其說然以余考之元興二年桓元篡位晉氏不斷如綫得劉裕而始平改元義熙自此天下大權盡歸劉裕淵明賦歸去來詞實義熙元年也至十四年劉公爲相國恭帝即位改元元熙至二年庚申禪於宋觀恭帝之言曰桓玄之時晉氏已亡天下重爲劉裕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詳味其言則劉氏自庚子得政至庚申革命凡二十年淵明自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蓋逆知末流必至於此思之至義之盡也思悅裴父不足以知之碧湖雜記

一介行李

左傳晉使子貢謂鄭人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人註行李謂行人也今人乃謂行裝爲行李非是觀北雜志

白打

予邵武寒食詩有幕府健兒猶白打之句按王建詩寒食內人常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

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楊用修曰打錢戲名未明指為何事焦弱侯云按齊雲論白打蹴踘戲也兩人對踢爲白打三人角踢爲官場予謂白打卽今之手搏名短打者是也昔人謂手不持寸鐵爲白戰似卽其意武藝十八終以白打以白打爲終明乎其不持寸鐵也以爲蹴踘者非是閩記

少牢太牢

左傳魯僖公十五年秦改館晉侯饋七年焉注云牛羊豕各一爲少牢牛羊豕具爲太牢但有羊豕

小爾雅卷十三

九

而無牛則爲少牢今分牛爲太牢羊爲少牢非是

容齋隨筆

束帛端疋

左傳幣錦之兩注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一兩一疋也然則一疋端不可以言一疋明矣公羊傳乘馬束帛束帛爲五三纁三立三法天纁二象地然則令人以十疋帛爲束帛亦非宛委餘編

西園叢辨卷二十三目錄

證六經之月皆夏正

周之諸侯用夏正 東西二周辨

魯之郊禘辨

西園叢辨卷二十三目錄

十一

證六經所書之月皆夏正

先儒謂七月一詩皆以夏正爲斷然非特七月一詩也凡詩篇如正月七月六月十月之交皆夏正也又非特詩也凡易書周官春秋左氏所書之月亦皆夏正也然則商正建丑周正建子者非改正朔歟曰改正朔不改月次也正朔之改示一代之與各有所尚也月次之不改四時之序不可紊也紊則時命乖張民聽疑惑耕耘歛藏亦將失其候堯典所謂欽若昊天敬授人時者萬世不可易也若夫正朔迭尚不過以新民視聽如大朝會大典禮專用此日名曰歲首太史公所謂朝以十月者是其例也世儒遂謂商周既改正朔則併其餘月次亦應遞改此臆度之過也臨卦所謂八月者指觀而言也臨觀反對故聖人預以爲戒觀之爲卦其畫四陰其辰在酉曉然夏之八月也書伊訓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夫奉祀王初見厥祖董事也故以三祀之歲首然而仍稱十有

二月則是殷人未嘗改十二月爲正月也詩篇如正月曰正月繁霜四月曰四月維夏六月曰六月棲棲此爲夏正無疑至十月之交鄭氏釋之曰此夏之八月也夫十月之交則十一月矣是周人朔月也故曰朔日辛卯正朔日食古人所忌故曰亦孔之醜不然八月日食何言醜也以是證之則周人以十一月爲朔月未嘗改爲正月也又七月之詩之五章自五月數至十月而繼之曰曰爲改歲是以十一月爲歲首而未嘗改之爲正月又一證也周官籒人十有二月斬冰與月令季冬之月命取水相合則不惟時皆夏正而月亦皆夏正矣而正月之吉始和縣法觀象是夏正建寅之月也三陽既交斯謂之和若如鄭氏指爲周正則建子之月矣時方寒冬安得謂之和耶春秋所書時皆夏時也月皆孟月也雖左氏傳亦然傳曰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周之麥秋又取周之禾其爲夏正明白如此故曰凡謂改正朔而并其月次遞改者皆臆說也或曰漢晉唐諸儒以三正說六經豈鑿空駕說之哉曰亦必有一二疑以啟之如春無冰冬麥禾之類皆其藉口者也然疑似者一二而明白

者十百也噫六經不幸而經秦灰幸而賴諸儒之補綴也然使學者得見秦灰之殘編斷簡當自無惑惟其出於補綴是以惑學者滋甚又不但改正朔之一端而已也亦幸而改正朔之事證驗甚多可以是正不然又烏覩其真耶

正朔考

又

因七月之詩而考六經所書之月皆夏正矣六經之外先秦他古書及秦漢以後正史凡所書月亦皆夏正也呂氏月命或以爲周公作是與否固未可知然其所言時命則夏時也岐伯素問伊川以

爲戰國時人所作是與否固未可知然其所言月

主

候則夏正也竹書紀年傳謂晉太康初汲人得之魏冢是與否固未可知然其言三代之正月則皆建寅也由是觀之先秦古書所紀之月則皆夏正也秦正建亥漢仍秦舊至武帝太初元年正曆法以正月爲歲首明年所書始以春正月起之而以冬十二月終之是後惟魏明帝用景物曆嘗以建丑爲正竝改三月爲孟夏餘皆遞改然而郊祀蒐狩頒宣時命則復以寅爲正未幾復用夏正又其後惟唐武氏改年曰載以十一月爲正月以十二

月爲臘月又復以正月爲春一月自二月以後不能易其次也由是觀之秦漢以後凡正史所書之月則皆夏正也或曰劉歆以三代之正作三統曆述此亦正史所載也何以謂之皆夏正耶曰劉歆漢儒也與孔安國蓋遞相祖述者自是曆家從而和之又豈足爲確論乎且不信聖經而信曆述復以曆述而伸傳註是皆學者厭常喜新之過也

又

或問曰六經子傳及先秦他古書與歷代正史所書之月皆爲夏正亦既白矣然姚大老辨三代秦

漢置正博引經傳以爲皆用夏時而平庵項氏獨

四

以爲春秋自是孔子之書卽非周王所用此一說也胡文定經解謂以夏時冠周月是聖人垂法後世之意此又一說也陳止齋後傳謂以夏時冠周自是魯史之舊夫子因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此又一說也三家者之言何如曰三家者皆近世博雅大儒也特其立說未必不牽於傳註故雖卓然有見於其始然卒不能不自變於其後者也孔子之春秋卽魯國之史記也魯史之時月卽周家之紀曆

也夏周之歲首雖殊夏周之時命則一安得孔子所書與周王所用不同耶項氏固嘗謂周曆本稱決無改月之理其說卓然當於理矣而末乃謂春秋四時十二月恐皆夫子革之以爲萬世法是則惑也是豈非牽於傳註雖卓然有見於其始而卒不能不自變於其後耶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言正朔惟夏得其正也胡氏乃謂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信斯言也是春秋所書春正月者乃今之冬十一月也秋七月者乃今之夏五月也以冬爲春以夏爲秋雖甚愚者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尙

南齊書卷之三

五

可以爲萬世法乎胡氏固嘗有言曰周人以子爲歲首則冬十一月也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其說卓然當於理矣而末乃謂夫子作春秋是天子之事可以改正朔以夏時冠月又以夫子無其位不敢自專故以周正紀事是則大惑也是豈非牽於傳註雖卓然有見於其始而卒不能不自變於其後耶至陳氏謂魯舊史以夏時冠周月夫子仍之此說似勝然於胡氏之說特添一轉語

爾事不如是亦祇費詞假使周人改朔竝移月次則天王在上魯人安敢自以夏時冠周月乎如此是不奉天子正朔也又豈有魯奉天子正朔而史官紀事私以夏時冠周月乎如此則是無故而陷其君於僭逆也假使魯史官無識以是紀事吾夫子修之肯仍其僭謬乎陳氏固嘗謂凡西周之史言時皆夏時也於是援周官季春出火非周正月季秋納火非周九月以爲證據其說卓然當於理矣而末乃謂西周之史言月皆周月也於是曲借康誥三月不言春畢命六月不言夏以爲證據至

南齊書卷之三

六

秦誓十有三年春一月於已說有礙則反指爲僞誤是則惑也是豈非牽於傳註雖卓然有見於其始而卒不能不自變於其後耶嗚呼自傳註之學興也各以三統解經不特何氏之於易孔氏之於書鄭氏之於毛詩周官杜氏之於春秋左氏而已也然而此五六人者古博雅大儒也三統之外不可廢也至於春秋一經以周正解之者則滔滔皆是又豈特胡陳項三家而已也

周之諸侯用夏正

劉子元史通云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

禮儀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正月者年
即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攷所紀書年始達此
意而自古說春秋者妄為解釋按古者孟春之月
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奉而行之安有周代諸侯
而用夏家正朔又按文十七年左傳鄭子家與晉
趙宣子書云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杜注云鄭文
公二年六月日即魯莊公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
也此即諸侯奉行周正之明文也而劉子元不精
魯史妄斥先儒說經典之玷不可以訓

兼明書

東西二周後辨

宋高宗皇帝

七

春秋三傳及戰國策稱東周西周王城成周高誘
注戰國策曰西周王城也今河南東南成周也故
洛陽今之河南合為一城故後之讀者難於分析
今之學者不惟專經之士昧然而大儒如胡文定
公博學如鮑彪注戰國策亦謬以千里元吳草廬
作東西二周辨正鮑氏之誤明且哲矣而胡文定
注春秋之誤則未之糾正也春秋昭公二十六年
天王入於成周胡傳曰不曰入於京師者京師重
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忝離而次
不列而降為國風之意嗚呼斯言也何其謬哉地

宋高宗皇帝

八

理不考而妄立議論何異昧目而道黑白乎今特
辨析考證之以洗千古之惑按尚書洛誥云我乃
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
食孔安國注云澗水東澗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
也澗水東下都也處殷頑民之地王城在澗澗之
間下都在澗之外所謂下都即成周也以此觀之
王城成周自是兩處明矣先昭公二十二年秋劉
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
周也此年天王入於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
周也杜預曰入於成周猶未得王都也其言豈不
明乎東萊呂氏其學深於史而精於古今地理
之沿革者也其作大事記曰漢河南縣即鄆周
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漢洛陽縣
周公營下都以居殷頑民是為成周平王東遷定
都於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
徙都成周汪克寬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
為東周畏弘謂敬王為東王王城在成周之西故
公羊以為西周畏弘謂子朝為西王之數說考證
詳練足訂胡傳之謬孔子作春秋亦據事直書豈
有改地名以為褒貶者乎雪山王氏詩總聞曰王

城下都皆周公所營也一則藉平王之遷一則藉敬王之入其慮患若預知者詩曰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平王自鎬京而遷王城千里而遙所謂大東也敬王自王城而入成周百里而遙所謂小東也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故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皆是一意也近時無錫邵尙書國賢曰天王入於成周下都也既入成周矣何不遂入王城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襄弘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其任怨也大矣非忠之至者其孰與於此或者不知王城成周

卷之三

九

爲二遂以入成周爲入京師使遷都之說卒無所歸而弘之忠不白於後世嗚呼地之不考乃害於義如此哉按邵尙書之說或者正指胡文定而不敢明言蓋近世學者之病寧得罪於孔子而不敢得罪於宋儒類如此虞文靖公云今人但見宋儒六經而不知宋儒以前六經有味其言哉故拾先哲遺言爲東西二周後辨以補吳草廬之未備亦有夾谷之奇若程雪樓之賞契者乎

升菴外集

魯之郊禘辨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

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予讀其言雖愛其詞之嚴義之正而未嘗不病其考究之不精也魯之僭天子禮樂魯之未造非成王伯禽之爲也昔者成王命君陳奉之以遵周公之猷訓爲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此以理而斷其事之無也以孔子之言考之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是天子之事守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孰有深切著明如是乎以上數言著其意而春秋魯頌著其事春秋禘於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公也書四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公也魯頌閔宮之三章云乃命魯公俾侯於東西之山川土田附庸言成王命伯禽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美僖公郊祀之事未見出於成王之所命也孔子於春秋書郊者九始僖終哀使隱桓莊閔之世有郊奚爲而不書魯頌之頌僖正以著其僭之始耳此以春秋魯頌考之而知郊禘不出於成王之賜也且史者載事之書也以天子禮樂賜諸侯豈細事哉左氏未嘗言之公羊之未嘗言之穀梁未嘗言之國語未嘗言之公羊之

卷之三

十

言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其言卽孔子之意也隱公嘗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如八佾之賜果出成王衆仲胡不舉以對據此則隱之世未有郊可知莊公觀齊杜曹劄諫曰天子事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祭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據此則莊公之世未有郊可知臯鼫之盟莒弘欲先蔡祝鮒述魯衛初封之寵命賜物纖悉畢舉使有天子禮樂之賜鮒也正宜藉口以張大於此時而反無一言及之乎

卷之三

上

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賜果出於成王子家駒斥昭公以僭而不諱耶此豈非明證大案哉且比事而觀之襄王之出而入也尙不許晉文之請隧平王之弱而遷也猶不允魯惠公之請郊成王之賢倍於襄平而謂成王賜之晉文魯惠尙不敢輕用而謂伯禽受之有是理乎若已賜矣已受矣魯惠又何須復請乎或曰子之言則然矣然禮明堂位有是言也祭統有是言也詩魯頌傳有是言也噫三言者皆虛也明

卷之三

上

堂位之言魯之陋儒欲尊宗國如亡是公之聘齊烏有先王之誇楚有是言無是事也其言也不足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漢儒無遠識以明堂位入禮經而祭統之說因之魯頌之傳因之故祭統之謬駢明堂之枝指也魯頌之謬承明堂之餘竅也君子不稽經合傳而偏此之信亦固矣且明堂位之言亦自相反既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以天子禮樂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既曰成王又曰康王成王既賜康王不應復賜執此以訊如無情之獄一鞠而見其肺肝矣況經傳之明證大案其衆如此曲儒之單聞孤說其寡如彼而可悠悠聽之使成王伯禽蒙不白之名於千載乎故辨之

升菴集

西園叢辨卷二十四目錄

秦璽

萬幾

五霸名訛

錢載年號之始

九鼎入秦

證謚法三謬八例

經略

西園叢辨卷二十四目錄

十

西園叢辨卷二十四

秦璽

安德田同之小山蘊纂集

周恭叔跋秦璽文曰嗚呼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忘恣睢者乎使其璽不得其傳者斯人也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李微之曰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於獻帝所寶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於劉石永和之世復

西園叢辨卷二十四

十

歸江左者晉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於隋代者慕容燕璽也隋謂之神璽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開運之亂沒於耶律女真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因學紀聞

萬幾

萬幾字出於尚書皋陶謨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也按孔安國云幾微也言當戒萬事之微也史以晉太宗為丞相時於事動每經年恒溫思其稽遲而問之答曰萬幾那得速耶斯語真得書義近

者改爲樞機之機豈尙書之前別有所見耶當由漢王嘉奏封事引用誤從木旁耳顏氏不引孔注以證又後人不根其本遂相承錯謬且曰漢書尙爾曾不知班顏亦自誤後學也

資暇錄

五霸名訛

世之稱五霸者其論出於荀孟聖人初無是言也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初不及宋襄秦穆楚莊吳閭閻越句踐而荀孟之所謂五霸者亦所取不同蓋各徇戰國一時之稱慕而立論爾孟子之所謂五霸

東周書卷三十四

王

則桓文與宋襄秦穆楚莊爲五荀子之所謂五霸則桓文與楚莊閭閻句踐爲五二子之論既殊則學者信吾夫子言足矣戰國之說不足據也如前七君者皆見乎春秋而聖獨於威文有贊予之詞首止葵邱之盟踐土於溫之會召陵城濮之役王室賴之諸侯賴之兆民賴之聖人所以予之者非私也凡以幸天下之有威文而不遂爲夷也若夫宋襄則固無成功吾前論之矣而秦穆楚莊閭閻句踐皆爲中國患聖人何忍長其冠哉若閭閻句踐皆逞兵以斷其私尤無足稱據者至秦楚二君

以爲夷狄之賢君則固也而遂與威文並列則鵬鷺無別矣秦穆之譽特其詞有足觀聖人取其詞而已穆公之悔非其道也悔其敗而益阻兵是豈聖人所望哉故書於春秋皆擠之九泉之下無隻字之褒也若楚莊者尤中國之害又非秦穆之比秦穆闢私忿於晉而已實不敢凌諸侯也而楚莊之兵直犯中國滅庸滅舒蓼滅蕭宋陳鄭聖賢之後皆被其毒假伐戎之行以觀兵於周仗討罪之名以肆虐於陳圍鄭圍宋皆逼其而縛請降登床告病而已謂之賢者固如是乎吾嘗惟後世君子

東周書卷三十四

王

不聞荀孟之論而概以五霸爲賢昧者遂伸秦穆楚莊於桓文之列則玉石無辨矣觀春秋所書無一語之溫庸可謂予秦楚乎故悉辨之暴秦楚之惡以存中國破荀孟之論以直桓文非私意也春秋意也穀梁傳云交質子不及二伯亦可證春秋之世本無五霸之說也

升菴集

錢載年號之始

馮鑑事始載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蕭道穆曰論古復今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鑑遂以錢載年號始於此余按杜佑通典歷叙古今錢幣

之制載宋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建
文曰四銖則是錢載年號實始於宋武孝建也孝
建元年甲午距後魏孝莊永安二年已酉鑄永安
五銖錢之歲凡七十有六年紀載昭昭豈可謂始
於永安鑑讀書不精誤以高恭之奏請載年號以
記其始遂以爲事始於此不知高之奏乃謂改鑄
大錢年分之始非事始也此固可笑又舍中國正
統之年號事始取諸北狄偏閭之朝見識何污下
耶恐後學承訛襲謬不得不辨

學賢
帖學

九鼎入秦

昭襄之世既書九鼎入秦矣始皇二十八年易又
書使千人沒泗求周鼎不獲乎吁此太史公深意
也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非得鼎無以自解於天下
九鼎入秦之說虛言以欺天下也秦史賾嘗以欺
後世也太史公從其文而不改又於始皇紀言鼎
沒泗水以見其妄鼎果在秦易爲又入泗水以求
之乎又於新垣平傳言九鼎淪於泗其事益自矣
然則鼎曷能沒於泗乎雅云戲烈王時九鼎震震
之者淪之兆也既震矣曷爲不能沒哉宋太師杜
亡自亡也杜能自亡鼎之自沒亦理也且秦之金

不圖漢書

五

人十二靈爽芳矣魏人徙之則潛然下泣況神禹

之鼎乎龍泉之劍入平津湛盧之劍去楚國彼固

非鼎匹也神物義不爲秦汚明矣宋子虛言事有

若實而妄者秦得周鼎也有若誣而實者鼎入泗

水也楊子曰予觀關羽上玉璽箋云璽潛漢水伏

於淵泉暉景燭曜靈光徹天歎曰璽者楚璞秦刻

爾何光恠若是況夫鼎者闕苞著之乾象義文垂

之易卦擬於禹歷三聖之神聖乎鄺道元曰東周

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淵泗秦始皇時見於斯

水始皇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系而行未出龍

齧斷其系故語云稱樂太早絕鼎系此則孟浪之

談予無取焉

升菴
外集

證謚法三謬八例

謚之見於史冊者其謬有三而其例有八堯舜禹
湯夷益棄契皆名也而載入謚則白虎羣儒之謬
也商之太宗中宗高宗後王追尊之詞也而混入
謚則杜預附會之謬也陳胡公滿胡言其老也齊
丁公伋丁著其號也而牽入謚則沈約賀琛等不
知擇別之謬也至以其例言之一曰請謚如公孫
枝卒其子戍請易名之類一日賜謚如秦秀議何

不圖漢書

五

晉以謬醜而帝賜謚為孝之類一日追謚如漢惠
三年謚蕭何為文終之類一日生謚如衛靈復國
謚北官喜為貞子析鋤為成子之類一日私謚如
展禽妻謚夫以惠朱暉子穆加父以貞宣而王通
門人共奉王通為文中之類一日純美之類則郭
子儀諸葛亮之忠武裴光庭范雍韓琦之忠獻曹
瑋岳飛劉錡之武穆裴度富弼歐陽修蘇軾之文
忠張齊賢張方平蘇轍胡安國之文定宗澤趙鼎
胡銓之忠簡是已一日純惡之謚則燕王旦之刺
江都王非之易胡陽侯聖之荒武陽侯嘉之幽安
成侯賞之刻楚王英之厲命呂侯之煬晉公護之
蕩上黃侯曄之替邵陵王綸之攜趙王招之僭陳
王純之惑越王盛之野高平侯次子世儒之躁戾
是已一日美惡相兼之謚則徐陵之章偽蕭瑀之
貞褊元載之成縱楊炎之平厲葛懷敏之忠隱曹
利用之襄悼劉從德之康懷朱端常之榮愿是已
一日非美非惡之謚如定侯越之敷賁侯山之原
東山侯成之躁常樂侯稠雕之肥被陽侯偃之穠
膠西王端之千西豐縣侯周敷之脫代王達之壘
是已夫帝王御世之法刑罰雖嚴止警於一時爵

賞雖重不及於身後惟美惡之謚定而榮辱判矣
蓋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惟周公之法可通於
萬世而無弊苟非然者狗一人愛憎之私違天下
公論之正豈可訓哉

初學編

經略

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左傳天子經略諸侯正封注
聚土為封曰略經謂巡行略謂邊界即取土為封
之略孟子所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是也後世不
知略之為聚土陸詞黃公紹謂巡行為略失之遠
矣巡行可以解經字而不可以解略字經略之云
猶云防邊也二字相聯為義若以略為巡行則謂
邊云防禦謂塞為征行可乎略也邊也塞也皆實
字也邊塞字易明人皆知之略字義少隱故解者
不以為實字而虛之轉辨轉謬矣再考左傳中凡
言略者皆謂聚土為封也如云侵敗王略又曰與
之武公之略又曰吾將略地焉又曰略塞坦其義
皆同尚書云嵎夷既略謂立邊防以界嵎夷正天
子經略之事也孔穎達不識略字本義以為俗稱
忽略簡略之略乃注云用功少曰略何其俗而且
陋謬而可笑哉孟子曰此其大略也略字本義謂

得其邊而未盡其中也亦猶莊子所謂道無封爲是而有畛也郭象注云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場妙得莊旨孟子之言略猶莊之言封與畛也惜乎趙岐之注孟不能郭象之注莊也乃曰大略大約也漢武紀殺略謂入界殺人龔遂傳劫略謂入界劫人今遂以略爲殺爲劫史云智略輻湊蓋謂其智足以周知天下之略今遂以略爲才智之稱假借譬喻遠失初意何異瞽者聽車輪之聲以爲雷哉又史記張良傳略地謂取其地而立我封疆也唐蒙傳略通夜郎謂通夜郎之略也古文簡奧如此若春秋書城楚邱疆鄆田文法也揚子法言云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韓退之去邠操云將去我疆其文法皆本於春秋不知古人用字之法則不得古人立言之意人可不識字哉或曰兵法有黃公三略何義也曰略與韜對韜弓衣也義取藏器略封畛也義取固守決非簡略之略也若依集韻謬解因事生義謂簡略也少也行而取也才而智也則三略之名又將曰略書名矣用此以證略之爲字義益明趙充國傳圖上方略圖畫本也方鄉道也略邊界也註謂方略爲

計策亦謬王右軍帖王略始及舊都升菴外集

西園叢辨卷二十五目錄

五刑辨

五殺辨

貞義辨

蘇叔黨無諂事梁師成事

辨徐世溥武侯論

西園叢辨卷二十五目錄

十

西園叢辨卷二十五

安德田同之小山蘊纂集

五刑

墨劓剕宮大辟非舜之五刑也舜以命皋陶者流也鞭也扑也贖也賊也象以典型五者是已甫刑曰苗民勿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斯則劓剕桎黥之謂肉刑之始矣刑者一成而不變聖人之所甚不忍也故就典型命士流者宥之鞭扑者贖之若夫怙終不悛則法在必誅賊之爲言殺也春秋傳晉侯使鉏麇賊趙盾是也相古有虞之世畫象而民知禁赭衣墨幪別其冠服使觸罪者知恥悔過得以自新自五虐之刑作殘其刑毀其體膚斷者不可復續終其身不敢與士民齒將無所用耻焉彼夫劓剕桎黥在苗民發聞惟腥舜方哀矜庶戮之不辜務遏絕之豈反効尤而以至仁用至不仁之法乎荀卿有云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斯言是也乃班固漢志援俗說著論以爲禹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昔者鄭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其言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其云禹刑湯刑者初未嘗指爲肉刑而

班氏實之孔氏書傳稱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
夏禹贖刑之法夏刑大辟二百贖辟三百官辟五
百剿墨各千不知何所據依殆無稽之言爾愚考
肉刑夏莫之用商亦無明徵伊訓臣下不匡其刑
墨出古文尙書未足深信迨周官分職乃掌之司
刑墨者守門剿者守關官者守內則者守固然則
肉刑其昉於周與穆王閱實其罪許贖以鍰是亦
不忍人之政矣蓋至漢而文帝始除之仁人哉俾
五虐之刑絕於世可謂盡心焉已顧腐儒之論尙
謂肉刑當復豈不謬哉

曝書亭集

五穀辨

孟子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趙
岐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穀羊皮爲人養牛自賣
句截五穀羊皮爲人養牛蓋言衣此食牛也朱子
集註云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
皮而爲之食牛殆言自鬻得五羊之皮解者遂疑
鬻身止得五羊皮非已屢屢歌云百里奚初娶我
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穀皮然則奚蓋服五羊
之皮入秦者紉五羊爲裘毛之最豐而賤者所服
也後讀范處義詩補傳釋羔羊之詩云素絲必以

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
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爲秦養牲蓋仿古制
古之羔裘其製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
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穆
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
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穀羊皮贖之楚
楚許與之蓋百里奚在秦五穀其素所被服穆公
慮楚不信故以奚所衣之服與之不然則五穀微
物楚人豈貪之乎

同上

貞義辨

表貞婦之里而旌其門自後世始也然則古人未
之重與曰在易恒之大過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古
之人以爲從一而終者出乎義之宜無足異也曰
女子未嫁而夫死終身不嫁焉可謂異矣顧經傳
亦未之詳何與曰先王制禮用以防民之所不足
期乎人事之宜而已未婚而夫死既葬而除服服
除而嫁人事之常也其或終身不嫁蓋禮之過焉
者也此經傳之所未詳也嗚呼自婚姻之禮廢而
夫婦之道苦民至有自獻其身者矣蒙之蠱曰見
金夫不有躬貞也者後世之所難雖過於禮焉苟

合乎從一之義是則君子之所深取焉爾曰古者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而況其未婚者乎謂之從可乎曰夫婦之道守之以恒而服之以感夫男女異室無異火澤之相睽自將之以行媒之言信之以父母之命委之以禽納之以純帛則猶之山澤之通氣其感通之理已深故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因其所感不以死生異其志乃所謂恒其德也春秋僖公九年書伯姬卒文公十有二年書子叔姬卒公羊穀梁二子傳曰許嫁矣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禮女子未許嫁而笄燕則髽首許嫁笄而字則爲之纓蓋至嫁而後主人親脫之凡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則從之之義也曰趨喪而哭禮與曰記有之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斬衰而弔焉鄭康成范甯皆主其說其誰曰不可也曰然則死可以合葬與曰周官媒氏堂萬民之判禁遷葬於嫁殤者未婚而合葬是嫁殤也曰生不得結其耦死不得同其葬是人事之最可憫者矣旌表焉不可以已也曰此有司之事也至世儒拘牽之見謂

女未嫁不當詣夫家弔哭並鄉里憫其守者謂死可以合葬於墓皆非也

同上

蘇叔黨無詔事梁師成事

靖康中蘇叔黨以真定倅赴官次河北爲賊所脅叔黨語賊曰若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卽其子肯隨若求活草間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王明清揮塵後錄載之而晁以道志其墓稱以暴疾卒於鎮陽釋其文可云孝子合而觀之不愧其父矣攷東坡先生以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卒於常州先生既卒而蔡京由尙書左丞進左右僕射蔡卞旋知樞密院事自崇寧元年迄於四年籍黨人榜朝堂定上書人上中下六邪等責逐責降而又編管子弟不許到闕一刻石於端禮門再刻石於諸州三刻石於文德殿門帝既親書之京復自書頒之天下是時叔黨潛身救過之不給寧有富貴利達之念萌於中哉惟因梁師成自言爲東坡出子嘗愬於裕陵曰先臣何罪禁誦其文章滅其尺牘於是先生遺文手蹟始稍稍復出叔黨之不忍顯絕師成者此也然黨禁初弛後雖得入京師借詠諧以玩世未嘗薰染以道所云嘻笑謔浪節概存

焉是已乃毀之者謂叔黨諂事師成自居乾兒夫
師成既以東坡爲父稱曰先臣則必以昆弟遇叔
黨豈有業爲兄弟而又降稱乾兒之理此助洛攻
蜀者謗之貝錦南箕尙論者不可不白其冤也同上

辨徐世溥武侯論

新建徐世溥巨源作諸葛武侯無成論略云諸葛
之出師卽周公居東之志也其盡瘁而無成功則
昭烈如其不才卿可自取一言酖之也人固有終
其身若潭穆寬厚而不能不敗露於將死斯言也
昭烈之疑忌盡見深險畢露非惟昭烈不知孔明

古書彙纂卷五

本

孔明亦不知昭烈甚矣彼以飛羽旣歿老宿無人
嗣子冲愚而亮以良平之才據伊周之地一旦之
後有蜀者未知爲劉氏否也故若示以開心見誠
而實豫防逆折之自取一言猶曰蜀卿之蜀也卿
欲取任自取之但勿戕吾子云爾云予讀之駭
然古來論昭烈者曰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知
人待士有高祖之風及其托孤之際君臣肝膽相
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卽曲筆如陳壽亦曰弘
毅寬厚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及其舉
國託孤於諸葛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

之盛軌也陳后山云昭烈謂武侯

云其勤勞一

生蓋爲漢計豈爲子孫計哉乃周公之用心也論
忠武侯或曰三代以上人物或曰王佐之才或曰
近伊呂之出處或曰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爲
表裏又曰勸昭烈伐劉璋而迄取之後世不以爲
貪昭烈令輔後帝曰苟不可輔公自取之孔明不
以爲嫌專國一十二年後主不以爲逼故魚水之
契古今美之不聞有異議也苟子論齊桓公云俟
然知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
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快也昭烈有焉世溥何
人而敢於汙曠先賢如此徒見其狂悖無忌憚而
已帶經堂集

古書彙纂卷五

七

西園叢辨卷二十六目錄

虛封 太僕箴

學士加大字 僕射

探花郎 敎官稱廣文非

尙席函杖 中書

小鳳小儀 西臺

撫軍 起復

太守 知州知縣

明經 秀才

舉人 進士

祭尊 太夫人太君

美人佳人夫君 濁世佳公子之稱

鄉里夫妻 措大

西園叢辨卷二十六

安德田同之小山蘊篋集

虛封

魏志建安二十年始制名號侯裴松之謂今之虛封蓋自此始按漢樊噲傳賜爵封侯賢成君顏注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受空爵則虛封非始於建安也田學紀聞

太僕箴

演繁露云晉郭展爲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廐馬充多潘尼爲太僕箴叙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

馬今按郭展事見晉諸公贊潘尼爲乘輿箴見晉書非太僕箴也蓋誤以二事爲一同上

學士加大字

李泌傳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辭而止按崔圓相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泌奏張說懇辭大字衆稱達禮至德二年崔圓爲相加集賢大學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此乃泌引圓爲辭傳誤矣同上

僕射

朱文公語錄引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卽周官太僕之職僕射之名蓋起於此以其朝夕近君後世承誤以爲宰相之號據此則射字音赦不當作亦音也

言

探花郎

據言載唐進士賜燕曲江置團司年最少爲探花郎蔡寬夫詩話亦言期集擇少年爲探花是杏園賞花之會使少年者探之本非貴重之稱今以稱鼎魁不知何義東軒筆錄謂期集選年少三人爲探花使賦詩熙寧余中爲狀元乞罷宴席探花以

不圖嘉卷三十一

厚風俗從之後隨因此訛爲第三人

應

教官稱廣文非

唐元宗愛鄭虔之才以不事事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而無曹司杜詩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非以學館爲冷以登臺省爲進用蓋言諸公日趨局獨廣文無職掌耳今以教導之官爲廣文非是

鼠

尙席函杖

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詩云尙席函杖臣周翰曰尙席儒席也今觀此詩文勢非謂儒席也尙席謂

設席之吏也設此太子之席其間相去容杖以指書講書也知尙席爲設席之吏者以其詩云尙席函杖承疑捧帙侍言稱辭惇史秉筆承疑侍言惇史三者皆太子屬官故知尙席亦官吏如尙衣之事也

兼明書

中書

洪容齋謂宋時升朝官有出身人爲太子中允無出身人爲太子中舍無出身人蓋任子之類也近士大夫不能曉乃稱中書舍人曰中書殊可笑云然則今之中書舍人固當稱爲中舍矣

兪州說部

不圖嘉卷三十一

小鳳小儀

唐人爲中書舍人爲小鳳翰林學士爲大鳳丞相爲老鳳蓋以中書省有鳳池也又謂儀部之長爲大儀員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

鄭谷集

西臺

郎瑛七修類纂舉東坡跋林和靖詩云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骨以西臺爲南唐李建中謬甚南唐太弟太傅李建勳非建中也建中宋初人爲西京御史故稱西臺其書與楊風子先後齊名蘇黃常稱之郎未知耶

香齋筆記

撫軍

古云太子處則監國出則撫軍撫軍二字乃儲貳之稱今人謂巡撫爲撫軍沿襲之久莫知其非不典甚矣居易錄

起復

起復者喪制未終強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陽公晏公獻神道碑明年遷著作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卽其家起復爲發運使又史嵩之喪父經營起復又朱制銜上亦帶書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今人以二

十七月服闋爲起復誤硯北齋存錄

太守

太守官名始於漢漢郡極大屬吏皆其所自除其位甚尊以會稽郡考之吳蘇州也烏傷婺州也昆陵常州也山陰越州也由李注云古之構李卽秀州也大末衢州也烏程湖州也鄞明州也合今蘇松常竝浙東浙西乃漢之一郡耳猶今之兩省總督而權勢猶過之今之知府亦誤稱曰太守寧足比數哉同上

知州知縣

今之州縣官書銜不曰知州知縣而曰知某州事知某縣事按唐制縣令闕佐官攝令曰知縣事又李翔任工部誌文云攝富平尉知縣事是也習而不察其誤甚矣同上

明經

今人以貢生爲明經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今罷詩賦而用經義則今之進士乃唐之明經也

秀才

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二人杜氏通典云初秀才科等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遂廢士人所趨向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張昌齡傳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則是秀才之名乃舉進士者之所不敢當也今以爲博士弟子之稱未爲愜當

舉人

舉人者舉到之人唐書楊綰傳天寶十三載試舉人於勤政樓問策別試詩賦登科者三人綰爲之

首蓋登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須再舉非若今以舉為一定之名也

進士

進士乃諸科目中之科其試於禮部者人人皆可謂之進士試畢放榜其合格者曰賜進士及第後又廣之曰賜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然後謂之登科但云舉進士則第不第未可知之詞非若今日已登科而後謂之進士也蓋進士即是舉人非若今日以鄉榜謂之舉人會榜謂之進士也

祭尊

漏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說苑載鄉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

困學紀聞

太夫人太君

却掃編云故事臣僚封贈母祖母不同生歿並加太字曰太夫人太君政和間劉安上建言太者生事之尊稱也封母而別之所以致別於其婦既歿並祭於夫若加以尊稱是以尊臨其夫也以尊臨夫名義未正自是始詔命婦追封除去太字按帝者之祖母稱太皇太后既升祔止稱皇后正此比也朝制命誥至今沿之而學士臨文多有謬誤殊

未考證耳

丹鉛錄

美人佳人夫君

美人佳人初無定稱簡兮以西周盛王為美人離騷以君為美人漢武以賢士為佳人光武稱陸閎為佳人而蘇蕙稱竇滔云非我佳人莫之能解又婦人以男子為佳人矣九歌思夫君兮太息指雲中君也思夫君兮未來指湘夫人也孟浩然衙門猶未掩佇立望夫君指王白雲也夫讀同扶音猶之子之稱非夫人目其所天之謂

同上

濁世佳公子之稱

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人以為美稱矣殊不知褒貶在言外言濁世為佳公子清世則否矣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自見韓子柳子厚墓誌用此意

升菴集

鄉里夫妻

俗語云鄉里夫妻步步相隨言鄉不離里夫不離妻也古人稱妻曰鄉里沈約山陰柳家女詩曰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南史張彪傳曰我不忍人之鄉里落他處姚令威曰會稽人曰家其義同也見西溪叢話今人以此二字稱同邑同村誤矣

同上

措大

代稱士流爲醋大言其峭醋而冠四人之首一說
衣冠儼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驗此
於醋而更驗故謂之焉或又云有士人貧居新鄭
之鄉以驢負醋巡邑而賣落魄不堪邑人指其醋
馱而號之因總被此號亦云鄭有醋溝溝之東尤
多甲族故曰醋大四說皆非醋宜作措言其能舉
措大事也資暇錄

西園叢辨卷二十七目錄

秦春泰夏泰秋泰冬

邱長春論日不入地

吉日良辰 月忌

寒食 清和

歲陽名 立春出土牛

正五九月 夏至有風重陽無雨

馮夷 丁約解劍事

張仙挾彈 婆娑神

佛入中國 子晉劉安

僧伽歌 漢鍾離

白牡丹 風鑑

射覆 陰陽

堪輿 子平

占兆審卦

西圖叢辨卷二十七

安德田同之小山蘊纂集

泰春泰夏泰秋泰冬

管子書有泰春泰夏泰秋泰冬董仲舒策陽常居大夏陰常居大冬正用管子語則大冬大夏皆音泰今人多失其讀也升菴集

邱長春論日不入地

明夷日入地中明夷邵子曰日入地中構精之象後人遂謂日晝行天上夜入地中邱長春曰輕清上騰為天重濁者下凝為地萬物有形重濁皆附

西圖叢辨卷二十七

於地三光輕清皆上於天既上於天如何却沉於地乎且星隕於地而化為石況地下乎夫二十八宿周天均布太陽逐日會合逐日遷移一歲之中歷經周徧且如日在箕斗箕斗在天河日入地時星河皆入地耶日獨入地而星河只在天耶若道星河皆入地則七八月間河漢尤顯日正東西出沒初夜則河漢東北西南向曉則東南西北是知河漢不入地面隨天運行迤邐而去未嘗暫止北斗幹運昭然可見而強稱入地有何義旨明夷之卦文王拘於羑里失勢之象何足為據右邱長春

所論如此愚按明夷入地中乃是假象明理如天在山中之類邵子構精之說元儒已譏其褻矣由是觀之長春之見卓矣明夷於左股王肅馬融皆作般般旋也日隨天左旋明夷日入地中之象也升菴外集

吉日辰良

楚詞吉日兮辰良王逸注日謂甲乙辰謂寅卯逸之意本謂日為甲乙之屬辰為寅卯之屬而各省二字後之讀者不曉便謂甲乙為吉日寅卯為辰雖朱子注楚詞亦誤用俗見也高誘注呂氏春

西圖叢辨卷二十七

秋云日從甲至癸也辰從子至亥也此則明白無疵升菴集

月忌

月忌之說術家以為虛火故為忌者謬也蓋

海錄云此乃以洛書九宮推之初一起一宮二日

二宮至初五日則入中宮中宮為皇極之位至尊

之地在臣民所當避忌故日月忌如此循環十四

二十三又入中宮是以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

日

寒食

鄭中記云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
冷食三日魏武帝以太原上黨西河雁門皆冏寒
之地令人不得寒食蓋爲冬至後百有五日也按
後漢周舉傳云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
龍忌之禁至其亡月或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
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舉爲并州刺史
乃作弔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
者之意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始解風俗
頗革然則寒食乃是冬中非今節令二三月間也
容齋
隨筆

清和

張平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熙鬱茂
百草滋榮明指二月謝詩首夏猶清和言時序四
月猶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也自後人
誤讀謝詩有四月清和雨乍晴句相沿到今賢者
不免矣試思猶字竟作何解沈氏
辟語

歲陽名

歲陽名始見於爾雅攝提格以下二十四名是也
後世相傳以爲古甲子余疑其非何也爾闡之古
莫如典謨其次易卦爻詞其次毛詩其次諸子尙

書辛壬癸甲易先甲後庚詩吉日庚午又朔日辛
卯殷人以生日名子十干備至春秋則昭然不紊
不聞有一字及於爾雅十干之異名也獨史記曆
書紀漢武帝以來見之意當漢世術家創爲此名
藏用隱字以神其術而後人竄入爾雅堯舜三代
恐無是稱謂也司馬公取以紀通鑑亦信而好古
之意按楚詞攝貞於孟陬兮分明用曆家之言稍
變其字以別子實庚之文非必謂以是紀歲也升
菴

立春出土牛

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於國城之南立
土牛其言立春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農
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
示其農中也立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後示其農
晚也爲國之大計不失農時故聖人急於養民務
成東作今天下州郡立春日制一土牛飾以文彩
卽以彩杖鞭之旣而碎之各持其土以祈豐稔不
亦乖乎李氏
刊誤

正五九月

今人上官忌正五九月流俗相沿不知其故按內

典以正五九三月爲長齋月云天以大寶鏡照四大部洲此三月照南洲故宜修福耳忌者非也居易

夏至有風重陽無雨

俗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驗之殊不然及聞感精符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戊遇一冬晴乃知俗傳之訛也

馮夷

張衡思立賦馮夷俾清津兮擢龍舟以濟予李善注引清冷傳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

古詩集卷七

五

死是爲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修裴氏新語謂爲馮夷莊子曰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得水仙後漢張衡傳注引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又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碑有河侯新祠頌秦宗撰文曰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數說不同然則不經之傳也蓋本於屈原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馮夷前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訓又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霓許權重云古之得道

能御陰陽者此自別一馮夷也右洪容齋之說如此

考索可謂極博余按山海經云從極之淵深三百仞惟水夷恒都焉水夷人面乘兩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驚行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右二說皆出屈原前蓋水夷無夷即馮夷也淮南子又作馮遲抱朴子釋思篇云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郭璞馮夷贊云稟華之精食惟八石乘龍隱淪往來海客若是水仙號曰河伯又江賦云水夷引浪以傲睨注即馮夷馮音凭水經注括地圖曰馮夷乘雲車容齋都夷不引及何也真珠船

古詩集卷七

六

丁約劍解事

唐闕史首載丁約劍解事謂約從逆帥李師道被獲獻俘闕下臨刑用幻術以筆代已自云歸崑崙石室矣語云天下無不忠孝神仙約何爲者長山劉孔和節之有詩云淮南叛諸侯趙高賊宦官神仙乃如此何足容褒彈真篤論也否則淮南以叛自殺而道書猶妄爲雞犬皆仙之說以誑聾俗是尊逆也豈可以訓集

張仙挾彈

世所傳張仙張弓挾彈若貴遊公子以爲卽梓童之神文昌之宿然梓童自有像簷衣紗帽與張仙不類按陸文裕金臺記聞乃蜀王孟景挾彈圖也初花蓋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圖遂懸於壁且祀之太祖見而致詰夫人答曰此蜀中張仙祀之有子非實有所謂張仙也然孟景太祖時曾屢入廟無緣不相識額及考地志邛州有挾仙樓仙人張遠者往來於此每攜彈視人家有災者爲擊散之疑世傳張仙挾彈或本此耳又按王長公勘書圖跋宋初降王中獨孟景有天人相見於

西蜀雜錄卷二十七

七

花蓋夫人所供其童子爲元詰武士爲趙延隱當時進御者以勝國故不敢具其實故目爲文昌耳然則孟景之像一訛而爲梓童再訛而爲太宗豈不可笑金臺紀聞

婆娑神

曹娥碑云吁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時迎伍君傳云迎婆娑神誤也田學紀聞

佛入中國

世傳漢明帝永平十年佛法始入中國非也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爲異囚之夜有金人破

戶以出又武帝時霍去病過焉支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歸帝置之甘泉宮金人者浮屠所祠今佛像卽其遺法也又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未之信迨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傳毅以佛對曰天竺國有佛卽神也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七十二章釋迦立像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以此攷之佛入中國非自明帝始也識遺

子晉劉安

列仙傳謂子晉乘鶴仙去蓋好奇之人因上賓之

西蜀雜錄卷二十七

八

說而附會之耳子晉死時年才十七淮南王安以謀反自殺載在信史而神仙傳以爲仙去蓋亦因其好言神仙黃白之事而妄爲之說真珠船

僧伽歌

唐中宗問萬回曰僧伽是何人曰觀音化身也李太白作僧伽歌云按李白生於中宗十六年已

亥伽化於景隆三年庚戌白才十二歲且白幼年未至江淮何從與之論三軍說空有乎況神僧傳與白詩全不相符大抵白詩多有僞託僧伽歌必爲誤收神僧傳歷紀年月當不謬也夢溪筆談

漢鍾離

鍾離爲姓權其名也字雲房唐人嘗自稱爲天下都散漢鍾離權今人稱爲漢鍾離殊可笑說鈴

白牡丹

俗傳呂洞賓戲妓女白牡丹非也乃宋人顏洞賓耳顏洞賓亦係散仙同上

風鑑

相之不可憑也南史庾華傳庾家富於財食必列鼎又狀顏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必爲方伯及魏尅江陵夏以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蘿而甚

古詩集卷二十七

九

尖危縱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唐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賤出家可免死渾不從仕至宰相魏朱建平善相鍾繇以爲唐舉許負何以復加然相王肅年踰七十位至三公肅六十二終於中領軍史氏以爲蹉跌故吾以爲相不可憑也南史徐陵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死陵仕至太子少傅年至七十七唐孔若思傳孔季詡擢制科授校書郎陳子昂嘗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而季詡終於左補闕使徐陵天而不壽季詡遂至顯官則人遂以爲風鑑之驗矣

吾以此知風鑑之不可憑也孔氏雜說

射覆

左傳昭公四十四年五月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是歲果旱管輅傳徐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有十三種物遂一一名之唯以梳爲枇爾以梓慎之知天而以旱爲水以管輅之善射而以梳爲枇世間悠悠之說皆不足信爾同上

陰陽

陰陽之說似可信又不足憑按後唐李克用討幽

古詩集卷二十七

十

州占云不利深入克用不從果爲燕師所敗此可信也莊宗之汴司天監云歲時不利深入必無成功莊宗不從乃自此有天下此其不足憑也同上

堪輿

天下之言墓者皆宗郭璞所謂青囊書是也今之俗師必曰某山某水可以求福可以避禍其說甚嚴以爲百事纖悉莫不由此按本傳璞母卒卜墓地於暨陽去百許步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未期起璞爲記室參軍敦舉兵璞忤敦意收璞蒞南閭斬之

使吉凶壽夭信皆由墓則璞所擇地宜有可以自免者矣得非固有定而不可移耶璞猶如此則俗師之說不足信也范曄郭躬傳後云吳雄不問墓地而三世庭尉趙興不恤忌諱而三葉司隸陳伯敬勳則忌禁而終於被殺此說亦可以破流俗之拘攣矣

同上

子平

推命者有子平五星宋景濂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所謂觀命祿而知骨體皆是也況小運之法本許慎說文已字之訓空亡

子平

子平

之說原司馬史記孤虛之術蓋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沿及後臨孝恭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略唐人習者頗衆而張一行桑道茂李虛中咸精其術虛中之後惟子平尤造闢與五星之說景濂則謂其說本於都利聿思經都利益都賴也西域康居成嘗都賴水則今所謂聿思經者蓋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使士而羅喉計都亦胡梵之語其術蓋出於西域無疑十一曜之說景濂以爲無之而吳伯善甄鸞劉孝孫張胃玄之造但七曜而已按子平各居易五季人與

麻衣道者陳圖南游今所謂徐子平則宋末徐彥昇耳其實非子平也

弁州說部

占兆審卦

月令曰命有司辨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孔穎達曰有司太史之官殺牲以血塗之曰辨使之神也策著也占兆謂卜兆之書也非但辨其著龜兼辨此占兆之書不言爻占兆者蒙上文也卦著卦也易有六十四卦或吉或凶審省之而已以其著短龜長賤於龜兆故也按周禮龜人上春辨龜無爻占兆之文而穎達解月令言兼爻占兆之書非也且兆辭存於竹帛何容以血塗之哉博雅云占瞻也爾雅云占視也則是古之爲言繫人不繫兆也正與審字義同以兆卦各有吉凶慮其差謬故因爻龜策之時占視其兆審省其卦也兆下不言吉凶者以其文繁總以吉凶結之也云著短龜長此左傳文也穎達既誤解爻兆不爻卦故引左傳證之按僖五年左傳云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著短龜長不如從長按易之爲書河圖出文經三有天道廣大悉備未有龜卜之書若斯之盛也豈短賤於龜哉或曰

子平

子平

既不短於龜何以立騶姬而筮之吉咎曰必非應
 筮亦不吉但卜人不善占筮謂之為吉耳亦猶穆
 姜初往東宮而筮之遇艮之隨史曰隨其出也姜
 氏自占之曰不然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其後穆姜
 竟卒於東宮又南蒯將逐李氏筮之遇坤之比曰
 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
 可不然必敗其後南蒯果不克奔齊此皆卦告之
 凶而誤占之為吉非短於龜也

西圖叢辨卷二十八目錄
 子

西圖叢辨卷二十八目錄

- | | |
|------|------|
| 瓊花 | 錦竹 |
| 蘭蕙 | 玉樹 |
| 綠竹猗猗 | 柳花柳絮 |
| 萸茨 | 東籬 |
| 菡萏 | 茶 |
| 芋栗 | 包匭菁茅 |
| 茶 | 雀舌 |
| 蒲盧蒲葦 | 兔絲燕麥 |
| 草萊 | 蔓菁 |
| 王瓜 | 東陵瓜 |
| 匏瓜 | |

西圖叢辨卷二十八目錄
 子

瓊花

瓊花在揚州后土祠中晏元獻以李善文選注質之云瓊乃赤玉與花不類也又宋次道春明退朝錄云瓊花一名玉蕊按唐朝唐昌觀有玉蕊花王建詩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塔前碎月明劉禹錫詩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唐內苑亦有玉蕊花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之夕屢同賞玩故德裕詩云玉蕊天中樹金閨昔共窺傳師

宋西園叢辨卷二十八

和云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玉蕊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予玩賞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觀之則玉蕊花豈一處有哉其非瓊花明矣東坡瑞香詞有后土祠中玉蕊花之句非謂玉蕊花止謂瓊花如玉蕊之白爾而江南土人又以野中小白花本高數尺春間極香者呼爲瑒花又爲鄭樹又爲八仙花洪容齋卽因曰唐昌觀玉蕊乃今瑒花又名米囊黃山谷又云荆公欲作傳而陋其名予謂名曰山礬野人取其葉以染黃不惜礬而成色耳紛紛聚訟究無實據若據風

俗雜志中江少虞所編皇朝類苑云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潔白可愛歲久木大而實繁俗目爲瓊花不知實何木也世以爲天下無之惟此一株則諸說附會止因好事者爲作唐人帖以致曾端伯洪景廬皆信之其實諸公俱未見花所謂信耳而不信目也故周子充云以玉蕊爲瑒起於曾端伯予與謙叔之子元愷同里巷往還至熟其父初無揚汝仕帖小說難信如此

王蕊辨證

錦竹

升菴云杜子美有從韋二明府續處覓錦竹兩三

宋西園叢辨卷二十八

上

叢詩黃鶴注云竹譜竹紀無錦竹意以其紋如錦名之竹紀有蒸竹笛墮竹其皮類繡卽此耶錦竹他無見惟杜詩有之近聞梅宛陵錦竹詩雖作細竹紋還非楚筠質化龍徒有期待鳳會無實本與凡會俱偶入君子室又注其下云此草也似竹而爽升菴所考如是此草有節如竹其花似錦意卽今之石竹花也及閩杜詩箋注無錦竹有覓餘竹詩華軒鶴鶴他年到縣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石竹草花信不如是必別有一種如宛陵所詠則石竹也

古歌堂雜著

蘭蕙

夾祭草木略以蘭蕙為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然
離騷滋蘭樹蕙招魂轉蕙汜蘭是為二草不可合
為一困學紀聞

玉樹

左思三都賦序譏揚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菁蕙
誤矣揚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眾寶為之以娛
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升菴集

綠竹猗猗

詩淇澳篇云綠竹猗猗按陸璣草木疏稱郭璞云

綠竹王芻也今呼為白脚蘗或云即鹿薔草又云

蘗竹似小蘗赤莖節韓詩作薄音亦云薄蘗竹則
明知非蘗竹矣今為詞賦皆引入竹事大誤按謝

莊竹贊中引用綠竹猗猗不預文選所以為昭明
之棄耳至如陸璣字從玉旁非士衡也資暇錄

柳花柳絮

柳花與柳絮不同其生於葉間成穗作驚黃色者
花也花既褪就帶結實其實之熟爛飛如絳者絮
也古今吟咏往往混同不分杜工部詩有雀啄江
頭黃柳花又有生增柳絮白於絳之句則花與絮

不同顯然又曰糝徑楊花鋪白璫得非一時鹵莽
而然耶臆素

蕸蕸

蕸蕸曆蕸也世紀云堯時蕸蕸夾階而生葉圓而
五色每月朔則生一蕸至月半而十五蕸十六日
後日落一蕸至晦而盡若月小盡則餘一蕸厥而
不落王者以之占曆應和氣而生舜亦如之一名
仙茅堯舜時皆有周公攝政七年又生亦見伏義
大傳或云朱草按孝經援神契云朱草生蕸蕸萐
則二物也注朱草者百草之精狀如小桑長三四

尺枝莖如珊瑚生名山石巖之下刺之如血生落

亦如蕸蕸則蕸蕸之類爾非仙茅也路史餘論

東牆

甘涼銀夏之野沙中生草子細如罌粟堪作飯俗
名登粟一名沙米按宋史瀚海沙深三尺不育五
穀沙中生草子名登相收之以食遼史西夏出登
廂一統志韃靼土產東牆似蓬草實如稂子十月
始熟出幽涼并烏丸地魏書烏丸地宜東牆余意
一物東牆訛為登廂又訛為登粟爾真珠船

蒟醬

說文云果也似王瓜蔓生實如桑椹膚白皮黑其味辛香惟蜀出蒟醬蜀人呼果爲醬如楚人呼橘爲圮呼豹爲程耳至云澀其油醢以爲醬之說似未的確且藥有名敗醬者草類也卽黃蔞

茶

詩緝云經有三茶一曰苦菜二曰委葉三曰英茶皆音徒又按字書茶一音書門神名也今人誤讀爲徒音矣

芋栗

芋音除上聲莊子祖公賦芋一作芋又徐無鬼篇若山林食芋栗又藝苑雜錄云江南有小米謂之芋

不實書卷三

五

杜工部南隣詩園收芋栗未全貧或作芋栗或作芋栗芋栗不必植之園中而芋與栗不當類舉朱愚菴註杜定作芋栗爲是余往湖口路經南陵訪王進士五清於山居留宿具餐雜陳野藪中有粉葉子和醢醢以進者王謂余曰此卽錦里之芋栗也芋似栗而小山家率以冬取實去皺皮磨而漉之以水然後用之是知芋栗皆屬園果況莊子徐無鬼篇所載甚明益信杜詩無一字不有來歷

包匭菁茅

禹貢揚州所貢包匭菁茅孔安國云包橘柚也匭

匣也菁以爲蘄茅以縮酒僖四年左傳稱齊侯貢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杜元凱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極是按太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是知菁茅卽三脊之茅也菁者茅之狀貌菁菁然也三脊之茅諸土不產故楚人特貢之也孔云菁可爲蘄是謂菁爲蔓菁也且蔓菁常物所在皆生何必須事楚國匣盛而貢之哉故知孔失之矣

茶

飲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非也

不實書卷三

六

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晏饗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飲酒率以七升爲限遂不悉入口皆澆濯取盡曜素飲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或爲裁減或賜茶并以當酒如此則三國時已知飲茶矣

南齊書紀談

雀舌

茶牙古人謂之雀舌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實素良而所植之木又美則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其細如針惟牙長爲上品以其質幹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者極下材耳乃北人不識誤爲品題早山居有茶論菁茶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來

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

沈氏筆談

蒲盧蒲葦

沈存中說蒲盧爲蒲葦予嘗辨其非是後讀陸氏爾雅云細腰曰蒲盧匏類也故細腰土蜂亦謂之蒲盧且引中庸政猶蒲盧之語謂蒲根著在土而浮蔓常緣於木故謂之罍贏又引本草云匏類小者名瓢瓢取諸藻盧取諸蒲蒲善浮詩所謂不流東蒲者也其說似匏瓢盧蒲葦爲一類故在隰草部中爾雅又云罍贏蒲細腰盧之有盧者也楚詞曰玄蜂若壺取是焉予以此方悟爾雅中庸之說而鄭氏所注蓋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存中疑於地道敏政之語其實未知罍贏蒲盧之義捫虱新語

兔絲燕麥

古樂府云道傍兔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獲言虛名無用也蓋兔絲非絲而有絲之名劉禹錫文作兔葵燕麥非也丹鉛錄

蓴羹

千里蓴羹末下鹽豉世多以澹煮蓴羹未用鹽與豉相調和非也蓋末字誤書爲未耳末下乃地名

此二處產此二物其地今屬江干同話錄

蔓菁

今人呼菘爲蔓菁者非也北之蔓菁與南之菘菜形狀不同按齊民要術蔓菁是蘿菔醫方所用蔓菁子皆蘿菔子是蔓菁蘿菔爲一物無所疑也明兼書

王瓜

月令立夏之後十日王瓜生諸儒及本草多不詳識蓋王瓜卽括樓也括樓與土瓜形狀藤葉正相類括樓大而土瓜小耳以其大於土瓜故以王字別之爾雅諸言王者皆此類也今驗括樓立夏之後其苗始生正與月令文合故知先儒之說皆非也同上

東陵瓜

阮藉咏懷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臣延濟曰故秦時東陵侯邵平種瓜於青門外其瓜甚美以供賓也非是按嗣宗此詩是遭亂代思深居遠害以瓜喻之言邵平種瓜不能深遠近在青門之外又色味妍美遂爲人所食啗故下云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才爲患害以人遭

亂代苟逞才露穎必爲時所害如美瓜膏火之自
喪矣而延濟不喻此義謂種瓜以供賓客何其謬
歟同上

匏瓜

古人立說多取喻於匏如詩所云匏有苦葉其大
較也鵬冠子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壺與匏同卽
匏也蓋匏味苦不堪食止可繫以涉水殆專於一
者也夫子匏瓜之喻蓋取諸此

西園叢辨卷二十九目錄

五大夫松

橋梓

孔木

石楠

竹箭

勞薪

鳳凰

鶴尾

五鳩氏

越燕胡燕漢燕

雞鵠鳬鵠

烏鵲填河

秦吉了

漢鵲雀辨

睢鳩

桑扈竊脂

角端麒麟

鹿角麋角

兔

文馬

八駿

夷羊蜚鴻

雌雄牝牡

雞口牛後

莎雞

通印子魚

西園叢辨卷二十九

安德田同之小山蘊纂集

五大夫松

今人稱泰山五大夫俱云五松樹至不能得其數以爲疑獨黃美引史記載秦始皇上泰山立封祀之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此語可證千古之誤

橋梓

父子稱橋梓見劉向說苑橋梓二木名南山之陽有橋焉實而仰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梓焉實而俯

子道也今皆去木從喬省文爾非是

孔木

水經注云孔叢子曰夫子墓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諸孔氏封五十餘所人各昭穆不可復識有銘碑三所獸碣俱存皇覽曰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故多異樹不生棘木棘草今則無復遺條矣由叢子諸說觀之是千載之上已無復遺條況千載而下耶

顏子手植石楠木

述異記言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石楠樹二株

大可三十四圍傳云顏回手植之木按顏淵之死年僅逾三十貧不能槨門人厚墓之豈有豫營塚墓手植墓樹之理

竹箭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竹爲竹箭爲箭蓋二物也今採箭以爲矢而通謂矢爲箭者因其箭名之也至於用木則爲筈而謂之箭則謬矣

勞薪

王邵奏改火疏云昔晉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炊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輶今傳以爲符朗事非也

升菴外集

鳳凰

宋符瑞志鳳凰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說文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然則爵卽鳳凰歟

鶴尾

朱晦菴詩謂鶴身白頸尾黑然尾實不黑黑者其兩翼之末耳

五鳩氏

少皞氏以鳥名官有五鳩氏按詩鴈鳩在桑月令

鳴鳩拂其羽皆是物也一名布穀一名桔鵲一名
搏黍又名撥穀又名郭公又名勃姑博物志鳩似
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喜朝鳴陸機直以為奕鳩
非也

越燕胡燕漢燕

傳云齊魯之間謂燕為乙今不復然凡紫霄輕小
者乃越燕胃英黑聲大者乃胡燕作巢甚長有容
匹素者越燕不入藥用漢燕亦小較越燕少差爾
且謂雁為孤而不日雙謂燕為雙而不日孤或曰
雁屬陽燕屬陰陰偶陽奇據理言之非以物之單

雙論也

鷓鴣鳬鷓

世但知鷓鴣而不知有所謂鳬鷓者鷓鴣嘴長鳬
鷓嘴短皆絕相似而實不同蓋其色則俱為鷓而
喙有鳬鳬之異此前所未聞也

研北
雜志

烏鵲填河

淮南子有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之說故庾肩吾
七夕詩云倩語鵲陵鵲填河未可飛宋之間云烏
鵲橋邊一雁飛王建云龍駕車轅鵲填石李商隱
云星橋橫道鵲飛迴晏叔云鵲慵烏慢得橋遲張

文選云靈官召集役靈鵲橫渡天河雲作橋爾雅
翼云涉秋七日烏鵲首無故皆髡相傳以為是日
河鼓與織女會於漢東役烏鵲為梁以渡故毛皆
脫去今七月七日絕不見烏鵲異日驗之鮮不髡
者羅願謂秋乃鳥獸毛脫之時又山海經羣鳥有
解羽之所然必於一日理所不能推也

真珠
船

秦吉了

昔有丈夫與一女子相愛自季夏二十六日以書
札相通來年是日篋中殆滿皆憑一鳥往來此鳥
殊解人意至是日忽對女子喚曰情急了女子因

宋書卷五十九

四

書繫其足曰秋期若再不果有如白日惟其所為
因名此鳥為情急了沈如筠詩云好因秦吉了
為奇情深蓋杜撰誤呼爾

現環
記

漢鵲雀辨

漢黃霸傳鵲雀集丞相府鵲字音芬非音曷也今
人例以曷字讀之誤已按霸傳蘇林注云今武貴
所著之鵲而師古注曰蘇說非也此鵲雀音芬本
從鵲字通用鵲似鳳也若夫鵲雀之鵲青色好圖
不止俗謂之鵲鵲音曷與此鵲雀音芬者不同故
志之以正訛舛

學齋
帖

雉鳩

顏氏匡謬云雉鳩白鷺郭璞曰江東呼為鷺毛莫云雉鳩擊而有別然則雉鳩之為鷺不可易也又爾雅云揚鳥白鷺是白鷺一名揚鳥則雉鳩非白鷺明矣

桑鴈竊脂

釋鳥云桑鴈竊脂郭璞云俗謂之青雀嘴曲食肉好盜脂膏食之因以為名非也按下文云夏鴈竊玄秋鴈竊藍冬鴈竊黃棘鴈竊丹豈諸鴈皆善為盜而偷竊玄黃丹藍者乎蓋竊之言淺也竊玄者

不西漢書卷十九

五

淺黑色也竊藍者淺青色也竊黃者淺黃色也竊丹者淺赤色也竊脂者淺白色也今三四月間採桑之時見有小鳥灰色眼下正白俗呼白鵪是也以其採桑時來故謂之桑鴈而郭注謂竊脂為盜脂肉一何謬哉

角端麒麟

按漢書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其獸則角端麒麟張揖曰角端似牛其角可以為弓郭璞曰角端似猪角在鼻上可作弓李陵書以此弓十張遺蘇武師古曰郭說是也史記作觶

音

漢書文選皆作端乃

北中一獸也耶律楚材所謂靈異如鬼神日馳萬

八千里聖人在位斯獸奉書而至者郭璞又注麒麟云麒麟似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陶九成併以之釋角端云似麒麟而無角抑何齒莽之甚耶據郭璞解則今之畫一角者麟也非麒麟也

也

鹿角麋角

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角而應陰麋以冬至角而應陽鹿肉暖以陽為體麋肉寒以陰為體以陽為體者以陰為末以陰

不西漢書卷十九

本

為體者以陽為末末者角也故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見王慙所著甚明今人禾惟一概作男子補精益血之劑於麋鹿亦不能辨矣

兔

曲禮兔曰明視陸佃曰兔吐也明月之精視月而生故曰明視王充論衡兔舐雄毫而孕及生子從口中出余見蒲城原子兔說以為兔之雄雄其草尾無異他獸每月一孕子生則以土培之而產其穴出入必然或竊啟其戶子輒不成蓋古所謂視

月者視月之候而孕又謂吐生者得土而生土訛
為吐也

文馬

宣二年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子
鄭杜注曰書馬為文四百匹也非是文馬者馬之
毛色自有文采重其難得若書馬為文乃是常馬
何足貴乎

八駿

穆天子傳書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
白羲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驊騮八
曰綠耳王子年拾遺記載八駿一名絕地二名翻
羽三名本霄四名起影五名踰輝六名超光七名
騰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

夷羊蜚鴻

史記周紀武王曰惟天不享殷自發未生於今六
十年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徐廣曰夷羊蠻物也蜚
鴻蜚鴻也張守節曰夷羊一本作麋鹿喻小人在
朝也蜚鴻喻君子放棄鄭玄曰蜚鴻鴻雁也知避
陰陽寒暑喻民去無道就有道按三說似均有未
協者升菴謂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紂有鹿臺

以養鹿故曰麋鹿在牧蜚鴻馬名若白蟻紫燕之

類蓋良馬也養麋鹿而棄良馬故曰麋鹿在牧蜚

鴻滿野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庶幾似之

雌雄牝牡

飛曰雌雄走曰牝牡一從隹一從牛此鳥獸之別
也然詩曰雄狐綏綏是獸亦可雌雄言書曰牝雞
司晨是鳥亦可以牝牡言昔周益公嘗舉以答客
問而此外亦不多見也

雞口牛後

張孟奇據爾雅辨國策史記雞口為雞尸之誤牛
後為牛從之誤寧為雞尸無為牛從蓋言尸主也
從從也寧為小之主無為大之從似為有理即使
並存雞口牛後自不如雞尸牛從為古雅矣

莎雞

幽風六月莎雞振羽毛其云莎雞羽成而振訊之
孔穎達曰莎雞似蝗而色斑翅正赤六月中飛而
振羽索索作聲二說皆非也按諸蟲之鳴有出於
口者有出於脅與脰者有出於股與羽者脅鳴者
弱痺也脰鳴者痿痺也股鳴者斯蠶也羽鳴者莎
雞也若以飛而有聲為羽鳴者則蛩之類皆是

何獨莎鷄也且曲風所言非偶然也以莎鷄斯蟲之類皆陽蟲也陽氣出則此蟲鳴陽氣入則此蟲盡者其將寒之有漸勸人早備於寒也今驗莎鷄狀如蚱蜢頭小而身大色青而有鬚其羽蓋合不鳴夜則氣從背出吹其羽振振然其聲有上有下正似緯車今人呼爲絡緯者是也孔云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是其不識莎鷄妄爲臆說

兼明書

通應子魚

莆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有港港中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故荊公亦有詩云長魚祖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訛者

逐齋閑覽

西園叢辨卷三十目錄

姓氏

五楚四燕四趙三韓

丘氏

母邱

蓋姓有二

三字姓

千家姓

李姓非一

理李二氏

人名三食其

楊氏揚氏

班氏當從斑

同姓名

西園叢辨卷三十

安德田同之小山蘊篹集

姓氏

姓與氏不分久矣今人多以氏爲姓按左傳魯衆仲之言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天子立有德爲諸侯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若舜由媯汭而生故以媯爲姓因所封之地爲之氏若胡公封於陳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諸侯不命曰陳氏也但使其臣以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氏韓王父子爲氏國語帝嘉禹治水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之類命四岳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呂姓以繫百世之

正統氏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是也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是也氏於官司馬司徒是也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鳥五鹿氏於事則巫土匠陶是也蓋別姓則爲氏別氏則爲族族無不同之氏氏有不同之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餘論

五楚四燕四趙三韓

秦末漢初諸侯王之立想傳舍楚也而有陳涉襄強景駒懷王項羽蓋公年之間楚凡五易姓也燕一也而有韓廣臧荼盧綰呂通蓋三十年之間而燕凡四易姓也趙一也而有武城趙歇張耳呂祿蓋二十九年之間而趙凡四易姓也韓一也而有韓成鄭昌韓王信蓋四年之間而韓凡三易姓也馬瑛一表受封之異易姓之殊殊欠分明

邱氏

孔穎唐韻引風俗通云邱氏魯左邱明之後非也邱明出伯齊太公之後不困邱明得姓按藝文志云左邱明姓左名邱明故春秋傳稱左氏傳豈其子孫以父祖之名爲姓乎且昭二十三年有邾大夫邱弱則左氏爲傳之時已有邱氏非邱明之後明矣風俗通之妄唐韻之疎也

母邱

複姓有母邱氏諸姓書音母作母非也漢書有母邱臣顧師古曰曼邱母邱本一姓近說近之亦未考其原也史記田齊世家伐衛取母邱索隱曰母音貢邱古國名衛之邑也今作母邱字殘闕耳索隱之說得其原矣然以母邱爲殘闕亦非蓋古字

從省不用耳耳漢有母邱與母邱長母邱毅魏有母邱儉皆同族也今分爲二姓曰母曰邱而母爲父母之母不惟士人不知而母氏子孫亦不自知則譜牒不明之弊久矣特著之

升卷集

蓋姓有二

漢蓋寬饒蓋勳音蓋唐蓋文達蓋蘇文蓋嘉運音踏俱不讀如字

同上

三字姓

魏初作府兵八柱國掌之侯莫陳崇其一也侯莫陳三字姓崇其名也趙宋有侯莫陳利用蓋其後

裔今讀者以侯莫爲一人陳利用爲一人非也

同上

千家姓

明洪武十四年五月朔翰林編修吳沉典籍劉仲質吳伯宗據戶部黃冊編爲千家姓以進傳之天下今之教童子者猶以宋世百家姓爲訓殊失之

矣同上

李姓非一

姓氏譜李姓凡十三望以隴西爲第一唐時重族系雖帝系之貴亦自屈居第三而讓隴西爲一則

隴西之李與唐室之李不同族明矣史官修唐世系表謂臯陶爲堯大理世爲李氏紂時有逃難食李得全故改理爲李此附會杜撰以媚時之說殊不足信按唐本李高之後乃夷狄非中國人與臯陶之理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唐帝以李老君爲祖封爲玄元皇帝而廟祀之使史官臯陶大理之說有據何不直祖臯陶而乃下祖李耳乎是相矛盾可疑甚矣漢世李廣爲隴西李氏至唐猶然然據唐人姓氏譜則隴西與唐室了不相干而李氏稱隴西者往往冒爲唐宗室又矛盾矣唐自高祖即位太宗高宗繼之武后殺唐子孫殆盡至開元末四十年而李太白詩云我李百萬葉柯條布中州是又可疑蓋唐人十三望之李皆冒稱宗室既不封以祿位惟虛名誇人曰天潢仙派而已唐帝亦樂其族姓之繁不暇考其真偽也觀太白自叙之書云白家世本金陵此其自狀甚明而詩中贈九姓李者皆曰吾宗則又可疑唐之先仕於後周豈有金陵之籍哉大抵唐人族姓多冒濫如今狐楚入相後天下姓胡者改胡爲狐而上加令字以附之溫庭筠詩云自從元相登庸後天下胡人盡帶

鈴鳴呼宰相之勢不過十年而人競改姓以附況
堂堂一統天子三百年之久其冒附不知其幾千
百萬矣噫人之賢否在於一已豈族姓所能高下
小說云隴西李氏高自標榜有女人不敢求婚及
長父母以囊裝昏夜潛送於少年無妻者是其自
高者乃所以自辱也同上

理李二氏

皋陶之後有羸氏偃氏又有理氏李氏理天理也
是理李二字在古特通耳非有他義也陸佃說禮
用云李水之子又水子也可謂正矣故古以為理
官之字管子書云冬李也又云黃帝得后土辨乎
北方以為李而呂氏春秋亦云后土為李又云皋
陶為李昔晉文公命李離為李以為皋陶之後是
矣古者理官之理字直為李其義一也傳云一箇
行李即昭公十三年傳之行李也路史發擇

人名三食其

高祖時有酈食其審食其武帝時有趙食其師古
皆讀作異基而近代學者酈則為異基審則為食
基趙則為食其誤矣同是人名更無別議也按荀
悅漢紀二者並異基字升錄

楊氏楊氏

劉貢父漢書注楊氏有兩族赤泉者從木子雲自
叙其受氏從才

班氏當從斑

山谷云班氏以鬪穀於兔得姓凡班姓者皆當從
斑史作班誤也

同姓名

兩曾 參

孔子弟子
殺人之致曾子之母殺特者

兩毛 遂

平原君客
野人墮井而死為平原君哭者

兩魯秋胡

春秋時人因采桑而婦投水死者
漢人求聘魯公女誤傳謂妻而不許者

兩公孫龍

孔子弟子
平原君客

兩蘭相如

趙國相
南朝時人

兩陳 遵

東漢為人所憤憤而後時者
劉侯而人號為陳寔者

兩王 莽

天水人昭帝時為右將軍與霍光同輔政
即新莽篡漢者

兩嚴 尊

字子陵會稽士而為姓者
漢人居列大夫三十餘年明經有行

兩劉 向

北朝劉州人子無謀送伏誅者
供為劉太守

兩龔 遂

供為龔太守

兩京 房

供為京房

兩朱買臣

漢宣帝人為會稽太守
無元時人為會稽太守

三公孫弘

漢宣帝人為會稽太守
漢宣帝人為會稽太守
漢宣帝人為會稽太守

兩董仲舒	漢人大儒江都相董仲舒先生
兩蔡邕	南齊直隸將軍蔡邕字伯喈其名曰仲舒
兩邴吉	漢高帝時太子野監
兩貢禹	漢高帝時太子野監
兩周訪	漢高帝時太子野監
兩王羲之	右軍龍書者
兩張華	晉人字孟陽詩見文選
兩張載	宋人字子厚即作西銘者
兩葛洪	晉人字稚川作抱朴子者
兩李密	晉人以叔母老辭官
兩徐邈	魏人字季山見重武帝
兩王彥章	梁大將為吳擒
兩王喬	為仙人今天隱五棺以藥者
兩李益	唐詩人字季子
三韓翃	京兆長安人
兩李珣	江蘇潤州人
兩李光進	光緒弟
兩張昌宗	昌齡兄昌齡俱才顯
兩盧正	易之弟易之俱色顯
兩王肅	河南尹俱在香山九老中

兩王敷	宋英時者以僧度使致錄
兩王溥	唐懿宗時宰相
兩王珪	唐僖宗時宰相
兩蔡經	宋左僕射門下侍郎
兩智永	梁書僧
兩李定	宋書僧
兩王著	以文學典制
兩孫益	宋人紹興中相李全戰死
三唐伯虎	宋人唐庚之弟一亦宋人全州進士仕梧州推官
兩劉錢	天順甲申榜眼
兩黃福	宣德初工部尚書
兩張永	永泰末司馬太監諫逐有名相去正一甲子俱常登十二關官
兩吳昊	四川延慶為吏科所劾者

西園叢辨卷三十一目錄

鳳吹

琴名

廣陵散

寒碧琴

坎侯

磬

豐城二劍

劍器

觚

終葵

魚鬚笏

角端步搖

角制始

擊壤

彈棋

零丁

巡連

雙鯉

薛陶箋

裝潢

圖書

條脫

黃銀鑰石

投子

風箏

金錯刀

罌恩

藥欄

案

厠諭

碓

西園叢辨卷三十一

安德田同之小山張篋集

鳳吹

邱希範侍宴會樂遊苑送徐州應詔詩云詰旦闔闔開馳道聞鳳吹臣延濟曰鳳吹笙也笙體象鳳故比之非也按吹者樂之總稱鳳者美言之也以天子行幸必奏衆樂豈獨笙而已哉故月令云命樂工習吹大享帝於明堂是謂衆樂爲吹也兼明書

琴名

傅子琴賦齊桓曰號鍾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焦尾

伯喈曰綠綺宋書樂志曰世云焦尾伯喈琴以傅

氏言之非伯喈也今按蔡邕傳注引琴賦序相如

綠綺蔡邕焦尾宋志恐誤因學紀聞

廣陵散

盧氏雜說韓臯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母邱儉輩皆自廣陵敗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摻淡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爲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諷諷時事散

取曲名廣陵乃其所命相附為義耳

夢溪筆談

寒碧琴

南昌王於一猷定作寒碧琴記云昔子瞻為登州司戶叅軍子由省之携琴遊大海舟覆琴溺後高麗人得之獻其王王知為蘇氏物藏之數百年追明崇禎間高麗困於兵請援總兵某帥師救之瀕行贈以琴琴遂還中國按東坡年譜元豐八年乙丑五月復朝奉郎知登州到郡才五日即以禮部郎官召作別登州舉人詩有五日匆匆守之句公未嘗為司戶叅軍且到郡未久少公亦未嘗省公於登也其奇誕可笑如此

池北偶談

坎侯

漢武滅南越祠太一后土令樂人依琴造坎言坎坎應節也侯工入之姓因曰坎侯後訛為筌篴也

樂府解題

磬

磬有玉磬天球編磬離磬磬笙磬頌磬歌磬皆石部樂梁因方響之製為銅磬南齊易更鼓為鐵磬則金部亦有磬今釋氏所擊鉢亦謂之磬妄名之耳

其珠

豐城二劍

豐城二劍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謂孔章者即雷煥也蓋次宗之族此劍知幾所云莊子鮒魚之對賈生服鳥之詞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者取之後人因而言之誤矣顏師古注漢書凡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錄注史猶不取況作史乎

困學紀聞

劍器

少陵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云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

音脫

脫劉清頓挫獨出冠時按樂府雜錄

謂劍器健舞曲名唐書中宗引近臣晏集宗晉卿舞渾脫則知劍器渾脫皆舞名後人誤以劍器為舞劍而以渾脫與劉清頓挫並讀未免使人笑榮

語

觚

史游急就篇首句云急就奇觚與衆異顏師古注觚者學書之牘削木為之蓋簡屬也孔子歎觚即此之理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者稜也以有稜角故謂之觚

終葵

終葵出處未詳今據考弓記云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言大圭之首似椎也又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云號州鍾馗三十枚卽硯也硯以鍾馗名卽考工記終葵大圭之義蓋硯形如大圭耳

魚須笏辨

禮記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注球美玉也文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用純物也須音班謂以魚班文飾竹之邊也而後之俗儒承訛襲誤至馮鑑事始乃謂球玉爲珠玉不知珠豈可以爲笏耶又謂

不書書上

四

大夫用魚鬚文士以竹旣誤以須爲鬚於文字下又去竹字殊失本義而李賀詩云往還誰是龍頭人公王遣秉魚鬚笏以鬚對頭又失之甚矣學齋帖

角端步搖

晉書載記贊角端掩步搖翻按角端弓也李陵遺蘇武角端弓知胡人以角端爲貴耳步搖者慕容也初莫護拔入居遼西燕代名冠步搖諸部因目之爲步搖後訛爲慕容因以爲氏焉兼明書

角制所始

宋韋禹錫道州鼓角樓記云鼓角之制其來遠矣

肇帝之御宇戰重尤於涿鹿克壯乎虎旅取象平龍吟爾後始備於鹵簿稷嗣定於雅樂前征烏蠻之國遂寢於兜勒之曲後分熊軾之寄乃限於天驕之奏故有屹襄湖之峻雉散雲構之飛譙三吹之調切深七準之師咸肅不顯乎威武底寧乎邊鄙則知聖人備物制用其利溥哉近世胡祭酒儼云書角之曲曹子建所作其辭云爲君難爲臣難難又難其說甚新然不著出處諸書亦不見其事按陳氏樂書文獻通考事物紀原最爲博引亦不載其事韋禹錫此記徧徵鼓角前事可謂無遺曹植名人豈應遺漏胡氏此說似爲無稽恐出俗口不載史冊未可據也如近世傳雙陸爲子建制予亦疑之及閱洪邁雙陸譜云世傳爲子建制非乃知典冊所不收者皆俗傳之妄耳升菴外集

不書書上

五

擊壤

堯時擊壤之歌釋名曰野老之戲蓋擊壤塊以爲戲今小兒以瓦相擊是其遺意也而藝苑云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濶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而逆士傳遂謂堯時有壤父五十人擊壤於康衢

則又有其名數矣皆悠謬之談也厨塾錄

彈碁

考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先列碁相當更相彈也呂進伯以爲形似香爐然中央高四周低與香爐不相似其製方二尺有四寸其中中央高者獨圓耳按西京雜記云成帝好蹴鞠羣臣以爲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作彈碁以獻博物志云魏文帝善彈碁能用手中角有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故李義山詩云莫近彈碁局中心最不平此與奕碁有何干涉

今人率以奕爲彈碁誤矣

池北偶談

零丁

零丁世相傳以爲孤弱之意非也按齊諧記云有失兒女零丁謝承後漢書戴良有失父零丁零丁蓋今之尋人招子也升菴集

巡遶

今之場屋有巡綽官按說文綽緩也詩寬兮綽兮相如賦便嬛綽約皆是寬緩之意與巡不合則巡綽當作巡遶樂府伏知道五更轉一更刁斗鳴校尉遶遶城正是巡警之義此一大證也同上

雙鯉

古樂府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爲鯉魚形卽滅也文選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卽此事也下云烹魚得書亦譬況之言耳非真烹也五臣及劉履謂古人多於魚腹寄書引陳涉單魚倡禍事證之何異癡人說夢也丹鉛錄

薛陶箋亦名薛濤

松花箋代以爲薛濤箋誤也松花箋其來舊矣元和初薛陶尙此色而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乃命匠

人狹小之蜀中才子以爲便特名之曰薛陶箋諸箋如此今蜀紙有小樣者皆是也不獨松花一色

資暇錄

裝潢

懶真子錄云唐秘書省裝潢匠六人恐是今之表背匠謂之潢其義未詳余按釋名潢染紙也齊民要術染潢法云潢紙潔白便是不宜太深深則年久色闇注謂浸藥汁爲之蓋以辟蠹也廣韻潢手潢切染書也真珠船

圖畫

陸文量曰古人於圖書書籍皆有印記某人圖書
今人遂以其印呼爲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
記銘於碑也今遂以碑爲文章之名莫之正矣史印

條脫

條脫臂飾也見真誥葛綠華贈羊權條脫各一枝
周處風土記作條達仲夏造百鎖繫臂又有條達
等織組相贈遺繫欽定情篇又作跳脫云何以致
契濶繞腕雙條盪蓋一物而三名傳寫之誤也州

黃銀鍮石

黃銀鍮石傳者謂一物非也禮斗威儀記曰君乘
金而王則黃銀見唐太宗賜房玄齡等黃銀帶時
杜如晦新亡帝欲賜之以鬼畏黃銀別賜黃金帶
於靈座廣志云鍮石似金亦有與金雜者洵之則
分鍾會葛藟論莠生似禾鍮生似金唐高宗上元
中詔九品服淺碧鍮石八勝帶然則黃銀貴而鍮
石賤也今二物不問以爲貨亦鮮有裝飾者豈後
世不復產耶按王莽作威斗以五色石銅爲之李
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爲之師古曰若今作鍮石
之爲然則鍮石乃鑄成者也上同

投子

投子者投擲於盤筵之義今或作頭字言其骨頭
所成非也因此兼有作骰字者按諸家之書骰即
股字不音投應乘

風箏

古人殿閣簷稜間有風琴風箏皆因風動成音自
諸宮商高駢有夜聽風箏詩云夜靜絃聲響碧空
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
調中蓋知爲簷下鐵馬之類無疑今名紙鳶曰風
箏殊非丹鉛錄

金錯刀

金錯刀名一而義二錢一也刀一也漢食貨志王
莽更造大錢又造錯刀以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
千此錢也續漢書輿服志佩刀乘輿黃金通身雕
錯諸侯黃金錯環東觀漢記賜鄧通金錯刀此刀
也文選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
之英瓊瑤杜詩云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賒韓詩
云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及梅聖俞詩云爾將
金錯刀不入驚眼貴若此則指爲錢矣孟浩然詩
云美人聘金錯纖手贈紅鱗錢昭度詩荷揮萬朵

王如意彈弄一聲金錯刀若此則指爲刀矣詩家用之不同故分白之續古

罍

古人詩語中所用罍俱以殿閣簷角網按段成式云士林間多呼殿稜爲復護雀網爲罍罍其識誤如此漢書文帝紀未央宮闕罍罍災雀豹罍罍屏也復也臣朝君至屏所奏之事於下顏師古則云連闕曲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罍然一日屏劉慤釋名曰罍罍在門外罍復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也按作簷角網不應獨失而不及殿宇第

罍

所釋之義終未的爾而罍罍二字形類且網又杜詩罍罍朝共落則唐士大夫直以爲護雀網矣又古今注云罍罍復思也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皆有焉郡國前亦樹之然則今之照牆也舟州說部

藥欄

藥欄二字人多誤解欄卽藥藥卽欄猶言圖援非花藥之欄也有不悟者以爲藤架蔬圃堪作切對誤矣按漢宣帝詔曰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賦曰以竹繩連縣爲禁約使人不得往來爾漢

葺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尤分明易悟也又李正己曰園庭中藥欄藥音義與以御同楊升菴曰乘輿還來看藥欄藥欄花徑衙門裏杜子美王摩詰皆貪新麗而理不通者也資暇錄

案

按說文几屬也楊升菴引張平子何以報之青玉案謂以爲青玉盃且云光一婦人安能舉案則升菴以案爲今之案桌爾以案作盃猶無據按楚漢春秋淮陰侯謝武涉漢王賜臣玉案之食以今度之想是玉盤而下有足者曰玉案故說文以爲几

案

屬耳或於案中別置器或徑置食若孟光力能舉石臼況一案乎舟州說部

廁

漢書萬石君傳取親中褻廁廁身自澣洒蘇林云廁音投晉灼云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爲侯廁顏師古云廁廁者近身之小衫今汗衫也蘇音晉說是矣余按賈逵解周官云廁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廁中受糞函者也賈孟皆在晉前去班固爲近說必有據後世俗諺豈足依憑當從賈孟爲是且詳廁廁字義知其必不爲衣服類也真珠船

礮

淮南堅土之器曰礮按韻書曰礮礮高峻貌則非
器也明矣楚詞礮礮礮言石之落地也張衡思
立賦浪鼓滂礮言石之落地聲也而於礮皆未有
合古權堂
雜著

西園叢辨卷三十二目錄

飯蔬食

屠蘇酒

濫觴

焚尾

索耶

寒具

苜蓿盤

果隋

牢九

阿錫

巾幘

黃眉墨粧

三黨

三泔

絕倒

名諱

行藥

脾磨

東讓非禮

地震

颶風

祥瑞

據廁見衛青

無鬼論

公冶長通鳥語

年八十手寫簿書

瞎字不識

可與人言無二三

急急如律令

安德田同之小山蘊集

飯蔬食

皇侃曰蔬食菜食按經典言蔬食者皆謂齋飯非菜食也食音嗣謂飯齋飯者喫齋飯也上飯音扶晚反兼明書

屠蘇酒

元日飲屠蘇酒從小者起按時鏡新書晉有問董勛者曰俗以小者得歲故賀之老者失歲故罰之唐詩稱婪尾則以老者後得酒當有餘以優老見

莊季裕雞肋若崔實月令過臘一日謂之小歲拜賀君親椒酒從小者起則又不在元日矣并州說部

濫觴

江賦云初發源乎濫觴周翰曰濫為泛濫水流貌觴酒杯也謂江之發源流如一杯也據周翰以觴為酒杯則是以其流水如一杯之多則非也何者濫非水流之貌濫者泛也言其水小裁可浮泛酒耳雜記

婪尾

蘇鶚演義云今人以酒巡匝為咻尾咻者貪也謂

處於座末得酒最晚腹癢於酒既得酒巡匝更貪婪之故曰咻尾咻字從口足明貪婪之意東坡寒食詩藍尾忽驚新火候遨頭要及浣花前注引樂天寒食詩三盃藍尾酒一揲膠牙錫乃用藍字蓋婪藍一也同上

索郎

試鶯家多美釀試鶯不善飲時為宋遷索取試鶯恒曰此豈為某設哉祇當索與郎爾因名酒曰索郎後人謂索郎為桑落反音亦偶合也恐非本指真率筆記

寒具

晉桓元喜書畫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畫帙者偶宛氏之後不設寒具此必用油蜜煎者要術并食經皆只曰環餅世疑餽子也巧夕餽蜜食也杜甫十月一日乃有柸妝作人情之句廣記則載寒食事總三者俱可疑乃考朱子注楚詞柸妝蜜餌有餽餽些謂以米麴煎熬作之寒具是也以是知楚詞一句自是三品柸妝乃蜜麴之乾者也十月間爐餅也蜜餌乃蜜麴少間者乃蜜食也餽餽乃寒食寒具無可疑者閩人會嫺名煎舖以糯粉和

麪油煎沃以糖食之不濯手則能汚物且可留月
餘宜禁烟用也吾翁和靖先生山中寒食詩云方
塘波綠杜蘅青布穀提壺似可聽有客初嘗寒具
罷據梧痛飲散幽襟信乎此為寒食具矣山家清供

苜蓿盤

宋林洪山家清供云唐開元中東宮官僚清澹薛
令之為左庶子以詩自悼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
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上闌干飯澁匙難滑羹稀
筋易寬以此謀朝夕何由保歲寒上幸東宮因題
其榜有若嫌松桂寒易隨桑榆暖之句令之惶恐
謝病歸以此觀之苜蓿盤的是東宮詹事等官故
事今人以其清澹誤加於學博士等不惟非是亦
且僭越可笑同上

果隋說

史記貨殖傳楚越之俗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果隋
贏貽不待買而足張守節正義隋音搖古少字也
果搖猶搖疊包裹也此說太謬隋之與搖字形既
殊音叶又遠今按說文作橈車鈴中器也徐鍇曰
橈器長狹中廣末殺兩雅釋貝贖小而橈注狹長
也顏師古急就章注橈禿頗切小橈也所以盛鹽

豉正合史記果隋贏貽之說可證張守節之謬矣
升菴集

牢九

藝文類聚東晉餅賦有牢九之目蓋食具名也東
坡詩以牢九具對真一酒誠工矣然不知為何物
後見酉陽雜俎引伊尹書有饈上牢九湯中牢九
知前所云九字乃是九字詩人貪奇越韻而不知
其誤雖東坡亦不能免也牢九今湯餅也丹鉛錄

阿錫

列子衣阿錫曳齊紈注阿細穀錫細布非也按此
文以阿錫對齊紈阿亦地名齊有東阿其地亦出
絲帛錫韻書作賜孫愐云袒衣也若以阿為細穀
於字義不通升菴集

巾幘

諸葛武侯以巾幘遺司馬懿巾幘者女子之冠燕
京名雲髻蜀中名曇籠蓋笑其堅壁不出如女子
之匿藏也幘音與幘同古對切今音與國同非也
或作巾茵又作巾頰升菴外集

黃眉墨粧

丹鉛錄稱後周靜帝令官人黃眉墨粧引惹黃無

限當山額又額黃無限夕陽山爲證謂唐尙然又引荆公詩漢宮嬌額半塗黃以爲漢已有之詳語意乃是額間小黃顰爾非黃眉也若周天元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粧蓋眉不用黛而止用黃不欲其飾之美上等官掖爾全非額黃意也亦非靜帝并州說部

三黨

父黨母黨妻黨所謂三黨也妻黨惟岳父母有三月之總服餘所不論若父之兄弟與父爲類者稱之曰伯叔父以類相及也至父之姊妹則非所類

矣故易其名曰姑與母爲類者稱之曰從母以類相及也至母之兄弟則非所類矣故易其名曰舅此先王制禮之意所以別內外也上世舅服視從母爲殺至隋始易之與等失先王之初意矣

三澣

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爲上旬中旬下旬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故韋應物詩曰九日馳驅一日閒白樂天詩公假月三旬然此乃唐制而今猶襲用之則無謂也升菴外集

絕倒

晉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前後三聞爲之三倒於座時人語曰衛玠談天平子絕倒俗謂大笑爲絕倒非也宛委餘編

名諱

禮生日名死曰諱今世俗不辨以諱混施之生者極可笑然漢人有之吳楚材彊識略言漢西嶽廟碑云樊君諱毅毅時尙在也然則俚俗相沿亦有所本同上

行藥

鮑照有行藥至城東橋詩劉良注云照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遂至建康城東橋見游宦之子而作是詩故常建有閒齋臥病行藥至山館稍次湖亭詩余亦有詩云露徑徐行藥雲門深採芝有以藥爲樂者乃知妄改金根不獨韓昶可嗤也真珠船

脾磨

醫者見人病不能飲食即云脾不磨非也按是驚鷺雞之類口無牙齒不能咀嚼須脾磨之然後能消人則異是有齒能嚼故脾皆虛軟用氣化耳病大脾胃氣弱即不能化食非不磨也家語云鼈吞者八竅而卵生齟齬者九竅而胎生胎卵既殊脾

冒亦別墅家不喻斯理一概而言歷代相傳曾無悟者兼明書

東讓客非禮

人道尚右以右爲尊先賓客故西讓客主人在東蓋自卑也今人東讓客豈禮哉因話錄

地震

莊子曰海水周流相薄則地震其言失之矣按春秋之時地震者五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遂於是地有地震其意言陰氣盛於上陽氣衰於下陰迫於陽而陽不能遂出故地震也若大

七

地俱震則可爲之海水相薄而爲地震之時不同

率土或秦寧而楚震或蜀動而吳安由時而論則

水非而氣是也兼明書

颶風

颶字說文從具謂具四方之風蓋北人不知南方之候誤以具爲貝也升菴外集

祥瑞

祥瑞之不可憑也止以唐事驗之肅宗上元二年二月月蝕七月癸未日食既大星皆見而甲辰近英殿御坐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上製玉露芝詩

又霖雨累月京師牆宇多壞漉魚道中是歲玄宗肅宗俱崩則玉芝者不足爲瑞矣代宗即位八日庚午夜西北有赤光亘天紫微漸移東北彌漫半天而九月甲午華州至陝西黃河清徹二百餘里是歲吐番犯京師大駕幸陝則河清者不足爲瑞矣永泰二年自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而丁未日重輪其夕月重輪也七月洛水汎溢人頗害而太廟二室芝草生十一月獲赤兔十二月慧星見則日月輪重芝草赤兔又不足爲瑞矣夫一歲之中災祥並出以爲祥瑞與則安得有災故吾以爲祥瑞不可憑也孔氏雜記

據廁見衛青

東坡志林云漢武無足取惟據廁見衛青爲可佳爾青奴才雅宜祗痔據廁見之正其宜也按說文廁清也以其不潔常當清除之則爲溷廁之廁又次也邊也側也漢谷永傳廁之爭臣之末凡居高岸夾水曰廁劉向傳孝文居霸陵北臨廁使慎夫人鼓琴注近水也南華經廁足而墊之至黃泉則以廁爲側如坡言是於溷廁見青也青即宜奏

武帝不更自襄乎恐非是廁塾錄

無鬼論

阮瞻作無鬼論而鬼神卽揶揄之以明其有大約好事者附會之言也要之人死不盡有鬼順受其正坦然而化則氣與之俱散矣若強死者其氣鬱而不伸往往能爲厲昔鄭子產告趙景子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理固不誣也

公冶長通鳥語

世傳公冶長通鳥語不見於書惟唐沈佺期燕詩

詩集卷三十二

九

云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白樂天烏鵲贈答詩序云余非冶長不能通其意似實有其事或在亡逸書中如衝波傳魯定公記之類今無所考爾

年八十手寫簿書

李方玄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本社牧所作方玄墓志本朝建隆詔亦云沈約爲吏手寫簿書理道要訣云宋光祿大夫傅隆年過七十手寫籍書梁尚書令沈約位已崇高議請實重蓋誤以傅隆爲沈約也因學紀聞

暗字不識

臧武仲名紇紇恨發反字書云下沒切痕入聲懶真子云唐蕭穎士性輕薄有同人誣讀臧武仲名讓之曰汝紇字也不識今俗語云暗字也不識蓋紇字之訛

可與人言無二三

馬貳師曰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俗傳如此此誤也乃可與人言無二三謂可與人言人少也若作可與人言無二三則心事亦曖昧甚矣彼司馬溫公之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又何謂乎

詩集卷三十二

急急如律令

漢朝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呪之類未有此句竝非也按律令之令字宜平聲讀爲零律令是雷邊捷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資暇錄



西圃叢辨三十二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田同之編同之字在田德州人康熙庚子舉人

官國子監學錄是書雜採諸家說部分類排比皆

因其舊文不加論斷故卷首題名不曰撰著而曰

纂集云

掌錄二卷

〔清〕陳祖范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九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掌錄二卷》

提要

掌錄序

掌錄者國子司業陳公之所撰也。公多識
畜德強學待問多綜流略尤長於經自少
至老未嘗一日廢書不觀偶讀一書偶閱
一事單辭有微片語微會隨用筆記時脩
觀省左思之牆潤看筆李賀之奚囊貯詩
語其專勤未或過也歲月既多匡篋斯滿
少所盡力老不忍棄亟以垂示子孫少資
觀記故於暮年手自哀輯分為上下兩卷
名曰掌錄亦猶進笏書思便於省覽循珠
祀事得免遺忘者矣其中語雜雅俗義多
小大槩其大要說徑為多隨時採掇故不
繫于事類事資溫故非務終於奧僻若夫
辨是非考同異核名實證今故則公之好

學深思可概見為哲人云姜遺書未布公
之長子明徑道光載誦清芬永言手澤重
加校勘刻於集後其間脫訛顧主事鎮湯
進士愈並堂是正以今歲次甲申月建癸
酉刑剝告竣實公歿後之十年也 齊燕風
預問奇深慚牆面幸因鐫字少窺涯略前
疑舊滯事等發矇超識篤論義深實獲裒

二

病日積雕巧何施蟲酌筵撞散裁在序二
顧後之學者觀公積累之精純纂集之勤
至悟為山之不辭覆簣知成裘之必因集
腋勉求多問各愛日力其則不遠可忽乎
哉

乾隆二十九年八月望日受業邵齊肅謹
述

掌錄目錄

卷上

四書

經

經義

經學

經說

鄭學之紕繆

傳注別名

六藝

三史

大學古本

洪範訂本

九鼎

七書

古書雜亂

賡書

古文小學

掌錄

目錄

隸古

隸書

正統

族譜

姓氏宗族望房

九族三族

六親

母以子貴

適孫有諸叔而承重服

父命冠母命嫁

婚禮用羊

費

官銜

科目科甲

出身

入仕

教官

紹紳

禮服

衰經	喪拜
借吉	割股
吳俗告喪	墓祭
避諱	婦人名
慶壽	六朝暨唐
天地之祭	廟號
廟像東向	東面
孔子世家	崇禮孔子
關壯繆	道學性理
內外	朱陸異同
掌錄	目錄
朱子著述	上書式
文集式	文體
坊刻	書院
艸堂	高齋十學士
大歷十才子	宋九詩僧
宏治七子	嘉靖七子
柳枝詞	西崑體
江西詩派	和詩
詩家用字	西洋算法
老先生大和尚	居士處士

二十四氣之名	古今分地
國號不地	吳城八門
華山仙掌	佃戶
俚語	顛倒
符錄	七七
三官	神誕
斷屠行香	釋道
西方	南北宗
佛學畫派	佛典見儒書
龍	
掌錄	目錄
卷下	
尚書叙錄云	吳州盛
羣雅	周行三訓
鄂不韡韡	飲酒溫克
三江	跋勝說
春秋三傳	春秋三傳
春秋書狀君	書妃匹
書言云	書繁記
書王室	春秋繁露
公羊傳	禮記史載筆

筵席几	尊晏舟鼎
八佾舞	鄉黨朝與下大夫言
反坫	佩
端	韋
儒派	道號
稱謂	稱述祖
二名	史書天文
三代以後改朔	五六天地之中合
三皇五帝	歷代統系
太史公位在丞相上	年表體格
掌錄	目錄
年號	紀日
數目字	文字音聲
周子太極圖	人身先天後天之序
東坡用事	韓文
穀山于慎行云	栢梁詩
射禮名物	放生池
牲牢	初喪代哭
墓誌	塑像
紙錢	世醫
贈官	車兩馬匹

勸學之最著者	吳越田賦
雲夢	行書
脫白	乾坤鑒度
參同契	公府移文稱牒
古語訂訛	共三十條
俗語討源	共七十條
掌錄	目錄
	五
掌錄目錄終	

四書 論語尚矣漢書藝文志有論語十二家首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壁中有兩子張故多于今一篇也大學中庸本列禮記二程子表章之朱子更定大學章次然漢藝文志禮家有中庸說二篇劉宋戴顒撰禮記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中庸單行久矣孟子書初志于諸子韓文公始別異之以為醇乎醇楊綰疏請以孟子與論語孝經兼為一經以試士皮日休議學科應黜莊列而登孟子皆不果行至宋神宗始以孟子配享孔子用其書試

掌錄

卷上

士王安石之力也四書並行不復得而增減定於朱子之傳注其選用朱子章句集傳始於洪武甲子科

經 六經之稱始於禮記經解易書詩禮樂春秋六者並以孝經為七經文翁遣司馬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是也緯書起于成哀之間附此七經以造偽謂之內學歷代禁遏其書至唐而後熄除樂無書益以周禮儀禮論語是為九經唐制明經科以禮記春秋左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孝經論語皆兼通之此十一經也加孟子爾雅為十三經十三經之數起于近代耳莊子天道篇孔子繡十二經以說老聃荒唐

之詞不可為典要

經義 漢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分甲乙丙次第射策者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與對策不同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各對之而觀其文詞以定高下大抵由博士者用射策由州郡舉者用對策此試士緣起也唐進士科試詩賦策論論以經語為題明經科專帖墨義白樂天作六帖本當時科舉通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掩其上下文或偏取隱僻難記者大槩如兒童挑誦之法以記誦為能不必兼通其義至王荊公令

掌錄

卷上

二

士子就經文作大義是為經義之始非復帖括之舊矣今曰帖括者從其朔也俗下四股八講之名日知錄言之甚詳以為嘉靖後文體日變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

經學 明初科舉之詔易用程傳朱本義書從夏氏蔡氏兩傳詩采漢箋暨集傳春秋本三傳兼胡氏禮記則古註疏與陳皓集說不知何時盡廢其餘獨守朱蔡胡陳之傳義也又永樂間胡廣奉詔撰五經大全皆抄錄前人成書實易其名易則董楷董鼎董真卿詩則劉瑾春秋則汪克寬王阮亭戴李默續孤樹叢談云爾又按胡氏傳者為經筵進講箴砭國論之書明初與張洽傳並行已而獨行胡氏

以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
非專求褒貶於一字謂經義當如是也元季有黃澤楚望
者獨宗左氏以通經以其說授之東山趙訪東山屬辭諸
書殆高出宋元諸儒之上惜其所為集傳者猶為未成之
書也

經說 易首乾坤終以未濟謂无疆者也尚書獨載堯以來
史遷謂百家言黃帝不雅馴而難言故也終秦誓隱然代
周而興也詩周樂也以周為主故豳殿風商殿頌逆而上
異乎書之順而下也由邦國達朝廷由朝廷薦郊廟風雅
頌之先後也商獨無風雅乎殆有而亡之非聖人刪之也

掌錄

卷上

三

虞夏未嘗無詩帝臯之賡歌五子之歌書載之矣孟子云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之解舊說謂時無所詠指陳靈以
後無詩朱子云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特國風不得稱詩
乎作蓋著作之作非作始之作也春秋之作始與絕筆獲
麟之故杜氏之說近之歐陽子直付之不知以為孔子著
書隨其所得而刪修之書詩春秋皆然學者無所用心乎
此亦太不求其解矣儀禮由冠昏迄喪祭人之始終也禮
記集於漢人篇次本無條貫其首曲禮蓋使人謹小慎微
下學而上達以造動容周旋中禮之詣也此則五經之始
終也

鄭學之紕繆者六天郭邱祖禘之說以緯亂經好取漢制以
證經又強改經文以合己意朱注之未厭人意者盡斥詩
序也易之卦變也二儒在當時皆不免于疵議虞翻謂鄭
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王肅不好
鄭氏集聖證論以譏類之虞王之書惜不傳後朱子不惟
象山陸氏與之牴牾東萊呂氏亦復盡各陳君舉有詩說
朱子欲觀之陳不肯出貽書云長者前有長樂之事後有
臨川之辨永康往還動數千言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
相夸毗浸失其本蓋刻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
客驕觀其言當日之不皆信從可知然自唐詔孔穎達等

掌錄

卷上

四

為義疏毛詩三禮一宗鄭氏而他家悉廢明以來經義取
士專用朱注而鄭孔之學又悉度闕矣
傳注別名 博物志云聖人制作曰經賢人著述曰傳鄭元
注毛詩曰箋者或云毛公嘗為北海郡元是郡人故以為
敬何休注公羊傳曰何氏學謙辭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
出於己也趙岐為孟子章句章者明也提義包體以明情
也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也朱子于論語孟子曰
集註于大學中庸曰章句者并校定其章次也漢書藝文
志有曰故者通其指義也有曰微者釋其微指也有曰說
者說其旨義也又曰通如注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

通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先已有注復逐條疏解之者
曰疏亦曰正義序有別名題辭者趙岐孟子題辭張鑑云
岐尚異故不謂之序也

六藝 所指有二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也莊子天運篇史記伯夷傳漢書藝文志
所指易書詩禮樂春秋也

三史 唐有以三史舉入官史記前後漢書也三史之名由
來已久三國志注江表傳孫權謂呂蒙蔣欽曰孤自省事
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又吳錄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所
謂三史史記及前後漢史書耳今似以諸史之中三家尤

掌錄

卷上

五

長而得名失之遠矣

大學古本 未之有也下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下接
所謂誠其意者至必誠其意下接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
不忘也下接康誥曰克明德至無所不用其極下接詩云
邦畿千里至止於信下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
本下接所謂修身以後無異 李安溪云大學舊本自二
程子各有更定朱子因之又加密焉訂為今本然五百年
來不獨持異議者不允自金華諸子元葉丞相明方學士
以至蔡虛齋林次崖諸公皆恪守朱學而羣疑朋興通有
竄動所不能泯然于學者之心補傳其最也安溪以此謂

知之至也已上為第一章此謂知本已上為第二章後四
章如今分段共六章

洪範訂本 金仁山于五曰歷數之下繫以曰王省惟歲至
則以風而為五紀之傳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即繫以無偏
無陂至歸其有極為皇極經文曰皇極之數言至以為天
下王為箕子傳詞高明柔克下即接七稽疑恒風若下即
接九五福而以欽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繫焉為五福之
傳文六極六曰弱下以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繫焉為五
福六極之總傳

掌錄

卷上

六

九鼎 古器莫著於九鼎禹之鑄武王之遷皆見左傳楚莊
王問其大小重輕戰國齊秦皆觀覲焉顏率極言其重大
以止齊王之欲張儀說秦伐韓以臨周則九鼎寶器必出
所謂貪三翻六翼以高世主九鼎之為衰周禍甚矣威烈
王時九鼎震根王十九年秦昭王取入于秦一飛入泗水
始皇二十年過彭城禱祠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飛入泗
水之說甚怪然能震即能飛二千餘年之物神靈式憑何
所不可或疑周人以其害已而投諸水非果飛也然投則
俱投止投其一禍根終未絕且是時周儕于匹夫何敢誑
秦以速滅亡耶其入秦八鼎向後寂然無聞曾不如祖龍
玉璽漢武承露金人岐陽石鼓尚有遷移傳滅可考將銷

鑄金人耶沒者尚欲出之豈在者反銷之若毀于項羽之火耶史莫載何也

七書 宋仁宗時嘗建武學既而中輟神宗時復置元豐中頒七書于武學司馬法三略上中六韜文武龍虎豹犬孫武子吳子尉繚子李衛公問對

古書雜亂 顏氏家訓云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等郡縣名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等郡縣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李斯所造而有漢兼天下云云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

掌錄

卷上

七

子歆作頌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嬋是皆由後人所彛非本文也宋潛溪謂素問傳為黃帝所作而有失侯失王脫營不醫之文殊不知秦滅六國漢諸侯王國除始有失侯王者六韜謂出于呂牙而有避正殿之語殊不知避正殿乃戰國後事也

賈書 賈書有作於前代而世知之者風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有作于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有擬古人之事而偽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柱史出關而有尹喜有扶古人之文而偽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鵬而有鵬冠有傳古人之名而偽者尹負鼎而湯使

聞咸飯牛而相經著有蹈古書之名而偽者汲冢發而師

春補構机紀而楚史傳有憚于自名而偽者魏泰筆類有

恥于自名而偽者和凝香奩之類有襲取于人而偽者法

威晉書之類有假重于人而偽者子瞻杜解之類有惡其

人而偽以禍之者僧孺行紀之類有惡其人而偽以誣之

者聖俞碧雲駢之類有本非偽人託之而偽者陰符不言

三皇而李筌稱黃帝之類有書本偽人補之而益偽者乾

鑿度及諸緯書之類又有偽而非偽者洞靈真經本王士

元所補而以偽充倉西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偽劉

歆有當時知其偽而後世弗傳者劉炫魯史有當時記其

掌錄

卷上

八

偽而後人弗悟者司馬潛虛公屬草未成後人偽補行世見朱子語錄有本無

撰人後人因亡逸而偽題者正訓稱陸機漢成徵古尚

書張霸偽造舜典百餘篇上之隋文求古周易劉炫偽造

連山等百餘篇上之後事發霸幾死而炫竟抵罪 明姚

士彝叔詳偽撰於陵子豐坊偽撰子貢詩傳箕子朝鮮本

尚書徐市倭國本尚書王遂原偽撰黃憲天祿閣外史鄭

昂偽撰蘇注杜詩陳師道言聞之東坡世所傳王通元經

關子明易傳及李靖問對皆阮逸偽撰逸嘗以草示奉常

公云

古文小學 二者皆有異義尚書今文古文之分文字之文

謂點畫形象也對時下之文而言者篇章之文史記五帝紀贊不離古文者近是世表贊古文咸不同年表贊為成學治古文要刪焉蓋謂三代以上之文也後人摹古為文亦謂古文韓昌黎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也唐文粹另立古文一條以統雜著殊為未妥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故凡字書謂之小學漢書藝文志小學三十五篇是也朱子編小學書而其名屬于洒掃應對之節矣隸古 孔壁所出之書皆古文孔安國變而為隸以隸存古謂之隸古

隸書 趙明誠跋大覺寺碑陰云石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

掌錄

卷上

九

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為隸至歐陽集古錄誤以八分為隸書自是舉世凡漢時石刻皆目為漢隸有一士人力主此論余嘗出漢碑數本問之何者為隸何者為八分蓋自不能分也

正統 正統之說無聞于古自王猛符融諫苻堅伐晉有此說歐陽修始立論以明之謂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東晉後魏之際五代之際而斷為正統有絕有續章氏又有要統之別蘇子瞻辨章說之非以全歐陽之說而謂歐陽

之論猶有異乎已者歐陽子重與之已輕與之正統之為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不為聖人之盛節雖舉而加之篡君不為過夫既不為聖人之盛節則亦何必立此名而論之而辨之哉此蘇氏言外之意也儲同人亦云輕與之不若并其所標之名而去之蓋統分正否是必窮之論也但可曰偏全耳

族譜 族譜有名者稱歐陽氏蘇氏歐譜詢生通自通三世生琮為古州刺史當唐末黃巢陷州縣率州民捍賊鄉里賴以保全琮以下譜亡自琮八世生萬為安福令公于安福為九世孫以時考之詢在唐初至黃巢時幾三百年僅得五世琮在唐末至宋仁宗纔百四十五年乃為十八世

掌錄

卷上

十

恐無是理歐陽氏無他族混淆尚脫誤如此蘇氏自高祖以上世次俱不可考眉山有蘇由于長史味道譜尚闕之顧遠追陸終昆吾茫渺難稽之世可謂無聊之甚矣

姓氏宗族望房 三代時有姓氏宗族之別天子因生以賜姓氏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如姚姬姑姁之類是也胙之土而命之氏或氏于國則齊魯秦吳氏于謚則文武成宣氏于官則司馬司徒氏于爵則王孫公孫氏于字則孟孫叔孫氏于居則東門北郭氏于事則巫卜匠陶氏于志則三鳥五鹿氏又可謂之族左傳羽父為無駭諸族隱公命以為展氏是也然族

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如八元八愷出于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宗有百世不遷之大宗宗其繼別子者也有五世則遷之小宗宗其繼高祖者也一人之身有五宗大宗一也宗其繼高祖者二也繼曾祖者三也繼祖者四也繼禰者五也大宗之所統廣族又其支分故叔向曰胙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姓以系百世之正統氏以別子孫之旁出族為氏之所萃聚宗則所以綱維而聯絡之氏族近而易考姓遠而難稽故曲禮云買

掌錄

卷上

十一

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也三代而下無復氏族之分通謂之姓而已魏立中正品第人物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胄晉宋尤重門第有甲乙丙丁四姓用官爵為差于是郡望著焉如琅邪王隴西李彭城劉之類也望別而為房猶氏之別而為族云爾歐氏譜系世經人緯用史家年表式蘇氏系聯派屬用禮家宗圖式九族三族 古尚書說九族高祖至元孫之親鄭元注禮云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此純以父族言所謂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也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此兼內外親而言也杜預注左傳親其九族又純指外親言秦有夷三族之刑以三黨為三族經說

不畫一枉死幾許人矣

六親 賈誼以為父也子也從父昆弟從祖昆弟曾祖昆弟族昆弟也應劭曰父母兄弟妻子也

母以子貴 此公羊傳文也穀梁則以為妾母于子祭于孫止考仲子之宮疏云公羊左氏妾子為君其母得同夫人之禮穀梁知不然者喪服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緇緣既奠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鄭元云公子公之庶子是貴賤之序適庶全別安得庶子為君即同適夫人乎按穀梁是也公羊非也然母以子貴自春秋已來奉為定制矣考禮所生母服公

掌錄

卷上

十三

子當父在時則練冠云云父卒得服大功大夫之庶子父在為其母大功父亡得申至三年士之庶子雖父在為母皆如衆人所以不同者諸侯尊絕旁期之服不服妾故公子為所厭降士卑則無厭也又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蓋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則公子而繼統雖父歿亦不得服其母大功而惟服總也後世喪服無復厭降及為後之別貴賤一體唐太宗加母服三年不論父存殁明又易齊為斬與父全同唐末加生母慈母服明洪武七年孫貴妃薨無子上命周王橚主其喪服慈母三年勅凡庶子為母服三年衆子為庶母皆期自是生母與君母一矣

適孫有諸叔而承重服 宋楊傑誌劉之道輝墓云祖夫人卒之道以適孫乞解官承重服府尹王贊留之曰按著令凡適孫為祖父母承重者蓋其適子無同母弟以承其重者也今子先君有同母二弟已自服重喪何遽哀號杖而後起乎之道曰輝聞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重正適而尊祖考也國朝封爵令文皆子孫承適者傳襲豈有廢貴者之後則封爵先于適孫在凶喪之際則重服止諸叔父耶下禮官議以輝為然適孫有諸叔而承重自輝始輝即劉畿為太學蒞體之文見黜于歐陽公而改名得第者也父命冠母命嫁孟子約略之辭實無確據儀禮士冠不著父

掌錄

卷上

三

命之文但有賓三加之祝辭及字辭醴辭父不親命而出于賓之口所謂古者不親教子也女子之嫁按士昏禮父醴女而俟迎者西面戒之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施衿結帨母命之庶母又施釐申父母之命父固亦命其女矣婚禮用羊 晉書禮志云鄭氏婚物贊云羊者祥也婚之有羊自漢末始也 聘婦稱茶禮者種茶樹必下子移植則不復生故俗聘婦必以茶為禮

贊 相見用贊古禮平敵之贊不受士相見禮賓稱贊主辭而後受見畢仍還之若士見于大夫則終辭其贊以將不就答也卑見于尊者之贊受而食之周官司士掌擯士者

膳其贊鄭注謂王食其所執羔雁之贊也童子于師長婦于舅姑當亦受而食之矣童子之贊悉用束脩婦人之贊皆取其名以示敬栗取戰栗取早起脩取自脩榛聲近虔取虔于事今婚姻禮物名聲假借吉祥善事蓋本於此官銜 亦云頭銜王阮亭云家語禮運篇官有銜職有序注銜治也執轡篇云古之銜天下者以六官提治焉故曰銜四馬者執六轡銜天下者正六官官銜之名本此封氏見聞記云銓曹閩奏之時先書舊官品于前次書擬官于後使新舊相銜不斷如人銜物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人謂銜尾相屬即其義也此說無所據 拜官曰除筆談

掌錄

卷上

四

云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易曰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舊所以備不虞也階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除之義科目科甲 科目之稱以其有目也唐凡八十餘目其中有道倂伊呂科臨難不顧殉節寧邦科之類舉者與應舉者亦難矣哉漢武帝時分甲科乙科丙科今無乙丙而統謂之甲以一二三區其等宋登科錄朱紫陽紹興十八年文信國寶祐四年兩榜皆有四甲五甲朱子居五甲第九十名科名之前後不足計較亦可見矣出身 出身之名不見前史明始有進士出身之賜夫以出身區流品之清濁高下拘墟之見也兩漢儒生掾史官寮

俱出一途文翁化蜀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遣詣京師
受業博士還歸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又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高者以補郡縣吏後武帝
興太學為博士官置弟子其選舉補官之法約仿文翁初
意元帝置五經百石卒史兩漢名公卿多從郡縣吏起家
非若後世學校與衙門判分兩種人物也

入仕 吳梅村文云唐之恩蔭流外歲二千人進士不能居
其十一又出身後常十年不得官惟宋之榜額數倍于唐
即以解褐之期開註選輓近沿其制明由初祀以迄末造
凡八十八科所放甲乙二榜累萬人

掌錄

卷上

十五

教官 宋景濂云古者設五經博士以教授所謂教授者非
官名也以之名官自宋慶歷中始然有漕司所辟舉或以
兼官或以士人而猶未隸朝廷也其命于朝廷自熙寧中
始

緡紳 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搢之于腰帶所謂緡紳之
士搢笏而垂紳帶也亦曰薦紳禮玉藻史進象笏書思對
命以備遺忘而已後乃執以為禮唐元宗設笏囊不復搢
之帶間

禮服 在首者別之為冕弁冠通謂之冠冕制以木為體長
尺六寸廣八寸以三十升布衣之上元下纁前後有旒低

前一寸三分故取其倭而謂之冕爵弁制大同惟為爵色
而無旒又前後平故不為冕而其等次于冕凡用布升數
冠倍于衣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衣裳之制虞十二
章衣裳各六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旂旌減為九章以龍山
華蟲火宗彝五者繪于衣以藻粉米黼黻四者繡于裳九
者備謂之衮衣衮者言龍形卷曲也自華蟲以下凡七章
謂之鷩衣自宗彝以下登藻粉米于衣而裳惟黼黻凡五
章謂之毳衣衣粉米裳黼黻凡三章謂之絺衣衣無文裳
惟刺黻一章而已謂之元衣公之服自衮而下侯伯自鷩
而下子男自毳而下孤自絺而下卿大夫元而已上得兼

掌錄

卷上

十六

下下不得僭上衮衣之冕十二旒鷩衣之冕九旒毳冕七
旒絺冕五旒元冕三旒旒所垂之玉數如其旒皆降殺以
兩一命之大夫冕無旒士變冕為爵弁衣之有玄端其色
則元其幅則端用正幅不斜裁在衣為端在裳為帷皆有
袷積而無殺縫私居之深衣及裳則殺之凡衣與冠同色
自衮衣下至元端章甫其色無非元者衣正色裳間色裳
與韠屨同色婦人則衣裳同色諸侯以元冠緡衣素裳為
視朝之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士服則謂之元端袂廣二
尺二寸大夫以上皆侈袂三尺三寸 天子祭以冕諸侯
朝天子以冕助祭以冕自祭用元冕大夫助祭亦冕而自

祭用朝服士自祭用元端助祭用爵弁親迎之用爵弁所
謂攝盛也

衰經 布八十縷為一升升言登也登者成也凡織紵之法
縷縷相登上乃成縵布朝服十五升千二百縷也斬衰三
升齊衰五升斬衰不緝齊則緝之大功衰者加緝治之功
但縵治而已小功衰是用功細小者也總衰者布細而疏
謂之總治其縷如小功而升數少于小功總麻衰者縷之
細如絲升數如朝服而縷數減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者
也錫衰者麻之滑易者也升縷同總但治布不治縷所謂
有事其布無事其縷也疑衰者比朝服十五升減一而已

掌錄

卷上

七

言擬于吉也衰之為言摧也明孝子有哀摧之義廣四寸
長六寸緇之于心經之為言實也表孝子有忠實之心首
經象項項要經象大帶有直經麻之有子者其色宜惡有
牡麻經象麻無子者也象是好色

喪拜 周禮大祝辨九擗五曰吉擗六曰凶擗注疏云吉拜
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
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還依頓首而為之其拜體與頓
首相近故謂之吉拜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是喪
拜無不稽顙但以喪之重輕為拜之先後至于稽首為臣
見君之拜雖俱作稽留而首與顙各別不可混為喪拜吳

下喪帖稱子稽顙拜孫稽首拜亦失考矣準古禮孫當拜
稽顙耳又有專書稽顙者是比于未為後故不成拜也亦
屬無謂喪服小記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謂先稽顙而後
拜也凡禮文稱稽顙皆是先稽顙者

借吉 吳俗謂之乘凶按唐書張茂宗尚義書云主母亡遺
言丐成禮帝許之右拾遺蔣乂諫帝曰卿兩言古禮也今
俗借吉而婚不為少對曰但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
吉而嫁不聞男冒凶而娶是則乘凶之謬其來已久然未
有男乘凶而娶者也

掌錄

卷上

六

割股 唐書孝友傳云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

羸疾自是民間父母疾多割股肉以進

吳俗告喪親年在七十上下者稱以壽終似諱言疾者此不
學之見也范甯注宋公和卒引鄭君云禮雜記上曰君薨
赴于他國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君薨赴而曰不祿者臣子之于君父雖有壽考猶若短折
痛傷之至也若赴稱卒是以壽終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
辭此義可破僂俗之惑

墓祭 墓祭非古然禮記曾子問篇宗子去在它國庶子無
爵而居者望墓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于
家則禮固有祭于墓者矣至漢明帝以正月朝原陵而墓

祭蓋為常典若周官冢人職所謂祭墓為尸此謂有故而禱于土神非祭其先也

避諱 聞名心瞿孝子之思也過當之為如唐人良可怪異高錯知貢舉裴卓之子德融登科而人以為大感以錯姓犯其家諱也崔龜從之子殷夢知舉歸仁浦屬其弟殷夢遂欲辭官以其姓犯家諱也李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物論紛然韓公著辯正之反目為紕繆劉昫作傳亦以斥愈蓋當時以為禮教固然矣宋人劉溫叟父名岳不避嵩岳徐積父名石不御石器二者甚難人稍稍譏之至今日而家諱之避全不講矣觀過知仁古人不可輕笑

掌錄

卷上

尤

婦人名 古婦人亦有名禮記內諱不出門孔子母名徵在後世子孫稱其妣但言某姓不言姓某氏若即以氏為名而諱之者然蓋原於春秋春秋隱公三年君氏卒依左傳隱公母也為公故曰君氏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又僖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皆以氏字作鄭重用故子孫不敢稱也

慶壽 古隨時可為壽無以生辰者唐明皇置千秋節後每帝皆以生辰立節風被臣庶其慶壽之造端歟至宋孝宗為壽皇壽錫類施澤下逮士庶婦人高年亦加版授因有增年冒恩者臺臣論列嚴保任之制其時貴賤上下通重

慶壽可知矣自是以來壽詩壽文投贈稠疊饋遺筵宴煩費不啻施報往來奔走不暇若立為限制私家六十歲起十年一慶在官不得行此禮亦省事寧人之一端也

六朝暨唐文體多用裝頭顏黃門所謂博士賣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令人氣塞者也張伯玉屬曾子固作六經閣記前多鋪敘張不愜意自為之云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歐陽公醉翁亭記先述勝境至于累幅後一掃去曰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峰林壑尤美皆剪截浮沉不用裝頭之法柳子厚議韓昌黎平淮西碑以為若我為之使用與師伐叛說起此又失之過當文章自有原委蒙

掌錄

卷上

子

頭蓋面固不可輕率徑突亦非宜韓文固無可議也天地之祭宜合宜分祭地與社是一是二千古紛紛不決請以召誥之文斷之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若非合祭天地烏得二牛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社祭土用太牢別于祭地明甚謂社即祭地者據郊特牲也謂南北郊冬夏分祭者據周禮大司樂也二書出自漢不若準尚書之為的也舜典肆類于上帝當亦兼祭地在內豈有攝位而不並告天地又豈可以望于山川即當祭地若云召誥之文乃因事告祭而非正祭正祭宜從大司樂即如其說亦見或合或分原無不可不必執一而廢二矣

廟號 尚書舜格于文祖受命于神宗歸格于藝祖此即廟號也商有三宗見于無逸篇周不立號文武世室便是不祧之宗漢二祖四宗和安順桓先亦稱宗後為有司奏罷之魏三祖晉三祖六宗祖宗之稱始濫矣唐宋自太祖而下罔不稱宗漢光武除新莽中興故號世祖明文皇以草除而稱祖又奚為者要之開創稱祖守成稱宗祖有數而宗無數有德則宗之非謂宗遜乎祖必稱祖而後致崇極也

廟像東向 宋景濂孔子廟堂議謂古者尸几筵在西祭者

西向漢晉春秋載章帝幸魯祠孔子帝升廟西而拜開

掌錄

卷上

三

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意今龔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于南面而行禮者北面非神道尚右之意矣古無像設之事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按元楊奐然論祠堂石室謂五廟七廟雖有成言所以作室次第于經無所見朱文公中庸或問中所可信者止是昭穆位次于神主于石室皆不及也韓文及溫公集多有家廟碑止說三室四室或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室又有云東室者亦不載石室方位所在與于長安觀杜岐公家廟于汴梁考太廟制度凡石室並在西壁此可見神道尚右尸主石室皆坐西向東矣朱文公

家禮圖說石室在北架即開元遷神南面之義元制始以太祖居中而謂唐宋之制不可依惟當以賈公彥昭穆次序而列之

東面 古惟人君聽治之位南面餘皆以東面為尊廟主必坐西向東鴻門之宴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韓信得廣武君東向坐西向對師事之說苑郭隗謂燕昭王曰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西面等禮相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北面拘指遂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傳之材至可見東面最為驕倨北

掌錄

卷上

三

面最為卑屈坐東向西乃是主位與今日正相反也孔子世家 萬歷己卯山東鄉試對策辯史記孔子世家之牴牾者數條其不覈理者有五焉圖成不克也父已葬而疑其墓處也母咬而殯之衛也為高子家臣以通于景公也要盟無適衛而遂適衛也其辨圖成曰左傳定公十二年魯墮邱墮費而史記以為十三年史記誤也史記年表書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不書月孔子世家又以為定公十四年去魯是自為矛盾矣借曰非史記誤也則定公十三年衛靈公之三十八年也衛世家書孔子來祿之如魯安得謂十四年始去魯也孔子之去殆圖成之前也何者

定公十二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于是仲孫何忌協謀墮邱與費三月政行齊人懼遺女樂沮之孔子有去志適值十月上辛魯郊又不致膳俎孔子遂行迨十二月而後有圍成之舉則孔子既去魯矣不得以不量事勢嘗試為之以致輕發煩戚疑大聖人舉動也適齊而臣高昭子以通景公無論脂韋希合聖人而為之異日何以折王孫賈而卻彌子瑕且魯昭之二十年齊景公晏嬰不嘗問禮夫子乎公大悅而嬰與夫子深結矣夫子誠去魯適齊彼其君臣固日望焉而得夫子恨晚者也胡用由高子而通也衛靈老而昏母足與計適之奚為及厄于蒲而弟子公良

掌錄

卷上

三

孺者勇而疾開蒲人懼矣即無盟可脫身行矣蒲可無盟也衛可無適也而必且背盟以適之何也作春秋而魯叛盟則書鄭逃盟則書聖人之惡負盟若此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訓天下至于少孤不知父墓或云母為諱之夫母奚為而諱也然猶可諱曰童也徵在之歿是時孔子年十六或曰二十四矣猶俟夫耶曼父之母告之而後得合窆焉解者曰蓋其慎也則胡不先徵在之未歿而謀之也徵在存而孔子不以問孔子長矣而徵在不以告皆理之不可解者也小司馬氏曲傳其說曰徵在嫌于少寡統之墓徵在不知也吁何誕也殯而暴之衛幸或告之耳設無復知

而告也則客喪之辱安歸哉且耶人之母之說又胡以必其確然而無疑也此五者遷之不覈事理而輕信之失也又有不覈年者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二年或二十一年十一月或十月蓋公羊穀梁賈逵服虔杜預司馬貞所互執者也當其適周問禮南宮适年才十歲安能從也畏匡之時甯武子老且卒矣安得藉之以脫圍也不試故藝蓋精乎技矣乃年六十而後學琴師襄此何以云也夫年苟不覈則孔子贊臧紇似鼠之對才二歲耳贊子產侵小之對才三歲耳贊邱成子反壁孫林父擊鐘樂喜哀介夫與夫南牆西潦諸事皆不滿十歲耳可遂據以為當日事耶雖

掌錄

卷上

五

然書傳所載一覈其年則可疑者甚多矣顏子不生于魯昭公之二十一年蓋二十九年也如二十一年其筭當不若是之促也子思年六十二而前及與孔子相問荅後及為魯繆公師是壽蓋九十餘也孟子年八十四然譜謂終于報王二十六年逆推之至安王十七年又九十七歲也非皆可疑者乎大抵春秋左傳可憑者什之九家語十之五他若荀況孔叢子呂覽諸書多不可為典要此滿氏通紀季本氏國譜及編年所以交互考訂以補前人之紕繆者也

崇禮孔子

漢高帝以太牢祀曲阜是時即故宅為廟他無

廟也成帝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以繼殷後非專為孔子也元魏以孔子後為崇聖大夫始官聖廟唐武德年國子監始有廟至開元而後郡邑皆有廟太宗羅周公祀以孔子為先聖顏淵為先師學校始專祀孔子又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從祀此從祀之始元宗改顏淵諸從祀者為坐像內出袞冕服衣之又詔門弟子皆從祀列于左邱明諸人之上又追謚孔子為文宣王贈弟子為公侯伯宋真宗追封孔子父母妻仁宗改封孔氏世為衍聖公神宗升孟子侑坐徽宗以子思從祀度宗以顏曾思孟並配升子張子十哲四配十哲于是乎定元武宗加號大成至聖文宣

掌錄

卷上

三

王文宗封叔梁紇為啓聖公顏子復聖公曾子宗聖公孔子述聖公孟子亞聖公明太祖命去封爵謚號直稱至聖先師孔子肅宗用張璠議立啓聖祠祀叔梁紇以四配之父從祀焉 太朝雍正年加封五代尊崇之典大備無以復加矣

關壯繆 漢壽亭侯者羽鮮白馬之圖曹操所表封也壯繆侯者後主所追謚也忠武王宗 宗時封歸也帝君者明神宗封福藩時有靈應而尊崇之也宜稱漢前將軍壯繆侯為正侯之廟食姜西溪集中備言之云侯之祠在當陽者始于陳光大中唐正元十八年荆南重修玉泉寺遺廟

董挺記之相傳為其寺伽藍則因緣智者大師傳而元虞集廣鑄禪師塔銘所為述其事者也其在解州者為宋大中祥符時建此二廟特其生歿之地猶未及他處也自宋南渡及元賜號稱王廟祀益盛明嘉靖間賊徐海就擒著有靈異督師命立廟唐順之記謂侯廟盛于北而江南諸郡立廟自此始然則常嘉靖前大江以南尚未有祀公者矣今聞東南日本琉球諸國西北口外無不轉相崇奉姜之文云爾雍正年 命府州縣皆立廟春秋有司祭以太牢禮秩與孔子相埒神之顯晦其亦有時乎 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 在萬歷四十二年至天啟四年始詔海內遵行

掌錄

卷上

三

道學性理 道學二字見于大學非後來所稱之義後來所稱乃出于宋孝宗時鄭丙陳賈上疏標此名以詆訾朱子猶之朋黨云爾豈可以譏邪謗誹之名為正名而史家特立道學傳乎且二字文義亦欠順學道則當矣道學何謂耶性即理也性與天道夫子所罕言而明永樂時脩性理大全一書何為者且性理無所不包字義與乾坤六合相似可得云大全乎以此名書良亦真矣

內外 如云外本內末內中國而外四夷是重輕崇抑之分也餘若莊子所謂內聖外王遊方之內遊方之外漢時人以緯書為內學釋氏以梵夾為內典諸子多于一書而自

分為內篇外篇者大抵以內為精微外為粗顯內為本體外為作用內為心性外為形迹內為正業外為緒餘自內外分而道始裂作違家云迨非吾心也述可以無所不至而不病乎其心矣譏學者云有體而無用也用可以出于體而體為無用之物矣請正以子思之言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不曰內外而曰外內見其無可區分也張子云聖人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吾以為聖人亦不言內外言內外諸子之陋也

朱陸異同

王陽明著朱子晚年定論發源于趙東山訪對

江右六君子策謂朱子答項平甫有反身用力去短集長

掌錄

卷上

三

之語陸子靜祭呂伯恭有退維叢昔粗心浮氣徒致恭辰之語豈驚湖之論至是而各有合耶使其合并于暮歲則其精義微言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蓋意料未定之辭陽明遂鑒定時日以牽合其始異終同之說然其答羅整庵書云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亦已自露敗關矣陳清瀾學蘄通辨糾正最密

朱子 史載唐仲友與呂祖謙講性學仲友每折呂言朱主

呂抑唐云小唐何得爾及陳亮游天台狎營妓嚴蕊屬仲友為脫籍仲友問蕊汝從陳秀才能忍飢乎蕊不果脫亮

大恨請于熹言仲友謂之熹為提舉撫拾仲友事言其與

蕊為濫逮蕊實之蕊備受箠楚獄吏誘之承蕊云縱與太

守有濫亦非死事然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于一再受

杖人皆重之史事果信則朱子亦有愧于妓言矣阮亭雜

錄載灼艾集之言曰王安石列之名臣錄稱其道德文章

極詆蘇文忠謂得行其志禍更甚于安石于安石則未減

其已著之罪于文忠則巧索其未形之癥不特此也秦檜

之奸乃稱其有骨力岳忠武之死乃譏之為橫夫朱子所

以甘心于蘇氏者以蜀洛之黨也并斥蘇門秦觀李廌浮

誕輕佻不齒士類以為荆公東坡門人寧取呂惠卿不取

掌錄

卷上

三

秦少游言甫猶看經書少游翰墨而已而其推尊張浚全以南軒友誼可謂無偏黨之私心乎再遷父章齋先生之

墓又寔其母祝夫人于他處地理是信亦為可議云

朱子著述 其成書先後家禮成于四十一歲通鑑綱目八

朝名臣言行錄成于四十三歲論孟集註周易本義詩傳

成于四十八歲易學啟蒙孝經刊誤成于五十七歲小學

成于五十八歲序大學中庸章句在六十歲楚辭集註成

于六十六歲韓文考異成于六十八歲作書傳未竟口授

蔡沈足成之在六十九歲至七十一歲猶改定大學誠意章是年卒

上書式 秦漢人臣上書天子云昧死云死罪蓋緣觀禮三
享事畢右內袒于廟門之東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註云
右內袒者刑施于右也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為罪之
事也肉袒請罪為臣下覲君之常儀則其稱死罪宜矣後
代去此稱以其不祥也

文集式 劉禹錫序呂溫文集云古之為書者先立言而後
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荀卿亦後其賦故予先後視二書
今刻集先詩賦未知此義

文體 昔人語文體以時地而異有可為前車之鑒者癸辛
雜志云南渡以來太學文體之變乾淳之文師淳厚時人

掌錄

卷上

三

謂之乾祐體人才淳古亦如其文至端平江萬里習易自
成一家文體幾于中復淳祐甲辰徐霖以書學魁南省全
尚性理時競趨之自此非四書東西銘太極圖通書語錄
不復道矣至咸淳之末江東謹思熊瑞諸人倡為變體奇
詭浮艷多用莊列之語時人謂之換字文章以至于亡又
元虞伯生叙南昌劉應文文稿云江西之境山奇秀水清
寫人文能脫略鄙朴之質振作靡靡之體故言文者未有
先于江西然習俗之弊其上者常以怪詭險澁斷絕起頓
揮霍閃避為能事以竊取莊子釋氏緒餘造語至不可解
為絕妙其次者汎取耳聞經史子傳下逮小說無問類不

類勦剽近似而雜舉之以多為博而蔓延草積如醉夢人
聽之終日不能了了而下者乃窅兀其首尾輕重其情狀
若俳優諧謔立此應彼嗚呼此何為者哉大抵其人于學
無所聞于德無所畜假以文其寡陋而從之者亦樂其易
能無恠其禍之至此不可收拾也右兩論俱足聳聽又老
學庵筆記云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
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曠至慶歷後
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為之語曰
文選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而蜀士尤盛亦有
語曰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

掌錄

卷上

三十

坊刻 筆談云印板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
五經已後典籍皆為板本慶歷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板
時文之有坊刻楊彞子常謂十八房之刻自萬歷壬辰鈞
元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士驢選程墨始至乙卯以後
坊刻有四種曰程墨曰房稿曰行卷曰社稿

書院 書院之名起唐元宗時麗正書院建于朝省非士子
肄業之所五代之亂天下無復學校宋初宋城富人曹誠
者首捐私錢建書院即戚同文舊居為之學規曲盡人情
事聞京師詔賜名應天府書院由此書院寔盛所謂四大
書院者睢陽石鼓岳麓白鹿洞是也白鹿洞本唐李渤讀書

處南唐即其地為學朱子為郡斥而大之來學之盛出他書院右元時天下學校至二萬餘所蓋州縣學之外書院各設山長亦得稱學也明東林標黨時曾遭禁毀至國朝雍正年奉詔開建乾隆詔文比諸古侯國之學焉草堂文選注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于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然則杜工部草堂亦以在蜀故納名焉非漫然者

高齋十學士 梁昭明太子聚文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樞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固孔燦鮑至十人謂之高齋掌錄 卷上 三

十學士集文選

大歷十才子 王阮亭云十子傳聞不一江鄰幾所志乃盧綸錢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益李端李嘉祐皇甫曾耿漳苗發吉中孚共十一人或又云有夏侯審按發審詩名不甚著未可與諸子頡頏皇甫兄弟齊名不應有曾無冉又韓翃同時盛名而亦不之及皆不可解

宋九詩僧 劔南希畫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洲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哉崛懷古淮南惠崇見六一詩話周輝清波雜志

宏治七子 李夢陽何景明康海王九思徐正卿王廷相邊

貢

嘉靖七子 謝榛李攀龍王世貞徐中行宗臣梁有譽名五子實六子也已而謝李交惡遂黜榛而進吳國倫又益以俞曰德張佳胤是為後七子

柳枝詞 柳枝詞白樂天為妾小蠻而作託意于詠柳屬和者只詠柳而已竹枝詞始于劉禹錫本是建平里中兒歌名禹錫病其儻偉不可分故更其詞止言風土與竹枝全無涉小杜云吳姬爭唱竹枝歌張籍江南行云夜唱竹枝留北客竹枝之流韻廣矣楊廉夫有西湖竹枝詞王漁洋云前人亦有一二專咏竹者殊無意致宋葉水心又為

掌錄

卷上

三

橘枝詞

西昆體 唐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倡和漢上題襟集號西昆三十六體小學紺珠云三人皆行十六也

江西詩派 劉後村江西詩派云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三人表顯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二十四家王直方詩絕少無可采其次第則首山谷次后山韓子蒼徐師川潘邠老三洪龜父駒父夏均父二謝無逸二林子仁晁叔用汪信民李商老三僧祖可善權高子勉江子之李希聲楊信祖呂紫微和詩 古詩有倡和有有雜擬退和之類而無和韻者唐始

有之而不盡同有用韻者謂同用此韻耳後乃有依韻者謂如首唱之韻然不以次也最後始有次韻一如其韻之次初自元白微之所謂戲排舊韵別構新辭蓋欲以難相挑耳後皮陸踵其體天下靡然從之然止用之律詩也東坡則古詩輒次韻矣追和陶詩亦次其韻矣集句起于宋石曼卿王介甫皆為之聯句起自柏梁梁何遜集中多聯句對一句出一句者謂之轆轤體

詩家用字 錢飲光云凡一字異音而異義者詩家用字當

音與義合不得假借然古人亦有假借者即如一中字中興之中平聲中酒之中去聲杜詩百年垂死中興時今朝

掌錄

卷上

三

漢杜稷新數中興年却作去聲用錢氏因之謂本當作去聲然而杜詩他處如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漢業中興主韋經亞相傳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四中字未嘗不平聲用也中酒應去聲而唐詩氣味如中酒東坡詩臣今時復一中之皆作平聲用錢氏亦云中酒之中宜作平聲恐未然也殆是詩家假借用之耳清濁之清杜詩每以對黑白等何況本同此字而不得相借其音乎亦太拘矣又如刺史諸侯貴郎官列宿應以感應之應作平聲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以忠難之難為平聲到此應常宿相留可判年義與縱飲久

判人共醉先判一飲醉如沉同義而作判斷之去聲用俱假借而謬其義者也

西洋算法 陸桴亭曰西學有幾何用法見崇正歷書中蓋

詳論勾股之法也嘉定孫中丞火東更為詳註推行極其精密

火東與徐光啟李之藻稱利瑪竇三大弟子 遠西耶穌會

士羅雅谷撰籌算一卷 姚江黃宗羲曰勾股之學其精

為容圓測圓割圓皆周公商功之遺術六藝之一也自後學

者不講方技家遂私之綠飾以為神人指授吾儒一切冒之

以理反為所策珠失深淵罔象得之于是西洋改容圓為矩

度測圓為八線割圓為三角中土人讓之為獨絕聞之為連

掌錄

卷上

五

天皆不知二五之為十者也數百年來精于其學者元李治

之測圓海鏡明顧憲成之弧矢算術周雲淵之神道大論

唐荆川之數論不過數人而已 宣城諸生梅文鼎字定

九著中西算學通中者中國之法西者泰西之法

老先生大和尚 老先生之稱始見于賈誼傳陳止齋云熙

寧元豐之間天下學士大夫稱溫公必曰老先生今見公

所遺王壘聘君詩方以是稱之則聘君之為人可知也老

先生之不易承當如此不知何時為進士詞林之通籍石

勒稱天王奉佛圖澄彌加敬號曰大和尚大和尚之名亦

未易當也今沙門一坐方丈即泰然自居二者正相類

居士處士 禮記玉藻居士錦帶鄭元解為道藝處士非朝廷之士鄉射禮徵惟所欲以告于鄉先生君子可也鄭注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以其未仕有德自處故名處士君子唐杜牧送薛處士序云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之謗國也居士處士名何容易世俗

以居士為在家修行之稱處士為無位者之通稱僭矣

二十四氣之名古矣汲冢周書時訓解先雨水後驚蟄漢律歷志驚蟄在雨水前後改置雨水後蓋自秋分水始涸立冬始冰冬至水泉動大寒水澤腹堅交春則水氣流行卦氣正月為泰天氣下降當為雨水二月大壯雷在天上當

掌錄

卷上

三五

為驚蟄也清明風為八風之一此風屬巽巽曰潔齊清明有潔齊之義穀雨如雨我公田之雨穀以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讀為上聲者非四月中小滿小如小往大來之小謂陰也四月為乾一陰初萌而曰滿者防微杜漸之戒也芒種二字見周禮種之有芒者麥也今讀芒為忙種為去聲者非處暑如既雨既處之處處止也暑氣將止也讀作去非白露寒露秋屬金色白白者露之色寒者露之氣色先白而氣始寒也寒氣始于露中于霜終于雪雪由小而至大皆有漸也小寒大寒猶幽風一之日嚴發二之日栗烈先風寒後氣寒也

古今分地曰州曰服曰畿曰國曰郡曰縣曰道曰路曰府曰

軍曰司曰省唐虞五服周十二畿其與地畧同州分于黃

帝虞十有二周復為九漢以刺史部州舉六條察郡三國

至南朝州漸增置然皆在郡之上隋改州為郡唐州郡兼

稱刺史與太守同明升州為府其隸府之州秩及居太守

下此古今州制之變更也春秋以前郡屬于縣戰國以後

縣屬于郡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漢郡與國錯置宋以來

不復有郡稱漢司馬相如論蜀檄云檄到亟下縣道縣有

蠻夷曰道唐分道以領州郡初止十道後益增多明以御

史糾察十三道為科道之道外有司道之道今轄府州皆

掌錄

卷上

三六

京于唐也路之名惟宋有之府之名始于唐置都督府分統諸州宋凡有藩封及巡幸之地乃升為府自明以來幾無不府之州矣省以元建行中書省而名軍以駐軍而名明設十三布政使司應名為司而省之號相沿以熟至今不改

國號不地元從劉秉忠之議也議云為秦為漢蓋從初起之

地名曰隋曰唐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陋

習為一時經制之權宜概以至公得毋少貶可建號曰大

元取易乾元之義

吳城八門 八門之名不同趙絕書閭婁平蛇巫胥齊匠吳

地記閭胥盤蛇婁匠齊平續經盤蛇閭胥婁詩將匠齊閭
門象天通閭閭風也又名破楚門楚在西北也胥門取姑
胥山為名或云挾子胥目懸此門故名按縣目東門而此
門在西且門名皆子胥所命其說非也盤門亦作蟠門常
刻木為蟠龍以厭越也以水陸縈迴屈曲改字為盤詩門
以門外瀕水多蒔田也亦曰封門取故永安縣封禺山為
名亦曰縛解門婁門以直秦婁縣而名別作嚮齊門為齊
女望齊處平門一名巫門吳伐齊從此出軍因號平門一
云巫咸所葬平巫聲相近故混又有赤門在盤詩之間以南
面屬火得名

掌錄

卷上

三七

華山仙掌 巨靈高掌遠蹠以流河曲見于張平子西京賦
唐獨孤及仙掌銘極其形容王涯著論辨之謂峯有五崖
比壑破崑而列自下遠望偶為掌形耳元王履遊記謂涯
尚得于傳聞未嘗目見或遠望而未始迫觀也殊不知膏
出于壑溜以漸淡黃微白間之黑壁中上則五岐下則片
屬岐者如指片者如掌復有細溜無數雜五岐間連連之
則惟見其大者寧有比壑破崑而列哉又巖廟南巖大跡
深可三寸長四尺餘旁鐫巨靈足三字力能擎山其足跡
僅如此得微不載其形乎且東峯掌形自峯端達峯底假
使所傳果然則如彼大手配以如此之小足有是理耶觀

履之記可知山川靈異之跡大抵影響無事實祇可供文
墨士為談助耳

佃戶 井田之制民十六受田六十歸田匹夫編戶皆上所
養也天下宜無無田之人矣然而周禮以九職任萬民未
嘗無間民無常職者國語云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
之將弗克饗是固有無田而佃人之田者也是故博施于
民而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

俚語 十翼有文言周公作爾雅文雅之由來尚矣馬遷史
法必擇其言尤雅者間有直書本音如夥涉為王沉沉臣
期期不奉詔之類欲曲肖其人聲口非語當如是也揚雄

掌錄

卷上

三八

方言自為一書不參他用晉以後小說家有載俚語如寧
馨阿儂咄咄怪事詩詞家多承用之終非莊語宋世大儒
忽行一派道學俗語有所謂常惺惺活潑潑地腔子裏尋
向上去黑窣窣地太極圖兒者不可枚舉高宗時陳公輔
疏論世尚程頤之學以鄙言怪語為伊川之文以高視闊
步為伊川之行鄙言怪語非此類乎魏了翁卷張洽書云
惺惺如語錄活潑潑滿腔子之類皆世俗語銘詞用此稍
乖經雅欲易作存存嗚呼語錄行而文雅塞流弊至今時
文用入孔孟口中矣
顛倒 識見之顛倒者公羊高以祭仲逐君為行權曾子固

以揚雄合箕子之明夷王安石以雄之仕莽合無不可之義邱瓊山謂秦檜于宋有再造功富鄭公以馮道為大人王舒王以馮道為伊尹蘇子瞻以程頤為奸考官白樂天宰相以為不公考官歐陽修進士以為不公行事之顛倒者三國時孫吳立制奔親喪者罪大辟北齊敕道士剃髮為沙門宋宣和中勅沙門著冠為道士南漢羣臣先為官宦符融鎮燕起學舍為有司所糾范甯守豫章起學臺為刺史王凝之所糾元祐焚史記于園子尹天民為教授取史記至歐陽集焚講堂下政和間著令士庶習詩賦者杖一百

掌錄

卷上

三九

符籙 漢書藝文志雜占家有執不祥劾鬼物八卷符籙之法其末已久不始于張道陵寇謙之也國語楚靈王拒諫者曰予左執鬼中右執殤官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鬼中者鬼身也殤官者小兒魂也此即今樟柳人耳報法之所為矣

七七 唐楊垂撰集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以其日送卒者衣服于佛寺以申追福李翱病其傷禮論而去之喪之有七其來久矣明代載之會典按蠡海錄云七七之名蓋取十干循環至七則剋制且如甲子第一至第七日遇庚剋制又如庚子第一至第七日遇丙剋制更以十二支論之

一日子至七日遇午為冲一日丑至七日遇未為冲餘倣此易卦以七日来復則初爻至六爻畢七日又至于初爻亦此義也

三官 張魯為五斗米道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三官之名昉于此

神誕 蠡海錄云神明乃有降誕乎以義起者也推擴則可以通玉帝生于正月初九日者陽數始于一而極于九原始要終也元帝生于三月三日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水之氣天一至三而始盛也東岳生于三月二十八日

掌錄

卷上

四

者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合兩儀之氣于其中也二十八日四七也四七乃少陽數也九天生于六月二十四日者六為陰數四六二十四老陰之策也老陰變少陽故應于雷神馬餘可觸類義或有未盡者多以裝塑之始為生誕也其忠烈孝義之神皆在生真年月也

斷屠行香 隋高祖仁壽二年詔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為武皇帝后斷屠斷屠始見于此西溪叢語云行香起于後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燃香薰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崔蠡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之宣宗復釋教行其儀朱梁以祝壽行香石晉以國

忌行香宋因之

釋道 佛經自漢明帝時西域攝摩騰等白馬馱來止于官寺即寺立精舍處之故佛廬稱寺時楚王英首學其法竟以叛誅魏黃初中中國人始有依佛戒剃髮為僧者晉明帝聽民出家僧尼始眾劉宋始令沙門拜人主唐太宗始詔僧道拜父母僧稱釋始于釋道安從釋迦之姓也釋迦二十八世為達摩當蕭梁時自南天竺來止少林寺始開禪教稱初祖五傳而南能北秀分頓漸兩宗度牒始給于唐明皇唐世世奉佛僧懷義至為大總管僧不空爵國公御仗中有僧唐詩所謂僧引百花間也黃老之學行于漢

掌錄

卷上

聖

初而無道名張魯用其祖道陵法以作賊至元魏太武奉道士寇謙之符籙始立天師道場宋徽宗置道士級給以俸宋以前道士尚蓄妻孥太宗始禁之真宗賜道陵後先生號元封道陵為天師明太祖草之止曰真人古來人主奉道則絀佛魏太武誅沙門唐武宗毀佛寺宋宣和年勅沙門為道士是也奉佛亦絀道高齊以道士為沙門元世祖焚毀道書是也佛道並黜者止見于宇文周及唐武德時

西方 神仙傳云彭祖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列仙傳云關令尹喜與老子俱之流沙

之西流沙之西豈即佛氏西方極樂國歟東海有三神山及居水下南越有建德國愈往而不知所窮西極之國有化人能易人心慮與所謂往流沙之西者皆文士好事者之寓言而流為丹青愚聾惑之可歎也

南北宗 釋家有南北宗達摩傳五世而分北為神秀是名漸宗南為慧能是名頓宗後南分五宗臨濟最盛而北宗轉衰畫家亦有南北宗南宗以王摩詰荆洪谷為祖開文人筆墨游戲法元四大家皆宗之北宗以唐李思訓昭道父子為祖極工整麗密之致南宋劉李夏馬四家明仇唐二家宗之亦南盛而北微

掌錄

卷上

聖

佛學畫派 葉水心書楊文公真筆遺教經後云自禪教既分學者以為不階語言文字而佛可得于是脫略經教而求所謂禪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堪檢點者夫學佛不由持戒而欲至定慧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于大成去洒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也王阮亭雜錄有云六朝人畫多寫古聖賢列女及習禮藝器等圖此如漢儒註疏多詳于制度名物之類也宋元人專取氣韵此如宋儒傳義廢註疏而專言義理也合觀二條儒釋道藝風氣遷移同是由平實而入高元自積累而變直捷若夫朱陸之分其猶禪宗之有南北乎朱漸而陸頓者也

佛典見儒書 崔斯張以景集云佛典中本師二字見史記

樂毅傳祖師見漢書丁姬傳居士見禮記及韓非子魏志

管寧傳侍者見國語及漢書眷屬見史記樊噲傳本作楚

長老見漢書宰官見郭象莊子註某甲見周禮鄭元註及

應劭漢官儀布施見國語供養見嵇中散集煩惱見河上

公老子注幢字見方言西京東都二賦荊字見釋名

龍 癸辛雜志云龍之名有三龍見而霄謂東方七宿為蒼

龍蛇乘龍謂歲星木精木為蒼龍故歲星亦以龍名並見左

傳又淮南子青龍為天之貴神即太歲異名王莽銅權銘

歲在大梁龍集戊辰者以歲為歲星龍為太歲也魏文昌

掌錄 卷上

聖

殿鐘虞銘歲在丙申龍次大火是則以歲為太歲龍為歲

星也今按龍集者歲星所集也魏銘所指星也莽銘乃易

置為太歲今世皆以太歲為龍集蓋名用莽銘而實用魏

銘也余以為東方蒼帝其精為龍威德在木名雖三而其

義同原耳龍星左角為天田所謂農祥國語農祥晨正立

春日也漢高祖令郡國立靈星祠即祭天田之神以為民

祈穀也雍正年設龍王廟祭以上春意亦本此是龍星之

龍與行雨之龍無涉

掌錄上終 受業華日新湯愈華封祝張仁美較

掌錄下

尚書叙錄云聖人之書年代久遠多為諸儒所亂其可賴以

別其真偽惟其文詞格致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摸擬終

無以得其萬一之似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

固不待于別白而可知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

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偽書別于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

者之鄭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

書定為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

吳草廬澄于尚書不信古文于詩宗朱子而斥小序謂皆毀

周官者為愚陋以儀禮十七篇為正經居首小戴記中取

掌錄 卷下

二篇大戴記中取三篇鄭氏注內取三篇凡八篇為逸經

奔喪也中雷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投壺也公冠等

三篇也儀禮傳十篇冠義也昏義也鄉飲酒義也射義也

燕義也聘義也此諸篇正為儀禮之傳不以入記射義一

篇雜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釐之為鄉射義大射義

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劉原父所補觀禮之義

闕然用大戴朝事一篇脩其義而共為傳十篇焉小戴記

除大學中庸不論投壺奔喪為逸經與冠昏等義為儀禮

傳其外猶有三十六篇分為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王

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

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
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問傳問喪
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
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
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問居
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
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為是書之終焉

羣雅 上林賦拊羣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
雅之材三十一人困學紀聞云未知所出閻百詩云小雅
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

掌錄

卷下

二

召旻凡三十一篇以篇數言也

周行三訓 置彼周行傳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襄十
五年左傳引詩云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
所謂周行也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傳周至行道也箋解
與卷耳同 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毛無傳箋亦作列位言
雖公子衣履不能順時齎送幣帛行乎列位者周人則空
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朱子集訓為大道于鹿鳴義
順于小東淺而少味既往既來與行彼語複至卷耳直以
后妃為採桑婦豈左傳亦誤解乎

鄂不韡韡 傳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光明也箋云承華

者曰鄂不當作附鄂足也鄂足猶華之光明則韡韡盛疏
云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從來皆用箋解
于兄弟相關朱子獨用傳說

飲酒溫克 箋云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疏云包裹曰蘊
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作溫古字通用內則柔色以溫之
鄭亦以為藉義

三江 國語子胥諫曰吳之興越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曰環
之則非松婁東三江可知矣故韋註為松江錢塘江浦陽
江

掌錄

卷下

三

周正紀事也石林葉氏又考左傳所記祭足取麥穀鄭來
朝三事以為經傳所紀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
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詩中月數多用夏正
書金縢秋大熟亦是夏時此為不改時月之驗甚明但孟
子所謂七八月乃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九月十
月為不可曉予按孟子所謂秋陽以暴之亦夏時之夏也
春秋三科九旨五始六輔二類七等 三科者一曰張三世
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內外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
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也
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七等者州國字人名氏

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也皆見公羊傳疏

春秋書弑君三十條除為內諱實弑而書卒者三襄七年

十有二月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子驪使疾赴昭元年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實為國弑之

年三月戊辰齊侯陽生卒魯會吳伐齊齊人弑書盜殺者悼公赴于師以卒

一哀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書國弑

者四文十八年冬十月莒弑其君庶其成十八年正月庚申晉弑其君州蒲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定十

掌錄

卷下

四

有三年冬薛弑其君比書國人弑者二文十六年冬十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文十八年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書妃匹 隱公已上娶于宋桓莊僖文宣成娶于齊襄娶于

胡昭娶于吳定哀不著所娶歸贈考官為妾僭適之始然

稱名未假借也禘太廟致夫人由僖公尊妾母成風始後

敬羸定如謚號儼然小君矣惟哀公母卒于哀公未立之

前不得僭夫人耳母以子貴由來已久與禮庶子為父後

者為其母總義正相反桓夫人淫亂賊夫莊公不懲復娶

母黨丹楹刻桷極其媚悅連致篡弑之禍文夫人出姜子

弑身歸宣夫人穆姜幾踵哀姜之轍徙居東宮何齊女之多不淑也僖娶齊襄娶胡昭娶吳不載其始定哀并不著所娶

書魯女 魯女之見于春秋者紀伯姬甫卒而國公葬于雙

國紀叔姬依叔于鄭完節可憫伯姬歸宋三國來勝季孫

往致寂為鄭重竟以灾卒守禮不下堂得謚為共宜矣歸

杞之伯姬朝子求婦辛勤結託可謂老婆心切歸齊之子

叔姬子弑身執歸杞之叔姬見出而卒他如莒慶來迎叔

姬宋蕩伯姬來逆婦鄭伯姬來歸齊高固來迎子叔姬或

嫁國君或嫁大夫無關大義遇防之季姬或以為僖公愛

掌錄

卷下

五

女使自擇配恐無是理左氏云來寧公怒鄆子不朝故遇

防使朝其說近是僖九年秋伯姬卒文十二年春子叔姬

卒不繫所適蓋未嫁女也未嫁而錄其卒已許嫁也左傳

以叔姬為適杞見出故不繫杞 欽定本辨其非書法或

稱子或不稱子無成例女繫所適之國紀伯姬宋伯姬是

也妾繫于夫惠公仲子是也或繫于子僖公成風是也

書祭祀 卜不從而不郊者三牛傷與死而不郊者二牛傷

改卜牛而郊者二何魯郊之多故也豈非上帝不歆其僭

而屢示警告乎常事不書書必有故書大雩者十一見旱

也

書王室 自平至敬十二王書崩者九兼書葬者五而已此
來告則書不來告則否往赴則書不赴則否之明證也歸
賁二會葬二錫命三歸賑一來聘八周之加禮于魯勤矣
魯止兩朝于王所一如京師再遣使如京師而已子顏奸
位子帶召狄王室大故也皆不見經出居于鄭書出而不
書其入惟王猛子朝之事脩書若非憑告而書胡以詳畧
若此

春秋繁露 大司樂注引董仲舒語賈疏云仲舒作春秋繁
露繁多露潤為春秋作義潤益處多也

左傳發凡 左傳發凡以言例有五十其別四十有九母弟

掌錄

卷下

六

二凡其義不異故也

公羊傳 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傳其子平半傳子
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時壽乃共弟子胡母子都
著于竹帛一門之內更五傳而後有書其先皆以意傳說
耳故傳稱高為子公羊子注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
由口授也穀梁又後出想亦非赤之所自為漢為公穀立
博士而反紕左氏傳真不可解

禮記史載筆 國策為秦刀筆注云筆以書札刀削其不當
者考工記蔡氏為削長尺博寸者是也非即以刀為筆謂
蒙呂造筆者始用兔毫也筆之由來久矣

筵席几 敷陳曰筵即席之着地一重藉之曰席有再重三
重設以憑者口几長三尺高二尺廣二尺兩端亦中央黑
天子之位左右玉几其他則生人几在左鬼神几在右吉
事變几凶事仍几

尊彝舟壘 灌用彝獻用尊舟是彝下臺若後世承盤尊有
壘亦然 黃山谷語云酒善溺人故六藝皆以舟為足

八佾舞 左傳考仲子之官將萬焉公問羽數于眾仲對曰
天子用八杜注八八諸侯用六六六大夫四四四士二二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宋太常傳隆議
云舞以節八音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特

掌錄

卷下

七

減其二列若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註
傳與隆同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六大夫四四士二二其義
甚允又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八人賜魏絳此樂以八
人為列之證也毛鄭以萬者舞之總名千戚武舞也羽籥
文舞也朱子從之孔疏駁其說謂萬舞為千戚舞不兼羽
籥以春秋萬入去籥為證然觀左傳將萬而問羽數則羽
亦名萬矣總名之說為長 樂記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
遠相去遠舞 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相去近舞
鄉黨朝與下大夫言 禮記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
聽之周禮朝士禁慢朝錯立族談者孟子禮朝廷不歷位

與言不踰階相揖而此得與上大夫下大夫言者通指相
遇偕朝班行未就時也 諸侯之上大夫卿以上大夫為
卿也春秋無卿字凡傳之稱卿者經皆以大夫言之周禮
序官惟書卿無上大夫則以上大夫為卿王朝亦然非特
諸侯也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也司徒兼冢
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下大夫五人司徒司空各二大
夫司馬事省闕一大夫此註疏說也方震皋云五大夫戴
三卿者各一其二則小宗人小司寇也左傳夏父弗忌為
宗伯司寇則臧紇嘗為之不言小僭也冢宰職尊任重常
以上卿兼攝而不別設大夫故魯人稱季氏為冢宰鄭具

掌錄

卷下

八

六卿有冢宰僭也方說未知何據其在魯國季氏為司徒
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夫子嘗為司寇其下大夫之小
司寇數

反玷 明堂位云反玷出尊註兩君好會反爵之玷築土為
之尊在兩楹間玷在尊南凡物在內為入在外為出鄉飲
酒是卿大夫之禮尊于房戶之間燕禮燕已之臣尊于東
楹之間奠爵于篚皆無玷兩君相敵則尊于兩楹間蓋與
賓主夾之也其他又有奠玉之玷明堂位崇玷康圭是也
有度食之玷內則士於玷是也爾雅坭謂之玷郭注坭堂
隅玷端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皮冠各一匱執以待于西

玷南大射禮工遷于下東玷之東南士喪禮牀第夷衾饌
于西玷南此皆堂隅之玷也

佩 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左右皆玉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
角左宮羽佩玉有衝牙是也孔子佩象環五寸蓋謙不佩
玉故燕居佩之非禮服之正也事佩者左紛悅右玦揮之
類左五右六左小右大也臣于君所必設佩齋則結其
佩惟喪不佩

端 正幅為端元端服即緇衣其袖下正直端方與要接也
諸侯以元冠緇衣素裳為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
士之制袂廣二尺二寸大夫以上袂侈三尺三寸 六冕

掌錄

卷下

九

皆正幅故亦名端樂記云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也以十
五升布為之是麻衣也惟冕服是絲衣五冕之色俱元故
總稱元冕

數 禮記內則疏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藏膝以備
濡漬 韞之言蔽也在冕服謂之數數亦作帶君朱大夫
素士爵章皆象其裳之色其形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
尺

儒派 前代史傳經學家列儒林工詞章者為文苑宋濂王
律修元史始合經學詞章總標之為儒林黃宗羲之論曰
學問之事析之者愈精述之者愈巧三代以上祇有儒之

名而已司馬子長因之而傳儒林漢之衰也始有雕蟲壯夫不為之技于是分文苑于外不以亂儒宋之為儒者有事功經制改頭換面之異宋史立道學一門以別之所以防其流也未幾而道學之中又有異同鄧潛谷又分理學心學為二夫一儒也裂而為文苑為儒林為理學為心學豈非析之欲極其精乎今之言心學者則無事乎讀書窮理言理學者所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句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猶且說同道異自附于所謂道學者豈非逃之愈巧乎其論善矣

道號 黃東發云前輩道尊德盛為世所宗仰恬于仕進者

掌錄

卷下

十

則有道號如濂溪則追記其舊地也明道則其身後門人所以尊其師也伊川則門人不致指其師而以其地稱之也六一居士則致仕後自藏之言也如東坡涪翁則罪謫中自託于蕭散者也如南渡後三先生道號最為顯著謂南軒朱晦庵東萊近世始多慕用之近自史衛王之子年少富貴時與其親戚趙制置諸子徜徉東閣無可作做始倡為雲麓一語十洲等號波流風靡直至今日前二十年識者猶或非之今則識者猶或為之三代盛時士大夫止有姓名官稱至戰國亂世遂有雲陽君等之說游士東西奔走不復稱人之官不料當今聖世亦復有此怪事甚至丐徒

諫倡優技藝莫不標榜自謂道號此又戰國亂世之所未聞者也東發名震慈溪人因人以慈溪稱之故答書云爾古者生而命名五十始以伯仲稱而有字按冠而字之以敬其名二十已有字矣人稱之則待五十也俗下問人之字謙答云年幼蓋本此義自有號而俚俗向人云大號大應是道聲之混耳一代之興則建大號此豈可假借耶

稱謂

稱謂必盡泥于古違俗難行然不可不曉其本來如

伯父叔父天子以稱同姓諸侯不必是父之親兄弟有單

稱父者平王呼晉文侯曰父義和疏廣受一朝父子去婦

其鄉是也單稱伯叔者施于等夷詩叔兮伯兮侯主侯伯

掌錄

卷下

十一

自伯之東是也世俗重呼父遂止稱伯叔宋人議稱濮安懿王為皇伯宜乎見笑于歐陽子矣兄弟之子猶子也姪乃對姑之稱左傳姪其從姑是男姪諸侯娶夫人以娣姪從是女姪里俗伯姪叔姪之稱不典之甚者也對兄言曰弟對先生長者言曰弟子今師弟子省文曰師弟非宜也先生之稱通乎親疎親則父兄疎則泛及于年高有德者其尤泛者或單稱先單稱生今長者自稱亦曰生爾汝為賤簡之呼然周公告先王頻呼爾對成王亦汝之祭廟告神亦汝之此蓋至敬無文不可行于後世者也

稱遠祖

離騷帝高陽之苗裔韋孟責躬詩稱豕豎大彭見

于詩詞無足怪若竟以為頭銜如錢氏之自稱錢後人亦稚子氣矣蓋徽宗錢希白希白為吳越王裔吳越以彭祖為祖者也唐祖老子加以元元皇帝之號宋偽造趙元朗而祖之謂即司命真君避諱改元為真真武真宗皆以此也又何怪吳越之祖彭祖而沿及于文章之士哉錢氏題吉州先世遺冊云遊臨海謁先廟觀周成王享彭祖三事此此足象東澗二字以周公卜宅時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故有此款識因自號東澗遺老以誌之其果然歟否歟

二名 公羊昭六年傳云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王莽禁二名東漢人無二名者非必

掌錄

卷下

士

遵莽制從古禮也後來有名與字同者有名二而字反一者有父子名字相類如兄弟者至于字外復有號宋潛溪云昉于晉流于唐極于宋至明士大夫出仕以後即以號行且不一其號焉

史書天文 宋志云凡經星常宿中外宮前史已詳今惟記魏文帝黃初以來星變齊書仍其例甚得體要唐修晉書既詳載天體儀象等條隋書五代志又復載之徒充卷帙耳後漢書帝紀中書祥瑞之法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于有實則書見于其處安帝以下王道衰缺容或虛飾則書其處上言

三代以後改朔者秦以十月為歲首魏明帝景初元年建丑唐武后建子肅宗上元二年亦建子

五六天地之中合人第求之于易繫辭傳終不得其解今溫漢書歷律乃明志云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天之中數五五為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陽氣施種于黃泉孽萌萬物為六氣元以黃色名元氣著官聲故曰黃鐘然則五六天地之中合蓋指五聲六律而言即黃鐘為萬事根本之義也

三皇五帝 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秦博

掌錄

卷下

士

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意所謂三皇也孔安國尚書序皇甫謐帝王世紀孫氏注世本並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小司馬補史記又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秦去古未遠博士之說為近史記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據世本大戴禮也以吳頴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孔安國尚書序皇甫謐帝王世紀孫氏注世本也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宋胡五峯據繫辭大傳也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元金仁山綱目前編從之又皇帝之號雖始秦始皇而甫刑已有之

歷代統系溫公通鑑秦自昭襄王五十二年繼周漢自高祖

元年繼秦晉自泰始元年繼魏唐自武德元年繼隋朱子綱目秦始於始皇并六國之後漢始於滅楚之後晉始於平吳之後唐始於平羣盜之後隋則綱目與通鑑同起于開皇元年平陳之後

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見于衛宏漢儀注晉灼非之以為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顏師古謂談為太史公遷尊其父故謂之公報任安書云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則位丞相上之說尤疑非是明于慎行筆塵以為位者朝著之位非爵秩之位如唐宋螭頭記注之制在人主左右居丞相之上以記言

掌錄

卷下

十四

動耳不見于百官表而見于儀注可以推矣此論足解千古之疑

年表體格 王僧孺被使撰譜訪劉杳以血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為得所未聞

上號 盤古以後所傳名氏無由徵信自伏羲至帝摯間有世系年數由堯甲辰始有甲子紀年改元之說託于尚書武成九年大統未集以虞尚質成之年為文王受命改元自是魏惠王有後元年見于竹書漢文惑方士日卻復中之說更十七年為後元年景帝三元尚未有號年號始於

武帝之建元十一代中一千五百三十年間一百二十三次改至三百餘元其不改者數君而已自明以來始不復改

紀日 古以干支紀日不以紀年其以月之盈虧紀日獨見于尚書武成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厥四月哉生明既生魄台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三月惟丙朏越三日戊申頒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六月庚午朏餘篇則否想一時史筆如此

數目字 文海披沙云今文書一字至十字皆用同音畫多者以防作偽其中壹貳貳義俱同肆伍陸玖拾音同義異

掌錄

卷下

十五

參字字書所無蓋以參字微變之古語勿貳以二勿參以三考工記參分其股漢志參分橫一則參亦可作三也參字亦無其字按東晉賦朝列九鼎之奉夕宿泰城之房泰即古七字太元七政亦作泰政何不作泰乎捌字見急就章巖器也

文字音聲 泛言之則相通切言之則各別文為母字為子獨體為文合體為字字者滋也滋生如母之孕字其子也象形指事為文會意諧聲轉注為字假借則文字俱也四聲之分在齊梁間已前但辨五音聲為經樂調之音為緯橫調之單出為聲成文為音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

謂之韻漢魏以上之書無言韻者韻起于晉宋以下即古之所謂均也反切之學自西域來用三十六字母組攝盤旋于牙唇喉舌齒間括定杪忽不差忒于是聲病之說起而韻學益嚴以急焉嗜古者謂古之字寡聲多相通鄭氏箋注但云讀若某而已若據沈約韻而反改古音以合之是倒也古之字寡而形體極嚴後之字繁而形體惟尚便捷任意加減以悅目為工不復問六書之旨故韓退之有士大夫宜畧識字之誦杜子美歎識字用心苦蘇子瞻每出必攜字書而明初餘姚趙撝謙云讀書必本識字六書明然後六經如指諸掌誠要言也

掌錄

卷下

六

周子太極圖學者奉之侔于經矣田藝蘅留青日札有一則可備參詳者曰太極之初雖含陰陽未分動靜至此寂者漸融形者漸運陽動而上動中有陰陰靜而下靜中有陽矣陰陽當以上下分不當以左右判動靜當以生中含不皆以極後復其言甚為可參但曰雖曰未曰至此似有兩層時候又添出語病來

人身先天後天之學淮南子精神訓云萬物背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一月而膏二月而肤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胎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胎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

耳外為表而內為裏開張翕各有經紀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此先天也大戴禮本命篇云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徹眇音田目貌家語作微眇然後能有見八月生齒然後食期而生臚然後能行三年瞻合瞻音照目童子精家語作顯合然後能言十有六情通然後能化情精作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配二八而化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配二七而化此後天之序也

掌錄

卷下

七

東坡用事前人摘其誤處梅花絕句月地雲階漫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陳後主張麗華事而作齊東昏侯潘淑妃用之又詩云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池是扁鵲又云俄令司馬能鑊石素有中郎解摸金而袁紹檄曹操蓋云發邱中郎摸金校尉又云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褚遂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龕非彌陀也二疏圖贊云孝宣中興以法取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以其時考之二疏去位三人尚無恙也南安軍掌記有弟子楊解而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頭如此韓文文至昌黎人所不取蓋孔子廟碑張文潛議之恐昌

黎亦無以應也予謂送孟東野序綜練變化章法初闢但其中包羅廣大義脉有不照顧者不得其平是全篇之主臯陶禹伊周之鳴豈不得其平乎孔子之徒之鳴孟荀以道鳴皆難言不得其平也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又奚所不平乎惟自鳴其不幸乃是不得其平耳列唐文章家未必是定論以孟張繼禹臯諸鳴之後其亦諺云大話小結果矣

穀山于慎行云古樂府之題蓋今之曲名也其古詞有與其題相涉者有與其題絕不相涉者則用其曲也然其節奏不可考矣後人擬之者有二有擬其曲而為之而詞不相

掌錄

卷下

六

蒙有擬其題而為之而曲不相中大抵唐人多取題目字面為古歌行而不用其曲節則世變遠而音節異也短簫鏡歌漢之黃門鼓吹也漢曲二十有二存者十八務成元雲黃雀釣竿四篇辭亡魏吳以下準其曲數各製鏡歌一部漢曲多不可解蓋樂府傳寫大字為辭細字為聲聲辭合為故致錯迕魏晉所制如以某曲當某曲皆各叙其開初功德與漢曲本辭絕不相蒙體製亦復不類而謂之當者想祖其音節或準其次第然耳宋何承天私造鏡歌十篇皆即漢曲舊名之義而以己意詠之與其曲之音節不復相準謂之擬題自是之後江左隋唐皆相繼模倣惟

取其名義而樂府之法蕩然矣近代一二名家嗜古好奇往往采擬古詞曲加摹擬詞旨典與豈不彬彬第其律呂音節已不可考又不辨其聲詞之謬而橫以為奇僻古人有作當為見哂耳

柏梁詩 錢曾敏求記云淳熙年刊古文苑卷中載柏梁詩每句下但稱官位而無名字有姓有名者惟郭舍人東方朔耳世所行註本古文苑于每句下各增名姓如周建德壺充國王溫舒李成信所居官次俱與元封三年作柏梁臺時不相符值古詩註仍其謬而不知也人以官次不相符之故與疑詩亦偽作知註書之關係不小

掌錄

卷下

九

射禮名物 射侯之義禮記考工記皆於諸侯取意明齋王氏云侯者言矢至以此為侯故古文作侯象矢集于布之形也其諸侯與侯字則皆從人而諧侯聲人在上作侯為諸侯字人在旁作侯為侯侯字前人不識古文謂射中得為諸侯則天子而射又何說耶其論甚高侯之的畫布曰正棲皮曰鵠侯道五十弓弓之制六尺量侯道以狸步五武成步中人之武尺有二寸五武則六尺矣名狸步者狸之伺物正視遠近發必中也今步弓之名昉于此承矢器曰楅亦曰箠其蓋曰冰貯箕器曰中射者立足處以丹墨畫之一縱一橫曰物侯躬兩邊之直出者曰舌持舌繩

繫侯于植者曰綱唱獲者禦矢之物以革為之曰乏言次于此匱乏不能去也亦曰容言可以容身也象骨為之着于右巨指以鉤弦而開之曰遂朱韋為之着于左臂以遂弦曰拾亦曰射韋韋韋于二三四指以放弦使指不痛曰極韋三指故曰朱極三弓頭刻而差邪似簫曰簫中夾手把處曰弣弓末以象骨飾之曰弣金鏃翦羽去疾而必其入者曰鏃骨鏃不翦羽去舒而不傷物者曰志謂君子志于中而不志于殺也

放生池始于唐肅宗乾元二年詔于洋州之興道泊山南劔南黔中荆南嶺南江西浙江東西諸道訖于昇州之江寧

掌錄

卷下

二

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顏真卿有石銘李陽冰縉雲縣城隍神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是爾時天下尚不皆祀城隍神也牲牢牛羊豕三者兼謂之太牢羊豕二者謂之少牢止用一牛謂之特牲其牲用犢天子以祭天諸侯以饗天子禮最重所謂以少為貴也止一豕謂之特豚既卜吉謂之牲色純為犧體全為牲馬牛羊豕犬雞謂之六牲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也王公立飲則有房烝半解其體升之于房房大俎也體解節折之謂之折俎用之燕禮體薦用之饗禮饗禮不食不飲立而不坐體最嚴肅折

俎亦謂之殺烝以飲酒為主食禮酒雖設而不飲以飯為主饗食在廟燕在寢

初喪代哭于禮有之儀禮士喪篇代哭不以官注云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疎為之南史王秀之卒遺令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此由相沿之過禮未始無助哭者也但應女喪用女男喪用男男喪而用女犯敬姜內人行哭失聲之嫌矣

墓誌吳均齊春秋云王儉謂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

掌錄

卷下

三

延之為王琳石誌然蔡邕作郭有道陳太邱碑文非石誌乎蓋已成于東漢時矣文詞之古推韓昌黎昌黎作張圓墓碣銘叙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別無銘辭而自是為銘廣東美稟陽盧丞李楚金三篇亦然然則不必誌自誌銘自銘而二者備也銘或三言或四言或七言或長短句俱可用其用韻或換或不換或隔句或全不用韻或為駢體或前叙交情而事迹反見于銘要無定格若夫婦同時葬篇題止稱夫無及妻者東坡于墓誌最嚴其祭張文定公云賦于天下未嘗誌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高于昌黎之諛墓矣

塑像 或以佛教入中國而後有塑像非也國語越王以良金寫范蠡之狀即裝塑之制矣至于畫像殷高宗以彤旁求傳說恐或用此楚辭招魂像設君室即影堂之制矣紙錢 漢以來喪葬皆有瘞錢後世里俗以紙寓錢為鬼事賄于唐元宗時王與以祠解中帝意而為之亦明器之遺也

世醫 曲禮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正義解三世為父子相承是慎物調劑也今云世醫用此又一說三世者黃帝針灸神農本草素女脉訣若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食其藥宋景濂以後說為是元至元中立伏羲神農黃帝三皇之

掌錄

卷下

三

廟以醫者主其享祀亦取三世書之義易去素女至今醫家沿之

贈官 春秋隱公五年臧僖伯葬隱公葬之加一等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此後世慈綸蜜印之始也何休范甯據禮緯含文嘉引九錫為注穀梁氏論之曰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至于貽贈先代蓋本追王上祀之義唐以上無此禮宋始有之其封贈大父母降父母一等封贈父母降本身一等明以來一如本身不遞降殺人子之心益遂矣但似宜以子孫所居之爵不當并贈以所任之職

車兩馬匹 文心雕龍云車兩而馬疋疋兩稱目以並耦為用蓋車貳佐乘馬儼駟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車為疋矣疋疋疋婦亦配義也幣帛之數以四丈帛從兩頭各卷至中則每卷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兩謂匹也五匹為束得二十丈所謂束帛也

勸學之最著者文翁常哀文翁守蜀選開敏小吏受學京師還署右職以次察舉諸生出入閭閻傳教令從行縣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于是司馬王揚之倫出焉唐時閬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人皆為本州州佐縣令不肯北宦自常哀為觀察禮秀民之能文辭者與為賓主游宴

掌錄

卷下

三

以矜耀之于是俗相勸仕而舉進士自歐陽危始三代以下所謂興文教育人才大抵不外乎利誘而所得之才亦畧可觀矣

吳越田賦 五代史云剽剽弗堪吳越其尤楊士奇江氏桂巖焦序云錢氏奄有吳越習俗侈靡其賦稅加數倍錢之歸朝也使其臣江漢臣上圖籍漢臣慮故籍之厲民無已沉諸河而自劫太宗怒欲殺之已而舍之後命王永均吳越田稅錢氏舊稅五斗永更定為一斗江王二公之德大矣哉永之曾孫珪

高唐賦楚襄王夢見神女朝為行雲云云王阮亭批

閱文選謂從雲夢起意此說未經人道破小說家託言造事必有所因宋玉開其端矣

行書 唐舉子先投所業于公卿之門謂之行卷亦謂之秋卷取其夏課而秋投之為來年春試之地其有前投不効而再投者謂之溫卷柳子厚有上權補溫卷啟今之舉人與唐之舉子異而舉人憲課謂之行書進士則謂之房書脫白宋太宗寵進士命于殿前釋褐着青袍始去重戴脫白衣脫白之稱由此

乾坤鑿度託黃帝而為言云庖犧氏之古文黃帝演古籍文而蒼頡修為上下篇上篇乾鑿度鑿開也度路也聖人鑿

掌錄

卷下

五

開天路顯彰化源也下篇坤鑿度謂太古變乾之後次鑿坤之度又有周易乾鑿度周易坤鑿度二篇皆矯孔子而為言

泰同契漢世上虞人魏伯陽造注釋者五代末彭曉泰雜也同通也契合也方士煉丹之書近世蔡季通學博而不免于雜嘗留意此書晦翁與之游因為校正

公府移文稱牒 牒之名已見左傳王子朝之亂晉侯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肖晉士文伯折之乃受牒而歸

古語訂訛

讀禮 俗謂居喪為讀禮本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

祭禮也去喪祭字則與三年不為禮之義有礙夫喪三年不祭而讀祭禮者指喪中三虞二祥及禫之祭孝子所當盡心非宗廟之祭也廟祭吉禮也居喪廢業業是奠簋上版廢業不作樂也非請業請益之業故樂正司業唐歸崇敬云祭酒司業之名非學官所宜今學不教樂於義無當其說似拘實精考覈

形名 申韓形名之學其法在審合形名故曰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泰同用其所生又曰君操其名臣効其形蓋以事考言以功考事所謂施于名實者耳寫作刑法之刑其訛久矣

掌錄

卷下

五

側室 左傳卿置側室又趙氏有側室曰穿謂支庶也稱子非稱母今移為妾母之稱

納采 禮文是采擇之義采擇然後問名今於行幣稱納采訛為采色之采行幣乃古之納徵也

廟見 昏之明日見婦于舅姑舅姑饗婦以一獻之禮大夫以上禮多饗婦或在見婦之明日今所謂三朝也若舅姑已歿乃奠菜于廟未廟見而婦亡歸葬于女氏之黨今以三朝為廟見非本義也

一唱三歎 一人唱三人從而詠歎之非自唱自歎如三疊陽關之調也

密勿 本是黽勉之義今作宥密用非密勿從事不敢告勞之謂矣

誕辰 詩誕彌厥月誕降嘉種諸誕字朱註為發語聲亦訓大書誕敷文德誕告萬方是也初無生義稱生日為誕辰失自唐人

椿萱 俗謂父為椿庭母為萱堂按莊子大椿以八千歲為春秋非以比父詩焉得萱草言樹之背亦非以擬母背為北堂婦人所居以稱母尚可椿則無義矣今用如父子之為喬梓不知雅俗不同也

嚶鳴 嚶是鳴聲唐人作鶯字用早鶯出谷登第謂之遷鶯掌錄 卷下 三

不知何以假借若此

景仰 景行大道也與高山對俗言以景連仰不知何義時文家慣用冰兢可笑正相類

叢脞 本是煩碎意惟元首叢脞下行臣職則股肱情而萬事隨令移情隳以解叢脞誤矣

作法於涼 左傳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涼是廉省不貪多非刻薄之謂今誤解

高第 漢書高第弟子裁去第字不成語矣對兄言為弟對師長言為弟子師弟之稱俗談也

完璧 世俗却人饋物曰完璧曰歸趙所用事乃自不肯與

仍持而歸且非佳語應用左傳僂負鸛饋重耳盤餐置璧受餐反璧庶為近之若始皇本紀江神反璧又失之遠矣鑿枘 習用鑿枘不相入不知枘本入鑿之物惟方枘納圓鑿乃不可入耳此省文之難通者

濡染 出儀禮濡以手不從水以手取物而辨染之也音乳韓文耳濡目染今訛從水旁

新傳 莊子之意即釋氏輪迴所祖火傳于薪薪盡而火未始盡人之生死似之今訛作道脉心傳如佛家傳燈之謂失之遠矣

濫觴 家語江發岷山源可濫觴言始初微小後乃大也非掌錄 卷下 三

波漫之謂

聆鑾 上林賦聆鑾布寫師古曰聆鑾盛作也言聲繁會如蟲飛聆然響赴也所以云蟲飛者以說文云鑾知聲蟲也李善注羽獵賦鑾習如神云鑾習疾也鑾同響習同忽鑾本蟲名以其羣飛有聲故義通于響今時文家訛混聆鑾失之愈遠

齊眉 孟光高舉食案齊己之眉所以敬禮其夫也今訛為偕老比肩之意

烹鮮 老子治大國者如烹小鮮謂當順其自然惟恐傷之正是敬慎之意與割雞之喻不同今訛作容易不值事鮮

之

省試 宋時所謂省試者試于南省令之會試也其試于本地謂之漕試轉運使主之元設行中書省于諸路故有省名明已改為布政司矣今呼鄉試為省試入場為踏省門誤

帖括 帖經墨義掩其上下文止取中間一言半辭試其記誦而不必兼通其義此唐試明經科法也自王安石為經義而帖括廢矣謂經義為帖括非也

沈郎腰瘦 本隱侯自述衰老不堪之狀今訛作少年風月多情用

掌錄

卷下

天

潘輿 潘岳陷母刑戮反以板輿為養親盛事非

一麾出寺 顏延之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是麾斥之

麾杜牧之詩手把一麾江海去始誤為旌麾之麾

起復 臣有親喪不能終服即起任職謂之起復非服滿為官之稱

白頭如新 言相交到老終不相知也非久而敬之之義

諱名 名終則諱事在死後令問生人以尊諱悞

贈策 繞朝贈策方策也訛作鞭策

三門 佛地論云三解脫門謂空門無相門無作門今寺院是求至涅槃人居之故由三門入也俗訛為山門莫知其

非

錚錚佼佼 光武稱赤眉降人徐宣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儻中佼佼者也只是差勝他人之意今訛作絕色贊語

俗語討源

知 利市 易說卦巽為利市三倍左傳爾有利市寶貨我勿與

知

客作 今人謂傭工者為客作三國時焦光飢則出為人客作飽食而已

漢子 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帝怒

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

掌錄

卷下

元

不耐煩 見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

親家公 隋宇文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述以私怨構李渾

反狀左驗明白煬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

得全 盧綸王駙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

人道我 邨風願言則嚏鄭箋云我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

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

什物 後漢書注五人為伍二五為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

生生之具為什物

不礙不聲不成姑公 見宋書庾炳之傳

無萬 史記秦二世刻石文自太古始世無萬數漢書成帝

紀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官朝者坐

殺更 陳履常詩殘點連聲殺五更汪元量詩亂點連籌殺六更

石敢當 史游急就篇擬設姓名中有石敢當

一佛出世 釋迦前有七佛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

抱佛脚 孟東野詩垂老抱佛脚教妻讀黃經

老師 史記孟荀列傳荀卿最為老師

大宗師 莊子內篇名

操刺 契丹耶律德光指劉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刺今謂勇

猛爽快者為操刺本此

掌錄

卷下

三十

養瘦馬 俗謂畜女妓為養瘦馬出白樂天詩莫養瘦馬駒

莫教小妓女馬肥快行走妓長能歌舞三年五年間已聞

換一主

居間 史記游俠傳洛陽人有相讐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

十數終不聽

竈君 國策復塗偵謂衛君曰臣夢見竈君

心狠 國語心狠敗國面狠不害

旨湯 煎茶初滾曰蟹眼漸大曰魚眼故俗以未滾者曰旨

湯

馬頭 通鑑史憲誠據魏博于黎陽築馬頭為渡河勢注附

岸築土植木夾之以便兵馬入船謂之馬頭

兩榜 元仁宗從李孟之請始以八月郡縣鄉試明年二月會試分為兩榜蒙古色目人為右漢人南人為左今謂進士為兩榜想由于此

點心 唐書鄭倕之夫人顧其弟曰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

屬狗 公羊傳呼焚而屬之疏謂呼而指屬之今呼犬其聲

屬屬由來久矣

馬 今戲具稱馬子本于禮記投壺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

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

想象 韓非子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

掌錄

卷下

三

其生也故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

巧詐不如拙誠 遠水不救近火 俱出韓非子

小底 晉公談錄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為黃門小底有

心力

渠們 史通渠們底箇江右彼此之稱渠強思切漢書渠有

其人乎唐書渠老一儒哉吳人呼彼之稱們音悶北人稱

我們咱們

半子 唐書四紇傳咸安公主下嫁可汗上書恭甚言昔為

兄弟今為半子也

令弟 謝靈運與從弟惠連詩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胃是

自美其弟非呼人弟

步頭 柳文江之許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今俗有步頭

錢

案酒 儀禮注燕設啗具所以案酒

大大 孔叢子以少少之衆立大大之功

日子 文選曹公檄吳將校文年月朔日子注發檄時也

天殺 吳俗罵人曰天殺出莊子人間世遂伯玉曰有人於

此其德天殺謂靈公太子

編曲 莊子大宗師篇或編曲或鼓琴今俗云編曲子

不肖何 漢書儒林傳趙賓為易云受于孟喜賓死喜因不

掌錄

卷下

三

肖何

多謝 漢書趙尹列傳多謝問趙君注若今人言千萬問訊

矣

道地 史記酷吏傳欲為道地言為之經營也

面白醜醜 出廣韻醜去聲

上頭 玉臺新詠今春半上頭

牢石 漢書佞倖傳牢石耶印何累累緩若若耶吳語厭

惡其人嘆之曰牢石意本于此

嚇我 桑柔詩既之陰女反予來赫箋口距人曰赫又莊子

鴟得腐鼠鴟雖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

而嚇我哉

開門授徒 見漢書儒林傳

飛黃騰踏 韓詩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

麀糟 晉灼注漢書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為麀糟

五色無主 新序葉公好龍天龍聞而下之葉公見之失其

魂魄五色無主 先見呂覽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

五色無主

鯁生 吳語譏人品卑瑣為鯁鯁小魚也史記漢王曰鯁生

說我拒關

不中用 秦始皇本紀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焚之外戚傳擇

掌錄

卷下

三

宮人不中者斥歸之

相首尾 江表傳周瑜曰質子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

制中 禮記喪有四制為父以恩制君以義制又以節制以

權制俗因謂居喪為制中

姑夫 五代史石敬瑭入篡時皇后云姑夫

妹婿 三輔決錄趙岐曰妹婿之故屈志于融

姨夫 元氏小叔與姪大淵書云每借書于齊倉曹家徒步

執陸姨夫師受

弟婦 王詢祖曰惟覺妹夫踈於弟婦

彭亨 詩魚休于中國註魚休彭亨韓詩豕腹漲彭亨

溫暇 白樂天詩池水暖溫暇王建詩新晴草色暖溫暇

茶禮 種茶樹必下子移植則不復生故俗聘婦必用茶而

稱茶禮

筆脚 劉詩柳家新樣元和脚筆脚之稱本此

女客 高唐賦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女客本此

牛班頭 今俗謂宦家大紀綱為牛班頭蓋嚴世蕃家奴名信者也

短見 呂覽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

風信 呂覽春之德風風不信則華不盛花信風本此

掌錄

卷下

三

容易 二字相連殊為少義東方朔非有先生論談何容易蓋易字單讀何容二字連讀

太子細 北魏史源懷恒語人曰為政固當舉綱何必須太子細

受業鄭鍾王嗣賢周霖王浩較

掌錄下終

掌錄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祖范撰祖范有經咫已著錄是書乃其劄記之文皆考証名義訓詁然大抵摭摭舊文罕逢新義疑其輯錄諸書之說以備檢閱其門人轉相傳寫因而刊行本非有意著書也

捫蝨新話十五卷

〔宋〕陳善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虞山毛氏汲

古閣刻津逮祕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捫蝨新話

十五卷》提要

捫蝨新話卷之一

宋 羅源陳善 著

明 海虞毛晉 訂

經類

道在六經不在浮屠

吾書中頗有贅詭處便是禪家公案但今人未嘗
窺究耳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不知所隱者何

捫蝨新話

卷之一

汲古閣

事顏回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道孟子曰睟然見於面
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不知所喻者何
物此豈區區口耳所能證也哉易曰精氣爲物遊
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
說而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子路問死又問
事鬼神古之達者類有以知此至其得力處曾子
病革而易簣子路臨死而結纓蓋於死生之際其

嚴如此顧但設教自有先後耳豈如今之俗學乃全不攷究以六經爲治世語言至欲求道則以爲盡在浮屠氏嗚呼此宜今世脫空謾語者云所以得肆其欺誕而不顧也耶

歐陽公信經廢傳

余愛歐陽公學術議論然常恨其信經太過反泥而不通公之論以洪範周易無河圖洛書中之事繫辭上下非聖人作其於春秋謂隱公非攝位而

捫蝨新語

卷之一

汲古閣

趙盾許止其真弑君者也若然則河陽之狩爲真

狩矣秦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公獨以爲武王

卽位三十一年

武王八十三卽位九十三

而終安得三十一年始伐紂而經復云十三年乎

大抵後世去古既遠言古事則當以古爲正古人

三傳雖時有疎脫然或當時師傳之說猶存或亦

有簡牘之記可以爲據未易盡廢也如書云桀河

載與秦八神漢太一之類此豈可以私意附會穿

鑿而爲之哉論語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司馬遷以

爲此孔子爲出公哀公發也晉文公謫而不正齊

桓公正而不譎鄭陽以爲此孔子爲哀公發也二

人者去古未遠多見先秦古書而爲是說則必有

所本而今人遂以意度之夫豈勝億說哉歐陽公

必以傳爲不足信過矣又如詩之頌作於成王時

公以昊天有成命言成王不敢康者當是康王時

詩也執競言不顯成康者當是昭王時詩也此皆

捫蝨新語

卷之一

汲古閣

執文害理信經廢傳之過

王荊公說新經穿鑿

李長吉嘗語余答問羅疇老洪範金曰從革新義

云能從能革而荊公洪範傳又云金性能從惟革

者之所化二義不同未知孰是疇老云譬如釋迦

十大弟子各說第一義二說皆通無可揀者予謂

王氏之學率以一字一句較其同異而父子之論

自不能一如此迨其末流之弊學者不勝異說未

論成湯帝堯且論咎在在咎諸所穿鑿類皆如此
予竊不取

王荆公新法新經

王荆公行新法同時諸公皆不以爲然二蘇頗有
論列荆公於三經新義託意規諷至大誥篇則幾
乎罵矣召公論真有爲而作也後東坡作書論解
又矯枉過直而奪之至子由晚年似知役法不可
盡廢故謂司馬公爲不曉吏事然亦自一出一入
捫蝨新話 卷之一 汲古閣

其作東坡墓誌載役法一事似是後來飾說荆公
嘗曰吾行新法終始以爲不可者司馬光也終始
以爲可者曾布也其餘皆出入之徒也然免役法
至今行之民以爲便何終不可之有予觀荆公要
是一世異人荆公晚年刑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
而意深嘗自以爲平生精力盡於此書然至今晚
生小子亦隨例譏評至厭讀其書蓋非獨不喜新
法也山谷嘗有和贈張文潛詩曰荆公六藝學妙

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鑿戶牖譬如學捧心
初不悟已醜玉石恐俱焚公爲力別否元祐諸公
惟此一人議論稍自近厚可想見其遺風

王荆公新經字說多用佛語

荆公字說多用佛家語初作空字云工能穴土則
實者空矣故空從穴從工後用佛語解云土以爲
穴則空無相工以穴之則空無作無相無作則空
名不立此語比舊時爲勝維摩詰經曰空卽無相
捫蝨新話 卷之一 汲古閣

無相卽無作無相無作卽心意識法華經曰但念
空無作楞嚴經云但除器方空體無方荆公蓋用
此意又如云追所追者正能追者益而從之搔手
能搔搔所搔將何以能入爲柯所入爲柯之類此
能所之語亦出佛經中圓覺經曰其所證者無得
無失無取無舍其能證者無作無止無住無滅於
此證中無能所者佛經謂能所者彼此義也吾書
中本無此語予嘗與坐客謂此因舉古尊宿陳睦

州常與一士人對話其人盛稱字學睦州乃於空中點云還識這箇麼其人罔措睦州笑云永字八法也不知予語已遂於空中點一點問客云且如荆公一部字說多用佛經語還曾得這箇否客又罔措

楊龜山三經義

楊龜山立著三經義辨以譏正王氏當矣然不作可也

捫蝨新話

卷之一
六

汲古閣

孔子誅少正卯春秋不書于經

少正卯之誅不見于春秋或者以爲非卿故不書非也孔子之作春秋正以道不行故用空言以寄褒貶耳若少正卯之誅則其志可以少伸賞罰之權可以復振空言何用哉使三百四十年事事如此春秋雖不作可也何少正卯之足書云

東坡尚書傳

予居永嘉嘗與陳元智共論蘇東坡書傳至顧命

成王崩方殯康王釋服離次出車路門之外受于

戈虎賁之迎以爲失禮嘆訝久之予曰唐呂誼乾

元二年同平章事以母喪解三月復召知同門下

省上元初知同中書門下三品當賜門戟或勸誼

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誼釋哀拜賜人譏其失禮此

殆與周王無異也元智曰不然康王雖幼成王子

也周公雖死猶有召公不容失禮如此以坡語爲

非是予固不然其語然未有以難之自爾遂歸其

捫蝨新話

卷之一
七

汲古閣

後因讀春秋及魯郊禘事且見先儒謂周公有人

臣所不能爲之功故成王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

禮樂而孔子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因思成王在時已有此失況康王乎當賜周公天

子禮樂時召公豈不在中夕臥念及此不覺拊髀

曰恨元智不在當折其角矣聊記於此異日面會

當理前話作第一問以發一笑

沈存中筆談說虞書

沈存中筆談說虞書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謂
鳴球非可以憂擊也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
於憂且擊琴瑟亦非可以搏拊也和之至詠之不
足有時而至於搏拊且拊所謂手舞足蹈之而不知
其然者若然則鳴球琴瑟當不成聲何名爲樂乎
觀詩新義云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鉦所以退而止
鼓所以動而進方其動而進也鉦人亦奮而伐鼓
則士勇於進可見矣夫鉦鼓各自有人今使鉦人
擗鉦新語 卷之一 汲古閣
奮而伐鼓不幾於亂行乎此兩說自是一類予嘗
以其語戲作聯句云士勇而前致鼓鉦之亂擊樂
和之至令球瑟以無聲此亦可以一撫掌

舒州教官言易

予先兄慶長嘗語予往守官舒州懷寧嘗與教官
同候太守坐間守問教官曰如何是一陰一陽之
謂道教官答云道在陰而陰得其一道在陽而陽
得其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如何是陰陽

不測之謂神答曰神者在陰而陰不測在陽而陽
不測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守甚喜其語慶長對
予再三誦之予惜不記其人名字慶長亦自能易
予從問大衍之數虛一不用當其不用一歸何處
慶長舉起算子一把良久笑云甚處去耶此亦有
理

林元齡說易

林元齡謂予言龍門山人者以卜易而善言易蓋
擗鉦新語 卷之一 汲古閣

嘗與論爻易卦只有六爻而乾坤有用九用六似
有七爻何也山人曰易數也數奇則無窮三百八
千四爻外則用九用六此所以爲奇也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亦奇數也揚雄作太玄遂
有畸贏二贊蓋亦用九用六之謂也不然則易之
數窮矣元齡甚喜其說太抵易之爲書無所不有
或以歷數或以上蓋蓋不但性命之說也大衍之
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而乾用九坤用六則非聖

人不能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朱先生易圖

朱先生易圖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伏羲圖乾與坤對艮與兌對震與巽對離與坎對文王圖則乾位西北坤位西南巽東南而艮東北坎離震兌各居四方其說本易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說伏羲易也帝出乎

捫蝨新語

卷之一

汲古閣

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又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坤也者地也兌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此說周易也予以爲不然夫八卦自是有定位非聖人所與豈有伏羲文王之異如以說卦天地定位爲乾與坤對山澤通氣爲艮與兌對雷風相薄爲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爲離與坎

對遂別之爲伏羲卦圖則雜卦所謂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亦是卦卦相對當又爲孔子卦圖乎予不取其說

禮記蒲盧

鄭氏禮記以蒲盧爲蜾蠃謂土蜂也沈存中曰不然蒲盧卽蒲葦耳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而繼之曰夫政也者蒲盧也蓋蒲葦之爲物不擇地而生藝葦者遂之而已人之爲政亦在遂之所謂行

捫蝨新語

卷之一

汲古閣

其所無事也此說似好然爾雅云蜾蠃蒲盧郭璞云卽細腰蜂也俗呼蠓螋今以蒲盧爲蒲葦恐無是理當以爾雅鄭氏爲正然予觀遜齋閒覽又以蜾蠃蠓螋蒲盧爲三種銜泥營窠於室壁間者各蜾蠃穴地爲窠者爲蠓螋窠於書卷或筆管中者名蒲盧不知遜齋何所據而言此西陽雜俎又曰予書齋前多蠓螋蓋好窠于書卷筆管中祝嘏可聽此卽與遜齋所謂蒲盧無異又別一種云顛當

窠穴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則又似所謂
蠨蛸者要之名狀雖不同然今流俗呼爲蠨蛸云

蒲盧蒲葦

沈存中說蒲盧爲蒲葦予嘗辯其非是後讀陸氏
爾雅云細腰曰蒲盧匏類也故細腰土蜂亦謂之
蒲盧且引中庸政猶蒲盧之語謂蒲根著在土而
浮蔓常緣於木故謂之蜾蠃又引本草云匏類小
者名瓢瓢取諸藻苽取諸蒲蒲善浮詩所謂不流

擷錄新話

卷之一
十二

汲古閣

束蒲者也其說以匏瓢壺盧蒲盧爲一類故在釋
草部中爾雅又云蜾蠃蒲盧細腰壺之有盧者也
楚辭曰玄蜂若壺取是焉予以此方悟爾雅中庸
之說而鄭氏所注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存中
擬於地道敏政之語遂以爲蒲葦其實未知蜾蠃
蒲盧之義

中庸非全書

予舊曾爲中庸說謂中庸者吾儒證道之書也然

至今疑自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以下一段恐

只是漢儒雜記或因上文論武王周公達孝遂附

于此當時雖爲之解然非誠說也又云郊社之禮

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尤不

可曉按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

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此孔子以當

時之禘有不如禮不欲斤言之因以掌而示門人

擷錄新話

卷之一
十三

汲古閣

曰其甚易如此耳弟子因而記孔子所謂示諸斯
者是指其掌也今中庸乃言治國其如示諸掌無
乃非其義乎仲尼當有燕居又曰明乎郊社之禮
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其掌而已乎予以此知二
者皆漢儒誤讀論語之文因而立說非孔子意也
中庸本四十九篇今一篇獨存然以此觀之恐亦
非全書

毛詩三百篇皆被弦歌

詩三百篇孔子皆被絃歌古人賦詩見志蓋不獨
誦其章句必有聲韻之文但今不傳耳琴中有鵠
巢操騶虞操伐檀白駒等操皆今詩文則知當時
作詩皆以歌也又琴有古人之雅琴頌琴者蓋古
之爲琴皆以歌乎詩古之雅頌卽今之琴操耳雅
頌之聲固自不同鄭康成乃曰幽風兼雅頌夫歌
風安得與雅頌兼乎舜南風歌楚白雪辭本合歌
舞漢高帝大風歌項羽垓下歌亦入琴曲今琴家
猶發新話

卷之一
十四

汲古閣

遂有大風起力拔山操蓋以始語名之耳然則古
人作歌固可彈之於琴今世不復如此予讀文中
子見其與楊素蘇瓊李德林語歸而援琴鼓蕩之
什乃知其聲至隋末猶存

逸詩不教讀不見取於孔子

逸詩見於論語如素以爲絢兮唐棣之華偏其反
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皆聖人以其言不合理
而去之者卽此可見當時刪詩之意于夏曰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孔子曰繪事
後素蓋詩人以素比質以絢比禮夫君子不可斯
須去禮而曰繪事後素則是禮爲後乎此其害理
者惟子夏知之故曰起予者商也謂於聖人有所
發也今詩無素以爲絢兮一句則是孔子因而刪
之矣唐棣之詩人以比兄弟唐棣之華萼上承下
覆今乃偏而相反以喻兄弟相失室以喻其所處
作詩者言兄弟豈不相思今乃相失如此以所處

猶發新話

卷之一
十五

汲古閣

之遠故也夫兄弟之愛天性也豈以遠而不相好
乎此尤害理者故孔子從而止之曰未之思也夫
何遠之有於是取而不取孔子於逸詩所不取之
意見於論語者如此則其他可以類見也今詩傳
所載逸詩抑又何限惟琴書載衛女之詩所謂思
歸引者獨見全篇云涓涓流水流于其淇兮有懷
千術靡日不思執節不移兮行不詭隨坎軻何辜
兮離厥茨予觀是詩始言淇水有似乎竹竿次言

離厥笑有似乎端有笑則知逸詩之言有類於詩者多矣惟其不純故不見取於孔子耳或者嘗疑古詩三千餘篇今存者三百五篇而已孔子雖刪詩安能十去九乎以論語及衛女之詩考之則孔子不取之意蓋如此夫石鼓之文猶不見於後世況其他乎

詩之亡者六篇皆笙奏

詩之亡者六篇魚麗之後亡其三曰南陔白華華

刪錄新語

卷之一
十六

汲古閣

黍也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後亡其三曰由庚崇丘由儀也皆曰有其義而亡其辭毛氏注謂遭戰國及秦世而亡之也故其詩不傳然六篇之亡皆是一處不應中間有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二詩獨能存也按儀禮鄉飲酒燕禮笙入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乃問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六詩者皆於笙奏之然當秦火之先何此六笙詩獨亡周舍商份曰

不然所謂亡其辭者亡讀爲無謂此六詩於笙奏

之雖有其聲本無辭句不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於歌奏之歌人聲也故有辭耳此笙與歌之異也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毛氏云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商份曰此亦非也管與笙一類也皆有聲而已故新宮

詩亦亡然以予考之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

子賦新宮謂之賦則非無辭矣故後漢明帝養老

刪錄新語

卷之一
十七

汲古閣

亦取歌焉明帝去孔子刪詩之世未遠必得其辭故得以播之詠歌蓋未有有詩而無辭者今逸詩見於經書者又有狸首驪駒二詩禮記射義諸侯以狸首爲節其下文云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其體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鄭氏以此爲狸首之詩辭也前漢江公謂鼓吹笙曰歌驪駒王或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穎注云其詩曰驪駒在門

僕夫其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則驪駒詩亦非無辭也以此知六笙詩必皆有辭而亡之當如舊說然獨六笙詩亡則謂份之言蓋得之鄭樵樵博聞士也姑著其語以俟參考

鄭康成以周禮學箋毛詩

詩人之語要是妙思逸興所寓固非繩墨度數所能束縛蓋自古如此予觀鄭康成注毛詩乃一一要合周禮定之方中云騶牝三千則云國馬之制

捫蝨新話

卷之一
十八

取古制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邯鄲而有之而馬數過制采芑云其車三千則云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十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乘亂羨卒盡起甫田云歲取十千則以爲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樸棧云六師及之則以爲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伍師爲軍軍二千五百人如此之類皆是束縛太過不知詩人本一時之言不可以一一牽

合也康成蓋長於禮樂以禮而言詩過矣近世沈存中論詩亦有此癖遂揭老杜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爲太細長而說者辨之曰只如杜詩有云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世間豈有萬丈城哉亦言其勢如此耳予謂周詩之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嶽峻豈能及天所謂不以辭害意者也文與可嘗有詩與東坡曰擬將一段鴉溪絹掃取寒稍萬丈長坡戲謂與可曰竹長萬丈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研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丈竹哉坡從而賞之遂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計長與可因以所畫篋管偃谷竹遺坡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丈之勢觀二公談笑之語如此可見詩人之意若使存中見之無乃又道太細長耶

論語自有章句而說者亂之

論語自有章句而說者亂之論語中國有因古語

捫蝨新話

卷之一
十九

漫古制

而爲說者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兩句正是古語其曰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云者乃孔子因此語有所感發故爲是說也以類求之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邑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凡此類皆因上句而立說則上句乃亦古語耳弟

刪章新語

卷之一
二十

汲古閣

子因而併記之章次如此說者以其始語無孔子曰字遂或以上句附前段而爲說至以唐棣比可與權誤矣又如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其下繼以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此宜是一章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說者以爲四科蓋是孔門中當時有此科目弟子記之遂因而記孔子

所言顏閔於其後以見顏閔所以列於德行爲四科之首者如此此二子曰連四科而爲說亦可蓋文理或然爾以類求之如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此四句亦必當時有此品論其下云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者亦與記顏閔同也此當是一章又如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繼以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至我則異於是無可

刪章新語

卷之一
三十一

汲古閣

無不可此又是一章文勢與前二章正是一類說者又以始語無子曰字多以四科連上文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爲一章若然則柴也愚參也魯當附冉求聚斂之下而逸民者又當與子路對荷篠丈人處併而爲一也可乎論語章句如此而說者亂之遂失其義茲不可以不正

論語有譬喻之言

論語有譬喻之言而後世以爲誠然者子曰賜不

受命而貨殖焉貨殖蓋譬喻也意謂子貢學道不能虛中如人之貨殖無所不有也故對顏淵屢空而言而史記子貢傳遂云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且復傳之貨殖乃云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走幣以聘享諸侯此其語本莊子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揭以為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

捫蝨新話

卷之一
二十二

汲古閣

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莊子蓋寓言也而太史公不之察又於原憲傳著其語皆由讀論語貨殖一言之誤耳又論語所謂則將焉用彼相者此相字亦譬喻記曰如瞽者之無相俛俛其何之師冕見子張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

道也所謂相者如此今學者皆指為輔相之相則誤矣

道人說論語

林邦翰為予言嘗見一道人說論語子釣而不綱弋不食宿頗有理予願聞之邦翰曰道人云此兩句是聖人心存教化聖人本無心於取物其釣而不綱者示其貪則取之也弋不食宿者示其動則取之也其意在於戒世之貪得與妄動者耳不然聖人豈徒為是弋與釣也哉時一坐莫不稱嘆予曰此說本是道人家一邊所見而已聖人之言要非一端可盡

孟子難讀

孟子之書有言而可為萬世用者有言之今日而明日不可用者孟子之書要自難讀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雖然孟子豈無操持者哉此固孟子開卷第一義也孟子之書類多

捫蝨新話

卷之一
五十三

汲古閣

如此學者遂立說以非孟子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耶

孟子莊暴一章

孟子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此一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爲禮樂之樂誤矣如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則所言皆主於行樂而已豈暇論禮樂哉

桐齋新話

卷之一
二十四

汲古閣

及孟子問王王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則其心不能無愧于孟子也而孟子謂王苟能與民同樂則雖好樂無害也蓋孟子與王言所以因其勢而利導之每每如此王曰寡人好貨孟子曰管者公劉好貨王曰寡人好色孟子曰管者大王好色王曰寡人好勇孟子曰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王曰寡人好世俗之樂孟子又曰王之好樂甚則齊

其庶幾乎所謂其應如響其實陽開而陰塞之也鼓樂與田獵所以爲樂者也此一章惟鼓樂當爲禮樂其他獨樂樂與衆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則方言禮樂而又及田獵無乃非其類乎或曰若以爲悅樂之樂則云先王之樂世俗之樂何謂蓋齊王嘗曰吾何脩而可比於先王觀也柳子厚於非國語無射篇嘗引孟子今樂猶古樂之說曰吾以孟子爲知樂乃亦承襲之誤耶

桐齋新話

卷之一
二十五

汲古閣

孟子文字最爲巧妙

文章鋪敘事理要須往復上下宛轉鉤貫令人一讀終篇不可間斷乃爲盡善蓋自六經論語之外惟孟子最爲巧妙今錄二章於此可見其法如是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

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皆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何如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

捫蝨新語

卷之一
二十六

漢古簡

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吾謂此一章似長江巨浸瀰漫無際而渾浩四轉不可名狀又如萬章曰百里奚自鬻

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汚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知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

捫蝨新語

卷之一
二十七

漢古簡

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吾謂此一章似布泉懸水下注萬仞怒沫狂瀾乍起乍伏湏洞洶湧而觀者竦然蓋此二章文字曲折萬變而首尾渾成理致詳盡如此此孟子之妙處而學者不論予故表而出之恐亦後學者之所宜聞也耶

捫蝨新語卷之一

捫蝨新話卷之二

史類

左氏載楚右尹子草語

子讀左氏右尹子草與王言如響析父語之子草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子草乃誦所招之詩嘗戲謂子草固善諫矣然使劉噉聞之則子草不免爲弑君劉噉正色詰郭彰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噉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擅寵作威

捫蝨新話

卷之二

漢書

左氏傳會論語

左氏有傳會論語處甚多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左氏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左氏曰小邾

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此皆附會之言不足取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左氏遂曰裨諶謀於野則獲蓋以草爲草野之草且其所敘復與論語異當以論語爲正

司馬遷淺陋

論語本無異義然前世頗有因其言而失之者司馬遷書伯夷傳載伯夷扣馬而諫父死不葬之語是因孔子餓于首陽之事而增益之也宰我傳載

捫蝨新話

卷之二

漢書

宰我與田常作亂事因孔子有子也無三年之愛於父母之說而妄意之也遷於著述勤矣然其爲人淺陋不學疎畧而輕信多愛而不能擇故其失如此子獨善孟子於伊尹不信割烹於百里奚不信食牛於孔子不信侍人瘠環之事辯証甚明過遷遠甚然於論語亦不能無失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孟子因之故曰管仲曾西所不爲而不謂孔子以仁許之也孔子曰子產惠人也孟子因之故

曰惠而不知爲政而不謂其有君子之道四也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意謂必立然諾以爲信必犯患難以爲果者乃所謂小人也孟子因之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則孔子去食去兵之意矣凡此皆因孔子之言而失之孟子猶然況太史公乎論語曰爲命禪讓草創之草當與天造草昧之草同而左氏因之遂謂禪讓謀於野則獲其後楊子雲作法言以擬論語孔子

捫蝨新語

卷之二

漢書

曰君子不器楊子便曰君子不械是何等語此又在史遷下矣可以發千載一笑

史記不載齊宣伐燕事

齊宣王伐燕見於孟子而史記無其事齊世家惟湣王時伐宋亦不言伐燕也燕世家乃云燕王噲立三年聽蘇代言以國讓相子之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不克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

怨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此與沈同問答事同此伐燕乃湣王也燕王噲之立當湣王之四年噲亡而昭王立昭王二十八年燕與秦楚三晉五國共擊齊燕獨入至臨淄取其寶器湣王謀走莒此則孟子所謂諸侯多謀救燕伐寡人者也皆湣王時

捫蝨新語

卷之二

漢書

事孟子游齊梁當知其詳其自著書不知緣何誤爲宣王退之曰軻之書非軻自著其徒相與記所言焉耳意其以此故誤耳

唐史稱房杜不言功

唐史稱房杜不言功予謂此乃庸人鄙夫持祿固位者得以藉口也爲人臣而不言功將何言乎堯之於舜也曰底可績舜之於禹也曰時乃功舜禹未嘗不以功言也稷有播種之功契有敷教之功

皋陶之功在於明刑后夔之功在於典樂伊尹以
伐夏救民爲功周公以制禮作樂爲功此數君子
未嘗不以功言也下至蕭曹丙魏皆非無功豈房
杜獨無可言而得稱賢相乎爲相與用兵異故子
房無智名無勇功者兵以密爲機故也今史之稱
二人也既曰玄齡善謀如晦能斷矣又曰求其所
以致之之蹟殆不可見豈謀斷非其所致之蹟乎
若夫世之庸人鄙夫阿意求合日復一日歲復一
擗蠡新話
卷之二
五
汲古閣

歲不聞施設將與草木共盡此孔子所謂斗筭之
徒何足算者也而猥以藉口輔相彌縫藏諸用不
知其誰欺乎

唐史贊有相反處

唐史贊自有相反處于志寧高宗之時及武后立
不敢出一言與魏元忠韋安石在昏主側臣間不
一引手堪奸邪亡謀一也而贊乃謂志寧知雖死
無益而以魏韋爲鄙至贊韋處厚則又謂穆敬文

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爲以堯事君此相反
也張巡守睢陽食愛妾與劉昌守寧陵斬孤甥一
也而贊乃謂昌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
大焉至以杜牧所稱巡遠陷雖其名傳昌全寧陵
而事不得暴於世爲牧未之思此相反也蓋鄙魏
韋取處厚則志寧不免爲佞臣以昌斬孤甥爲不
祥則巡食三萬口不得爲美事此是則彼非不知
史臣之意何在

擗蠡新話

卷之二
六

汲古閣

捫蝨新話卷之三

子類

莊子寓言無實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此莊子寓言也而後世信之東坡居士曰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爲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爲至仁故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揚雄者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

捫蝨新話

卷之三

汲古閣

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予以爲不然雄之言蓋出於史記太史公曰堯將遜位于虞舜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于許由由不受耻之而逝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足以稱焉太史公好奇多愛而不取許由之說何哉予觀莊子言堯舜又以天下讓子州支伯善卷石戶之農又言堯

之師曰許由由之師曰齧缺缺之師曰王倪倪之師曰被衣此其名字與子虛無是烏有無異凡莊子所言若孔子見老子猶龍之語皆無其實不可信

揚雄不知性與心

揚雄不獨不知性亦不知心誰謂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却不似莊子之言曰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

捫蝨新話

卷之三

汲古閣

萬物之鏡也則是此心大於天地天地萬物固不逝於鑒照者又豈待潛天地而後測天地乎雄惟不知心故亦不知天地以心爲二於天地此雄之陋也楞嚴經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銷殞當知虛空生汝心內觀諸世界在虛空耶問之言正與此語合

揚子法言太玄經

揚子雲法言多致意於真偽之際曰觀人者審其

作輟爲政者核其真偽象龍之難於致雨也尸鵠之不可傳翮也學仲尼者比之羊質虎皮行儀秦者比之鳳鳴鸞翰巫步多禹而醫多盧則以爲託也此其志在於譏王莽然吾恐雄亦未免於託雄作太玄以擬周易或者比之吳楚僭王顧非僞乎此目曉之論也

韓退之謂荀楊未純

韓退之謂荀楊爲未純以予觀之愈亦恐未純蓋

捫蝨新話

卷之三

汲古閣

有流入異端而不自知者愈之原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乎情而非性則流入於佛老矣原人曰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則流入於墨氏矣原道非莊周之剖斗折衡而著論排三器則與莊周何異此則愈之未純也可知愈關佛老而事大顛不信方士而服硫黃未足多怪

蘇子由解老子與佛書合

蘇子由作老子解多與佛書合亦時用其語當是

先看佛書知其旨趣故時時參用耳其與筠僧道

全語自謂得之佛書予嘗恨歐陽公文章議論高

出千古而猶未能免俗惜乎其不看佛書也子由

又嘗與子瞻語子瞻以其所解老子比詩春秋傳

古史差不及此亦是子由於佛書未能自得故雖

用其意而時有牽強此三書言古今之迹自是不

及故屢會刊定屢質之子瞻晚年多得子瞻一言

方肯自信予觀黃魯直嘗讀列子便謂普通年中

捫蝨新話

卷之三

汲古閣

事不從惠嶺傳來使魯直不先看佛書亦安知此書之妙

捫蝨新話卷之三 終

捫蝨新話卷之四

讀書類

前輩讀書類皆成誦

世傳蔡相當國日有二人求堂除適有美闕二人競欲得之且皆有薦拔也蔡莫適所與卽謂曰能誦盧仝月蝕詩乎內一耆年者應聲朗念如注瓶水音吐鴻暢一坐盡傾蔡喜遂與美除頃因夜話及此予因言前輩讀書類皆成誦如此不似今人捫蝨新話

卷之四

汲古閣

滅裂艾慎幾云月蝕詩要是難誦遽讀之有不能句者予曰柳子厚天對更自難讀時時問人人皆不解其屈曲聲牙不獨三盤五詁也只此便可成侍讀侍講矣團坐大笑

讀書須知出入法

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

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盡讀書之法也

讀書牢記則有進益

讀書惟在牢記則日見進益陳晉之一日只讀一百二十字後遂無書不讀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今人雖不讀書日將誦數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讀旋忘雖一歲未嘗得百二十字也況一日乎予少時實有貪多之癖至今每念腹中空虛方知陳賢良爲得法云

捫蝨新話

卷之四

汲古閣

古人讀書滅裂

古人讀書時有滅裂范武子士會也而今古人表置士會於中上列武子於上中名且未識能定其高下手劉琨詩云西狩泣孔丘仲尼悲獲麟蓋一事而疊用之是又不知宣聖名字耶法言曰魯者顏回嘗晞夫子矣正考父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父矣此亦子雲之誤據正考父本非作頌之人而公子奚斯者又但作寢廟而已何所

睇之有其後王文考魯霽光殿賦便云奚斯誦僊
歆其路寢此又可笑然其誤已自子雲始

解義類附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字義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人多不曉壺爲何物予謂壺
蓋瓠類也詩曰八月斷壺楚辭曰玄蜂若壺壺圓
而善浮故取以濟耳魯語叔孫子賦匏有苦葉叔
向曰苦匏不材供濟于人而已蓋謂腰瓠以渡水
捫蝨新話 卷之四 汲古閣
也莊子亦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
而浮之江湖瓠與壺正是一類其善浮尚矣遽翁
說壺如環非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吳世英嘗語子治大國若烹小鮮是有二義蓋自
寬厚者言之則曰宜勿煩擾自剝薄者言之則曰
當加鹹酸予知其戲因語之曰太史公所謂申韓
刑名慘刺皆原道德之意無乃是乎 卷之四

捫蝨新話卷之五

文章類

文章必有宗主

一代文章必有一代宗主然非一代英豪不足當
此責也韓退之抗顏爲師雖子厚尤有所忌況他
人乎予觀國初文章氣體卑弱猶有五代餘習自
穆脩等始作爲古文學者稍稍從之然未盛也及
歐陽公尹師魯輩出然後國朝之文始極於古然
捫蝨新話 卷之五 汲古閣
歐陽公作師魯墓誌但言其簡而有法而已不以
古文斷自師魯始也世以此公平日與師魯厚善
亟稱其文字乃於此若有所惜何哉石守道作三
豪詩曰曼卿豪於詩杜默豪於歌永叔豪於文默
之歌豈可與歐公比而公有贈默詩云贈之三豪
篇而我濫一名不以爲誚者此公惡爭名且爲介
諱也公既不爭名於杜默而復有惜於師魯乎雖
然予聞之孫權初欲與劉備共取蜀遣使報備備

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使敵乘隙非長計也權復不聽遣周瑜率水軍往夏口備不聽遣軍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既詔瑜還備遂自襲蜀取之古人臨事切要處未嘗不自留一著也今歐陽公若以古文始自師魯則前有穆脩及有宗先達甚多此豈其本心哉無乃亦自畱一著耳

作文貴首尾相應

捫蝨新話

卷之五

汲古閣

桓溫見八陣圖曰此常山蛇勢也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予謂此非特兵法亦文章法也文章亦要宛轉回復首尾相應乃爲盡善山谷論詩文亦云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此亦常山蛇勢也

文章貴錯綜

楚辭以日吉對良辰以蕙殺蕪對莫桂酒存中云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爲矯健故耳予謂此法

本自春秋春秋書隕石于宋五是日六鵠退飛過宋都說者皆以石鵠五六先後爲義殊不知聖人文字之法正當如此既曰隕石于宋五又曰退飛鵠于宋六豈成文理故不得不錯綜其語因爲健也楚辭正用此法其後韓退之作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以與字上下言之蓋亦欲語反而辭健耳今羅池碑石刻古本如此而歐陽公以所得李生昌黎集較之只作秋與鶴飛遂疑古本爲誤惟沈存中爲始得古文意然不知其法自春秋出蓋自予始發之予乃今知古人文字始終開闢有宗有趣其不苟如此

文章奪胎換骨

文章雖不要蹈襲古人一言一句然古人自有奪胎換骨等法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歐陽公祭蘇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斥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破

捫蝨新話

卷之五

汲古閣

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
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但
知誦公此文而不知實有本處公作黃夢升墓銘
稱夢升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
雨雹忽止闐照滅泯公嘗喜誦之祭文益用此耳
夢升所作雖不多見然觀其詞句多奇可喜正得
所謂千兵萬馬之意及公增以數語而變態如此
此固非蹈襲者其後東坡跋姜君弼課冊亦云雲
捫蝨新話 卷之五 汲古閣

與天際欸若車蓋凝臚未瞬瀾漫霍驚雷出火
震木糜碎殷地焚空萬夫皆廢霄綆四墜日中見
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此三者語各不同然只是
一意前輩作者皆用此法吾謂此實不傳之妙學
者卽此便可反三隅矣

文章由人所見

文章似無定論殆是由人所見爲高下耳只如楊
大年歐陽永叔皆不喜杜詩二公豈爲不知文者

而好惡如此晏元獻公嘗喜誦梅聖俞寒魚猶著
底白鷺已飛前之句聖俞以爲此非我之極致者
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歐公亦云吾平生作文
惟尹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意
處然則於餘人當有所不曉者多矣所謂文章如
精金美玉自有定價不可以口舌增損者殆虛語
耶雖然陽春白雪而和者數人折楊黃華則啞然
而笑自古然矣吾觀昔人於小詩皆旬煅月煉至
捫蝨新話 卷之五 汲古閣

文章博遠貴於精工

世傳歐陽公平昔爲文章每就紙上淨訖卽粘掛
齋壁臥與看之屢思屢改至有終篇不留一字者
蓋其精如此大抵文以精故工以工故傳遠三折
肱始爲良醫百步穿楊始名善射真可傳者皆不
苟者也唐人多以小詩著名然率皆旬煅月煉以

故其人雖不甚顯而詩皆可傳豈非以其精故耶
然人說楊大年每遇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
壺奕棋語笑諠譁而不妨熟思以小方紙細書揮
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須臾
之際成數千言如此似爲難及然歐公大年要皆
是大手歐公豈不能與人鬪捷哉殆不欲苟作云
耳予每見同舍臨文言際試就借觀則曰此草率
課耳予把定戲曰恐君精思亦莫止此其人心雖
捫蝨新話

卷之五
六

汲古閣

不悅然知其戲亦卒無以應予遂皆笑而罷

文字意同語有工拙

文字意同而立語自有工拙沈存中記穆脩張景
二人同造朝方論文次適有奔馬踐死一犬遂相
與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脩曰馬逸有黃犬遇蹄
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今較此二語張當
爲優然存中但云適有奔馬踐死一犬則又渾成
矣予觀鳩摩羅什及竺法護所譯經護曰大衆圍

圍坐努目看世尊羅什卽云瞻仰尊顏目不暫捨
不惟語工亦自省力卽此可以見才之長短

爲文妙在掩仰頓挫

予自學琴而得爲文之法文章之妙處在能掩仰
頓挫令人讀之疊疊不倦韓退之聽穎師琴詩曰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
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澗達隨飛揚喧啾百鳥
羣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

捫蝨新話

卷之五
七

汲古閣

強此頓挫法也退之與李翱書並用其法云僕之
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
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托乎捨之入京
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
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所有
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
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又
云所貴乎京師者得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

下布衣章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皇皇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損外無所繼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污而處其所可樂哉大略如此觀其筆力覆仰頓挫文理粲然與穎師琴詩何異

捫蝨新話

卷之五

汲古閣

作文須題外立意

文章須用於題外立意不可以尋常格律自窘束東坡常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便是文字關紐也子亦常有人詩云蛟綃巧織在深泉不與人間機杼聯安知妙在筆墨外第一莫爲醒者傳竊自謂得公意但不知古人多少

作文使事之難

文章不使事最難使事多亦最難不使事難於立意使事多難於遣辭能立意者未必能造語能遣辭者未必能免俗此又其最難者大抵爲文者多知難者少

古人多假借用字

古人多假借用字集古錄言漢人以歐陽爲羊眉壽爲麋之類皆由古文字少故假借用之耳今觀論語中如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觀過

捫蝨新話

卷之五

汲古閣

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竊謂此仁字皆當作人蓋是假借用之而學者以其字之爲仁也多曲爲之解予求其說而不得故依漢人例敢以仁人爲通用之文不然則井有仁焉爲仁義之仁果何謂乎

觀人文章

文章雖工而觀人亦自難識知梵志翻著襪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

晉唐國朝之文

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予亦謂國朝無文章惟范文正公嚴子陵祠堂記一篇而已

唐宋文章皆三變末流不免有弊

唐文章三變宋朝文章亦三變矣荆公以經術東坡以議論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門戶不相

捫蝨新話

卷之五

汲古閣

陷襲然其末流皆不免有弊雖一時舉行之過其實亦事勢有激而然也至今學文之家又皆逐影吠聲未嘗有公論實不見古人用心處予每爲之太息

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傳奕

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傳奕奕言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

髡髮事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

祚短事佛致然愈特敷衍其辭耳愈以人主無不

欲壽者以此劫之冀從其諫耳不意憲宗之惑深

也愈至潮州上表哀謝憲宗曰合成我得謂事佛

則年代不永誠不可然憲宗自是不善聽諫賈誼

言於文帝曰生爲明帝死爲明神顧成之廟名爲

太宗當天子春秋隆盛之時以死生言之然文帝

不忌也使愈當此時庶其說得行哉然愈所論與

捫蝨新話

卷之五

汲古閣

周公無逸之戒大異

東坡作文用事

東坡省試論刑賞梅聖俞一見以爲其文似孟子置在高等坡後往謝梅梅問論中用堯臯陶事出何書坡徐應曰想當然耳至今傳以爲戲予讀坡應制科試形勢不如德論坡時亦似不曉出處

捫蝨新話卷之五

終

捫蝨新話卷之六

文才類

王勃滕王閣序文有本祖

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語當時無賢愚皆以爲警絕然予觀庾信馬射賦已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則知王勃之語已有來處然其句調雄傑比舊爲勝及觀歐公集古錄隋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亦云浮捫蝨新話 卷之六 汲古閣

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岩桂分叢則又淺陋與初造語者相去甚遠

歐蘇之文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歐公畫錦堂第一句也其後東坡作韓文公廟碑其破題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語句之工便不減前作議者謂歐公語工於敘富貴坡語工於說道義蓋此二句皆卽其人而記其事已道盡二人平

生事實如此自非筆端有力那能至是

歐文多擬韓作

韓文重於今世蓋自歐公始倡之公集中擬韓作多矣予能言其相似處公祭吳長文文似祭薛中丞文書梅聖俞詩稿似送孟東野序弔石曼卿文似祭田橫墓文蓋其步驟馳騁亦無不似非但效其句語而已孫樵嘗言自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持正得之於韓吏部總其所言似有來處然樵之文實牽強僻澁氣象絕不類韓作而過自稱許嫫母捧心信有之矣吾嘗謂韓氏之牆數仞樵輩尚未能造其藩敢言文乎

蘇明允辯奸論

辯奸論王司空贈官制皆蘇氏宿憾之言也予聞老蘇初來京師以所著權書衡論投歐陽公一時稱其文章王荊公時已知制誥獨不善之以其文縱橫有戰國氣習屢詆於衆故明允惡荊公甚於

仇讐會張安道亦爲荆公所擬明允遂作辯奸論一篇以荆公比王衍盧杞密獻安道而不敢示歐公荆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瞻兄弟然當時此論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于南京請爲明允墓表遂全載之而蘇氏亦不敢上石諒有愧于其言哉贈官制當元祐初方盡廢新法蘇子由作神宗御集序尚以曹操比之何有于荆公然輕薄子猶擇制中語云使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

捫蝨新話

卷之六

汲古閣

蘇黃文妙一世

蘇黃文妙一世殆是天才難學然尚有蹊徑可得而尋東坡常教學者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又或令讀檀弓上下篇魯直亦云文章好奇自是一病學議論文字須取明允文字觀之耳并熟看董賈諸文又云欲作楚辭追配古人直

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警拔巧女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可作錦觀其所論則知其不苟作不似今之學者但率意爲之便以爲工也世人好談蘇黃多矣未必盡知蘇黃好處今毛詩國風與楚詞檀弓俱在不知當何如讀曲折處當復何如蘇黃之作又復何如李白曰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也然雖知如是與其遠想頗收不若暗合孫吳便是蘇黃猶

捫蝨新話

卷之六

汲古閣

若之容忽覩髮如之狀又有楊安國者爲侍講講
論語至一簞食一瓢飲乃操俚語曰官家顏回甚
窮但有一籩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脩
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遽啓曰官家孔子教書也須
要錢上大哂之山林之士望翰苑經筵與夫烏府
栢臺言事之職不啻如在天上意其文章議論非
復人間常語然傳於世者時有此曹乃適足以資
林下之一噓而已方知伏獵侍郎杖杜宰相與華
捫蝨新話

卷之六

汲古閣

省名郎錯判坊洲杜若信之矣吾爲乘等援唐人
之纒復誦淵明之詩曰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假令乘等尚在聞吾此語亦當一笑

東坡文字妙一世

山谷論東坡文魯直言東坡文字妙一世其短處
在好罵耳予觀山谷渾厚坡似不及坡蓋多與物
忤其游戲翰墨有不可處輒見之詩然嘗有句云
多生綺語摩不盡尚有宛轉詩人情猿吟鶴唳本

無意不知 下有人行蓋其自序如此又嘗自言
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疎輒輸寫肝膽有所不盡
如茹物不下必吐盡而已而世或記疏以爲怨咨
此語蓋實錄也坡自晚年更涉世患痛自摩治盡
黜圭角方更純熟故其詩曰我生本強鄙少以氣
自擠扁舟到江海赤手攬像犀年來輒自悟雷氣
下煖臍觀此詩便可想其爲人矣大抵高人勝士
類是不能拘俗俯仰其嫚罵玩侮亦其常事但後

捫蝨新話

卷之六

汲古閣

生慎勿襲其軌或當如魯直所言耳然予觀坡題
李白畫像云西望太白橫我眼高四海空無人
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浣吾足乃敢瞋又嘗有詩曰
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濶渾
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且自言我所謂君者自王
茂洪之流耳豈謂此等輩哉乃知坡雖好罵尚有
事在

蘇子由文

蘇子由著歷代論以牛僧儒李德裕俱爲一代之偉人以馮道事四姓九君爲非其過庶幾以忠恕格物者至神宗皇帝御集序乃以曹操比而以挽辭曰量書廢典寢則又是秦始皇也不知當時下筆之際意果何在

東坡兄弟議論相反

東坡兄弟文章議論大率多同惟子由文字晚年屢皆加刊定故與子瞻有相反處蓋以矯王氏尚捫蝨新話

卷之六

漢古閑

秦少游文自成一家

呂居休嘗言少游從東坡游而其文字乃自學西漢以余觀之少游文字格似正此所進論策辭句頗若刻露不甚含蓄若比坡不覺望洋而歎也然亦自成一家

蔡君謨萬安橋記

蔡君謨作泉州萬安渡石橋記文字極簡古然予謂刺却六字蓋旣言其長二千六百尺翼以扶欄矣不當又言如其數而兩之此六字爲贅吾叔可用云前稱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功以字未穩凡言以者如左氏所謂能左右云也橋之訖功豈可以人意左右之哉予曰似此細看便無全功只如系指于淵梁空以行是橋皆如此此亦可刪矣

捫蝨新話

卷之六

漢古閑

蘭亭序豈非佳作然天高氣朗不合時景絲竹管絃語又重複故不得入選乃知文章之病古人未免也予因語坐客呂不韋著呂氏春秋懸千金咸陽市門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義之君謨得無多廢金乎衆爲一笑

陳表民葉嘉傳

東坡集有葉嘉傳此吾邑陳表民作也表民名元規不及見其人蓋名士也予在中江見朱漕說坡

集和賀方回青玉案卒章有曾溼西湖雨之句人以爲坡詞此乃華亭姚晉道作也余嘗恨荆公文宇至今無全集蓋前世韓柳文亦必假李漢劉禹錫編次然荆公嘗云李漢豈知退之者編其文不擇美惡有不可以示子孫者以此語門弟子意有在焉其文迄無善本坡亦嘗言曾子固編李白集而無贈懷素草書及笑矣乎數首皆貫休以下格調卑弱子固號有智識故深可怪此亦坡以自見

捫蝨新話

卷之六

流古閣

也予觀坡集中如醉鄉睡鄉記之類鄙俚淺近決非坡作或云坡只有江搖柱傳它皆非是今市書肆往往增添改換以求速售而官不之禁也雖歐公集已經東坡纂類至今猶有續添之文況未編者乎然蜀中亦竟無全本不知其何故也豈一時門生故無劉李之識抑其家子孫之過

蕭統徐鉉文選文粹之陋

柳子厚壽州安豐縣孝門銘自壽州刺史臣承恩

而下蓋序也以表爲序亦文之一體也而徐鉉所編文粹乃錄銘于前而于題下註云并壽州刺史表于銘後以附見焉此鉉之陋也高唐神女賦自王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蕭統謂之序東坡嘗笑其陋若鉉者又何足笑之

捫蝨新話

卷之六

流古閣

捫蝨新話卷之七

詩類

陶淵明杜子美韓退之詩

文章以氣爲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也乍讀淵明詩頗似枯淡久又有味東坡晚年酷好之謂李杜不及也此無他韻而已韓退之詩出謂押韻之文耳然自有一種風韻如庭楸詩朝日出其東我常在西偏夕日在其西我常在東偏當晝捫蝨新話

卷之七

汲古閣

日在上我坐中央焉不知者便謂無工夫蓋是未窺古人妙處耳且如老杜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亞枝低此又可嫌其太易乎論者謂子美無數蜻蜓飛上下一雙灘鵝對浮沉便有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氣象予亦謂淵明藹藹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顚當與幽詩七月相表裏此殆難與俗人言也子每見人愛誦影搖千丈龍蛇動身撼半天風雨寒之句以爲工此與

見富家子弟非無福相但未免俗耳若霜皮湑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便覺氣韻不侔也達此理者始可論文

杜陶二公詩話天成

陶淵明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際無意于山而景與意會此淵明得意處也而老杜亦曰夜闌接偃語落日如金盆予愛其意度閒雅不減淵明而語句雄健過之每詠二詩便覺當時清捫蝨新話

卷之七

汲古閣

景盡在目前而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茲爲可貴

江文通擬古詩

擬古詩難于近似觀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便是淵明具體叔敖復生也自是以來作者衆矣然皆乘漢王之車據仲尼之坐者也或者曰前世有擬古詩未聞有擬古文者予謂退之爲樊宗師作墓誌便似宗師與孟東野聯句便似東野而歐公集

中擬轉作者多矣但恨世人未能讀書眼如月隙
罅靡不照耳不然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
也

柳子厚白樂天學陶東坡和陶詩

山谷常謂曰白樂天柳子厚俱効陶淵明作詩而
唯子厚詩爲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
樂天學近而語不近子厚氣悽愴樂天語散緩各
得其一要于淵明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陶
捫蝨新話 卷之七 汲古閣
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
不若陶詩體合自然也要知陶淵明詩須觀江文
通雜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真

杜詩高妙

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后人詩乃諸
有妙語如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人
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
此句也心地初乃莊子不謂游心
詩人無
合氣於漢

之義

杜詩句句可出題目

老杜詩如董仲舒策句句典雅堪出題目餘人詩
非不佳但可出題者終少耳好詩與好句正自不
同

杜子美贈花卿詩

世人讀子美贈花卿詩有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
那得幾回聞之句因誤認花卿爲歌妓者多矣按

捫蝨新話

卷之七

汲古閣

花卿蓋西川牙將嘗與西川節度崔光遠平段子
璋遂大略東川故子美復有戲贈花卿歌其卒章
云人道我卿絕代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師當時
花卿跋扈不法有僭用禮樂之議子美所謂蓋微
而顯者也不然豈天上有曲而人間不得聞乎

韓退之詩

退之送惠師靈師文暢澄觀等詩語皆排斥獨於
靈似於衰惜而意實微顯如國基六博醉花月羅

嫋娟之句此豈道人所宜爲者其卒章云方欲斂之道且欲冠其顛於澄觀詩亦云我欲收斂加冠巾此便是勸令還俗也退之又嘗有詩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故作謝自然淮氏子等詩尤爲切齒然于華山女詩乃獨假借末句云仙梯難扳俗緣重浪憑青鳥通叮嚀與記夢詩語便不同不知何以得此也

韓退之符讀書城南

捫蝨新話

卷之七

汲古閣

符讀書城南有少長語本匈奴傳云見能引子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長猶稍長也

韓退之嘲富兒

韓退之嘲京師富兒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然予觀退之亦未是忘情者退之自有二侍妾名絳桃柳枝張籍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筆者也又嘗有詩云銀燭未燒窻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此豈空飲文字者耶

周朴杜荀鶴詩

處士周朴有能詩名于唐末歐陽公嘗稱朴詩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之句然此杜荀鶴詩非朴句也見唐風集公言少時見其集今不復傳又言鄭谷詩號雲臺編者今亦不行于世然今市肆實有此集二人唐史皆不爲立傳獨朴死巢丘不屈其節自見巢傳中余家有朴詩百餘篇嘗爲之序異日當別加搜訪遺逸爲全集以傳於世

捫蝨新話

卷之七

汲古閣

宋太祖皇帝詩語雄健

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貴氣象國朝江南遣徐鉉來朝欲以下勝至誦後主風月詩云云太祖皇帝但笑曰此寒士語耳吾不爲也吾微時夜自華陰道逢月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鉉聞不覺駭然驚服太祖雖無意爲文然出語雄健如此以予觀李氏據江南全盛時宮中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金鑪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

隨步皺家人舞滴金釵酒惡時拈花盡嗅別院
時聞簫鼓奏議者與時挑野菜和根煮旋砍生柴
帶葉燒者異矣然太祖一日與朝臣議論不合歎
曰安得桑維翰者與之謀事乎左右曰縱維翰愛
錢太祖曰措大家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
矣以此言之不知彼所謂金爐香獸紅錦地衣當
費幾萬貫此語得無是措大家眼孔乎

歐蘇梅比肩韓孟

捫蝨新話

卷之七

汲古閣

韓退之之與孟東野爲詩友近歐陽公復得梅聖
俞謂此事比肩韓孟故公詩云猶喜共量天下事
亦勝東野亦勝韓也蓋嘗目聖俞爲詩老云公亦
最重蘇子美獨稱爲蘇梅子美喜爲健句而梅詩
乃務爲清切閒談公有水谷夜行詩備述其體然
子美嘗曰吾不幸寫字人以比周越作詩人以比
海堯臣此又可笑

歐公詩訪韓作

韓文公嘗作赤藤杖歌云赤藤爲杖世未窺臺郎
始攜自滇池共傳須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漓
又云羲和操火鞭暝到西極垂所遺此歌雖窮極
物理然恐非退之極致者歐公遂每每效其體作
凌溪大石云山經地誌不可究遂今異說爭紛紜
皆云女媧初煅煉融結一氣凝精純仰觀蒼蒼補
其缺染此紺碧瑩且溫或疑古者燧人氏鑽以出
火爲炮燔苟非聖人親手跡不爾孔穴誰雕剜又

捫蝨新話

卷之七

汲古閣

云漢使把漢節西北萬里窮崑崙行經于闐得寶
玉流入中國隨河源沙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鐫鑿
無瑕痕觀其立意故欲追倣韓作然頗覺煩冗不
及韓歌爲渾成爾公有又石篆詩云我疑此字非
筆墨又疑人力非能爲始從天地胚胎判元氣結
此高崔巍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遺跡于蒼崖山
祇不與人屢見每吐雲霧深藏埋紫石硯屏歌云
月從海底來行向天東南正當天中時下照萬丈

潭潭中無風月不動倒影射入紫石岩月光水潔石瑩淨感此陰魄來中潛自從月入此石中天

兩曜分爲三公又嘗作吳學士石屏歌云吾嗟人愚不見天地造物之初雖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鑄鑿刻畫醜與妍千狀萬態不可殫神愁鬼泣日夜不得閒此三篇亦前詩之意也其法蓋出于退之然石屏歌云又疑鬼神好勝憎吾儕欲極奇怪窮吾才而洛陽牡丹圖詩又云又疑人心愈巧僞

捫蝨新話

卷之七

汲古閣

歐公言古詩

歐公嘗言古詩中時作一兩聯屬對猶見工夫觀公內制集序云若天涼竹簟之暑風曝茆簷之冬日睡餘友枕念昔平生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乃知公不獨用之于詩也予三復此語併誦淵明歸去來辭云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僕歡

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藤之易安又云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中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因思乎文中時復作四言句相間錯成文又益奇也

山谷言詩

山谷嘗言作詩正如作雜劇初如布置臨了須打

捫蝨新話

卷之七

汲古閣

譚方是出場予謂雜劇出場誰不打譚只難得切題可笑也山谷蓋是讀秦少章詩惡其終篇無所歸故有此語然東坡嘗有對賜御書詩曰小臣願對紫微花試草尺書招贊□秦少章一見便曰如何一說到這裏少章之意蓋謂東坡不當合開然亦是不會看雜劇也據坡自註云時熙河秋獲鬼是日涇源復秦夏賊數十萬人皆遁去故其詩云莫言美墨數行書須信時平由主聖犬羊散盡

沙漠空捷鋒夜到甘泉宮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
談笑無西戎乃知頗詩意自有在

山谷論淵明詩

山谷嘗言觀淵明責子詩想見其人愷悌慈祥戲
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也而淵明
愁歎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然老杜云
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道有子賢與愚何用挂懷
抱如山谷所云則杜公猶自未能免俗何耶

捫蝨新話

卷之七
十一

汲古閣

東坡山谷詩可謂畫本

東坡畫梅有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句此便是坡作
一竹梅圖但未下筆耳每詠其句便如行孤山籬
落間風光物采來照映人應接不暇也近讀山谷
文字云適有人以桃杏雜花擁一枝梅見惠谷爲
作詩不知惠者何人然能如此安排亦是不凡正
如市倡東塗西抹忽見謝家夫人蕭散自有林下
風采益復可喜竊謂此語便可與坡詩對畫作兩

幅圖子也戲錄于此將與好事者以爲畫本

東坡秦少游周美成詩

東坡藏春塢詩有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
屨中之句其後秦少游作俞待制挽詞遂云風生
使者旌麾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人已謂其依倣大
甚今人只見周美成蔡相生辰詩云化行禹貢山
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相傳競以爲佳不知前輩
已疊用之矣人之易欺如此

捫蝨新話

卷之七
十二

汲古閣

捫蝨新話卷之七

終

捫蝨新話卷之八

詩類

東坡贈劉丈文與可

東坡居吳中久頗熱其風土嘗作詩云荷盡已無
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
橙黃橘綠時論非吳人不知其爲佳也坡又嘗作
文與可洋州園池詩云溶溶春巷漾晴暉蘆簞生
時柳絮飛不見江南三月裏詩集作還有桃花流
江南風物否
捫蝨新話 卷之八 汲古閣
水紫魚肥橙盞鱸膾桃花肥紫似此景致亦豈北
人所有

東坡西湖詩

東坡酷愛西湖嘗作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
濃抹也相宜識者謂此兩句已道西湖好處公又
有詩曰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桃清似眼予謂
此詩又是爲西子寫生也要識西子但看西湖要
識西湖但看此詩

東坡詩用事多誤

東坡詩用事多有誤處瓠國夫人夜遊圖詩云當
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陳後主張貴妃
名麗華韓擒虎平陳後主麗華俱見收而齊東昏
侯有潘淑妃初亦名麗華也東坡梅花絕句云月
地雲堦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
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此亦張麗華事而坡作東昏
侯用之坡又有詩云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

捫蝨新話

卷之八

汲古閣

池乃是扁鵲又詩云俄令司馬能饒石奈有中郎
解摸金而袁紹檄曹操蓋云發土中郎摸金校尉
又詩云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褚遂
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龕非彌陀也此類非一益
惟大才方可濶略餘人正不可學

呂居仁秦少游詩

呂居仁嘗有一絕云胡虜那知鼎重輕摘胎元自
誤公卿襄陽耆舊推龐老受禪碑中無姓名復有

人題於館驛壁上仍注其下云此呂本中嘲厥祖之作見者無不大笑蓋呂之父嘗聯名立偽楚故也近王會出守吳興其甥秦伯陽以詩送之卒章云飽聞東老榴皮字試問溪頭鶴髮翁自註云事見東坡詩按坡集言呂洞賓嘗以石榴皮書字於湖州東老之壁故后山詩云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其意不能無諷議也今秦公乃指坡此詩爲出處無乃亦嘲厥祖乎茲可以絕倒此按

捫蝨新話

卷之八

汲古閣

陳後山非東坡詩

梅聖俞河豚車螯詩

梅聖俞河豚詩云但言美無厭誰知死如麻歐公食車螯詩亦云但知美無厭誰謂來甚遐便覺牽強不似梅詩爲切題

王荊公晚年極精巧

荊公晚年詩精巧如云木落山林成自獻潮回洲渚得橫陳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之

類皆琢句工夫然論者猶恨其雕刻太過公嘗讀杜荀鶴詩云江湖不見飛禽影岩谷惟聞折竹聲改云宜作禽飛影竹折聲又王仲至試館職詩云日斜奏罷長楊賦閒拂塵埃看畫墻公爲改云奏賦長楊罷云如此詩捷此是一癖

陳簡齋墨梅詩

客有誦陳去非墨梅詩于予者且云信古人未曾道此予誦其一曰潔白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

捫蝨新話

卷之八

汲古閣

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只是緇塵染素衣世以簡齋詩爲新體豈此類乎客曰然予曰此東坡句法也坡梅花絕句云月地雲堦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簡齋亦善奪胎耳簡齋蠟梅詩曰奕奕金仙面排行立晚晴殷勤夜來雪少住作珠纓亦此法也

畢狀元贈子山詩

畢狀元漸使福建日嘗按部過羅原時南華翁林

子山致仕居南華洞年已八十餘以詩逐之有當年春榜首傳名對御如君有幾人之句畢公和贈之多所獎借其詩曰兒童聞說子山名將謂先生是故人海上偶經仙洞府岩前猶見玉精神南華久徹逍遙夢免率重來自在身攜得新詩天上去不教辜負到全閩人言畢狀元眉目如畫詩詞亦自清拔予兒時人多誦此詩至今父老猶能誦之真佳句也今青瑣集中多載當時諸公贈子山詩

捫蝨新話

卷之八

汲古閣

而獨無此篇故記於此以補青瑣之闕

林子山詩

林子山詩中亦多佳句其自敘過門人指朝郎宅入室渾如野老家家人皆許其有隱者之致然輕薄子猶誦其出山詩云尺書中夜至清曉卽揚鞭人謂子山三詔不起於是聞者莫不絕倒

王荆公論李杜韓歐四家詩

荆公論李杜韓歐四家詩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

曰李白詩詞迅快無疎脫處然其識汙下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予謂詩者妙思逸想所寓而已太白之神氣當遊戲萬物之表其於詩寓意焉耳豈以婦人與酒敗其志乎不然則淵明篇篇有酒謝安石每遊山必攜妓亦可謂之其識不高耶歐陽公文字寓興高遠多喜爲風月閒適之語蓋效太白爲之故東坡作歐公集序亦云詩賦似李白此未可以優劣論也黃魯直初好作艷歌小詞道人

捫蝨新話

卷之八

汲古閣

識汙下則不可

東坡論盧仝馬異杜默詩

東坡嘗言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默之歌詩坡以爲山東學究飲村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尚足言詩乎予聞慶曆中京師有民自號豁達李老者每好吟咏而詞

多鄙俚故予亦戲謂作詩平易至白樂天杜荀鶴極矣若更淺近又是豁達李老

詩指物有優劣

詩中有俱指一物而下句不同者以類觀之方見優劣王右丞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子美云好把茱萸仔細看此三句皆言茱萸而杜當爲優又如子美云魚吹細浪搖歌扇李侗云魚搖清影上簾櫳韓偓云池面魚吹柳絮捫蝨新話

卷之八

汲古閣

詩有四雨句優劣

予與林邦翰論詩及四雨字句邦翰云梨花一枝春帶雨句雖佳不免有脂粉氣不似朱簾暮捲西山雨多少豪傑子因謂樂天句似茉莉花王勃句

似含笑花李長吉桃花亂落如紅雨似蘆荀花而王荆公以爲總不似院落深沉杏花雨乃似闌提花邦翰撫掌曰吾子此論不獨詩評乃花譜也

詩有格高韻勝之辨

予每論詩以陶淵明韓杜諸公皆爲韻勝一日見林侔於徑山夜話及此林侔曰詩有格有韻故自不同如淵明詩是其格高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花予聽之捫蝨新話

卷之八

汲古閣

冷齋夜話誕妄

予嘗疑山谷小詞中有和僧惠洪西江月一首云日側金盤墮影雁回醉墨書空君詩秀絕雨勿勿相見衲衣閒擁蟻穴夢回人世楊花踪跡風中莫將社燕等秋鴻處處春山翠重意其非山谷作後人見洪載于冷齋夜話遂編入山谷集中據夜話

載洪與山谷往返諸話甚詳而集中不應不見此詞亦不類山谷辭真屬作也後讀魯公所編皇宋百家詩選乃云惠洪多誕夜話中數事皆洪嘗詐學山谷作贈洪詩云韻勝不減秦少觀氣爽絕類徐師川師川見其體制絕似山谷喜曰此真舅氏詩也遂增置豫章集中然予觀此詩全篇亦不似山谷體製以此益知其妄

僧病可瘦推詩太清

捫蝨新話

卷之八

汲古閣

予嘗與僧惠空論今之詩僧如病可瘦權皆能詩然嘗病其太清予因贈東坡陸道士墓誌坡嘗語陸云子神清而骨寒其清足以仙其寒足以死此語雖相法其實與文字同一關捩蓋文字固不可俗亦不可太清如人太清則近寒要非富貴氣象此固文字所忌也今觀二僧所謂其清足以仙其寒亦足以死者也空云吾往在豫章從李商老遊一月一論至可師處商老曰可詩句句是廬

山景物詩 廬山不知當道語等亦以為有太清之病予笑謂空商老此論毋乃暗合孫吳耶

謝庭詠雪詩

撒鹽空中此未雪也柳絮因風起此驚毛雪也然當時但以道韞之語為工予謂詩云相彼雨雪先集維霏霏即今所謂未雪耳乃知謝氏二句當各有謂固未可優劣論也東坡遂有柳絮才高不道鹽之句此豈是且圖對偶親切耶

捫蝨新話

卷之八

汲古閣

捫蝨新話卷之八

捫蝨新話卷之九

詩文類

文中有詩詩中有文

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世傳以爲戲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詩則句語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謝元暉曰好詩圓美流暢如彈丸此所謂詩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人雖不用偶儷而散句之中暗有聲調步驟馳捫蝨新話 卷之九 汲古閣

騁亦有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前代作者皆如法吾所謂無出韓杜觀于美到夔州以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信是如彈丸矣退之之書記觀其鋪張收放字字不虛但不肯入韻耳或者謂其始自甲乙非也以此知杜詩韓文闕一不可世之議者遂謂子美於韻語不堪讀而以退之之詩但爲押韻文者是果足爲韓杜病乎文中有詩詩中有文當有知者領于此語

韓文杜詩用字有來處

文人自是好相採取韓文杜詩號不蹈襲者然無一字無來處乃知世間所有好句古人皆已道之能者時復暗合孫吳耳大抵文字中自立語最難用古人語又難於不露筋骨此除是倒用大司農印手段始得

李杜韓柳有優劣

唐世詩稱李杜文章稱韓柳今杜詩語及太白處

捫蝨新話

卷之九

汲古閣

無慮十數篇而太白未嘗有與杜子美詩只有飯顆一篇意頗輕甚論者謂以此可知子美傾倒太白至難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剗除異端是其所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橫行濶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然學者至今但雷同稱述其實李杜韓柳豈無優劣達者觀之自可默喻

孫樵文白樂天黃魯直詩

黃魯直詩本規模老杜至今遂別立宗派故謂當仁不讓也若乃學退之而不至者爲孫樵學淵明而不至者爲白樂天則不謂減師半青也

陳后山學文於南豐學詩於山谷

陳后山學文於曾子固學詩於黃魯直嘗有詩云向來一辦香敬爲曾南豐然此香獨不爲魯直何也

歐公變文格而不能變詩格

捫蝨新話

卷之九

汲古閣

歐陽公詩猶有國初唐人風氣公能變國朝文格而不能變詩格及荆公蘇黃輩出然後詩格極於高古

詩詞類

唐末詩體卑陋小詞奇絕

唐末詩體卑陋而小詞最爲奇絕今人盡力追之有不能及者予故嘗以唐花間集當爲長短句之宗

詩四六類

以文體爲詩四六

始以文體爲詩自退之始以文體爲四六自歐陽公

詞曲類

蘇東坡木蘭花小詞

東坡集中有減字木蘭花詞云鄭莊子好客容我樽前時墮情落筆生風籍甚聲名 我公高山白

捫蝨新話

卷之九

汲古閣

早瑩雪肌膚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人多不曉其意或云坡昔寓京口官妓鄭容高瑩二人侍宴坡喜之二妓間請於坡欲爲脫籍坡許之而終不爲言及別二妓之船所懇之坡曰爾但持我此詞以往太守一見便知其意蓋見鄭容落籍高瑩從良八字也此老真爾狡獪耶

王元澤小詞

世傳王元澤一生不作小詞或者笑之元澤遂作

倦尋芳慢一首時服其工其辭曰露晞向曉簾幙
風輕小院閒畫翠逕鶯來驚下亂紅鋪繡倚危牆
望高榭海棠經雨胭脂透算韶華又因循過了清
明候倦遊宴風光滿目好景良辰誰共攜手恨被
榆錢買斷兩眉長皺憶高陽人散後落花流水人
依舊這情懷對東風盡成消瘦此詞甚佳今人多
能誦之然元澤自此亦不復作

書畫類

捫蝨新話

卷之九

汲古閣

畫工善體詩人之意

唐人詩有嫩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
句聞舊時嘗以此試畫工衆工競於花卉上粧點
春色皆不中選惟一人於危亭縹緲綠楊隱映之
處畫一美婦人凭欄而立衆工遂服此可謂善體
詩人之意矣唐明皇嘗賞千葉蓮花因指妃子謂
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也而當時語云上宮春色
四時在目蓋此意也然彼世俗畫工者乃亦解此

耶

顧愷之張長史書畫

顧愷之善畫而人以爲癡張長史工書而人以爲
顛予謂此二人之所以精於書畫者也莊子曰用
志不分乃凝於神

王右軍蘇東坡字

王右軍書本學衛夫人其後遂妙天下所謂風斯
在下也東坡字本出顏魯公其後遂自名家所謂

捫蝨新話

卷之九

汲古閣

青出於藍也

歐陽永叔蔡君謨論硯書皆不同

歐陽公論硯以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以紫石爲
上歛石出龍尾溪堅勁多發墨其石理微窳以手
摩之索索有鋒鋦者尤好也而蔡君謨乃曰端石
瑩潤惟有鋒鋦者尤佳極發墨歛石多鋦惟膩理
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二公議論如此然
予觀二公論書亦自不同不獨論硯也歐公愛柳

公權書亭重碑謂傳模者能不失真而鋒鉞皆在
至於陰符經序則君謨以爲柳書之最精者尤善
藏筆鋒也二說正相反以此言之況夫文章豈有
定論耶

前代碑額先挂後書碑石先立後刻

前世碑額必先挂而後書碑石必先立而後刻魏
凌雲臺至高韋誕書榜卽日皓首此先挂之驗也
今則先書而後挂唐吐突承瓘欲立石紀功德李
絳上言請罷之帝悟命百牛倒石此先立之驗也
今則先刻而後立

捫蝨新話

卷之九

汲古閣

識類

識緯害經

五經正文多引識緯反害正經皆可刪歐陽公昔
嘗有劄子論其事今三國志註多引神怪小說無
補正史處亦可刪

東坡詩識

東坡遊金山寺詩云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
江入海松醪賦亦云遂從此而入海眇翻天之雲
濤人以坡此語爲晚年高遷之識坡又嘗贈潘谷
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潘後數
年果因醉赴于井中跌坐而死人皆異之坡固不
獨自識且又識殺潘谷耶

漢光武唐武宗信圖識受錄

光武却祥瑞不受而信圖識武宗除去浮屠而躬
受道家之錄此與招一放一何異

捫蝨新話

卷之九

汲古閣

捫蝨新話卷之九

終

捫蝨新話卷之十

聖賢類

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

孟子所序三聖世多泥於文而不知其意王荊公曰伊尹之後士多進而寡退故伯夷出而矯之伯夷之後士多退而寡進故柳下惠出而矯之三人者皆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不免有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之弊極於天下矣故孔子

捫蝨新話

卷之十

汲古閣

出而後聖人之道大全而無一偏之患蘇子由獨以爲不然曰孔子嘗言此三人矣或謂之仁人或謂之賢人未聞以聖人而許之者其敘逸民則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尚足以爲聖人乎且三代之風今世不得見矣春秋之世士方以功利爲急孰謂其多退而寡進而有伯夷之弊此皆妄意聖人耳予謂此說足以正荊公之失而未盡孟子之意孟子曰伯夷聖之

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此假義設辭也蓋孟子謂任與清與和此三者士君子爲行之大槩也士君子之行未至於聖人則必有所偏偏則此三者必居其一矣夫以天下庸庸之人多因乎流俗而不能自立也士君子於此三者苟得其一則亦可以自見於世故假此三人者以顯其義然而不免有所偏非全德也故復假孔子以終其說曰孔子聖之時者也以爲士君子必如孔子然後謂之全德否則獨行一介之士而已此孟子願學之意也又安有矯弊之說彼孟子又豈以三子爲足與孔子並而稱聖乎予故曰此孟子假義設辭明矣

伯夷柳下惠孟子文中子

孟子嘗以伯夷柳下惠爲聖人王荊公復以孟子爲聖人雖要推尊孟子然不必如此立論也予觀文中子設教自比孔子而李翱至以其書比之太

捫蝨新話

卷之十

汲古閣

公家教則又似貶抑太過要之皆非至論也

孔顏孟之辯

孔子所言說自己之事孟子所言說聖人之事此孔孟之辯顏子氣厚孟子氣雄此顏孟之辯

孔子曾子之說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孔子未死前自作行狀也曾子曰君子捫蝨新語三卷之十派古閣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曾子臨終時說傳法偈也

孟子賈生之法不及孔子

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而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不如賈誼曰主上遇其臣

如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然誼猶有未盡者不如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然則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然則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何至以犬馬官徒自爲乎

異端類

楊墨許行西晉餘習

楊墨之道昉於師商許行之學兆於樊遲西晉之

捫蝨新語

卷之十

派古閣

餘習基於原壤

儒釋類

儒釋迭爲盛衰

世傳王荊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公曰豈無又有過孔子上者公曰誰文定曰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暫聞意不甚解乃問曰何謂也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

釋氏耳荆公欣然歎服其後說與張天覺天覺撫
几歎賞曰達人之論也遂記案間予謂馬大師等
在孔子上下今不必論然自馬大師之後釋門又
復淡薄收拾不住絕無一人何也豈其復生吾儒
中乎近世歐陽文忠公司馬溫公范蜀公皆不喜
佛然其聰明之所照了德行之所成就真儒法也
豈復在馬大師下乎吾以是知儒釋二者殆迭爲
盛衰不知歐公後數十年當復生釋氏中未可知
捫蝨新話 卷之十 汲古閣

老氏類

唐武宗李德裕深信道家之說

李德裕云嘗於便殿對武宗言及方士上曰宮中
無事以此遣悶耳予切疑非武宗之言按唐紀會
昌五年正月作仙臺於南郊六月作望仙樓於神

策軍至八月遂大毀僧寺復僧尼爲民顧其行事
如此豈但遣悶而已會昌之政德裕內之其深信
道家之說恐非但武宗之意予讀會昌投龍文見
武宗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岳炎上真
人而德裕茅山三像記則自號上清玄都大闕三
景弟子蓋其君臣相倣所爲如此於是知解悶之
語實一時飾說耳德裕誠恐天下後世議已故以
此歸咎於其君者不然則德裕於此不容無說德
裕誠有意於諫何不以憲宗之事告之憲宗時李
絳等嘗盛夏廷對帝汗浹衣絳等欲退帝曰宮中
無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等講天下事乃其樂也
武宗解悶得無有講天下事以爲樂者乎吾故以
爲德裕實托此語以歸咎於其君者不然則德裕
亦可謂不善補闕者矣

唐武宗受籙見前卷

佛氏類

學佛者不知孔子

予讀僧寶傳見南昌潘延之嘗與英邵武同遊西山夜宿雙嶺因語英曰龍潭見天皇時節宜合孔子英曰子何以驗之曰聞龍潭在天皇座下日久未蒙發藥一日啓曰弟子服膺師問非不盡心辛未聞一言之賜願丐慈悲天皇曰十二時中何嘗不告汝汝擎茶來我爲汝接汝行食來並爲汝受汝問訊我舉手負汝何事潭於言下有契孔子曰

捫蝨新話

卷之十

汲古閣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豈不然哉英曰楚人以山鷄爲鳳凰人以爲笑不意吾子此論似之潘遂休去予謂學佛者知佛而不知孔子其以孔子爲山鷄佛爲鳳凰固無足怪復讀萬善同歸論見壽禪師云孔子老子皆是菩薩化身孔子乃儒童菩薩老子乃迦葉菩薩忽念英師所言不覺失笑因戲語學佛者曰奈何反令爾鳳化爲山鷄乎其人無以應

佛家悟入

學道之士未聞有自儒書入者或者以爲此治世語言非道蹟徑彼宗門建立要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乃能啓悟學者作將來耳目子以爲不然世尊在日有比丘鈍根無多聞性佛令誦苾芻二字旦夕誦之言苾芻則已忘苾芻言苾芻則已忘苾芻自尅責繫念不休忽一日能言曰苾芻於此大悟得無礙下中使學者用心能如誦苾芻則雖笑跳擊竹豬肉滿案猶可以悟而況治世語言乎

捫蝨新話

卷之十

汲古閣

讀楞嚴經語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意甚妙惜夫當時弟子無能發問者故未盡夫子之意予讀楞嚴經波斯匿王問佛言我昔未承諸佛誨敕見迦旃延毘羅胝子咸言此身死後斷滅名爲涅槃我雖值佛今猶狐疑云何發揮証知此心不生滅

地佛告大王汝此肉身爲同金剛常住不朽爲復
變壞王言世尊我今此身終從變滅我觀現前念
念遷謝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消殞決知此身
當從滅盡佛言汝今生齡已從衰老顏貌何如童
子之時王言世尊我背孩孺膚腠潤澤年至長成
血氣充滿而今頽齡迫於衰老形色枯悴精神昏
昧髮白面皺殆將不久如何見比克盛之時佛言
大王汝之形容應不頓朽王言世尊變化密移我

們融新話

卷之十

汲古閣

誠不覺寒暑遷流漸至於此何以故我年二十雖
號年少顏貌已老初十歲時三十之年又衰二十
于今六十又過于二觀五十時宛然強壯世尊我
見密移雖此殂落其間變易且限十年若復令我
微細思惟其變寧惟一紀二紀實惟年變豈惟年
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遷沈思諦觀剎那
剎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終從變滅佛
告大王汝見變滅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亦於滅時

知汝身中有不滅耶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實不
知佛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大王汝年幾時見恒
河水王言我生三歲慈母攜我謁耆婆天經過此
流爾時卽知是恒河水佛言大王如汝所說二十
之時衰於十歲乃知六十日月歲時年年遷變則
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
歲時宛然無異乃至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佛
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

們融新話

卷之十

汲古閣

今時觀此恒河與昔同時觀河之見有童耄否王
言不也世尊佛言大王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
嘗皺皺者爲變不皺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
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死而猶以彼未伽梨等
都言此身死後全滅王聞此言信知身後捨生趣
生得未曾有予以此語足盡夫子之意蓋孔子說
前段佛說後段合是二說其意乃全

們融新話卷之十

終

捫蝨新話卷之十一

佛氏類

楊次公佛印語

楊次公道號無爲子一日見金山佛印禪師佛印問其說次公曰我生無爲軍故自稱無爲子佛印曰公若生廬州則自稱廬子乎佛印滑稽如此近佛某和尚有弟子自言因看庭前柏樹子話頭有省遂自號柏樹徑山杲聞之笑曰使其因乾屎撼捫蝨新話

卷之十一

汲古閣

話亦自號乾屎耶此尤可笑

李翱學佛

李翱親從韓退之遊而學佛自若也今之讀韓文者則皆闢佛老然公自言籍湜輩屢叛其教而獨不及翱此又何也

李翱問藥山語

李翱問藥山如何是道藥山以手指上下翱不會山云雲在天水在瓶子始讀此而悟中庸莠飛屐

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之文

韓文公參大顛

韓文公在潮州與僧大顛往還今集中有與大顛書三首世以爲非是予讀宗門統要初憲宗迎佛舍利入大內供養夜放光明早朝宣示羣臣皆賀陛下聖德所感惟文公不賀上問羣臣皆賀惟卿不賀何也文公奏微臣嘗看佛書見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是神龍護衛之光上問公如何是佛捫蝨新話

卷之十一

汲古閣

光文公無對因以罪謫出至潮州遇大顛公問和尚春秋多少顛乃提起數珠示之云會麼公云不會顛云晝夜一百八文公歸宅怏怏而已夫人問侍郎情思不懌復有何事遂舉前話夫人云何不進問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公明日凌晨遂去纔到門首乃遇首座云侍郎入寺何早公云特去堂頭通話座云堂頭有何言句開示侍郎公舉前話座云侍郎怎生會公云晝夜一百八意旨何如座

乃叩齒三聲公至堂頭復進前話晝夜一百八意
旨如何顛亦叩齒三聲公云信却佛法一同顛云
見甚道理乃云一般公云適來門首接見首座亦
復如此遂喚首座適來祇對侍郎佛法是否座云
是顛遂打首座赶出院文公一日復白大顛曰弟
子軍州事多佛法要省處乞師一句顛良久文公
未會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聲顛云作麼平

云先以定動然後智拔公乃領謝三平云和尚門
下

龍藏新話

卷之十一

汲古閣

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個入處觀與大顛往還
事迹如此今史傳但載公論佛骨而不知其始對
佛光已自不合上意其實未知佛法大義旣見顛
師遂有入處而世復以公答孟簡書爲疑以公與
大顛遊是與文暢意義等無異非信其道也予謂
顛古尊宿非二師比況聞文公論佛骨來使文公
不見則已見之必有以啓悟公者今觀大顛與首
座侍者三人互相引法皆迥絕言議之表所謂爲

上根者說大乘法因果報應文字語言固不論也
今世所傳韓退之別傳乃一切摘摭昌黎集中文
義長短以爲問答如市俚稽較然彼欲以伸大顛
之辨而抑文公不知公於大顛所以相與開示悟
入蓋如此予欲學者盡見文公始末故備錄于此
雖然答孟簡書公應不妄作必有能辨之者

黃山谷五觀

山谷嘗約釋氏法作士大夫食時五觀此古人

捫蘿新話

卷之十一

汲古閣

飯不忘君終食不違仁之意近時士大夫乃多効
浮屠家以鉢孟而食之時謂之衣鉢無乃好奇之
過

天堂地獄

傳奕與蕭瑀論佛瑀曰地獄正爲是人設耳張唐
卿著唐史發潛遂曰蒼天之上何人見其有堂黃
泉之下何人見其有獄然予觀國史補李肇云天
堂無則已有則賢人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

如此則又何必較其有無耶

佛老類

韓退之闢佛老

退之原道闢佛老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於是
儒者咸宗其語及歐陽公作本論謂莫若修其本
以勝之又何必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也哉此論
一出而原道之語幾廢予觀魯直所云毘盧遮那
宮殿樓閣充遍十方普入三世於諸境界無所分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一

汲古閣

別彼又安能廬吾居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
界藏在一微塵中彼又安能火吾書無我無人無
佛無衆生彼又安能人吾人耶然儒者猶云我不
讀佛書安用如此語由是讀者笑之予聞釋氏之
論曰欲破彼宗先善彼宗故佛在世日西域有三
十六種外道每種各以其藝咸來難佛佛固晏然
不動聲色卽以彼藝還與之較皆出其上於是外
道藝窮乃始揚佛今之與佛老辨者皆未嘗涉其

流者也乃欲以一己之見破二世之宗譬如與人
訟初不置詞曲直所在而曰吾理勝其誰肯信之

神仙類

王烈遇石髓

晉人虛無類多欺誕予觀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以
餉嵇叔夜夜視之則已爲石矣然抱朴子云石中
黃子所在有之近水之山有多在大石中其石嘗
溼潤不燥打石見之赤黃溶溶如鷄子之在殼者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一

汲古閣

便飲之不爾便堅凝成石也據此與王烈所謂石
髓何異恐所得者只是此耳按仙經神山五百年
一開石髓出飲之者壽與天地齊故東坡因謂康
當時杵碎或楷磨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乳輩然
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也晉人固好奇無實而
坡復以仙經爲信無乃一徑庭耶

出沈存
中筆談

韓退之服硫黃

韓退之譏服食必死而自餌硫黃親見大顛而後

作答孟簡書似無持操者或者戲曰退之但立教而已可盡信之此又可笑

學校類

崇觀太學三舍之弊

崇寧大觀徽宗年號

崇觀三舍一用王氏之學及其弊也文字語言習尚浮虛千人一律嘗見人說當時京師優人有致語云伏惟體天法道皇帝超時立本相公惟其所以秀才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者禁人也于捫蝨新話

卷之十一

汲古閣

時觀者莫不絕倒蓋數語皆當時之弊也

太學生陳東歐陽澈黃作詹淵

予聞靖康初金人犯闕太學陳東伏闕上書乞斬四凶六賊乞用李綱頃刻間不期而會者數萬人其後汪伯彥爲相惡之東與歐陽澈皆死論者謂陳東歐陽澈詐仙得仙可一笑也自秦太師死朝廷擢用楊鵬舉中丞沈該左相又起周舍人葵于允散除禮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士子翕然歸重又

兼權給事中因有所封駁楊中丞不喜遂言罷之

是歲紹興二十六年三月也於是太學生黃作等

三百餘人叩都堂乞留周祭酒宰相又惡之黃作

與詹淵並送五百里編管黃作台州詹淵池州論

者又謂昔伊尹負鼎于湯得爲商相而和逢堯負

鼎于武后遂流莊州唐太學生王魯卿李儻等二

百七十詣闕留司業陽城柳子厚貽書贊美令黃

作詹淵乞留周祭酒而得編管則又求死不得死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一

汲古閣

也於是聞者爲之絕倒

用人類

堯試鯀爲舜設

堯之試鯀爲舜設也按堯典言鯀方命圯族而楚辭亦云鯀悻直以亡身則其爲人必剛愎好勝者也堯將以天下而與之剛愎之人知鯀之剛愎好勝必有異議於是舉而試之俟其久而無功自當退聽此堯之意也夫鯀以九年之久績用弗成而

舜之試也三載乃底可績蓋不如是則不足以服其心或謂當時在廷之臣未有及鯀者堯方以洪水爲急故不得已而試之使果堯以洪水爲急豈得俟九年而不問乎

設官類

國朝始置通判

國朝始置通判謂之監州往往與知州爭權錢昆少卿家世餘杭之人嗜蟹嘗求外補或問欲何郡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一

汲古閣

昆曰但得有蟛蟹無通判處可矣聞者以爲笑予按太唐傳載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飲酒因話平生愛尚及憎怕者工部員外周愿獨曰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虫此事始得一對

立法類

王荆公新法新經

見第一卷

王荆公免役法

荆公免役法是分兵民之意也至今利之元祐用

事之臣一旦盡廢新法而獨於役法數年而不能定彼欲盡改荆公所行非於此獨有惜也豈亦知其利而強爲是紛紛耶大抵宣王之法如封建井田肉刑民兵非不善也但法一壞之後便不可復周禮至穆王時已自不行今呂刑之書可見已唐太宗府衛法至德宗時與李泌議復之亦不能也而況後世乎然迂儒泥古者至今猶持之論兵民法差役不亦謬乎予以爲今之用事者倘以生民爲念當併罷保正副而專用耆壯方盡免役之利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一

汲古閣

捫蝨新話卷之十一 終

捫蝨新話卷之十二

人才類

人才有長短

后山居士言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子瞻詞如詩少游詩如詞此論得今人之短宋尚書云老子道德經爲至言之宗屈平離騷經爲詞賦之宗司馬遷史記爲紀傳之宗左丘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二

汲古閣

地此論得古人之長雖然要不可偏廢論人者無以短而棄長亦無以長而護短自論則當於長處出奇短處致功或問霍王長於處事劉元平答曰無長聞者不解元平曰人有短而後見長若王無所不備何以稱之此誠是然此等人難得

西門豹宋均優劣

西門豹爲鄴令投巫姬弟子三老於河而吏民不敢復爲河伯娶婦宋均爲九江太守下書令民爲

唐后二山娶百姓男女爲公姬者皆娶巫家於是

遂絕此二事者皆一時詭以濟事雖若非優而實

中其病故其事遂止然竊謂豹投巫姬三老不若

均之下書不動聲色而自然禁止均之術當優於

豹也然予觀陳氏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

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之疾莫

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古也雖然則

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二

汲古閣

則吾故以二人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此事與均令娶巫家事同豈均暗合孫吳耶抑亦蹈其故智餘論乎予觀唐太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銳朱陽縣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事不切事情罷官度爲道士而蕭瑀好奉佛亦令出家孔武仲曰如使佞佛者爲僧諂道者爲道士則士大夫爲異論者息矣此亦投巫姬等之遺意

王沂公李順之優劣

艾慎幾嘗爲予言咸平中王沂公狀元及第日嘗於佛寺供僧一年人以爲難近逮建炎初李順之廷對第一以爲離亂之後亦於揚州僧寺特施錢二緡轉大輪藏欲爲陳亡戰士追福由是聞者笑之謂其所欲者奢也予謂李公平生滑稽玩侮無所不至乃欲以二千錢爲陳亡追福便可想見其爲人然王李優劣於是可見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二

汲古閣

人事類

寶灌田蚡罵坐

讀寶灌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鍾會鍛王徽之觀竹

吾嘗語吾兄子丞昔嵇康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下鍾會往造焉康不爲理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又王徽之聞吳中士大

夫家有竹欲往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笑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此兩人者便是會禪矣子丞喜談禪故以此戲之子丞徐曰原壤夷侯孔子以杖叩其脛此杖豈非是德山棒乎予遂把一界云是孔子杖是德山棒

東坡行脚僧

東坡嘗言見今行脚僧但喫些酒肉耳予謂坡不獨是行脚僧乃苦行僧也坡蓋自謫黃州後便見學道工夫晚年筆墨挾海上風濤之氣益窮益工則苦行僧又不是也

徐邈中聖人

魏武帝方禁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沉醉從事趙逢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逢白之武帝帝怒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酒客謂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脩慎偶飲言耳邈遂得免郭璋截君角徐邈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二

汲古閣

中聖人可并案也

山谷言士大夫不可俗

山谷嘗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爲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曰難言也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含瓦石臨事一籌不畫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巨源復生不易吾言也予謂山谷言固佳要未盡俗人之狀曰平日無佳論而臨事好造作此捫蝨新話

卷之十二
五
叔古閣

俗人也平居妄自尊大而臨事不知體此俗人也雖使山谷復生亦不易吾言也

事機類

漢楚得失之機

漢高帝與諸將論漢所以得天下與項羽所以失天下自謂能用三傑而項羽不能用范增故得失異以予考之亦在得機失機耳漢之初王南鄭也思忠徇之士聽韓信計決策南向此一機也及割

鴻溝漢王欲西歸聽良平諫因楚兵罷食盡而取

之此二機也惟此二機不失所以得天下彼項王

不入關而北救趙初失一機故漢得以入秦及項

王聞漢已并關中大怒信張良遺書以故無西意

而北擊齊又失一機故漢得以入彭城自此與漢

相持成皋廣武間勝負雖足相當而漢終斃項羽

垓下蓋其得失之機已判久矣就使項王能用范

增亦不過勸羽殺漢王而已何益於勝負之計乎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二
六

叔古閣

功過類

柳子厚功過

予讀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未嘗不憐其志也伍叔文雖小人而子厚欲因以行道故以就桀自比然學者至今罪之按順宗實錄帝自初卽位則疾患不能言天下事皆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爲之內主韋執誼行之於外又云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

唱和採聽外事此其朋黨之跡也其專權竊柄誠爲可罪然予觀順宗卽位未幾而首貶李實次罷宮市次禁毋令寺觀選買乳母次禁五方小兒張捕鳥雀橫暴閭里次停鹽鐵使進獻次出後宮三百人次用姜公輔蘇弁爲判史進陸箕鄭餘慶韓皋陽城赴京師次出後宮并教坊女妓六百人繼罷關中萬安監不數月間行此數事人情大悅雖王政何以加此豈非子厚等爲之歟而世不知察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二

汲古閣

出之

劉道原能自攻其過

予嘗愛劉道原能自攻其過云平生二十失佻易辦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況古非今不達時變凝滯少斷勞而無功妄自標致擬倫勝已疾惡太甚不恤怨怒事上易簡遇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恤舊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隨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已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推不避禍議論多譏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二

汲古閣

刺論事無機械行止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衆毀譽事非一慮而憂患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此二士者予亦有之其最甚者佻易辦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凝滯少斷勞而無功疾惡太甚不恤怨怒直語自信不遠嫌疑求備於人不恤怨咎臧否品藻不掩人過交淺言深戲謔不知止臨事無機械行止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衆毀譽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道原又云有十八蔽

言大而智小好謀而疎濶劇談而不辯愼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強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進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識暗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樂易而多憂好動而惡靜多息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爲人所欺此十八蔽者予亦有之其中有可自恕者智小而言大言疎濶而實無謀賓客滿座而不喜談辨與人寡合而未嘗異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二

汲古閣

議遇喜而不自樂多難而不憂率爾動靜而未嘗有意以無患故處事多忤以無疑故數爲人所欺其最可自責者尚風義而齷齪不畏強禦而無勇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予每以此自攻其過亦如道原遇事未嘗不悔既悔復然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吳處厚論相法

予又嘗愛吳處厚能論相云心相有二十六善夫

人嘗言意氣求官自如此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分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事方便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逐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三也夜臥不便睡著十四也馬上去不回頭十五也不憎怒十六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忘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不毀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二

汲古閣

善害惡二十一也濟急難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二十四也爲事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每事慚愧二十七也語有敘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方圓隨時三十二也行善不倦三十三也知人飢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竭力救難三十六也三十六善全者位極人臣壽考永終不

全則福禍相半具二十者刺史之位具十以上者
今佐之官具五者亦須大富此三十六善者予不
敢謂全有亦不敢謂全無有之固非難事無之實
爲累德予故嘗以二十失十八蔽自攻其過以後
三十六善自飾其明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二

汲古閣

捫蝨新話卷之十三

見識類

孔子登東山泰山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所登愈高
所見愈大天下之理固是如此雖然孔子豈但登
泰山而後知天下之小哉此孟子所以有感於是
也東坡嘗用其意作廬山詩曰橫看成嶺側成峯
遠近看山總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
山中知此則知孔子登泰山之意矣無爲楊次公
嘗奉使登泰山絕頂雞一鳴見日出由是而言則
世之不見日者尚多也

周公晉惠帝語

周公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
此古今天下一人也晉惠帝問飢民曰何不食肉
糜此亦古今天下一人也

陶淵明不見督郵

陶淵明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
淵明曰安能爲五斗米折腰見鄉里小兒卽日解
印綬去近歐陽公方與客披襟酣飲次忽外白有
客公遽著帽見之坐客曰何不呼入來公曰此俗
人也不可以吾輩禮待之世多怪二公之賢而用
處相反如此予謂淵明不肯束帶見鄉里小兒所
謂眼不著砂歐公必著帽見俗人乃是泥亦有刺
北人不識梅南人不識雪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三

汲古閣

北人不識梅南人不識雪蓋梅至北方則變而成
杏今之江湖二浙四五月間梅欲黃而雨謂之梅
雨轉淮而北則否亦地氣然也語曰南人不識雪
向道似楊花然南方楊實無花以此知北人不但
不識梅而且無梅兩南人不但不識雪則亦不識
楊花矣予聞閩中人不識蟛蜞人有得一乾蟛蜞
者或病則掛之門其病遂愈沈存中曰不但人不
識鬼亦不識也

天下無定境亦無定見

天下無定境亦無定見喜怒哀樂愛惡取捨山河
大地皆從此心生此心在焉則管蒯不可以代置
糟糠不可以下堂是未嘗有正色也心不在焉則
鼓吹不及池蛙絲竹不如山鳥是未嘗有正聲也
舌欲茶味也而世有食痴之士鼻欲茶香也而海
上有逐臭之夫天下之事如此多矣杜子美曰感
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至於悶詩則曰出門唯白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三

汲古閣

水隱凡亦青山山水花鳥此平時可喜之物而于
美於此恨悶中惟恐見之蓋此心未靜則平時可
喜者適足以與詩人才子作愁耳是則果有定見
乎論者多怪孟東野方嘆出門之礙而復誇馬蹄
之疾以爲唐詩人多不聞道此無他心尚不同耳
故釋氏之論曰心淨則佛土皆淨信矣

權變類

周公處人臣之變

伊尹周公處人臣之變是人臣之不幸者也而後世據功名之天地者必欲人以伊周處已是霍光之罪也夫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非昏上幼主不爲是也而武帝以昭帝幼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後欲廢昌邑王問古嘗有此否田延年舉伊尹廢太甲事曰公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然光忠臣也當廢立之際可以無失節其後王莽因此竊伊尹之名以欺孤兒寡婦遂盜漢

岐下猪肉亦且敗矣故凡世之言伊周吾率更之曰周孔庶幾爲萬世奸臣賊子之戒

段太尉倒用司農印追賊

段太尉倒用司農印以追賊將韓旻捉得符印遂還此太尉一時權以濟事也然予在鎮江嘗見林倅云今在州縣獄中或走去罪人但倒用印印所追捕文書賊可必得不知古人還用此法或偶合耶予又觀抱朴子曰古人入山皆佩黃神越章之印行見新虎跡以順印印之虎卽去以逆印印之虎卽還此亦倒用印法也但未知其說

知已類

歐公收東坡東坡收秦黃

歐陽公不得不收東坡所謂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者其實掩抑渠不得也東坡亦不得不收秦少游黃魯直輩少游歌詞當在坡上少游不遇東坡當絕自立必不在人下也

然提獎大成就力爲多

結交類

艾慎幾傾蓋交

予嘗造故人林邦翰于東坡酒庫因與儀真艾慎幾邂逅遂爲傾蓋之交時乙丑三月也予以再不利去官而二公者亦倒獲譴于簿書皆宜有不遇之嘆然當此時都人士女方幸一時之無事日日出遊湖上而予乃日陪二公坐酒局中清淡終日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三

汲古閣

語不及榮利視其貌皆不足之色其迂如此一日邦翰自城中歸語予曰錢塘門外真如錦繡矣予次日復爲艾丈言之坐間相與嘆息予因詠萊公句曰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遂不覺相視而笑

朋黨類

牛僧孺李德裕之黨

唐人指牛僧孺李德裕之黨謂牛李之黨新唐書乃嫁其名於李宗閔人指爲牛李非盜爲謂何雖

欲爲德裕諱然非其實矣德裕在海南作窮愁志論周秦行記謂僧孺有不臣之志且以爲兩角犢子自顛狂爲牛氏之譏不知兩角犢子自全忠姓也德裕信賢要與僧孺立敵議論偏異多如此類悻悻之氣至老不衰謂非黨得乎

忠義類

張巡許遠劉昌守城

張巡許遠之守睢陽被圍久初殺馬食旣盡而及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三

汲古閣

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城破遺民只四百而已每讀至此未嘗不壯其志憐其忠義而復爲睢陽之民嘆其無辜也孟子曰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故太王去邠梁惠王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是二者孟子之意皆欲其輕土地而重民命也巡遠雖忠義乃能以三萬口而博一城之終不可守其得爲仁乎當時議者已謂巡遠守睢

陽衆六萬旣糧盡不特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
食人寧若全人于是張澹李紆董南史張建封樊
冕李巨川李翰成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之
不亡其功也而韓愈亦云云信如此則雖失三萬
口而不亡天下蓋以利易害以功償過可也巡嘗
出愛妾曰諸公經年不食而志義不少衰吾恨不
割已肉以啗衆寧惜一妾而坐觀士飢乃殺以大
饗坐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僮雙口哺卒吏
們蝨新話

卷之十三

汲古閣

巡不惜愛妾而何有于二萬口故至令天下無異
論然予觀杜牧稱寧陵之圍解劉元佐召劉昌問
曰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泣曰昌今守
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猝下
斬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元佐亦泣曰國家將富貴
汝而唐史臣謂不然曰勒兵乘城與賊抗所賴惟
賞罰耳無罪而斬其甥士心皆離不祥莫大焉杜
牧以爲巡遠陷睢陽而其名傳昌令寧陵而事不

得暴于世寧牧之未思耶予竊謂史臣誤矣食愛
妾與斬孤甥何異不聞當時士有離心何也何史
臣詳于劉昌而畧于巡遠乎然則爲巡遠計者將
全三萬口不陷睢陽則將奈何曰睢陽不可全也
睢陽不可全孰若焚積聚與士卒老弱俱奔而遺
以空城賊雖得之勢必不能守賊雖南去而裒合
遺卒可以復奮則是梗其歸路也賊不亡何待不
然則城終不可全而吾民先盡矣此吾所以重爲
們蝨新話

卷之十三

汲古閣

三萬民命惜其無辜也

姦佞類

李林甫以計陷數人

李林甫只以一計前後陷數人人皆不悟李適之
與林甫不協林甫卽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可
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疏信其言它日從客
謂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原華
山本命王氣之會不可以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

林甫爲愛已而薄適之不親嚴挺之徙絳州刺史
天寶初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此其才可用林
甫退召其弟損之與道舊諄諄歎曲且許美官因
曰天子視絳州厚要當以事自解歸得見上且大
用因紿挺之使稱疾願就醫京師林甫已得奏卽
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開官得養帝恨叱久之乃
以爲員外詹事詔歸東郡挺之鬱鬱成疾帝嘗大
陳樂勤政樓旣罷兵部侍郎羅絢按轡絕道去帝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三 汲古閣
愛其蘊藉稱美之明日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
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絢俱從之因出
爲華州刺史絢由是廢此三人者皆在林甫掌股
中爲所玩弄而不知也信姦人之雄乎然以予觀
之使適之不貪富貴之謀挺之不起大用之念盧
絢不憚交廣之遠則林甫雖狡亦安用其計而三
人者在其術中竟以取敗悲夫

女子小人爲難養

孔子以女子小人爲難養也曰近之則不遜遠之
則怨此固中材之主之所不可奈何者然彼小人
女子亦自有固寵之術余讀漢唐書得二事可以
爲世鑒孝武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
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
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弟一見我將
加賜千金與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
見上復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面歔歔不復言於是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三 汲古閣
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夫人曰所不欲見帝
者乃以渙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由微賤愛
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
上所以戀戀顧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
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復肯追思憫錄
其兄弟哉及卒帝竟思念不已仇士良之老衆人
舉送還第謝曰謝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衆
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閒暇閒暇必觀書見儒

臣則又納諫智慮深遠減玩好省游幸若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材貨盛鷹馬日以穠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晚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間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衆載拜卽此觀之可謂賊雖小人智過君子然孔子但其難養而不言所以處之之術何也

人趨炎附勢

熙寧間王荆公用事一時字多以甫押字多以罔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三

汲古閣

時語云表德皆連甫花書盡帶罔當其盛時誰不畏愛唐令狐綯當國日以姓氏公族人投名者不吝由是遠近皆趨至有姓狐冒令者溫庭筠戲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狐盡帶令趨炎附勢蓋自古而然耳自非盛德而居大位者其不擅權以敗主則必獲短以立威此亦小人常態於此何足怪云

戲謔類

人比犬僧似鼈

歐公言漢人碑云鷹擊虛搏是以人比犬也山谷言徐浩詩云法師多壞能三足鼈也乃是僧似鼈耳人比犬僧似鼈正好一對

捫蝨新話

卷之十三

汲古閣

捫蝨新話卷之十三

捫蝨新話卷之十四

人倫之變

阮籍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雍姬知有父而不知有夫

阮籍聞有子殺母者曰嘻殺父乃可也至殺母乎人怪其失言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母禽獸之不若也吾觀阮籍此言甚似安祿山祿山每拜必先妃後帝曰胡人先母後父由是而言殺母者

捫蝨新話

卷之十四

汲古閣

固不若禽獸而籍之言則亦夷狄也籍固賢士所以至此者好奇之過也士君子立言要可爲訓耳豈在好奇辛有過伊川見有被髮而祭于野者知其後必爲戎晉之後有五胡之亂則亦以籍輩先爲夷狄之言故也夫籍中國也而與夷狄無異祿山夷狄也而與禽獸無異其亂一也孰謂籍之賢而與祿山並乎吾又觀鄭伯將使雍糾殺祭仲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

一而已胡可比也此語與阮籍無異阮籍先母而

後父姬母知父而不知夫皆非理也婦人之義在家從父既嫁從夫而曰人盡夫也此何等語或曰當此時雍糾欲殺其父不可以莫之告也爲姬計則將安出曰使姬而知義則力諫其夫使辭于君不可則涕泣而道之而陰諭祭仲使爲脩而勿泄也不亦父夫兩全乎爲姬母計者姬曰父與夫孰親則曰無親疎如此則姬必且息而及於吾之所

捫蝨新話

卷之十四

汲古閣

明皇一日殺三子

唐明皇一日殺三子雖大衾長枕情乎

王韶在熙河多殺伐

王韶在熙河多殺伐晚年乃出知洪州頗多恨悔棲心空寂冀有以洗滌之嘗請佛印元公升座元知其意炷香曰此香奉爲殺人不曉眼上將軍立

地成佛大居士于時一衆莫不稱善韶聽之亦悠然意消後疑心未歇又問黃龍心老曰曾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老曰譬如有人貧時負債及富而遇債主其必償乎否也韶曰必償曰然則雖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耶韶自是快怏不悅未幾疽發背而卒古人有曰病不除根遇毒還作殆韶謂耶

風鑒類

捫蝨新話

卷之十四

汲古閣

僧文曉相法

僧文曉者以相法自言予與之語詰其所得曉曰吾法不從人授吾少讀法華經至第六卷見吾佛言若復有人語于人言有法華經可共往聽是人功德轉身得與陀羅尼菩薩共生一處利根智慧百千萬世終不啞啞口氣不臭舌常無病口亦無病齒不垢黑不黃不疎亦不缺落不差曲唇不下垂亦不蹇縮不龕澀不瘡疹亦不缺壞亦不局

斜不厚不大亦不顴黑無諸可惡鼻不遍匾亦不曲戾面色不黑亦不狹長亦不窵曲無有一切不可喜相肩舌牙齒悉皆嚴好鼻修高直面頰圓滿眉高而長額廣平正人相具足吾三復玩味于是得相法焉予初駭其言因戲語曉曰佛法無妄者聽法華經人得如是相好無疑矣然持此法以往必須見有如此人乃合此法耳且如吾書中言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衛靈臣公孫呂身七尺面三尺廣三尺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叔敖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伯葉公子高短瘠微小行若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定楚國如反掌徐偃王之狀曰可瞻焉仲兄之狀面如蒙俱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皋陶之狀色如削瓜閔天之狀面無見膚傳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鬚眉堯舜參昧子桀紂長巨姣美筋力越勁然身死國亡爲天下之僂如此等人與法華經

捫蝨新話

卷之十四

汲古閣

所說已是不合爾當以何法相曉無語固知其無術然能言因法華經而得相法亦可喜世必有悟此者但曉非其人耳因記于此幾一見耳

吳處厚相法見

誅殺類

鮑永誅彭豐等

予讀鮑永傳永爲魯郡太守時董憲別將彭豐等千餘人殘害百姓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

荆殺新語

卷之十四

汲古閣

棘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而開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耶乃會衆人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去觀因此擒之豐乃持牛酒勞饗永手格殺豐因擒破黨與至今以爲異事然予竊疑夫子方無恙之日伐木于宋削迹于衛窮于商周厄于陳蔡人以爲是東家丘也死去數百載乃時人自出奇怪魯共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室上堂聞金石絲竹之聲

乃不壞何生不靈而死靈乎或者曰此魯人歲時

會孔子宅講禮習樂魯共適聞其聲知聖道之盛

故不壞耳非有神異之事也然事在耳目之外豈

可一一以義理有無伯有強死猶能爲鬼豈大聖

之英而與草木俱盡乎不然則孔子魯亡之後猶

能助誅無道豈請討陳恆習氣猶在耶予又觀鍾

離意別傳意爲魯相身入廟拭拂劔履男子張伯

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

荆殺新語

卷之十四

汲古閣

意意今主簿安置几前孔訢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訢曰孔子甕也皆有丹書人不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其所以遺甕欲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筥會稽鍾離意璧七枚伯藏其一此事猶涉神怪及見王子年拾遺記則云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香露于空中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有五老列于庭

則五星之精也先是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以繡紱繫麟角及夫子將終麟解紱而泣據此則釋迦生時九龍吐水帝釋捧盤何異無乃好事者欲以神孔子而反流于怪歟抱朴子則又曰仲尼春秋成紫微降光而摻神記亦云孔子修春秋製孝經既成齋戒向北斗告備忽有一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又何其神怪如

捫蝨新話

卷之十四

汲古閣

此至此好古之事益疑者半信者半然予聞之列子曰趙襄子率徒數十萬狩于中山藉蒭燔林焮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聲音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向之所出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

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謂子夏曰彼何人哉子

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于物物無得傷闕者遊金石蹈水火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也予謂夫子不但能之而能不爲又能之而不語故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所以奇功異跡未嘗暫顯體中之奇妙處萬不一而示世之異端邪說之士方以經術自神而俗儒者恥夫子不若也

捫蝨新話

卷之十四

汲古閣

乃始附吾奇異之語又豈知夫子所以不語不爲不能者乎觀列子之論又何其識大體也

夢寐類

記夢見孔子

予嘗夢至一處殿宇甚嚴有五人坐其中皆具王者衣冠予瞻仰甚久因問彼中之人此皆何人答云中坐者孔子左堯舜右湯武也坐皆並肩而孔子差高予因三嘆古之聖人皆如此堂堂耶時紹

興中十四年甲子六月二十四夜也夢中頗訝孔子坐中間既悟而思之遂得其說予嘗作孔子論二篇一篇爲此設也

孔子夢周公

高宗文武皆言夢孔子亦言夢然孔子特以時無聖人傷已之道不行也曰周公之不可見雖夢寐間亦不見之蓋嘆之云耳而或者謂孔子實欲夢見周公此是癡人前不得說夢耳伊尹謂孔子夢

捫蝨新話

卷之十四

汲古閣

周公之事與常人夢自別則又夢中說夢也

伊尹下更

有闕文今無可放

予讀東軒筆錄周師厚者爲荆湖北路

提舉常平人呼爲夢見公以其姓周也周宗孟爲湖北察訪使因奏師厚皆不曉事故吏民呼爲夢見周公師厚竟以此罷去此乃夢中又占其夢耶可以一笑

變化類

宋齊丘食化

陳文壽嘗語予人有于庭楹間鑿池以牧魚者每鼓琴于池上卽投以餅餌魚爭食之如是者屢矣其後魚但聞琴聲丁丁然雖不投餅餌亦莫不跳躍而出客不知其意餅餌也以爲瓠巴復生子曰此正宋齊丘所謂食化者齊丘曰庾氏之魚可名策策辛氏之魚可名堂堂如此則庭下之魚可名丁丁文壽大笑

捫蝨新話

卷之十四

汲古閣

捫蝨新話卷之十四

捫蝨新話卷之十五

死生類

房琯婁師德張文定蘇東坡知前身

舊說房琯前身爲永禪師婁師德前身爲遠法師
豈世所謂聰明英偉之才者必自般若中來近世
張文定公爲滁州因遊琅琊山寺周行廊廡至藏
院俛仰久之忽命左右梯梁間得經一函開示卽
楞嚴經也味經首四句偈遂大悟流涕知前生事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五

汲古閣

東坡前身亦具戒和尚坡嘗言在杭州時嘗遊壽
星寺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石處故詩
中有前生已到之語此皆異事蓋由二公平生學
道性地純一神觀清淨于一念頃遂見前生子因
論此偶有所感誦白公手把楊枝臨水坐閒知往
事似前身之句以太息云

東坡死生夢幻不能障礙

僧惠洪覺範嘗言東坡言語文字理通曉蓋從

般若中來然嘗恨窺幻夢如隔霧見月雖老而死

者聖達所不免譬之晝則有夜而東坡欲白日仙

去竟以病而歿蓋師徐川亦云予以爲不然坡公

胸次韜藏萬象洞視八表視天下萬物無足目易

其樂者顧常好寫字畫竹談笑之餘猶復畱意養

生蓋游戲爲之與道不妨也公詩云平生萬事足

所欠唯一死此豈死生夢幻所能障礙乎覺範之

言良亦未是然予笑覺範亦自是有癖常好作詩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五

汲古閣

陳瑩中以書痛戒之曰比丘以寂滅爲事五十三

善知識中惟法雲等五人可名比丘彼于行住坐

臥所爲所念永與世隔公旣不忘僧事直欲追侶

先覺則于世間文字不宜貪著太淡書數千言然

覺範爲之不衰惟古之達者無物非真無不可以

寓其意者養生作詩比之古人結髻蠟屐聊當一

戲亦復何害哉

鬼神類

鵝鬼兔鬼

鵝有鬼兔亦有鬼抱朴子曰吳景帝有疾覲視之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鵝而埋于苑中溪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屣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覲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家中鬼婦人形狀者加賞而卽信矣竟日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卽白然則鵝死亦有鬼也稽神錄云楊邁田獵放鷹于野見草中一兔搏之無有捫蝨新話

卷之十五

汲古閣

花木類

南地花木北地所無

南中花木有北地所無者茉莉花含笑花蘭提花渠那異花之類以性皆畏寒故茉莉唯六月六日種者尤盛含笑有大小小含笑香猶酷烈有四時花惟夏中最盛又有紫含笑茉莉含笑皆以日西

入稍陰則花開初開香猶撲鼻子山居無事每晚

涼坐山亭中忽聞香風一陣滿室郁然知是含笑開矣蘭提花微似梔子香而色雪白渠那異花雖不香然亦可愛花開黃而市中婦女喜簪茉莉東坡所謂暗麝著人者也製龍涎香者無素馨花多以茉莉代之鄭德素侍其父潛廣中能言廣中事云素馨唯蕃巷種者尤香恐亦別有法耳龍涎以得蕃巷花爲正云近日浙中好事者亦時有茉莉皆閩商轉移而至然非土地所宜終亦不盛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五

汲古閣

蟲魚類

王荊公通應子魚之誤

泉州有通應侯廟其下臨海出子魚甚美世呼通應子魚者記所出也荊公詩遂誤用謂長魚組上通三印東坡又以通印子魚對披綿黃雀此皆是傳聞之誤孟子譏緣木求魚者以其無有也而范蜀公言按蜀中實有一種魚在樹上聲如女兒啼

其名鮒魚此則孟子亦有未聞者也荀子曰蟹六
跪而二螯然蟹實八跪方知蔡謨不識蟹螯未足
多笑

山川類

司馬遷班固言河出崑崙

司馬遷班固按禹本紀言河出崑崙高二千五百
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也而張騫傳言漢使
窺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獻天子按河所出山名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五

汲古閣

崑崙予以佛書攷之河出崑崙者此卽雪山而所
謂崑崙者自須彌山也佛書說有四天下東弗于
伐西瞿耶尼南閻浮提北鬱單越雪山在中天竺
國正當南閻浮提之中山最高頂有池名阿耨池
池中有水號八功德水分派而有青黃赤白之異
色今黃河蓋其一派也須彌山又在四天下之中
山頂名忉利天四天王所居山如腰鼓當山腰日
月圍繞照四天下更爲晝夜此禹本紀所謂日月

相隱避爲光明者也此四天下之外乃有大鐵圍
山圍焉是謂一世界禹本紀蓋得其髣髴然方佛
書未來時古之達者已知此矣遷固且言自張騫
使大夏之後窺河源烏覩所謂崑崙者此是未知
崑崙山所在耳河所出與日月所相隱避處本是
在山腰焉以佛書爲證

古跡類

姑蘇遺跡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五

汲古閣

姑蘇靈岩寺本吳王別館寺有西施洞採香徑響
屐廊遺跡甚多然但名存耳人云廊之移易屐矣
予遊靈岩寺有詩云山僧不好古改作任所欲洞
荒徑已迷廊空響誰續蓋謂此也凡所在古跡近
僧寺處必經改易意恐過客尋訪憚于陪接耳歐
陽嘗嘆庶子泉笱爲流溪今山僧填爲平地起屋
其上問其泉則指一井曰此庶子泉也以此知山
僧不好古其來尚矣

蘇子美滄浪亭

蘇子美居姑蘇買水石作滄浪亭歐公以詩寄題
有云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相回環此兩句
最著題予嘗訪其遺跡地經兵火已易數主矣今
屬韓郡靳王家亭非古創也然荒灣野水高林翠
阜猶可想像當時景物予每至其上徘徊不能去
因思古人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池塘生春草
之句似專爲此亭設也非意到目見不知其妙予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五 汲古閣
嘗有遊西園詩戲述其事其卒章云不到滄浪亭
上望邴知此語是天成

拾遺類

真龍虎真豪傑

虎中自有真虎龍中自有真龍真虎不可射其見
射于裴旻者非真虎也真龍不可參其見參于劉
累者非真龍也惟士亦然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
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故士中

自有真豪傑不可困其困于文墨者非真豪傑也

東坡劉景文語

東坡嘗與劉景文語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當以何
對景文答俗諺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首肯之予
以爲不如對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此亦俗諺也

東坡言靜

東坡嘗言靜似嬾達似放予以爲拙亦似嬾俗亦
似放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五

汲古閣

孟嘉李白酒趣

孟嘉李白皆謂酒中有趣而世少有知之者予愛
韓退之之詩云所以欲得酒爲文俟其醺酒味旣
冷冽酒氣又氤氲性情漸浩浩諧笑方云云此誠
得酒趣此外徒續紛此八句便道盡酒中情狀然
又嘗恨其漏泄天機此趣豈容世間得聞以此知
杜子美之詠八仙猶是未得酒中之趣

酒樓主人敬慕石曼卿劉潛

石曼卿劉潛嘗會飲于京師酒樓主人知其賢特爲供設美酒嘉餼終日不倦既暮主人具筆研請題名願與其別劉潛石曼卿不得已相顧曰捧研可也予往過永興造一人家團坐池亭上梁間有題名其末云主人乞書予顧謂同行者曰此乞書字便可對捧研也聞者亦笑

捫蝨新話

卷之十五
九

汲古閣

捫蝨新話卷之十五

捫蝨新話十五卷

兩江總督
孫道本

宋陳善撰善字敬甫號秋塘史繩祖學齋佔俚稱字子兼蓋有兩字善羅源人學齋佔俚稱福州人蓋舉其郡名也其書攷論經史詩文兼及雜事別類分門頗爲冗瑣持論尤多踳駁大旨以佛氏爲正道以王安石爲宗主故於宋人詆歐陽脩詆楊時詆陳東詆歐陽澈而詆蘇洵蘇軾蘇轍尤力甚至謂轍比神宗於曹操於古人詆韓愈詆孟子誤讀論語甚至謂江西馬師在孔子上而於周邦彥詆頌蔡京之詩所謂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者則無譏焉善南北宋間人其始末不可考觀其書顛倒是非毫無忌憚必紹述餘黨之子孫不得志而著書者也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是書有二本其一本不分卷帙末有紹興己巳善自跋一本分十五卷而無自跋此本作十五卷當卽會所言之第二本然實有自跋蓋曾所見本偶佚末頁耳

志雅堂雜鈔十卷

〔宋〕周密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志雅堂雜鈔一卷》提要

序

周草窗以樂府擅長其雜著亦最夥刊本流傳士大夫率爲飢餒獨志雅堂雜鈔十卷歷今四百餘年從未登木橋李曹秋嶽先生爲余言家有是書因得借觀于斯見草窗之博雅好古靡不究心宜當時名彥如鮮于伯幾輩樂與過從凡有論撰翕然推服也新城王士正書

學海類編

六

志雅堂雜鈔序

一

記述

志雅堂雜鈔目錄

卷一

書史

卷二

圖畫碑帖上

卷三

圖畫碑帖中

卷四

圖畫碑帖下

學海類編

下

志雅堂雜鈔目錄

一

記述

卷五

諸玩

卷六

寶器

卷七

人事

卷八

醫藥

卷九

陰陽算術

卷十

仙佛

學海類編

下

志雅堂雜鈔目錄

二

記述

志雅堂雜鈔卷一

宋 周密謹著

書史

前輩謂史記中蘇張傳佳西漢趙廣漢東方朔東漢馬援傳皆在其一家爲尤工

頤卦初九曰舍爾靈龜六四曰虎視眈眈二者正不相類何哉愚謂天下善養息者莫如龜善養威者莫如虎故聖人取斯二者以爲自養之道

風馬牛事服虔注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今人不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一 一 記述

肖子呢呢于遊蕩者亦謂之風子豈此意耶

春秋襄公二十七年盟于宋衛石惡在焉公羊曰惡人已徙在是矣公羊何以遂詆爲惡又梁武目其臣云何遜不遜吳均不均吾得朱異則爲異矣

史正志字志道丹陽人嘗撫自古東南用兵于西北事凡五十篇曰恢復要覽上之朝且指張魏公之失謂當去其輕脫嘗試之說爲萬全之舉

孔子以匹夫而行天子賞罰定褒貶于一字之間以俟後世且當是時諸侯卿大夫之子孫皆在故定哀之

閒多微辭以其近也然則聖人褒貶之意而功罪是非可推也矣

借到屠存博三書一曰密菴筆記謝未伯所著三卷有經解史考文藝之類下卷有藥方雜說頗有見聞奕修其子也 二曰中台志唐人所著前有表稱臣鑑專言宰輔之賢否分皇王霸亂亡五道略載各人本末皇道上十人殷伊陟傳說周呂望召公齊晏嬰鄒忌楚荆公子漢曹參陳平周勃皇道下五人漢酈吉後周于謹唐魏徵房元齡馬周王道下八人殷伊尹

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一

二

記述

周公孔子蕭何田千秋公孫宏霍光金日磾顧雍晉荀勗王道中八人孔光鮑照楊震陳震魏王朗吳張昭王道下七人晉張華謝安魏古弼宋王宏梁范雲隋蘇威高穎霸道上五人齊高侯魏吳起鄭子產秦百里奚公孫鞅霸道下五人蜀諸葛亮前秦王猛後魏崔元伯崔郢高允亂道上四人秦呂不韋後漢梁冀晉趙王倫桓溫亂道下四人梁侯景北齊和士開後周宇文護隋宇文述亡道五人梁朱异北齊高阿那肱隋楊素裴蘊虞世基此書全無義理

三曰東軒筆記前卷述襍說後卷乃其自作文略無高論魏泰之書既名此今其名又同則知此人全不曾讀書及觀其文之紕繆者疑爲閩人繆士急于沽名者果三山人黃履也又鑑堂朝野遺事趙子崧編朝野雜事

十七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新唐書五代史

朱一實夫云碧梧所集經傳書以蔡爲主春秋以張洽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一 記述

爲主易以朱程爲主詩以呂朱爲主二禮大記別傳諸說史有諸史句記自五史 卜以 年以一卷未了又有史 其餘著述甚多又自著番陽遺老傳梧翁六子長端復捉孫及謝虛丹章之子也

直齋所著書有書解二冊易解繫辭錄史鈔章居所著九流抄乃分雜文雜事各八九流聽與二冊及近世諸人出處小傳如溫公綱目然上標題禮記亦有集解節之類又有格庵一書及本朝中興後事極詳章居有詩話家乘沈明遠有南北國語

己丑八月借到聽與上書錄外抄一帖畢作五詩話一易解三易繫一

韓惟主一云其父維則有批注孝經甚詳及有批點詩書易三經及有故事數項又言越中有張景倩號雲所乃樛寮之姪有襍書名率以錄多至二三十冊無所不備又有覆華編載甲戌以來雜事甚詳其家朝報甚齊整但恐不借耳

子昂云高恥堂有易說詩書解之類尤好

借到屠存博穆參軍集祖無擇作序凡三卷京本又朝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一 四 記述

士談十卷李石撰皆朝廷故事也然亦無甚高論

姚子敬處有恥堂易膚說又有增損杜佑通典甚佳但其家只有一本恐難借出又有唐仲友兩漢精義有陳本齋詩話抄直齋書傳雪林詩策糾繆

庚寅八月初三日陳無逸云恥堂有所著徵宗意錄一書甚好三卯錄恥堂詩說易解本齋所抄本朝帝紀所修國史五十餘卷并志理宗朝朝報一廚欲借度宗一朝恥堂家有續通典甚佳在恥堂家直齋書解秀巖全集及詩抄之類可借

余鄉聞李獻可自號雙溪國史云昔者李仁父爲長編作大木廚十枚每廚作抽替二十枚每替以甲子誌之凡本年之事應有所聞凡片紙必歸木匣卻就每匣分月日先後次第井然有條可爲法也

王聖子嘗緝對苑一書甚精凡十餘冊止于三字如師子橘鳳兒花廳花鬪葉之類接脚大問口妳面花牙藥鳳

尙書竄四凶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或謂鯀有汨陳五行之罪共工

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一

五

記述

觸不周而折天柱三苗有不率教之罪特不知驩兜以何罪而同伐或解云鯀乃驩兜所薦以其所薦非才故同此罪云師道云不知出何書

孟子馮婦搏虎一章聞元莊云有一家以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斷句後之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輿前相對亦自有義

賈師憲嘗刻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少勝多如赤壁泥水之類蓋自誇其援鄂之功也又開全唐詩話三帙蓋卽唐本事詩中事一又嘗自選本朝十三朝國史

及會要雜說中事如類說例爲百卷名悅生堂隨抄雖未及卽其書遂不傳其所援書多有目所未見者廖羣玉諸書則始于景開福華編備載江上之功雖誇張過實然文字古雅頗奇可喜江子遠李祥文諸公皆有跋其後開九經凡用十餘本對定各委本經人點對又圈句讀極其精妙皆以撫州單鈔清江紙造油烟墨印造其裝飾至以泥金爲籤然或者惜其刪略經注爲可惜耳所開韓柳文尤精好又節二禮本傳以便童蒙習讀者亦佳又開文選于建甯其後

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一

六

記述

又欲開戰國策及注坡詩以海陵顧注爲祖而益以他註未暇及梓而國事異矣

昔人有言韓退之送李愿盤谷序雖備言官爵侍御賓客之盛皆不過一二句而止于稱聲色之奉則云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慧中飄飄裾霧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至累數十言願以此譏退之然余以爲豈特退之爲然如宋玉招魂高堂邃宇翡翠珠被畋獵之類亦不過數語至于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

九侯淑女多迅眾些盛鬢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審其有意些姱容修態絢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睇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閒些又曰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娛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鬢豐陸離些二入齊容起鄭舞些以至吳歛蔡謳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又大招亦云朱唇皓齒嫋而姱只此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嫋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姱修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易中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綠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畱容只青色直眉美目嫵只靨輔奇牙置笑嬌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皆累百餘言極其摹寫女色燕婉之盛是知聲色之移人古今皆然不特退之言也碩人之詩曰巧笑倩兮注曰好口輔也大招述婦人之美亦有靨輔奇牙之語亦謂善于形容後人雖極形容女色乃不及于口輔何耶輔卽俗所謂笑靨是也癸巳九月觀楚辭戲書爲韓退之之言解

癸巳十月借君玉買到雜書僧贊甯要言三卷寫本如蔡邕獨斷背事物雲齋廣錄十卷北本小訛靈怪內有四和香及豪俠張義傳洛陽古命記事王正倫河南志之類充齋視聽鈔三卷國子博士吳萃商卿湖州人乾淳閒人多言書中事景然天祚水歸錄所言睿宗龍飛先兆大歷閒蕭時和撰貞陵十七事唐令狐澄纂言宣宗聖德十七年事甘露記言王涯甘露之禍乙卯記太和九年唐李潛用撰亦說甘露之事其言不公

後漢書列女傳凡十七人晉書列女傳凡三十四人南史孝義傳十三人北史列女傳凡三十四人隋書列女傳十五人舊唐書列女傳三十人新唐書列女傳四十七人共一百九十人皆后妃母妻女子獨有符堅妾張氏一人而已豈賤以妾不得書耶抑無人耶然卽今之妾能守節義而死者尤爲可書耶

易文辭內難解者如先號咷而後笑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之類

甚多諸儒堅欲以理通或以互體象言之愈鑿愈遠不通以余鄙見觀之此正如今時劉樞幹等卦影一般或一人射雁一人射鹿一婦人哭一男子笑一舟遇風一屋側仆在一時雖卜者亦能解自至異時則其說遂驗蓋得爻則有此象占者吉凶寓焉豈區區可以理推哉此余之繆見如此特不知前輩曾有與余同此見否漫書于此常與前輩訂之繫辭云聖人立象以盡意又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用此像字其意曉然甲午夏玩易

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一

九 記述

晦庵語錄云某作易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如此乃不失文王本意于孔子彖辭中發之但今未暇整頓耳向見老儒括蒼葉先生大慶云晦庵此語似乎不滿孔子彖辭之意別欲與文王重作彖辭無奈何孔子已作耳故不已言卻于孔子彖辭發之耳晦庵聰明至富古人說話無一个中他意雖孔子彖易之辭亦不然之也可笑此語已聞之五十年

井九二井谷射鮒易傳或以爲蝦或以爲蟆程沙隨以

爲蝦蟆朱子發以爲蛙程明道以爲蝸牛考韻鮒扶句反卽鯖魚然鯖鯢鯢三字並周子亦切注云鮒也蓋今之鯽魚耳莊子涸鮒亦以爲鯽魚然今有魚如鱸而四須巨口善食水蟲故人家井中多畜之俗呼爲彈魚得非井卦所指者乎

衛山齋云鄉先生言關雎后妃之德注家皆以爲夫人似非也蓋后卽君也妃乃夫人以夫人爲后乃自秦始然也當考

渙之爲卦坎下巽上坎水也巽木也卦辭則曰利涉大川象釋之曰乘木有功蓋取巽木之象明矣然而大象則曰風行水上渙何也余以管見窺之蓋乘木之有功非風行水上則乘木然恐不能有其功焉今巨萬之舟十幅之帆頃刻千里非風水使之何以奏利涉之功哉此義前輩未有發之者姑特書此以叩知者

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一

十 記述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王輔嗣云三存一于道闕晦庵知其爲法所以本義法啓蒙多以卜筮言之然知其爲卜筮之道而言之則可使雖知其爲卜筮而不知其

所以爲卜筮之道而後以理天下卜筮則亦何異乎同浴而譏裸裎乎

伊川不滿于宣仁故註易有云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惟有黃裳元吉之戒婦居尊位女媧武后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元吉之戒此實用此寄意耳前輩亦嘗言之矣然胡明仲作諸史管見論武后革命則特舉此語以言之蓋不悟其本有所謂也及毛伯玉圭易傳乃大闢其非曰甚矣正叔之陋也臣子于君父皆陰也羿莽是已何必專以女媧

學海類編

二

志雅堂雜鈔卷一

三

記述

武當之必以婦人爲陰此必兒童之見耳况女媧事不經見若武氏之變固未甚于羿莽也而謂彼猶可言殆有胥吏舞文之態胡明仲宗主程氏一至于此得所見偶同耶抑秘其所主耶樂正子輿謂公子牟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子餘竅子亦將承之乎晦庵明知此語有爲而發乃故宛曲爲之說曰伊川舉武氏女媧之事看來要入議論教又向別處說此又何曾有這義都是硬入這意可謂欲蓋而彰也

陳本齋端明云一部晉書其閒只是以世說分入又改易得言語不佳且入許多閒文字在內可謂冗長止有載記差勝耳當手節載記爲一書方欲節抄未出而公已仙矣

本齋馬碧梧高恥堂陳聖觀自世變後極意經史著述甚多而手抄之書日以萬字有類日課蓋閒中無以消憂故也本齋抄佛書尤多如華嚴經合論楞伽等經皆嘗抄

學海類編

二

志雅堂雜鈔卷一

三

記述

志雅堂雜鈔卷一終

志雅堂雜鈔卷二

宋 周密公謹著

圖畫碑帖上

王子慶所藏御書見者十卷太祖三卷其一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黨進請給旗號開寶四年九月凡樞密院官皆只押字不簽名不知渡江後如何合考 又內前 打鼓揀亭長行失去放停公憑乞別給打登聞院鼓也御筆不行 又江南投來人三名賜衣服及過西京撰軍名收管聖旨點定來 又三司具糧

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二

一 記述

料奏後有鹽鐵度支戶部使印 又內前打鼓長郭珣安阿劉稱夫常韜爲楊光美打死御筆不行階級有法故也及將校二人令打鼓人二名各行遣阿劉逐出營 已上共五件 一卷御筆批出遞遷軍頭都虞候指揮使 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曹彬奏牛羊司失去驅羊人聖旨令收捉後有宣徽南院使印一呈發遣差補十將御筆云我曾與你指揮問定遠都頭有家累無家累且發遣鐵騎 頭 一內前打鼓百姓再與爲人喉使打鼓告官家差役不均

御筆與譬後十七枚

已上共四件

一卷忻州定襄縣

開門寨歸明人進馬各支賜衣服絹等有差 又代州界投來四人各支賜衣服頭巾麻鞋絹等 又偷到契丹馬人支賜 一差沈繼祖以下勾當頭車洞開東廟送監拋搬石等宣頭御筆直住發取旨來奉聖旨差張令鐸及防禦團練副使諸徽將軍諸司副使衣庫司弓箭庫使甲器庫使八作使尙食使市易使副酒坊使宮苑使閑廐使右飛龍副使莊宅使六宅使副洛使如京使染院使并供奉官處直承旨御

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二

二 記述

筆點定各人姓名 已上共三件 眞宗一卷封泰山禁音樂御批仁宗御飛白便面六板有小璽及年號英宗舊名宗實回監押倚禁私出一幅及御書齒藥方生乾地黃細辛白芷不蛀阜角各一兩去黑皮并子又入藏瓶內用黃泥固劑用炭火五六斤煨令炭盡入白僵蠶一分甘草二錢並爲細末早晚用揩齒并治出血動搖等疾哲宗便面御書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中有御押賜黃明黃祐洙元祐四年五月十四日欽宗圍城內御筆詔書蠟彈一方高宗御書損

齋二大字并御書損齋記後有左僕射沈該以下聯名並全

子慶又攜至伯時四卷天馬圖絕妙飛動有王詵親書所和詩山陰圖伯時自書自畫孝經于闐貢師子圖伯時親筆又有杜郎中者攜至伯時著色畫山居圖誤作輞川圖雖好亦是摹本

江南後主嘗詔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爲帖之祖也

龔聖予云禊序有大業閒石本其後有隋諸臣銜位然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二 三 記述

則在智永未藏之先此帖亦嘗入御府

廖瑩中羣玉號葯洲邵武人登科爲賈師憲平章之客嘗爲大府丞知某州皆以在翹館不赴于咸淳閒嘗命善工翻刻淳化閣帖十卷絳帖二十卷皆逼真仍用北紙佳墨模榻幾與真本並行又刻小字帖十卷王茂悅所作賈氏家廟記盧方春所作秋壑記

又刻所藏陳簡齋姜堯章任斯庵盧柳南四家遺墨十小卷皆精妙先是賈師憲用婺州碑工王用和翻刻定武蘭亭凡三年而后成至賞之以勇爵絲髮無遺

恨幾與定武本相亂又縮爲小字刻之靈壁石號玉板蘭亭所謂世綵堂小帖者世綵堂廖氏堂名也其石後泉州蒲壽庚航海載歸閩中途被風墜水或謂尙在特不全耳

米芾作寶晉齋以藏晉唐真迹千軸惟絕精者十軸其齋扁則隨所至掛之蜀士劉涇巨濟實與之頡頏嘗謂年禊縣遠晉代奇迹蓋已略盡自李唐始爲之注定以示貴實不貴名芾因而非之嘗遺之詩曰唐滿書匱晉不收都緣自不信雙眸蓋因心以達其精鑑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二 四 記述

之機其所以警策之者至矣

壬寅九月初六日因謁費萬戶名拱宸號北山莊蓼塘名肅莊出張萱彈琴士女一卷明昌御題并前後印元喬仲山物戴嵩戲牛圖一卷二牛宣和御題元雪白物後歸李文份宗允今歸莊紙上水山一卷元作范寬可謂貴唐人戈船二隻作一卷甚精徐崇嗣花二軸山居圖一卷作伯時絳色恐非也

壬辰臘月朔楊叔大以右軍帖石本五軸見惠凡右軍帖皆有之如墓田丙舍帖及十七帖之類皆在焉第

前卷與後無摹勒歲月莫可考且墨蠟皆新與古異意必穆陵朝禁中刊置內書院壁閒者刊勒皆不甚精于是卷而還之

高宗朝手卷畫前上用乾坤圖印其下用希世藏畫卷後下用紹興印墨跡無上面卦印止有希世紹興印徽宗朝墨迹用隻龍縫印用泥金題粉青絹狹小簽頭

癸巳二月二十日至張益受古齋觀山水一號李成雖未知果否然秀潤可喜山頭似沐屋宇人物皆佳只

學海類編

太 志雅堂雜鈔卷二

五

記述

有此軸好桃源圖三幅號荆浩兩軸雖占未佳黃筌獨釣圖山峰刻峭李景元古木雀鵝惠崇山水艾宣孔雀二佳易元吉獼猴擇木東坡有題命肖岳長子臨倦繡圖佳子俊臨鼓瑟士女不及郭

三月二日訪徐子方出王駙馬水墨烟江疊嶂圖後有坡翁與王唱和各兩詩王駙馬用押字收附并印記此元係劉漢卿郎中物後有王子約中丞跋余嘗見于王子約竹山園又出白玉剛印甚方正其兩邊真字各兩行細如絲髮真奇物也

二月二十八日至困學齋觀郝清臣又字清甫所畱四

卷張長史秋深帖上有雙龍印下有宣和印後上有政和印後下有宣和別印孫過庭草書千文用五色紙書縫各有字印或謂唐太宗印或謂宋太宗印中有唐宏文館印唐摹蘭亭絕好李伯時陽關圖備盡離別悲泣之狀薛紹彭物後有所題詩及書王右丞一詩及河東并三鳳後人等印又有一印云及

皆不知爲何人印也林且翁亦有絕句云在後聞

伯幾云清甫蕭子雲出師頌真跡絕佳擬以古物易

學海類編

八 志雅堂雜鈔卷二

六

記述

之爲王子慶所懷伯幾又自出素清章草月儀一短卷下有希世藏小璽及關右永興軍節度使印蓋韓氏物一錦牡丹裏首儼如著色畫成蓋宣和法錦也近新收中齋所藏獻之還期帖帖已開莊王爐一枚其文雲龍蓋思陵中物也惜乎經火枯燥了後歸子方

四月二十八日莊肅夢塘出畫周昉揮扇面高宗御題元張受益者張萱鼓琴士女明昌御題有明昌諸印曾入賈公家董元溪山圖高宗御題元王子慶物董

元著色山居高宗御題元是余得之子璫後歸許氏者余作四定與許許亦作八定與莊 吳道子過海天王高宗御題騎馬元喬仲山李思訓巫山神女圖明昌御題榷場曾入秋壑家已上並手卷陸見捕魚明昌御題二漁人全類胡人關仝山水人物皆衣紅郭忠恕飛閣晴樓宮殿四角皆見上有御題正與其家所收喬仲山飛仙故實一同李成山水不甚真黃筌紫葵花有一雀立花上荆浩山水

癸巳八月十四日瓜徐以喬仲山求售智永真草千文學海類編 一 志雅堂雜鈔卷二

七 記述

絕佳欲鈔七定上有徽宗御題政和宣和印此項郭裕之謂內有祐字係雙鉤此米老所謂臨本也然亦奇物不易得也顏書馬疾帖欲鈔五定有高宗題簽頭希世印在前亦奇物李思訓江山漁樂圖無神氣大金章宗題全是徽宗字有明昌御覽等印本獨幅畫

癸巳十一月十一夜趙小山孟林以四幅川絹障一幅來觀乃高宗大字書古柏行字大五寸後有御書之寶其側有知達州軍州事趙不棄上進字古錦浩沿

池絹夾欲兩定半

十一月十三日善之攜彥敬所收趙昌畫折枝卷子來觀花本八折兩作處今所存雞冠木瓜躑躅海棠而已其後有米芾詩及蔡元慶章子厚林麓林希劉原父駙馬徐兢諸公題名甚多官印數十內有太原府尹及中書省秘書省溫州杭州蘇州觀察使等印甚多私印有林希子中秘笈清玩及徐兢一印甚佳保大 騎省書學宣和博士及襄陽漫士印皆好悉用黃絹素書本楊和王家物也有倭名印後有周益公學海類編 一 志雅堂雜鈔卷二

八 記述

蕭照鄰等題名十一月十九日訪伯幾張受益在焉觀李成層巒疊嶂橫卷不甚好上有小璽印王端琴某人物徽宗御題平平湯子昇鑄鏡 有後主親題徽宗御題琴高故實平盧陵迦羅漢徽宗御題及有李後主題字花押董羽龍范寬雪景好黃筌時苗畱續雙幅皆司德用寄售者又有篋刀一把其鐵皆細紋范三此乃用銀片細剪及并鐵片細剪如絲髮然後團打萬槌乃成自然之花其刀背水槽窠處皆上採用荆砂輟出其

刀靶如合色烏木乃雞舌香木乃西域物也此刀乃大金時水總管所造上有滲金鐫水造二字一刀所直鈔十定今無復有此良工也

二十六日訪蓼塘出孫夢卿松石問禪一卷徽宗題上有天水印一有宣和印所畫一僧絕妙本老游表背得之提賣籃中者其價甚廉問莊以二定得之游恐不止此也

十二月初三日又出周昉畫徽宗御題向藏張受益有張南本勘圖書高宗題有顧闓中畫明皇擊梧桐圖學海類編 一 志雅堂雜鈔卷二 九 記述

類院畫卻自佳長本喬氏物周文矩寫李季蘭眞韓滉畫庶人高宗御題喬氏物又未背畫葉一冊頭葉御畫徽宗題有應夢鍾馗

志雅堂雜鈔卷二終

志雅堂雜鈔卷三

宋 周密公謹著

圖畫碑帖中

甲午三月四日楊彥德攜盧鴻草堂十志詩林彥祥臨伯時本遺草堂樾館二所存者八必慮徵君所賦也今錄于後羃翠庭羃翠庭者蓋崖巘積陰林蘿疊翠其上縣羃其下深湛可以正神可以冥道矣及喧者遊之則酣譁永日汨清薄厚歌曰青崖陰月澗曲重幽疊邃隱淪躅草樹縣密翠蒙籠當其無在亭中當學海類編 一 志雅堂雜鈔卷三 一 記述

其有羃翠庭神可谷道可冥幽有人彈素琴白玉微兮綠水音聽之惛惛澹忘心如如野叟林師心書又洞元室洞元室者蓋因巖作室析理談元室乃自然成斯洞矣及邪者居之則假容竊吟妄作虛境以盜名歌曰嵐氣肅兮巖翠沓虛室陰青苔帀披薰帳促蘿筵淡陰陰兮覈元元蕙帳蘿筵洞元室秘而幽貞且吉道可廣人可冥繹秘思兮草元經結幽冥契兮存黃庭江湖後散人陳昱書又期仙磴期仙磴者蓋危磴穹隆回接雲路靈仙彷彿若可期及儒者毀所

不見則黜之蓋凝冰之談信矣歌曰霏微陰壑土氣
騰虹迤邐懸磴上凌空青霞杪紫雲垂鸞歌鳳舞吹
參差期仙磴鴻鴈迎瑤華贈山人好神仙想像聞
此欲飛烟鑄玉液還頽年家居道士米友仁書又滌
煩磯滌煩磯者蓋窮谷崖崖盤石飛流攢激清漱成
渠渌性滌煩實爲幽致可爲智者說難與俗人言歌
曰靈磯盤礴兮奔湍參錯漱冷風兮鎮冥壑研苔滋
泉珠潔一飲一憩氣想滅潏漣漣清滓滌煩磯靈仙境
仁智歸中有琴徽以玉峩峩湯湯彈此曲寄聲知音
學海類編 下 志雅堂雜鈔卷三 二 記述

同所欲湧泉沼祭酒道士翟耆年書又雲錦淙雲錦
淙者蓋激湍攢衝傾石叢倚鳴湍疊浪噴若風雷詭
暉分麗煥如雲錦可以瑩發靈囑幽玩忘歸及世士
觀之則反曰寒泉傷玉趾矣歌曰水攢衝石叢聳煥
若雲錦兮噴洶湧苔侵薰草黃緣芳羃羃兮水濺濺
水石攢叢雲錦淙波連珠文杏峰有潔冥者媚此幽
漱靈泉樂天休實獲我心夫何求冷雲庵釋慈賢書
又金碧潭金碧潭者蓋水潔石鮮光涵金碧巖花林
鳥語笑畱人焉有助芳陰鑑洞靈虛道斯勝矣歌曰

水碧色石金光盪習習兮熒煌煌泉花映柳陰臨紅
的的兮翠陰陰紅翠相鮮金碧潭霜月洞烟景涵幽
有人兮好冥絕炳其輝凝其潔悠悠終古長不滅無
所住淨雲書又倒景臺倒景臺者蓋太靈南麓天門
石崖傑峰如臺氣凌倒景登路有三處可憩或曰三
休臺可以會馭風之客暇絕塵之子超逸興盪遐傑
此其所也及世人登焉則魄散神越目極心傷矣歌
曰天門豁靈臺聳傑屹峰兮雲傾湧窮三休曠一覩
忽若登崑崙兮期汗漫仙聳天關倒景臺凌灝氣軼
學海類編 下 志雅堂雜鈔卷三 三 記述

崑崙皎皎之子兮日獨立雲可朋霞可吸曾何榮辱
之可及經堂孫炎書又挑烟庭挑烟庭者蓋特峰秀
起意若挑烟秘庭疑靈竊如仙會卽楊雄所謂甕淨
游神之庭是也可以超絕紛世永潔精析及世士登
焉則寥闊恟恟慌惚懷情索矣歌曰聽泱泱背青熒吐
雲烟兮含竊冥恍歎翕沓幽靄意縹緲兮羣仙會竊
冥仙會挑烟庭疏魄形凝視聽聞夫至誠心盛兮祈
此巔深灝養丹田終彷彿兮覩雲仙隱岳道人石昭
問書先子所著畫史中載劉子禮以五百文錢置錢

氏畫五百軸初未發絨銓美惡也既得之後其閒有
盧鴻草堂圖一卷已是數百千物矣頃李伯時曾臨
一本仍自書歌一篇次則秦少游朱伯原先子書也
又其次陳碧虛仲殊師參寥子輩繼之餘亦一時閒
人紹興己未仲春子舟過蘇臺石瑩中爲長洲令尹
得宇文季蒙所藏伯時本屬林彥祥爲摹乃亦首自
書其篇瑩中輒俾余書先子所書一篇餘悉欲得一
時名士繼之嘆其雅尙不凡因又跋于尾是月二十
七日米友仁元暉 元居十志者草堂以修身蓄德
學海類編 一 志雅堂雜鈔卷三 四 記述

何處所微茫短幅幾臨摹便覺市朝如糞土輞川別
業王維畫君陽山記希聲敘胡將冰雪污塵囂規模
雖勝非吾侶 李參元 盧鴻草堂十志今所存者八
而遺其草堂樾館二紙據小米所云林彥祥臨伯時
書而自書其首則云二紙者亡之久矣書手意趣有
神遊八極氣象歌語亦清峭凌厲如酌沆瀣而挹浮
邱者若使親接盧處士風度應不減元魯山也 余
友毛復父小築林塘自拔流俗娛侍次對丙峰先生
日徜徉于其閒天下至樂無以逾此而篋笥所構亦
奇古試矚斯卷特似錚錚者耳往輩標矩矱不可覩
慨想刻舟之痕以來干將青萍之劍得無爲癡兒笑
乎紹定辛卯復父官左帑且一歲矣丙峰先生讀書
之眼登山之脚尙如少時八十六翁見其子駸駸有
位于朝但恐林慚澗愧草堂勒移預爲君慮正月十
六日汝陽袍褐公徐逸
王子慶于毗陵得伯時畫草堂十志卽元暉跋中所言
者與林彥祥所臨本多不同人物甚大前有奉華堂
大小印向曾收入劉娘子位者後有閉關頌酒之裔

一印此雖用劉伯倫事然于婦人恐不類耳今全錄其書人姓名于後

羣翠庭 龍眠山人李伯時書 洞元室 高郵

秦觀書 草堂 樂圃居士朱長文書 樾館 吳

郡周沔書 內缺永字 期仙磴 襄陽漫士米芾書

滌煩磯 碧虛子陳景元書 雲錦淙 太平閒

人仲殊書 金碧潭 參寥子道潛書 倒景臺

靜常居士曹輔書 挑烟庭 緡雲胡份書 又有

瑞文圖書 甲午三月四日攜來

學海類編 六 志雅堂雜鈔卷三 記述

胡存齋向有范長壽畫西域圖三丈餘長徽宗題又有

展子虔春遊圖亦徽宗題簽一片上凡十餘人物後

皆送與張子有

司德用有山水一幅甚古上有五小字云後涼徐麟筆

畫史中未聞其名然以余觀之後涼者呂光之號蓋

前有張軌稱涼故以光爲後涼云當時未必自稱後

涼也如前後漢前後唐之類今乃于當時自題爲後

涼殊可疑云甲午九月十一日觀于困學齋

莊夢塘新收司德用兩卷內一楊庭光畫觀音像徽宗

御題有宣和政和印又有廉運及大定印蓋未入明

昌之前單幅橫軸觀音正面坐石上下臨海岸有龍

女朝禮及一小龍于傍王詵長江遠岫著色山水前

一帶遠山可喜後有青綠重山屋宇甚精中題杜詩

門泊東吳萬里船與詩四句用清白傳家印甚俗或

謂前題并詩并蔡京書恐不然後有北方一二跋卻

有北方數官印山東路轉運使印安平府印又有定

安軍印然揆之予昔藏董元著色山居圖則大霄壤

矣甲午九月

學海類編 七 志雅堂雜鈔卷三 記述

徐子方所收晉卿烟江疊嶂圖後有元祐辰作及王駙

馬花字李士宏所收王詵楚江清曉圖曾入德壽宮

有萬壽無疆印高宗御府收附印略嘗于畫卷見然

未有此印也

十二月十四日過泉月家王芝取至畫內有易元吉猴

二軸易元吉羣獐手卷李成山水雙幅雪白玉軸雖

未必李成然自好黃筌雕控狐雙幅范寬山水手卷

皆佳品又有李成寒林手卷巨然山水二關全高山

懸瀑趙幹山水水平

省掾高鑄仲器所藏唐人臨蘭亭極瘦而自然其後高子奇跋云此乃馮承素等所臨亦不明爲何人者柳公權小楷書清靜經開成五年書觀于上都照成觀極佳東坡書杜少陵驃騎圖詩後有子由跋又山谷二絕句 前身畫馬江都王王詵題名蓋題伯時畫而失其馬焉此卷亦在可疑之數易元吉草蟲小片艾宣鷄鶉郭熙効李成山水雙幅佳曹霸肥馬一疋甚佳韓滉漁獵圖一平平己未正月四日

余家有墨粧圖不知所出後見後周宣帝傳位太子自學海類編 一八 志雅堂雜鈔卷三 八 記述

稱天元皇帝禁天下婦女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黑粧方知所出

絳帖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內面字右邊轉筆正石破處隱然可見今本乃無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行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行書正字今本乃草書以字筆法皆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本

王逸少禊帖序文章妙天下而不得入文選米書妙天下古今而不得列于官帖

圖盡對面稍熟似覺厭足則別展掛行步徙倚玩之忽漫驚曰更有新意余家所藏鮮少由此常若多畫劉斯立學易堂記

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云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發之

衡州有花光山長老眾仁能作墨梅所謂花光梅卽是也

王井西收得唐時古書一冊名文思要覽今在伯幾家學海類編 一八 志雅堂雜鈔卷三 九 記述

按察劉大使君玉家有智永千字文真跡首尾全奇物也

子昂云作畫繡絹法用雪糕細細研碎湯泡開用之既不蒸又牢而不脫勝於麪糊多矣

粘經縫用生糊乃是用生豆研極細以水生調粘之卽不用熟者此與金蓀壁所傳背書用小粉熟作糊爲熟棧用既不蒸又堅牢且不爲蝸虫所傷極佳

乙丑六月廿一日同伯幾訪喬仲山運判觀盡吳道子火屋 智永真草千文有永興節度使印及

韓侂胄印 伯時女孝經伯時自書不全 胡環香

騎卓歇極妙 郭忠恕飛仙故實界畫粗而山水佳

董元山水 巨然溪山下有一舟四人掌絕好

王維維摩像其像如生 李思訓溪山滿山皆小樹

甚奇 張萱彈琴宮女 僧貫休羅漢 衛賢高士

上作楚狂接輿不作伯鸞孟光絕妙 張符牧牛大

抵皆宣和御府之物有宣和御題及宣和大觀印及

睿思東閣大印其後入大金章宗朝或剪去舊印用

明昌印明昌御府明昌中秘明昌璽玩及明昌御覽

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三 十 記述

大印軸桿皆用檀香又合而成蓋恐性不直故也

卷皆高麗紙內數幅後有大金密國公樛軒收附題

字又于案間有一石研其山橫山如黛山下有樹

木儼然米南宮書色畫地竟莫知何石 汝窯一小

爐二座一瓶極佳靈壁一山亦佳

焦經歷達卿有三寶其一孫過庭真跡書譜上下兩卷

其二王逸少十七帖真跡五紙其三不出戶琴一張

其品在御府春雷之上不輕以示人也余嘗在伯幾

家見書譜宣和御題凡阜綾檀香貼桿白瑪瑙簪頂

軸高麗紙贈卷黃夾綾羅囊檀香小牌皆當時物也
後有御府大璽及前輩數印甚奇

伯幾所收右軍與桓溫薦謝公真跡一幅乃用繭紙字
輕清不類右軍後有柴瓘駙馬跋乃楊和王府中物

也

文思博要帝王部一卷唐類書也所引書內薊子慎子

尸子及三略陰符書及文選內諸事皆在焉又有蘇

子數書不知何人皆古書也天寶十二月楷書臣胡

山甫書字極遒麗大率如唐人寫經手至唐太宗年

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三 十 記述

開方自館中雜書中揀出是時亦止存一卷而已後

用史館新鑄印及刻掌典之人及三校姓名甚修整

贈卷皆紹聖閒人題跋如蔡元長周美成晁說之薛

紹彭諸人皆在焉內有歷下周子默不知何人恐是

吾族亦未可知也王子慶物歸之張可與

又有吳彩鸞書切韻一卷其書一先爲二十三先二十

四仙不可曉字畫甚古

己丑閏十月二十一日至王子慶家見周昉臨六朝人

天宮寺甚妙李成寒林一奇絕下有碑乃看碑圖欠

其半題云李成畫樹石王崇畫人物物則不復可見矣喬仲山透光鏡博古圖有之乃六朝時物非漢鏡也霍清夫云火浣布乃是北方石炭之絲撚而織之非火鼠須也

王子慶嘗得李唐所畫晉文公復國圖一卷本有上下今止有上卷乃思陵御題上有乾卦璽下有希世藏小印其所作人物樹木之類絕似伯時所作自成一山家信知名下無虛士而予前則未見也今歸于喬仲山

學海類編 一八 志雅堂雜鈔卷三

七二 記述

王介石有東丹王贊華所畫番部行程圖前有道君御題後復有題云世所謂東丹王者也所畫絕妙與王子慶西域圖相伯仲又鄆王題唐人臨六朝人畫七賢宗子公儼畫魚一卷丁晞韓字令子畫孝經一卷書畫皆精妙後有元暉跋未見跋尾則以爲伯時作紙畫四片絕佳王子慶以爲吳元瑜王詵臨小李將軍山水高麗紙上畫翎毛梅花亦佳

景定中發冢盛行有盜發向各家者其棺上爲木替所貯皆法書名畫甚多時董正翁楷爲公田分司得其

蘭亭一卷真定武物也後有陸放翁諸公跋其精神透出紙外與尋常者絕殊正翁極寶之然爲尸氣所侵其臭不可近雖川沈腦薰焙數十亦不盡去或者以爲檀能去尸氣因以檀香函貯之惜爲庸工裁過短傷于所謂金龜八字云

王介石家有唐劉良娘告及咸通中吳遜徽所書荅贊字體極佳米南宮有跋又有江南賜周惟簡詔用書詔之寶又有東坡書蔡君謨二小詩及杭妓周詔能詩蘇子容守杭詔求脫籍子容令卽席賦詩有云籠

學海類編 一八 志雅堂雜鈔卷三

七三 記述

中若放雪衣女多念阿彌陀世尊籍中皆作詩爲送內有胡楚龍靚二妓者詩最佳此不知志林中有無又有米老自畫東山朝陽巖海岳庵圖率意而寫極存天趣海岳庵西朝陽巖背焦山其側有早來堂其後自書海岳庵賦并五詩筆意墨色奇絕佳物也又有李建中一絕句有云鶯已無聲花已老誰知三月盡頭時亦佳句也

七月二十五日訪王子慶見御題邊引海棠一枝上有一蝶伯時白描于闐獻師子圖後有伯時自跋一段

李建中古篆行書風后廟碑一卷甚佳乃王駙馬家

物上有數印甚佳王詵本字晉卿今印文乃用此進

字此二字必通用故也又一印文曰晉卿珍玩乃作

此此樣子前所未及見也又于一卷中見有人用保

母帖中曲水硯樣回內作古篆此亦好奇之士也

牛僧孺太湖石記觀瀾文良岳石名雲谷雜記涉獵章

及石譜等作一則

張漢卿作歸去來批印紙夷堅志淳熙三年雲谷雜記

涉獵章劉漫堂亦批印紙

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三

十四

記述

徐鉉有哭南唐後主詩又有哭王李煜墓誌銘爲舊君

諱過見其忠于舊主之意

僧元謁書太宗小本御容舒卻幙頭上插花五六枝衣

金龍袍玉束帶描金龍輭鞋手持毬杖弄毬神采英

武重厚眞天人也上下有題字此必天章閣本也藏

王子慶家

志雅堂雜鈔卷三終

志雅堂雜鈔卷四

宋 周 密公謹著

圖畫碑帖下

辛卯六月十三日郭北山祐之細觀書畫於鑷子井提

恠家畫家佳者有吳道子藥師佛絕佳其次粉本坐

神立天王有劉大年收藏題字仲元收附眞一天師

像白甚右手持章函前後植二劍筆墨古甚又善神

立象二軸皆吳生筆也畫上各有尙書省印及有秘

書省印蓋宋秘閣物也其次有李成風雨圖一幅甚

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四

記述

奇董元著色山水一卷陳閱畫馬餘品頗多然皆不

能如上數種書之佳者右軍得告帖眞跡快雪帖眞

跡趙模臨蘭亭眞本乃李山房家藏縫有五世印後

有山房李常公擇長印及梁人臨重吉等五幅率更

碧紙行書咏陳後主詩及臨帖二以爲眞然亦未必

也褚河南小楷西昇經奇妙徐浩寶林寺詩眞跡又

率更書仲尼夢奠一帖元勤有故物蘭亭一極精神

陳德翁家本定武眞本無疑汝南宮主墓誌眞本虞

書後有米跋唐琴一名萬壑松極清寶可愛餘者不

能悉記

司德用家王維捕魚圖單幅小直軸徽宗題前有雙龍圖印後有大觀政和二璽上作岡阜古木數株枝梢全如李成者亦有數舟攔溪打魚人物甚佳

郭祐之家藏李成寒林二軸有丁卯營邱李成題字古木亂枝而其下水乃作濺泉疑非李成筆也張藻松泉漱石一手卷高宗御題前後印並全藻本名璪又名通唐人與畢宏同時雖舊然無奇處公權權然律大尹帖佳真卿得告帖率更夢奠帖本中齋物小李

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四

二

記述

將軍著色山水小片佳萬壑松琴一張亦清妙

辛卯十二月二十五日司德用以所有畫十一軸見示

李成四單幅吳道子火星一徽宗題王維捕魚圖明

昌七印王端人物宣和伯時維摩白描湯子昇鑄鏡

圖作猛鬼屠龍殺虎甚雄偉

除日又以十四軸來觀尉遲一僧天王小像郭祐之物

好胡瓌啖鴈圖元伯幾者絕妙張萱乳母抱嬰圖佳

韓滉歸去圖雙牛佳躑躅孔雀平勘書圖元康二印

平范長壽醉道圖好邱丈播渡水僧弱擊壤圖古楞

伽羅漢古居策鷹只有一鷹係外來王駙馬長江遠岫平北方之物楊大光力士變相雄偉

壬辰正月初三日訪張受益謙家出畫數種見示唐人畫歸去來三幅一軸即米南宮畫史所載者范寬三幅又雪山圖雄偉可喜寶覺大師鶴軸即米老畫史中所載者或云薛稷艾萱草甚佳孔雀雙幅二軸唐畫三官元王子慶堂畫阮孚蠟屐圖絕妙張萱戲貓士女妙千里著色山水二三軸平周昉揮扇圖手卷高宗御題絕品鄧隱白描十國圖後有劍南樵子

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四

三

記述

趙昌押字跋雖太古又播所不及後延之有跋亦秋壑之物聞是吳奉差之物描法甚奇三幅董元山水

二軸蕭散不類董畫不知何以知爲董也

正月收鐙夜張齊卿偕尤雲五官人西牙人者來攜至

畫共廿八軸內有仲元四老圍棋高宗御題絕妙顧

愷之水閣對奕亦自古無御題皆歸受益周文矩繡

女甯宗御題亦佳一古本一幅自謂荆浩然雖古高

不知何人也胡瓌坐馬平黃筌牡丹後有奉華堂印

瑞文二印劉娘子物也過海天王如王齊翰平間尙

有之

近見德用范寬手卷雪山後有遠山重疊董元卷子千巖萬壑下有小屋邨市市中有小人物裝點絳色不類尋常所見董畫然則自好又荆浩山水一軸所畫屋簷皆仰起而樹石皆粗率與前所見者一般無少異以鄙意觀之恐非荆浩也易元吉雙孔雀一樹樹尤佳上有鴝鵒黃鸝木內栗鼠下有雙孔雀元王西井物也據有來恐非易筆有院體有宣和末畫人趙林所作豫章逢故人雙幅凡四大船一小船遠見豫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四 四 記述

章城郭雖甚精然不過院畫耳阮孚蠟屐圖孚中坐上裸下止單犢鼻手執雙屐傍一人侍立手持貂尾并冠蓋孚所帶者有書匳匳中書五卷酒一盞杯一尊在側恐是六朝人畫也受益者是立軸

高彥敬處周文矩韓熙載夜宴圖紙畫長七八尺前有蘇國老題字內有題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 十字後又是蘇題誌神筆絕妙此方是文矩真跡也此是大藏庫物監賣張運副者高余向見沈和庵有此恐即此物也後歸王子慶今歸趙左丞矣

受益以米帖數冊來觀詩文有類手簡別冊聞是韓平原故物中開多題魏公園池詩各有闕古珍玩大印後屬之史衛王家凡如此五六十冊一一精好亦近世難得之物又李西臺新竹詩一卷後有蘇子美跋乃賈平章物皆奇品也

張性之以徐熙芙蓉一軸欲十定衛賢螺鳴圖一片二十千趙昌小折枝芍藥萱草兩片欲十千皆謝立齋子如翁物也不及酬價還之

受益以米老家書一冊來觀有與友仁者有與寅哥者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四 五 記述

花押兩樣畫手殊不可曉片紙在後所謂虎兒者是也

壬辰三月望至受益家見黃字一卷每字徑六寸許奇妙後有覽古堂印亦楊氏物後歸之賈櫻桃枇杷二片云是趙昌紙本因遣人同往前松江鎮守張萬戶處出五手卷王維渡水僧高宗御題絕妙顧德謙乳牛圖徽宗御題凡三牛一犢一牧兒奇紗陶縝著色小窠菜凡二十種上題金陵陶縝筆馮觀層疊巒嶂亦佳品獨崔白五禽闌未為嘉皆悅生堂物皆有印

章及台州紙富庫印其間有一印云賢者而後樂此甚可喜也

德用閣立本畫西旅貢師子圖甚佳師子黑色類熊而猴兒大尾殊與今時所謂師子者不同彥敬云正與近日所貢者同特無此大尾亦有白色者

伯幾云太平州有開本瘞鶴銘然不知何以爲別當續問之也

又云孔子廟堂碑北京無裂者乃佳

壬辰四月十日偕修竹訪月澗出御府所藏蘭亭類考

學海類編

卷四

木

記述

十開凡百餘種高宗臨十七帖內一帖後有跋有一琴色如桐葉玉鶴二隻并玉岳瑟瑟徽內有字模糊唐琴也名聲振天地彼不甚愛重外有玉軫足一副甚佳而琴平平

是日同訪郭佑之出三天王內一吳道子紙粉本僅盈尺而作十一人凡數千百筆繁而不亂上有題字云曹仲元吳生畫本見者皆以爲絕妙徐易印徐白篆字收附及陸永年印一尉遲一僧坐神神彩飛動一三幅朱絲立神奇鬼天女奇詭之甚皆奇品也又吳

生藥師佛小幅有秘省尙書省印又善神二小幅亦

秘省物有官印省印恐非吳筆然亦唐畫也張瑑松

石高宗御題作張瑑許道甯雙幅山水上一華山圖

快雪帖義之後有米小字跋曰極寒帖亦只是唐臨

趙模蘭亭千文各一卷陶貞白畫版帖見東觀餘論

虞世南書汝南公主真跡極佳唐臨王書二帖字體

頗嚴毅聞王維畫孟浩然像亦歸之又董元著色山

水不及吾家山居圖多矣受益所收米帖內家書付

寅孫寅孫即友仁小字蓋生于寅年故山谷有虎兒

學海類編

卷四

七

記述

之稱

壬辰四月十七日修竹攜雜書帖來其間有臨拜月帖

及九月四日一帖佳又蘭亭一本入水者亦可觀高

麗紙畫四幅亦可觀他不足言也

李公麟山陰圖藏子慶家許元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

林縫用米姓之印睿思東閣南舒李伯時爲襄陽米

芾作公麟印甚奇米元章與李伯時說許元度謝安

石王逸少支道林當時同遊遇于山陰南塘顧閨中

遂畫爲山陰圖三英老僧寶之莫肯借傳伯時率然

弄筆隨米老所說想像作此蕭洒有山陰放浪之思
元豐壬戌正月二十五日與何益之李君澤魏季通
同觀李琮記

壬戌正月過山陰伯時作迴若神明頓還舊觀襄陽米
芾山陰圖長沙作

一幅輕綃三尺闊百歲丹青半塵脫誰將光色借吳綾
神采森然動毫末臨卷嘆張芝落筆入妙思疏眉映
朗目白玉無泥滓堂堂偉思長想見坦腹姿山陰道
士鶴目龜趺多秀氣右領將軍蕭散精神一片雲東
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四 入 記述

山太傅落龍驤兼虎步潦倒支公窮骨零丁少道
風仲殊作

伯時爲米芾作山陰圖精神蕭爽令人應接不暇今歸
希文家宣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子楚師正同觀
米書自作上清儲祥宮碑川紙上大書甚佳本向若水
詠家物後歸秋壑今在修竹處又天衣禪師碑一卷
亦米老書正可與前卷爲對藏孫璧處

李公麟畫歸去來高宗御題薛紹彭逐段書陶辭且跋
其後藏子慶家雪竇和尚親書後有諸公題跋藏修

竹雪竇詩云有無畫自兩頭語法祖因茲不立言末
代兒孫列戶牖一花五葉失真傳永嘉雖問曹溪路
畢竟惟聞自己禪根器警拔誠難遇鑿透高原始出
泉道人詩句須君讀老筆崢嶸自一家誰謂林間
相見事莫都錯亂看飛花紹聖四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周仲仁觀 百中神鋒誇妙手當時破敵祇因機
餘花墮滅無人見半偈流傳豈易知元符三年建安
陳師錫 雪竇傍邊又生一孔北邙山上千冢萬冢
兔角龜毛竟將何用子細思量不如珍重珍重珍重
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四 九 記述

浮休居士 一幅昏昏半已空何人寫出自爲工從
茲萬偈并千頌擾亂春風卒未窮襄陽米老 眞機
昔振雲門路祖席今多雪竇孫傳到慧林花果盛須
知葉落總歸根崇甯二年鶴林居士葛繁 老子休
去歇去遺墨今傳古傳想見本來面目不離當處湛
然崇甯癸未高郵徐文

周子充丞相每得名人帖必裝而藏之逢當家子孫則
輒舉以予之曰此君家先人手澤也

趙子固效陽叔雅霜入千林圖作水仙一百一窠中株

最大號百花朝王且後自跋言效陽所爲詳悉流落北方子昂得之

先子向寓杭收異書太廟前尹氏嘗以彩畫王輔圖一部求售每一宮殿各繪畫成圖甚精妙酬價不諧後爲衢人柴氏所得近者左帑變賣禁中故書聞有出尹彩畫本草一部極佳不知流落何所

郭佑之有御書十餘卷內太祖者河陽武陵岡使身故乞差人充替各有御筆處時河南猶未下也御筆上有用內合同印太宗者乃尹京時禁打捕榜後有御押及行移書字甚草草可見五代文物苟簡用開封府印乾德年內者眞宗數幅其後臣僚奏狀旣無銜位亦只押而不出名臣臣如此等殊不可曉徽宗數幅皆處分諸事皆中書省進呈短奏亦多不急之事皆御書親書照已畫旨及他云云是時庶事皆不從廟堂關決而獨斷細碎如此于是乎失爲君之體矣又太宗朝獲到河北奸細供狀御批一一亦可觀祐之許見博易然無有應之者

壬辰八月朔至蔣生家閱畫幾數千幅其絕妙者有陸

探微摩利支菩薩青地細描三首四臂徽宗御題并

四角宣和政和印及金書題神品上上 滕昌祐拒

霜野鳧上有一大蟬 邊鸞葵花五色花心皆凸出

數蜂皆抱花心不去此物元楊駙馬家物也 朱幾

天王坐像 徐熙山水人物上有仁宗飛白徐熙二

字一騎從者十餘人 關仝山水 許道寧山水

黃筌畫秋山圖詩意上有寫唐人詩八句 晞遼夜

景二 句龍爽孩兒 郭熙石二筆墨粗率徐目以

爲徐熙恐不然董羽山水石壁雙幅 王端出山佛

千里大雙幅一以爲范蠡西子恐非

張受益亦有一幅黃居寀海棠折枝馬和之二喬倚樓

觀書 崔白描魚屬歸眞牛

志雅堂雜鈔卷四終

志雅堂雜鈔卷五

宋 周密公謹著

諸玩

東都承平時大某則劉仲甫較高王積薪尙高二路號稱國手繼有晉士明又在仲甫上高二道王愍子則仲甫之敵琴則海大師及僧梵如琵琶劉繼安雷中度大使畱大孟水清

宣和時嘗造香于睿思東閣南渡後用其法製之所謂東閣雲頭是也馮當世在兩府使潘谷作墨銘曰樞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五 一 記述

庭東閣然則墨亦號東閣

沈草庭云以煮酒脚塗靈壁石其黑如漆洗之不脫妙極

鹿肉王家有一小鼎小餅皆純黑而花紋皆漫花漫花者必是一用皮堞上于牀印出其黑疑是用漆而法或別有一等墨染之法使然蓋其下有網文甚新故知其非古物也更當與識者評之

伯幾云仲山有宣和內府一琴絕佳名 清開成中郭亮製建中靖國中修其製作斷文皆非常琴可擬向

用鈔四十定今雖四百定亦不可得與春雷行輩者也

琴閒指以一與四二與五三與六四與七爲應凡動第一絃則第四絃亦易自然易動試以羽毛輕纖之物試之然此氣自然感應者也子昂云

葉茂實造墨妙一時先子爲倅時月龍游取至廳事令造之爲造輭帳烟油雖遠其法作煖閣羃之以紙帳約高八九尺其不用椀貯油炷燈外密取無風烟直上至頂其雖遠可知其膠法甚奇內有紫礦青皮木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五 二 記述

賊草當歸腦子之類皆活膠之藥蓋膠不活則滯而不清故老葉墨雖經久或色差淡而斷無膠滯之患勝他人者多矣時有趙水月伯鹿亦能用雪齋法其號爲超然清秀如在祝梅閒作小竈輕烟毛滄洲作手劑又有林泉東卿者亦能製墨汶陽手劑一點如漆百年如石然皆不及老葉而所謂翁彥卿王大用者時不數之也

番作癸鼎元張稱孫家物杭之常賣駟人沈大整者和菴得之以爲奇貨旣而董璣所謂頑石者酬以重價

以大銅器數件其準二十五定得之既而歸之喬仲山運副聞將轉之顯官云其製卽局爐三足兩耳者其花饗餐及圓雷文亦局製無異特青綠自內出外裏以茶褐光色亦一尤物也內有上三字款云然其樣則不古也庚寅八月廿六日余因周氏借觀之教化參政以二十五定得之

五指卽真三代器董震齋奇物也後因開元宮火失其蓋其底歸之張萬戶之子尙書

高彥敬二琴其一大中年張鉞斲後無名其一咸通中墨澤類編 一八 志雅堂雜鈔卷五 三 記述

金儒製此琴絕佳名鳴玉後題金儒鳴玉四字云是白玉軫足絕奇下有高士談家藏寶已爲人削去尙有跡可見蓋此琴乃宣和故物後歸大金亦爲奇品士談以與宋通被誅故而削去其跡其色如栗殼而赤斷文背隱起如蟬蛸然眞佳物也聞張受益有琴名懷古亦佳物未及見之又一古墨乃蒲序所造聞在廷珪前

張受益家二琴一曰懷古甚清朗可喜其斷文細如絲髮亦作紅栗色內有天寶字一曰霜鍾不及懷古

銅器最佳者鹽水區文藻清妙色如綠玉無款必周器也商甌亦碧色可愛內有款甚細又大壺頸上有雕戈一月字奇甚恐亦三代物漢朱砂色如點血漢器之最佳者碧淵明壺元中齋物也間尙有數種及南唐金銅佛甚精以雪作寒甚持玩不便遂歸李牧通在焉

余家有火浣布尺餘乃外祖在泉州日得之里人後歸余家每酒邊出示坐客置之爐火中爲戲后爲趙孟誼借去不還又蠟沈一株重二十餘兩亦白沒焉竄墨澤類編 一八 志雅堂雜鈔卷五 四 記述

死異域宜也其家有長生螺數枚置醋中則活此事已載之野語矣又有瑪瑙杯二隻其純白中有金鱗魚一條一純紅中有白鰕一條亦秀邸之寶攫而得之者又有沈香連三煖閣一副窗榻皆鏤花精妙其下替板亦鏤花板下用抽替打篆香于內香氣芬郁終日不絕前後皆施錦綺簾及掛屏皆官窯瓶粧飾修靡舉世未見有其比者亦搜他人之物獻之福邸也

米家硯山後歸宣和御府間今在台州一大家戴氏極

珍秘不可見之大衍庫即廣濟庫出售雜物時有靈壁小峰長僅五六寸高半之玲瓏秀潤所謂胡桃皮沙皆水道皆有之于山峰之半有圓小白月瑩如玉徽宗御書小字刻于峰傍云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略無篆刻之跡真奇物也

九月十日偕伯幾訪端文理問出商尊一內父己商器也昔沈老賣之董瓚者絕妙其質如漆或黃或綠或紅或青文藻尤佳十二定買之敦二大小相似皆有款亦恐三代之物又尊一無款恐只漢器一經火

學海類編

一八 志雅堂雜鈔卷五

五

記述

無精神漢鼎無蓋細文天祿辟邪研滴皆近博伯幾者以蠻人騎師子一博玉來一瘞鶴銘二父觀音一軸細甚亦佳恐是唐人畫向薌林靈壁石又靈壁立石袁氏伯長漢印二琴皆雪白玉軫足其一瓊響慶歷五年道士衛中正奉聖旨斷崇甯三年馬希亮奉聖旨重修其一秋籟唐生三慧大師并秘省坡仙所畫竹石小壁一堵龕而為屏玩而人大衍庫歸謝起翁今始歸簾間已為江右丞索去又銅鐸二或以為三代只恐漢物紅桑大阮二面錦背阮譜七冊必御

府物也

斷琴名手 唐雷霄雷咸雷珏郭亮皆蜀人沈鐸張鉞皆江南入蔡睿僧智仁衛中正慶歷中朱仁齊馬希仁馬希亮崇甯中竝宋人

南北名琴 春雷 玉振

流泉

竝御府不出左為寒

玉實腹琴混木刻成

冠石 韻磬

竝錄到

伯幾家者

又有金儒斷鳴玉者在高彥敬家

萬

壑松

郭裕之瓊響

唐僧三慧大師有琴在

廉端文家

優曇花

毛滄州

玉壺冰

趙玉溪

學海類編

一八 志雅堂雜鈔卷五

六

記述

素紫霞等第一琴

玉鶴

玉鴈 皆宣和御府後歸

金會

大雅 趙菊坡

松雪洞上

浮磬 趙節齋

奔雷

樊澤卞氏百琴空第一

存古

吳沂泳齋今歸

張受益

萬壑林

張受益

秋澗泉 楊守齋今王井

西家

玉玲瓏 楊伯修

百衲

雷咸造太平興國年間趙仁濟修進入吳

越國王宮今藏李公略二十定得之

賈師憲庚申歲自江上奏功而歸凡其家從行諸客皆推恩賞廖羣玉瑩中以從戎之勞轉官外復賜黃金

百兩廖遂用之鑄匱盤以為酒器且俾楊尚書棟于

舟作篆古勒銘于器云皇帝御極之三十七年國有大功一相禹所曰余瑩中所隨旆旃余蹙手扶余後手牽白公何之敵脅是穿奇勝草怵受降馬前公一何勇敢一何恐余訖濟南公飯余共損漢倒江一洗糟湮彼徒夷矣公歸余從內金惟精上賞惟重文昌孫子是寶是用誰其銘之史臣楊棟余嘗得銘墨本因又書之

元豐閒米芾自號恭門居士其印文火正後人芾印其後並不用之

學海類編 一六 志惟堂雜鈔卷五

記述

謝起翁有銅匱與余所藏者正同脚亦如此短但體甚重亦佳物也趙子俊爵三字款色褐黑亦佳物第一足已折粘綴于上爲可惜雙柱卻不好

癸巳二月二十九日楊 吾攜孫太古上眞一幅來觀

其上山水甚奇古怪木磬石福神坐焉其像甚佳其側有捧劍一天女下瞰海水龍神足踏巨鼉手捧琉璃方座上有龜蛇又有一龍神執爐炷香山上有小樹數株甚奇怪題云彭山孫知微筆

褚雪獻攜銅一片來上有篆字六云某處發兵合同下

有甲至癸十眞字各半黃古如匕首之狀色甚潤蓋玉也而此老謂雷斧非也

張君錫有蒲序墨一笏甚古上有數十字亦佳

癸巳十月朔訪焦達卿出孫過庭草書譜天真爛漫奇物也前有宣和御題及前後政和宣和印

賈師憲丞相祭器銘曰惟景定三年正月乙丑詔太傅丞相賈公似道奕世勲勞再造王室其賜家廟于行都乃作俎豆時奉時薦萬子孫永保之余嘗得其一器其銘如此

學海類編 一六 志惟堂雜鈔卷五

記述

過鮮于伯幾家有透光鏡映日則背花俱見凡突起之花其影皆空昔麻知幾有詩余嘗賦詩云其後伯幾又得一面而霍清夫家亦有三枚最後見胡存齋一鏡透影極分明余因歸取所有鏡映之或有透光一半或有透而不甚明者蓋凡鏡皆透特有分明不分明耳透光鏡止見沈存中筆談所言亦不甚明白他書無之亦物理有不可曉者

瓜哇鐙盞影如箕銅鑄上有國王國后二坐象傍有一人立于側龜胃形醜其側有兩人頭殊不可曉爲何

物恐非燈盞徐子方以五千得之甚可怪也橫徑四寸縱徑約三寸

胡存齋置到研山一座亦靈壁石雖鐫刻而成殊見天趣中爲研曰臺其後最高一峰成平峰左曰潭

右曰仄翠峰及有洞下有銘曰陽陰結

徐子方言向到古內觀堂有黑漆廚兩面皆有門龕高數尺在內其南面有南斗六星文隱起石中上刻金書云南斗呈祥其陰有北斗七星之文隱起石間刻曰北斗降瑞過兩年再至杭過之則觀堂已化爲佛

學海類編

入

志雅堂雜鈔卷五

九

記述

寺此石不知所在

容齋出銅持硯一狀如箕而長近一尺其上作一倭人坐硯池上其下後有海獸類惟四足以前雙足撫倭人之身其上作牛與其他皆細花紋甚精蓋秦漢閒物也又有玉硯長一尺廣六寸厚二寸玉色雖未甚白而瑩淨可愛獨受墨處不光可研磨也又珊瑚筆格一亦扶疏可愛色亦紅潤又鍍金滴水下有細篆數十字雖近代物亦佳

徐浩書顏真卿刑部尙書誥大歷十二年所書者奇物

也係馬德昌所送又有程運副懷素草書千文甚佳絹上書

右伯彝藏焦達卿家正如一大青瓜色青綠可愛又兩鼎內一舉鼎一鼎款字尤多在底內一盤高足盤內有大饗餐文甚佳

李公略所藏雷咸百衲琴雲和樣瑟徽製作甚精內外皆細斷文其中亦皆用髹漆腹之兩傍可容三指側而聲極清莊腹內兩傍題云大宋興國七年歲壬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監越州瓷窯務趙仁濟再修

學海類編

入

志雅堂雜鈔卷五

十

記述

補吳越國王百衲卜雷成琴至今壬午恰三百六十年儼然如新

陳公密續知端州日聞其富民蓄一硯甚至于破其家得之硯而世所謂熨斗樣者琢一黑龍奮迅之狀二鸚鵡眼以爲之目每遇陰晦之時則雲物輒興公沒後歸于張詢仲謀其後又歸之御府祐陵寘宣和殿中以爲書符之用靖康之亂聞又爲中人王殊所匿去近聞之北客有云今時御府中藏有佳硯名之曰蒼龍橫沼其說正當與前時所云者相類今得非即

此硯子

學海類編

一八

志雅堂雜鈔卷五

十一

記述

志雅堂雜鈔卷五終

志雅堂雜鈔卷六

宋 周密公謹著

寶器

國朝典故人主升遐皆取太學文宣王圭爲斂事定方遣歸之考之日歷甯宗朝奉臨安府買到單進青玉一塊元重九十一斤七兩餘造文宣王玉圭一面充應天大圭使用外餘青玉一塊重八十七斤造玉寶劍并贈一數

嘉興華亭市中有常賣鋪適有一物如桶而無底非木學海類編 下 志雅堂雜鈔卷六 一 記述

非竹非鐵非石既不知其名復不知其何用如此者凡數年過者無一睨之一日忽有海船老商見駭謬有喜色撫弄不已扣其所直其人亦黠駟意謂老商必有所用漫索其直三百緡商喜償之三分之二遂取錢付之駟因扣之曰其實不識爲何物今已成賣勢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淡水以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于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聞其名于蕃賈而未嘗遇今幸得之唐野翁云

金花定盃用大蒜汁調金描畫然後再入窯燒永不復脫凡輟工描玉用石榴皮汁則見水不脫凡事皆有法也

董宸齋得一小尊上有五指痕蓋出蠟時所印者蓋并尊中有小字款數十字皆古甚真三代器當于博古圖考之名周召公尊

酒醋缸有裂破縫者可先用竹箍定卻于烈日中曬縫令十分乾仍用熾炭燒縫令熱極卻以好瀝青未糝縫處令融液入縫內令滿更用火略烘塗開永不滲

學海類編 一、志雅堂雜鈔卷六 二、記述
漏勝于油灰多矣陳叔坊云

乙丑閏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子慶家見一鏡乃經火者中藏簧有聲鏗然亦前所未見

趙德潤以一鏡來觀杏葉樣背有大鐵環乃掛鏡也上有古字銘云人有一口前牛無八角後牛有口走殊不可曉下有一牛轉頭前有草一叢下篆辟祟驅邪兩傍亦有字細而考之銘語蓋丙午造三字其下牛與草必寓年號耳

前浙漕劉伯益所藏一蒼玉符長可一尺闊三寸厚半

寸許兩旁作雙蛟螭中輟七篆字云元孫似文治水聖以爲三代之寶甚珍之以余觀之僞物也禹雖姁姓然此非姁姓之姁又元孫乃軒轅之孫何爲曰元孫且三代之物當作鍾鼎款象何爲作小篆且篆刻皆不工不足奇也

伯幾云今所謂骨毒犀乃蛇角也以至毒能解毒故曰蠱毒犀一刀柄可直數十定

宣和殿所藏殷玉鉞長三尺餘一段美玉文藻甚精三代之寶也後歸大金今入大元每大朝會必設于外
學海類編 下、志雅堂雜鈔卷六 三、記述
廷

越人董十六閣門蓄紅瑪瑙石一塊徑可二寸搖撼之則有水聲滑滑然蓋中空有水在內故也時欲易余所藏崔白鵝雙幅余不許後不知流落何處

理宗朝張府子弟有獻白玉簫管長三尺者內府所無卽時補官其後韓府有獻白玉笙一攢其薄如鵝管此神工所爲非人世有尤爲絕世之寶

龜溪李大卿韓平原之壻其妻奩中有白玉出番師子高二尺五寸精妙無比後歸福邸

癸巳十二月十七日訪存齋出玉花尊一隻約高尺四
徑七寸玉色雖不甚白然文藻輒法極精妙聞穆陵
禁府之物在燕得于謝太皇價十七定至元十四年
又素圓玉盃一隻亦徑五寸餘其色有七八分輒
法尤精亦希世之寶 又玉盃托子一隻徑一尺二
三玉色差低足亦外來有一足兩耳玉匣一隻亦尺
餘徑玉色微黃前後輒兩饗餐口有綠亦精又玉揅
一片亦僅數寸徑腰子樣此數物皆余前所未覩也
又玉爵一隻亦高尺許玉色雖不甚好然滿身文藻
學海類編 一八 志雅堂雜鈔卷六 四 記述

攀下有政和二小篆字

甲午歲五月三日訪張受益出示小鼎文藻甚佳其色
青視與董氏鼎無大相過內有 三字奇物也
又有朱敦上是兩耳彝鑑下連方坐一托鑄坐四周
皆作雙牛而其文皆起凸朱綠交錯又一尺尊彷彿
如廉氏者皆奇物也易元吉畫豬手卷亦素物前有
尙書儀衛使官印上題潭州散史易元吉作甚佳又
高宗御題袁義游魚後有封字半印徽宗所摸李昭
道摘瓜圖弔軸同是陳月觀物及邊鸞葵花花心數

蜂如活向是楊駙馬物後爲尤曾五所得今歸張

甲午九月張受益相訪因言昔蒙古公在福建爲左丞
時有小民一婦人以織麻爲業每夜浸麻于大水缸
中來日視之水盡涸甚怪之一夕密伺之至夜半有
一物來徑入缸中飲水其身通明如月照映里餘細
視乃一白蜘蛛如斗栲栳大其婦遂以雞籠罩之剖
其腹得珠如大彈丸明照一室是夕地分有軍卒見
其家光燭天翼日遂往叩婦人初以爲無不能隱遂
出示之其卒脅以威以十五千得之既而主將千戶
具知此事遂殺卒取之如此凡轉數家最後歸之蒙
古公前後凡殺數十餘人以滅口遂以所謂福王王
碗併進之遂得浙江平章禁中亦有一珠向以三千
定得之賈人方知此珠不及其半蓋所謂絕代之寶
也

聞鈔張眼子有聖鐵凡人佩之刀兵不能入嘗以一羊
御而試之良驗或謂此鐵佩之凡刀兵所至則鐵隨
應而敵未知孰是或又云此鐵大者僅如豆破血入
之身中異時遇有刀兵則此鐵隨卽應之尤不可入

也

有人以玉帶一勝求售于存齋其闊二寸橫寸七分玉色甚潤厚七分其中剝入半寸其地平下貼地作荔枝一枚連枝五葉枝皆剔起葉皆有脈飛翻活動真奇物也此必宣和所治

學海類編

一八

志雅堂雜鈔卷六

六

記述

志雅堂雜鈔卷六終

志雅堂雜鈔卷七

宋

周密公謹著

人事

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玩累日或至半途即返與訪戴事相似

劉貢父書燕王小子元安年三十餘不知人事每食必置羹少許于食中世傳黨進之事似之

蜀賊李順破後已正其刑至景裕中廣州巡檢陳文燧

捕得之乃真李順也凡遁三十餘年年已七十餘復

學海類編

一八

志雅堂雜鈔卷七

一

記述

斬之

張合義爲西京畱守識黃巢于羣僧中後住雪竇所謂

雪竇禪師即巢也

宋之問謫官杭州遇駱賓王于靈隱寺南嶽僧見姚泓

封禪寺主僧乃巨寇澤州馬明兒也江州圓通寺僧

死後有雕青于背云李重進宣和老內侍遇林靈素

于蜀道李次仲遇姚平仲于廬山凡此皆傑黠之尤

多能逃命于一時也

今世以有夫婦人爲生人婦此事出三國志魏杜畿傳

注云畿在河東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遣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所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皆失色湯岐公亦曾對高宗言此見老學庵筆記

漢景帝醉召程姬姬有所避而飾唐姬以進師古注曰有所避謂月事也

晉王延事母甚孝夏則扇枕冬則溫被母嘗盛冬思生學海類編 文 志雅堂雜鈔卷七 上 記述

魚求而不獲扣冰而哭忽然有一魚躍出冰上取以進母與王祥事相類

南史隱逸傳盧度字孝章紹興人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令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亦奇異也

陳石泉自北歸有北人陳參政者餞之爲木蘭花慢云歸人猶未老喜依舊著南冠正雪暗滹沱雲迷芒碭夢落邯鄲鄉心日行萬里幸此身生入玉門關多少秦烟隴霧西湖洗淨征衫燕山從不見吳山回首一

歸難慨故都離黍故家喬木那忍重看鈞天紫城何處問瑤池八駿幾時還誰在天津橋上杜鵑聲裏闌干

談者以王德用貌類藝祖宅枕乾岡作表辨之曰貌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

宋元獻初名郊談者謂姓符國號名應郊天仁宗命改名庠

華谷覆射法 用神字牌六扇各兩面書曲名 十二枚

好事近 子 曲玉管 丑 黃鶯兒 寅

學海類編 八 志雅堂雜鈔卷七 三 記述

柳梢青 卯 亭前柳 辰 怨王孫 巳

千秋歲 午 木蘭花 未 更漏子 申

醜奴兒 酉 感皇恩 戌 夜行船 亥

又用機字牌六扇各兩面謂如神字牌子而月下
行則側看丑面起于機字丑位後一但求之卽是
山谷送張叔和詩云我捉養生之四印乃謂忍默平直
也所謂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
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宗門有三印謂印空印水印泥

嘗記先友施仲山云士大夫至晚年多事偏僻之術往往無子者蓋交感之道必精與氣然後生育而偏僻之術多加以繫纜之法蓋氣不過所以無子也此說極有理

余兒時遊都中市井間有呈水嬉者一大木斛滿貯水以小銅鑼爲節凡鼃鼃結鯽各以名呼之即浮于水面擲以小面具如齋郎耍和尚之類即戴之而舞舞竟則沈去又別呼其一以呈伎是雖教習使然然鼃魚非禽獸比不可以威警動殊爲難能其後絕響無學海類編 一八 志雅堂雜鈔卷七 四 記述

繼之者又有王尹生者善端視每設大輪盤徑五六尺盤中畫小器其花鳥人物凡千餘事每以楮爲小羽箭或三或五皆如人意既而運轉大輪如飛使客隨意拖箭皆能預定初箭中某物次箭中某物無毫釐差忒或俾其自射且預命之曰以初箭中某物以次箭中某物如蝦鬚脚旗魚目之類雖極微眇無不中其精妙若神然亦止其身他未見有傳其伎者轉眼今四五十年暇日因戲遂書之

嘗聞鄉曲沈子固先生云道學之黨名起于元祐盛于

淳熙其徒甚盛結其黨假此以欺世者真可噓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閭捍邊者則目爲粗才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畱心吏事者則目爲俗吏蓋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西銘及語錄之類自詭其學能正心齊家至于治國平天下故爲之說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爲州爲縣爲監司必須建立書院或遺統諸賢之祠或刊注四書衍緝近思等文則可鈞聲名美官下而士子時文必須引用以爲文學海類編 一八 志雅堂雜鈔卷七 五 記述

則可擢巍科爲名士否則立身如溫公文章氣節如東坡皆非本色也于是天下之士競趨之稍有不及其黨必擠之爲小人雖時君亦不得爲辨之其氣餒可畏如此然所以言略不相顧往往皆不近人情之事馴至淳祐咸淳則此弊極矣是時爲朝士者必議論憤憤頭腦冬烘敝衣菲食出則以破竹轎昇之以邨夫高巾破履人望之知爲道學君子名達清要旦夕可致也然其家囊金匱帛爲市人不爲之事賈師憲獨持相柄惟恐有奪其權者則專用此等之士列

之要路爲名尊崇道學其實幸其憤憤之不才不致
掣其肘以是馴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嗚呼孰謂道
學之禍不甚于典午之清談乎

醫老張防禦向爲謝太后殿醫官革命後出入楊駙馬
家言殊好異人目爲張風子然其人尙義不徇流俗
其家影堂之上作小閣奉宋理宗謝太后神御牌奉
之惟謹以終其身可謂不忘本者矣

又楊府九位有拉屋錢人沈喜者居長生橋楊和王忌
辰或愍辰必設位書恩主楊和王供事香燭惟謹人
學海類編 六 志雅堂雜鈔卷七 六 記述

問其故則云其家再世皆出楊府衣食其家今雖衰
替然不敢忘此亦小人知義者今世號爲士大夫者
隨時上下自以爲巧而得計視此真可愧死也

向舊都大街有剪諸色花樣者極精妙隨所欲而成又
中瓦有俞敬之者每剪諸家書字皆專門其後忽有
少年能衣袖中剪字及花朵之類更精于二人于是
獨擅一時之譽今亦不復有此矣

石林避暑載蔡州道士楊大均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
千金方其閒藥石分兩皆不遺一字因問此有何義

理而可記乎大均言苟通其意其文理有甚于章句
偶儷一見何可忘也余向遊紫霞翁門翁精于琴善
音律有畫魚周大夫者善歌閒令寫譜參訂雖一字
之誤必隨証其非余嘗叩之云五凡上尺有何義理
而能暗誦如流且既未按管安知其誤翁笑曰君特
未究此事耳其閒義理更有甚于文章不然安能記
之其說正與前合

學海類編 六 志雅堂雜鈔卷七 七 記述

志雅堂雜鈔卷七終



志雅堂雜鈔卷八

宋 周 密公謹著

醫藥

黃帝云五氣者香氣湊脾漢以前無燒香者標嚴經云

純燒沈水無令見烟此佛燒香之法也出富簡

今世所傳鐵鑊申先生交感丹乃吾鄉俞居易侍郎所傳也

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張夢符

治喉間倉卒之疾用巴豆以竹紙滲油令滿作撚點燈

學海類編 一 志雅堂雜鈔卷八 一 記述

令著吹滅之以烟薰喉間即吐惡血而消

孫璧云耳暴聾用全蝎去毒為末酒調下以耳中間水

聲即愈云云是韓平原家方

枸杞子可以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治金瘡及刀斧瘡用獨殼大栗劈乾為末傳之立止或

倉卒用生栗傳亦得

量船者飲船篙倒溜水則不量

暑天拂子用王瓜摩之即消 梨子去熱眼熱牙疼皆

可

香附子四兩去黑皮微炒片子薑黃湯浸一宿洗淨二

兩甘草一兩各炒細末入鹽點辟嵐瘴之氣極妙

治痢用罌粟殼須隨紅白二色以類治之乃佳

雪邨云決明不必煮只用熱茶泡湯浸數次

五健丹治血虛氣虛頭暈 川椒炮一兩 陽起石火

煨紅研細一兩 鍾乳粉一兩 靈砂一兩別研極

細 沈香半兩 用糯米粉一兩作濃粥和丸如梧

子大每服三十九丸棗湯空心下

治喉痺并生乳鵝 用蝦蟆衣鳳尾草洗淨搗碎細入

學海類編 一 志雅堂雜鈔卷八 二 記述

鹽霜梅肉煮酒各少許和再研細布絞汁以鵝毛掃

患處隨手吐痰即消

子昂云齒藥惟玉池散絕妙云是局方今局方中無之

也

臘月中以臘水浸白米三兩宿曬乾研作粉遇暑月泄

瀉者食之良驗

康侯云治暑氣在內小便血淋用白虎湯加麥門冬煎

屢取其効此亦有理

東軒常挺晚苦陰汗有教之用牡蠣粉撲之者始雖少

減久之至潰腐至見其舉丸焉豈非別殺之以他藥乎

草庭云每年桑樹斫下之柴積令燥異時燒灰入酒極有風韻又且有益于人

治齒腫痛用黑豆以酒煮汁漱之立愈王修竹云其閣中嘗用驗

近世醫者如吾鄉龐良才兄弟指下亦自明爾最是記方可喜暗書諸方雖十餘不悞

今之消息者不知起于何時然藥方千金方有按摩之

學海類編

一 志雅堂雜鈔卷八

三

記述

術如十段錦之類皆是也聞唐時亦有按摩博士之官

鄭金耀有杖丹一方用水蛭爲末和朴硝少許以水調傳瘡上屢施于人良驗

范元長云北方醫書有宣明論內有鼻淵一方用涼藥者親見趙清及孫某者用之効蓋鼻淵有寒熱兩証

卽腦滯也凡腦滯臭者卽熱證

治癰疽惡瘡初腫起時以當歸須黃柏皮羌活三味爲細末用生路絲藤搗汁調傳瘡之四圍自然收毒氣

氣聚作小頭卽破切不可并瘡頭傳之若并傳之則毒氣四散不可收矣

回回國之西數千里地產一物極毒全似人形如人參之狀其名押不蘆生于地中深數丈或從傷其皮則蠱毒之氣著人心死取之之法則先開大坑令四旁可容人然後輕手以皮條結絡之其皮條之前則繫于大大之足既而用杖打犬犬奔逸則此物拔起犬感此氣卽斃然後別埋他土中經歲後取出暴乾別用藥以製之其性以少許磨酒飲人卽通身麻痺而

學海類編

一 志雅堂雜鈔卷八

四

記述

死雖刀斧加之不知也然三日別以少藥投之卽活蓋古者華陀能剝腸滌藏治疾者蓋因此藥也聞今時御藥院中亦有二枚此神藥也白玉廷聞之盧松崖云

茯苓生于大松之下尙矣近歲邨民擇茯苓之小者其上用老松根一節破之以伏之系入其中而緊束之使脂液流濃于內然後擇他山土之宜茯苓者掘深坎瘞之至兩三年取出則成大茯苓矣洞霄山最宜茯苓往往邨民多盜種密誌之不使人知至數年後然後

取焉種者亦多越土人他日試扣識者吾山松根似
亦可用也

人中白者溺盆內積起白垢也亦秋白石之類刮取置
新瓦上火逼令乾溫湯調服治鼻衄如神出夷堅志

徐子方患臂弱 孟自江西錄至一方用平胃散加丁
香縮砂服之如湯謂有奇効然以用藥言之恐止風
溼耳

汪龍溪一帖云去年得下血疾年半有餘今春悞食胡
學海類編 志惟堂雜鈔卷八 五 已述

桃復嘔出血升餘若然則胡桃亦不可食矣可不戒
哉

治卒中不省人事牙關緊急只是用蘇合香丸旋加麝
香當門子一錢用麻油調灌之無不吐痰而甦者
洪雲若嘗以服此取効徐子方亦云然蓋好麻油最
化痰試以麻油滴痰上痰亦化為水百一方亦載此
藥張月淵亦曾用此作効

菝葜煮鳧卵即紅菝葜即金剛根也

史亨甫治便血方用木香只殼二味入豬藏中用無灰

酒煮令極爛去臟以二味為末作丸

吳保生言眼藥有九龍膏方用冬青葉一栲栳洗淨投
鍋器用水滿煮令色黑及一半起入宣黃連十兩洗
淨剉碎入冬青水中煎慢火熬至僅有盞粘如錫然
後取起重絹濾過令極冷入腦子二錢半罐子內封
藏每用少許點眼

又云痰藥五屑瓦用南星半夏各二兩白礬飛過一兩
為末入砂子二兩硫黃消石即來復之砂同和如梧
子大每服五六十九薑湯下

學海類編 志惟堂雜鈔卷八 六 已述
俞老醫云醫官怕四子店子 癰子 癰子 癰子 癰子
或作世子此皆醫行市語也

志雅卷堂雜鈔卷八終

志雅堂雜鈔卷九

宋 周密公謹著

陰陽筭術

推閏約法云欲知來歲閏先看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無差殊且如明年當閏止看今年冬至後零日謂如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或遇小盡則餘七日來歲必閏七月或遇大盡則餘八日來歲則閏八月他皆倣此

蔡村中丞墳坐庚向甲其側坐丁向癸片地可用侍

學海類編 一八 志雅堂雜鈔卷九

一 記述

郎墳坐甲向庚

知軍墳坐乙向辛

娘子

墳坐甲向庚

知府墳坐卯向西

知丞墳

坐乙向申

安人墳坐巽向乾

庵坐卯向

西

谷人 家山坐乙向辛或謂有卯水入廉貞曹云

過宮不妨

甲戌之春余病瘡連日不出繼聞賈丞相丁母憂而去在朝京局皆往唁奠送之江于同官曾昭陽鳳問余疾因及云此事丞相旦夕必再來余曰此公請歸之

章凡十餘今適有此不復來矣曾曰江西一術者其言極神前日來嘗扣之云此人不今年必再來尙可洗一番然自此以往凶不可言矣余深以爲不然至秋度宗上昇繼而有出師不返之事果如其言惜當時不曾扣術者姓名耳

千申歲應山在維揚制閫日呂少保荐一降仙者善飲號曰李醉施州人凡有所禱令人自書一紙實卷之彼以香一片令自禱自緘書神并金紙一陌焚于其前爐中然後索酒痛飲至四五斗乃濡墨大書或草

學海類編 一八

志雅堂雜鈔卷九

二

記述

書或書卦或賦詞詩之類多至數十紙皆粲然可讀其答所扣之事多有驗者一日應山密書扣襄樊事醉後大書十字曰上下有朋來土鼠辭天道每字徑尺餘甲戌歲度宗升遐度宗庚子生庚子屬土所謂土鼠者也 其後又有一僧名智永者亦蜀人亦能降仙其法乃以白紙一幅令各自禱扣訖自緘封卓立置神几前繼而筒終自倒開而視之滿紙皆字所答多有驗者

鬼谷筭一名隔牆筭其法先將錢不拘多少三數數之

凡遇剩一則下七十二則下百四十次五數數之剩
一則下二十一則下四十二又七數數之剩一則
下十五二則下三十總計其數然後退一百五或多
則退二百十之外餘者卽是見錢數也有一詩隱括
云三歲孩兒七十稀五畱念一事尤奇七度上元重
相會寒食清明便可知

又有一戲名二十八宿者亦佳法用二十八文先于內
一文置左一文置右令人隨意移之兩錢歸兩一錢
歸一仍高聲呼喝聽其所喝聲數除十二之外多則
學海類編 一八 志雅堂雜鈔卷九 三 記述

除二十四餘者一則喝二卽是一邊之數

又有一分錢法不拘錢多少或五或七任其幾堆謂如
九堆每堆三錢則以八堆作一堆其一堆內又以二
錢歸眾堆外其餘列成行每堆各分以錢可零碎逐
一二錢分之庶不覺也其餘則尙有九錢又總而分
之則正撞無剩餘矣

術者云近世乃下元甲子正直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利
爲市井之行伯幾云揚州上立天市垣所以兩浙之
地市易浩瀚非他處之比此說頗新

推節氣法但隔十五日兩時辰零五刻推之卽是謂如
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
一刻則是雨水節後皆倣此

推立春法每年但相去五日三時辰推之謂如今年是
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在己巳日卯時立春若
夫刻數則前法推之

近世術者善記四柱

學海類編 一八 志雅堂雜鈔卷九

四

已也

志雅堂雜鈔卷九終

志雅堂雜鈔卷十

宋 周 密公謹著

仙佛

佛藏中有龍王經一卷其實四句偈也云諸行無常一切皆苦諸法無我寂滅爲樂此往來江湖者或遇風濤宜多書此經投之即平息善濟或有溺死鬼魅溪井之間多書投之亦得安妥

近日諸僧有言云靈隱伏虎巖演福澤雲夢大院自住了小院又賣弄

學海類編 六 志雅堂雜鈔卷十 一 記述

佛書經云五種不男生慳妬變半五種不女螺筋鼓角線此段可于藏經中更放子細入梵語中

伯顏丞相嘗至于闐國有于其國中開井得玉佛一尊高三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見筋骨已貢燕尚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闊五尺長十七步以其重大不可具載而來次第必鑿爲三四段而破矣 伯幾

胡天放龍降仙二十年前有三舉子降仙卜前程云前程事呵呵如今只如此向後欲如何又嘗請仙箕忽踊躍可畏經時書一詩曰百戰閒關鐵馬雄尙餘壯

氣凜秋風有時醉倚箕山望腸斷中原一夢中後大書一鄂字人始知爲武穆也

近日鑑湖天長觀有道士爲僧獻觀于總攝所云照得賀知章者本是小人倚托史越王聲勢將寺改爲道院今欲仍改爲寺于是徑從其說觀者無不發大噱也

臨平明因尼寺大利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寢于是寺中專作一寮儲尼之常有淫濫者以供不時之需名曰明因尼站 謝官翁

學海類編 六 志雅堂雜鈔卷十 二 記述

夜睡呪靈寶藏經載汝之名汝有五鬼名曰攝精吾知汝的速離吾身太上律令化汝爲塵急急如太上帝君律令勅臨睡時面北叩齒七徧朝寢無失 平舟極山錄

北關接待寺額乃吳傳朋書勅賜行之院初扁甚小其後展而大之頗失書體其右廉有古觀音殿亦傳朋書觀音銅像高丈餘唐物也其高壁一堵作水波頗有洶湧意蓋毗陵太平寺之類其前殿即藏殿亦舊物外有給眾庫碑立于側其文乃銛朴翁撰姜堯章

書伽藍神佑相公不知何神也此寺乃淳熙閒道者
喻陀彌開山嘗施水飯僧于此地有大石井見在其
深六丈泉極清冽喻有塔頭在法堂之左題云齋三
十萬僧喻彌陀塔頭 此余所未至辛卯春因送沈府
判寶至焉

辛卯正月二十三日胡天放降仙馬巫父弋陽人地仙
玉華山詩云玉樓雲淡曉光浮中有飛仙駕鶴遊下
界此時方熟睡誰尋紫氣問青牛九章八卦有元機
東壁沈沈自落暉萬古流芳光欲在他年丁令鶴重
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十 三 記述

歸寸寸量來只麼休到頭名利一浮漚我今不預人
閒事一片晴雲在玉樓

二月初三日降仙三茅吳真人深深門巷老翁家自洗
銅瓶浸杏花喚起承平當日夢令人轉憶舊京華柳
杏詩云岸曲紛紛已弄烟園林默默欲爭然何人折
取歸深院兩樣風光在目前鄭文選九洞云拖露搏
風海嶠來觚稜寂寂白樓臺春光不比承平日淚眼
看花薦一杯張君有眉山書房吏人云八千里路到
杭郡城郭人民幾變遷惟有吳山青不改令威何日

是歸年浩然齋詩宇宙寂寂一殼中前瞻無始後無
終可憐坐井觀天者心境何人似此翁天放云胡君
此號出蒙莊凜凜霜蹄偏入荒不受人閒籠絡手石
龜要看海生桑蘭渚云光轉東風弄暖天永和人物
尚依然誰憐結佩淒涼客倚策愁吟楚澤邊方武裘
莆人潛夫之友也壺山是舍姪今爲太陽洞主求賦
筆詩貌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拔穎纏尖圓拙夫堪笑
堆成冢豪客會聞掃似椽窗下玉蜍涵夜月几閒雪
繭湧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朱瓢
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十 四 記述

研云烹汞燒鉛洞口泉洞前怪石是誰鐫藥瓢猶有
餘丹在聊贈濂溪陸地仙

天放請仙法先念淨天地呪洞中元虛次念北斗呪
斗繼又次順念揭地呪七徧又口念揭諦呪七徧畫
符畢次念四句呪云我今請大仙願降蓬萊關騎鶴
下雲端談風咏明月不絕口念之

辛卯十二月初六夜天放降仙江甯王大圭至詩云六
朝盛事總成塵結綺樓前草自生一曲後庭何處覓
空畱月伴倚欄人又問後王今何在云在冥司有滯

未化有詩云天上人閒只寸心烟花雨意抑何深千
年尚有稍頭恨燕子樓空斷素琴又詩云繡閣朱簾
半未殘中年何事早拘攣春風詞筆時塵暗手拂冰
絃作夢寒又頌如心齋詩云聖門大訓已昭垂不願
于人不可施但守戒心如此戒自新德業有天知又
作詩云午夜沈沈坐草窗清心消盡玉爐香一杯滿
飲乾坤窄不待封侯人醉鄉

心經所謂五蘊皆空者色受想行識也

唵摩呢連哩吽撥吒寶樓閣呪治妖祟

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十

五

記述

西天三藏法師金總持釋迦往生三眞言凡人死而未
解脫或沈滯不起脫者或爲誦之或爲書無不應其
一曰唵牟尼牟尼摩訶牟尼曳莎賀其二曰唵送啼
律呢娑縛訶其三曰唵哈呢律尼娑縛訶

夷堅志一卷載韓椿年于父枕中得天童護命經一卷
題云梁先生所授凡二百九十二字校今所行多一
百七字且無言六破句傳之者以禦魑魅極爲靈驗
其文曰太上曰皇天生我皇地載我日月照我星辰
榮我諸仙舉我司命與我太乙任我玉皇詔我三官

保我五帝衛我北辰相我南極佑我北斗輔我三台
護我金童侍我玉女從我六甲直我六丁進我大門
開我地戶通我山澤容我江河度我風雨送我雷電
隨我八卦尊我九宮遁我陰陽宗我五行符我四時
成我我命者我大清元籍三官升降上下往來無窮
不息金飯玉漿所求皆至虛梵日月與天爲誓魑魍
魍魎魑魍魁星所求者得所向者亨所願者合所爲
者成種種變化與道合眞何神不使何令不行前有
朱雀後有玄武左有青龍右有白虎上有華蓋下有

學海類編

志雅堂雜鈔卷十

六

記述

魁罡神通光嚴威鎮十方愛我者生惡我者殃謀我
者死憎我者亡靈童神女坡雅金剛三十六白常在
我傍執節捧符與我同遊天上攝京天大吉昌金籙
玉書二十四符與星歷俱急急如律令

楞嚴經有云因諸愛染發起妄情情積不休能生愛水
是故眾生憶珍羞口中水出心憶前人或憐或恨目
中淚盈貪求財寶心發愛涎舉體光潤心著行嬌男
女二根自然流液又曰嬌習交接發于相磨

金方叔諱吾上庠人嘗創止庵于其家客有降仙者忽

請至石曼卿金乃求止庵記仙卽書云山名止山水
名止水名實相副斯爲可記今子之心一日千里吾
見其進未見其止待子他日明良之旨然後爲之未
爲晚矣此事得之下砂瞿廷發館人張叔夏梅野
后稷封于邵七世孫古公亶父徙居岐山之周原後因
爲氏曰周見柳文漢原廟注

學海類編

一八

志雅堂雜鈔卷十

七

記述

志雅堂雜鈔卷十終

志雅堂雜鈔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宋周密撰是編分爲九類其文與所作雲烟過眼
錄癸辛雜識諸書互相出入而詳畧稍殊疑爲初
記之稿本經後人裒綴別成此書其間惟論殷王
鉞一條知元時劈正斧亦宣和內府之物爲他書
所未載可資考證耳

袖中錦一卷

〔宋〕太平老人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袖中錦一

卷》提要

袖中錦

宋 太平老人 撰

天下第一

監書內酒端硯洛陽花建州茶蜀錦定磁浙漆吳紙管
銅西馬東絹契丹峯夏國劍高麗秘色興化軍子魚福
州荔眼溫州掛臨江黃雀江陰縣河豚金山鹹鼓簡寂
觀苦筍東華門把鮓京兵福建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
夫江西湖外長老京師婦人皆為天下第一他處雖效
之終不及

學海類編 一《 袖中錦

一 記述

三出

鳳州三出手柳酒宣州四出漆栗筆密

嶺南節

嶺南所重之節臘一伏二冬三年四

峽舟三字

川人雇舟出峽有二字新輕卓卓謂不攪客貨

京婦美陋

京師婦人美者謂之搭子陋者謂之七蓋搭子者女傍
著子為好字七者謂其不成婦女也七字不成女字

二妙

蘇州兒越州女

四禁

中書四禁一曰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遺失四曰忘誤

知酒法

知酒美惡法但以手扣其罈其聲清而長者其酒必佳聲重而短者其酒苦聲不響其酒必壞

老人十拗

老人有十拗白日頓睡夜閒不交睫哭則無淚笑則泣

學海類編

袖中錦

二

記述

下三十年前事總記得眼前事轉頭忘了喫肉肚裏無總在牙縫裏面白反黑髮黑反白

帶子之人

常言帶子之人性多毒忽戲之恐招悔吝如瞎子缺子跛子之類是也

少兒三兒

世閒少兒三兒謂麻而老兒禿鬢凸肚乞兒

四事不可久恃

世閒四事不可久恃春寒秋熱老健君寵

古所不及

章相言近世有古所不及者三事洛花建茶婦人脚

盜有三畏

盜者有常語曰不怕你鐵牆鐵壁只怕你惡犬健人偷兒云夜入人家有三畏一畏有老人二畏有孩兒三畏乳犬如金銀物在大櫃有鐵鈕賊不能入

唐畿尉六道

唐畿尉有六道入御史爲佛道入評事爲仙道入赤縣爲人道入畿丞爲苦海道入縣令爲畜生道入判司爲

學海類編

袖中錦

三

記述

餓鬼道

四妖

世有四妖宮殿高侈謂之土木之妖珠璣錦繡謂之服飾之妖洛中牡丹維揚芍藥謂之花妖婦人美色能文翰謂之人妖

仕宦三還

仕宦改官後有三還教官改秩作縣爲還俗職官後作縣爲還債作令了作縣爲還魂

四忌

人有四忌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無然燭行房

鷄有五德

鷄一名燭夜一名司晨有五德頭有冠象文足有距象武遇敵則鬪象勇得食相呼象義鳴不失時象信

易爲美

婦人三上三中三下皆易爲美牆上馬上樓上旅中醉中月中月下燭下簾下

仕宦五瘴

學海類編 一八 袖中錦

四 記述

仕宦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名曰賦租之瘴深文以逞善惡不白名曰刑獄之瘴昏晨酣宴弛廢王事名曰飲食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名曰貪財之瘴盛畜侍妾以娛聲色名曰帷薄之瘴

五絕

漢篆管字唐詩宋詞元曲

三賤

明州有三賤燒底賤著底賤喫底賤或問其故曰燒底是燈草著底是草鞋喫底是鹽

三薦

有人嘲小邑市云茶店湯瓶不會薦客店牀上無簾薦大街上好放薦

學海類編 一八 袖中錦

五 記述

袖中錦終

袖中錦一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舊本題宋太平老人撰不著名氏其書雜抄說部
之文漫無條理命名亦不雅馴蓋書賈所依托曹
溶不考誤收入學海類編也

衍約說十三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衍約說十

三篇》提要

衍約說

語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何氏註云儉約無憂患而尹氏則云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蓋約者約束也故謝氏云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然則約之爲義大矣哉吾祖之以約自號也所以垂訓我後人者至矣爰取古人之可法戒者分類採錄一二而衍其說于左

身心

學業

幾務

言語

交際

田宅

器用

服飾

飲食

珍貨

婚姻

喪葬

奴婢

衍約說身心部第一

四留銘

積德

以治心養性為本

以忘生徇欲為耻

孫真人語

情全者不思慾

放心

身心部

身心部

萬化本乎身萬事宰于心身心之所係大

矣而擾擾焉而憧憧焉心累身平身累心

平靖節云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

悲自修之君子慎勿以心為形役哉衍身

心之宜約

四留銘

王留耕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

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

之福以還子孫

有餘不盡四字最是吾身受用處人能加意四留則

身心部

此心亦自無放佚之患矣

積德

司馬溫公云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

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若積德于冥冥之中以為子孫

長久之計

積德是修身養心第一義為子孫計長久為中下人

說法耳然較之廣積金者得失為何如哉

以治心養性為本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寡嗜欲薄滋

味絳衣言無遺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

嘗出諸口于世利紛華聲技遊宴奇巧玩娛淡然一無

所好

以忘生狗欲爲耻

伊川先生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三年矣較其精力于盛年無損也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伊川默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爲深耻古之君子敬愛其身計謀遠猷可以爲法

孫真人語

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縈勿使悲歡極當今飲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嘆

精全者不思慾

上陽子曰惟淫慾爲諸業之首修行之士先當屏絕長素真人對君以慾爲第一戒太微靈書以慾爲十賊之

行經身心

二

首修行無他但能真實絕慾餘皆易耳世以絕慾爲甚難者皆愚癡之見初學之士試于無人境獨行獨卧日則以丹經常說夜則以清淨存心即前既無亂境一切妄念悉除稍有魔障愈堅其心如此半年一載待其精氣內固自不思慾若慾念未除是精尚不全更當固之丹經云精全者不思慾直名言也

孟子云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字所該者廣而色慾之損人尤甚吾祖云色慾不節則讀書倦于思索作文苦無精采居官者見案牘而心煩理詞訟而怒作治家者處事憚于審度對客懶于盡禮雖幸免疾病而百務鮮有不叢勝者矣若能寡慾則精神心術之運綽有餘裕爲學居官治家何往而不克濟血氣未定

戒之在色聖人至訓其可忽諸

放心

羅景綸云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心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如雞豚出于柙柙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于雲霄而縹緲固在吾手之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闢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闢者全其本心

行經身心

三

衍約說學業部第二

各守一藝

各受一經

寸鐵殺人

正學未講

論癡符

論語

不喜辭華

奏疏貴簡

學業部

學業部

學期實獲匪以夸多辭貴明道寧在枝葉

不反其本而徒使清竭神雖讀書好古

吾儒第一要務昔賢猶比之玩物喪志况

其他哉衍學業之宜約

各守一藝

鄧禹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教養子孫為後世法

各受一經

晉劉殷字長盛有子七人各受一經一門之內七業俱

成

不美其七業之俱成而服其一經之各受

衍約說學業部

寸鐵殺人

宋吳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

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

文公亦喜其說恭曰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

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見鸛林玉露

正學未講

梁簡文帝綱嘗述武帝五經講疏尤好詩賦納文士著

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長春

義記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謝客文涇渭三卷玉蘭五

卷光明符十二卷易林十七卷竈經二卷馬繫經一

卷基五卷新增白澤圖五卷如意方十卷文集百卷

行于世而元帝繹亦著孝德忠臣傳各五十卷丹陽尹

傳十卷注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
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卷玉龍金樓子補闕子各十
卷老子講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全德志荆南地記
百職圖古今同姓名錄一卷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
集五十卷亦行于世三主篤志藝林多聞博究然正學
未講德業大鮮無補敗亡云

論癡符

顏氏家訓云吾見世人至于無才思自謂清華派布醜
拙亦以眾矣江南號為詩癡符

論語

羅景綸云杜少陵詩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
賈蓋以論語為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

新刊學集

二

所撰者止論語益亦少陵之說也太宗嘗以此問普普
畧不貳辭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
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業固未能
愧于論語而其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
時讀論語知愛自後求一書似此者卒無有

古來開國勳臣毫無補于治平而徒以大言欺人者
陳平及普是也然學者能因其言而理會得論語勝
讀少陵詩多矣

不喜辭華

惜主不喜辭華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李諤亦以當時
勅文體尚輕薄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辭忽忽人之
大道中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有

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
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擬
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于是閭里童穉
貴遊總丕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
良由棄大聖之軌範構無用以爲用也今朝廷雖有是
詔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詔以謂所奏頒示四方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秉國均者其端所好哉

奏疏責簡

劉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爲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
理感悟人主而已

新刊學集

三

衍說幾務部第三

但總大體

爲治有體

所務非其道

所陳利害一切報罷

簡易

幾務部

執心如權衡不將不迎應務如泡影隨動

隨靜省一事增一適衍幾務之宜約

但總大體

馬援爲隴西太守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諸曹吏白
外事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衰老子使得遨遊
若大姓侵小民黠羗欲拒旅此太守事耳

爲治有體

諸葛亮嘗自校簿嘗主簿楊顯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
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
稼婢典炊爨雞雖主司晨犬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

幾務

私非無暇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
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
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
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
大夫故兩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
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于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
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所務非其道

唐憲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
互有得失何爲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
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故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
分紀綱有序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

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
明主勞于求賢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爲而治
者也至于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
親也昔秦始皇以石衡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
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于事取譏于後其耳目形神非
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上深然其言

所陳利害一切報罷

燕文靖公曰沈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
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取
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

嘉事紛更爲害最大羅景綸云古人有言利不什不
變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

附錄

子

天下之弊而不之救與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
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
也若韓范之建明于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
施行于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

簡易

郭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當以簡易簡以制繁易以制
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
此二字况于人乎

衍約說言語部第四

勿言箴

顧名思義

不應不答

至慎

書座屏

不過數言

言語部

言語部

言者心之聲也亦亂之階也昔人有言曰
多言之人不可與遠謀爲其氣浮而志輕
也衍言語之宜約

勿言箴

程子勿言箴曰人心之動由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
是樞機與我出好言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誠
傷真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詞

顧名思義

魏兗州刺史王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
子曰渾曰深曰吾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

衍義

不應不答

孫登汲郡人字公和無家屬于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
病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琴無恙怒人或
投詆水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文帝聞之使阮籍往
觀與語竟不應登康從之遊三年問所圖終不答康將
別去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知火乎火生而有光
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
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葆其耀用才在乎識
真所以全其年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康卒漢
非命作幽憤詩曰昔題柳下今愧孫登益恨不能用其
言也或言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託之默竟莫知
所終

寡識之人正患其才多

至悖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悖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
人物

其臧否人物處將無以青白眼代之乎惜也猶多此
分別相耳

書座屏

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不過數言

呂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言而已

衍義

衍約說交際部第五

何見之晚

師友荀陳

戒廣求知已

賓客輻輳

賈白先生

有才亦能致禍

不交流俗

欲者不多與者常少

交際部

交際部

古之交淡以成今之交甘以壞省往來之煩以節應酬之苦次贈答之費以免不恭之嫌衍交際之宜約

何見之晚

廉頗免長歸故里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怒乎

文中子云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譬之下棋者其高下只爭得先後一著耳廉客之言喚醒世人多少

衍約說交際部

師友荀陳

東漢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惟以山郡荀淑陳寔為師友

戒廣求知已

世範云居鄉及在旅不可輕受人物方吾未達時受人之恩常在吾懷每見其人即懷敬畏而其人亦以有恩在我常有德色及吾榮達後遍報則有所不及不報則為虧義負恩故雖一飯一縑亦不可輕受先輩見人仕宦而廣求知已戒之曰受恩多則難以立朝最宜詳味士君子不可不存此心

賓客輻輳

宋謝晦為右將軍權重驕溢自彭城還家賓客輻輳兄

瞻曰此豈門戶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憂懼卒晦果覆其宗

夷白先生

南齊蔡蒼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撫曰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淄曰白蔡休明可不謂夷白乎

有才亦能致禍

隋蔡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通賓客或問故曰多讀書廣交游才繇是蒞有才亦能致禍

不交流俗

陸龜蒙不善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

欲者不多與者常少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答曰當

林約說

二

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常少

兩言名雋餽遺如此可謂神交

衍說田宅部第六

土木勝

師儉

不作露臺

足以自樂

恬素好古

不追其直

園是主人

東廡西廡設宴

不肯治第

田宅部目

田宅部

大禹菲食堯舜卑宮以今擬古所享已豐
飲河不過滿腹巢林寄于一枝莊生曰知
足之足常足矣衍田宅之宜約

土木勝

裴子爲室美士苗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
矣仰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乘筆垂志
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
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知氏之亡土木特其一耳

師儉

蕭鄧侯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
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今有丹楹刻桷而以師儉名其居者殊失顧名思義
之意

不作露臺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
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
天子富有四海視百金其微耳而文帝惜之爲天下
惜之也若夫貪黷者則爲各緣飾者則爲矯

足以自樂

王通教授河汾間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
田足以具糗餼讀書談道足以自樂不願仕也

恬素好古

北周韋世康孝寬子恬素好古不以得喪榮懷任絳州
刺史貽其子弟書曰吾宿沾纓弁驅馳不已四紀于茲
志除三惑心悼四知奉不貪以爲寶處脂膏而莫潤今
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祿豈須多防
滿則退年不必暮有疾便辭其雅致如此性孝友以諸
弟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塗不達乃舉父昔時田宅盡
主之

不追其直

趙清獻公家三衢之居甚隘第姪欲悅公意者厚以直
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
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其居而不追其直

還其居難不追其直尤難

園是主人

江西趙尚書家與常省元園相近百計取之不可得一
日常作詩書契送之曰乾坤到處是吾亭機械從來未
必真覆兩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禊事今
非晉桃洞神儻也笑秦園是主人人是客問君還有幾
年身趙得詩愧謝不敢受

達其趣甚

東廡西廡設宴

前輩有建第宅宴工匠于東廡曰此造宅之人宴子弟
于西廡曰此賣宅之人後果如其言
古來無不易主之屋而廡之宴猶覺多此一番話頭

矣

不肯治第

李丞相沈厥營剗罕以世務要心所居陋甚畧不屑意
堂前藥欄干壞亦不問夫人曰藥欄壞不問何也丞相
笑曰安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又請治第丞相曰身食厚
祿時有橫賜固可營辦但佛家爲缺陷世界我安得皆
圓滿如意邪終不治臨終沐浴就卧而化時大暑七日
方殮絕無腐氣此可見公踐履矣

行約記

田宅

三

衍約說器用部第七

後世猶奢

徐公有常

多用髣器

無長物

王謝家物

枕邊一劍

面不過樣子大

腰間不稱此物

勿乖素風

器用部目

器用部

器以適用非用非良人知無用之用而不
知有用之用則器不爲人用而人且爲器
用爲器用之器其器小矣以我而用器則
器大矣衍器用之宜約

後世猶奢

鶴林玉露云宋高祖留葛燈籠麻繩拂于陰室唐太宗
留柞木梳黑角篋于寢宮以此示後世猶奢

徐公有常

魏徐遵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
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或問盧欽徐公當武帝時人

衍約說器用

以爲通自爲涼州刺史還人以爲介何也欽曰往者之
孝先孫崔季珪球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
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相
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
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不改其常方是守約善道

多用髮器

杜祁公享客多用髮器客有面稱歎者曰公豈爲宰相
清貧乃爾祁公命左右盡取白金燕器陳于前曰衍非
乏此雅自不好耳然祁公好施亦卒不蓄也張唐公侍
讀璩曰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
及也

何等大雅然必得張公之言乃見杜公全相耳

無長物

晉王孝伯恭從會稽還王元達悅看之見其坐六尺簟
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悅
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悅聞之
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
無長物

家多長物便是大累

王謝家物

南齊陳顯達爲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
愧懼之色戒其子弟勿以富貴陵人諸子猶事豪後顯達
曰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衍約說器用

人各有本色無論豪縱在所宜戒而失却本色不免
奴婢學夫人之謂矣

枕邊一劍

韓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處枕邊有一劍公問何用儀
公云夜可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死于此
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

面不過襟子大

呂文穆公爲相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因
公弟獻以求知其第何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
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敢復言

腰間不稱此物

有貨玉帶于王文正第以呈文正文正曰如何第曰此

佳公命繫之曰還見否曰繫之安得自見文正曰自負
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此物豈還之
故平生所服止于賜帶

勿乖素風

家人箴云居家器用但取堅整舟輿鞍轡僅今致遠勿
競雕巧絢麗以乖素風至若俳優鷹犬劇戲煙火一切
禁絕雖樂賓怡老娛病亦永勿用以杜賭博姦盜爭訟
焚蕩之隙且防小子眩惑耳目荒廢學業其患未多殫

衍約說器用

三

衍約說服飾部第八

繪畫染色

望而知爲劉氏

衣裳茵祗十年一易

欲壞清風

持布三端

郡國種苧

服飾部目

服飾部

大英在躬德輝內蘊雖懸鵲而匪辱不文繡以爲榮詩云維締維終服之無斁衍服飾之宜約

繒宜染色

漢明帝永平三年立貴人馬氏爲皇后后授之女也德後宮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謁望見后袍衣麤疎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俄天下者猶然如是況下此者乎今吳下婦女好爲妖冶之粧千百年來風俗不改可爲三歎

附紀服飾

望而知爲劉氏

劉忠肅公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雖處士大夫間望而知爲劉氏

不難于父兄之教先而難于子弟之率謹

衣裘茵衽十年一易

唐韓滉雖爲宰相子性儉樸衣裘茵衽十年一易甚累不執扇所居無堂僅蔽風雨第稍增緝滉即撤去之

欲壞清風

王文正公嘗陪祀東封有子侍行家信至公發之見所寄衣帶以紅爲之公怒曰我在爾已好華如此欲壞清風我死望汝輩純素難也亟令送還而易之

持布三端

遼興宗嘗見張儉衣敝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卒不易帝問故對曰臣服此已三十年時尚侈靡姑以託諷耳上知其清貧出內府物令念取儉止持布三端上蔬重之一日駕將幸儉第尚食先往具饌儉却之進葵羹乾飯帝食之爲加飽

郡國種苧

揚誠齋子東山守吳夫人嘗于郡國種苧躬紡緝以爲衣時年益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慈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于銀衣止于綉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

附紀服飾

何心哉

酒以成禮

食不重肉

飲量過人

只是喫菜

梨棗輒引小者

日食萬錢

享用不可過

福當如是愛惜

不聽食肉

蔬為慘酷

禮勤情厚

飲食部

可損不可增

論菜

飲食部

食肉者鄙味道而腴與為名動公卿以下

朱儒之飽無寧身栖衡泌以完山澤之聊

衍飲食之宜約

酒以成禮

左傳陳公子完奔齊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

臣卜其晝未其夜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

好為長夜之飲者彼何人哉

食不重肉

漢公孫弘為布被食不重肉

按弘位在三公汲黯嘗斥其薛然故人賓客仰其衣

衍約說飲食

食者弘以俸祿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

飲量過人

張文忠公飲量過人太夫人年高頗憂之賈有直道其

以酒生疾亦以詩曰聖君恩重龍頭選其年高體健

垂君寵恩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自是非對

親客不飲終身不至醉

只是喫菜

仇公然守四明與一幙官相得問公家日用幾何對曰

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對曰早具少

肉晚菜羹泰然驚曰其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

菜公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陳

食肉少許便謂定非廉士毋乃太刻但費至一千則

已奢矣然亦須于仰事俯育處分別觀之

梨棗輒引小者

漢孔融四歲時與諸兄食梨棗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

日食萬錢

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劭日食二萬餘綫及劉機羨汰侈尤甚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享用不可過

樂善錄云昔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發解過省約就相近庶彼此得知災福後一人授鄂州教授一人授黃州教授未幾黃州者死鄂州者為治後事祝曰我與公年月日時同出處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即死

付報

二

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托以告其夜果夢云我生于富貴享用過當故死公生于寒微未得享用故活以此知人享用不可過後鄂州官至典郡

享用之過居處服飾器用等項皆有之而飲食為尤甚暴珍者所宜深戒故錄于此觀此并可不為星家所惑

福當如是愛惜

唐肅宗為太子時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膾上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汚漫在刀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徐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不聽食肉

柳公綽性謹重歲飢飯不過一食諸弟子平時皆蔬食

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忍忘

競為慘酷

唐張易之兄弟侈于食競為慘酷為大鐵籠置鴛鴦于內當中起炭火銅盤貯五味鴛鴦遠火走渴即飲汁表裡迴熱毛落肉赤乃死昌宗以其法作驢炙昌儀用鐵檣釘狗四足喂鷹鵠肉盡而狗未死號叫酸楚不可聽易之過昌儀憶馬腸昌儀從騎鉞肋取腸良久乃死後洛陽人鬻易之昌宗肉肥白如熊肪煎炙而食打昌儀雙脚折搗取心肝

禮勤情厚

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數行不過七行酒沾于市殺止脯醢菜羹菓正梨栗棗柿器用蓴漆當時士大夫皆然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菓非遠方食非多品器血非珍異陳列非滿溢不敢作會嘗數目營聚然後發書風俗頹敝若此公在洛文潯范忠宣公幼為其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詩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為更微誰笑貧惜福養財有補風化不小

可損不可增

蘇東坡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飯飯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夫召我者以此豫告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論菜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

衍義說 飲食

四

衍義說珍貨部第十

於陵子灌園

守錢虜

三疏請老

我乃逃禍

奢侈相高

碎琥珀以療金創

潰子孫清白

割身藏珠

端明不愛錢

珍貨部

珍貨部

厚于德者昌厚于賄者殃此古人以不貪為寶而勿取乎多藏以厚亡衍珍貨之宜約

於陵子灌園

楚王聞於陵子賢欲以為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我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于前子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飽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于是子終出

謝使者相與逃而為人灌園

百鎰之金不能易其灌園之樂所見者高也子意可乎於陵子豈有動于中乎蓋人非隱之難而偕隱之為難可乎一問夫亦聊以試之六爾

守錢彙

漢馬援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于親舊具以識力自能越越尋常

二疏請老

漢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日賣金置酒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或勸以其金為子孫立產業廣曰吾豈老時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足給饘粥舊居足蔽形

體夫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弟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族人悅服

我乃逃禍

漢折像字伯氏其先為折侯因氏焉父有貨財二億家僅八百人便通京氏易好黃老言父卒感多藏厚亡之義盡散其金帛贖產施賑貧乏或謂像曰君三男四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坐自殫竭乎像曰關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家殖財日久盈滿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墻隙而高其崩必矣吾是以薄其禍也知者服其超識

奢侈相高

晉後將軍王愷文明皇后之弟也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二人皆富于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粉渌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愷怒以為疾已之寶崇曰不足為恨今還卿乃今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眾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于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畜由于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者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惟絕嗣崇淑族孰謂天道之遠哉

碎琥珀以療金創

宋武帝性寡嗜好無珠玉純綺之飾朝廷音樂未嘗殷仲文以爲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但屢聽自然解帝曰正以畏解故不習耳寧川獻琥珀枕價盈十萬帝大悅命碎之分賜北征諸將以療金創人服其識

畏解故不習語妙予以爲存此見地雖習終不厭也若夫碎枕療創化無用爲有用較之焚珠玉于殿前者相去什伯矣

遺子孫清白

房彥謙爲涇陽令家有舊業所得俸錢皆以周恤親友

雖政屢空怡然自得嘗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于清白爾

剖身藏珠

唐太宗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對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財抵法與帝王殉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于胡之可笑邪

端明不愛錢

元城語錄戴溫公嘗爲樂園園丁呂直性愚公以直名之春時人遊得茶錢十千一日來納公公曰此汝錢也可持去公命再三及怒方持之顧曰只端明不愛錢後十許日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十千所構也

似相組語實乃融通

衍約說婚姻部第十一

人道之本

奇其清苦

舉案齊眉

不在貴族

賣婚

太平宰相

嫁不失時

不附宰相

勿慕富貴

斥去羅幔

烏羊爲禮

婚姻部

人道之本

所禮不質人之序也合二姓之好以繼宗廟之後可不慎與古之嫁娶者首論其德次審其年百兩將迎乃重其禮也淫色則破義務飾則增侈行婚姻之宜約

鄭氏曰婚姻乃人道之本古禮今人多違然須祛時俗陋習並遵文公家禮其嫁娶必擇溫良有家法者勿慕富貴以妨擇配之義其豪強逆亂父母有疾者不可與

奇其清苦

後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厚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苦貧賤不敢當禮少君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婦翁奇宣奇少君奇

舉案齊眉

梁鴻高節勢家傾慕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郡孟氏有女曰光壯肥而黑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績之具後去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聞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如此非凡人也

不在貴族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娶婦遠求良氏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之蘭無根醴泉無源

賣婦

山東崔盧李鄭家世衰微已無冠蓋猶負世望婚姻之間猶多邀錢幣人謂賣婚

此輩人既成姻家之後鮮有不為其所賣者吾見其人矣

太平宰相

唐裴坦為相性儉素其子娶楊收之女資給豐厚器用多犀玉坦見之盛怒命壞之曰殃我家矣收終以賄敗而坦號太平宰相

嫁不失時

柳公障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疎遠必擇婿嫁之皆淡泊曰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

不附宰相

王義方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取之入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不取好取又好魏公識力故自不同

勿慕富貴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富貴安知異日不貧賤乎婦者

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取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者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縱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斥去羅幔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邪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于庭

烏羊為禮

孔淳之性高尚居會稽與徵士王徽弘為世朴之交敬弘以女適淳之子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故答曰此亦農夫田父之禮也

禮也

淳樸之風可嘉可則

衍約說喪葬部第十二

非苟為儉

以儉自完

隨家豐儉

喪葬部

謂有成必有敗物有始必有終喪葬者終焉之節也石槨金棺則已奢為鳥鵲則已誕附身附棺勿之有悔道盡是矣衍喪葬之宜

非苟為儉

漢成帝永始元年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土隴皆小葬具甚微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毋于防墳曰尸近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恣父非苟為儉誠便

衍約說喪葬部

于體也上感其言詔罷昌陵反故陵

以儉自完

杜預卒為遺令曰吾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雖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于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涓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

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陵曠然遠望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沿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于期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權器小欽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

隨家豐儉

倪文節公思云人家用度皆可預計唯橫用不可預計若婚嫁之事閒暇時子弟自能主張若乃喪葬倉卒之際往往爲浮言所動多至妄用以此爲孝世俗之凡切不可徇只當隨家豐儉也

衍約說奴婢部第十三

冗食蠹家

此亦人子

忠信可任重其祿

不得自打

當取模直謹愿

蓄婢妾之害

奴婢部

耕樵爲奴織纈爲婢以供使令而已而虐之而縱之皆非也彼夫嬌僮俊婢林立滿前堂上一呼階下百諾揚揚其意氣者亦獨何哉併奴婢之宜約

冗食蠹家

日益編云蠹家莫甚冗食家衆勿容游手僕雖供給使令課須度材分任雜收掃績毋令情曠務期各食其力此人事當然亦天道宜爾者

此亦人子

陶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

律說奴婢

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設語不多而無意不到

忠信可任重其祿

司馬文正公居家雜儀云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次之其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爲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不得自打

壽昌胡侔彥特之家子弟不得自打童僕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爲之行遣婦女擅打婢僕則撻子弟

此法最善中藏許多作用蓋童僕婢妾雖係人類

養其廉耻之心而婢妾爲尤甚也

當取模直謹愿

世範云家有僕從當取模直謹愿勤于任事不必責其應對進退之快意而家之子弟莫知溫飽所自來不求自己德業之出衆而獨欲僕者峭黠之出衆費財以養無用之人固未甚害然生事爲非皆此輩導之也

蓄婢妾之害

又云婦女多妬蓄婢妾者多無正室內有子弟外有僕隸皆當關防制以主母猶見他事况無所統轄以一人之耳目臨之豈難欺蔽哉暮年尤非所宜

律說奴婢

後跋

前言往行不勝錄矣錄止此者何義取乎約也不約不足
以守也聖門能守約者莫如曾子子貢則博學而識
人也而一言可以終身行之一問其有反約之思乎
者苟能守而勿失推類以盡其變則舉一反三不啻
矣約云乎哉歲在上章閣茂之長至月敬書于竹林深
處讀書齋

衍約說畢

子子後跋

衍約說十二篇

兩江總督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而家書目皆不著錄相其板式由
宋麻沙本翻雕所徵引亦至南宋而止前有小引
數行稱其祖以約自號所以垂訓後人爰取古人
之可法戒者分類採錄一二而衍其說於左然不
知以約爲號者何人也後有自跋題上章閣茂考
宋度宗咸淳六年歲在庚戌則其人當在南宋末
矣書分十三目曰身心曰學業曰幾務曰言語曰
交際曰田宅曰器用曰服飾曰飲食曰珍貨曰婚
姻曰喪葬曰奴婢每目之下各先衍其說後乃雜
引故實格言亦偶加評斷蓋家誠世範之流也

學易居筆錄一卷

〔元〕俞鎮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易居筆

錄一卷》提要

學易居筆錄

元 崇德俞 鎮伯貞著

易曰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故于國有不聞于家有不見隰朋所以事齊也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呂端所以相宋也獄市不擾曹參所以佐漢也不癡不聾不爲家翁子儀所以有終也察見淵魚斯爲不祥聰明好察是謂近死故曰勿察察而明

周尙文殆非也周視商則文非尙之也欲其質而不可也民之質矣以祈于鬼神以爲其君福豈尙文乎先學海類編 二 學易居筆錄 一 記述

進之從甯儉之意聖人之情可見矣乞巧文賤巧拙賦貴拙舞文之誅先賊吏畜夫之對後上林皆以挽世趨也

張睢陽詩云安知天地心然張潮以天道說之則確乎其不可奪可謂正誼明道不計功利者也諸葛出師表意亦如此忠臣一道也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上蔡讀史與明道異非必背而馳也象山云作文苟且卽是不敬程子作字時甚敬云卽此是學故道之與藝一理

鷄之伏卵不至其日則戕果之不時則不可食故曰化不可爲也又曰不可助長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否之象曰儉德辟難未有難也何以言辟否之時仕則難矣故詩曰孔亟且殆漢時魏桓告其鄉人者是已君子固不能爲胡廣之中庸馮道之長樂以免難也見幾而作明哲保身知矣哉

誠自不妄語始言常失之多也誠信訛詐字皆從言以此

白圭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計然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亦

學海類編 學易居筆錄

二 記述

是識得陰陽消長之理老子翕張取與皆然其所以異于堯舜之道者有意無意也

喻大 百藝百窮九十九藝空言多則不精也鄙語雖小可以

紅顏多薄命非失身則天若寡自古而歎之以爲造物者若害其美也予獨以有人事焉蓋有尤物必將移人懷璧之罪誠難免耳故非美而豔則何至篡于人而非二姬則蠱安從生哉此可推而知也

樂羊爲魏將與莊子林回之亡同意

仲尼探元化一章似接輿語以幽鴻誦鳳

崔顥孟門行言人心之險于孟門也

柳子行路難以喻炎盛至風臺露榭則死灰不復然矣王仲初猛虎行本侯景謂紹宗宇文謂賀拔意唐太宗亦以是蓄李勣悲夫

楊白花蓋惜時也或以爲刺后德之亂楊白人名也

杜詩無貴賤不悲無富貴亦足蓋莊子榮辱立見所病之意至罵及結繩亦祖蒙莊

粉蝶過牆疑春之在鄰而不知已皆去也傷春之詞也

學海類編 學易居筆錄

三 記述

日月籠中鳥言一往一來乾坤水上萍言一依一附以小喻大

李杜之詩一則玉潤得之自然一則金精得之鍛鍊天人之分固較然矣然李常自言其志杜則有耽句而欲驚人之癖此又其所以不同也

秦舞陽殺人莫敢近視及至秦庭則變色猶是有秦王也

正士失之拘通人失之詐于魯兩生叔孫通見之矣兩生斥通所事且十主非其人天下初定瘡痍未起非

其時不亦正乎曾不思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而武城雖小非禮不治也見武王周公之然後大行而不知文王之治無二禮樂也是其拘也通斥兩生不達時變用縣蕞正君臣以革其拔劍擊柱之陋不亦通乎而通之意不以輔世長民而以希時取寵故所就多尊君卑臣暴秦之緒而無復關雎麟趾周官之法是則通之詐也

漂母以施而圖報爲恥故怒與田疇讓爵恥賣盧龍之塞屠羊說辭賞復返屠羊之肆魯連辭金而肆志介學海類編 學易居筆錄 四 記述

推逃祿而立槁皆卓然不欺其志也後世施恩不報則以爲難悲夫

大義滅親則以其義之至重而不能使之無絕也君子蓋傷之焉管蔡叔牙石厚是也若秦王滅親以有天下樂羊滅親以圖功名則是養一指而失肩背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矣

程子舉漢儒近似者以仲舒楊雄並稱竊惑之子雲自不識字安得爲儒其可謂博學能文之士矣

求仁得仁非以正行也故不見知不悔天下非之不顧

而莊生以爲死名首陽之下也悲夫流芳遺臭之言自此語誤之也

烈士徇名史遷以擬伯夷也王鐵鎗諸人意皆如此至莊生譏之以滅穀東晉述之棄滅名教遂有不如一杯酒之論嗟乎彼安知性與天道哉

女嬃嘗屈平以鮀爲喻鮀倖直士也謂之凶人何哉蓋仁莫如進賢不仁莫如媚嫉鮀始以方命圯族見疑竟以此敗蓋私智自用之人鮮不爲國大患非不有湮水之勤所傷多矣堯方明目達聰舍己以從天下之善而鮀獨圯族自用惡能容於休休仁人之朝也哉

學海類編 學易居筆錄 五 記述

范景仁以司馬富國不復仕所謂善與人同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也其用心亦大矣

公孫述長清水稱神明而卒亂蜀王安石行青苗稱便而卒亂天下不可大受也龐士元非白里才而爲漢名臣不可小知也

昔人有車以使人不敢借也而焚其車君子之責己蓋嚴矣不假蓋護其短也其責人也蓋恕矣

耳目諸竅異學謂之漏故養生家便液即閉氣而祕方便液固齒可以已齲皆是理也漏且慎之况勞神搖精之大者乎

佛學有南頓北漸是有二法門也當是人品不齊根性利鈍異爾如三獸渡河有難有易河則一也

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雖荒唐之詞而有良靜之理釋氏外形骸空萬有而先儒謂其自私自利者何也私其精神故曰不滅私其生故曰無生非真能空之外之也

學海類編

二

學易居筆錄

六

記述

以盜之賊民也以兵去之不善為兵者兵反為盜矣盜之賊民也小而兵之賊民也大故曰甯逢赤眉毋逢大師是民重困也惟疾亦然故藥不可不慎也有心無相相逐心生志壹之動氣也如裴晉公二宋之事是已壽夭窮通有一定之象而古今所傳延齡減算錫福用極之事亦時有之而亦莫非命也故曰神不可知蜂目豺聲以成弑熊虎豺狼以滅宗此氣之至駁而性之甚蔽者也然使商臣食我聞而亟反焉安知其不為有相無心相隨心滅乎

陰陽往來屈伸常也時而變焉君子不謂之常也釋氏輪迴時時有之仙人冲舉時時有之卒不能以易其屈伸往來之常猶之伯有之厲久則散焉而儒者往往惑之不亦誤乎

晉水于澤久則魚生焉盈醯于缶久則蠅集焉孰為輪迴乎長平四十萬新安二十萬皆輪迴何所乎故知羊祜探環日月偶符皆事理或然之變耳

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情之自然而非有以取之也故察淵魚謂之不祥寄獄市期于不擾不欲為盜之主人

學海類編

二

學易居筆錄

七

記述

爾

咸動艮靜咸辭皆凶艮辭皆吉聖人主靜君子慎動之情見矣艮非無所為也動靜不失其時則常感常寂艮其輔而曰言有序非默而已也

割股以事親不知禮也不知命也割股而有一毫為名之心者其歸與吳起殺妻樂羊食子同矣

文子舉筭庫之士不屬其子王猛相秦不私其子官非遠其子也大而石碯之滅親微而韓億之索杖非不為其子隱也一切溺愛任情禽犢矣

偷兒之言曰我入人之室雖逐吾者千百謹謀我我不畏也主人常不利焉吾出在野即一二輩逐而謀我敗矣此可以知兵矣賊在內死地也愈孤愈奮在外生地也愈眾愈離

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諒哉是言故不疑而卜如其義也如其道也是無勇也如其非義也如其非道也是微幸也古今之以卜敗者多矣非神之弗告蓋卜之不常耳

專直翕聞自天地不能以常張也可以人而不嚮晦宴學海類編 學易居筆錄 八 記述 息乎故夜居于外弔之可也

顏氏樂而天禹稷憂而壽壽天天也盡義而已孔明不逆成敗利鈍是也雖然罰二十以上必親以觀楊驕之苦口司馬之傍覘則義亦有未盡者乎

孔子之窮顏氏之天或曰天之未定也或曰天之不可詰也於是蘇子救之以天定有後之說昌黎禹錫著論紛如余以爲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壽則治大德不受命窮而天則亂治亂命也循環之數不得不然猶晝而陽明勝夜而陰濁行夫豈天之得已哉四凶

之於堯猶魍魎之在書也三仁之於紂猶芝蘭之被霜也不知晝夜春秋榮悴之理而以怨天尤人是之謂不知命

學海類編

八

學易居筆錄

九

記述

學易居筆錄一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元俞鎮撰鎮字伯貞崇德人其書共四十九條多
雜舉經史成語及前哲格言又頗斥佛老之妄其
指頗正而詞意庸腐終不免鄉塾學究習氣也

海涵萬象錄四卷

〔明〕黃潤玉撰

河南省圖書館藏明正德十六年陳槐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海涵萬象

錄四卷》提要

海涵萬象錄序

海涵萬象者南山雜錄之重名也南山雜錄者我溥
孫聞吾平日談論之言及書籍見吾標題之語得即
錄之摭若干言既又覺錄之紛然雜出而不便觀覽
也乃區別其類分錄成編凡為卷有四茲請其名與
序予名以海涵萬象而序之曰蓋凡立名宜于小者
必極其大以張之于其大者則極其小以藏於密夫
宇宙間有日月地土三大質皆一氣舉之而四海混
融無外然陸地所產之物無一不具乎海而天象晝
夜循環之而無窮盡若轉云萬象海涵則止乎天漢
星宿而不足以包地土之萬類故曰海涵萬象予之
文雖不敢冒此美名而予小者必極其大以張之亦
庶乎獲免取西於大家也於是乎序
成化八年九月重陽日四明黃潤玉識

海涵萬象錄目錄

卷之一

太極 天地 天文

五行 時令 地理

廟 鬼神

卷之二

道 性情 命

心 仁 仁義禮智信

誠敬 忠恕 經權

卷之三

為學工夫 禮制 音樂

學校 用人 取士

田賦 理財 賑恤

兵制 法律 禦邊

治道總論 喪葬 祭祀

卷之四

見聞 雜傳子史 古今人物

文詩文 字義 異端

雜說 自述

目錄畢

海涵萬象錄卷之一

四明黃潤玉著

太極

太極者理氣混一之名無極者言理氣無象無際也若只云理則動而所生之陽氣從何而生故朱子曰不離乎陰陽為當

太極只說理不說氣所以成兩截去了性理大全書載朱子論太極曰萬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太極只是一箇氣連遞分做兩箇氣裏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為萬物論太極第二十六卷論太極第三條云太極只是一箇理氣從中出

滿宇宙都是此理氣充塞故名曰太極以其無形狀又曰無極不必引在中為義陳北溪云以其在中為極極之義非也

太極者陰陽未分混一之名無極者謂其無象之可窮

太極一陰陽二漸漸分作八卦定吉凶而生大業易之

道也

漢志謂太極函三為一函三謂一奇二耦也

天地

予初時戲將精水胞盛半胞水置一大乾泥丸于內用氣吹滿胞舉見水在胞底泥丸在中其氣運動如雲是即

天地之形狀也此太虛之外必有固氣者

天之南北二極如倚杵天體如磨二極如磨心天體渾是一團氣如磨轉但近心處不大轉在外氣愈遠愈轉其星為天體在最遠處次日次緯星次月在內氣中至緩人在地中見月掩日則日食是日在月之外也

天只氣地只質天地之生萬物如人身生毛髮都任其氣化自然也而人獨有心中一高氣高得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大虛中亦有一團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而能如人心震怒也

只看子午定針便知天地自然之運

天地間一氣若旋如車輪之轉地如車之軸居轂之中轂轉運輪轉疾此天之氣近地者緩漸遠地者漸急七政行遲者在緩氣中行速者在急氣中也

天文

星必日暮而見故月令中星候於昏也

星土攝地有金木水火土之形則天有金木水火土之星象此制始於周末蓋天象圓轉不常難比地而一定之說故星或在東而土在西星或南而土在北不必直臨其地在古必有其法而今亡矣論星土者何謂一定之見乎

班固陳卓貴直蔡邕皇甫謐一行六家各有分星之譜惟唐一行之說詳密

雪凝為六出冰消時六出霜結成六出皆陰數也

雷皆氣也在天成形入地則化石五音轉所得雷石左轉則跳躍有聲右轉則滑旋無聲

五行

天地間一氣運化而已氣初化水水能滋木木能出火火化為土土中孕金金之氣復生水此造化相生之道而水即貞也以圖書言則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此以陰陽對待言非始生也

人之面備耳目鼻口舌猶天之五行也腹備肝肺脾胃心猶地之五行也耳鼻縱而孔竅凹靜而陰也目口橫而睛古凸動而陽也肺屬耳脾屬鼻反動而為陽肝屬目腎屬口反靜而為陰心舌居動靜之間而心聲形於舌舌音發于心是心舌皆又一身之主也然頂圓而頰方天地定位也鼻高聲而口潤深山澤通氣也眼外耀而舌下津水火不相射也喉出響而耳收聲雷風相薄皆與天地造化相肖也

時令

周禮愛人正歲十又二月令斬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縣

法於象魏周人建子為歲首乃冬十又一月也商書始即位惟元祀十又二月則商周不易夏月也

秦漢去春秋不遠但各用亥子月為首朝會仍有正月在寅月也

地理

汴為天下之中不如金陵江夏漕運之易集也又曰金陵據江之要會揚之可都者惟此地

三越皆勾踐後而會稽為之本會稽為揚州鎮山則三越為揚州荒服

幽州易水以西皆冀州境也今西安府是冀州帶太原府

若并州是大同府地

潮

海潮之論先儒辨之詳矣或不能究其底蘊焉予嘗即物理而格之大海之潮必隨月之出沒是月之與水皆生乎陰而氣類相感晝夜之間陰陽再升再降早曰潮晚曰汐凡物之鹹澤潮時入甕若糟粕之類遇潮則溢不奏毫釐此可見天地間一氣升降雖金石必貫也然而春秋二仲潮汐洪大者蓋因卯酉之月陰陽適平不寒不熱非如夏陽之酷謂之暍殺冬陰之沍謂之凍殺正猶每月初三十八之潮皆值卯酉一時而不當子午

也若夫夜潮常大於晝潮是乃日陽浸海水沸而助其勢亦瓶水面火則湧之譬至如錢塘曹娥二潮一時浪捲者則因海口山隘而江淺必待他江潮平而湧入猶激水之入港必驟起而漸殺所以比他潮候常遲一時焉

鬼神

人身中二氣氤氲而成精液其心神莫知其然猶天地間二氣氤氲而降雨露在天神亦莫知其然

陳北溪云樂以祀神禮以祀鬼此言非也樂記論聖人制作禮樂合於陰陽鬼神蓋謂禮之和即為樂樂之節即

為禮鬼之伸即為神神之屈即為鬼禮樂是政之張弛

鬼神是氣之往來推而言之在人當和不和當節不節則遠禮樂當屈不屈當伸不伸則遠鬼神可不慎乎故

易曰知進退存亡得喪者其惟聖人乎

氣至而伸者曰神反而歸者曰鬼事行而和者曰樂成而序

者曰禮有氣則有鬼神有事則有禮樂陰陽之在天人

也徒見其寒暑男女陳不知明而在人則禮陰樂陽幽

而在天則鬼陰神陽此禮樂鬼神夫人之妙用也

鬼神無形聲澤哉帝見乎夫人之事只是道士弄怪燭理

明則鬼怪之事亦明鬼神有與無在人體認難說

廟所以聚人心今欲去端祀者不之考祀典一切除去致使後人又立愈見紛紛不如明教化使人知義又曰王假廟萃如今閭里置一里社亦可聚人心

海涵萬象錄卷之一

孫一溥類編

海涵萬象錄卷之二

四明黃潤玉著

道

天道流行一理氣而已氣寒而陰氣熱而陽寒來暑往分爲四時時而春爲元之發也時而夏爲亨之發也時而秋爲利之形也時而冬爲貞之形也故生育者元之端長養者亨之端收斂者利之端閉藏者貞之端四端發見四時循環中氣定時無過不及此天道之中也人具天德自然有中君子時中是曰王道當仁而仁惻隱中節當義而義羞惡中節當禮而禮辭讓中節當智而智是非中節藹然四端隨感而應猶天四時無不中節法天之功要在謹獨獨而克謹無時不中天德既全王道斯成凡百君子克念作聖聖在執中中節情性體用兩全此即所謂人道也

道有體用體即理用即事人得是理於心曰德服是事於身曰行何謂德知仁聖義中和是也何謂行孝友睦姻任恤是也

道無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循理行

道有體用一性情合德行而言也以人物之生稟言通曰性情以聖賢之成功言則曰德行岐而二之則不可

在天急理與天常存在人為性氣散則亡

性情

天循天之性運不定人循人之性動而正牛循牛之性善於耕馬循馬之性善於乘鸞率鸞之性飛戾天魚率魚之性躍於淵火率火之性炎上燃水率水之性潤下川性即理也理即生理豈有不善天與人心只是天理流行為性之仁凡言惡者被人欲間斷了孔子曰性相近言生之理無甚異但被人欲昏故曰習相遠也

告子若曰生理之謂性便不起人爭端天地間只是生氣中有此生理在人亦然故名曰性而總謂之仁是仁即

係天地生物之心又只是生生之理又曰氣質之性又

即告子生之謂也故張子曰君子弗性也

命

天人一理而已人生之有榮辱猶天運之有盛衰蓋人之心孰不欲福壽康寧而貧窮夭折疾病痾瘍之或戕其生天之心豈不欲清靜寧謐而陰霾日蝕山崩川竭之或戕其道是皆人命天象繫其數而不可致力於其間所謂莫之致而致也

有一人之命有一家之命有一國之命若長平坑卒一國之命也氣數也

心

凡人有生精氣神三者而已夫氣周于一身而心寓之氣獨處精聚于五臟而心寓之精獨秀神發于七竅而心寓之神獨靈蓋所謂心乃神明之舍也然孟子所謂操存舍亡者神之所為也神之出入其妙無方要必教以存之則不放矣

人身即小天地也人之氣即天地之氣人之五臟六腑十二絡猶五岳四鎮十二州人之七竅猶天之七曜九人之臟腑十二絡有病則面色因之而變常猶岳鎮十二州有災則天象隨之而變異惟心臟之病面色易形故

以養心為要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心自不放

心之量宇宙間事皆能推其理而知但天下形勢古今制度必有考視而知難意度也

程張所謂心皆指其虛靈之氣而言氣本寓理為性理從氣發為情而心能主宰者亦氣也

聖人誠意豈得無意此意字即料想義事未來而迎之也若依集註何不云子絕無私意

仁

仁者有天地之仁有人之仁有動物之仁有植物之仁蓋

植物皆生氣中寓仁理如桃李核中名曰仁者若瓜仁砂仁之類故云仁如穀種也動物亦生氣寓仁理如麒麟角端不踐生草鷹隼必縱溫不之難與凡生乳者皆知母子相愛死離者必在雌雄踴躍之類雖虎狼猶有母子恩也夫人本生氣寓生理而心有識解故孩提知愛其親及其長而能推親親之心而仁民愛物天理流行無私欲之間而視人猶已物吾與者皆仁也故醫書云手足痿痺為不仁至如天地之仁正生氣中寓生理萬物皆一氣發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然仁也非大德而何

生之理是仁只天理純全私欲淨盡處是仁若接人處事物我無間是仁又曰以愛子之心愛民則仁矣天地間生生不息為仁此天理流行也人心只天理流行便是仁私欲間斷便是不仁

仁義禮智信

仁如黃鍾律義如大呂方直禮如衡均平智如鏡圓明又制長短衡權輕重鑑照妍媸三者皆準於律信則四者無偽也

太極圖說以中正代禮智蓋有次序則無過不及故曰中有辨別則無非僻故曰正

世儒謂知覺為智殊不知禽蟲也有知覺豈可謂智只是心中一箇知覺蓋智能辨別而存生理去非禮然知克己方能為仁故周官六德先智

誠敬

互見後為學工夫圖

仁義禮智信五者皆是德性乃道之體也誠只是五者真實無妄表裏如一合道之體用而言也

誠與敬字相關誠是實心心若不實安能敬敬只是心在此而不放

忠恕

先儒謂仁就心上說恕就身上說非也蓋恕是生的仁仁

是熟的恕不必分身心上說

仁者立己立人不用推絜矩之道乃是恕推字與化字不同聖人過化學者絜矩

經權

經者萬世常行之道也權者一時處變之宜也蓋變乃常之反漢儒謂權為反經合道是也事有反常處之而合乎宜即權也父父子子要妻必告經也舜不告而娶反經而合乎宜也君君臣臣天冠地履經也湯武征誅反經而合乎宜也夫婦婦男女不相授受經也嫂溺必援權也兄兄弟弟怡怡和悅經也周公誅管蔡權也是

皆廢變而合乎義也

天下之事有常有變人父子繼王君臣守分常也堯舜之
子不肖故授賢繼嗣不君為攝大故放伐變也常為經
變為權權稱合中以從道也

海涵萬象錄卷之二終

海涵萬象錄卷之三

四明黃淵玉 著

為學工夫

孔門所教所學皆於用處發明而體在其中蓋理是道之
體事是道之用然孝弟見於日用只從仁上發出來仁
是孝弟之理孝弟是仁之用如今學者務於高遠不盡
孝弟之事只是去探高妙論心論性却全不識道
為人須要讀書讀書所以致知致知所以明理明理所以
應事應事所以治人治人所以盡為入之道也

誦橫渠先生以禮教學之語因曰舜蹠之分義與利之間

而已宋元以來所謂師友者中多舉業授受一是較得
失售富貴惟利之圖然於道義也何有吁世惟利趨而
義路榛荒此師友之道所由否也

弗聞弗見只在須臾獨知獨處正在隱微
教學者於自己體認性情發見處便能知道

師正人務正學說正話權正理行正事是名正人
舉我者疾疾也舉我者舉右也

善行不厭善言不諱天事在天法於自然人事在人在於
自勤

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慎獨

無欲則靜有欲則躁

善而自矜則為不善過而自訟乃為寡過

小學一書魯齋許先生敬之如神明今為師者不知所以教而弟子不知所以學皆因世俗溺於舉業忘其本根故也使九考官於大比之時策內旁及小學疑難或於第一問

小學一書朱子與眾為人之要典也采經書子史之精華立人倫日用之準的俾天下童稚習而行之如射者必志於鵠而期以中鵠也在易之蒙象蒙以養正聖功也其斯書之謂歟何今之為父兄者莫之教為弟子者莫之讀而書坊亦視之為長物而莫之刊焉嗚呼下民惟草偃之在風使五經四書不為取士之具則斯人亦莫之講習流風薄俗可勝嘆哉有司者誠能詳議科條去諸無用不急之目置小學於論策庶使養正之書不為廢典而學古入官者得有所本云

禮制

士之冠昏喪禮皆重於長子家婦而輕於庶子介婦此古人有禮以維持之則兄弟長幼之間習行有序不致亂倫今人不知禮意務欲冠昏一般財禮漸致乖張者無禮然也

古者廟制一直衡列隔以門墻故有每門每曲揖之文後人不知妄創六廟分列祖廟之南大為都宮所以無地可容只得同堂異室至今失制

古者大夫三廟爵列中祖廟左昭右穆今祠堂三間宜置三室中祖室左昭室右穆室凡祔而進遷各以昭穆庶可從禮意

前人因不悟深衣有內外四裾袪有六幅并身材兩袖又六幅之制却裁係裳十二幅以應十又二月渾不說着衣上却去做喪服之制又不悟喪服制度中衣帶下尺四字繫帶之下增一尺之長為衣制却將下文袂屬幅

衣二尺二寸一句分作兩句使衣身短而添一橫腰也

今之履古履也總者履面雙縫中糾純者履口緣邊約者裁似靈芝綴履頭為行戒也履用玄綺櫛以皮三飭糾黃緣白約玄內則云履著恭恐是機著于內也此恭履之著也用之褻足非是幅可經足詩云邪幅即偏上廣下窄褻膝下至踝且客登席必脫履若長者在堂脫於階下在室脫於戶外豈可赤腳必有著也跪左納右跪右納左跪易於脫納必無繫帶在履之理

朱文公言今之公服上衣下裳相屬者也如此言則深衣豈宜兩折裁裳而綴之乎

文中子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尚正色也君服黃而朝服赤
庶人謂之白衣故深衣白體而黑緣青青子衿雖幼猶
正其色惟冠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玄為飭夫
老氏尚紫拂氏尚緇異端非正間色是宜

喪服禮云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相是人也
不祖公子此因尊別於卑者也今國大夫別子為祖世
世不遷

始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此大宗之子世世不遷

或三世子孫封為國君○其子孫世

世祖是人不祖公子若為王則郊祀始祖以配天櫛

祭所出干祖廟以祖配之推此意則宋太祖當居始

祖廟其祖父宜另六廟立宗子為公奉祀

國亡而屋其杜不惟蔽其陽且以為戒也 音樂

樂章宜四字一句若今七字一句則聲容俱促迫故商周
之頌只四字句

昔女媧氏列管於匏以應五音故八音有匏自隋笙工易

匏以水而添之遂缺匏音風雅中多以笙瑟並言朱子

所謂先以合字管色定宮絃是也蓋絲聲尚宮瑟瑟第

一絃為黃鐘竹聲尚商笙雖第一管為夾鐘而黃鐘最

長亦主於宮也古者必取曲沃匏汶陽竹為笙今湖南

五溪蠻月下跳笙乃用匏為母其音清正為樂工者可
不復之

周禮春官大司樂其祭祀之樂不用商聲朱子與蔡西山
議論樂書俱不說出是不看陳陽樂書引荀卿太師審
詩商之言蓋周以水德王天下商聲屬金也因金剋水
故音樂之間不用商音及佩玉在微角右宮羽亦去商聲

學校

學法但宜課教不宜三舍以校優劣

府縣學校遵依提調憲臣考課外每季令教官諸生互書

德行藝業呈報以憑獎勵有司定撥木匠二名燒匠二

名常川脩蓋學宮其六隅四鄉准例入社學選師生以

廣士君子之行補入庠校

用人

為政在人然作法於涼其弊尤貪

立法易得人難久必生弊

洪武中天下官吏尤多而貫朽粟陳蓋地廣力衆為政有

人也

考課之法後世之士少廉退之節多脩於家而壞於朝知

人之難古今所慎要必量才授官之後內而憲臺外而

監司長貳同心歲加考察賢否黜陟則居官者人人自

檢而怠失之心自然警惕勉於職事矣

天下教化未孚多因任者簞簋不飾兵農失業雖有庠序風俗難移若立法內外臺臬每歲巡相考察則貪雖盜跖寧肯冒法去官上下庶平則教化行矣

取士

聖朝稽古凡三載一開科興賢能一科必三試而去取之也其初試經書取其明體也再試雜體取其能言也三試策目取其適用也是三試者惟適用為要而適用之要亦有三焉曰國政曰民情曰邊務而已然經書誠學者常所講誦中或少矣於旨趣而大體必明詔誥論表

所謂詞章之學至於策試斯見其通才識達有用世之學在此五策何如也今之有司所策者猶覆射猜謎幸其記誦之一二毫塞問目而于國政之得失民情之休戚邊務之利害一無加之意者間有破色者雜以陳言而不切於事情為士子者雖欲有所言不可得而敷暢也可勝嘆哉

古者士農工商各一其業子孫世守而民志定今也農工商之貪黷者皆奔競仕途而謀吏胥出身往往恣其貪黷卒獲仕途以終其身所以濫濫銓曹汙蠹民社者多此途也為今之計莫若自民間俊秀取入庠校者三年

大比約計藩臬郡縣司吏額分上下中取士之中式者上等命為藩臬閫司之吏中等為各郡吏下等為縣司吏三年考滿送禮部會試亦依上法取送在京衙門歷役三年都試出身則使儒法兼通寄之民社而去貪黷之風矣

田賦

治道本於井田今田不可復井宜限民名田庶無兼并之患名田不限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故立限田之法分上中下戶給田不許典賣凡江北地廣人稀上戶丁田百畝中戶丁田六十畝下戶丁田四十畝若江南地窄人稠上戶丁田五十畝中戶丁田三十畝下戶丁田二十畝田如不足則遷徙鄉民於寬鄉郡縣令民二十成丁受田六十免丁退田上戶膺上役中戶中役下戶下役並成丁者膺役凡丁耗者許養子戶絕者俾繼嗣雖異姓同籍同姓分籍者聽其寺觀田地悉給民為限田如寺觀原有山蕩止與山蕩納租

古者任人不任法今者任法不任人故法立而弊生差役法立而害生雇役法立而害生均徭法立而害生皆不得人之所致也若監司得人則州縣可滑也

魯南豐記吾鄆廣德湖有益於民甚廣宜棲公并守鄉鄰

私徇民情不知大體而廢湖為田歟杭州西湖若無東坡奏不可廢亦猶吾鄞西之湖田矣

但居守令心於民者水利無不興也

理財

大學平天下之道不過理財用人二者而已夫生財大道國無遊民而農不失時則生之者衆矣戍無冗兵而仕惟其人則食之者寡矣商有常平而市無滯稅則為之者疾矣工有制禁而役不妄興則用之者舒矣然農者本也商者末也要在本末相須財用斯足故程子嘗言有田者納穀有地者納絹而愚取錢子農桑及朱子理財允國用金幣不動倉糧悉取之于商稅是皆重本抑末之道且周官國法名錢為泉天下流通不可暫竭故歷代著之法律四夷求之中華誠商稅之不可易而國用之不可無者也

倉庫室虛亦因河運抵京盤費數多官民兩損宜依初年河海兼漕減民脚耗仍於小直沽西立百萬倉收漕酌取車錢俟地東產車進京庶留耗糧郡縣積貯

南京浦子口入天長六合縣有河出高郵湖水勢相平只移邵伯兩關置湖口亦可則漕舡免勞儀真過壩前陳御史具奏二次俱被儀真人囑部不行

凡收糧稅則當先催大戶完納則小戶不催而完

賑恤

宣德景泰中山東等處旱有司煮粥濟之餓死甚衆又曰濟飢民不宜煮粥當立柵散處見口給米

予今舍山時連值旱澇興築陂塘課民種大麥官貸其種三升一畝收麥石餘乃倍所貸收貯社倉復貸之食每石春米七斗且大麥貯之年遠作飯愈香美比他穀麥不蛀甚是利人今官倉收小麥者若易以大麥不惟久藏不耗實使兵民兩利蓋在民易得而輸在兵則月春多米又此芒種免為鳥獸食毀收時不慮澁傷誠嘉種也

兵制

今天下多調兵操備不如結土民為國保守護鄉井最好然妄人却恐土民作亂不知陳涉等曾結團否乎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

東坡謂弓箭社自守骨肉墳墓今廣東西亦宜倣此結團兵責精不在多

寓兵於農古制也寓農於兵今屯田法也足食足兵莫大於此

例定籍兵遠戍勾補戶絕宜置保甲屯田不離鄉土三時

務農一時講武若衛禁邊戍酌量郡縣丁數二十以上赴役六十還鄉另選則戶口不耗

法律

大明律一卷人動涉其禁者固多法雖嚴而守法者靜以鎮之則告訐者少矣

東坡乞醫病囚狀云毋罪獄官而謀醫者功罪此言極知獄情

曾南豐亮亮記言孫齊殺子此必司法柱人之報也今湖廣黃州屬邑有刑房主文被交交殺一家妻子三人而反越獄而逃皆天報也

禁邊

禁邊之法擇將分守地方用其邊民為兵置屯田以養寇未則拒寇去不追莫容貴附

北狄宜以術驅計當多置城堡于要害時其弓勁清野以待去則勿追

若廣西蠻賊每歲秋收後往廣東擄掠春月回家可於春正月調田州思恩等府土兵潛赴廣賊往來要隘去處埋伏截其歸路一殺為上所獲財物盡給土兵償債九海外夷人但令如商人入中國貿易而權其貨不名其入貢而攬民可也

江統徒戎論當寫置座隅

治道總論

當今要務在乎屯戍不分兵農則戶口繁河海無漕則倉廩實內外肅察則風俗美

龜山先生曰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此言牧民者宜書之座右

禍莫大於化忌福莫善於識時

喪葬

凡喪者衣前綴方布而得名負者衣背綴橫布而得名適者開辟衣領左右四寸反指向外斯適體可服而得名

重爾

自斬至總五服皆綴哀布故云五衰但布別精粗為輕重爾

子生二十五月謂之三歲親歿二十五月亦曰三年禮中月而禭蓋禭衣以綴衰而色淡拜服間一月而行禭祭禭服是二十七箇月也然曰是月禭正指中間一月從

月樂是禭祭後七月方樂也

吉冠有梁喪冠無梁歟帖然故曰歟冠繩纓之條綴於不梁之歟此士喪禮之記有纓條屬歟之文

治棺不宜大但容身爾今之銘旌士庶皆分長九尺者遷舊主附新主宜於祭而行其祠堂止宜作三室始祖百

世不遷左室曰昭右室曰穆新主各從昭穆而附考妣
先亡且附於祖姑之旁待夫亡而逆遷其主于始祖之
旁列逆遷至宗子親盡之主則遷於墓而埋之

祭祀

初祖如周時特其祖之所自出若始祖只指別子為祖者
大傳注一諸侯庶子二公子立家他國三庶姓起為卿
大夫即是始祖有三樣立春祭先祖自祖以上至高祖
故下文特云季秋祭禰

庶人禮祭

祠堂一間兩舍北一祭室三祭室無則住居東
奉主左右尊室奉祖主于孫易世依昭穆所居月朔薦新
遷主於祖室左右列如世遠並遷主于祖室月朔薦新

隨時新祭
望日亦可春秋二祭依俗清明七月廿七日冬至祭始祖
祭子奉有立春祭先祖正月旦亦可季秋祭禰月九日

祭祖禰忌日
祀主祭於寢祭儀止依時四果或五果案
附者步坐

后土之名似過尊宜云司墓之神

社祭地朱子之言是也周官大司樂章云夏至澤中方丘
即大宗伯章血祭社稷五祀五岳之禮謂之祭地祇也
別無北郊之文其北郊字出緯書

四明黃潤玉著

見聞

嘗聞括蒼清虛王先生云元末台州方國珍肇亂有
孔子裔孫官浙者避亂過淮道阻見淮上推車挑
擔者多公侯容貌因曰紅巾必成事時括人劉伯
溫棄官歸家與括發豪傑十數人先省國珍非成
事者皆去投陳友諒獨伯溫於鎮江見

太祖奉小明王洽兵因說曰如此後有項羽義帝之象大
丈夫當自立成事

太祖允之自立為吳王

舊制無巡鹽御史宣德中子在內臺時東楊先生命高郵
千戶販私鹽事繫獄數千戶乃言蘇州大戶沿海
上大船販私鹽不拿楊先生聞之

奉命御史蘇州巡鹽差御史何公文淵巡蘇州不生
事繼而此至今差御史各處巡鹽永為常例

舊制不許差差御史行事宣德中兵部尚書張本
奉命御史清軍設宴于部堂餞別諸清軍御史從此却三

年一替永為定例本一年一替可行
舊制無巡撫侍郎等官宣德中吏部止有蹇尚書左右侍

即父歿後奏保文選鄭郎中誠陞右侍時本部
趙郎中新事蹇媚且父因缺望日言於蹇曰鄭誠
做得趙新如何做不得蹇欲奏保難於士論久之
假以巡撫各處為名保陞十二人為侍郎趙得預
列巡撫江西北巡撫之名自趙新始而蹇公之心
實欺君矣

正統初

張太后不允垂簾誠女中克弊

淮安羅銓任湖廣按察使賂交東楊先生求陞都御
史後病危在床念念望來取所舉賈都御史諒進
勸羅養病不聽孜孜臨終方罷吾部徐公訓任雲
南按察副使亦賂東楊特取陞內臺念念不輟而
卒于官窮通有命可不戒哉

世人寵辱不驚者最少惟河東薛公瑄與予同官內
臺公巡按山東嘗建言有內外風憲緘默不言之
云因忤顧都堂任公後考滿緣此考不稱職不得
進階及封贈所生予時與公朝夕相處絕不以此
介意其臨歸不攜如此公丁繼母憂予輓詩云熊
膽有九竇苦學蒼花無絮起偏憐天順初公入閣
尋去位予懷之以詩曰一聲鳴鳳振朝陽從此文

林莫授即寵辱不驚忘得失窮通皆好見行藏時
來勉就三公位勇退真成百鍊鋼千載蒼孤今日
事汗青誰謂發幽光

正統丙辰予按湖廣有茶陵衛軍在湘潭縣屯田其
鄉王老人常往屯所生事索錢一日茶陵軍族人
來屯看望其王老人見之問無文引將他拿回家
得錢放免不料軍族病死其屯軍男婦八人擡屍
到老人家討錢還老人謀計反捉八人行劫打幾
死送湘潭獄兩三日伊死予聞其事到縣見有軍
族二人赴京訴回中途一人死一人禁府獄官屬
參予後予審一正直老人具實令供杖發府理究
當有御史代予回朝予尋陞廣西道經湘潭詢王
老人全家疫滅湘潭令陞平定知州死於京獄天
網不漏報應如此

經傳子史

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吾夫子專主易而云
爾故說卦傳天地定位等句先天之學伏羲則河圖之
卦位也帝出乎震等句後天之學文王則洛書之卦位
也觀戴九履一是坎離之位餘位皆然世儒但見漢志
禹治洪水錫洛書而指為偽言禹固別之為洪範九疇

殊不知說卦傳文王則之而定八卦方位也邵子但言此卦位乃文王所定而不明所由定朱子又云所推卦位多未詳者致後儒紛紛之論不一予今作後天圖由洛書位序以協說卦之傳何所推未詳之有

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乎極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

易圖而動範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

武成篇如二典史臣紀述武王伐紂始終之事故稱大王王季文王追尊之號宜應伐紂之日就追王也考之大學論語孟子其稱孟獻子哀公梁襄王亦曾子萬章之

門人記述而稱其謚惟中庸一書是子思手筆

以意逆志謂看詩未得其趣宜念念不絕思之久自然得作詩之意

聖人筆削魯史然如人之名之字之官之國之各立例若其間亦有不立例者當以義裁之

看春秋經當看正月正歲之說

無孔子無以知堯舜之心

孔子之言如天孟子之言如地

大學之道開學之宏規論語之言踐履之實理孟子七篇擴充之全功中庸一書感化之大義

中庸一書實五經之樞要也隨時處中易之要也允執厥中書之要也用歸于中詩之要也品節得中禮之要也而權衡適中春秋之要也然君子時中易也用中於民書也發而中節詩也

學者讀大學當明乎善讀中庸當思夫誠明善知其性也思誠盡其心也

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

爾雅一書爾雅同此書必漢儒訓詁經書而作蓋以詩之雅得名決非周公作中訓筆曰不律筆是蒙恬所造又

釋詩如大學傳文

老子之語變化荀子之言支離

莊子逍遙遊一篇安於所寓也

文中子判心迹之言思集者誤也

孫子十三篇宜分經權為之綱也用之必敗去之以上謂之經以下十三言謂之權

陰符經一書乃方外士脩煉法三百言內有神仙抱一之道有富國安民之法有強兵勝戰之術故上者知之脩

煉謂之聖人中者君子用之固窮下者小人得之輕命

其語棒棒見血必商周時人所作讀者試詳之

通書曰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動即率也正即性也率

性之謂道也用者性之發也和者情之德也發而中節謂之和也

朱子一著程氏遺書開卷便先論禪學所謂關楊墨而明聖道也

窮理者道之體斯明盡性者道之體斯行至命者道之原斯達故邵子曰非道而何

朱子通鑑綱目開卷初命晉大夫者蓋周室壞禮之始故曰初安王十六年初命齊田和為諸侯不稱大夫以其

遷君貶之也顯王四十四年秦初稱王諸侯僭王之始秦法父子分戶則征役者多今軍匠不分戶徒避役也六

尺為步自秦始皇始置守尉監守猶今藩尉猶今關

監猶今泉三族伯叔兄弟子姪也

荀卿謂欲潛以深窺敵也謂欲伍以叅觀變也

武帝元朔六年官名武功爵級十七萬其萬字乃凡字誤

朱子尊昭烈承漢統不當著司馬公之論於綱目

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下從事樊佃誘道諸夷西附漢白

中外白遣萬人討之集覽注作漢中非是蓋中指權之

近臣外指荊州刺史

山濤外寧內憂之言蓋外既破敵內必乾政勢然也及太

康二年三月選其伎妾入宮濤之言驗矣

唐武宗毀佛寺兩都毀四千六百餘所去僧尼二十六

五百人時會昌乙丑也越一百十年為五代周世宗顯

德乙卯又廢天下佛寺三萬三百二十六區又禁度僧

尼寺廢百年之間而又廢僧禁度而又度何人君好惡

不同如此

大事記書屈原作離騷於赧王二年之下蓋作離騷亦關

楚之興衰

古今人物

或問管仲夫子稱其仁董仲舒謂其詐何處見其詐答曰

且如古者三載考績管仲則期而書伐又如作內政以

寓軍令之類都是詐處若明白制軍政則鄰國亦制軍

以防之矣焉得強

子雲言性善惡混毛萇仲舒若明得道即到孟子毛萇之

下揚之上

孔明收拾人才次第作相

王弼注易有好處如括囊無咎慎斯不害犯時之忌罪不

在大即鹿無虞惟入于林失其所適過不在深

羊祜陸抗之事古今所難能者

胡安定善教學者門人善學

謝上蔡論明道先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說先生所存

即天地生物之心所過即天地生物之迹疾痛疴癢舉切吾身非所存者神而何縲寡孤獨各得其所非所過者化而何

周行已邪怒本程門高第而朱子於伊洛淵源錄置之錄末蓋因周之偶娼邪之傾師不無微意謂是錄者宜內自省云

宋高宗親征劉豫喻子才請趙鼎須留後門使進退有據於是張魏公復用後羅大經論曰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豈預留後門哉留後門士不死戰必如項羽救趙故能破秦予觀大經之言可論將不可論親征

呂東萊嘗言處兩不足之間凡應和語須對兩人皆可談此是東萊和解人法又言聽人語不中節者擇其畧可應一語推說應之此是東萊與人說話法又言權職便當以正官自處但不可妄有支用此是東萊權官法

古今詩文

離騷云落英菊老而不落曰落英乃大英也訓大字落蓋如字

雙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乃楚人舊俗西域呪末皆云娑摩訶亦三合為此字哀些是挽者齊力之聲

蔡琰被虜去北後和戎贖回而別二子故作此十八拍柳子厚空齋不語坐高春註云日出于淵隅曰高春又云日入處皆非乃已時也

論天下事則蘇文勝韓歐文讀東坡表忠觀碑因曰雖云厚賦而錢王飽煖之外皆他人之物也

南豐詩霧滋二字即雨水稼也

龜山乞罷茶蓋奏議此論甚當論誅蔡京李邦彥奏議極

平正論推蓋一條正合大明蓋律

呂東萊佚老菴記推言佚老菴若鄉里飢荒不能獨佚必

須族黨賑濟一鄉緩其逋欠則盡橫山一鄉皆佚老菴

也誠仁人之言哉

王義豐賦館娃宮言吳之亡在殺士楊誠齋賦浯溪碑言

唐之失在用人

吳草廬先生東岳碑文好議論理婉而詞正其類冉銘則

雜而不純

述世蘇平仲分野論有理

字義

君稱王公尊之也子稱士夫賢之也德產而賢德成而尊

賢且尊之故曰君子

變化二字其義異吾幼時見蜈蚣蟻
是其變盡了方
是化故曰化生

擊節二字謂擊几為節若擊缶為節
一世人不少此

義往往以彈指為擊節何其謬歟

古人訓於字曰鳴借作於字用朱圈作平聲不字本乎字
圈作入聲

異端

今人皆云三教止宜曰儒釋老而道字各道其所道蓋因
老子著道德經獨將道字歸之然儒之道有體有用仁
理具於心是體而其用則親親而推於民物老之道即

楊之為已有體無用佛之道猶墨之兼愛有用無體也

南軒先生有云世固有不取異端之說者然不知其說乃
自陷於異端而不知誠嘉言也

梁武時西僧達磨入中國面壁坐九年雙修性命並無一
言傳教今佛氏盤據中華千餘年滅他不得了吾儒不

必苦關但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今僧不能尊不能行也
佛老居于世不能滅絕但宜立額土著不遊方俾限田自

種自食作例于後

娶妻生子而出家釋迦之教門也臣周友孔而出關老聃
之行徑也孰謂釋老滅絕父子君臣夫婦之倫乎

雜說

以色交者色衰則棄以勢交者勢窮則去以位交者位崇
則忌以利交者利空則潰

龍辱不驚肝木自寧動靜以敬心火自定飲食有節脾土
不泄調息寧言肺金自全恬然無慾腎水自足

人類正生本乎天也植物倒生本乎地也動物橫生清濁
之氣溷也

凡卵生之物育而毛則飛陽之屬也毛而育則走陰之屬
也描胎三月形質具魚卵一時肌骨成此造化也

禍而能悔其福自至福而能懼其禍自去

人家中饋必婦女親之勿使僮僕變新

脩養之法愈疾可也壽夭自有命

陰陽家可信不可全信惟義是比

魚千里陶朱術也黍一炊邯鄲夢也

豕是乃閑言路之說

居富莫忘貧居安莫忘危

自述

仕宦而極下民之將溺著述而申先哲所未言斯不幸上

帝降衷而枉在天地間走一遭也予少也賤涉歷世迹

沉潛古道或有一得之愚不敢不致力以竭降衷之帝

朽於地下也

先正南山黃先生以日見
湖文學溥也先生於道
能壁立萬仞心光潔而情
於治體身心者鑒上皆是
臺以忤當道力辭政務寧
無充德益邵而學益精博
經書補註以溯聖賢立言
尚未大行於時槐晚學竊
此書於蕪湖莊誦數過知
器未能已發而未盡至於
以祛時弊而躋太平真儒
識也惜乎時不先生而莫
執此以往之言今古竟成空
想于儀禮經書附補其發秘

蘊聞道要譬之日月星辰懸象於天而南
北二極各有隱見惟海於四外靡不涵燭
而見所未見也故曰海涵萬象先生命名
見意已序之首簡槐再拜稽首而颺之於
末遂命王梓行使不得為黃氏私書以隱
先生之賜昔

正德十六年八月吉日

賜進士湖廣提刑按察司副使前江西南昌
等處兵備晚學半湖陳槐謹識

海涵萬象錄四卷

浙江范梈柱家
天一閣藏本

明黃潤玉撰潤玉有四明文獻錄已著錄是書乃
潤玉孫溥錄其平日言論分四十類其中間有新
意然舛悞者多如引禮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
則世世祖是人遂謂宋太祖當居始祖廟其祖父
宜另立六廟信如此言則周之后稷不當居始祖
廟武王不當列二世室矣其說甚謬又謂晉宮大
司樂其祭祀之樂不用商聲朱子與蔡西山俱不
說出案周禮太師曰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
則周末嘗不具商聲且大司樂曰凡樂圜鍾為宮
又曰黃鍾為角乃謂黃鍾為夷則宮之角又曰太
族為徵姑洗為羽乃謂林鍾宮之徵及羽非謂圓
鍾之宮止有角徵羽三聲而闕商聲也後韓邦奇
苑洛志樂論之甚詳潤玉未詳考經文也又謂周
禮別無北郊之文其北郊字出緯書案天官內宰
文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治蠶於北郊何嘗無
北郊字耶又謂爾雅有不律筆之文謂蒙恬始造
筆證非周公之作不知蒙恬造筆事出張華博物
志小說雜書不足為據魯語有以死奮筆之文固

在張華先也如此之類頗傷舛駁至所載羅銓賂
交東楊求陞都御史諸條尤語涉恩怨益不足徵
信矣

琅瑯漫抄一卷

〔明〕文林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俞寬甫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琅瑯漫抄

一卷》提要

琅瑯漫抄

長洲文林

太祖高皇帝生於盱眙縣靈跡鄉土地廟，父老相傳云：生時夜晦，惟廟有火光，明日廟移置東路，至今所生地方圓丈許，不生草，盱眙縣志有記。

和州城隍廟額曰：敕封承天監國司民靈護王，問之鄉老云：太祖渡江，神頗著異，故特賜封號，今加封誥，猶存錦標玉軸，其文云：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

而人見闔所及者也，神司淋慝為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鑒於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瞻此名城，雄列江右，王師戾止，屢獲成功，非神相之何以臻此，必有超出於高城深池之外者，豈封曰承天監國司民靈護王，靈則威加於顯著，護則福及於保綏，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于我民，鑒於我國，享茲明

祀悠久無疆主者施行洪武二年正月日
又頒降神像聖旨可封云云王冕服九旒
九章青衣緋裳緋蔽膝緋白大帶緋履履
云

太祖初渡江至采石駐薛姬家飢甚坐穀
籠架上問姬此何物對曰籠林烹線雞為
食問何肉曰鐵雞飯以大麥曰仁飯太
祖默喜蓋龍林登基人犯皆告語也天下
既定召姬賞之至今有薛家窪云
堯典曰象恭滔天蔡註滔天未詳按史記

作似恭慢天遠是蓋史遷去伏生筆未遠
必有所受也諸葛孔明曰滔慢則不能研
精蓋滔與慢相通古有是言也

亳縣成湯禱雨臺已淪入于河湯有天下
而禱雨桑
林不應臺猶在亳
殆後人偽為耳

成化丁未六月渡淮時河清一月餘不以
為異及經亳及太和渡黃河皆然今上
之龍飛不偶然也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罷僧云正統
時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英廟尚幼

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為后
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
請英廟進言於太后曰母后大德子
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致功德寺後宮
以酬厚恩太后大喜許之復命中書令人
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
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幸當時名臣尚
多而使宦者為此可嘆也

弘治戊申二月廿六日浙東嚴州景寧縣
北屏風山有白馬成群首尾相銜後牛首

山迤邐騰空而去是年陝西天門開人馬
百萬自下而入

成化丙午嘉興王者召仙降筆問時事以
十二辰為詩次年憲宗厭代詩云勸君
莫讀相鼠詩勸君莫歌飯牛詩騎虎之勢
不能下狡兔三窟將焉之神龍未遇因淺
水虺蛇歟鯨爭雄雌千金駿馬買死骨神
羊觸邪安所施沐猴也作供奉官聞雞亦
是五百見獬犬下登走牧猪奴戲令
人嗤

晦翁先生稱陳子昂詩如自然之奇室，但恨其不精於理而自托於僊佛，然自三百篇後，一變而為離騷，有遠遊諸篇，即多僊恠矣，再變而為漢賦，則入於誣妄，至於魏晉之四言五言，則皆神僊恠樂之事矣，子昂效漢魏而作者，又何恠其託於僊佛也。

三皇本紀系小司馬撰，其稱天皇地王人皇各一萬八千歲，蓋本皇極經世書云，一萬八千歲而天開于子，又一萬八千歲而

地開于丑，又一萬八千歲而人生于寅，此即三皇之歲數，而本紀乃附會為人耳，經世蓋自古相傳之數也。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鑿，碑陰銘敘開、而款開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葵父銘，其半為神道碑銘，且盡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銘耳，黃默然。

淞江錢尚書治第時多役鄉人，而碑甃亦取給于彼，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

曰，某擔自黃瀚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其碑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恠者，此事與高絕相類，可以為戒也。

天順間桂廷珪者，嘗館於錦衣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後松陵驛丞甘某洗馬江朝宗之婿，印曰翰林東林，一時傳笑以為的對。

弘治元年都御史馬文升奏令南京科道點開大小教場，操軍御史張昂給事中周

絃，既往點亡伍者十之三，主帥成國公朱儀及太監陳祖生蔣琮恐甚，因掖拾掩飾朝廷，命二人回話，乃直述所以，其事之醜益暴白矣，事下兵部覆奏解之，有命補外太宰王公恕上章救之，不允，科道復力諍之，乃得調京首領。

左傳曹人請于晉，侯曰，吾歸而君則歸曹伯者，晉也，胡傳曰，其言自京師，王命也，則歸晉君而以累乎天王，理固然乎，春秋聖人之筆也，其詞嚴，其義博，晉伯之初執

也書曹伯歸于京師善之也斯時也天王因其執聲其罪而討之晉雖不臣其誰不服以是而魏令天下其為東周乎緩至一年有奇不決而後晉得以歸之則是天王與晉以操縱之權也其曰歸于京師又曰歸自京師若晉之京師矣王之所以不王臣之所以不臣一言盡之呼嗚微矣

世傳毛室放龜室被溺龜為之渡按室傳室為符堅婢將所逐溺河死室先嘗畜白龜後放之河室溺時養龜人亦墮水若履

石上既渡視之乃向所養龜也長已五六尺謂室誤矣

桓彝忠於晉室子溫及孫玄謀篡逆分為兩傳固當而桓謙桓振諸人皆叛賊不應亦列冲彝傳中

憲廟時太監阿丑善詆諧每於上前作院本也劇頗有方朔諷諫之風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丑作醉人酹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酹罵如故又曰駕至酹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天子

駕至不懼而懼汪直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也自是直寵漸衰直既去黨人王鉞陳鉞尚在丑作直持雙斧趨路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鉞陳鉞也後二人以次坐謫保國公朱永掌十二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傳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徐曰尔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於是憲廟密遣太監尚明察之保國即撤工賂尚明得

止成化末年刑政頗弛丑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公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難行最後一人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憲宗微哂而已

閻老保史劉公屢為臺諫所論而上寵眷不衰人因稱為劉綿花謂轉彈轉可用也
成化辛丑宿州奏一婦人自脇下生一男

弘治改元戊申余按省台視之八歲矣名
佛記兒是黃醫官之甥先是母娠時臍腫
如癰比就將母亦昏暈不知比甦視臍已
平斑疳甫合乃知臍下生也子狀貌頗磊
落鼻上一痣黑而大余意此決非聖賢他
日或作一高僧耳蓋誕之異也

子賤墓在壽州南孫林教有祠亦在壽州
安豐塘上

虹縣靈壁抵河南約千餘里直河無水云
是隋煬帝積黍行舟處

靈璧縣北齊眉峯道傍有石嶙峋立卧假
側二十餘里其色黑潤可愛土人稱為活
石問之曰述有人掘得即死至今莫敢犯
者蓋亦偶有他傷耳非石也

春秋書鸛鳴來濟下書昭公出奔宋史記
書杜鵑鳴于天津橋下即書以王安石為
群牧判官

世傳臣見君呼萬歲自漢武登嵩山聞山
呼萬歲者三遂為臣祝君故事按優旃傳
曰秦始皇置酒有頃殿上呼萬歲則萬歲

之呼自秦已有之矣但無山呼字耳

永嘉閨婦以青梅雕剝脫核鏤以花鳥纖
細可愛以手擎之玲瓏如小盒闔之復為
梅謂之梅籃李太白詩云珍籃薦雕梅堂
即梅籃欽

南京朝陽門外天晴微雲忽雷擊死教人
惟灰燼迺守蘆席老卒問之人云是輩惟
務戕忍取良人財物者

弘治元年淮水清舟人曰昔黃河自戈河
入今戈水塞矣故清三年春至清河其流

渾與昔淮水同而淮水及清此亦天地河
源之一變也不知有何災祥漫識之

懷遠縣人云黃河合淮時沿河受害者多
今雖無水害則縣荒落居民蕭然矣殆
氣候使然

山西鉄冶鑄火盆面洗之類出爐乘紅刷
以膽礬水作生銅質之受欺者多矣

成化間太監王高執守自重掌休沐居慶
壽寺時有兵部尚書者不欲言其名往謁
之與侍郎某先後出部各詔以他往已而

偕集門下、進退惶惑、都御史王越、戶部尚書陳鉞亦在、高久不出、使主僧將命曰、請諸公拜佛、衆相顧不敢違、越笑而倡之、甫拜而高出曰、諸公今日當責、皆前世所積、非佛力而何、蓋詰其非有德李所致也、既而揖諸公坐、高曰、昔王振用事、六卿多通私、謂人以為擅權、今諸公見訪、安知外人、不議高邪、且諸公訪高、不知以高為何如人、兵部曰、公真聖人、高驚訝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孔子尚曰、則吾豈敢、高何人

而敢謂聖人、辨之臺、博百言、衆喘不能出氣、高既卒、諸公相次以事敗、聞見錄載、呂文靖致仕居鄭、范文正出為陝西河東宣撫使、過鄭、呂問曰、蔡政出使何也、文正曰、某在朝無補、尚欲報於外耳、呂笑曰、公誤矣、既跬步去朝廷、豈能了事、文正慙然有悔意、夫文正之出、所謂直道事君者也、其出處必自有見、豈必因呂文靖之言始悔耶、文靖任術教、以是問公、不敢直斥、故云然、若出而有悔、烏足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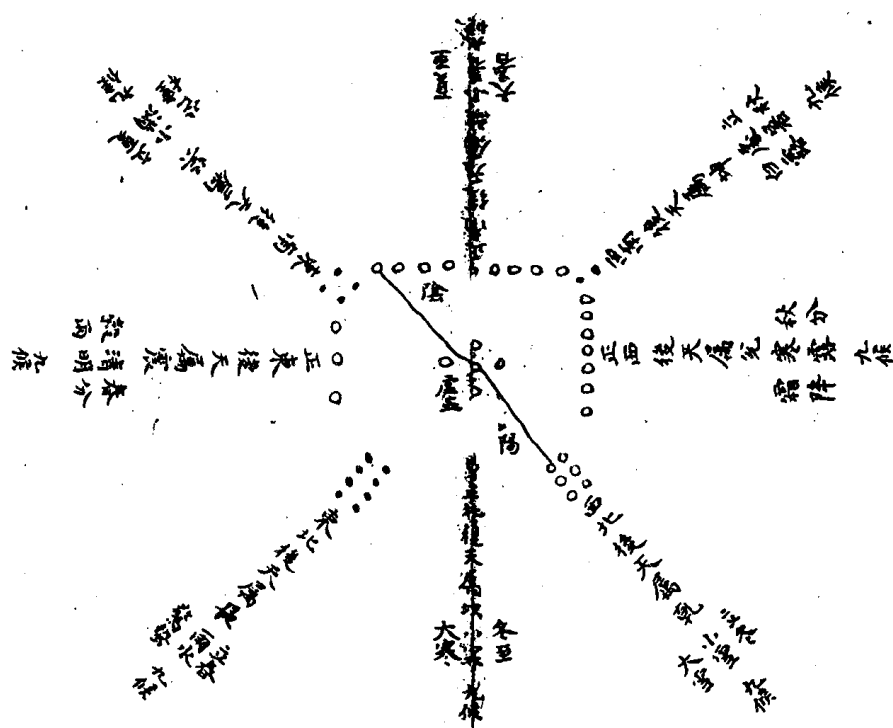
正哉、論衡辨史傳訛謬、若禹母含薏苡而生、契以含燕而生、伊尹由空桑生、稷以巨人跡而生、又若堯使羿射日、魯襄慶戈反日、孔子預知秦王上我堂、秦寶不曾至魯、凡此類歷、辨正、真以可鍼盲解、破邪妄、至以毒為太陽熱氣、又謂太陽火氣常為毒、則謬甚矣、蓋熱自能燬物、太陽寧有毒邪、又甚至於譏訕孔孟、欲廢祭祀、則又天地間之罪人也、

世以史記趙氏孤兒作雜劇、是以雜劇為史記也、史遷好據拾不經之言為傳、不惟其然也、又或辨其有無者、意不足辨也、經曰趙盾弑其君、則盾固未嘗殺於靈公也、盾之善終、又何嘗死於屠岸賈也、邪、史之言不足信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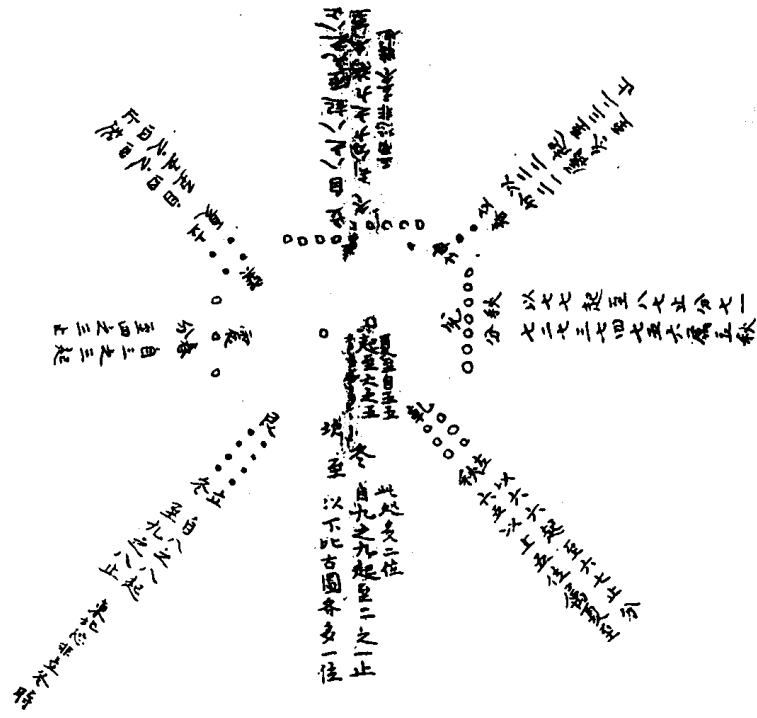
蔡先生作洪範方圖自是正理、其圓圖與洛書全不同、且洛書以一數居下、屬水、後天為坎、配冬至、圓圖配自九九尚未大謬、入數居東北、後天屬艮、配立春、而圓圖以

二配之二死教也陰之陰也以配立春斷
 乎難矣三居左正東屬震配春分與圓圖
 偶合四居東南屬巽配立夏圓圖止合其
 半五居中後天無定屬所以無定位運四
 時根五行今圓圖以屬夏至之半六居西
 北屬金後天曰乾於時為立冬圓圖以立
 秋夏至各當其半七居正西後天屬兌當
 配秋分圓圖止合其半七七以下始分屬
 之九教居正南屬火後天為離配夏至圓
 圖以配冬至殆與洛書本圖相反矣一者
 教之始乃氣之始而以屬冬至二者陰之
 純於後天屬坤洛書位於西南於時為立
 施故八卦九章相為表裏以後天圖配洛
 書則四時無不順七十二候無分毫加損
 亦天地生成之妙也術家有遁甲想亦是
 古書其配合氣不差而避五不用豈蔡先
 生以其術家而忽之邪

洛書古圖



蔡先生新圖



此蔡先生所作也、先生非不精詳校勘、但一時失於虛五、遂至舛謬如此、後生非敢致喙先哲、考之於古、覺得未穩、姑錄以俟再講、

九九之數八十一也、虛五九位七十二也、虛五則一數為一候、四時分而七十二候、周爰新圖以多數配少數、故不合、又順數以定四時於本圖、又相背馳耳、若然則八卦九章何以相表裏、

禹會封在塗山西南二十里許、土地平行、相傳為禹會諸侯處、

塗山頂有銀杏一株、大可數百圍、不知年矣、

汪氏老母、於皇寺側酒媪也、高皇側微時、受其恩多、故以其子孫主陵署、劉氏恩人墳主之妻也、趙氏乾娘、高皇義父之妻也、並世韻指揮、

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為奴、十四年英廟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為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以故論之、久之也、先

下馬尔識若君邪官童曰我若豈有不識者於是令從者引見上上曰吳某至吾無憂矣相對泣官童因告也先吾中國為君者甚衆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為時英廟與也先不曾相見蓋未有定其礼者官童復以理喻也先曰尔母某年来朝受某賜某年又受某賜尔亦臣也豈可為賓主礼也先設五拜稽顙復進膳英廟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其妹為英廟配問於官童曰馬有

萬乘君而為胡婿邪後史何以載耶之則拂其情乃詔之曰尔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為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礼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卻曰留俟他日為尔妹從嫁當併以為嬪御也先益加敬英廟復辟二年有哈哈者來朝英廟在虜時舊識也英廟令官童問曰也先何失信邪曩時許以妹併從人嫁我今皆安在對曰某年来被石虎殺其從而納其妹矣英廟叱曰豈有茲事後戒曰此言止

三人知敢泄者磔之彪之及狀既明而英廟疑之亦有在矣

吳官童歸自也先繫錦衣衛獄景泰元年胡人攻城急石亨乃謀于上曰得吳官童可以計退詔出之見上釋其械問曰尔能退此胡否功成賞以侯對曰能賜易新衣押至石營石曰吳先生至吾無憂矣官童乃逐一驢載破帽手持腐肉直挂入遼圍胡得之以送于主者官童乃番語云吾某村人吾母有病入城買肉啖之執我

何為復曰我非與尔等有鄉情吾固不言言之吾君必見殺我聞中國已有檄召四方兵至矣某日潛至尔地勸老營尔尚守此何為某日又當出戰吾非有鄉情不言言之抵白害耳虜聞言始有退志然後亨以火器擊之圍遂解蓋亦所謂先聲者也石珣得之矣由是官童以口舌至都督僉事英廟復辟進大都督坐南京兩府營護韓子三上宰相及代張籍書固愛其文而心竊鄙其事及蘇老泉上田樞密書

固不能無求也二人之不足以及傳世故人皆及見之下以不知亡憐之辭幾千百億萬也漢時此類文字絕久逮宋盛時此風未息故程明道對韓持國云惟不求而得則求者不至豈上之人有求求之邪國初至今士稍有立者皆以此為恥謂能韓能蘇之文章者官為之永

站船用粉塗地然後加彩 高皇帝聖製也
南京功臣廟五錄與陳漢大戰 高皇帝
白船友諒紅船既平漢命呂紅船入通運

裴因曰者加彩載使臣六守廟相傳之言或有此事但近時所乘皆無所謂白者矣惟北方尚有此制
子在家時聞王僉憲筆灰於溫察院對院有樟榕樹蓋三四百年物王先夢人謂曰我張容也幸與公同往心竊疑之次履見樹有大益怪今斬一鐵牌列其銜填以硃砂以鏤鍊并樹縛之明日病遂昏亂中月既一時樟榕即倒子聞之甚異及至溫所謂樟榕固無恙而偃倒乃氣樹也然則傳

言可盡信邪

謝靈運送孔令詩季秋邊翔吾旅雁違霜雪淒淒豈非肥皎寒潭潔上二句見孔令避地之意三句喻時四句美孔賦而此也在宿天下理以万岸芳悅詩意微婉喻宋公尤切

宋義事楚懷而逆料項梁之心敗居辯黑白可謂知而明矣所自勉則未也夫人情有真偽王霸是也王者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伯者則不之顧矣王伯真偽在

為人臧否耳而項梁為人臧乎否乎使宋義一時知其真偽復楚而羽渡何如其人也羽固勝梁能元久處人下乎能真知父子君臣倫理者乎能至死不復乎人知其不能也其所自立楚懷又因人之言而假以服眾耳使懷王可事則勸其公而別圖或不可事亦必勸其自圖毋陷中口不聽則避去以避禍是亦不待智者可呂能之而乃併其身與懷王就戮智者固如是哉或曰宋義與項氏合而不言爭於

懷王則失事君之忠矣勸項氏立懷王者
義也今言而不聽當明告懷王曰昔項氏
所立立王者聽臣之言耳今不聽王必不
能久矣而後公之豈不兩全

于少保之死人皆曰徐武功害之然當昔
易太子銅南城非少保而何及景皇帝
病亟寬欲迎襄府但事未決而中宮猶
豫聞事泄乃為內監曹吉祥傳播因起張
石之謀迎立憲宗乃出眾議寔非少保
意也憲宗但知有請章遂復其官與官

其子然當時廢太子而今立之豈其本心
哉然其功復社稷足已寬其誅但當時張
石輩皆武臣不能顯暴其昔日無君之惡
而待然殺之武功又不能辨正故今之議
然人然大概廢太子一事凡署名者皆
當誅豈獨少保哉但少保竊得君從違惟
隨指故其罪為獨深當時惟范廣之死為
無辜人至今惜之

史記舜世紀曰生生之具曰什器軍法曰
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共器具什物故云又

作役者十人為火則火伴家火皆當從
火從夥者非

瑯瑯漫鈔畢

先公官太僕時政事之餘松墨在荷
即信手叶一二紙或當時見聞或攷
訂經史閱命錄錄置冊中而一昔遂
三多天且皆漫言未嘗脩政壁每日
讀則嘆曰此豈著書時也他日開門

十年當畢吾志嗚呼豈謂竟不誤耶
自公少時即有志著述有日程故錄
甚富在滁失之此編蓋百分之一耳
姑存之以著公志在溫一二事散錄
詩文集中心不忍棄公并鈔入之櫪四
十八則石治康申十月仲子璧拜手
筆書

鄉邪漫抄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文林撰林字宗儒長洲人成化壬辰進士官至

温州府知府是書雜記瑣聞逸事間亦考証經史

凡四十八則無甚可采其三皇一條至謂司馬貞

祖邵子之說而成本紀則唐宋不辨矣

三餘贅筆一卷

〔明〕都印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鈕氏世學樓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餘贅筆

二卷》提要

三餘贅筆

東吳都印著

洪封禪記云泰山東山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出近
聞島夷志云琉球國有大嶼山極高峻夜半登之望曉谷
日出紅光燭天山頂為之俱明又宋學士集云補怛洛迦
山在東大洋海中鷄初號遙見東方日出輪赤如火流光
燭海波閃爍不定唐人詩云海峯夜深常見日非虛語也
古字有相反者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是以亂為治也易
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息為長也易曰同心之言其
臭如蘭禮曰祔饌皆備器具是以臭為香也禮曰則皆坐

奠之而後取之是以坐為跪也如此類者甚多

古人每飲食必祭未有不祭而飲食者今之釋老食時猶
祭而士大夫乃反不行古云禮失而求之野此亦可見

宋曾端伯以十花為十友各為之詞茶蘼韻友茉莉雅反

瑞香殊友荷花浮友歲桂仙友海棠名友菊花佳友芍藥

艷友梅花清友梔子禪友張敬叔以十二花為十二客各

詩一章牡丹賞客梅清客菊香客瑞香佳客丁香素客蘭

幽客蓮靜客茶蘼雅客桂仙客薔薇野客茉莉遠客芍藥

近客敬叔名景修宋禮部郎中吳中人

為之中惟鶴性最馴人家多愛蓄之每放數十里或百里

外皆能自返亦能為人傳書昔人謂之飛奴一友言家有老僕正縫間常以事往淮陽一日大風雨有鵠隨逆旅主人屋上因甚主人將取烹之見其足繫書一封表以油紙視其封蓋此鵠自京師來終三日耳主人憐之不敢啓封乾其羽毛縱使飛去

緊家用艾一灼謂之一壯沈存中云以壯人為法其言若于壯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梓潼神祠在廬者之而學宮事之尤謹按梓潼為四川屬縣四川上直參宿參有忠良本姓之象其山水深廣為神明之所宅或謂斗魁為文昌六府主賞功進爵故擬梓之

士往事之或謂神為張宿之精詩所謂張仲孝反是也其說不可深考

晝夜有十二時十二時有百刻一時八刻以十二時計之止九十六刻餘四刻不知何存或以問予予曰天地之間不過陰陽兩端而已晝夜者陰陽之象也以晝夜而分之則有十二時以十二時而分之則有百刻以百刻而細分之則又有六十分為非陰陽之數止於此也蓋陰陽無窮盡者愈推則愈有姑以六十分而為之限耳故以一刻言之則得六十分八刻六八四有八十分亦多二十分蓋八刻有上四刻下四刻上四刻如初刻正也有初初刻多子

分為合二百四十分所以十二時一百刻而總六千分也吳棫為棠暗室中力持曳以手摩之良久火星星出蓋吳綾係呼為油段子工家又多以脂發光潤人服之體氣蒸鬱宜其致火也

金輪林學士王君履齋著論語辨惑其總論曰解論語者有三過焉過於深也過於高也過於厚也聖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久學者求之太過則其論難美而要為失其實亦何貴乎此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自謂其不得聞而宋儒皆以為實聞之問死問鬼神夫子不以告子路而宋儒皆以為實聞之問死問

為湯之事寂寥殘缺不當強解而或謂聖學所傳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若是之類皆過於深者也聖人雖無名利之心然嘗就名利以誘人使之由人欲而識天理故雖中下之人皆可企而及茲其所以為教之周也如曰不惠莫已知求為可知也此正就名而使之求實也而謝顯道曰是猶有求名之意非聖人之至論子張學子孫夫子為言得祿之道此正就利而使之思義耳而張九成曰聖人之門無為人謀求利之說祿之為義自足而已竊武外邦無道則愚夫子以為不可及楊龜山曰有知惡之名則非行其所無事言不可及則過乎中道矣道伯玉邦無道則

卷而懷之夫子以為君子而張南軒曰此猶有卷懷之意
未及乎潛龍之德見果聖人之旨乎若是之類皆通于高
者也凡人有好則有惡有喜則有怒有譽則有毀聖人亦
何以異哉而學者一以春風和氣期之九怒疾譏斥之詞
必周適護諱而為之說子曰四十五十而無間焉斯亦不
足畏也已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人固有晚而改節
者然察觀之亦可以見其終身矣而蘇東坡皆疑其有為
而言牛貢問當時從政者夫子比之斗筭而不數蓋師第
之間商平其語何害于德而張九成極論以為自解之詞
至於秋叩原壤呼之為賊此其鄙棄無後可疑而范純夫

四

世襲

猶有因其才而教誨之語若是之類皆過於厚者也知此
三者而聖人之實著矣若虛字從之轉學有高才討學白
樂天文以歐蘇為正脉平生於經解不喜張九成史例不
取宋子京討不愛黃魯直著論解之凡教百條遺山元好
問嘗表其基

今官府衙門列木於外謂之鹿角蓋鹿性警群居則環其
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軍中寨柵埋樹木外向亦名
曰鹿角

今之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謂自東華少陽君得老
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道士呂巖遂進士劉操操

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菴秦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楠楠授
白玉蟾玉蟾授彭耜耜授北宗者謂呂巖授金王嘉嘉授七
弟子其一丘處機次譚處端次劉處玄次王處一此都大
通次馬珏及珏之妻孫不二此外又有所謂全真者其名
始嘉蓋嘉大定中抵寧海州馬珏夫婦築菴事之題曰全
真由是四方之人凡宗其道者皆號全真道士

浙中人家水溝多用陶瓦為之如窰突狀名之曰溜取其
流通不壅滯也地少水人家多於山上置開蓄水遇旱
歲開以灌田名之曰沛取沛然之義也

書云馬牛其風左氏傳云風馬牛不相及蓋牛順物象風

五

世襲

而行則順馬健物逆風而行則健

草生背陽濕地風味殊美然間有毒者食之往往殺人周

公謹蘇東野語嘗載其事近傳一法煮時和燈心草或以

銀簪淬之若燈心與簪色黑即有毒棄之勿食

鳥雌雄不可辨者視其翼左掩右為雄右掩左為雌一說

振其毛置水中沉者為雄浮者為雌

○今世俗用金銀為環置於婦人指間謂之戒指按詩注古

者后妃群妾以禮進御於君女史書其月日授之以環以

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

左手既御者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則世俗之名

戒者有自來矣

世言老聃少卜則聃者以年老為貴卜者以年少為貴老聃人皆知之問之少卜不知何謂按王彥輔歷史云老聃其間少取其決乃知俗語其來久矣

唐故事歲暮賜群臣曆日并畫鍾馗劉禹錫有代杜相公謝鍾馗曆日表云圖寫威神驅除群魔行元曆敬授四時施張有嚴光增門戶之貴動用協吉常為掌握之珍又有代季中丞謝鍾馗曆日表云藉其神象表去厲之方鎮以曆書敬授時之始

吳人呼暖酒器為急須暖飲食具為僕僕急須者以其應急而用吳人謂須為蘇故其音同僕僕以銅為之書僕者不得竊食故憎之也

宋柳先生范大務公愛談虎事嘗攜一軒榜曰說虎子居無事客有談及此者因舉舊聞一二以資博識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咆哮震山谷須臾奮躍搏人入有勇者不為之動虎止而坐逡巡揖拜而去又虎骨甚異雖死又淺草能身伏鄉鄰及其號然作聲則覺然大矣又虎不食小兒兒戲不知虎之可懼故不得而食蓋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又人或懼虎曰其神竟被虎所得往往為之前導今之人凡死於虎者衣

服巾履皆別置於地非虎之威能使之自解是鬼之為也又虎健則養果實啗之不特狀也凡食男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乳起惟不食婦人之陰或過之者當作勢與之敵而屢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蓋虎不行曲路故也又虎食犬則醉犬虎之酒也

白樂天有愛姬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他日又有詩云菱角執簪黃谷兒抹琵琶紅裙信手舞紫綃隨意歌注云菱角紅紫皆小減獲名則樂天之侍兒蓋不止於樊素而樂素特其尤耳

俗呼雷電為雷公電母然亦有所本易曰震為雷離為電震長男陽也而雷出天之陽氣故俗云雷公離為中女陰也而電出地之陰氣故俗云電母

或問易之象象何以取義予曰繫辭已有明說不必深究舊嘗見一說云二字皆假獸以名象為大豕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說論一卦之體取以喻之象有六牙故六爻之義取以喻之

人之鬚眉與髮皆毛類也而鬚下生眉橫生髮上生或問予亦有說乎予曰鬚鬚屬也腎為水水潤下故鬚下生眉肝屬也肝為木木旁敷故眉橫生髮心屬也心為火火炎上故髮上生

古玉器有奇特細巧非人所能雕琢者多傳鬼工所為予
曰非也此皆昆吾刀及蝦蟆肪脂也所刻按本草云蝦蟆
能合玉石陶隱居亦云其肪塗玉則刻之如螺但肪不可
多得取肥者剖魚膏以塗玉亦較滑易琢惜未嘗試耳
二十三十二字款說文二十音入二十斤也青先合反三
十之省便古文也國語云行玉二十穀者正作此字泰山
泰碑亦云是帝臨立二十有六年則又以四字為句而以
二十為一元明白矣
○熊樓畫角之曲有三弄相傳為書子建作其初弄曰為是
難為臣亦難難又難再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
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合角音之鳴鳴者皆難字
之史聲也

三餘贅筆

三餘贅筆二卷

浙江范梈在家
天一閣藏本

明都印撰印字維明號鰲菴吳縣人太常寺卿穆
之父也穆官工部主事時封如其官年已八十餘
姚王守仁為作壽序今附錄卷末是書雜錄見聞
亦間有辨論然多摭拾舊文其引唐六典解世俗
長功短功之名未免附會古義謂鄭本伯爵春秋
書爵非貶段必敵人之名故書曰克決非其弟尤
悖謬之甚惟論鄧攸殺子不情朱子不當載之於
小學書中頗為有見及陶九成著書呂洞賓始末
趙緣督姓名宋高宗作幽閒鼓吹數條差資考證
耳

損齋備忘錄一卷

〔明〕梅純撰

涵芬樓影印明刻今獻堂言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損齋備忘

錄二卷》提要

損齋備忘錄

淮右梅純

國初文臣生受封爵者三人曰李善長以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曰汪廣洋以中書右丞相封忠勤伯曰劉基以御史中丞封誠意伯後李汪皆各以罪賜死惟劉公令終

國初將臣封公侯者今惟中山徐王黔寧沐王及武定侯郭公三人子孫尚得承襲餘皆廢罷其中山黔寧二王

御製爲善陰騭書內固嘗載其有功不殺降及有忠愛之德矣又伏覩大明一統志所載武定侯郭公臨淮人有

損齋備忘錄

一葉再呈

力善騎射國初從征渡江取金陵以謹重見信任又從征僞漢戰鄱陽湖下武昌及從徐達取中原克元都定隴右山後諸處繼平南溪峒諸蠻累功封武定侯復同傅友德平北虜公爲將善撫士卒人多用命大小百餘戰刀箭被體若刻畫然英殺之氣瀕老不衰居家善事親尤喜觀書卒追封營國公謚威襄及觀少傅楊公榮所撰神道碑稱公沉毅多智身長七尺膂力過人常從征僞漢陳友諒其將有陳同僉者驍捷善禦馳入中軍帳下

上遽呼公曰郭四爲吾殺賊公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隕墜

上鮮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汝過也

皇寧妃公之女弟也公鎮河南

上遣人至公第餞之且謂公素清儉賜白金二十盃廐馬二十疋公孝友仁慈恭儉誠實出於天性母夫人嘗疾篤懸身燈告天求以身代及卒公廬墓側晝夜號泣不絕聲毀瘠日甚一夕夢母夫人告曰地濕則致疾致疾則傷生汝固純孝惟竭忠報國爲父母光顯墓不必廬也公感悟歸家三年之中其哀痛如一日平居兄弟怡怡克盡友愛御軍行師動有紀律推心任人甘苦同之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百家之說靡不悉究教訓子孫以勤儉力學

損齋備忘錄

二 華林生

爲務事

太祖高皇帝四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公大小伯餘戰金瘡徧體每陰雨痛甚及聞征討之命即日就道未始以老疾辭亦可謂不忘忠孝者矣豈天眷有德視立功一時者自不同耶

都督劉直合肥人洪武中寧獻王封國大寧公爲總兵文廟靖難首入大寧盡握其軍以行數方苦於近邊無一人聽公者公恐被執一夜竊負勅印浮海而南京師聞衆已離去意公亦就降因籍其家無少長悉下獄絏一月公乃由福建還家人以是得釋故子孫至今雲仍不替蓋公

之當時幸全似亦非偶然者今純母淑人即其嫡曾孫也大寧舊地向既失守遂棄諸塞外今金軍皆置保定而寧獻王則遷國於南昌矣

先高祖駙馬都尉汝南使從子也洪武末出鎮淮安

太宗文皇帝靖難師至猶固守其地後臣民共推戴

文皇帝入繼大統先高祖訪知太夫人家居無恙遂散師還京蓋其初亦不知時以受人之托不敢避其難也其後非不終節以天命已定不能忘乎親也同時有周是修者自經死言者謂其不知天命請皆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嘗仰觀此言則

損齋備忘錄

三 華八

上之於先臣固無所罪也而奸諛乃擅竊害之痛哉賴聖明卒寘奸臣於法而臣家逮今受恩未艾蓋福善禍淫天道聖心一而已矣

孝廟即位之五年以開國功臣追封王爵者俱輔佐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有大勲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盡寸祿與編民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乃下詔命皆查

出明白具實以聞於是吏部奉詔惟謹即各行所在查取赴京既而開平王魯孫常復至自雲南寧河王玄孫鄧炳至自湖廣岐陽王玄孫李璵東甌王玄孫湯紹宗皆至自南京比至命各授以指揮使職還轉送兵部皆定

以南京錦衣衛使各近其墳塋。夫當太平盛世，不忘於報功此固聖天子之大德，而所司急於將順，亦賢宰輔之公心也。時承行者，則吏部尚書三原王公恕、兵部尚書鈞州馬公文升、驗封郎中安陸孫文、武選郎中蘇州徐源，皆一時名臣也。

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以示恩遇之無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公，以服事任，長庶遠利，以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詞，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為無能，不知蔭襲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誠何心哉？嘗觀近思錄所載此條，本橫渠策問，今性理大全則遺而不收，純初以應襲指揮使中進士，後見此言，遂請於朝廷，復舊官，故備錄於左，觀不負初志焉。

橫齋備忘錄

四

葉八

成化甲午，江西鄉試發策，欲進周程張朱五子配享先聖，大意謂禮以義起，五子之學，實繼孔孟既絕之統，其有功於來學，非漢唐諸儒所及，不可拘以世代先後，混於從祀。則道統以明，又謂顏路曾哲孔鯉，乃回參與伋之父，今子皆配享殿上，而父反從祀廡下，亦非人情所安。宜別祀叔梁紇於後寢，而以三子者配，則爨倫以叙，其立論甚精當也。近觀熊去非五賢祠記後語，乃知先儒已有是說，第當

道者未舉行爾。今朝廷右文圖治，興禮者不能一奮舌乎？然禮義根於人心，諒必有時而遂也。

濱水田地，常互有消長，其稅糧尚循舊額徵收，而無所增損，故消者苦於倍償，而長者反利出望外，可謂誤矣。純謂宜以新積淤之地，補還被衝損之家，庶盈歉適均，而人無妄訟。今江淮間州縣良吏，苟能舉行，亦非甚難，且於法制無所拘礙，顧在任視之何如爾。

太祖高皇帝御製詠雪詩云：臘前三日曠無涯，知是天公降六花。九曲河深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其一：統洪基兆於此矣。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凭看遍九垓。

橫齋備忘錄

五

唐寅

楹外近聆新水響，遙空一碧見天開。其維新丕治，於是見焉。於戲盛哉。

宣廟詩多六言，如史館云：蕩蕩堯天，四表巍巍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為家。上林春色云：山際雲開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含生意，天心允合吾心。詩今人家往往有石刻摹本，石蓋因不在禁中，故人多得之。純又嘗於一故家獲觀詠撒扇一首云：湘浦煙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與前二詩皆帝王一視同仁氣象，而此一章尤有克治之意，大抵皆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真帝王之言也。

國初宋學士潛溪為文章首臣一時文士誰則過之然於吟咏性情獨亞於諸公蓋天之生材實者不華淵者不陸固自不能兼全也

少保李文達公嘗謂今日士途中能尚理學者絕見薛大理一人今觀其所著讀書二錄皆身心體驗而有得者信非高才能文之人所能造也故其教人拳拳以復性為事可謂知所務矣方其幼時手錄性理大全一書其書不下數百萬言是非立志之高大能無厭心是以卒能誠身以及於人而一時之死生利害畧不能動也彼淺見者乃病其言之不華是以相如楊子雲為勝於曾子之一唯爾

損齋備忘錄

六

宋替溪文集內記一事昔有波斯國商人來閩相古墓有寶氣乃謁墓隣以錢數萬市之墓隣斬而不與波斯曰汝無痛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墓隣始受錢波斯發之見棺衾肌肉潰盡惟心堅如石鋸開觀之見佳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艷粧凭闌凝睇蓋此女生時有愛山之癖朝夕吐吞清氣故能融結如此此孟子所謂志一動氣也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人方夜飲貪歡未許暫停盃嗚呼此先君子夜聞丐者深有感而作也與前哲蠶婦吟所謂子規啼徹四更時底事蠶稠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王人歌舞未曾歸如出一手然彼方自

怨而此乃恤人此其宅心更廣大矣

程氏遺書內一事南中有人因採石石陷壓閉石罅中幸不死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他人復採石見此人引之出蘇覺身硬繞見風便化為石此氣壹動志也廣陵茅大方作詩必傳經義嘗謂孟子廟有千古難忘義利詞之句一時作者不能尚也洪武末年先祖守淮安公時方任都憲寄以詩云淮南消息近何如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外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嘆一長歌其於義利真不忘所擇矣故百餘年來尚為淮人傳誦

損齋備忘錄

七

施齋

歐陽子本論謂佛老之害宜修其本以勝之竊以為未然蓋修其本具端不入矣今其教方熾而遽欲修其本以勝焉是猶病劇不治惟務培養元氣也其愈也難矣狄梁公始終為唐卒授五王反正功固偉矣然非守道者所可取法何也蓋君子於義有不安不敢須臾處以成事有命難取必於將來也若梁公者後雖幸而成功其身固已委質為臣而處於所不安矣况或不能終遂又將何以自獻於先君乎

針指南或金性趨南也若水之下火之上皆出於自然非有所使之也但他金體重每籍於物莫遂其自然故惟針

可驗耳。

世所謂涼缺恐無是理。蓋陽能制陰。故水可以為湯。而泉亦有溫者。陰不能制陽。若極盛則克之矣。不能使之從其性也。夫陽之成形為火。而缺則火之餘也。惡得涼。

火浣布。蓋金石之屬。其縷若金銅鐵絲網。入火不能遽化耳。

方諸見月生水。此未及試。縱有之。其生當亦不多。蓋火以木為體。得其種可以傳。故千尋之缺。卒爾可滅。水自有體。其生也。豈得遽盛。今以一杯水。費束薪。焚之。且難即消。則長也。詎能頻異哉。知死之道。則可以知生之道也。

損齋備忘錄

八

陳亮

朱啓明謂人之目與舌皆有形。而所視所嘗者亦有形。鼻惟容氣。故所嗅者亦惟氣。至於耳。則中虛者也。而所聽之聲。亦無迹事物。各以類應也。固矣。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此唐人陳陶詩也。末二句。蓋謂地遠不知其死。而尚夢見。命意可謂精到。然謾讀之初。若不經意者。在今人不知費多少詞說。

元人薩天錫秋宮詞云。清曉宮車出建章。紫衣少隊兩三行。石闌干外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初讀若汎言一時事。細玩之。則見深宮寂寞。幸不到氣象。且造語渾然。追

蹤盛唐。若此者亦不多見也。

大理石屏。近年朝紳爭尚。官其地者。以是勞民傷財。而李貞伯獨寓此意於送行詩。乃謂相思莫遣石屏歸。留刻南中德政碑。可謂德業相勸矣。

周易自漢儒以彖象諸傳。分隸各卦爻之下。歷代因革。遂各不一。至東萊呂氏。考定十翼。附於經後。始復孔氏之舊。但大小二象。兼分上下。似猶可疑。蓋大象主象。小象主辭。義既不同。文體亦異。恐各自為篇也。先儒大象小象之稱。豈亦因其篇而別其名歟。

尚書精密之旨。若虞書精一執中。商書主善克一等語。今

損齋備忘錄

九

施永興

文皆無執。謂古文為偽書耶。

春秋紀事。非以用字為褒貶。但據事正名。則褒貶自見。如下殺上為弑。此殺上之定名。而不可易者。猶酒之不可以言食肉之不可以言飲。苟舍之而不弑。則非下之殺矣。故九殺上者。必以弑書。非惡其殺上。而故書弑字以示貶也。故曰春秋正名。蓋謂正其本然之定名耳。聖人豈暇智力於其間哉。

或謂雷形似斧。此倒言也。先王制器尚象。正斧取象於雷耳。

損齋備忘錄終

損齋備忘錄二卷

浙江范梈家天一閣藏本

明梅純撰純夏邑人成化辛丑進士太學題名碑作南京京衛人蓋純爲洪武中騎馬都尉梅殷之元孫世隸勲籍故也書中自稱初以應襲指揮使登進士後復讀近思錄中張子論世祿子孫不應工聲病售有司一條遂請於朝廷而復舊官蓋亦戛然自異之士矣是書上卷分紀事纂言知人格物四類下卷分說詩論文補闕拾遺辨疑刊誤六類其說詩論文頗能中理而亦每傷於迂濶如謂韓退之畫記先儒謂其體似顧命今觀之信然但顧命所言皆經世遠圖其所叙載亦皆一時聲容禮樂之盛而退之所紀不過游玩禽荒是可同年而語哉韓子不以其道得之矣玩而弗置不幾於喪志乎云云可謂膠固之甚且顧命何嘗有樂而曰聲容禮樂之盛殆謬爲大言不核事實矣其紀事類中述梅殷之歸京師乃以母老之故其擠死篋下出於趙深譚曦之竊害非成祖之意定以其家受恩未艾云云與史迥異亦曲筆也

蜩笑偶言一卷

〔明〕鄭瑗撰

涵芬樓影印明隆慶刻百陵學山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蜩笑偶言

一卷》提要

蜩笑偶言一卷

莆陽省齋鄭瑗仲璧

武侯忠漢能使後主不疑而周公之勤王家反不見信於其君叔子不孰能使敵國不疑而曾參之不殺人反不見諒於其母讒蔽其明愛惑其聰無足恠者古之聖人有能和萬邦而不能使亂子無傲虐能來重繹而不能使昆弟無流言一人之身乃如此冥頑不靈可與哉

表紹誅宦官無鬚多誤死冉閔殺胡羯多鬚多濫死應侯相秦必殺其辱己者韓信王楚交官其辱己者趙高指鹿為馬陰中其異己者朱溫指大柳穿車轂

學山

蜩笑偶言卷

一

來號

反撲殺其佞己者蓋各繫其逢也

王莽篡漢其女為孝平后稱疾不起守志終身曹丕篡漢其妹為孝獻后以璽抵軒涕泣橫流楊堅篡周其女為天元后憤惋不平形於辭色徐誥篡吳其女為太子璉妃聞呼公主則涕泣而辭司馬炎篡魏其諸祖安平王孚自稱有魏貞士不預廢立之謀武曌篡唐其姪安平王攸緒棄官不受其賜歸隱嵩山之陽朱溫篡唐其兄廣王全昱責其滅唐社稷知有覆宗之禍此三男子四嬪人者不遑其至親所為如此可以見天理人心之不泯矣

繭蠶出也而蠶非繭則不能藏身以形化網蛛出也而蛛非網則不能憑虛以覓食嗟乎依憑其軀者乃出自其腹也吾於是乎有感

叔孫通為秦二世博士以巧言面諛見賞而卒為漢儒宗孔穎達為王世充博士以草儀禪代見親而卒為唐儒宗皆所謂小人儒也而世儒宗焉此二代所以無真儒也

歐陽公一代之偉人也而小人蟻以房帷之醜文信公百世之人傑也而讒夫誣以匿服之罪則夫萑萑之成貝錦哆侈之成南箕又奚怪其然哉

學山

一 變偶言卷

二

來號

曾子之妻戲其子以殺彘而烹彘以實其戲孟氏之母欺其子以啖肉而買肉以明不欺古人養蒙視幼之法如此

以兆民為兆人以致治為致理之類唐人之避諱也以揖讓為揖遜以諄典為厚典之類宋人之避諱也今人或襲而用之所謂無喪而右拱者也

六經言道而不遺法四書言理而不外事諸國之語迂緩而不切於事情戰國之策變詐而不要諸義理馬遷駁而無緒班固局而不暢

前漢書表古今人物其失也混新唐書表宰相世系

其失也濫備三長如班歐猶有此失矧其它乎

陳琳為表本初草檄極詆曹公及歸魏而曹公不責駱賓王為徐敬業草檄極詆武氏傳京師而武氏不怒英雄之舉措大抵如此嗚呼當奎代漢周紀亂唐豈偶然哉

季羔避難而闔者室之子胥出奔而漁父渡之商君亡命而舍人拒之項籍敗亡而田父詒之得人之與失人何啻千里

食祿宜卻饒遺也而有時乎受饒遺故子產受生魚不為傷廉陳戴受生鵝不為不義去國非為飲食也

學山

一 變偶言卷

三

來號

而有時乎為飲食故魯膳不至而孔子行楚醴不設而穆生去

周昌以漢高帝比桀紂而帝不加罪劉毅以晉武帝比桓靈而帝獎其直文帝勞軍細柳軍尉不奉詔而帝善之錢鏐微行北城門吏不啓關而鏐賞之皆帝王盛德之事也

晉靈公刺客不殺趙宣子漢陽球刺客不殺蔡中郎劉裕刺客不殺司馬楚之唐太子承乾刺客不殺于志寧淮南張顥刺客不殺嚴可求西夏刺客不殺韓魏公苗劉刺客不殺張魏公孰謂盜賊無義士乎

劉禪既為安樂公而侍燕喜笑無屬技之感司馬昭
哂其無情李煜既為違命侯而詞章悽惋有故國之
思馬令譏其大愚噫國破身辱之人瞻望故都思與
不思何往而不招謂古人所以賢死社稷也

狄仁傑含垢忍耻於偽周而卒成取日虞淵之功呂
好問辱身迂迹於偽楚而竟就溥天左袒之績論者
猶咕咕動其喙則夫受唾之師德仰藥之唐恪果何
為哉

楚莊不罪絕纓之臣秦繆不罪食馬之盜趙盾食翳
桑之餓顧榮啖執炙之夫或得其助以成功或賴其

學山

蜩笑偶言卷

四

來號

力以濟難其視華元殺羊獨斲羊斟而因之喪師鄭
靈解龜獨斲子公而因之遇弑者遠矣中山君曰吾
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食得二死士然則施德之
與招怨豈在大哉

伊尹之言辟不辟孔子之言君不君孟子之言王不
王李雲之言帝不諦其義一也而雲獨以是賈奇禍
焉延熹之主其太甲齊景齊宣之罪人哉

陳竇謀誅宦官罹其辛螫而漢鼎隨移訓注謀誅宦
官遭其反噬而唐社隨屋社鼯稷狐熏灌之難如此
侵霜滅趾之戒可不慎乎

梓

蜩笑偶言一卷

浙江孫仰
曾家藏本

明鄭瑗撰瑗有井觀瑣言已著錄其書多論古之
語間及考証止二十六條蓋隨筆記錄未經卒業
之本如謂蘇軾以程頤為姦猶盜跖以孔子為偽
軾何至如盜跖程子亦何得比孔子殊為擬不於
倫遠不及井觀瑣言也

荷亭辯論八卷附書二卷

〔明〕盧格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嘉慶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荷亭辯論

十卷》提要

序

自明以來與朱子相水火者其門戶有二尊註疏者以實擊虛崇陸王者以虛陷實各立主張扞格不相下其壁壘甚堅其鋒鏑甚厲一以爲空疎一以爲支離雖朱子亦無如之何而千百年來朱子之爲朱子自若也然自科舉學弊體註約註遞傳衣鉢宗朱述朱自爲師承以爲墨守考亭遺訓而其實茫然未有知識此亦朱子所深惡而

痛嫉之者也若夫前明侍
御東陽盧荷亭先生辯論
之作則不然不倚傍註疏
不崇尚陸王討論經史研
究古人之成迹其有不合
者反覆推詳以求當乎心
之所安觀論易諸篇微詞

荷亭文集

二

奧旨多發前人所未發讀
其詩文溫文莊雅有典有
則粹然成一家之言蓋其
心氣和平無戟手詬厲之
習故其論述不偏不蔽愈
辯愈精足爲朱子功臣無
疑也其原集叢山劉子旣

已序而傳之近日抱經學
士又詳加校訂今其裔孫
表揚先業克紹世芬慎重
刊布以廣流傳其有功於
先哲甚大予旣欽侍御之
持論正大又嘉諸子之克
傳家學有足多者於是乎

荷亭文集

三

書

嘉慶六年歲次辛酉重九
後三日

撫浙使者儀徵阮元序



序
往時見章
陽靈匹夫
論之失和
意遠當或
有未純近



乃得荷亭
始知其覃
有灼見惟
者為歸不
此乃其所以
深信古

心也百丰
檢討立論
駁幾于戟
論开所言
氣象已迥
與侯者不

侔吳前輩
君久壺清
諒風余嘗
君太咲而
視聖凡固
當不同謂

其言一無可議。且蘇
所用其思者也。因一
二未安。而遂并疑。开
餘夫豈可哉。此書論
經。所兼及古今之事。

序三

蹟注。仁多。辨獲讀之。
梨然有當。焉間有與
朱子異者。夫非好為
異也。反求之。而寔有
所不。慙云爾。此書明

史不載。儒者亦鮮傳
余從同色宗。必解元
潮生處。鈔得之以為
和此書。庶無嫌乎為
異。且恐後人尊朱太

序四

甚。一間。有異。同。便以
為。蘇。可。探。則。深。味。作
者。仁。意。矣。余。故。欲。論
夫。好。學。深。思。出。本。而
與。之。共。讀。焉。毋。使。徒

為不知者詬病亡
乾隆四十年季夏大
暑後二日仁和後學
盧文弨識于鍾山書
院

序五

遷杭從孫潮生書

舊序

六經聖人之書也古聖人往矣獨吾夫子為聖之至稱
萬世師者以其表章六經之功大也六經之道幾息於
戰國而焚棄於秦漢唐以後儒說繁興然皆雜駁而不
知統要之所歸賴考亭朱子箋釋古文折衷諸儒之言
而歸之一今之尊朱子亦不下於古之聖人以其能章
明孔子之教而合於六經之道也古聖人之書當焚餘
殘脫穿鑿附會之後拾其亡佚正其訛舛而發明其遺
義其在朱子似為差備然傳之久而失其真是者終未

荷亭文集

舊序

能無也夫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子之於古也信
且好之而已夫既信且好之而又刪之定之益損而筆
削之何居凡以求得之於心而不敢苟同於古人也故
敏敏焉學問思辯終其身至忘食忘憂乃已蓋善致疑
者莫如孔子矣學惟大疑而後能大信後儒不及前人
亦其果於自信之意多而存疑者寡也東陽盧正夫先
生純孝篤行君子也其先與吾鄉王海日公稱莫逆交
既同榜舉進士令貴溪多惠政召拜侍御史以母老乞
歸築荷亭三楹鍵戶不出自奉養外日取古聖人書讀

之所著荷亭辯論十卷蓋皆詳古文之緒論質之聖人而不能無疑因反覆其說以求當乎本心之所安至與朱子相異同亦且十居六七若先生可爲真能疑者矣古人云讀書如辯獄善辯獄者必真見理之曲直而後可折其是非卽前人已成鐵案吾反之於心而有所不安不妨再存一疑案以俟後人亦死中求生意也若先生可爲真求自信者與嗚呼斯道之傳久矣先聖作之後聖述之前儒訓詁之後儒又從而發明之此其一脈心源之所在前乎千古後乎萬古亦已曠世合符而至

荷亭文集

舊序

二

於義理無窮新新故故經一番剖擊必露一番精彩故孔孟之後不可無朱子朱子之後不可無後儒蓋自象山陸氏昆仲已先得先生之所同然而又何疑於先生乎則先生乃爲朱子功臣無疑矣他著詩文數卷莫不各有理趣集刻於宏治庚申蓋先生錄以代繕寫之勞就正有道意也久而被燬後之信其言者日益衆求其書者日益多裔孫叔惠氏重鈐而行之走數百里外問序於予以予同誦法孔子宗六經而不區區拘箋釋之言者也

山陰後學劉宗周譔

舊序

文以載道也文不根柢性靈闡明理學卽闕肆奇古如遷固韓柳而周子直以爲藝焉而已矣宋考亭氏集註作之大成未嘗不存疑以俟後人素庸士狃於訓詁如井蛙夏蟲而識不通方觀非域外誰能別具手眼另闢洪荒挾紫陽未開之鑰畧筌蹄而佩心約者則余鄉先哲荷亭盧公其人也先生生於望族幼卽穎敏絕人弱冠登高第筮仕鄉溪不佞曩轄湖東往來茲邑父老猶能口其異政棠陰鬱鬱迄金俎豆不替尋擢西臺持斧

荷亭文集

舊序

嶺南有驄馬鐵面之謠甫踰強仕輒致政歸養鑿池築荷亭數楹沉酣經史晝夜研思慨末學耳食支離間發金針直砭膏肓與考亭予槩對壘實鹽梅相濟非識抱靈珠神超象帝孰能與於斯其爲六經之羽翼而朱氏之功臣無疑也至其詩文傳記不襲前人獨抒機杼張皇幽渺萬彙莫遯其情江河曲盡其變罔不溫潤春容可絃可誦昔荆公稱曾南豐爲水之江漢星之斗先生奚媿焉余生也晚世忝姻婭之末先生集中有祭妙夫金處士者卽余高大父也其家學淵源忠孝廉節卓然

彪炳遠邇者私淑有素今裔孫叔惠輩重鐫全集以廣其傳卽此爲紹庭令典卽此爲光昭祖德學者能繇此追繹謂先生以一人之折疑開萬世之大覺可也區區藝焉云爾哉余竊幸其生同里宮同地自附於聞知之列而已

時

崇禎庚辰四月既望里中後學金肇元謹撰

後學陳懋綸謹書

荷亭文集

舊序

二

原刻荷亭辨論自序

宏治丙辰格自嶺南謝病還家氣息奄奄足不踰戶
午歲體漸平復廼於居室東偏隙地鑿池半畝引水
荷築亭三間粗庇風雨所幸老母太孺人康強無恙視
膳之餘日惟於內討論經史以究聖賢之成迹其有不
合者反復思之思而不得則次第筆之於稿時與二三
同志評之僉曰理者人心同然盍謄善本請四方君子
共評之其有益于聖經者取之無益者去之不亦可乎
格曰辭陋理拙誰其教我同志曰不旃取正有道聖人
荷亭文集

明訓藏稿於家孰從而正之誠心求教安知四海之內
不有輕千里而來告之者乎方今聖天子德侔大舜善
與人同苟得至當而獻于陸廷則所學爲不負矣豈可
避嫌畏諂而委之無用乎重感其言乃命子燾燾曰
繁於是倩工鏤梓以代謄寫之勞題曰荷亭辨論因引
其端以謝不敏云

宏治庚申冬十月既望東元居士盧格書

荷亭辯論

目次

東陽盧正夫格著

山陰劉念臺先生鑒定

仁和盧抱經先生重訂

卷之一

大中辯

厚德論

論語序說辯

荷亭文集

目錄

孔子誅少正卯

攻乎異端辯

逸詩辯

二說辯

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論

孔顏何樂論

五十學易辯

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辯

三以天下讓辯

子畏於匡辯

漢儒不識權字辯

子樂辯

天下歸仁辯

克己比喻

子西有二

子路問成人辯

如其仁辯

王魏不死辯

荷亭文集

目錄

作者七人辯

行夏之時辯

放鄭聲

遠佞人

人無遠慮辯

知及仁守辯

祿去公室辯

學知困學辯

性相近辯

下愚有二辯

不知命辯

卷之二

論聰明睿智

大學格致傳辯

忠信辯

人心道心

中庸

聖人所不知辯

荷亭文集 目錄

十二章論庸

十三章總註

哀公問政章

孟子受業辯

養氣

孟子道性善

有若似聖人

詩亡辯

黍離降爲國風辯

三

小弁之詩

五霸辯

太甲賢

程明道墓序

卷之三

儒卜問答

伏羲畫卦辯

易說大畧辯

莫看註解辯

荷亭文集 目錄

何以守位曰仁辯

孔安國書序

三正辯

甘誓

康誥

殷頑民

易辨補遺

卷之四

國雅問答

四

詩大序辯

馬遷言詩辯

小宛辯

賓之初筵辯

春王正月辯

滕子來朝辯

九世復讐辯

許世子不嘗藥辯

卷之五

荷亭文集

目錄

五

老子辯

家語辯

屈子不書辯

徙木立信辯

黃歇竊國辯

高帝將將辯

帝夫利口辯

武帝才畧辯

霍光誅昌邑從官辯

丙吉知大體辯

揚雄反騷辯

嚴子陵不屈辯

晉元帝卽位辯

陶潛書晉辯

魏誅沙門辯

王通中說辯

卷之六

唐太宗有天下辯

荷亭文集

目錄

六

李敬業討武氏檄辯

狄仁傑書死辯

郭子儀奢慾辯

周世宗復姓辯

宋太后遺命辯

皇太后以母改子辯

孟后復位辯

張浚從祀辯

岳飛橫字辯

岳飛悼詩辯

諫祧僖祖辯

劉銳一家死節辯

音韻辯

語類辯

卷之七

論聖功

論稱號

論尊號

荷亭文集 目錄

論改元

論漢祖唐宗優劣

論項籍曹操優劣

論細柳之役

論荀彧自殺

論昭烈取劉璋

論諸葛孔明

論楊素李勣

論明母

七

論立晉王治

論陸贄

論陳橋之變

論韓范優劣

論程蕤曲直

月熱論

頭賦論

錢害論

名害論

荷亭文集 目錄

卷之八

忠愛聖賢

論夫子不許仲弓之仁

理氣比喻

朱子以全關解性

論小學

論朱子感興詩

論以實勸善

夢遊清都記

遊大澤記 總論

八

讀程子葬說

讀朱子奏疏

讀宋氏祿命辯

讀律

讀說命

讀伯夷傳

讀胡氏忍字論

讀文獻通考

讀論語陽貨章

荷亭文集

目錄

九

讀孟子題辭

讀漢書鄭玄傳

讀孟子論性章

論性

書二卷附

論朱喬年遷墓記書

答于孔安書

答虔文祥書

答章先生書

答徐廷儀書

答或人

荷亭辯論卷之一

東陽盧正夫格著

山陰劉念臺先生鑒定

仁和盧抱經先生重訂

辯論

大中辯

大中者義理之大中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惟聖人能之下聖人一等則有不能至者矣程子曰孟子有些英氣英氣甚害事楊氏曰孟子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

荷亭文集

卷之一

辯論

一

此等氣象在夫孟子亞聖也先儒直指其失而不嫌者豈得已哉誠以學未至於大中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差先儒之言為天下後世計也矧夫著述訓詁以一人而探千古聖賢之心尤不能一一中的後世明知其誤一切避嫌而順之斯亦過矣知乎此則凡古今之未能至者皆不可以不辯也嗚呼孰謂仲尼之徒而惟以順為正乎著大中辯

厚德論

或問論者論義理而已聖賢得失不容妄論世俗謂之

薄德予曰不然論聖賢而矜已誇人者小人之事也薄之道也論聖賢而垂世立教者君子之心也厚之道也且聖賢者義理之大宗論義理而不涉於聖賢則虛無矣其可乎哉孔子謂武盡美未盡善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是皆垂世立教而論聖賢者也周公誅管蔡不得已也六朝妄引而剪除骨肉殺人者律死以止殺也明皇誤引而杖殺孝子是則義理不明而陷於過惡者也學者誠能於義理可否古今是非一一辯論明白使天下後世坦然由之而無疑則德之厚若山高而海

荷亭文集

卷之一 辯論

二

深矣尚何嫌世俗之議哉著厚德論

論語序說辯

論語者聖人之格言也夫子平日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門人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註書君子不知幾人而論語一書尤所致力蓋洙泗德音非他書比也朱子集衆善而折衷之可謂有功於聖門矣謂宜序諸篇首備列諸儒之姓名地址或全用其說或參用其說或補以己意立爲凡例使學者一覽具見要領

非惟諸儒翊聖之功不朽而朱子集大成之功尤不朽也乃以二程讀法及史記世家列於篇端雖曰開示後學殊非集註立名之本意也今論語中有名氏者知爲諸儒之言有愚按者知爲朱子之言其無名氏與愚按者安能知耶徒使學者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寧不負哉或曰無名氏者蓋皆朱子之言或有他說則以愚按別之曰貧而無諂道之以政皆無他說而有愚按曰總註爾曰周而不比富與貴而下亦有總註而無愚按何也然則章下訓詁何如曰難知也陸氏曰也一作子程子

荷亭文集

卷之一 辯論

三

曰數煩數也皆不沒其名矣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不以程子名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不以范氏名或曰孟子學庸亦若此乎曰難知也

孟子道性善始有愚按學庸或問纔

說鄭詩書集傳何如曰集傳猶集註也子必欲知之何也曰哀諸儒也諸儒老死著述而名氏泯於無聞後世

惟知朱子孰知無名氏之功乎吾何容心哉公而已矣

孔子誅少正卯

存疑

或問序說云孔子攝行相事誅少正卯有諸曰此朱子述史記之言也然則朱子又疑論語不載思孟不言春

秋傳亦無之獨荀况言之何也曰仲尼不爲己甚者論
善人爲邦則曰勝殘去殺若季康子爲政則曰焉用殺
由此觀之殺非仲尼所先也齊桓伯者爾猶無專殺大
夫而大聖人何當遽爲此哉朱子之言誠爲有理特今
無所質問耳

攻乎異端辯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謹按攻之爲字有二義一治
辭也一擊辭也庶民攻之治辭也攻其惡攻之者衆鳴
鼓攻之環而攻之能以德攻遠交近攻皆擊辭也夫異
荷亭文集 卷之一 辯論 四

逸詩辯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絕今註曰逸詩
也或問衛風碩人夫子刪一句故曰逸詩朱子曰碩人
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愚按西風
盛時國風極盛東遷之後列國猶存觀諸書所引則可
見矣夫子刪定三百篇蓋得之魯樂官及采拾中州者

爾他如吳越燕荆江黃徐杞等國未嘗一見其樂章也
要之後世逸詩未必皆聖人所刪者

二說辯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
而已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
以忠愚謂義疑者兩存之無疑者一之可也前說理明
辭正不可復加又存後說則反枝矣餘倣此

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論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荷亭文集

卷之一

辯論

五

不可得而聞也天生聖人宗主斯道動靜語默莫非至
教何獨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耶蓋性者仁義禮智天
道元亨利貞雖曰人所同得而有正有偏有全有闕聖
人既不可言易以欺人又不可言難以阻人慎重不言
良以此也今按論語言命者三言性者一呼聖人慎言
性若此豈其言氣質之性耶

孔顏何樂論

或問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曰此無
他欲盡理全而已常人曾中理欲交戰理每爲欲所勝

泯泯夢夢何樂之有聖賢之心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方其寂而靜也止水不波明鑑不塵及其感而動也物各付物從容中道窮居則仰不愧俯不忤得志則殺不怨利不庸常如光風霽月無纖毫雲翳天下之樂尚有過之者乎非惟貧賤不改雖死生亦不改也今人試於一日之中方寸無累言動中節反而思之何等快活神魂夢寐間此心宛如游魚之漾深淵苟有一物累心一事違理反側不安夢寐亦苦由是推之孔顏之樂亦可尋也

荷亭文集

卷之一 辯論

六

五十學易辯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劉聘君曰加作假五十作卒思謂經文無義者可改正之有義者不可輕改加益也五十年數也聖人生知安行豈待五十而學易哉蓋因所至之年而言此以教人爾或曰孔子年幾七十五十字誤無疑也曰按史記孔子年六十八序書定禮刪詩贊易夫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何獨言易必待贊易之年而前此更不一言之耶自漢至宋註論語者非一劉聘君始為此言則前此諸儒必依文註

解矣或曰史記作假我數年如何曰蓋非一日言爾何必比而同乎苟欲同之亦不當移論語以就史記也或曰子言不入吾耳何也曰習熟也使朱子依文註解而今改曰加作假五十作卒將斥之矣豈但不入耳而已乎

太王有剪商之志泰伯不從辯

按魯頌居岐之陽實始剪商蓋謂太王肇基王迹非謂志欲取商也又按左傳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蓋謂泰伯逃之荆蠻非謂不從取商也且太王之時商惡未形天命未改太王方避狄遷岐曷敢懷不臣之志哉夷齊叩馬事無所類故王氏以為古註之謬朱子修入而未及改也

荷亭文集

卷之一 辯論

七

三以天下讓辯

集註曰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愚按泰伯王季皆太王之子王季生文王故泰伯以國讓之厥後武王克商遂有天下人知泰伯以國讓而不知以天下讓也故曰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夫以文王之聖當紂之惡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泰伯當太丁帝乙之世安能朝諸侯有天下哉此與太
王剪商之事俱關君臣大義不可苟解學者詳之

子畏於匡辯

註曰畏者有戒心之謂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
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愚謂貌似者彷彿而已匡人遭虎
之暴識虎必真不應以貌似而誤圍夫子夫子既受其
圍亦必明言已之非虎不應託言斯文以自免其曰子
畏必有說也史記出莊子恐未可信

荷亭文集

卷之一 辯論

八

漢儒不識權字辯

或問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程子非之如何曰經者萬
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反經而
合道不失正矣如男女授受不親經也嫂溺援之以手
非反經歟娶妻必告父母經也舜不告而娶非反經歟
由是推之漢儒之說亦可通也

子樂辯

子樂者由也不得其死然或云樂字卽曰字之誤愚竊
是之何則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聖人因以戒

之非可樂也厥後死於孔悝之難非行行之所致乎聖
人先事憂之可謂明且遠矣此樂字蓋與瓜作必大學
親作新皆字音相近而誤也

天下歸仁辯

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註曰極言其効之甚
速而至大也朱子曰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
仁愚謂克己復禮聖賢靜功也他人何繇知之一日而
天下歸仁雖還郵傳命亦不可達夫子之言不幾於虛
幻乎深探其本而求之必有說也蓋仁者天地生物之

荷亭文集

卷之一 辯論

九

心而人所得以生之理統四德冠羣倫至大而不可限
量至深而不可窺測人能一日之間克去己私復還天
理上帝所降之衷於我乎全蒸民所秉之義於我乎盡
充塞無間與天地合其德光輝四達與日月合其明考
諸三王而不謬三王與吾仁矣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百世與吾仁矣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心同此
理同也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此心同此理
同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此心同此理同也
仁者之極功聖人之能事故惟顏子得聞之雖仲弓亦

不與焉先儒以聞見稱許爲言焉能致遠而不泥哉嗟夫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當道君子苟達愚言於聖聰未必不爲緝熙聖學之小補云

克己比喻

朱子曰克己別無巧法如孤軍遇敵盡力舍死向前而已愚謂大賢克己仁人用兵也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聚則成卒散則成列襲之者斷當之者潰拱挹指揮勝負已決敵人望風退避安能與之抗耶若夫紀律不嚴士卒不練卒然遇敵浪然與戰事小敵毘或偷

荷亭文集

卷之一 辯論

十

而勝之事大敵堅兵將皆殲矣是故孔子之無私克己之雍熙也顏子之勝私湯武之征伐也後世假聖賢近似而汨沒聲利之場者其欲軍遇敵者乎將偷卒潰財殫力屈不爲敵所擒者幾希尚何克哉

子西有二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愚按孔子之時有二子西其一鄭公孫駟夏子產之同宗兄弟也其一楚公子申昭王之庶兄也申之在楚如集註所云駟夏在鄭與子產齊名同聽國政厥後良宵戮子西亦死無甚大功可稱詳或

人之問蓋因孔子論爲命而發子產子西皆鄭大夫解意聯屬若爲近是然今不可考矣

子路問成人辯

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愚切是之何也聖人之言徹上徹下初無二語如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而無餘蘊子路問政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告人以善而又自謂何必然也況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皆子路所已能如不悛不求不得其死無宿諾之類聖人教人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夫而告之未嘗知其已能而復告

荷亭文集

卷之一 辯論

十一

之也且有曰字間斷其詞氣亦類子路讀者更詳之

如其仁辯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註曰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愚謂孔子言仁有舉其全體者有指其一偏者克己復禮三月不違此全體也先難後獲其言也訛此一偏也全體者正言之也一偏者因事而言也此章言如其仁特反子路未仁之問非正言也蓋子路氣質剛強往往有輕生求仁之意聖人因事教戒所以抑其血

氣之剛也下章又曰民到於今受其賜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疑亦因假管仲而開子路之蔽也程子以爲仁道至大非管仲可當故加一功字以別之竊恐非聖人意也

王魏不死辯

或問唐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何如尹氏曰高祖在上命出一人太子藩王俱人臣也王魏初受高祖之命而爲東宮臣僚事敗之後但當席藁待罪而惟高祖所命爾今若不論君命而各欲死於所事其或荷亭文集 卷之一 辨論 十二 未亂之前高祖遷王魏於秦府則戰鬪之際二人將何從乎此言有理足破千載之惑茲特表而出之

作者七人辯

子曰作者七人矣李氏曰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今按本文無隱字特記賢者之作爾辭意已通不必別生字也

行夏之時辯

或問子曰行夏之時則子丑宜不可行矣集註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何也曰天關於子地關於丑人

生於寅此天地人之大始三代各用其始故集註云然然惟建寅之月春也歲之首也夏后氏以首爲首順天道以正萬民也子丑之月冬也歲之足也商周以足爲首反天道以顛倒萬民也孔子常曰吾從周而獨曰行夏之時豈居今而好反古哉立百王不易之大法依乎中庸而已嗚呼朱子學孔子而持不一之論豈知猶有所未至歟其曰孔子之易非文二之易則分文孔爲二道其曰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則混聖言爲常談夫中庸之道一而已矣後世以建寅爲中庸則當以荷亭文集 卷之一 辨論 十三 建子丑爲未至

放鄭聲

或問夫子放鄭聲又錄淫奔之詩何也曰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或曰姦聲亂色不留聰明禁而絕之猶不能遠錄此以懲人何異投餌以懲魚畱花以懲蝶哉曰不然樂者憂之伏淫者禍之基衛有宣姜之亂爲狄所滅陳有夏姬之亂君弑國亡聖人備錄其詩以見禍亂所繇爾夫豈無故而誨淫乎或曰此衛陳也鄭風狡童諸篇非誨淫乎曰狡童諸篇國人刺忽之詩箕子麥秀

歌曰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刺紂也朱子疑小序之非一切改作淫奔非聖人意也

遠佞人

或問集註訓佞人爲卑諂辯給之人果能盡佞人之情狀乎曰未也常人之獻諂也卑浮淺露其情易見明君賢相或得而絕之佞人之獻諂也厚貌深情投間抵隙或論他事而微寓歸美之意或探所欲而陰導以可行之情或見其非也正色不動而徐將順之或見其是也陽爲稱頌而後惑亂之其詐也若愚其險也若易其苦

荷亭文集

卷之一

辯論

十四

也若甘日積月累情親意洽非惟庸君庸相喜而順之雖明君賢相亦惑而信之也夫惟聖哲君子明見遠慮然後知其爲害之大而深絕之爾苟一墮其術中姦計已成威行中外雖有智者亦末如之何矣嗚呼明皇久任李林甫而四海分崩張浚趙鼎同喜秦檜而家國兩危豈非萬世之龜鑑歟

集註訓字不訓意故未盡

人無遠慮辨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愚謂遠慮者動必合道不爲近小之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惟有道者上下大小各

其所故無憂否則利害相形而憂從之矣昔堯舜之官天下禹湯文武之家天下伊周之相天下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民澤被當時德垂終古尚何憂之有哉降及後世若漢唐宋之英君賢佐誅暴禁亂任賢使能雖未能循乎天理之公而制作規模髣髴乎此歷數百載而無憂非苟然也秦晉及隋六朝五季之衰君暴臣佞惟逞已私而已遑恤其他不旋踵而滅亡固其所也繇此觀之遠慮者雖若多憂而實所以爲樂也不遠慮者雖若無憂而實所以爲憂也聖人垂戒不亦深切

荷亭文集

卷之一

辯論

十五

著明也哉

知及仁守辯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蓋爲有天下國家者而言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皆此意也下文蒞之不莊動之以禮皆有位者之事文理實接續矣若曰言理則理乃貴賤所同有也而臨民動民豈賤者所得同哉學者詳之

祿去公室辯

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愚謂祿者國賦政者國政大夫者三桓之家四世者魯君世數也魯自宣公篡立國賦各入私家魯君寄食而已歷成襄昭定凡五公故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宣公薨歸父逐於是三桓謀弱公室作邱甲作三軍舍中軍禮樂征伐悉從三家出矣自成至定凡四公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按春秋傳魯昭公七年季武子死平子繼祖爲卿則悼子死於武子之先未嘗爲卿也夫子統言三桓未嘗獨指季氏是蓋舊註之誤朱子因而未改云

荷亭文集

卷之一

辯論

十六

學知困學辯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楊氏曰生知學知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愚謂聖人之言不可復加楊氏疑有欠缺而引中庸補之斯亦過矣何則人品不同高下自別雖學知如顏曾不及孔子況困學乎苟可企而一之則生民以來歷千萬年當有一人由困學而聖矣吁孔子言次而楊氏言一豈聖人勸善之心不及後世哉學者察之

性相近辯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愚謂性者仁義禮智而已氣質非性也孔子聖人也豈不識性而兼氣質言之殆不然也何謂相近曰人之生也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上焉者仁義禮智各極其全而無毫髮之虧欠所謂上智也次焉者或足於仁而虧於義或饒於禮而短於智或均有而不全或僅全而不盡此中人之性也然以其初而言均稟同賦不甚相遠也上

荷亭文集

卷之一

辯論

十七

智無習矣就中人而論之習於善者日進乎高明盡其性則幾於上智矣習於惡者日流於汙下失其性則幾於禽獸矣此所以相遠也或曰下愚不移何如曰下愚之人氣質昏邪得理甚少所謂仁義禮智者僅得其大畧而已重以私欲汨之斲喪無餘此所以不移也或曰如子所言性亦有全者乎有虧者乎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且形也性也皆天所賦也形之受於天者什百千萬之不齊則夫性之受於天者寧皆全盡而無虧欠也耶或曰形何以不齊曰星辨日角隆準龍顏就之如日

望之如神此聖人之相也千萬中不能一二也形足而未必正神足而未必清全於陽者或虧於陰豐於上者或歉於下此中人之相也什中而三四也下焉者耳目口鼻僅具人形而已一無可取此賤人之相也比比然天下皆是也是故總而言之則皆同分而言之則有異絲是推之人性全虧何足怪哉或曰何謂氣質曰昏明強弱之不齊清濁厚薄之相反所謂氣質也氣質者性之邪郭也皆天賦與同性盈虧氣質清而正者得理多氣質濁而邪者得理少未有氣質純而理不足者也亦

荷亭文集

卷之一 辯論

十八

未有氣質雜而理獨全者也試以夸翟論之仁義禮智僅同於人豈天賦其全而爲氣質所拘耶試以禽獸論之仁義禮智亦得一偏又豈天賦其全而爲氣質所拘耶是故以人性對物性言則人全而物虧以中國對夸翟言則中國全而夸翟虧以上智對下愚言則上智全而下愚虧無足怪者或曰見孺子入井而皆怵惕何有不同者哉曰見孺子入井而皆怵惕固同矣見孺子金環而謀取之愚智寧無異乎或曰此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也曰汨於私欲者性不全爾性全者烏得而汨

子不觀夫水乎汪汪千頃波雖有泥沙不足汙也一勺之水則爲泥沙所汙矣大抵性之本體渾然至善未嘗有惡惟人得於天者有全有不全故其措諸身者有善有不善堯舜文孔全盡此性者也湯武顏孟全而未盡者也桀紂盜跖僅有而大虧者也或曰楊子性善惡混韓子性有三品亦若此歟曰非也性原於理理者善而不惡純而不雜二子言性正集註所謂兼氣質者也或曰孔孟言性同歟曰豈有不同者哉孟子言性善理之本體也孔子言性相近理之盈虧也先儒不悟盈虧相

荷亭文集

卷之一 辯論

十九

近而疑爲善惡相近故加氣質二字以別之非聖人本旨也或曰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曰不然涵於太虛曰理寓於氣質曰性凡言性者皆理之寓於氣質者也離氣質而言性則虛無矣雖聖人之性不離氣質豈可分爲二哉善少而惡多何也曰飛鳥也鳳凰少而鴟鴞多走獸也麒麟少而犬豕多蕭艾檇櫟遍滿山澤而芝蘭梓楠百無一二何莫而非氣化之有限乎人之善惡亦猶是也嗟夫天之所賦吾未如之何矣人之所受可不思所以盡之乎盡之如何精之一之克之復之人一

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務求止乎至善之歸而不爲偏廚所局則善矣

下愚有二辯

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程子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愚按人品不同愚多智少自暴自棄豈足以盡之哉程子之言誠欲勉人爲善然非孔子本旨不能使人信也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聖人欲然也理勢之自然也今夫凶頑狡詐者誠如程子所云其有昏愚之荷亭文集

卷之一 辯論 二十

至不知數典方名者豈能化而入乎故曰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嗚呼聖人之心豈不欲勉人爲善哉

不知命辯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愚謂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不知命則不知存養省察而所謂付與之重者皆忽之矣何以爲君子或曰說者以爲窮通之命何如曰聖人於窮通利害皆以義理裁之豈教人委之命哉尹氏所謂命不足道是也或曰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

趨何如曰見害不避者義不當避也見利不趨者義不當趨也若言命則委之術數矣其可訓乎是故君言命則禮樂刑政無所用臣言命則忠義勤勞無所用君子言命則詩書無所用小人言命則法律無所用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或曰公伯寮其如命何曰聖人言此所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爾豈真委之於命哉

荷亭文集

卷之一

辯論

二十一

荷亭辯論卷之二

東陽廬正夫格著

山陰劉念臺先生鑒定

仁和盧抱經先生重訂

辯論

論聰明睿智

或問聰者耳無不聞明者目無不見聖人之聰明亦若是乎曰此言其粗爾未得其精聲入心通無非至理聖人之聰也卽始見終無幽不燭聖人之明也何謂睿智

荷亭文集

卷之二 辯論

一

曰睿者無所不通所謂徹上徹下是也智者無所不知所謂知天知人是也

大學格致傳辯

或問大學一書明德新民止至善爲三綱領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爲入條目其義備矣知止一段義無所取說者以爲格致傳何如曰董矩堂車玉峰皆有是言王魯齋著沿革二論反復數千言今按定靜安慮實格致要訣而物有本末及聽訟章尤爲明白則諸說不爲無見何爲要訣曰格致者窮明德新民之理以止於至善而

已不知所止則心無所主而妄動妄動則不能格物致知必先知至善之所在則志有定向而不遷不遷則心常鎮靜而不動不動則所處完固而能安能安則本體虛明而能慮能慮則明德新民各得所止而止之矣問知止在格致後曰初入小學卽教以愛親敬兄忠君弟長皆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此初學入德之門何云後也問章句或問何以不同曰章句蓋舊註或問則朱子自言問朱子補傳謂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何也曰大學之道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已不知務此而泛泛格物故舍本傳而補傳也傳曰物有本末謂明德新民也問併聽訟於格致則少一章曰章蓋宋儒所定非舊本也問果闕可補否曰不可惟當於經文下詳釋其義而本傳仍闕其文故曰及史闕文問是書表章曰是書在戴記中漢儒鄭康成註解宋仁宗時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學篇於戴記中表章二篇以風厲儒臣問是書所作曰朱子謂成於曾子之門人門人蓋子思也故誠意章引曾子之言王氏曰漢書有子思二十三篇蓋大學中庸皆在內也

荷亭文集

卷之二 辯論

二

忠信辯

忠信以得之程子曰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朱子曰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愚謂忠者盡已之謂一毫不盡非忠也信者實已之謂一毫不實非信也寂而靜焉忠信存諸心感而動焉忠信發於事忠信者百行之本萬化之原也或曰信者以實者也以實事君則能忠諫以實交友則能忠告豈非信本而忠末乎曰不可合而爲一可乎曰不可何以言之曰凡言忠信皆本於心而發於事不可分爲本末又不可混爲一途子以四

荷亭文集

卷之二 辯論

三

教文行忠信若合爲一則三教矣

人心道心

人生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人心惟危者氣不能皆正也道心惟微者理不能皆全也惟聖人氣極正而理極全是以前者安而微者著大賢以下理氣相因而降極而下愚則危者幾傾微者幾絕去禽獸不遠矣故曰不移

中庸

或問子思以中庸名篇首章不言中庸何也曰接三

天命之性中庸之原道即中庸之道也戒懼謹獨中庸

工夫大本達道中庸體用天地位萬物育中庸之功效

也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豈不信哉曰呂氏謂費隱以

下論庸以上論中如何曰此言深得子思之旨朱子知

而不用蓋仍鄭本之舊枝而不幹孰若呂說之該貫哉

問中庸何分曰中者義理精微之極庸者人倫日用之

常中而不常曰權常而不中曰過常道得中是曰中庸

君子中庸總言之也中立不倚庸德庸言各言之也問

二十一章日子思承上章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蓋以

荷亭文集

卷之二 辯論

四

中庸之自然勉然者分言之也問卒章日子思復自下

學工夫推之以極其至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與首

章相爲終始問分章析句曰恐非子思之旨道其不行

矣夫分作一章可乎嗟夫子思作爲是書義理精微規

模廣大豈初學所敢窺哉姑述所聞以俟知者

聖人所不知辯

中庸十二章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蓋謂極

至之處非智慮所能測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

知是也孔子問禮問官乃好古敏求爾豈聖人所不知

乎或問人所憾於天地曰寒暑不時災祥不正悖天序拂人心朱子之言是也若夫天覆地載陽生陰成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何所憾乎章句蓋用列子而未知其旨也

哀公問政章

哀公問政章凡七百五十字論語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學問思辯非爲政之事柔遠人懷諸侯非國君之事心竊疑之按王氏曰夫子之言止於政息此下皆子思所作故中引子曰三句而又以知斯三者

荷亭文集

卷之二 辯論

五

承之或曰家語亦載此章曰家語後人所託蓋効中庸而爲之未足信也或問十七章十九章曰故大德夫孝者以下疑皆子思之言然今不可考矣

孟子受業辯

史記稱孟子受業于思之門人韓子稱孟子受業于思孰爲是曰按孔子壽七十三孔鯉壽五十一子思壽六十二孔子卒時子思蓋長矣今從孔子卒之年數至孟子去齊之年一百六十六年紕是推之孟子少子思百餘歲猶未及受業於門人也孟子學何所傳曰周子齊

起千載亦有傳之者乎

養氣

孟子養氣之論實據前聖所未發而有功於聖門學者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道性善

孟子性善之說何所本乎曰本諸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未陰陽之理動靜無端泝環無窮於是繼而出者則有元亨利貞之四德焉天地以生物爲心四德無一毫之惡故曰繼之者善也於

荷亭文集

卷之二 辯論

六

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故曰成之者性也性命一原天人一理人性之善復何疑故言必稱堯舜何也曰孟子欲勝世子取法聖人忠愛之至也或曰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曰若然則以辭害意矣夫蜂目豺聲者生而不仁不知方數者老耄如夢何私欲汨之耶易曰道不同何也曰本義專主卜筮說理尚賡君子惟義是而道何能同

有若似聖人

昔者孔子沒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而止夫有若言行氣象卓然可稱雖未足彷彿聖人實次於顏曾者也幸我冉有之輩豈其匹哉宋末陞子張於十哲有若仍居從祀之列豈至當乎

詩亡辯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集註曰王者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愚按詩者風雅頌之總名

荷亭文集

卷之二 辯論

七

非特言雅也亡者喪失之謂平王東遷雅不作爾非亡也黍離十篇本王國之風故列爲王風非降也昔周盛時上至郊廟朝廷下至鄉黨閭巷莫不有詩天子巡狩陳列國之詩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此詩之所以盛也及幽王爲犬戎所弑國都破滅而四詩俱亡矣四詩既亡則天下風俗政治無復可考此春秋所以作也或曰詩既亡矣三百十一篇何所本乎曰周自文武至於幽王三百餘年中間若成康之刑措宣王之中興外有千八百國陳詩詩之云多不可勝數今所存者二雅僅百

十篇三頌僅四十篇二南二十五篇幽風七篇其他鄘邶而下俱春秋時詩疑魯樂官所藏或夫子採拾而得者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若曰西周遺詩寧無西周國風則其間也

理恐未足繫之以詩

周詩三百篇篇篇似珠玉雅頌共百五國風特百六二南正風首列國變風續小雅燕饗樂大雅會朝曲頌爲宗廟歌盛德被絲竹四詩未嘗亡孟氏云何詭昔周全盛時恩威被草木朝廷雅頌興閭巷風謠足幽王自不君犬戎肆荼毒宮廟變禾黍篇章盡溝瀆汲汲魯中叟

荷亭文集

卷之二

辯論

八

憂世長痛哭國風千萬篇一散不可復幸有雅頌兩家傳人誦讀并拾春秋風列爲四詩目孰云黍離降王風本民俗中有淫奔詞豈與雅相屬寄問鄒國公公喜云戢穀是非一朝明願爾繼芳燭

黍離降爲國風辯

天子者天之子也予奪廢興皆天所命故一日天命未絕則一日名分猶存周室東遷天命未改孰得而隆之哉或曰黍離不類雅故夫子降之曰不然雅者朝廷正樂惟天子有之風者民俗歌謠王國侯國皆有之西周

盛時風雅俱興東遷之後雅不作矣夫子採國風以備四詩故黍離亦在所採春秋以尊周爲本而詩降天子之詩必不然也莫不是當時自如此曰周至赧王猶不肯自降爲臣孰謂東遷之始平王遽肯自降爲列國哉蓋自王通倡誤楊氏因之苟欲正名不可不辯也

小弁之詩

或問小弁之詩集註明言宜曰之傳所作而其辯詩序云未必爲宜曰爲傳何也曰集註蓋趙岐舊註而序辯則朱子自言今按此詩辭旨明白無可疑者集註蓋得

荷亭文集

卷之二 辯論

九

之矣

五霸辯

或疑秦穆公用之而霸按春秋傳秦用孟明遂霸西戎非霸中國也

孟子曰五霸桓公爲盛按春秋傳晉文攘楚尊王楚莊仗義討賊亦霸之顯者也宋襄再辱於楚秦穆三敗於晉霸業無聞焉按荀子王霸篇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謂之五霸夫闔閭伐楚救蔡力制諸侯勾踐滅吳復讐威行上國此二君者雖未及乎桓文而優於秦穆宋襄遠矣荀子戰國人所見必真趙岐東漢人傳說訛也

太甲賢

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愚謂伊尹之忠不可尚已大甲之賢又豈後世所可及哉何則漢高帝漢宣帝皆明君也韓信有定天下之功霍光有安社稷之功俱以猜疑終於赤族孰謂人臣廢置天子而能終吉者哉太甲歸亳之後一則曰予小子不明於德自底不類二則曰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知尹心如日月皎然故已心亦如日月皎然萬象通明無纖毫雲翳卒之協於克一君臣兩全豈非盛德之至歟悔過遷善者多矣未有如此其至者也史臣論或未盡故著之

荷亭文集

卷之二 辯論

十

程明道墓序

按明道伊川皆受業於濂溪者也濂溪之學純而不雜正而不偏著太極圖著通書上接孔孟不傳之緒非惟有功二程實有功於萬世者也伊川著明道墓序曰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又曰孟子之後一人而無一語及濂溪者豈心有所不足歟不可得而知也吁伊川不以濂溪繼孟子朱子亦不以濂溪繼孟子後世因之無敢異

議惜哉

荷亭辯論卷之三

東陽盧正夫格著

山陰劉念臺先生鑒定

仁和盧抱經先生重訂

辯論

儒卜問答 辯易不專主卜筮

儒者讀易卜者過而問曰易爲卜筮而作信乎曰否不然也太極未判易道一太極也三才既分而易道出焉伏羲氏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倍而四再倍而

荷亭文集

卷之三

辯論

一

八錯綜而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不過因其固有之理自然之數而指出以示人爾於是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發明易道窮極天地而不過也傳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知易之爲道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非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莫能與於此也卜筮不過易中一事爾何足以盡易之道哉卜者翫然不悅曰爾謂我不知易而大言以

欺我乎朱子曰易本卜筮之書又曰易只爲卜筮而作
又曰易若果爲義理而作何不如中庸大學言義理以
曉人畫八卦則甚夫朱子大儒也吳澄謂其聖賢之學
劉因謂其集諸儒大成故易本義與學庸章句論孟集
註詩書集傳通鑑綱目等書頒行天下炳如日星今若
所言則朱子不足信歟儒者曰我方與子論理子虛心
聽受可也顧乃以朱子加我我寧無一言以復子乎宰
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有若曰自生民以
來未有盛於孔子夫天生孔子爲萬世斯道宗主易若

荷亭文集

卷之三

辯論

二

果爲卜筮而作孔子晚年韋編三絕弟子問答之際何
無一語及卜筮乎子張問十世則告以三代已然之迹
因往推來未嘗以卜筮而占之也顏曾學既有得則告
以克復一貫之旨可傳則傳亦非以卜筮而決之也他
如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推明義理以詔後世未嘗及
卜筮也豈孔子不知卜筮歟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豈
見卜筮之道無窮而言此以教人歟不特此也堯咨四
岳咨其才也非爲卜筮吉也舜誅四凶誅其罪也非爲
卜筮凶也唐虞之禪讓何爲者哉使舜禹之德不聖雖

卜筮吉吾知堯舜必不以天下傳之矣商周之征伐
何爲者哉使桀紂之惡不甚雖堯從著從吾知湯武終
身守臣節矣伊尹之放太甲以天下爲已任也非爲卜
筮也周公之相成王以文武爲已心也非爲卜筮也推
之後世若漢唐宋之近治莫不本乎君相之德秦晉及
隋六朝五季之亂亦莫不本乎君相之惡卜筮何預焉
繇是觀之易爲卜筮作乎爲義理作乎且伏羲文王周
公孔子皆古聖人也共成此書開示後世若專以卜筮
爲教則此書乃術書爾何足以稱聖經之名四聖乃術

荷亭文集

卷之三

辯論

三

師爾又何足以稱聖人之號哉昔遊江郊見衆技各誇
其業農者曰天生水專爲灌苗也冶者曰天生火專爲
煅鐵也醫者曰天生百草專爲治病也吾常笑之今觀
子之所論得無近似之乎卜者曰不然吾亦學易矣傳
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又曰
極數知來之謂占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凡若此者不以
卜筮解之則窒塞不通矣將若之何儒者曰此聖人教
人學易非教人卜筮也是故伏羲畫卦象也文王繫卦
辭辭也周公繫爻辭亦辭也如乾之辭曰元亨利貞爻

辭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聖人教人居則觀象玩辭如前之象如前之辭也動則觀變玩占如變在初九則養晦待時此舜側微時也其占當勿用變在九二其德已著舜之田漁時也其占爲利見大人變在九三尊顯而未離下舜之立德升聞時也其占爲惕厲則无咎變在九四進退未定舜之歷試時也其占能動以時則无咎是之謂占非謂臨事而卜筮也推之他卦莫不皆然是故居而未有爲也觀象玩辭於以明夫吉凶消長之理動而將有行也觀變玩占於以合夫進退存亡之宜漢管寧謂郗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此乾初九之占也宋王昭素對太祖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此乾九五之占也執玉高鼻其容俯仰其占爲死亡子貢一玩而先知焉宜戚宜懼反以爲喜其占爲不昌辛憲英亦一玩而先知焉儀封人見夫子德容之盛則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占豈卜筮乎聖人見子路氣質剛強則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其占又豈卜

筮乎礎先雨而潤鐘先聲而清灰先律而飛蟄先寒而閉蟻先蟄而徙鳶先風而翔此占事知來之占非卜筮也暑極而秋寒極而春盛極而衰亂極而治日中而昃月滿而虧此極數知來之占非卜筮也况聖人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仰觀俯察無不卽始而見終尚何假卜筮乎哉卜者曰卜筮非爲聖人設也爲常人設也曰卜筮聖人自用猶可無害若常人用之則其害不可勝言者何以言之聖人之心至虛至靈其靜也天其動也天消息盈虛受命如嚮或占所不能決者明義理以決之常人之心理少欲多昏亂無主明不足以動人幽不足以感鬼神吉者或變而爲凶凶者或反而爲吉善惡混淆是非顛倒苟依此而行之則亦何所不害哉唐虞世遠請以今日論之聖人在上德配乾坤凡前代教化所未明者今則日月當空矣前代法制所未備者今則萬象森列矣裁自聖心參諸衆論苟有一事未當股肱大臣得以輔弼之於內耳目之官得以諫諍之於外是以大中正盡善盡美而無毫髮之可議也苟或不揆義理而惟以卜筮決之吉云則吉凶

云則凶百司奉職奔走不暇敢有一人異議於其間哉
不特此也近自京師遠至郡邑羣黎百姓徧爲爾德亦
惟以義理爲之依歸法律爲之隄防爾今若開其卜筮
之路使之以是而占吉凶將見天下之人不論逆順不
分是非一切假蓍龜之號以濟其利害之私臨財苟得
者則曰卜筮吉而爲之非苟得也臨難苟免者則曰卜
筮凶而避之非苟免也不孝不弟者則曰卜筮不吉姑
爲之徐徐云爾爲姦爲盜者則曰卜筮大吉姑爲之試
試云爾小人或繇之而進君子或繇之而退推而廣之

荷亭文集

卷之三 辯論

六

觸類而長之巨惡元兇亂臣賊子未必不假是以亂天
下也唐敬宗時卜者蘇弘明與梁工張韶同謀不軌潛
入清思殿非卜筮爲之禍哉然猶其自爲之爾若朝廷
以此教人通行天下吾恐如弘明者不可計數也嗚呼
孰謂天生聖人繼天立極而共爲是惑世之書乎卜者
曰如子所言卜筮之術一無所用乎曰以卜筮者尚其
占吾前已言之矣子不讀論語乎雖小道必有可觀者
焉子不讀律乎依經算命卜課者不在禁限是則聖人
教人之法也何也義理昭明法令嚴肅小道行乎其間

如兩岐未定之事亦可以決疑爾然則開物成務非小
筮歟曰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之謂開物成務序所謂
先天下而開物後天下而成務者是也非謂使人卜筮
以知吉凶而成事業也卜者喜曰吾而今而後知易之
大也山峙而川流鶯飛而魚躍此易也日往則月來寒
往則暑來此易也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天地
聖人所不能盡亦此易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
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嗚呼吾讀易半世矣幾不見

荷亭文集

卷之三 辯論

七

全易也夫

伏羲畫卦辯

朱子易說云想當初伏羲畫卦之時偶見得一是一陽二
是陰從而畫放那裏愚謂天生聖人不偶聖人奉天亦
不偶也三才既分人文未著於是河中龍馬負圖非天
意乎伏羲氏知其然故則之而畫八卦以著天下之象
以定天下之吉凶其所以垂訓將來至深且遠人文肇
始豈偶然哉朱子專主卜筮故以易爲占書既曰是卦
如擲筊又曰爻辭如籤辭無非欲後世之人不以義理

視易也吁亦過哉

易說太畧辯

朱子云語孟說太詳易說太畧譬如燭籠添一條骨則障了一道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乃更好愚謂語孟者聖賢格言人所易知者也易者陰陽之體無聲無臭苟非詳說其理學者何所據哉朱子專主卜筮與大傳不合畧說則理數兼通詳說則一偏有碍此本義之作所以簡畧而不詳也蓋嘗思之燭之加籠所以蔽風非以助明燈之加註正以助明譬如燈臺添油非

荷亭文集

卷之三 辯論

八

如燭籠添骨也若夫枝說障道其燭籠添骨者歟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說易君子不知幾人名氏雖存註傳甚少竊疑宋理宗朝表章程朱而諸儒盡廢日消月毀泯泯無傳我朝太宗文皇帝大命儒臣纂集經書而諸說存焉者寡豈非易道之一缺歟吁安得上啓九重重命儒易而一新也夫

莫看註解辯

朱子易說云熟讀正文莫看註解古易象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爲一今難卒說熟讀正文久當自悟

愚按註解者孔子之象象文言也朱子戒人莫看何耶

悲孔子主義理朱子主卜筮所尚不同難以牽合故本義則依經釋解而易說則屢致異辭既曰後人但見孔子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周之意類皆牽合委曲無復包含該貫又曰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無非欲人主占而不主理爾嗚呼聖人之道如天之覆物也孔子說義理豈有委曲而不該貫者哉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孔子之易與義文之易豈有不同而可二三者哉傳曰中心疑者其辭枝蓋朱子又疑卜筮

荷亭文集

卷之三 辯論

九

不足以盡易而恐後人之不信故丁寧反覆而不自知其言之枝爾或曰朱子非背孔子蓋欲救其偏爾子惟篤信孔子安知不有誤耶曰不然天下莫大於理理若未當吾豈阿私孔子耶顧惟孔子明義理則卜筮在其中矣朱子專主卜筮豈足以盡易之道哉吁人謂紫陽得洙泗真傳而其道不同若此

何以守位曰仁辯

本義仁作人蓋欲與下文相因爾愚謂經文無義者當改正之如井有仁焉吉之先見是也有義者不宜輕改

此類是也夫仁者天地之大德也天子守位曰仁足矣何必改從人乎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仁也紂有臣億萬惟修萬心不仁也仁則冠戎爲父子不仁則赤子爲仇讐故大學曰有德此有人蔡邕曰人以守位

孔安國書序

朱子云安國此序不類西京文字疑或後人所託愚按安國書序幾七十字辭義高古序述明白謂之西漢文章宜亦是也朱子以爲後人所托豈別有所見耶或曰朱子云孔壁之書何爲至東晉方出故書序古文皆疑

荷亭文集

卷之三 辯論

十

爲後人所假爾曰不然精一執中古文之書也伊訓太甲古文之書也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何可假耶朱子於易大傳外之於詩大序疑之故書序古文亦疑之學者惟以義理裁之則庶乎其不疑矣

三正辯

夏書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蔡氏傳曰三正子丑寅之正也愚按堯典稱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卽夏之四時也舜典稱正月上日受終文祖卽夏之正朔也繇此推之唐虞以前宜皆建寅商周革命始建子至

爾矧夫啓伐有扈之時夏正頒行已久縱使前有子丑之建非夏之正朔也引入告誓抑何義乎子曰及史闕文傳無考據闕之可也不當強爲之說或曰三正當作王正恐孔壁中磨滅而誤

甘誓

書序曰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傳曰啓征有扈曰與曰戰若敵國然者孰爲書序爲夫子作乎今按經文大戰於甘乃召六卿則書序曰戰述經文爾非創始也

荷亭文集

卷之三 辯論

十一

康誥

書序曰成王既伐管蔡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傳曰曰兄曰弟武王命康叔之辭序繆誤今按春秋傳定公四年祝佗曰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命伯禽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又曰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夫左氏去孔子不遠亦以衛爲周公所封何哉嘗反復康誥書文惟拳拳以明德慎罰爲言中有匹休商王罪在朕躬等語不類封國之誥豈武王命康叔爲司寇之誥焚禁之餘誤作封

國之詰歟然他無所考矣

殷頑民

殷頑民者周書畢命之言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夫以王者之後賢聖迭興雖禽獸草木亦被其澤而況於人乎嗚呼殷頑民者其醉飽先王之德澤而沒世不忘者乎周不敢以刑罰驅之惟遵舊政而待其自化可謂知本矣厥後壯者老者死歷三紀而後風移非惟見有商德澤之深而周人之忠厚亦非後世所能及也

荷亭文集

卷之三 辨論

十二

易辯補遺

或問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何也曰君子小人至不易辯是故堯舜不知四凶周公不知管蔡夫著龜死物安能分別君子小人而不爲之謀乎或曰小人占蓋不驗曰前代亂賊往往假是以愚黔首何云占不驗耶此語偏黨恐不可信或曰朱子又謂道理當爲者便爲不當爲者自是不可做却有一樣吉凶兩岐道理處置不得者所以用占如何曰此言主義理而以卜筮佐之比之專主卜筮之言誠爲優矣若原聖人作易之旨猶爲

未得也或曰朱子蓋謂伏羲文王周公皆主卜筮惟孔子專明義理爾曰如子所言孔子惟復不知三聖之心而誤主義理歟抑以三聖未盡而特推廣之歟若謂不知三聖則不足爲孔子若知而推廣之固吾儒所當宗也朱子必欲專主卜筮而不宗孔子其意云何夫易有筮法無卜法孔子因論占而兼及之專主卜筮卜何與焉曰詩書左傳古人多用卜筮何也曰古人主義理而以卜筮參之非專主卜筮也夫義理所在死生以之卜筮不吉庸得已乎杜預曰占知吉凶而不能變吉凶不

荷亭文集

卷之三 辨論

十三

主義理占無益也曰子言雖辯入信不信何也曰一則習熟二則不屑故也使朱子宗孔子而主義理而今改曰卜筮人將目爲邪說投之四裔豈特不信而已乎嗚呼天生素王斯道宗主吾徒往往陽順而陰叛何爲者哉竊恐末流之弊郭璞李淳風之言盈天下亂賊競起雖有智者亦無如之何矣有志於天下來世者亦當有感於斯

荷亭辯論卷之四

東陽盧正夫格著

山陰劉念臺先生鑒定

仁和盧抱經先生重訂

辯論

國雅問答 辨詩序未必皆誤

魯人有國子者好讀詩一日問其師雅先生曰詩序之作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朱子直以爲東漢衛宏所作謂其鑿空妄語欺誑後

荷亭文集

卷之四 辨論

人以故不用其說夫詩序未敢必爲何人所作然其時去古未遠其說疑亦有據朱子雖辯其非而集傳無據實者亦多弟子竊欲逆以已意辯析一二何如先生曰何以言之曰二南幽風姑置弗論邶鄘而下則不合者多矣參酌衆論窮究旨歸亦若有得於心而不敢以告人者大抵聖人刪詩之意取其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垂訓後世此大旨也若其善不足爲法惡不足示戒與夫男女淫奔等作則取其有關於國家治亂者而錄之爾其他恐未悉也先生曰試條陳之曰唯唯

邶

柏舟莊姜之詩也詞氣柔順冠於邶首與下篇綠衣等作相類是以知之

擊鼓四國伐鄭之詩也春秋傳相表裏是以知之雄雉似刺衛宣公之詩序說近是

匏有苦葉類守正也意思深長詞義正直不類淫亂之詞

衛

伯兮爲王前驅從王伐鄭也自伯之東從王而東也在

荷亭文集

卷之四 辨論

二

王國之東乃衛國之南朱子謂鄭在衛西者非

木瓜未見男女贈答序說近是 朱子雜著亦曰詩故木瓜序桓桓而善衛情也

王

君子陽陽不類婦人所作序說蓋得之

丘中有麻未見爲淫奔者之詞

鄭

有女同車刺忽也彼美孟姜齊女也詞義高明氣象貴盛不類淫奔之詩序說蓋得之

山有扶藭未見爲淫女之詞序說近是

今不類淫女之類序說近是

類重不類淫女之詞序說蓋得之其子季康國使役

類也國人

風雨不類淫女之詞序說近是

子矜未見為淫女之詩只因後二句而疑之爾朱子賦日廣青

伶之疑同類者

揚之水不見為男女要結之詞序說蓋得之

出東門類是亂也序說蓋得之

唐

詩序文集

卷之四 辨論

三

山有樞未見為蟋蟀之意於時曲沃盛鮪將有并吞宗

國之意故國人作此詩序說蓋得之蓋亦托名寓椒聊

蓋為沃而作也序說得之

秋杜似為晉而作也序說近是

秦

晨風若有不用賢臣之意序說近是集傳謂類風之

夫

陳

宛丘居陳之濱刺國君也若刺閹人何關係而錄之

東門之池不類淫奔之詩序說近是詩曰東門之池

周姓也昔武王封

防有鵲巢未見為男女之私序說近是

論語曰放鄭聲則當禁絕而不讀又曰何莫學夫詩則

當熟讀而究心今集傳變風中多疑為淫奔之詩學者

讀之則犯為邪之戒廢之則違學詩之法二者將何處

而可先生曰詳味子言不為無理朱子著述功大後世

仰之若泰山北斗小子輕議得無啓人詈乎國子曰不

然後世尊崇朱子為其推明理學非私也理有未當互

荷亭文集

卷之四 辨論

四

相發明乃朱子之忠益爾何嫌於輕曰然則雅頌何如

試并論之國子曰竊議國風猶為借妄矧雅頌義理精

微規模碩大豈初學所敢窺哉固問之曰棠棣之華鄂

不韡韡鄭子註云承華曰萼同萼足曰不音蓋取同氣

連枝之義朱子誤作鄂然豈不與衛風濟盈不濡軌誤

作軌同實無義先生曰沈僞謂朱子於易本義多致遺

恨於詩傳無復遺恨何也曰本義反大傳終疑為孔子

所勝故有遺恨詩傳反小序諒不為漢儒所勝故無遺

恨沈僞蓋知朱子之非而婉辭諷之非謂其真是而無

遺悞也言畢而出

按春秋傳魯昭公十六年鄭六卿餞晉韓宣子於郊各賦詩嬰齊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摯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今按六卿所賦皆鄭風也若爲淫詩豈其故邪大國以取禍乎韓宣子名爲知詩又豈樂聽淫詞而特其爲數世之主乎繇此推之序說不誤

詩大序辯

程子曰大序是仲尼作今讀其文包含該貫涵泳從容

荷亭文集

卷之四 辯論

五

與觀羣怨兼而有之實三百篇之綱領蓋非孔子不能作也朱子只因國史一句遂斷其非蓋詩收之國史攝之樂官未必非也學者因之一切廢而不讀謂之何哉

馬遷言詩辯

史記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孔子所錄不容十去其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愚按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西周盛時環海內而封者千八百國使各陳一詩亦

千八百篇矣今載於經者惟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十一國皆春秋時詩其他一無所錄則馬遷之言未必無據特以盡爲夫子所刪爲無理爾孟子詩亡之論其當有徵於此乎

小宛辯

或問小宛之詩序曰大夫刺幽王朱子曰不爲刺王乃兄弟遭亂而相戒爾二說孰爲正曰雅者朝廷正樂兄弟相戒何得列於雅乎詳玩詩辭蓋似幽王無道大夫陷於狴獄兄弟憂之而作此詩然今無所考矣

荷亭文集

卷之四 辯論

六

賓之初筵辯

或問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繇廢興非諸侯所有也今小雅賓之初筵大雅抑之篇朱子以爲衛武公之詩何也曰二詩之作蓋武公入相於周之時其意闕於王室其辭錄於王官若歸國所作不得入於雅矣朱子疑小序之非多改其說不特此二詩也

春王正月辯

春秋魯隱公元年春王正月胡氏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記事示不敢專今按商書稱元祀十有一

月秦紀稱元年冬十月則商秦改歲首而不改月數也
詩稱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周人亦改歲首而不改月
數也竊意聖人行夏之時直以寅月爲歲首故書曰元
年春王正月所以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孟子曰春秋天
子之事非有見於此乎今按左傳僖公五年春王正月
日南至愚竊疑焉夫春夏秋冬時自然之運二十四
氣一定不可易者也苟以春正月爲冬至以夏四月爲
春分夏至在秋秋分在冬陰陽逆行寒暑易位天時之
大悖也而謂武王周公爲之乎左氏之言殊不可曉吁

荷亭文集

卷之四 辨論

七

朱子謂子丑皆可以爲歲首蓋於此觀之

滕子來朝辯

春秋魯桓公二年滕子來朝胡氏曰滕侯爵何以稱子
桓弑隱公而立虢不能討又先降國而朝之故降而稱
子狄之也朱子曰聖人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滕朝桓罪
其身可也何爲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以一人有罪
而罰及數世乎然則云何或曰滕國褊小自降從子男
之列如南唐李景自降稱江南國主理或然也夫多聞
闕疑聖人明訓春秋難解者胡氏好以義理穿鑿故多

未當茲因朱子之論舉一而例其餘云

九世復讐辯

春秋魯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
齊滅之也何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遠祖齊哀公
烹於周紀侯譖之也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賢之愚謂
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春秋之時強凌弱衆暴寡滅國之
事相望於冊何讐之可復耶公羊倡爲邪說惑亂後世
漢武詔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高帝遺朕平
城之憂高后遺朕嫚罵之辱於是征伐四出頻年用武

荷亭文集

卷之四 辨論

八

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卒之天下騷動漢氏幾亡皆
公羊之一言啓之也唐子西云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
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豈不信哉

許世子不嘗藥辯

春秋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氏曰不嘗藥也歐陽氏曰
操刃而殺與不嘗藥而殺罪當殊科胡氏曰必若此言
夫人而能爲春秋奚待於聖筆乎愚謂神妙莫測者聖
人之德化也稱物平施者聖人之書法也操刃而殺進
毒而殺名之爲大逆人孰不以爲然誤不嘗藥罪固大

原缺

荷亭辯論卷之五

東陽盧正夫格著

山陰劉念臺先生鑒定

仁和盧抱經先生重訂

辯論

老子辯

或問老子之道何道也曰非吾儒之道也吾儒之道人所共繇之路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若老子之所謂道特假儒家之近似而強名其所不可

荷亭文集

卷之五 辯論

之意爾宋儒以吾道之權度稱量之是猶以羈勒而御空中之野馬非其類也經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予之又予衆妙之門又曰谷神不死是謂予牝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不笑不足以爲道又曰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凡若此者不一而足是豈吾儒之所謂道哉或曰盍亦知之若何曰知而用之逆理偷生得罪聖門固不可也而用之若王安石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誤宋喪地七百里亦不可也然則如之何知其書窮其理守之以吾道而不爲其所惑則善

矣

家語辯

或問孔子家語朱子信之人皆以爲非何也曰家語二書巧而無理飾而不誠與論語之言絕不相類吾固疑其非矣今按其中釋經斷事往往自相牴牾其爲後人所托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何以見之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乃後世釋經之言其可爲孔子之自言乎句踐滅吳乃在孔子卒後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卒於魯之所致乎似茲繆妄不一而足朱子信之殊不可曉

荷亭文集

卷之五

辯論

二

屈子不書辯

或問屈原之心忠清惻怛屈原之文宏放高妙騷經備載明白綱目不大書特書而畧見於分註之下何也曰春秋之法賢而特書公弟叔肝是也屈子之賢鳳凰翔於千仞豈多得哉朱子知原甚悉而不用叔肝例者豈仍舊史而未及致意歟

徒木立信辯

或問商鞅徙木立信果可以爲信乎曰此小人狙詐之術非信也然則溫公稱其信以畜民荆公贊其令之必

行非歟曰溫公不識王伯故有此等議論若荆公者方以其術禍天下無怪乎喜而贊之也何以言之曰昔者聖人之治世也作之君作之師民飢也而教之稼穡民寒也而教之桑麻穴居野處也而教之宮室汗樽杯飲也而教之器用父子夫婦也而教之有親有別君臣朋友也而教之有義有信疾病也而教之醫藥死亡也而教之喪葬爲善也而爲之賞以勸之爲惡也而爲之刑以懲之是皆因其自然之理當行之路而立教養之法爾一政之出堅如金石於以定民之心志一令之施確

荷亭文集

卷之五 辯論

三

如四時於以一民之耳目聖人之所以信於民者蓋如此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商鞅以刻薄狙詐之資欲售其富強吞併之術恐民驚駭而不之信非議而不之從於是特假徙木之小事而立五十金之重賞行不測之賞誘之於先用不測之刑驅之於後移其耳目奪其心志於是驅之立本則務農矣驅之戰鬪則死敵矣驅之弑父則子不敢違矣驅之弑君則臣不敢違矣行之十年路不拾遺厥後扶蘇聞詔賜死不敢自白趙高指鹿爲馬廷無間言皆徙木之所致也嗚呼小人之術正

如毒藥攻病非無一時捷效而其潰腸刻骨之禍益有不旋踵者軼不足道也而溫公議論如此吾以是知功利之移人

黃歇竊國辯

戰國楚考烈王無子時春申君黃歇用事趙人李園進其妹於歇既有娠使妹說歇納之於王遂生男立爲太子園妹爲后園亦貴用事恐歇泄其語因殺歇以滅口恩謂陰謀奪國大欲也納姬取寵微情也父子之親其至也舅甥之情其次也李園謀人之國而以歸之黃歇

荷亭文集

卷之五 辯論

四

因而自取小寵其非情一也立歇之子而恐歇泄其語是歇愛子不如園之愛甥矣其非情二也以此誅心能無繆乎吾意李園者見楚王無子欲竊其國久矣一旦自私其妹族妹義妹亦未可知知其有娠故假歇以進於王妹既生子貌不類歇恐歇覺其謀故殺歇以滅口爾吁巨毒陰謀無所不至向非深探其本而誅之則不爲其所欺者幾希

高帝將將辯

韓信對漢高有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

爲陛下擒也。斯言也。量已量人。毫髮不爽。傳之後世。若爲至言。愚獨謂其不然何也。君之於臣。猶天之於萬物。無所不包。泰山之高。黃河之深。鯢躍三千。鵬搏九萬。皆其間一物爾。何足與之較長短哉。高帝起自亭長。不學無術。岌岌乎惟恐人之勝已。故與信論將兵多少。以觀其意。爲信者直當對曰。天生一人。爲天地民物之主。天下之智勇。皆一人之智勇也。陛下惟當知人授任。論功行賞。不當與臣下爭能。臣之事君。有死無貳。生殺與奪。惟君所命。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臣之職也。庸恤其

荷亭文集

卷之五

辯論

五

他如此。則高帝之心釋然。而事君之道得矣。乃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較彼此之長能。忘君臣之大分。斯言一出。衆惡皆起。何爲者哉。嗚呼。信斯言也。不惟啓一身赤族之禍。實啓後世人君忌才之禍歟。

喬夫利口辯

漢文帝登虎圈。僕射張釋之從行。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圈喬夫對甚悉。帝曰。吏不當若是耶。詔拜喬夫爲上林令。釋之以爲利口。超遷恐天下從風而靡。乃不果拜。愚謂利口者。便佞捷給。顛倒是非。

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若夫諛曉故事。敷奏詳明。有國之美才也。安可目爲利口而舍之哉。言及之而諱。何有於從風。釋之此言。塞人主使能之路。不可以訓。嗚呼。巖穴之士。懷才抱德者多矣。往往以不知見棄。孰謂知而棄乎。喬夫之不拜。賈誼之見疎。雖時相之過抑亦二人之不幸也。惜哉。

武帝才畧辯

班固曰。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使其不改文景之節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愚謂才出於理者。可以

荷亭文集

卷之五

辯論

六

成天下之務。才出於氣者。可以逞一身之欲。文帝之才。出於理者也。武帝之才。出於氣者也。文帝以德化民。海內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求之三代。亦未多得。非其才之過人。安能若此。武帝初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若可與有爲也。不數年後。興土木。興甲兵。求神仙。建封禪。縱遊觀。征四夷。盡其才以供一己之欲。極其欲以害天下之民。漢之不爲亡秦者。文帝之德澤在人。爾是故文帝之才。惟恐其不足。武帝之才。惟恐其有餘。吏臣不知其才之爲害。而猶引詩書以贊之。不亦誤乎。

霍光誅昌邑從官辯

霍光既廢昌邑王賀。又誅其從官二百餘人。愚謂昌邑從官特坐不能匡救爾。非有篡逆大故。何爲盡誅之乎。按蘇氏曰。二百人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是知其中有謀光者。故光不及致詳而發之。暴鳴呼光死未幾。子孫夷滅。孰謂無天道也耶。

丙吉知大體辯

或問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史臣以爲知大體。如何。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故聖人仁民而愛物。伊尹一

荷亭文集

卷之五 辯論

七

夫不獲則曰時予之幸。孔子廐焚則曰傷人乎。不問馬豈非知大體者乎。或曰。方春牛喘。是陰陽不和而調燮未至。吉之問豈爲牛哉。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民不和而亂。死變理先務也。而遽不介懷牛耕而喘。或勞而傷。未必變理所致。而引爲己任。輕重虛實俱失之矣。尚爲知大體哉。此史臣善善而不知其非不足訓也。

楊雄反騷辯

或問楊雄作反騷何也。曰。此雄之愧辭也。雄爲漢室耆

老。值王莽篡位而不能死。於是撫騷文而反之。所以發其慚。辭曰。雄惟屈原作離騷。自投江而死。讀其文。未嘗不流涕。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吾意雄之流涕。豈爲原哉。蓋其北面賊廷。悲慙滿腹。欲隱不可。欲死不能。故因原而流涕爾。其辭曰。懿神龍之淵潛兮。埃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夫原溺死之後。楚尋破滅。何有所謂潛居待雲者耶。此雄韜晦隱忍。期漢復興。特借原而寓意爾。是故賈誼之文。傷已忘也。揚雄之文。釋已慙也。荷亭文集

卷之五

辯論

八

嚴子陵不屈辯

尹氏曰。嚴光光武故人。年高德邵。帝不能待以賓師之禮。乃欲臣而用之。宜乎光之不屈也。愚謂光之清風高節。奮乎百世之上。誠足以廉頑立懦矣。謂其合於中庸則未也。何則。君在踧踖。過位色勃。孔子事君之道也。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子交友之道也。光初變姓名。帝以

物色訪之。及至車駕卽日。幸其館。光方堅臥不起。張目熟視。及帝迎入宮中。道舊累印與之共臥。光以足加帝腹而已。帝之待光。無所不盡。光乃傲然自肆。漢無一語何爲者哉。君臣之道。姑非所論。朋友之道。可如是乎。後世不美帝之盛德。而多光之深意。亦惑矣。觀其譏切侯霸之語。豈所謂此意渾然。不露圭角者耶。特其名利浮雲。草芥千載之下。仰之若景星鳳凰爲不可及耳。噫。漢末節義之士。其光武盛德之報歟。

晉元帝卽位辯

荷亭文集

卷之五 新論

九

綱目書卽皇帝位者。漢高帝漢光武漢昭烈。晉元帝四君而已。愚謂高帝誅暴討逆。光武中興。昭烈紹統。皆得天命人心之正者也。予以正統之書法宜也。若元帝者。徒能續司馬氏之變。纔而已。其可以續帝王之正統乎。何則。曹操篡漢。懿昭因而效之。弑君廢主。相望於冊律。以春秋亂賊之法。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況琅琊親受懷帝之託。不聞勤王之師。遷延徘徊。因利乘便。又非光武中興之比。綱目嚴於討莽而優於待晉。何哉。或曰。王莽篡漢。十有八年。司馬氏篡魏。百五十年。

成敗不同。何可例論。曰。不然。左氏以成敗論人。朱子譏其見識甚卑。綱目明道不計功之書。豈其若是哉。有志史學者。更宜熟思審處。

陶潛書晉辭

綱目書晉處士陶潛卒。潛字淵明。侃之曾孫也。自以先世爲晉宰輔。耻復屈身後代。今按淵明自敘云。長沙公於予爲族祖。同出大司馬陶舍。漢高帝時人昭穆既遠。已爲路人。則侃與淵明分源五百餘年。不知梁統何據。而本傳稱爲祖孫。自後論淵明者。皆本於此。有謂其年書甲

荷亭文集

卷之五 新論

十

子者。有謂其志似子房者。雖多褒詞。殊非據實。要之淵明爲人。閑靖寡慾。恬澹樂道。初無舍己爲人之意。故其著於詩文。和平深粹。亦無怨尤迫切之詞。天性自然。不待勉強求之於古。其所謂逸民者歟。惟熟讀其詩文。則得之矣。

魏誅沙門辯

魏主肅從崔浩之言。按誅境內沙門。無復子遺。尹氏曰。居中國而從夷狄。舍王道而尚異端。棄君臣絕父子。滅人倫。毀形體。綱目書之曰誅。夫豈過哉。愚謂罪有輕重。

法有後先。佛氏害道。罪固大矣。然而入居中國。削髮披緇。是果誰爲之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豈其晚也。盡戮無知赤子而無子遺。不仁甚矣。尚可垂訓也乎。尹氏依阿遷就。啓後世好殺之端。不可以不辯。

王通中說辯

或問中說一書。果文中子所著乎。曰。疑也。按通世家。通生於開皇甲辰。卒於大業戊寅。上太平策。時年二十。教授河汾。時年二十一。按唐列傳。李靖王珪。長通十三歲。溫大雅。長通十二歲。溫彥博。長通九歲。房玄齡。長通六歲。

荷亭文集

卷之五

辯論

十一

歲。魏徵杜如晦亦皆長於通。夫以孔子之聖。微生畝猶恃長稱名。孰謂靖等遽肯忘年而甘心北面通門。其可疑一也。既稱門人千餘。何見於書者。皆與唐名臣而隱者之絕少乎。其可疑二也。唐貞觀時。玄齡等位居台輔。日侍帷幄。古今賢哲。無不遍論。何無一語及通。隋書魏徵所上。何不爲之立傳。其可疑三也。今觀其門人問答之詞。多效論語。通雖學過顏曾。寧當遽以孔子自任。效譽學步。不幾於無耻乎。其可疑四也。或曰。文中子舊有中說殘缺失之。其子福時增附會以張大父德。誇示後

世未知是否

荷亭文集

卷之五 辯論

十二

荷亭辯論卷之六

東陽盧正夫格著

山陰劉念臺先生鑒定

仁和盧抱經先生重訂

辯論

唐太宗有天下辯

綱目書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備載范氏之言於分註之下則朱子之所以罪太宗者至矣竊嘗思之祖宗天下子孫相傳以長不以功正也至若匹夫而

荷亭文集

卷之六 辯論

一

有天下亦必以長而不推原所繇則恐非至公之論何則太宗少經隋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一旦順民心興義兵席卷長驅奄有關中驅策英雄掃除亂孽遂降李密竊建德擒世充芟武周剪黑闥夷蕭饒六年之中海內咸服神謀武畧高出前古是知太宗之取天下特藉高祖兵力以發跡耳非高祖之天下也子有天下尊歸於父高祖亦宜傳之聖子以垂萬世無疆之統顧乃據爲已有授任非才果何義乎昔周文檢伯邑考而立武王後世不以爲非晉武不能擇賢而

立君子以爲深恨矧夫開創大業英雄蓋世之子而可以庸劣據其位乎推原高祖之心特以創業繇我不欲世民有其功耳用心一繆內難頓作孰謂唐室之祚非高祖爲之歟讀史者惟合前後所書而觀之可見

李敬業討武氏檄辯

唐駱賓王爲李敬業作檄極疏武氏過惡武氏覽及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不悅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後世遂謂賓王真能疏其過惡武氏真能不動聲色萬口雷同

荷亭文集

卷之六 辯論

二

古今傳誦子謂殺人之賊不問其拘摸之小尤武氏廢君篡國莫大之罪敬業起兵匡復自合引春秋討賊之義明一已興唐之心迎立中宗布告天下則大功唾手而成矣顧乃舍其篡奪之罪疏其淫虐之私何足感激天下之忠臣義士耶武氏不懼良以此也今補檄文如左檄曰

伏以春秋無將立萬世君臣之義漢法不道嚴三綱亂賊之刑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典也欽惟我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德繇天縱智若神通值隋氏之不

君受皇天之眷命。義旗方舉。萬民興時雨之謠。神武惟揚。四海普春雷之震。一鼓而佞臣授首。再鼓而豪猾潛踪。三鼓而席卷關中。四鼓而風飛隴右。建德自投於陷。寧世充面縛於軍門。武周則瓦解以無遺。黑闥乃土崩而自盡。兵威所至。海沸山頽。德澤所加。天涵地育。於是修文偃武。建昭代之宏規。納諫求賢。追前王之盛治。措疲民於衽席之上。挽衰世於雍熙之歸。衣食有餘。盜賊化為君子。刑措不用。呻吟轉為謳歌。蓋自三代以來。功德兼隆。未有如我太宗皇帝者也。繼而高宗嗣位。累洽

荷亭文集

卷之六

辯論

三

重熙。四海九州。不識風塵之警。羣黎百姓。咸歸禮樂之中。誠為王者再世之仁。豈比善人百年之化。嗟夫。祖宗正統。如此其明德澤在人。如此其久。屬嗣君繼統之日。正天命維新之時。武氏何人。敢行稱亂。受先帝之顧命。若罔聞知。摘嗣君之小疵。輕行廢黜。牝雞塵鹿。南面而朝。王侯狐媚。蛾眉治容。而服袞冕。斥天家之孫子。擯棄遐方。收賊黨之宗支。布列樞要。陰陽反背。日月為之無光。首足倒垂。乾坤為之易位。誠古今所無之大變。豈臣子共見而能容。嗚呼。王莽誅夷之殃。良自取也。仲尼沐

浴之請。誰其任之。敬業皇唐舊臣。元勳象子。奉先公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氣憤風雲。志匡宗社。特因神人同欲。討賊之義。誓雪臣子不共戴天之讐。十萬精兵。鼙鼓轟雷。霆之震。千羣武騎。旌旗耀日月之光。執乎彼曲之辭。賊徒破膽。乘以我盈之勢。天討彌張。公等或叶周親。或居漢地。或聞先帝託孤之命。或見新君幽秘之辱。義實難容。情不可忍。請因勤王之檄。共立復辟之勳。煉彩石以補天。乾坤定位。探虞淵而取日。宇宙生光。於是誅戮元兇。諸其宮以示義。殄滅餘黨。赤其族而不遺。上謝

荷亭文集

卷之六

辯論

四

九廟祖宗之靈。下雪四海臣民之憤。功光社稷。爵誓山河。福流子孫。名垂青史。使天下後世仰之若伊周平勃。何其偉歟。若或念其富貴之私恩。昧於君臣之大義。徘徊岐路。眷戀迷途。則有太宗之明法在焉。予固不得而私也。故檄。

狄仁傑書死辯

朱子曰。溫公舊例。逆臣皆書死。獨揚雄書卒。某按本例。書曰。莽大夫。揚雄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後沒奈何也。書狄仁傑死。後改書卒。或問逆臣書死。正例也。如仁傑者。身

雖仕周心實爲唐書卒則害義而同死者疑或不脫書
死則失情而懷忠者又無所勸將何處而可曰春秋之
法爲賢者諱人臣失身於賊而懷忠於君者諱而不大
言可也

郭子儀奢慾辯

或問史稱子儀窮奢極慾而人不非之胡氏曰窮奢極
慾小人處富貴者之所爲也曾謂子儀之賢而有是哉
二說孰爲正曰按方氏云子儀功名太盛人主不免疑
之故以聲色自汚使人知其所志不過如此而已所謂

荷亭文集

卷之六 辯論

五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歟斯言有理足以明子儀之心
矣

周世宗復姓辯

綱目書周主之父光祿卿致仕柴守禮犯法周主不問
胡氏曰世宗不知其姓出於柴氏而守禮又亡則無責
矣其父固在乃以元舅處之果何義也然則宜奈何爲
郭氏立後封以大國如周之杞宋而復姓曰柴守禮
爲太上皇立柴氏宗廟以示天下則其道並行而不相
悖愚按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

荷亭文集

卷之六 辯論

六

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召宋英宗欲推尊所
生司馬光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今按世宗
親爲太祖郭威之子正名郭榮進封晉王然後繼體承
統尊居九五則世宗之有天下實太祖傳之也太祖不
立本宗亦以世宗堪付托之重思欲傳之萬世若世宗
復姓曰柴則郭氏遂亡矣非惟太祖之靈有所不堪竊
恐世宗之心亦有所不忍也或曰異姓不嗣曰不嗣則
當辭位還郭豈有受其天下而云不嗣者乎然則何以
處守禮曰封以大國加以殊稱如司馬公之議漢王隆
其孝養如舜之處瞽叟則其道並行而不相悖矣

宋太后遣命辯

宋太后杜氏臨崩謂其子太祖曰周世宗以幼見主天
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光義光義傳廷美廷美
以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敢不如教
史臣曰皇太后而知社稷之至計愚竊以爲不然孔子
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
賢天與子則與子蓋惟天下重器聖人深恩遠慮故順
天命而有與賢與子之法與賢者宜聖宜賢惟上古

人能之下聖人一等。非惟不能爲。蓋亦不可爲矣。與子者必長必嫡。後世有國者通行之。蓋守之以天。所以止爭奪之心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雖伊尹周公之聖。而終身北面孺子。豈非天者素定矣乎。春秋之時。宋宣公舍其子而立穆公。遂啓宋督之逆。吳子諸樊兄弟約以次傳。亦有專諸之禍。豈非以人而亂天乎。天分從違之間。而禍福影響若此。宋太后何人。乃欲以私意而爲之。託言長君。徵福社稷。唐虞三代之法。一切廢而不用。太祖從而遵之。史臣荷亭文集

卷之六 辯論

七

又從而贊之。吾不知其何說也。嗚呼。廷美德昭之死。人皆爲之恨。吾獨爲之福。爾向使其說復行。則爭奪禍興。篡弑相尋。國之存亡未可知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有天下國家者。其尚鑒於此哉。

皇太后以母改子辯

宋神宗崩。哲宗幼。高后臨朝。司馬光欲去新法之害政者。言者紛紛。光曰。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愚謂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祖宗之法。子孫不可

變也。神宗誤聽王安石曲學偏見。盡取祖宗之法度。更張之。天下騷然。社稷幾危。於是光入相。請命太后率復舊章。名正言順。心安理得。而光乃曰。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不曰復祖宗之舊。而曰改先帝之法。斯言一出。衆惡皆起。何爲者哉。厥後姦臣當國。假紹述之名。紛紛行私。盡復熙豐之弊政。盡斥元祐之名賢。毒被生靈。禍延宗社。則此言啓之也。吁。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可不慎哉。

孟后復位辯

荷亭文集

卷之六 辯論

八

宋徽宗初立。復哲宗廢后孟氏位號。論者曰。叔無復嫂之禮。伊川不能決。問邵伯溫。伯溫曰。向太后於孟氏爲姑。叔不可復嫂。姑獨不可復婦乎。衆論乃定。愚謂天子者。天之子也。受命於天。代天理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天地萬物。無所不宰。前乎千萬世之是非。於我乎定。後乎千萬世之權度。於我乎立。哲宗昏庸。賢后廢黜。千載之下。猶爲之忿恨不平。豈有目擊其寃而不爲之伸理者乎。在禮嫂叔不親授受爾。天子尊立封號。何碍於禮。而必假母后以塞衆口者乎。厥後姦臣倡邪。孟氏復廢。

議臣十七人皆貶遠州則以太義不明有隙可乘故也
嗚呼義理無窮是非易繆爲人上者其可不以格致爲
先務乎

張浚從祀辯

宋宗澤張浚皆稱中興功臣澤當粘罕猖獗之初與師
勤王屢破勍敵孤軍守汴京二年金人不敗南侵單騎
降巨寇王善等得勝兵百餘萬連疏二十請帝還京志
在必復中原還二帝滅金以雪讐恥雖大功未就而卒
其忠誠義氣殆與烈日爭光而私過繆舉無一毫可指

荷亭文集

卷之六

辯論

九

識者比之孔明誠無愧矣張浚忠義勳烈著於史傳者
亦彬彬可稱然知人不明見事疏畧功之所在過亦隨
之又以私憾殺曲端忌岳飛排李綱詆趙鼎則公爾忘
私之心不及澤矣宋史論斷曰浚量狹而不能下士智
黯而不能知人誠哉是言也今浚得從功臣廟祀而澤
不與焉何哉

岳飛橫字辯

或問南渡諸將之才岳飛爲勝然飛亦橫只欲向前廝
殺朱子曰便是若據著周世宗宋太祖駕馭起皆是名

將愚而橫者強梁自用暴狠無上之謂昔羽父之先期
謂趙鼎之拜表輒行此真橫也韓信之滅齊自王
謂韓信不朝此近橫也如武穆者亦可謂之橫乎
武穆痛惟二帝蒙塵中原淪陷怒目切齒奮不顧身以
故長驅不回直欲滅金雪耻觀其誓心天地唾手燕雲
之奏實與孔明出師表同一忠憤激烈而戰勝攻取殆
爲過之武穆不死則復二帝取中原真唾手爾嗚呼天
不祚宋千載痛心朱子目擊其冤而言之若此何耶惜
乎世遠無從質問也

荷亭文集

卷之六

辯論

十

岳飛悼詩辯

張思廉悼岳飛詩曰將軍將軍通軍術君命不受未爲
失大夫出疆事從權鐵馬長驅功可必功成解甲而赤
墀拜表謝罪死不遁惜哉忠義重山岳知不及此良可
悲思按是詩蓋惜武穆不能成功而爲此激論非至言
也且武穆忠義勳烈炳如日星而賊槍猶以莫須有三
字陷之死况欲逆命而成功乎若如所言則槍請命討
逆朝令夕至未知武穆何以自死吾見世人頗有是其
言者故著之

諫祧傳祖辯

宋寧宗欲以孝宗附廟祧傳祖朱熹力諫以爲僖祖宋之始祖如周后稷當百世不祧愚謂后稷教民稼穡受封於邵實啓周家不拔之基百世不祧宜也若僖祖者乃匹夫爾徒以子孫稱帝推恩及之功德無傳非后稷比必欲本其篤生神孫之功何似宣祖篤生聖子之功歟蓋自王安石倡議朱子因之宋當以太祖爲始祖不當以僖祖爲始祖

劉銳一家死節辯

荷亭文集

卷之六

辯論

十一

宋理宗端平三年蒙古陷文州知州劉銳自度不免集其家人飲藥皆死幼子六歲拜而受藥左有感動愚謂食君祿死王事人臣之正也一家老穉何爲者哉使其有益於城之存亡皆死可也而空使祖先絕祀後世與悲不亦過乎或曰無辱敵手曰君子盡其在我者而已餘付之天豈可慮辱而先自殺之哉故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音韻辯

宋氏景濂曰人生有聲聲有七音牙舌唇齒喉及舌齒

各半是也分其清濁之倫定爲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羽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孔子刪詩取其音之協者被之絃歌後世因之未嘗泥於律也自梁之沈約始以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去入號曰類詩於是東冬清青之分及唐以詩賦取士聲律益嚴而毫髮不敢犯矣夫音取其協韻東冬清青之分果何義乎是以我太祖高皇帝萬幾之暇詔論詞臣定爲洪武正韻協同析異一洗千古之陋習誠萬世臣民所當遵也今爲律詩者猶泥於唐而不敢通用謂之何哉嗚呼舍孔子弗師而師沈約不遵聖代制作而遵亡梁因襲之弊可勝嘆哉

荷亭文集

卷之六

辯論

十二

語類辯

或問朱子語類數千萬言不能盡解中有可疑者畧質一二如譏漢唐諸儒說道理者直是說夢如何曰諸儒註解經書推明義理皆有功於聖門者也特其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氣質當之一字不明幾於說夢吁孔子非漢唐諸儒豈亦以氣質爲性耶不取邵子先知之術如何曰邵子先知卜筮也吾儒先知義理也儒道之道豈

下篇可並稱說。朱子此語最純。惟乎知而不能用力也。說
 蘇文如鮑魚如何。曰東坡書解為諸儒之最。鮑魚之說
 恐未然也。稱秦檜之有骨力如何。曰賊檜窮凶極惡。非
 骨力也。真都好風水如何。曰南宋山西屬金。朱子疑未
 到也。草木有知覺如何。曰草木有生而無知。詩曰樂子
 之無知是也。或曰語類與經書註傳多有不同何也。曰
 語類朱子自言。註傳集諸儒之言。孰為正。曰合孔子者
 為正。曰語類門人所記。恐未足信。曰語類或門人或自
 記。要皆朱子之心聲。若夫集註集傳。朱子尚有未解意
 者。如子見而子君子。皆心聲哉。曰天下皆宗朱子。子獨
 明其未盡然者。竊恐語間於朝或得罪奈何。曰天下宗
 朱子。為其明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無一毫差失。故學
 者於孔子不可有一毫牴牾。朱子註傳中頗與孔子不
 合。甚至教學者真看孔易。幾於悖矣。今若不論義理。不
 宗孔子。則我僭妄之罪。夫復何辭。苟以孔子為師。義理
 為正。則所以諄諄辯論。無非推明孔子之道。不應空受
 僭妄之責。向微聖人為之宗主。雖真知灼見。寧敢出一
 語耶。於乎。卞和獻玉。則足無悔。吾聖人大中至正之道。

荷孝文集

卷之六 辨論

十三

豈一正所可方。苟有相導者。尚當不避斧鉞而獻之。

荷孝文集

卷之六 辨論

十四

荷亭辯論卷之七

東陽盧正夫格著

山陰劉念臺先生鑒定

仁和盧抱經先生重訂

辯論

論聖功

或問東隣有夜績者。姑婦姊妹聚於一堂。既而燭滅。羣動皆息矣。西隣有夜讀者。德音琅琅入耳。不煩。未幾寂然。從隙而窺之。其師就寢矣。然則師燭之功。不亦大乎。

荷亭文集

卷之七 辯論

一

子特見其小。何嘗見其大乎。大明當天。無所不照。天下之作業者。皆其光也。聖人垂訓。無所不周。天下之爲善者。皆其教也。

問者曰。楊雄氏云。日光羣目之用。聖道羣心之用。得子

言而益信。

論稱號

或問天子兼稱之號。始於秦。信乎。曰。按周書呂刑篇。皇帝清問下民。則大舜已兼稱矣。非始於秦也。

論尊號

或問尊號始於古歟。曰。始於秦。非古也。禮記曰。詔也。非

禮也。昔者聖人之御世也。謀及庶人。詢於芻蕘。惟恐一

物不得其所。敢自以爲聖乎。降自中古。習諂成風。衰世

因之。踵爲故事。夫尊號者。聰明睿智。文武聖神之謂。臣

之愛君。無所不盡。宜其望君若是。然愛君有道也。非獻

諂也。朝夕進諫。陳善閉邪。陰納君於堯舜之歸。而君猶

未知也。譬之播種。然滋之糞力。芟其稂莠。則黍稷離離

矣。豈可握而助之長乎。譬之居室。然上棟下宇。肯堂肯

構。則寢廟奕奕矣。豈以寸木而加岑樓之上乎。若徒飾

荷亭文集

卷之七 辯論

二

其名之似。而不求其實之稱。則聖劉天光之號。賢於光

武。不得言聖者遠矣。嗚呼。我太祖高皇帝。重開宇宙。大

明彛憲。而痛革前世之陋習。誠所謂聰明睿智之聖人

乎。

論改元

人君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體元而正始也。上古

歷年雖多。惟一元而已矣。自秦惠文改十四年爲後元

年。漢文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若干

年矣。復稱元年可乎。武宣而下。改元尤多。或五六年。或

四三年或一歲再更國史繁蕪莫之勝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乎嗚呼不有所短孰識所長我太祖高皇帝洞鑒前弊追復舊章聖子神孫惟一元以終始深得春秋編年之法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歟

論漢祖唐宗優劣

或問漢高帝唐太宗人品何如曰高帝規模宏大而才畧不及也太宗文武並優而質任不如也使之易地則皆然也何以言之高帝起自亭長兵不挾詐名固正矣

荷亭文集

卷之七

辯論

三

同時起兵若陳涉項籍皆以誅無道秦爲名初非高帝獨有見也其後討逆賊羽豈誠心與直道哉不過因三老董公之言假此以取天下爾特其高明寬大從諫如流過也如日月之食不掩不飾則非後世帝王所可及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起兵雜詐積習使然人倫凶變實高祖爲之也故使太宗生高帝之時亦能爲高帝之爲使高帝居太宗之地亦不免太宗之罪所可刺者好名太盛每事文飾不如高帝自然使之並驅中原何如曰天生豪傑各有其時不幸並生則天下分裂矣

然太宗見事幾明用心近厚尉遲敬德魏徵皆讐敵也一見之頃推心待之高帝之用韓信必待蕭何而後知終見猜疑至於夷滅吾恐天下英雄傾心太宗者十之六歸心高帝者十之四史臣論二帝優劣疑若未當故著之

論項籍曹操優劣

或問項籍曹操並驅中原何如曰籍勇而無禮操智而不仁雖同爲殘賊而籍非操敵也何以見之韓信曰項羽暗惡叱咤千人自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

荷亭文集

卷之七

辯論

四

也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至有功當封刻印忍弗能予婦人之仁也所過殘滅人心不附雖有拔山之力實獨夫爾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或不與雖曰殘賊不仁亦人傑也二雄優劣判然易曉矣或曰項籍無道若此亦爲霸王何也曰天下皆欲誅秦皆畏其強而不敢動籍獨攬其鋒鉅鹿之役震若風雨諸將驚心駭目以故畏而服之正如後魏制虜一時之猛非有他長也嗚呼史謂唐太宗難成漢祖之業者其

亦未見於此歟

論細柳之役

周亞夫細柳之役古今以爲美談。愚謂天子至軍門不得入。亞夫軍法善矣。天子至營不拜。亞夫臣道有未善焉。何則。兵死道也。防衛不嚴。或招衝突。掩襲之禍而有敗軍殺將之辱。以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非慢君也。勢不可也。天子既入其營。無他慮矣。亞夫不能雍容百拜。獨不可北面一稽首乎。介冑自居。軍禮相見。使遇猜忌之主。寧能釋然無芥蒂乎。噫。亞夫之所以得全名者。荷亭文集 卷之七 辯論 五

其文帝盛德之所成歟

論荀彧自殺

或問荀彧之死。溫公義之。胡氏非之。如何。曰。彧之明炳。幾先算無遺策。獨不知曹氏之心哉。初欲立功。故不擇所事。後悔失節。故不惜所生。吁。亦晚矣。

論昭烈取劉璋

或問劉備之取劉璋。蘇氏非之。葉氏義之。孰爲正。曰。竊說爲正。夫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昭烈棄信義而挾譎詐。其可訓乎。葉氏依阿遷就。非有

逆者之論

論諸葛孔明

或問孔明何如人。曰。先儒論斷不一。朱子曰。孔明雖正。却益。斯言疑亦有據。

論楊素李勣

隋楊素。唐李勣。皆稱開國功臣。素教煬帝奪宗弑父。勣贊高宗廢后立武氏。自以爲長享富貴。福流子孫也。素死八年。而其子彥感反。煬至於赤族。勣死十五年。而其孫敬業反。武亦至赤族。夫素勣有功於二人。而子孫尋滅於二人。天道禍淫。昭然明鑒。後世懷姦不忠者。可不戒哉。

荷亭文集 卷之七 辯論 六

論明母

朱子感興詩曰。晉陽啓唐祚。王明繼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庸。愚謂太宗亂倫之罪。固不可掩。自今觀之。亦由教化不明。羣臣不救之所致也。何以言之。漢高開創大業。首立外孫張氏爲太子妃。是以舅妻甥也。昭烈立吳氏爲皇后。是妻族嫂也。當時無言其非。後世亦無言其非者。教化不明。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太宗英明勳

欲法古觀其聘鄭氏爲充華魏徵一言而止則其中
之醜蓋溺於因襲而不自知設有正救寧知不幡然而
悔悟耶嗚呼不有陰晦何知日月之功我太祖高皇帝
重造乾坤闡明五典閭閻小人皆知夫婦之有別一涉
亂倫羞死無地孰謂蓋世英雄而甘爲夸鹵之行乎噫
此我聖祖之功所以亘古而莫及也歟

論立晉王治

或問唐太宗立晉王治又欲立吳王恪何也曰人心應
物猶止水照物也止水不波則妍蚩明白微有搖動則

荷亭文集

卷之七 辯論

七

真影散亂太子承乾謀逆魏王泰奪宗太宗欲以佩刀
自刺此時太宗之心如風前巨浪其可用乎長孫無忌
欲立所出投間而定之太宗所以有不立恪之悔也夫
高宗乘塵晨牝幾亡社稷吳王恪英果諒爲勝之太宗
惟當慎於初立不當悔於既立也夫帝王之學格物致
知誠意正心齊衆亂於家而大舜之心未嘗亂也管蔡
變於國而周公之心未嘗變也太宗假仁宜未及此蓋
俟心志既定而徐議所立乎吁定而後能慮慮而後能
得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由此而合道者可不務哉

論陸贄

史臣論陸贄遭貶之後畏謗不著書惟集古驗方五十
篇朱子曰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翫索愚謂以宜公析理
之精立言之妙使其於十年之內註解經書開示蘊奧
必有補於世教者矣奈當時無有啓之者惜哉

論陳橋之變

或問陳橋之變誰實尸之曰太祖之志太宗之謀趙普
成之也昔者太祖之生有赤光之符客遊漢東有紫雲
黑龍之符其陰有帝王之志非一日矣一旦世宗告殂

荷亭文集

卷之七 辯論

八

恭帝幼弱中外人心密相推戴木題點檢作天子寧非
驗於此乎於是托言漢遼師下收領國精銳出次陳橋
反掌之間成此大事是豈無人默主於其間而將士取
爲之歟杜太后初聞變曰吾兒素有太志及臨崩曰汝
萬歲後當傳光義夫豈無故而輕爲是言哉太祖卽位
之後稱晉王爲太平天子幸普家呼普妻爲嫂又豈無
故而輕自降尊哉享國旣久不立皇儲太宗蓋默怨之
矣以故一旦得志不踰年改元意者宋有天下我實爲
之而趙普淪盟蓋默知其故也嗚呼宋之啟運若此孰

謂可與唐漢並稱哉宋論推隱未盡故著之

論韓范優劣

或問韓琦范仲淹人品何如曰韓公事業著於史冊者炳炳琅琅誠非後世所及然亦功名之士爾范公齋莊慎密明允篤誠豈非幾於道德者歟故先儒論宋朝人物以范文正爲第一

論程蕤曲直

或問司馬光之卒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願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執曰此枉

荷亭文集

卷之七 辯論

九

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願怒遂成隙二人曲直何若曰百官方有慶禮卽朝廷之喜事也錦衣繡裳遽變而素欣躍舞蹈遽變而哀伊川不可不爲無見特引論語爲不切爾東坡之言何如曰戲侮也非忠信也使伊川明義理以正之彼將愧服不暇何必怒耶怒而成隙克己之未盡者也問二人何優曰伊川爲講官東坡爲學士各有所優使居輔弼之地恐均有所未盡問當時可居相位者曰濂溪之精通明道之純正康節之豪雄其庶幾乎

月熱論

或問月爲太陰之精暑夜步月而熱何也曰月無光受日之光以爲光日光熱則月光亦熱日光寒則月光亦寒夫日君象也月臣象也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西漢多刑名東都尚節義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何莫非上之所感乎月光之熱亦猶是也

頭臑論

或問老人頭多臑何也曰氣也然則少者無氣乎曰少者髮密氣無從而出故臑少老人髮稀氣從竅而出故

荷亭文集

卷之七 辯論

十

臑多子不見前代治亂乎國家將興教化行法度整小人皆化而爲善間有大愚退藏於密無或出而弊也衰亂之世禮義廢紀綱頽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充周元首左右前後無非蠹國害政之人也若是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吾問頭臑而得消息盈虛之理不亦善夫

錢書論

嘗讀魯褒錢神論有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爲利大矣嗟夫人知錢之利而已抑孰知錢之害乎蓋

惟利之大。故愛之者衆。愛之衆則爭之者多。爭愛之中。荆棘生焉。戈矛起焉。必然之理也。是故父子天性也。或因錢而疏。兄弟至親也。或因錢而鬪。淑人君子。或因錢而虧行喪名。望族名家。或因錢而分門割戶。諸侯以之亡國。則有若虞公。魯君之儔。大夫以之亡家。則有若申侯。羹瓦之屬。他如漢晉隋唐六朝五季之衰。因錢而構禍者。尤不可勝計。雖其爲字一金而兩戈。則其利少而害多。無足怪者。嗚呼。居服食。廢費止是而已。世人往往如蠅蚋之投湯赴火。至死不悟者。謂之何哉。亦弗思而已矣。

荷亭文集

卷之七 辯論

十一

名害論

或問名之爲害何也。曰。名者實之寶也。充乎內而發乎外。是曰實名。實名光冲四表。格於上下。將何害乎。不務實而專務名。是曰虛名。虛名悖理傷教。害幾於錢。何也。用心一繆。則亦無所不至。飾僞以亂真。徇末而忘本。名於上。則竭民膏血以奉之。求名於遠。則侈其迎送。以悅之。好修能之名者。變成憲以爲功。好盛德之名者。惠大慙以自賊。伏尸流血。欲以武功名也。天書封禪。欲以

神功名也。符堅慕一統之名。社稷爲墟。李淵慕勦業之名。禁門喋血。由是推之名之爲害。豈小小哉。然則如之何。曰。正其諱。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則名滿天下而無害矣。

荷亭文集

卷之七 辯論

十二

荷亭辯論卷之八

東陽盧正夫格著

山陰劉念臺先生鑒定

仁和盧抱經先生重訂

辯論

忠愛聖賢

或問祖先者親之推也。聖賢者師之推也。今人見議其祖先而不怒者。蓋祖先先行或未當。非私議也。見議聖賢而輒怒者。誠以聖賢垂世立教。不可輕議。是則至公至

荷亭文集

卷之八 辯論

一

仁之心。然有明知其誤而不欲議之者。何哉。曰。私也。異端衆技。尚欲私尊所習。況習儒道者耶。豈告之曰。後世愛聖賢者。誠以聖賢既竭耳目心思之力。又制爲法度。以繼續之。使爲平直方圓者。皆於是乎取。則非私愛也。苟法度未正。吾從而正之。愛天下後世之人。乃所以愛聖賢也。爾之私愛。孰如我之忠愛乎。是故臣忠愛君。必欲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子忠愛親。必欲親無得罪於鄉黨州閭。學者忠愛聖賢。必欲聖賢無得罪於天下後世。

論夫子不許仲弓之仁

莫子問於陽秋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子不許仲弓之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氣質清明者。得不全。非私欲淨盡者。養不全。子以惻隱爲全仁。是猶以視聽爲全耳目也。莫子曰。自堯舜至於塗人。同一性也。陽秋子曰。是猶自天子至於庶人。同一形也。總而言之。耳目口鼻。無有不同者。分而言之。其可同日而語哉。性之全與不全。亦猶是也。莫子曰。人性皆全。所不全者。氣質爾。曰。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均稟同賦。與生俱生。未有

荷亭文集

卷之八 辯論

二

氣質全而性不全者也。亦未有氣質虧而性獨全者也。子以仁性爲皆全。則堯舜性之聖者也。桀紂亦性之聖者乎。孔子仁義無毫髮虧欠。盜跖仁義亦無毫髮虧欠乎。莫子曰。此所謂爲氣質所拘也。曰。長拘幼強。拘弱理之所有也。氣質與性同形而生。既無長幼。即無強弱。何天下之仁義而皆爲氣質所拘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天地所不免也。何氣質在人。什伯千萬之不齊。而仁義在人。無一不齊者乎。莫子曰。湯武反之何也。曰。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湯武得於天者。幾全。故能反之而幾

於聖孔門惟顏子得聞克復聖人之意可見矣誠之者何也曰誠之者天理不全腔子空闕空闕則容僞客僞則不誠故必去僞以誠之也孟子道性善何也曰孟子謂所賦之理至善無惡吾謂所賦之理不能皆全非相悖也人皆可以爲堯舜何也曰此勉人爲善爾生知學知困學上智下愚不悖孔子之言蓋如此自生民以來歷千萬年生而堯舜者禹文周孔數聖人而已學而堯舜者湯武顏曾數君子而已他如夷之清惠之和賜之達由之勇猶不能爲況其下者乎子必欲窮究到底何

荷亭文集

卷之八 辯論

三

也曰務實也實則傳信虛則傳疑孔子以實教人故萬世無弊學者篤信聖人可也於是莫子撫然曰孔子言性相近集註解爲氣質之性吾嘗疑孔子不識性而宋儒曲全之今得子之所論徹上徹下無所不通孔子言性此性也孟子言性亦此性也夫子不許仲弓之仁亦此性也先儒謂孟子擴前聖所未發吾謂子擴先儒所未發

理氣比喻

或問朱子謂性比水氣比器淨器盛水則清污器盛水

則臭如何曰此不然性氣同形而生不可相離者也水器兩來之物可以換易者也又謂性比日氣比雲如何曰此亦不然雲之蔽日或初或中或沒無定處亦無定時此可比物欲不可比氣質蓋性者理也要之以金爲喻庶幾得之性無不善金無不美性有氣質猶金有銅鉛也聖人之性十全之金賢人以下七八成之金中人以下四五成之金極而至於下愚金少而銅鉛多此所以不移也

孟子本然之性孔言氣質之性是猶諸侯用足色金天子反用雜色金也不幾於僞聖言乎

荷亭文集

卷之八 辯論

四

朱子以全闕解性

愚因孔孟言性不同爲之沈潛者久之一日悟得全闕二字殊甚通快及質諸同道皆謂與程朱不合不可以訓予謂天下莫大於理理莫備於聖人豈有裁割孔子以就程朱而可以訓者乎謹將性理大全檢閱或問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朱子曰固然但氣質偏則理亦欠闕了又曰生而知之者氣極清而理無蔽學知以下氣有清濁而理之全闕繫焉因知朱子論性先已到此使當時有人發之必用全闕解性相

近一洗前人之陋矣。奈爲氣質二字橫心而竟不果用。遂使千載之下。妄疑夫子不識性。惜哉。

論小學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朱子亦既纂集成書矣。但其中條目詳盡。而初學反懼其繁。習學子。或舍而不讀。以故小學教人之旨。未周於天下。今當擇其有關於童蒙者。編爲節要。授其講習。若夫修齊治平之道。與夫論孟經史之言。俟其習大學而

荷亭文集

卷之八 辯論

五

後教之庶幾教者有序。讀者不繁。而此書盛行矣。

論朱子感興詩

第十五章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啟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第十六章曰。西方論緣業。昇身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瞻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就空不踐實。蹟彼榛棘途。誰哉繼三世。爲我焚其書。愚謂仙祖老子。佛祖釋迦。皆方外之教也。究

其根原。實異名而同道也。有則俱有。無則俱無。朱子謂佛無而仙有。爲之註參同契。以貽後人。近世士大夫。往往藉爲口實。携丹鼎。延方士。廢人事而不修。至有多買少艾。名爲築基煉丹者。苟以正道闢之。則曰爾賢於朱子乎。夫長生美色。人人所欲。固非朱子教之也。特不當助其瀾爾。吁。孔子不語怪神。不稱老子。眞聖人也哉。

論以實勸善

或問性有全闕。先儒非不知。特欲勸善。秘而不言。子必欲實說。奈何。曰。此所以勸善也。實則人信。虛則人疑。夫

荷亭文集

卷之八 辯論

六

天命之性。人所同得。苟能眞知實踐。亦可爲賢人。若必曰下愚皆全。而聖人可爲。人見書契以來。下愚不移。而聖人絕少。將謂典籍虛言。不足取信。雖眞可爲者。亦虛侮不爲。徒相率而誕爾。其能勸乎。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聖人實教。蓋如此。或曰。孟子亦悖孔子何也。曰。孟子非悖孔子。微過中爾。自宋儒推尊孟子。暗悖孔子而不知。故學者附會程朱。亦悖孔子而不知也。成功一也。何也。曰。此子思論達道達德。非謂困知勉行皆聖也。讀者不以辭害意。是爲得之。

夢遊清都記 論通鑑綱目春秋傳得失

宏治庚申七月既望陽秋子讀通鑑綱目至莽大夫楊雄死撫卷嘆曰嗟乎雄爲漢室耆老乃北面事賊向非朱子特書大書則夫紹孔過孟之稱後世寧不信乎嘆已復讀三國六朝隋唐諸史玩味書法窮究旨歸夜闌疲極方褰帷就寢忽夢身能輕舉上遊清都光明奪目寒氣逼人金殿曳戟祥雲縹緲中有王者秉圭南坐侍從百餘人皆垂紳正笏東偏一室榜曰聚賢堂宋儒程朱輩列坐其內既而一人自稱楊子雲謂陽秋子曰彼

荷亭文集

卷之八 辯論

七

面有七星者爲誰曰紫陽朱夫子也其朱熹耶曰然曰吾甘心久矣顧一見之於是揖而問曰子作綱目繼春秋果能盡合春秋之旨乎朱子曰顧學力不逮爾其義則熹竊取之矣楊子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請以子之所作面加評論可乎朱子曰唯唯曰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爲正誅無道秦討逆賊羽傳君寬厚世無失德王莽欺孤弱寡酈平帝而奪之綱目一則曰莽二則曰莽誠得春秋討賊之法矣顧後如莽者比肩接踵子之書法或嚴或恕何也朱子曰願聞其

夢曰東漢末天子蒙塵羣雄鼎沸曹操假削平之功行篡奪厥後司馬懿劉裕弒君篡國相望於邇綱目一則曰主二則曰主豈以三子篡事有成而未減其罪乎朱子曰不然王莽起自外戚赤手而奪之三子雖畜無君之心然有大功於天下徘徊窺伺積數十年心迹雖同時事則異苟一例而書之則無輕重之別矣曰姑置是他論後世楊堅相周非外戚歟不期月而奪之非亦手歟厥嗣楊廣不道尤甚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躬行弒逆罪惡滔天綱目一則曰帝二則曰帝抑別有說歟如

荷亭文集

卷之八 辯論

八

雄者恬於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來世作太子作法言用心於內不求於外不幸值莽篡立不能遁迹邱園亦不過紓一時之禍爾綱目大書莽大夫楊雄死予實恨焉然以子非有私讐特欲爲萬世扶綱常爾及觀魏之賈充隋之楊素倡謀弒君乘危取寵唐之李勣李林甫輩懷姦稔惡誤主喪邦計其罪惡百倍於雄綱目例以卒書豈亦有他故歟朱子默然良久曰子言良是予始慮未及爾子如別有長識願終受教可乎曰昔夫子作春秋專欲明人倫正本始尊君父討亂賊貴王

賤伯內夏外夷經世大法無所不具諸傳穿鑿附會核詞曲說使聖人作經之旨湮塞不通子求其一而法之則得之矣今綱目中如帝蜀漢魏曹丕廢帝司馬懿弑君繫嗣聖之年鼎武氏之號帝在房州帝出奔蜀之類大書其綱分註其目褒善貶惡命德討罪俱發前賢所未發深得聖人春秋之旨予復何辭然有未盡善者顧子幸爲改正垂法將來斯其美矣大抵作史之法當以君爲首臣與事爲輔每帝卽位必當列爲篇名其下細書諱某字某某帝第幾子在位幾年一如春秋十

闡變通惟在隨時損益吾亦不能瑣瑣朱子曰願子終春秋之教曰聖人作經大旨不過如前所云諸傳各立異說固非一言可盡吾欲子別立一書折衷諸傳其合於聖經者則取之背於聖經者則去之得失相半者則損益之二三其說者則刪定之名曰春秋集傳使聖人經世大典炳如日星學者一覽具見要領則子之教化施於無窮予亦托於不朽朱子曰曩平生不敢註春秋各經則嘗究心矣揚子曰不然各經者夫子之空言也春秋者夫子之行事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諸用故曰我欲載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方今大明當天萬理畢照獨春秋一經爲諸傳所蔽以故初學懼焉讀者益少吾恐數年之後將絕學矣子擅著述之柄獨不爲世道一慮乎朱子曰先正胡康侯作傳宋高宗頒行天下後世因之我今雖欲改作其道無由也揚子曰不然天下莫大於理理之所在天子亦屈尊以就之矧胡傳長處甚多吾惟以理一之爾子如聽吾言吾當上啟九重百拜請命給爾明經十人其成此書嘉惠後學子宜沉潛反復不可草草也於是朱子

撫然曰吾初讀法言卒章劇秦美新之文誠有不足於
子今觀子之所蘊深得洙泗真源真何敢不敬承明訓
揚子曰子未知我立乎罪我三世不徒官公如也豈假
是以希進乎王莽窮凶極惡無罪破滅者數百家竊以
文章名世不得不婉詞以紓禍爾予謂漢興二百一十
載而中天後光武中興再二百年予之前知非卜筮也
子若能知此理寧目我爲莽大夫哉言訖而去朱子悵
望者久之已而鍾鳴漏盡陽秋子覺而異焉告其友人
盧子盧子曰晝之所思夜之所夢子終日遊心經史精
荷亭文集 卷之八 辯論 十一

遊大澤記 論畏敬

陽秋子好讀書足不踰戶者數月一日友人招與遊大
澤天宇澄霽風物清美登舟四顧水光接天陽秋子曰
天錫便風使我無擊楫之苦不亦可乎未幾綠紋隱隱
舟行甚快環視四澤無下百餘艘皆揚帆矣陽秋子曰
風甚則大舟其先覆乎於是蕙肴蘭籍桂酒椒漿吹風
笙擊鼙鼓皓齒歌細腰舞樂未終極西日將傾舟子呼

曰黑風起吾人其謹乎酒再行樂進曰大舟覆矣盍
微樂引舟入小港乎既而日歸風息星月交輝友人問
曰子知大舟之覆何也曰吾見其肆而不敬也惰而不
畏也傲然自賢而不知所以操舟也何謂敬曰敬者主
一無適傳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敬之謂也何謂畏曰
畏者戰兢自持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畏之謂也敬
德之聚也畏敬之本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畏而
能進德修業者是故士無畏則廢詩書農無畏則墮稼
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侈貨財子無畏則忘孝
荷亭文集 卷之八 辯論 十二

臣無畏則忘忠父無畏則忘慈君無畏則忘義畏於小
者可以成大畏於近者可以致遠孔子曰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總論

或問子之辯論實護我心今人一不省何也曰主先入
之言習定不移故也王安石立新說取士久猶難變矧
史傳傳習累世豈能遽爾變乎吾惟義理是伸所得多
矣衆口不順庸何傷乎子欲知之盍先試之今有賀美
未學者請以愚說投之而後參之以舊說彼必知所擇

矣易兼卜筮詢之術者而不疑詩誨淫邪說與樂工而不信命論窮通禍福非聖賢立教之言性分偏正盈虧實人物自然之理太王有剪商之志則基逆而非基王夫子計爲仁之功則由人而不由已補傳泛言格物何繫於明德新民首章不言中庸詎見得名篇撮要青史百王之龜鑑更用精詳素王萬世之宗師不宜裁補帝王正統誰容秦晉來于君子正終豈許賈楊得預唐高祖由世民以君四海傳長可乎周世宗繼郭氏而位九重歸宗非也杜后遺命亂唐虞三代之成規禧祖諫章

荷亭文集

卷之八

辯論

十三

非宗廟萬年之定論春秋爲魯叟行事諸說多枝註傳乃宋儒集言羣名不粹是皆天理人心之公論非予曲學偏見之私言嗟夫青陽布德黃鳥弄聲予之亂鳴蓋亦不容已也誰當緣陰駐馬吾其與歸

讀程子葬說

程正叔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廓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鋤所及五患既慎更防水澗此其大畧也其各葬者出於不得已惟出毋不合葬亦不合

祭恩謂此說有理足以弑世人之愚茲特表而出之

讀朱子奏疏

宋寧宗卽位之初罷侍講朱熹熹上疏極言四事其四曰殯宮之卜偏信臺史之言而不廣詢術人以求吉地既不爲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圖以致變異頻仍貽患無窮愚竊以爲不然夫國祚之長短天心之離合在乎人君脩德與不脩德不係乎葬地美惡歷觀三代以及六朝五季蓋可見矣朱子篤信蔡元定之說而不度義理可否既以風水而分葬其親

荷亭文集

卷之八

辯論

十四

又以風水而獻忠於君一言忤旨禍及多人他日又論山西地曰冀都好箇風水山脉自雲中發來左泰山爲龍右華山爲虎前嵩山爲案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江南諸山爲第三重案五嶺諸山爲第四重案蓋自宋金畫淮爲界朱子未嘗一至山西聞之他人豈宜盡信且以數千里外之山川而可爲案爲龍虎則莊子以天地爲棺槨亦可信矣吾見世人雷同順旨故正之

讀宋氏祿命辯

宋景濂氏著祿命辯一通首尾千數百言皆據實切理

足破世人之惑夫人生各有年月日時上下支干配爲八字一日十二時則有十二八字展轉相配一年凡四千三百二十八字六十年甲子一週共該二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字是爲極數更無餘矣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六十年間生人何止萬萬大約計之一日生人數千則一時生人數百今夫臺閣大臣之生寧無一人與之同日同時百歲不衰之老寧無一人與之同日同時而貴賤懸絕修短不齊此則八字之難憑也然則如之何曰君子惟盡其在我者而吉凶禍福一委之天不必預知

荷亭文集

卷之八

辯論

十五

也仰不愧俯不作雖死亦何憾乎故曰君子行法以俟命

讀律

戶律婚姻條其夫亡服滿願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強嫁之者杖八十期親強嫁者減二等追還前夫之家聽從守志謹詳律意蓋謂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雖十嫁而愛不衰舅姑以人合者子亡婦嫁惟財是視尚何顧其志之所願身之所安可見聖人定律天理人情之至也而聽訟者往往以爲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在

室之女合從父母主婚再醮之婦宜從舅姑主婚是大不然從父從夫言不得專制家政非從主婚也其曰夫死從子豈子亦可以主婚乎茲特表出律條使觀者知所擇守

讀說命

說命上篇說集傳嚴之野惟肖蔡氏傳曰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下築愚謂古人創居必立墻垣故謂之築室未有既居而謂之築也孟子曰傳說居於版築之間其非所居亦明矣

荷亭文集

卷之八

辯論

十六

讀伯夷傳

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史遷作伯夷傳若此愚竊惑焉按泰誓武王十三年春大會於孟津中庸曰武王末受命今夫閭閻小人未有許久不葬親者而武王周公若此豈山陵乏吉耶抑歲月未利耶春秋序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史遷蓋左氏之流也

讀胡氏忍字論

唐高宗問張公藝能九世同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

以進胡氏曰高宗非不能忍乃過於忍公藝宜對曰臣家所以同居之久良繇家長專治婦人不預外事如此萬一其有警焉愚謂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新城三老之啓漢高壺關三老之悟武帝皆可與言而與之言者也高宗昏庸武氏猜狠一言忤意動止族誅上官儀郝處俊等密進忠言而身戮子孫夷滅蓋可見矣當時明智君子惟恐入山不深括囊不密尚可出位而思自蹈不測之禍哉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公藝蓋得之矣

荷亭文集

卷之八

辯論

十七

讀文獻通考

宗廟考論云宋太祖東向之位或以爲僖祖或以爲藝祖自熙寧以來議者紛紜不一竊謂天子七廟者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三昭三穆則自父祖而上六世也太祖則始封受命功德兼全而萬世不遷者也神宗之世僖順翼宣太眞仁英已過八世其欲祧僖祖者則以其在七世之外其不祧順祖者欲以備七廟之數然萬世不祧之祖僖順俱不足以當之是姑以當祧之祖而權居太祖之位耳至寧宗時僖順翼宣之當祧無可

疑者於是奉藝祖正東向之位爲萬世不祧之祖名正言順更無可疑朱子獨是伊川介甫之說而力主僖祖之議則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矣格今反覆其說深合人心公論蓋稷契有功於天下後世實商周王業所基自子孫爲諸侯時已尊爲始祖非湯武爲天子而後尊之也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上無所因僖祖之封特以世次埃及之非欲尊爲始祖觀藝祖享廟而虛東向之位可見矣朱子必欲上擬稷契何也且如官制一品封及曾祖父母三品封祖父母

荷亭文集

卷之八

辯論

十八

七品止封父母今一品子孫以曾祖爲始祖而七品以父爲始祖可乎朱子又謂四世之後篤生神孫爲僖祖之功德然神孫之生四祖功德惟均非可專美僖祖而不及三祖也大抵後世有天下者與商周不類宗廟惟當以勦業之君爲始祖不當以追封之君爲始祖

讀論語陽貨章

總註云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程子曰

陽貨惡人。孔子不欲見之。故瞞其亡而往。豈有心欲其稱哉。不期而會。曰遇。遇諸塗。則無所避矣。愚按漢儒穿鑿附會。程子非之。是矣。朱子削其名。而而不削其說。豈其未見於此耶。

讀孟子題辭

孟子題辭。後漢趙岐所撰也。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秉道義。重名節。不事權貴。深嫉宦官。故屢遭危禍。屯難中。愛孟子文義宏深。爲之章句。章別其旨。分爲上下一十四卷。題辭。自敘其著述之繇。爾。朱子集註。中間嘗書其

荷亭文集

卷之八

辨論

十九

名氏。然無名氏者。亦皆岐之所註。歷考他書。班班可見。學者讀其書。而不識其人。寧不負哉。茲敢循名責實。表而出之。庶幾先儒著述之功。不泯泯無聞。非敢有所旌別也。

讀漢書鄭玄傳

近世奏議祀典云。鄭玄等未窺聖門。不宜從祀。止宜祀於其鄉。今按鄭玄字康成。弟子數千。論者比之仲尼。所註各書。凡百餘萬言。論語集註。學庸章句。詩書集傳。其說蓋十居七八。歷考他書。班班可見。竊疑聖學未嘗絕

也。後世讀鄭氏之書。不復知有鄭氏。是猶飲芳泉。而不知其源。飯香黍。而不知其苗。功移世遠。泯泯無聞。寧不爲之痛恨哉。噫。讀書未到康成處。安敢高聲論漢儒。迂愚僭妄之罪。惟觀者亮而原之。

讀孟子論性章

孟子聞告子犬之性節。朱子註曰。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朱子分性之全闕。若此。可謂確論矣。張子曰。形而後

荷亭文集

卷之八

辨論

二十

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愚竊以爲。天地之性。人物同得之。以生。犬牛得天地之性。不能與人同。則恐桀紂之性。亦與堯舜不同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聖人之言。毫髮不差。其曰。仁與不仁。非特言氣質也。張子程子。專委之氣質。非特與孔子不合。又與朱子全闕之說相悖。未知何說爲是。或曰。曩之調良。驚之啼嚙。麟鳳之靈。虎狼之暴。皆心形相符。未可全委之性。理物有善

惡人亦有善惡如心正目光正心奸目光斜準頭豐大
心無毒而內橫生性必兇皆繇中達於面目未可全委
之氣質格畏謗不敢著書今讀孟子不能無疑因復筆
之以俟有道者評焉

論性

格聞物議紛紛僉謂不合著書用是潛心求正於四方
君子一進士來云宋儒以在天者爲本然之性以在人
者爲氣質之性孟子言本然孔子言氣質並行而不相
悖格曰性字從心生寓於氣質方可謂之性在天爲天

荷亭文集

卷之八 辯論

二十一

道未可謂之性也孟子言本然至善無惡然浮於大空
而不着身心矣孔子言氣質有善有惡然與楊子善惡
混同科矣若曰並行不悖楊說亦可並行而何貶其不
識性也進士曰楊子特言善惡故貶之孔子偶兼善惡
故曲全之曰聖人動靜語默無非至教豈有偶說而悞
者乎若待後人曲全則非真聖人矣進士曰子欲何居
曰吾以全關解性竊謂孔孟皆合自聖而愚自人而物
無思不通朱子亦曰氣有清濁而理之全關係焉若曰
氣質有異理無不同消磨氣質其理自見竊恐狼子野

心遙目眇聲雖聖人與居亦未易消磨也又有一等齷
如木偶不辯菽麥者豈能化而入乎子曰下愚不移聖
人實教乃如此進士曰何謂孔孟皆合曰孟子言性善
理之本體也非外氣質而言也孔子言性相近理之盈
虧也非兼氣質而言也前錄頗悉請子詳覽進士退而
告其友曰我初疑孔子言性與告子湍水之喻公都子
有善有不善之說大率相似特以天生聖人不敢非議
爾今聽盧言殊覺通暢其友來復因併記之

荷亭文集

卷之八 辯論

二十二

荷亭辯論 書二卷附

東陽盧正夫格著

山陰劉念臺先生鑒定

仁和盧抱經先生重訂

書 卷之一

論朱喬年遷墓記書與王海日

朱子之父喬年以紹興十三年卒卜葬於崇安縣之五夫里後二十七年爲乾道五年其母祝夫人卒朱子卜得兩地而欲兩承其吉乃於明年五月遷父於白水里

荷亭文集

卷之一 書

一

蒿子峰下而葬母於建陽縣天湖之陽兩墓相去一百里而爲文以記之愚謂易重咸恒禮嚴夫婦故婦人非出非嫁未有不得與夫合葬者詩云生則同衾死則同穴萬世不易之常道也朱子惑於風水之說而使父母體魄遠離神靈相失是豈心所安乎後世篤信不疑一切視效凡父母終必欲兩占吉地以求福致使獄訟紛紜而終不悟吁亦蔽哉

答友人于孔安書

格棲迹林泉幽閑無事得與聖賢相對以論天地人物

之理庶幾爲來學之小補爾幸遇執事設帳弊邑心竊

自慶盧美至辱手教一章袞袞數千言如長江大澤彌

望無際自非博極羣書曷克臻此然區區猶不能傾心

領教者義理無窮愚衷昏昧故未敢如顏子之終日不

違剩欲效子貢之直窮到底伏惟執事上爲斯文計下

爲來學計叩竭兩端明言教我苟使聖人大道之易不

誣爲數術之易聖人天命之性不誣爲氣質之性是日

月既蝕而復明天地有否而終泰豈非天下後世之大

幸歟若曰孔子亦有未然處則非區區所知也謹撮來

荷亭文集

卷之一 書

二

文之大畧請教如左

論易

辱示易爲卜筮而作愚不知旨敢以大義質之蓋聞義文周孔皆古聖人也自生民以來未有過之者也易之爲書包涵萬理實五經之源也自書契以來未有大於此書者也卜筮雖曰前聖用之三尺之童亦知其不可治天下國家也前代姑置弗論我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列聖繼體守文重熙累洽百四十年於茲矣蓋惟尊主義理故成功若是其大未聞卜筮或一日行於朝廷

之上也豈易不可行於後世乎抑我朝之治不用易乎
若曰易主義理則自朝廷以至閭巷無日不用易所謂
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也來教云聖人不用卜筮而不能
不爲乎民民者愚而無知故教之卜筮以開其愚三復
斯言不能無弊蓋聞聖人之爲民也作之君作之師民
饑而教之稼穡民寒而教之桑麻有父子而教之親有
君臣而教之義豈曰卜筮云乎夫愚民易惑難曉苟不
教以義理而專教以卜筮將爲善也或卜筮凶而不爲
則阻善矣將爲惡也或卜筮吉而爲之則勸惡矣吾恐

荷亭文集

卷之一 書

聖人教民不若是之顛倒也來教歷引詩書左傳以爲
古人大事用卜小事用筮愚以爲古人主義理而以卜
筮參之非專主卜筮也夫義理所在死生以之卜筮不
吉容得已乎況易可筮不可卜孔子論占而兼言之若
古人大事用卜小事用筮則是聖人之易不爲義理不
爲大事專爲小事而作爾易之爲用不亦微中之微者
乎夫占類非一是故有瓦卜有卵卜有雞卜有鳥卜有
鼠卜有米卜有碁卜有響卜有田螺卜有牛骨卜有蓍
竹卜有油花卜名雖不同其欲前知一爾易若專主卜

筮何異於斯靜言思之良可笑也來教又云術者專事
卜筮故爲小道吾儒專事義理故爲大道愚以爲易明
大道而卜筮在其中所謂一本而萬殊也執事欲主卜
筮而又曰事義理足躡兩岐進退無所據矣近日議者
以爲朱子上宗三聖雖不宗孔子無傷愚答曰孔子十
翼所以釋三聖之易非自作易也若三聖主卜筮而孔
子主義理則是自立異說非釋經矣議者又謂朱子主
卜筮與孔子並行而不相悖愚答曰孔子專用義理發
揮經言而朱子本義曰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與

荷亭文集

卷之一 書

孔子各立門戶幾若胡越何云不相悖乎嗚呼不觀十
翼無以見易道之大不觀易道無以見孔子之神此所
以德侔天地道貫古今者也朱子縱忍悖吾易寧忍悖
吾孔子耶昔楊墨學仁義而差孟子推其害至於無父
無君愚以爲學易而差其害殆有甚焉蓋卜筮之說日
興則義理之說日廢竊恐末流之禍妖術紛紜亂賊競
起雖有智者亦無如之何矣執事苟爲世道慮幸勿以
愚言爲迂

論性

謹詳來教蓋謂本然之性理寓氣質而不雜乎氣質者也氣質之性理在氣質而兼乎氣質者也苟依此言而解之則本然之性純一不雜猶止水無泥精金無鉛白米無糠羹羹文王之性也雖湯武顏曾不得與焉氣質之性駁雜不純猶兼泥之水兼鉛之金兼糠之米中人以下之性也楊子所謂善惡混是也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能言本然之性孔子聖人也而止言氣質之性豈其不識本然者歟抑以學者不足與言本然者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乃聞此張子曰氣質之性

荷亭文集

卷之一 書

五

君子有弗性而乃性此反覆思之甚無謂也漢唐諸儒名曰說夢吾夫子名曰氣質宋儒曲全聖人可謂至矣吾恐聖人生知不用曲全也子如不然請明以教我何等曰本然何等曰氣質勿含糊勿粘帶勿枝辭勿遁辭務使已心釋然又使我心釋然則人人悅服矣來教云人之有性猶性之有仁孔孟言性不同猶孔子言仁不一愚謂孔子言仁不一蓋因門弟子學之所至與其所失而告之如顏子學幾於聖則告以克己復禮仲弓學次於顏則告以主敬行恕司馬牛多言而躁則告以其

言也訥獎遲巖鄙近利則告以居處恭執事敬非故二三共說使學者無所適從今按論語二十篇惟一言性相近爾又非告門弟子何得以言仁爲比乎來教云物各具一太極理無不全故人與禽獸同一理也中國與夸翟同一理也上智與下愚同一理也其所以不同者氣質清濁之分爾愚竊以爲不然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故物物具一太極非謂皆全而無缺也氣有全有缺故形不齊理有全有缺故性不齊上相之形耳目口鼻各極其全是猶上智之性仁

荷亭文集

卷之一 書

六

義禮智各極其全也次焉者或目全而耳虧或口全而鼻虧是猶中人之性或仁全而義虧或禮全而智虧也下焉者耳目口鼻僅具人形而已是猶下愚之性仁義禮智僅得其大畧而已傳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此之謂也來教又云形有妍媸而無全缺而性獨有全缺乎愚謂妍媸卽全缺也非必欠耳欠目而後爲缺也子不觀諸酒乎米力全者酒味全而美米力缺者酒味缺而不美人之妍媸亦猶是也大抵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故凡覆載之間飛潛動植之類足於此則虧於彼豐於

上則歎於下況仁義禮智尤所謂至精至粹之物安得人人皆全無一不全者乎論語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此偏全之明驗也子如不信請更論之夫理極其全而氣極其純者堯舜也苟如執事所云則桀紂之仁義不異於堯舜之仁義但氣質不如堯舜爾推而廣之牛羊之仁義亦不異於堯舜之仁義但氣質不同乎人爾又推而廣之蛇蝎蚊蠅之仁義亦不異於堯舜之仁義但氣質極其昏蔽爾嗚呼世豈有二理哉昔朱子見人全而物虧故舍

荷亭文集

卷之一

七

物而論曰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朱子分人物之性若此執事合人物而論之者蓋謂人物有全虧則聖愚亦有全虧不若合人物而併論之庶可以塞全虧之論吁亦誤矣不欲求至的而徒欲塞正論謂之知本可乎愚嘗反覆思之氣也理也皆天所賦也天賦是氣於萬物十百千萬之不齊則賦是理於萬物亦必十百千萬之不齊觀之堯舜以至桀紂以至牛羊以至蛇蝎蚊蠅蓋可見矣何則天之爲體未嘗全理而不全

氣則其生物安得獨全理而不全氣哉夫理氣相因升降者也若必曰物物具一大極理無不全則氣亦當無不全安得以理爲常全不缺之經而惟以氣爲隨物進退之權乎求諸心無所得考於經無所見驗之聖愚人物一無所合豈非後儒之臆說乎若執事必私所習而違棄孔子吾亦如之何惟俟明者而問之爾

答友人虞文祥書

來教云邵子祖義非悖孔也程子祖周非悖義也朱子祖邵非悖周也義理之所在卽占筮之所在占筮之所

荷亭文集

卷之一

八

存卽義理之所存愚竊以爲不然夫易者天地自然之易非聖人之易也義文周孔皆發明此理非有異也卦爻旣立萬感皆通猶之水火於人羣用皆宜不謂專主一事也周子程子亦發明此理邵子精於數學故用之卜筮猶之參同契用之學仙不謂祖義而不祖孔也朱子特欲立異爲功故專主卜筮亦非眞信卜筮而祖邵也觀其論語註云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又聞邵子先知云吾之所知者愚迪吉從逆凶謙受益滿招損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又安能知

耶繇是推之朱子何嘗真信卜筮而祖邵乎夫義理所
在不假卜筮君義臣忠父慈子孝何論吉凶何計禍福
而卜筮所在未必盡合義理如乾之初九龍德而隱者
也人君而筮值此爻則當如燕王噲讓國矣可乎不可
乎乾之九五聖人居尊位者也人臣而筮值此爻則當
如王莽篡立矣可乎不可乎夏曰致遠恐泥此之謂
也嗟夫中者一而已矣僉謂朱子專主卜筮與孔子並
行不悖謂之何哉苟如此言則墨氏兼愛不異乎孔子
之汎愛楊氏爲我不異乎曾子之守約亦可並行而不

荷亭文集

卷之一 書

九

悖矣側聞執事平居不信卜筮而今言之諄諄哉豈誠
心與直道哉勿謂素無人也○來教云當今之世易官
不建易師不立愚按周禮太卜筮人與占夢俱列雜流
使周易專主卜筮則其建官立師不應如是之卑也周禮
筮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三易以辨九
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目三曰巫比四曰巫式五曰巫比六曰巫比七曰巫比八曰巫比九曰巫比以辨吉凶占夢惟少
府一人我聖祖雖倣周官立法而特不建卜筮之官不
立卜筮之師所以崇義理黜方技定民志杜亂賊良法
美意正合孔子贊易之旨執事知有朱子而不知有聖

制何哉可恠也○來教云南宋以來天下後世莫不仰
朱子如太山北斗烏可以一人之見而褒貶毀譽於其
間哉愚謂天下莫大於理理苟未當臣不可不諍於君
子不可不諍於父况先儒未當流害無窮尤不可不諍
茲敢復舉數段請執事評之克已復禮孔門傳心第一
事也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則釋歸仁之旨未當四
代禮樂孔門治天下第一事也子丑皆可以爲歲首則
釋夏時之旨未當大學格物乃先格明德新民之所在
然後力行以求至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中庸

荷亭文集

卷之一 書

十

之擇善論語之志於道同一揆也朱子乃謂盡格天下
之物而於草木塵息無不窮究則是初入大學者先當
於明德新民之外用工夫旁詢博訪遍觀盡識非惟汎
無歸指日亦不足矣觀孔子非子貢多學而識之對拒
樊遲學稼學圃之問豈教人汎汎格物者乎先儒釋物
有本末亦曰明德爲本新民爲末而不言天下之物也
中庸二字乃一書之名義子思蓋憂天下後世失之過
與不及故立中之道以教人失之索隱行怪故立庸之
道以教人其所以作中庸之意如此朱子序云中庸何爲而作也憂道學

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末云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歷敘道統以歸於已足謂之道故章句通以中庸立說庶得子思統序非中庸序也故章句通以中庸立說庶得子思之旨朱子體認不真枝上生說渙散隱僻殊無要領以故初學懼焉僉曰難也如入京師不繇通衢而繇小巷寧無難乎孔子釋易坤之六三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此萬世為臣之龜鑑也諸葛亮郭子儀暗合乎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亮之有終也功遂成超世之勲韓信霍光不知乎此尋致赤族之禍朱子乃曰始雖無成後必有終殊失孔子之旨矣釋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衆尸主使不當也此萬世行師之標的也漢高帝宋太祖之所以成功者知乎此也高帝獨將韓信宋祖專任曹彬荀林父泌之唐肅宗相洲之所以敗績者昧乎此也朱子乃曰師徒撓敗與尸而歸殊非孔子之意矣孔子釋屯之利建侯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若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朱子乃曰筮立君者遇之則吉幾若冰炭焉凡此七者所係非小不容不辯而集言不著名氏尤於諸儒有係按左傳疏襄公二十八年鄭子論語註云十八

謂文母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乃知鄭子有論語註而集註絕無鄭子名氏何也按子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弟子數千論者比之仲尼孔融表其鄉為鄭公鄉黃中相戒不入其境卒年七十四所註有論語孝經毛詩尚書周易儀禮記中庸大學等書凡百餘萬言默而識之註云前說近是君子學以致其道註云二說相類前說二說伊誰之言歟大學知止一段或問與章句不類中庸十三章總註與本文相悖則知本文章句非朱子之註即此而推皆可見矣夫諸儒忘殫廢寢沒齒註書亦欲嘉惠後學垂名來世朱子集其言而不著其名聲迹泯然無復可認於是學者過其故里而不景仰見其子孫而不存恤不亦甚乎或曰集言不必人曰不然亂治也書馬氏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書鄭氏惟辭義精深者乃不書氏爾吁一儒有功諸儒盡廢廢者有知寧不痛恨耶吾非陰厚諸儒公而已矣○執事云參同契非朱子註乃後人所假蓋見學仙者取信朱子故誑言以止之爾愚謂誑言止之不若實言正之夫朱子好仙具載本集天下耳目安可蔽也各集幸通書云參同契更無縫緝亦無心力思量但望他日為別安之雞神仙之說本非吾儒之教秦皇漢武酷好神仙方士

滿天下唐之明憲武宣宋之徽宗好仙彌篤獲福彌淺
或竄身失國或享年不永繇是推之仙非可求也嘗按
呂真人本傳云世人競欲見吾而不能行吾言雖日夕
同處何益若能忠君孝親敬長慈幼信於友仁於民不
慢已心不欺暗室方便濟物陰德格天人愛之鬼神敬
之雖不見吾猶見吾也夫人念入於善則屬陽明此天
堂之路念入於惡則屬陰幽此地獄之路天堂地獄非
果有主之者人心自化成爾繇是觀之仙教與儒教不
甚相遠朱子不能恪守儒教又非能真知仙教而徒以
荷亭文集 卷之一 書 十三

荷亭辯論

東陽盧正夫格著

山陰劉念臺先生鑒定

仁和盧抱經先生重訂

書 卷之二

答章祭酒先生書 前錄來書以備參看

荷亭辯論指趣高遠詞氣激昂固非淺薄所能測識然
有不能無疑者敢舉一二可乎如論朱子集註不備著
諸儒名氏愚聞朱子初編論孟集義中庸輯畧等書固

荷亭文集 卷之二 書 一

已備載諸儒之言而錄其名氏又有或問以辯其得失
則諸儒固不患於無聞矣集註不過節其精要之語以
便學者之誦習其不詳錄者蓋省文爾非沒其善也又
謂孔子贊易無一語及卜筮朱子專主卜筮為非愚謂
伏羲畫卦文周係辭本為教民卜筮開物成務而作大
傳所謂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所謂定吉凶成亹亹莫大
乎蓍龜者皆以卜筮言也朱子無非即卜筮以發明義
理如語子惟孝諸臣惟忠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者可見
矣觀其所引春秋傳穆姜子服惠伯之言皆本義理以

論卜筮尤可見義理卜筮不可岐而二之朱子固未嘗有戾於孔子也若虛談義理而不及卜筮則必流於王弼之祖尚清虛若專論卜筮而不根義理則必為術者之妄言禍福豈聖賢開物成務之意哉又論綱目莽操懿裕楊堅皆同篡弑而書莽書主書帝不同賈充楊素李勣李林甫罪惡百倍楊雄而彼皆書卒雄乃書死愚竊以為鄭莊公之子忽為世子而突乃庶子皆係祭仲而立春秋於忽止書世子而突書鄭伯聖筆予奪皆有深意綱目書莽書主書帝亦必有謂豈可一律齊之若荷亭文集 卷之二 書 二

第一條答集愚謂論孟集義中庸輯畧世既不傳無憑質對若夫集註章句集傳諸書凡無愚按者疑皆諸儒之言觀左傳疏漢書註六臣文選語類別吳益可見矣朱子既不備列諸儒姓名於篇首立為凡例而章下姓氏或書或不書聲跡隱然無復可認至於音釋衍誤一氏不遺如陸氏曰也一作乎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胡氏曰疑衍文陳氏曰魯論瓜作必程子曰親當作新孟子曰張固非揚善亦非省文也如鄭康成有論語註而通篇不著鄭氏子路宿於石門鄭子註云石門魯城外門朱子改作地名蓋欲小異耳然有晨門則非地名矣又註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註曰惠朱子改作食邑傳若荷亭文集 卷之二 書 三

充素與林甫勣皆無狀小人所不足責而雄好古樂道乃亦如是綱目書死得非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乎區區淺陋荒疎高論多所未達所欲請問者非止三條此特為之兆爾倘無吝教願竭兩端以發愚蒙幸甚格自製此書常懷疑懼蓋未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仰辱先生不嫌葑菲俯賜鑒別尊復謙虛轉令質問自思何幸獲此奇逢然言及之而不言則失之隱矣故敢復以所未安者條陳奉問伏乞對歎參詳盡言教我幸勿引而不發

鄭本亦不顯言鄭註又如趙岐專註孟子陳蔡問兼金章趙氏曰兼金好金也價兼倍於常者一百倍也趙氏曰孩提謂二三歲時面盎背皆用其註而提之童之閒始孩笑可提抱者詩經用毛氏鄭子等註不書其名似茲隱沒難以遍舉尚書用孔安國鄭子等註註楚辭用王逸等註多不著名字夫諸儒嘉惠後學亦欲垂名來世朱子獨專其功諸儒泯於無聞非至公至當也吁漢唐諸

儒直是說夢孰知天下後世盡讀說夢者之書哉

真本若出

夢矣○第二條易思謂易者通乎先天後天者也太極

未判易在太極兩儀既分易在天地萬物化生易散萬殊故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昔伏羲畫卦文周係辭孔子作翼皆發明天地自然之理非有異也卦既立萬感皆通猶之水火於人羣用皆宜非專教民卜筮也開物成務非謂卜筮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之謂開物成務序所謂先天下而開物後天

荷亭文集

卷之二

四

下而成務者是也非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也孔子兼言卜筮辭理甚明朱子專主卜筮意向甚別朱子又疑小道不足盡易所謂即卜筮以發明義理者乃推墨而附於儒爾夫義理者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行而爲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所謂惟忠惟孝乃吉乃亨者炳如日星人人共見何必即卜筮以明之耶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如斯垂訓能無繆乎按春秋傳所載卜筮甚多惟穆姜子

服惠伯能合義理其他卜筮者未必盡合義理也又按

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之國風雅頌書之典謨訓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禮記三千三百之經曲皆專談義理而不及卜筮未必流於王弼之清虛若夫嚴君平之忠孝是占楊伯醜之思理系妙郭璞之止王敦勿謀反李淳風之諫太宗勿濫誅雖能根義理而談卜筮終不免於方技之小道正如墨氏兼愛不異乎孔子之汎愛楊氏爲我不異乎曾子之守約子莫執中不異乎堯舜之允執厥中惟爲專主終不免於異端害道故曰

荷亭文集

卷之二

五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嗚呼窮經將以致用非特作文應舉而已今易專主卜筮惟可用之作文應舉爾若致用於朝廷之上而施之政事之間內而三公九卿外而藩臬郡邑今日卜筮明日卜筮將見啓亂賊竊伺之心基干戈擾攘之禍毒被生靈憂及廊廟亦未可知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繇辭之不早辯也欽惟聖天子求賢如渴從善如流特起先生爲大司成蓋欲專以義理訓諸生爾伏惟大明是非光復孔易使天下於宗孔後世不迷所從則爲不負聖知而盛德大

業流於無窮矣○第三條答綱愚謂春秋之法亂臣賊

子人人得而誅之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若夫盟會侵伐朝聘嗣立據事直書瑕瑜不掩有罪者雖賢不宥有功者雖微必錄故曰春秋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所謂責備賢者乃後儒推出餘意非春秋本旨也有如鄭莊公薨世子忽微弱不君爲庶子突所篡春秋於忽書世子者明其當立也不書君者明其不能君也突書名者明其不當立也書鄭伯者明其已立乎其位又以見天子方伯共荷亭文集

卷之二

六

曰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晏子非用事之臣也雖在漢室爲郎未嘗執政其罪當從末減觀其弔原流涕期漢復興其志亦可哀也朱子既於綱目書死又於蔡琰胡笳序云非恕琰也特以甚雄之惡用意刻深如此是豈責備賢者之意哉愚也讀書未廣析理未精特以明教所及龜勉奉復餘條未悉尚容北面門墻以俟教

答徐廷儀書

詳覽來教蓋謂天地生物而厚於人故人得理之全物

荷亭文集

卷之二

七

得理之闕智愚之所以分者繇乎氣之清濁人物之所以分者繇乎理之全闕也愚竊以爲不然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其所以不同者氣有清濁理亦有全闕也是故以人對物言則人清而全物濁而闕以中國對夸翟言則中國清而全夸翟濁而闕以上智對下愚言則上智清而全下愚濁而闕本無可疑者而執事獨謂人全物闕請卽以物論之夫馬有驥有騶猶人有智愚賢不肖也中間相去或相倍蓰或相什百雖王良造父不能使騶爲驥猶人之上

智下愚不移也他如駝牛鷹犬之屬莫不各有上下推其所自將金鑊之理乎抑全委之氣乎觀物則可以知人矣又況天生萬類紛錯不齊有人面而獸心者有獸形而人心者人之至愚者或塞於物物之至靈者或通於人豈非理氣相因而升降乎若必曰理為氣質所蔽則四德皆當蔽矣然有仁闕而義全者亦有禮闕而智全者豈其蔽一而不蔽二蔽三而不蔽四乎蔽為氣濁不蔽為氣清未必一人之身而兼兩樣氣質也執事天資穎悟學識優長深明易道而知小筮之非深明詩教

荷亭文集

卷之十一

八

而知淫奔之非而獨於性有未釋然者蓋未脫先入之言故爾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蓋謂天賦萬物之理無不善而人物所得以成性者則不能無偏正盈虧孔子之言終古不易也學者誠能尊宗孔子而不惑於他說則無思不通矣

愚按宋儒論性剛柔善惡悉委之氣質殊不可解夫氣質有運動無知覺剛柔善惡皆繇心應如心奸者目光邪心反者鼻準尖非氣質自能為奸為歹也繇是觀之心為主氣質乃賓爾心形亦氣質其又謂消磨氣質則虛靈非氣質也

理自見反求諸己怎能消磨使人茫昧恍惚莫知所之殆猶水底摸月者乎吁蓋亦反其本矣人心具仁義禮智各有端緒可尋引伸觸類皆可至於善孟子所謂擴而充之是也明白簡要易於用力舍此而他求豈不難哉或曰如子所言可謂窮理盡性矣而謂剛柔善惡皆繇心應則性亦有惡歟曰性乃仁義禮智無惡也但人得於天者有盈有虧而不得其中是以仁或流於姑息義或至於強梁禮或墮於卑諂智或入於譎詐錯綜消長互換盛衰皆繇不得其中之所致爾故周子曰聖人

荷亭文集

卷之二

九

立教傳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程子曰纔說性蓋謂在人之性皆秉氣質而非本然惟在天者乃為本然之性愚謂理寓於人為性而在天則為天道未可謂之性也朱子曰氣質之性有美惡又曰性如日月氣質如雲霧愚謂日月雖或蔽於雲霧未嘗與雲霧混雜而一也則夫秉氣質善惡之性安得以日月比耶又按餘論數千言紛更往復終無定見良繇識性不真故若是其支離爾易曰中心疑者其辭枝豈不信哉

答或人

或謂易主卜筮愚撮其大旨問之昔河出圖乃天意也不知專開卜筮乎抑欲開人文乎孔之贊易說出許多義理不知皆易中所有乎惟復易中所無而別生異議

乎苟能明此則一切可無辯矣

荷亭文集

卷之十一

十

題跋

惟以歲月爲序庶可時增

嘗謂天子者天地民物之主孔子者古今道德之主爲臣而悖天子雖有絕倫之智超世之才亦不足稱已爲儒而悖孔子尚何取其章句纂集之功哉吾兄著荷亭辯論一書無非推明孔子之道凡有不合者一以孔子之權度稱量之蓋欲學者篤信而無疑固執而不貳常使聖人之道如日中天不爲雲翳之所蔽虧其有補於將來大矣或者欲徇時人之耳目以爲媚於輿寧媚於寵者豈正論乎嗟夫知天子之不可悖則知小臣廷辱

荷亭文集

題跋

一

師傅者爲無嫌知孔子之不可悖則知後學上議先儒者亦無嫌大方君子或有感於斯言未必不爲正學之少助也宏治辛酉秋八月吉弟森沐手謹書

蒙兩賜荷亭辯論披閱再四所益良多抵是編析理詳明考事核實雖曰辯論而實未嘗外事理而曲爲異說於其間使朱子聞之未必不爲之歛衽敬服而嘆蠶絲牛毛之不易盡矧姑識所聞以俟知者是又朱子之本心哉第恐士習舊聞中間未免有所驚疑然是非公論自當付之明者彼膠於口耳則固無如之何也孔子

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先生宗孔子者敢以是爲誦宏治辛酉一陽月吉日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同知金華府事婺源潘珏書

辛酉秋予始得辯論讀之知吾兄讀書多造理深下筆之妙有非今人所能及者餘篇且未暇論其論易專主義理不獨卜筮得聖人之旨洗考亭之非誠萬世不易之確論也夫易之爲書辭變象占而已孔子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聖人憂患後世開物成務之道其大旨可見是不

荷亭文集

題跋

專主小筮明矣金華多賢之地前此未有如此論者而吾兄所見獨超越前輩有功於四聖人大矣安得以此大議論達之君相復命儒臣更而正之頒布天下則斯道斯人何其幸歟嗚呼蠶絲牛毛何如其人也而猶有所未至如此則吾兄羽翼六經之功當與何人並驅不佞不佞宏治癸亥夏五月望後四日賜進士第前奉訓大夫刑部員外郎錢塘許繪書

荷亭辯論士夫珍重者多間有不然者特以任耳而不任目爾大抵古人著書多不見是於當時而卒符後世

之公論如韓昌黎一代山斗也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直至久而後定況今之時乎要之所見既是何恤人言瑛粗鄙未能一一領會如易不專主卜筮一日而天下歸仁之說使晦庵先生尚在亦當爲之愧悔此事甚大萬勿以羣疑介懷宏治癸亥秋七月吉旦賜進士第奉訓大夫知安陸州事大理寺寺正永康胡瑛書

荷亭文集

題跋

細閱荷亭清論真窺見古聖賢肺腑故發而爲言皆胸次中英華非紙上之陳言彼輩行數墨之俗儒烏足與語此哉若論易論性之說灼有真見使聖賢復起亦不易確論矣噫自孟子沒後儒紛紛論議自是學者不復求聖賢立言之意惟宋儒是遵重可歎也元每讀經傳亦嘗有得一二不知何日得下荷亭之榻而一傾衷曲也耶宏治甲子冬十月朔旦奉政大夫同知直隸楊州府事廣信葉元書

書荷亭辯論後

東元居士者覺之高大父侍御公也往聞公好讀古書研義理與章楓山王海日兩先生每相討論嶺南謝政歸養仍下唯荷亭凡所著述悉以荷亭顏之識所自也當時辯論一書盛傳宇內蓋其鏤心鉅腸允稱素王羽翼焦辱敵舌不失朱氏忠臣嘉惠來學厥功甚鉅遠近遂共稱荷亭先生云曩余宰粵東猶見遺蹟於省志後之子孫弗能光大其敢遏佚哉今弟叔惠持一編過余曰此先人手澤不可失也伏讀感涕乃相與新諸木而

荷亭文集跋

四

藏之家以遺後人

嗣孫 懋覺 沐手謹識

跋

先祖侍御公辯論一書脫稿前明當時流布海內碩學宿儒人手一編矣

國朝先正朱竹垞毛西河二太史尤酷嗜此書願板藏於家突于祝融者再散佚時有之近餘

跋一

姚宗人抱經學士鏡深繹隱網羅舊聞居鍾山時一見是書即擬彙布以公諸世此甲午序文所自來也夫著書明理合乎人心所同然天下後世咸珍而弄之況為之子孫者乎明季翻刻釐辯論為十卷殿以會王海

原缺

荷亭辨論十卷

浙江建撫
採進本

明盧格撰格字正夫東陽人成化辛丑進士官至
監察御史嘗築荷亭讀書其中因以名書大抵持
論詭異攻擊朱子之說往往過當至作夢遊清都
紀極爲揚雄辨冤謂親見朱子與雄辨難朱子詞
窮屈服稱雄爲得洵真源云云尤爲誣誕前有
劉宗周序謂學惟大疑而後能大信後儒不及前
人亦其果於自信之意多而存疑者寡若先生可
爲真求自信者蓋亦微詞也

凝齋筆語一卷

〔明〕王鴻儒撰

涵芬樓影印明隆慶刻百陵學山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凝齋筆語

一卷》提要

凝齋筆語一卷

南陽王鴻儒懋學

乾道變化者五月一陰生乾道變矣六月二陰生乾道再變矣至十月則乾道變極陽盡而純陰以成坤卦所謂化也此正秋冬之時百穀草木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乾之利貞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六位六虛位自子至巳也六龍六陽爻自初九至上九也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陽之六位以時而成自十一月一陽生則畫一剛於初位是乘以一龍也十二月二陽生則畫一剛於初位是乘以二龍也餘四位四畫

學山

凝齋筆語卷

易號

准此乘乃加乘之乘猶加載也天之六陽時序如此聖人加畫乾卦亦如此所以御天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以七者贊乾之德剛言其不屈健言其不息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不偏不倚純言其不二粹言其不雜精則進乎粹矣純粹精譬如粳米中無粟米便是純也粳米雖純矣若顆粒有大小便是不粹一一勻稱便是粹矣米雖勻稱炊飯有不香者便是不精炊飯又香乃是精也愚嘗以為剛健中正純粹精七者皆是贊乾乾初九文言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此言初九君

子固守不屈之節然也拔者掣而出之如蛇龍屬也蛇入穴人見其尾雖拔之幾斷亦不肯出此亦可以證潛龍之確乎不拔也

陽主笑陰主哭故同人號咷指六二笑指九五也

爲謙行之謙也鳴謙言之謙也

觀雷出地奮豫則雷在地中可推矣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而治矣奉身而隱也

澤中有雷雷之蟄也故君子體之嚮晦入宴息

噬嗑震下離上象曰雷電合而章始以雷電爲一物謂電卽雷之光也及觀曆候八月雷始收聲十月二

學山

梁齋筆語卷

二

吳號

雷則相去兩月乃知非一物矣雷得電而聲愈震電得雷而光愈燁故曰雷電合而章

君子得輿小人剝廬陽爲君子陰爲小人皆就在上一位而言君子居之則爲得輿上九之陽不動衆陰

共載一陽也小人居之則爲剝廬上九亦變而爲陰

群陰失庇也五陰如輿一陽如廬

大過彖棟橈本末弱也先儒所謂人主之職在論一

相者信哉

六十四卦者八卦之蘊也八卦者兩儀之蘊也兩儀

者太極之蘊也

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萬世格言也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獨孤皇后惟其妬而不足以爲文帝之配故天命不固至其子而遂亡

下武自三后言之也三后在天武王在下故曰下武

衛武公諸侯也其詩乃見於雅蓋爲王卿士時也

載色載笑色怒也載色以怒而復載笑非怒也乃教也匪怒應載色伊教應載笑

虞夏雍州貢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自今日觀

之則漕運當由虜中行者千里由是知唐虞北邊疆境尚達在河外也

學山

梁齋筆語卷

三

吳號

左氏隱三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按夏四月

正麥熟之時故曰取溫之麥若依趙氏謂時月皆改

則此當爲夏之二月豈可取麥者乎

周之郊祀亦有迎尸以爲迎后稷之尸也然據禮家

說祭山川皆有尸則恐祭天亦有尸也

或問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文公

先生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

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

疊尊陽也在阼犧尊陰也在西堂上以陽爲主也縣

鼓陽也在西應鼓陰也在東堂下以陰爲主也

魏主嗣常密問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此與左氏載日食曰魯衛當之者同是日食之災誠有分野

唐德宗命李泌為相曰朕今用卿欲與卿約卿慎勿執仇仇蓋指盧杞也而泌豈如是之人哉然杞幾至亡國德宗猶始終不忘小人能中君心如此

史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姓名以待用今有若人乎宜賢才之日遺也見方虛谷撰呂千家傳

大學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愚按親新古字通用
學山——凝齋筆語卷四——易號

觀左氏石碣之言新間舊作親間舊此可見矣

孔子之謂集大成樂一變為一成尚非大成九成皆畢然後謂之大成

孟子之學明在干事親事長而幽極于知性知天上下本末一以貫之此所以為醇乎醇之儒也彼莊老者幽明二致首尾衡決世儒方且尊以為聖哲豈知道之論乎

參同契曰二月榆落魁臨于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因知天罡即北斗也

說苑曰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

境然則山戎在燕之北疑即今之北虜也

顏氏家訓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日為陽精月為陰精星為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墜為石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焉星與日月形色同爾日月又當是石也石既牢密為免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致堂辨曰考之六經惟春秋書隕石于宋不言星墜為石也既以星為石此皆推臆之說非聖人之言也愚謂日月星辰皆氣之精而麗于天體如火光不可搏執其隕而為石者以得地氣故耳非在天即石也有隕未至地而光氣遂散者亦不為石也

文公先生答王子合書曰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是無話可說也

凝齋筆語卷止

學山

凝齋筆語卷

五

易號

凝齋筆語一卷

江邑總編
松進本

明王鴻儒撰鴻儒字懋學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尙書謚文莊事迹具明史本傳此書論易十三條論詩二條論書一條論左傳一條論周禮三條論四書二條論史三條論子書三條引朱子答王子合書一條其自立論者惟男女有別一條耳大抵皆掇拾舊說其解詩下武以爲天在上而武王在下是未考庚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皇帝以上聖之資膺下武之運句也

餘冬序錄六十五卷(一)

〔明〕何孟春撰

湖南圖書館藏明嘉靖七年郴州家塾刻本

餘冬序錄序

魏重遇好讀書其從學者渴無田焉喜書以三
餘冬歲之餘夜日之餘陰雨時之餘昔嘗越問
其友何為而可以免耕稼之苦其友曰莫如學
學三十年則可以免越請用十五歲人將休吾
不休人將卧吾不卧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
越蓋以日以時之餘而自力者漢東方朔上書
高自稱譽三冬文史足用生在幼悟時已如此
晉皇甫謐自言家貧晝則懸於作勞夜則甘於
疲寐三時之務卷帙生塵篋不解絨唯季冬未
纔得一句學或兼夜寐或不覺日夕可知北齊
李鉉亦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三冬不
畜枕每睡假寐而已士安暨寶鼎於日之餘時
之餘蓋有不暇及乎力學者矣春也少而仕宦
俸足自資雖執掌王務然未必無三餘之隙而
性顧慵惰比當開卷輒悵然止嘉靖甲申因言
事調官南部幹局稍閒乃理舊稿乙酉冬閑既
碎有成帙又明年得養病歸山林益多長晷四
體不勤比心難忍明年乃命兒子仲方取
而編輯之歲亦適丁戊子冬問夫子之為學

是閏兩帙成六十餘卷以歲陽為序起畢章遂
題曰餘冬序錄比諸昔賢歲之餘春已不能不
失之虛度而況於以日以時乎存此者庶幾後
生之來問者可備談助且可代予病中此相告
云抑燕泉服奇子何孟春子元甫書

此書春三十歲前已有作始名子元案垢義有二帙凡十卷中歲欲作山天志取易所謂多志前言往行之義無何病懶弗力而止蓋於畜德終不能無愧也間因私見弄筆月益增單牘片削付案垢末而成此老年多病自顧學無進益每翻舊稿心竊感之令頑兒編付家塾其間有春十六七時所論著者并近日人間求請文字問亦一二存焉言本無序因令稍為之序內篇卷一之二十五事入既通外篇卷二之二十六事入既通以歷代為序外篇陽間一之五事入既通以各目倫類為序遂題為餘冬序錄云歲戊子冬閏月極陽中旬交大雪畢章節後之既望日郴江病夫在淮回調理處又書

餘冬序錄冊篇卷目

第一冊	序	內篇	卷起畢章一
第二冊	涂	內篇	卷起畢章一
第三冊	取寅	內篇	卷起畢章一
第四冊	如卯	內篇	卷起畢章一
第五冊	病辰	內篇	卷起畢章一
第六冊	余巳	外篇	卷起畢章一
第七冊	阜午	外篇	卷起畢章一
第八冊	且未	外篇	卷起畢章一
第九冊	相申	外篇	卷起畢章一
第十冊	壯酉	外篇	卷起畢章一
第十一冊	玄戌	外篇	卷起畢章一
第十二冊	陽亥	外篇	卷起畢章一
第十三冊	閏子	外篇	卷起畢章一

餘冬序錄冊篇卷目終



燕泉何孟春撰述
方國學生仲方編

乾九五龍飛之大入革九五虎變之大入龍飛虎變惟
有聖德而在天位者當之龍飛堯舜當之虎變湯武當之

○舜之不告而娶以告則不得娶帝之妻舜而不告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孟子姑就萬章之所問而答之云爾舜之娶無不告父理瞽瞍誠頑獨不畏堯法耶帝告焉則不得妻無是理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

羊父母蒼帝女每于殿殿奏殿飛殿二嫂使治朕樓象
生入舜宮舜在縣琴云云蘇子由古史曰四岳之薦舜
曰烝烝乂不格姦蓋之稱舜曰變變齊栗替瞽亦允若
舜爲庶人時已能順其親使不至於姦豈有既已用之
而猶殺之哉此言蓋疑孟子於此不能無失萬章問舜
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
喜孟子答萬章緊要處但在此耳書曰舜父頑母嚚象
傲其皆欲殺舜或亦有之然必其初年事至堯庚子妻
以女則在堯譜允若之後矣焚廩浚井等事遷史載之
劉向列女傳記之委曲甚悉二子所傳又有不獨出於
萬章之所言者史記象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與

萬章所言又異當時帝二女何以自處然則謂彘往入
拜宮舞在牀琴者事猶近理

○孟子曰堯之於舜使其子九男事之丹朱非九男之一與孟子曰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子商均也呂氏春秋堯有子十人不子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子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堯子有十則所謂九男者無丹朱矣舜子九但呂氏書云耳帝王世紀堯取散宜氏生丹朱又有廢子九人皆不肖以天下命舜舜次妃女英生商均又有廢子八人皆不肖以天下禪禹是又求合呂氏書所云者呂氏勿論孟子九男事之語自可疑充誠有九男安得皆不肖其中苟一足用爲善堯必不置之而以天下屬他人爲此非常之行然則堯子必無十人舜子必無九人也謂堯舜之子若而人而皆不肖者無是理也謂堯舜之子若而人不子其子天下而予人爲至公之者不知至公之道之人也昔嘗怪舜不爲堯後而舜有後於夏后氏之世其史逸與或曰丹朱之不肖以然然則禹曷爲授商均是殆不可考矣淮南子謂堯舜以九子而傳天下焉意誠有九子之屬舜若而人益明矣

○先殺長子舜而母弟直躬謹父孔子不見母前傳所
謂人抵戰國時好事者爲之也堯舜孔子大聖人也而

肯不根之言無稽之事不見正於孟子可勝歎哉雖然
千萬載于今人人能不信也直躬語見論語而諸子載
楚人有名直躬者證父之攘羊其誣如此固可以付一
笑也

○堯之用鯀九載之民命亦可試乎宋人私試策以發
問而不能答予曰後漢鄭興傳有言堯知鯀不可用而
用之者是屈己之明固人之心也

○舜之命禹為司空也論者謂舜知任不專則功不成
業不世則知本固鯀雖治水無功而禹為其子九年之
間足知利害不使易業故首命之按傳子記舜仲豫稱
禹十二歲而為司空禹授九山通九澤決九州定九州

其功皆在十二歲後塗山未娶方娶之時當其父治水
時年弱甚何世業為可傳而舜欲不易之有乎鯀治之
年禹能從乎否乎今不可知水利害之大事非嬰孺之
所習誠以禹為聖為足知則舜是命非求之於世業矣

○傳謂舜誅共鯀非也鯀之誅堯之命也事非出堯則

禹於舜為父讎孰有禹而事誰者哉韓非有言堯欲傳

位於舜共工諫鯀又諫堯不聽而誅共鯀韓書不足據

吾以理斷特然其言防齔子產告晉韓宣子曰堯誅鯀云云是亦謂堯誅之也

○舜可以孔子而不得為孔子者其上有堯也孔子可
以舜而不得為舜者非堯之世也聖人不免側陋或明

揚于一時或光輝於萬世

○或載湯欲伐桀伊尹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將
起九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湯乃謝
罪請復入貢職明年又不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不至伊
尹曰可矣乃與師春謂此特野人語湯伐桀非得已也
桀自絕於天下去之而後湯不得已而伐之耳豈有
先不入貢職欲因以觀其動之理乎豈有不入貢職因
其能起九夷之師而謝罪請服而又不貢職因其起師
不至而後伐之之理乎湯伊尹之謀如此則是伐桀之
事未行之前湯已有不臣之心而伊尹又陷其君為跋
扈之臣而使之懷姦以事其君也湯伊尹處心積慮如
此不于其天而一于其力又何足以為湯與伊尹乎鳴

呼伐桀之事書及孟子言之已詳茲何足辯

○周書湯放桀而歸亳三年諸侯大會湯曰天子之位
有道者可以處之三讓于諸侯諸侯莫敢當湯然後即
天子位夫天下之人不可一日而無主天子之位豈容
三年而無所立周書之言吾弗信也

○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
后立為嗣史記之文也以母賤對母正后言之是二母
明啓與辛非同母之所生也前此呂氏春秋載紂之母
生微子又生仲衍其時尚為妾已而為妻生紂是太史
遷之所非者也而帝王世紀曰帝乙有二妃正妃生三
子長曰微子啓中曰微子衍小曰微子紂生箕子年次

初啓母之生啓及衍也尚爲妾及爲后乃生辛
乙以啓賢且長欲以啓爲太子史據法爭曰有妻之
子不可立妾之子帝乙乃立辛爲太子春惟史爭之辭
若果有之曰妾曰妻是謂二人若直謂啓與辛皆帝乙
在微時正妃所生之子則帝乙既即位正妃得爲后矣
妻得從夫以貴而所生之子不得從親皆貴乎微子啓
不得稱嫡長子乎大紀論乃曰帝乙泥於立嫡而不知
受之足以亡天下也亦不慎不知變之過吾不知其何
也世紀蓋取之呂氏而載史據法以爭之辭揆之於理
豈非所當深疑而春直以爲此法之不可通者也又據
山與國元忠書以紂爲微子兄之子此是公都子也
時人言如此按史記微子紂之庶兄微子乙之子也王
子比干則微子之弟也紂則微子之兄也微子比干皆
也今據公都子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爲比干之子
爲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矣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蓋天下三分之二之人心文
王有弗得而辭者傳言文王砥德脩政而天下二岳歸
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
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於是用崇侯虎言拘文王於羑
里文王之臣散宜生輩致賂於紂文王乃得歸爲王門
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
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紂諫
者文王乃遂其謀是何言與散宜生賂紂事有無不可
知文王王門之事使有之不過用晦以自全耳而何其

謀之遂文王豈成君惡而陰利天下者哉是言蓋老氏
之徒爲之此老氏術也或又稱文王受囿紂究侮推
姬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
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請炮烙
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爲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
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此文王之智也嗚呼
文王所以故事紂者但知臣子道當然耳辭地請炮烙
誠不忍赤子之無辜而幸吾君之見從豈欲市已恩哉
是言戰國策士之見亦老氏術也老氏所謂將欲取之
必欲與之將欲廢之必姑輔之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
而身存以無私成其私者非聖人之所爲也

○周之業肇自后稷而公劉占公宣父世之公季繼之
而文武興焉所以延八百年之慶者非當日之德也秦
之先出於大費費非援匹矣而費仲蜚廉惡來世之造
父非子於天下何功而欲大之秦仲殺而繆公霸秦民
而殉良孝公之後力行不義世稱虎狼之國而始皇恣
嗜嗾焉所以速二世之殃者非常年之罪也

○史記載紂因西伯而開天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獻紂
紂大悅乃赦西伯或曰西伯之聖開天之徒之賢乃以
不正之路而求賸有此事乎嗚呼紂之不可理回久矣
此聖人推道所繫也謂有此事可也

○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呂氏春秋

引仲虺之言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三百三千商周之刑有商頑也

○成王卜居成周其命龜曰余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上乎使余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於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成其子曰吾欲室之挾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焉嗚呼古之聖賢所以賓其天下國家而公之蓋如此漢費敬見高帝敬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周勃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棄分而為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秦被山帶

河四塞以為固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時留侯亦言之漢東都關中漢之取天下與周異漢不能效周德固然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我死王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懷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其惟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後十世不絕蕭何為相國買田宅必居窮僻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下賢母為勢家所奪何之意教之意也周公大聖季孫行父孫叔敖皆賢者自故已不能法周公而從事於季孫行父之義他尚何及焉雖然此教之所以為教也蕭何亦智矣哉世固有讀銅陵藏金穴據

壑斷以日利而尊取於人身死而財還吾知斯人之不為也

○太公之封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太公桓公東會封於鄭蔡舍於宋宋之逆旅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今客寢安殆非就國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此一事耳劉向云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然則尚父之賢之智又倍於鄭桓矣而亦有待於逆旅之人之教耶

○周宣王殺杜伯不辜杜伯曰死若有知三年必使若知之宣王田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朱冠手執朱弓挾朱矢射王而中其心折脊伏軾而死從者莫不聞見宣王之賢也杜伯之死不以辜而有此報也而況德不如宣王而非其君者乎齊侯諸兒為數行使公子彭生殺魯桓公而殺彭生後九年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齊侯射之豕人三而啼懼而墜車反而遇弑齊侯之死也晚矣○史稱徐偃王行仁義諸侯歸之及敗而死則又曰徐不忍聞其民故也以是世以偃王乃仁義而亡國者其信然耶偃王事詳無所考余聞之尸子曰徐偃王好

沒深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獸者多列於庭則知假王之亡國而喪身必他有以致之非仁義之罪也始之諸侯有歸之者值穆王之西遊而天下適無君耳非行仁義之所感也

○左傳宋萬歸宋宋公靳之曰始吾愛子今子曾囚也吾不愛子矣萬病之遂殺宋公晉書孝武帝鮑於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妹少矣貴人潛怒帝醉則責人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我而其君以一戲言取殺身之禍人情可恃乎

○齊桓公出遊見亡國之墟問於野人而知郭氏之所以為墟者歸以語管仲管仲曰其人為誰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召野人而賞之晉文公逐麋失之聞農夫老古之言歸遇欒武子有悅色欒武子問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乃還載老古與俱歸而賞之他日文公田於號遇一老夫為言號亡之故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問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也趙衰曰聽其言而棄其身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

○燕王好微巧而棘猴之詐得以饗其養新莽奇技而鳥人之詐得以濫其職今使三尺童子聞之有不失笑者乎吾惡乎言近情事近理者之尤足以感世也

○楚子問於王孫滿以郢都卜世十年之事拒之史記云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則是無是事也而後人緣此又為周過其胥之說茲所謂疑人說夢者

○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而三軍為之煖煖其言也楚人有饋簞醪者楚莊王授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楚莊王不能使河為醪而三軍為之醉醉其賜也然則虛言詭賜亦足以感士耶士非虛詭所能感也楚子興心於此蓋有不費而惠者矣

○城高池深積粟多國非不固而楚莊王以為此陳之可伐也數戰數勝兵非不強而魏李克以為此吳之所亡也

○韓詩外傳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勇士聞而歸之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曰何馬也曰公家畜罷而不為用故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東郭賁之窮士聞之而歸心焉吳越春秋越王勾踐伐吳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賦曰吾思士卒之怨久矣而未有稱吾意者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彼二君一大夫托物感人人以為之効死力矣若夫仁聲善教之既深而有素都必何如哉又何如哉

○秦始皇平六國制天下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此秦之所以亡也故高祖入關悉除去秦苛法與百姓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此漢之所

以興也

○秦二世望夷之變旁獨有一宦者侍不去二世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隋煬帝在江都宦人白后曰外間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宦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為非所宜言斬之其後宦人復白后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憂耳嗚呼秦隋之惡至是極矣

○賈誼過秦論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未當滅也史記本紀引之賈固曰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余觀魏世家太史公曰秦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苟益乎秦曰書有之惟命不予常司馬遷知天之令秦平海內而不知秦無道為天之所欲速亡者何也固之論秦嬰即遷論魏之言也○項羽傳太史公之論羽為失雖然羽求成自明之言非謬言也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敗而亡誠天亡之非用兵之罪也羽不務德而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天不

祐也非天亡而何羽自言天亡則自知所以得罪於天者有在尚何謂其無所覺悟而不自責耶

○吾楚於春秋弗與也然六國之滅言者以楚最無罪豈齊晉諸君不足惜亡若懷王之為民痛念耶懷王過聽輕行固秦所誘弄齊晉所逼笑者而民特憐之不懷王故矣田氏代韓趙魏氏分齊晉非夫舊脈惟楚繇顯項趙驚然而迫懷王其統未之好也齊之田晉之韓趙魏國皆不義贏秦續呂得天下重無復仁義焉義之名楚可丁耳雖在春秋必將楚與六國之滅所以楚最亡罪而民特憐之此其亡秦必楚與陳勝不立楚後以敗此居鄢人立楚之後之言所以拳拳為楚世將勸與懷王孫心復為懷王從民所望義所當矣秦亡楚帝則天下自此有歸項籍知尊名乎義而心出於詳命焉不用江南之逐旋殺于郴羽其時雖猶冒楚之稱已和不可妻度籍斯不可雌統而已奸一無復仁義天下負羽以不義之名於此乎歸于懷始嗚呼以涉而勢乃不長既帝之又弑之孤狸孤猾長如何也楚之所以帝者楚之義也羽殺義帝是羽自墮其義自以其不義而自滅其楚矣今羽之言以為吾家所立非有功伐夫何以論功伐為哉顧此吾家主兄吾奉主行事而已而謂其主之無所服後至忿戕乎主擅主之家則凡同吾奉主行事之人孰肯忍吾倏然而主乎家也嗚呼漢欲不興楚其

欲不滅耶漢鼓大義之名義不以力董公 說行縞素
三軍於此乎得以擊楚之救義帝者矣嚮使其義帝之
名以尊大統以定高材疾足得僥以獻羽其所稱霸猶
春秋桓文之義俱天下諸侯以朝明台之都羊廟世楚
吾家其不為有主乎而羽不然九江王縱未叛楚與漢
而義與不義已潛歸于此義與不義其為興滅要如此
我春觀楚漢相距之際疑漢敗楚之難雖然吾不能盡
許漢也陸軍公新城發喪和失三日義兵加賊何所向
而足誅而變于彭城置酒高會銷感激涕之氣遣隋
何私約九江王用殺義帝者而擊楚之殺義帝者此不
足為名矣是以睢水榮陽幾臨危絕漢難於楚其義之
未甚奮耶楚之未即滅漢之未即興其義之未甚奮之
過也吾性深悲夫義帝故因論義不義為興滅之機遂
有劉項之事而反復之劉項於義帝事等北面義帝
生存之皆嘗為帝矣作史者曾無楚義帝紀楚世家又
不綴其事始末不具始云在民間為人牧羊不知何人
蹤跡之何地方立之之皆不知其年分殺之之皆不知
其缺葬之禮方漢即帝位之時其遣官臨祭分戶奉守
之舉不知其有不也悲乎亡秦必楚楚最亡罪秦亡楚
帝帝楚之義涉楚乎懷王之未立羽楚乎義帝之已殺
懷王之未立楚而張楚之偽也義帝之已殺楚而西楚
之逆也楚懷王孫心之為楚王為義帝楚之義也

以首漢可也而史氏首逆楚於本紀首偽楚於列傳於
義楚不列之紀傳之間其梗槩畧附注之劉項之事此
吾覽劉項之事而反復之所以論義不義為興滅之機
而重致辨乎偽逆嗚呼義動人心為人所憐楚人立朝
延紀永年至於今日不亦宜乎
○呂氏春秋凡帝王之將興也天心先見祥乎下民黃
帝之時天先見大螭大螭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
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
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
先見金刀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
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
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
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
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呂謂代火者必將水秦是也
則漢是也而漢初從赤帝子之說色尚赤至文帝十四
年始改尚黃秦水尚黑曰白帝子者白者黑之母赤者
黃之母也漢克之後土德不廢
○古者天子肝土命氏漢以來乃有賜姓或曰以名使
人用之貴則貴用之賤則賤使人計功而得國姓則以
其貴者反賤矣且夫姓氏之受自黃帝以來世裔不變
所以別族類重人倫謹姻禮也下萬載下而欲亂之可

乎左傳正義。世本姓姚氏。至胡公周賜姓姬。以為
賜姓自周始。此後世賜國姓之所由祖也。按史記舜居
姚。其後因姓為氏。胡公之為姬。非周賜姓。賜國姓實
始自漢。劉敬極無謂唐賜徐世勣朱全忠姓李。宋賜夏
元昊姓趙。一與一奪。受之去之。又何有為輕重乎。
○禮有謚。有堯而上王者。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
造美謚。舜禹本以白衣祗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制謚。
不如名者。舜者准也。禹者輔也。湯者懷也。文武皆
以其長言之。二王豈不能讓文武者哉。夏商繼世之君。
未嘗立謚。至周始加謚。而有幽厲之名。孟子所謂孝子
慈孫。百世不能改焉者也。秦人鑒此。謂以子議父。臣議
君也。遂去謚法。後世自漢以下。帝王謚號。非易代之日。
有美無惡。若增累美謚。蓋始唐代。宗時。顏真卿上言。上
元中。政在宮庭。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姦臣竊命。累聖
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武
不稱文。豈謚所不傳。蓋群臣稱其至者。故也。故謚多
不為。後少不為。則今謚號。踰古。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
謚。當時百官集議。備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袁孝諱陵
朝玉。冊皆已刊刻。不可輕改。事遂寢。後世謚號。益衍而
廣。皆準唐為制。非古制也。春按唐世累朝群臣。又有請
上尊號之舉。乃近於生謚矣。臣子以此獻諛君父。安顧
其非禮也。玄宗還西京之明年。御殿授冊。加肅宗尊號。

肅宗固辭大聖之號。不許。於是尊上皇曰太上至道聖
皇帝。此其父子連號一時。乃不此之甚者。五代南唐
僖宗。群臣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
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此盛唐所不及。金章宗
時。群臣累請上尊號。不許。詔張行簡作批答。因問行簡
宋范祖禹作唐鑑論尊號事。行簡對曰。司馬光亦嘗諫
尊號。不若祖禹之詞深至。以謂臣子生諛君父。頗似除
切上曰。卿用祖禹言。答之。仍曰。太祖雖有尊號。太宗未
嘗受也。

餘冬序錄卷一

柳然泉何孟春撰

男國學生

晉文公之故里見頃與
趙盾而人自危諸將往
我何懼也曰雍商尚為
安人心者非誠然也奪
得同歸諸將不謀反商
哉若夫盛德之上則不
私憾其封之耶彼有功
人自不危諸將之市自
無失何假是為寬大示

○沛公始入秦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
意欲留居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將為富家翁
凡此皆秦所以亡也願急還霸上沛公不聽張良復
乃還霸沛公之不聞聽而聽良也其重良故爾沛公
留秦宮而項羽至何以自解欲求為富家翁可得乎
昔樊在伊南司馬懿奏樊於帝桓範勸樊兄弟以天子
諸許昌發四方兵自輔言之而四不聽自甲夜至五
爽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嗚呼此樊等之
以坐族滅也

○漢王敗彭越下諸侯叛漢歸楚王至泉陽楚攻之
彭越陽立子嬰為太子以繫人心知有國之本矣

後如策陽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立宗廟社稷史稱帝
賜模宋是豈待定天下後而始見之帝此舉舉聚天
下於漢散之時使根深本固可戰可守於取天下蓋萬
全知彼音亞扛鼎之夫挾妻子欲與決一戰之雌雄者
固非其對也帝命何守關中為法令約束事有不及奏
決者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
給軍未嘗令絕者特其一事耳

○漢高帝自言吾不如張子房韓信蕭何吾之所以得
天下在用此三人耳而韓信亦面言帝不善將兵而善
將將後世論帝者亦不過曰漢屈群策而已夫已所不
如之人而肯為吾用已之不善將兵而善將兵者我得

而將之群有策焉我得而用之此其不能之能必有以
高乎一世之人者矣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恐劉備說
劉表以襲許郭嘉曰表才不足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
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於是操行弗疑操既北備說表
襲許表果不從表卒操軍至鄴越等勸劉琮降操曰將
軍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金楚不能以自存
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琮從之初魯肅聞表
卒言於孫權曰劉表新亡二子不協劉備天下梟雄與
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請於此時
表二子及說備使撫表衆共治操權即遣肅行至南郡
而琮已降操矣此景升父子自知才不足以御備故也

操遣鍾繇向漢中劉璋聞之內懼用張松計使人迎備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劉巴亦諫曰備非人也入必為害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並不從備至嚴顏歎曰此所謂放虎自衛者也不二年備因遂有全蜀此璋自不知才不足以御備故也嗚呼人不有以過乎其人未易能用其人也若漢高帝之為高帝真英雄也哉

○呂后問高帝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蕭陳平可以助之平知有餘然難獨任

龜山楊氏謂高帝有疑陳平之心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而王陵以勲見疎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為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不其反歟春以為不然嗚呼漢高告后之言知人之精鑒也平智有餘可以全社稷帝則已知而曰難獨任者常知平之不能面折廷諍而有背約阿意之事也呂氏專制欲殺所戚不有王陵誰持天下正義陵繼蕭曹以少蕭柱禍倒之世帝之取陵在是而憂陵之不容者亦在是故又欲以難獨任者助之耳后之世平無隙而陵見疎豈陵之罪哉而謂陵無益於國天下者高帝之天下也陵之對后之言也果無益於誰之天下高帝論相就后世言之楊氏以平專相文帝朝無

間言而非帝之所以疑平者亦過矣嗚呼帝之言知

之精鑒也

○蕭何請上林空地民得入田高帝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遂械繫之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操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金乎帝於是赦出相國周勃就國人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文帝朝太后太后曰絳侯始誅諸呂絳皇帝重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傾欲反耶帝於是赦絳侯復爵邑甚矣太后之言有似于王衛尉之言也人患功德不顯者耳功德誠著罪自可不

疑也而又必借乎人言何也勃子亞夫平七國之難有大功亞夫子為父買功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為人所告廷尉責問亞夫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乃棄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侵之益急遂嘔血死吏之謂反地下之言是何理以人命悅了意而置無罪有功之臣於死地廷尉不足道矣景帝之朝豈無人能為解何與勃之言者亦由帝之不復可與言故也

○宋景文筆記高祖知呂氏與戚夫人有隙方病時去呂后若斷一巨拇然終不殺者以惠帝不能制蕭曹平勃等故委戚氏不顧為天下計俾后佐之耳老泉權書

高祖知有呂氏之禍而不去呂后者勢不可也。即此意其論欲斬樊噲一節推此高祖心事尤有見。高祖不去呂后以制諸將而噲娶於呂氏則又不可不去噲。使諸將得制呂氏故噲出伐燕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立命平勃即斬之高祖豈不顧念戚氏然自是為戚氏結惡呂氏益深矣。

○漢七國之反大封使之也。高祖封濞為吳王拊其背曰若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景帝三年吳王濞果連七國舉兵反高祖蓋前知之然不思所以制之道而大封以成其反之勢何也。帝戒濞曰天下同姓一家慎毋反亦異乎古之帝王之所為則厥孫謀者矣。

○漢惠帝築複道於武庫南以孫生曰奈何令後世子孫棄宗廟道上行哉。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願為原廟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生始諫帝是矣而終教之以遂過何也。柳宗元桐葉封弟辨云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當十易不為病天子無戲言之云非周公所宜用而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知複道之失而又為之辯是得為引君子當道者耶。且天子之廟古也有制原廟又何為者。書曰黷乎祭祀時謂弗欽而生欲廣多宗廟為孝之本我未之前聞也。漢世詔天下立諸帝廟蓋叔孫生此言發之其不度甚矣。

○賈誼上疏漢文有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語。竊意帝恭儉之主寧當有遊樂事乎。誼特假是以發警耳。及觀賈山所上至言云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又云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然則文帝真復有是事矣。而帝不失為漢守成之令主者帝能納二臣之言也。史稱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又稱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帝之能納諫如此能自克也如此射獵之娛於帝何有未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帝晚節玄默躬行黎民醇厚治與成康並美有以哉。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帝蓋識廣才矣自以其時海內又安不事兵革廣之才無所用之爾。末年匈奴入上郡雲中烽火通於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也。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史稱其選用材勇亦為勤至而不及廣上之自勞軍也。亞夫則負將軍而霸上棘門兒戲爾是時廣不知何故以廣為之其不賢於劉禮徐厲輩耶。令免蘇意張武固

亦不聞立功於景武之世者也

○漢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父念不可卒相申屠嘉廣國之賢有行且不相況不如廣國者乎文帝以此詔來世而來世猶有金匱符命之變顯宗思中興功臣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馬援以椒房故不與援之功且不與況不如援者乎顯宗以此示後嗣而後嗣猶羅跋扈將軍之禍

○漢文帝不用竇廣國為相恐天下以私廣國也元帝不用馮野王為御史大夫恐後世謂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也彼賢有行隨行能第一班固論所歸者且以嫌避如此不為公論所歸者其又可假是位乎然其後

竟罹王莽之禍光武時馬援位不稱才爵不酬忠光武豈簡賢者殆以其女為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爾明帝思中興功臣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遵奉建武制度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蓋懲莽禍非但欲如文元二帝避嫌而已

○申屠嘉之為相也太中大夫鄧通殿上文帝則聽其微召度已見困然後遣使謝而請之內史晁錯穿宗廟垣而景帝不容其問且自誑乃我使為以訖有罪周亞夫之為將也文帝勞軍至候其壁門至從其軍中不行驅馳之令而有負將軍之嘆亞夫之為相也景帝濫疾降虜既不能用其議大裁不著又待以非禮免官非

其罪而又以非罪召詣廷尉嘉亞夫賢將相也立文帝朝皆能疆直自遂及入景帝之世皆嘔血而死然則嘉

亞夫之能遂其職於前而無偏心有氣之累者豈獨嘉亞夫之賢也哉今就二人始末觀之文景之優劣明矣

○縱盜飲酒非剪惡之法絕纓加賜非防邪之具漢文帝金錢之愧唐太宗布絹之給非刑賞之正道也

○史稱漢文事務以德化人故張武受賂金錢愧心唐長孫順德受人謁絹事覺太宗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以為不可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殺之何益此太宗欲效漢文事耳雖然此事豈可以勸小人賞不可以訓有罪此豈先王之道也

○漢武之殺昭平君也事見東方朔前上壽曰聖主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帝之所處其足以當此乎隆慮公主為子納金預贖死罪而帝許之也當日已誣先帝之法矣帝惟許隆慮之贖死故有以成其子昭平之死罪昭平日驕醉殺主傳非其有所恃乎誣先帝之法下負萬民帝知其不可前日之請何為許之前日御第之私請而今日欲行先帝之公法帝奈何負死者之屬而又負生者之望也許之之未可追今日之事獨有屈法以伸恩耳昭平為親第子又安夫也使有議責此不可議乎以醉

○漢卜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式之財幾何牧羊餘利其足以助天子之邊耶武帝之窮兵非不可已者帝能不為窮兵黷武之事天下之力以休而財自裕何假乎有財者之輸矣武不思以父事之恭儉感動上意而欲效所私蓄為助邊倡何哉天子使人司式數官平曰不願也○有吏欲言乎曰無所欲言也式之為此趨悅天子之旨意其所欲言乃任所欲官也帝召拜為郎賜之田而布告之天下○虛何示天下之不廣也豈非因式之輸委而有以動其好利之心與異日算鹽鐵算車船就謂式不有以啓之式之逢君其罪大矣帝侈心一萌而好利如此則何怪乎桓靈之賣官鬻獄無紀極耶

○貢禹為元帝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宮女不過十餘人稅馬百餘匹武帝時宮女多至數千人方今廐馬食粟將萬匹然則文景之特安得不富庶武帝之後海內安得不虛耗耶

○漢宣帝以孝武霸業未振下詔群臣廷議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夷廣土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畜積至今未復無德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詔宜直言正論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黃霸縱不舉劾俱下獄又明年出勝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黃霸

時孔僉崔駰同遊太學因論孝武始為天子崇信聖道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鄒房生告僉等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下有司逮訊僉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加虛誣之也孝武皇帝政之失過顯在漢史是為直記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為惡天下莫不知故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德澤天下所共聞臣等獨何譏刺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改悔其不當亦宜含容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忌以快其意臣等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書奏帝拜僉蘭臺令史大夫公孝武之為君宣帝章帝為之

子孫義論在當時已不可過如此
○元武之世而韓歆用且諫死論者以為仁明之累按史稱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歆多不嚴帝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蓋不能無深悔也歐陽欽自改南太守為大司徒此優擢也是年坐貶為太守度田不實下獄諸生守闕為歆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兒別者有求代死者帝竟不赦歆死獄中何也河南尹張敞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帝嘗謂馬援言吾甚恨前校守相多也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帝大笑帝其亦思前此固有死非其罪及罪有可除者乎而代大司徒歆者數也他日又坐故入大倉令

罪下獄死吾不知當時倉令得故入何罪已斷決與不而涉之動靜至以死償之曾未如孝宣効戮之時而張敞之五日京兆因怨殺人猶得以才進也帝用刑如此所謂仁明之累多矣

○蔡邕薨於軍光武悼之甚每朝會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蔡征虜者惟帝念功不以存沒為問帝於股肱之痛情蓋有不容已者矣群臣聞之自省其能憂國奉公否乎法遵之所以憂國奉公者豈不可也姚期乃曰陛下哀念蔡邕群臣各懷慚懼有如憂國奉公如征虜者何慚懼之有哉將益有所感激知其所以憂國奉公者必為上之所念矣帝是數也非群臣勸戒之一機耶

○漢車帝初即位匈奴圍關龍於柳城中國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龍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第五倫以為不宜救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民誠令權事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將何以使將是帝於是出兵救之漢末公孫瓚據有幽州別將有為敵所圍者瓚不救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止力戰後袁紹攻瓚南界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或降或潰紹軍徑至其門瓚以敗亡鮑昱之言瓚之謂已

○梁冀專政忠臣伏獄義士竄草野桓帝與之同聲

冬序錄修厥卷之三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另國學生仲方編輯

蜀先主病篤為諸葛亮以後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史臣謂此言足生疑慮不逞之輩幸劉禪闇弱性無猜險而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同異無由生耳此君子居正之義然非所以論備也開誠布公備亮相信久矣備於奔馬之事特未行耳身後所屬誰敢嫌之公相之不取固丞相之節也誰敢謀之前時孫策何人策臨亡謂張昭曰若仲謀不恤事者君便自取夫事會之來未有終極常變理富異現此可謂非策之由東語耶

○曹操在兗州引兵東擊陶謙於徐而陳宮潛迎呂布為兗州牧郡縣皆叛賴程昱荀彧之力全東阿甄范三城以待操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為東平相表紹進軍攻許田豐以曹操既破劉備許下非復空虛不宜使行紹不從豐強諫遂紹官渡之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以至言迂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怒忌將發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是故操終有天下而紹自是敗滅趙雲軍次新豐有輕敵色其表來書徵操曰因敵備困況於國士不聽與索琳戰

敗績悔曰吾不用曹徽之言以至於此乃斬徽以示足道也智謀之士曷亦思擇其所事哉唐莊宗與梁人相持於河上梁將王檀乘虛襲晉陽城中無備幾陷者數四賴安金全帥子弟擊却之於內石君立引昭義兵破之於外晉陽獲全而莊宗以策非已出金全等賞皆不行人皆言關東之變劉后吝財之罪以此觀之莊宗固有以致之者矣

○曹操在燕恐潰江郡縣為孫權所累欲徙令近內以問蔣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軍官渡徙燕白馬民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對曰在官渡時兵弱賊強不徙必失之今日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徙之懼必不安操不徙既而民轉相驚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操謂濟曰本但欲使避賊及更驅盡之操之計如此雖謂之愚可也他日操又使張郃西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行竟無功操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使嚴署趙嚴督領護送微嚴安諭有術事亦中敗而操不成他日又嫌荊州殘民及屯田在漢川者皆欲徙之司馬懿曰荆楚輕脆易動關羽新破諸為惡者藏竄觀望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操曰是也是後諸君若悉遷微懿之言又後為葭陵雀矢魏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天旱蝗民飢群臣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辛毗曰人既失其心又無以食也力爭之帝乃徙其半

父子所見如此

○曹孟德求賢之令予讀之不能無怪駭也有才無行此老瞞所自處者奈何示人而必以得是為嫌耶建安十五年令曰孟公綽不可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約於涓濱與盜嫂受金而未遇者十九年又令曰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有行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士有偏短庸可廢乎二十二年又令曰伊傳出於賤人仲桓公賊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吳起殺妻求將死不歸今天下得無有至德放在民間及負汙辱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乎噫瞞之取才以定亂姑推於心如魏之用起燕之聽秦漢之不棄信平可免而可著之令為天下人告耶田文之脫函谷寔賴鷄鳴狗盜之力而鷄鳴狗盜非所以示人之道也人各有能有不能孔子之論公綽也有在今欲置德而任才豈聖人之本旨哉甚矣邪正不比迹而薰蕕不共器也志鈞渭之潔與挾盜嫂之惡者不可同日語伊傳是何等人物在管氏已非其匹斯人而庸子時吳陳諸子得免刑誅為幸其何齒錄之有若使不仁不孝負汙辱者而行其治國用兵之術又是何等時世民間至德有伊傳其人亦當老死萬葉而已曹氏安能得其同堂而分治哉瞞自矜其為明教誨變之魁決不為正上所與汲汲於

其所顧者以濟其所流為耳崇之何其以令天下也上之求賢不患無才而患無行不患有才者之難致而患有行者之不易求才行備者恃其抱負不輕出處舍光陰景應德峻時區區泛然之言非所能餌有才而無行者當季末之世優懷之秋彼其貴富之途事功之會固所塞蒙濡足望而趨焉者也又何假乎令之屢求而吾乃明以無行而求焉彼羞惡之心未能盡亡亦必不肯自比於不仁不孝者負汙冒耻而應是令矣其應令而至者又將無賴不檢非陳平吳起之才而有其惡之人矣噫是令也非傷敗風俗壞人心之極弊耶漢武詔察茂材而有及於斯地之士論者病之然不如是之甚也用人不求備舍短取長畧瑕舉秀法自當爾何必直形之言顯顯然以勸無行之人為已用哉噫有才而無行者小人之雄也當時魏諷曹備郭嘉董昭劉曄父子及司馬氏皆是物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瞞乃汲汲於是焉瞞之所自處可知已此非瞞之所以自解於世者與漢室就傾曹氏實持之而傾漢室者亦在曹氏瞞欲以小人藉口一時而不為其子孫計之異日卒亡曹氏者有才無行之人也君以此始必以此終當塗高之弗永何怪哉

○曹操之黨董昭與列侯諸將議以相國進爵國公九錫備極尊榮勛首或以為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操不悅或飲樂而卒明年漢封操為魏公加九錫操也越四年操遂自立為王孫權嘗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及聞陳羣等言又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失操之逆節自是有不得而自掩者操欲以子代漢有天下也明年操卒子丕立而篡漢焉魏以司馬昭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操之教也明年進爵為王昭之黨荀彧等議與三公相率而拜王祥曰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於是顛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昭以子攸繼兄師後嘗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山濤等諫之乃立子炎為世子昭之逆節自是有不得而自掩者昭欲以子代魏有天下也明年昭卒炎立而篡魏焉凡若此者一皆操之教也魏晉之後亂臣賊子之事必以魏晉為師然其功可睹矣

○傳曰王者不治夷狄管子曰國家無使勇猛為邊境夫治內之與治外勢當異觀恩之與威理宜異施然所以為之制者要皆不可踰也漢末裴潛自代郡太守遷為丞相掾潛謂曹公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以潛為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弛又將攝之以法爭訟之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嚴於是操悔還潛之連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後魏陸渾侯為懷荒鎮將高車莫弗訟候嚴急無恩遂詣

前鎮侍郎狐太武許之侯選言於太武曰郎狐復鎮愚
量不過周年狐身必敗高車必叛既而諸莫弗果後狐
而叛太武問故侯曰夫高車無禮難為其上臣屬之以
威嚴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公臣無恩稱
狐之美狐復還鎮欣其名譽必加恩於百姓以寬惠治
之無禮之人易生陵侮不過期年無復上下然後收之
以威則人懷怨對怨對既生敗亂彰矣侯之所言者正
裴潛之所料事也然則治夷狄為邊境而莫為之禁制
可乎冠履法度聖人豈獨以津內地與吾人而己哉大
抵仰下之道其始不可不嚴其終不可不寬始嚴則其
法能立終寬則其政能久嚴而濟之以寬則易寬而四
也然則聖道又豈獨以治夷狄為邊境而已哉
○曹丕既篡漢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乃以已而窺
聖人謂舜禹亦只是篡而文之以繼讓耳丁謂不信古
有忠臣孝子意正如此丁謂在中書嘗言古今所謂忠
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錄飾欲為後代美談者也此
言見王文正公筆錄觀此自可知丁之為人矣
○魏文帝既立為嗣害因抱辛毗頸曰辛君知吾喜否
若子於此有以占其器之不宥唐莊宗入梁喜不自勝
手引李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
天下與爾共之識者有以知其業之不遠矣嗚呼二君

何足道哉劉先主之得蜀也於涪置酒大會謂龐統曰
今日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
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
當宜速起出統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先主曰向
者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
初先主龍奪璋主權以濟業昔人譬諸斷羊全軀何樂
之有而酣醺中失辭如此李漢之不能恢復舊物其器
固亦有所未優乎而吾於亞子輩何識
○西漢以外戚傾覆厥家東都之禍莫關宦為構若推
其本始亦由政出母氏有以致之魏文帝即位之三年
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大
后后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接受茅土之爵以此
詔傳之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其垂法子孫善矣
然其時卡太后在上此詔之出無乃有未安乎史稱卡
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節儉不當望
賞賜念自佚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行儉
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加罪一等莫望錢米
恩貸也卡非私外戚而規權利者科禁之事當時必不
虛設帝若以此詔為太后命而出之示永憲焉於順親
之道庶幾其無憾哉
○魏書載卡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
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吾

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
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冀望錢米恩
貸也然魏畧云卞后弟秉當建安時為別郡司馬后常
對太祖怨言太祖曰但得與我作弟婦不為多邪后又
欲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為足邪故訖
太祖世秉官不移財亦不益與魏書所載后前後意情
實異裴松之謂舊史崇飾虛文其稱卞甄諸后言之
善皆難以實錄陳氏剛落蓋有以也

○魏高貴鄉公之立非司馬昭意也太后意也髦於禮
小宗有當後大宗義昭寧不知而欲立武之季髦好學
夙成蓋昭所忌屈於太后此義而後立之髦即位之日

二〇序

百寮陪位者欣欣焉昭之所忌有在矣髦計者惟欲
得昭先以養昭罪延之歲月會其事勢謀諸心腹可以
萬全矣於一旦庶幾有濟乃自發評議髦權臣之聽
視豈不悖乎史稱髦神明爽德德音宣朗保朝昭問鍾
會上何如主會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昭曰若如卿言
社稷之福也司馬昭之言豈為魏社稷計者司馬宣王
問王凌於蔣濟濟曰文武忠孝既而悔之曰吾此言破
人家國凌用是不免會之言濟之言也會之言昭之所
尤忌也驚鳥將擊必匿其形髦與侍臣論古帝王優劣
高夏康而下漢高志意慷慨奮欲中興使人坐而防馬
其驚擊之道乎其布德兆謀之道乎石苞司馬家故吏

附尾留中盡日昭嘗謂故苞曰非常人也未幾而難
作嗚呼幾事不密則害成當日事髦不討昭昭必弑髦
王經所謂欲除疾而更深之者不在校板之際而路人
已先知矣子常悲髦之才弗克濟而史以廢書下與東
晉六朝諸廢帝比可痛也夫是故論之如此

○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
除之而疏食衣毀如居喪者推武帝之志可為勝世子
矣羊祜謂傳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漢文帝除
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復
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祜之言又得孟子告滕世子之意
矣玄乃以為難行又以主上不除天下除之為但有父

二〇序

子無復君臣而止之嗟夫祜不止於玄祜之言必能成
武帝之志武帝之志必能復先王之法何難行也主上
服不三年不除則孟子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矣天下豈有除之者邪何謂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玄
言王上不除天下除之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然則上
下俱除之也豈不為無復君臣且無復父子耶嗟夫至
是不忍言矣

○晉明帝問王導晉所以得天下導為陳宣帝創業之
始及文帝弑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膝曰若如公言
晉祚復安得長明帝蓋不自知牛繼馬後晉已絕矣齊
明帝遣華伯茂救巴陵王子倫子倫曰債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昔高皇帝殘害劉氏今日之事理固當然嗟不仁而得天下者雖其子孫不能無憾於好選也世之姦雄亦何樂以此遺後人哉

○晉哀帝踐祚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孔嚴與庾翼議曰順本居本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後諸儒以嚴議為長竟從之哀帝本成帝子也承統之議當時若為而復有異豈不以康帝為成帝弟而穆帝以康帝子皆先承統猶不免異議如此當時廷臣其必各有說矣

○南齊王儉傳載高祖曲宴群臣數人各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季文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

拍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聖德事吾何以堪之夫君臣宴享具有典禮不聞將相之尊自執伶優之事齊德之長於開業之君見之可勝歎哉儉之謂唯知誦書善笑然所誦乃昔人諛佞之文此為不盡耳嘗記唐中宗一事與此極類景龍中中宗引近臣宴集令各獻伎為樂張錫為談客娘舞宗晉卿舞渾脫張洽舞黃鸞杜元琰誦婆羅門咒李行言唱駕車西河盧藏用效道士上章郭山惲誦古詩兩篇誦鹿鳴騶虞未畢李嶠以詩有好樂無荒之語止之唐之君臣狂縱乃爾如之何不落亂也郭山惲所誦有規諷意賢於王儉之所誦者好樂無荒正其時

當三思處事端身為輔相曾不以諫而更以為諱其心是何等狗彘大宗嘗謂唐儉酒杯流行發言可意初恩遇勳舊宴會惟恰必間有之然已貽謀非懿一而傳及其孫而綱紀蕩然遂至於此嗚呼豈非萬世之炯戒哉

○比齊郡時以經授皇太子尉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高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宗聞而嘉之皆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視太子發嗜鮑魚鮑而公弗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邪有見太公之所以傳太子者矣

○梁武帝天監元年引見齊豫章王憺子怡等謂曰宋孝武為性猜忌兄弟相有令名者無不因事為毒所為唯景和至朝臣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于時雖微卿祖無如之何如宋明帝庸常被免豈徒得全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能害害亦不能得也宋太祖即位之初頗好微行或諫其輕出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圓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我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何益既而微行愈數有諫者輒語之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能禁也昔人嘗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於兩間者謂之人人與物皆有命皆

由天也而況為天子者哉然天命終不可恃紂不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

○古者明刑弼教刑以止殺乃仁義之交為用也梁武帝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憚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遂使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吏稱土深知其弊溺於慈愛不能禁嗚呼帝於此其為不慈不愛也甚矣末年叛臣逆子之偶人死如麻吳會江郢間所至流丹積白佛戒果安在哉

○人主壽者漢武帝七十餘梁武帝宋高宗八十餘漢武嘗言朕樂節食可少病梁武勅賀琛曰朕絕房室三

○序錄卷三

十二

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室而寢亦三十餘年此致壽之道不繫其好仙佛也高宗之壽亦由稟厚而寡欲故爾
○免死狗烹為盡弓藏越王漢祖之事後世往往有之謀臣猛將以此而終悔者多矣東魏却山之戰彭樂以數千騎衝入魏軍魏軍既敗高歡使樂追宇文泰泰窘謂樂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樂從其言遂歸滿水之戰慕容紹宗以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衆大潰以數騎自峽石濟淮使人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樂紹宗之不終臣事罪則有在抑由後世君臣之間有不足相信者遂致如此樂紹宗豈獨欲養寇以自資而留患自救之心不能無也高歡臨死謂

其世子曰彭樂心腹難信宜防護之頃樂侯景之

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歡之財樂蓋自其追無賴時已深樂斷知紹宗之才而故不之貴使澄得私其恩而為澄用然竟何益高氏父子若續誠御物物以誠應彭樂自可腹吾赤心紹宗亦何必庸此形迹預施教誘吾有機心於此物苟非頑然者亦豈不知而肯一一墮吾計中決無此理歡之所言者徒以斃樂而已紹宗非陳元康素安其意其肯為澄用邪

○隋平陳之後蘇威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然舉兵反者至執縣令或抽其腹或斷其肉食之曰更能使僕誦五教邪此所謂以言教者訟也

○序錄卷三

十三

○漢文帝十六年趙人新垣平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及改元之年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誅夷平是後上亦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隋太史令袁充奏奏隋興以後日景漸長上人悅將作役功因加課程丁匠苦之當時豈容無論其誣罔者及改元仁壽也充又上表言誕聖之異寶曆之元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洪基長策永永無窮上大悅賞賜優崇儕輩莫比充之所言即新垣平所言之詐也漢文帝本無過舉其所失者祇在於信平也隋時庾季才通占玄象自梁周間有名亦嘗贊隋文帝天

命遷都之議帝其神其術藝精通為上所重

玄曆行又表先言曰景長上以問季才因言充謬上遂怒坐免職夫季才之當信與季人之告平君而隋帝特悅充言之詐而不回其視漢文帝之誅夷平亦相遠甚矣

○舉村之惡遇湯文之聖而益著秦隋之無道後世必有言之其興滅之速故也晦菴言朱梁不久而滅無人為他藏掩故諸惡一切發見若更稍久必掩得一半嗚呼小人為不善世蓋有幸而弗聞者矣

○高紂為傾宮隋煬為迷樓曰傾曰迷天命之矣欲不亂亡得乎吳人自稱曰僕陳后主喜稱僕隋煬亦自稱僕昔人有自稱為瞞者非美名也唐明皇自稱阿瞞亦

近於言妖矣

○田常假湯武而殺君曹丕借舜禹而竊國李世民討周公而誅其兄弟

除冬序錄卷三

除冬序錄開如卷之四

內篇第四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三代而下帝王之能言者未有勝唐太宗者也所恨其行不掩焉耳太宗自言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然帝嘗患吏多受賄密使左右試賂之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不有尚書裴矩陷人於法之諫令史不免罪誅此豈所謂至誠事邪而又有大焉者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帝於大臣而御之不以誠乃如此矣此可以為貽謀之道否乎御史權萬紀李仁發前此俱以告訐有寵於帝諸大臣數被譴怒其於昵奸自損多矣趙郡王孝恭等表請封禪帝不許明年群臣復請帝曰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何傷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表其誠敬乎未幾推於衆口又欲封禪侍中魏徵力言不可帝至詰問再四非兩河數州大水為災虛名之崇未肯已也帝嘗錄囚有劉恭者頗有勝文自云當勝天下坐是繫獄帝曰若天將興之朕所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為乃釋之及後星變太史占

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帝以此疑左武衛將軍李君羨誅沒其家帝密問太史令李淳風以秘記所云盡殺諸疑似者淳風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帝乃止臣下之所諫者大抵帝之所能自言者也而行之不掩焉耳許彥周詩話載其先伯父詠史詩曰天下有誅賞故非君所私太宗注君集意恐勞臣疑至公一以發智術相維持全史世宗嘗言太宗吮癰剪鬚皆是權譎而議其出李勣事以為君人者焉用為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當日帝於地下有知否無厚賴矣

○貞觀二十二年太白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

又傳秘記云三代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因此疑左武衛將軍李君羨誅之太史令李淳風云臣仲謹案其人已在此下於太史令李淳風淳風云臣仲謹案其人已在此下宮中其兆成矣按是時武士護美色召入後宮為才人十餘年矣高宗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武氏而悅之武氏嘗得近於太宗矣而太宗曾不於此疑及武氏何也高宗感業寺之遇兩情對泣長髮獲幸星變時財三四年而止永徽五年武氏已拜昭儀太史之所占與民間之所傳者不知何為一皆忘之明年議廢王后后武氏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皆極口切諫言宜無所不盡而前此所占所傳者亦畧弗之及豈先

明所為言者聞不宣也廷臣有弗知者雖知之而不可顯白者邪意者秘記本無是言太史亦無是占唐人持以武氏非常之禍事定之後而追論之以神其故邪嗚呼治亂信有天命存焉剥床以膚泰山不見亦極可怪駭耳

○天寶中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玄宗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十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嗟夫漢文欲作露臺稽中人十家之產而不為而玄宗以一盤之奉費之末年失國出奔至咸陽日中猶未食楊國忠市胡餅以獻民始獻餅飯難以麥豆呈孫爭以手相食之頃更而盡猶未能飽至相視而泣貴戚之

不可保如此前日進食使何在天子不難無恙而而况於人乎肅宗為太子時常侍膳而食置熟粗者半臂膳上顧使太子割餘污漫在手以餅絮之上熟溫不擇肅宗舉餅啖之上乃悅曰福當如是愛惜明皇於復道窺見衛士食畢以殘食棄水竇中大怒欲杖殺之以寧王諫而止然不能推類也

○唐明皇當潼關之敗遽起幸蜀是李氏之根本未挫而撤之以示其拔也其不至於仆亦危矣蓋方欲入我室為主入者不思率賊獲而拒之乃委其室以為必走之計則室中之資皆盜之所有彼賊獲者尚誰為守而我何可以復歸明皇之幸蜀事大類此然李氏根本

幾仆而復植者徒以其子肅宗在爾論者以子叛父為肅宗罪然則出亡之主復可以君天下乎所恨肅宗之立不在父詔之後功成之日耳

○明皇幸蜀之日過左藏勘國忠請焚左藏明皇愀然曰賊來不得必飲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過便橋國忠使人焚橋明皇曰士庶避賊求生奈何絕其歸路即留內侍監高力士使撲滅之明皇當此奔播而德有不絕於民者如此然則李氏九廟所以復祀者民固亦不能絕之也歟帝之不聽國忠得矣而從其幸蜀之勸則大失計也堂堂數陸既已不能自立則復何地而可安耶帝之行至馬嵬蓋亦有甚悔者惜乎國忠之誅不發於未幸蜀之前也

○張均張垠從賊之罪明皇歷言其不可赦者事有在也而肅宗必欲賞其死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肅宗不感思於君父而私感張氏豈不悖哉法者人君所與天下共之亂臣賊子乃必誅而無赦者也肅宗曰臣不能活均均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見說然則碼公法狗私情其何以見天下乎肅宗之謂有今日者果由張說父子力邪而欲違君父處分肅宗不惟不知父命且不和有天命矣宋潘材端平初以進士廷對策曰陛下承休上帝顧德匹夫何異為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為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

○唐肅宗制於後后以疾不朝上皇宋光宗感於對后以疾不過重華上皇自興慶宮移西內快快而終壽皇因登望朝露臺所有呼趨官家者快然不樂自此廢不豫父子皆相繼而崩嗚呼孝衰矣子萬衆乃若是雖有是行而食諸

○李輔國之逆代宗首政之所當討討者也肅宗疾劇張后召太子欲誅輔國與程元振太子恐致獲譴故不從命是也后召越王係選官官披甲以誅輔國輔國等知其謀勒兵收係遷后別殿并左右幽於後宮實皆以太子之命也然則太子之命可施於母后乎輔國遷后時帝在長生殿使者通后下殺宦官宮人驚散明日帝崩其得於震驚多矣然則輔國獨當爾乎輔國殺后并係及充王問太子不預聞乎故也太子之命輔國矯之也然則太子即位而不討賊何也后嘗數兄太子及所生與王侶卒使始定其召越王之謀若使事成太子安危猶未可知雖然后則不母太子無仇母理當日之事太子不能靖難凌霄之門而見制於飛龍碗所以貽君父之變者罪已難逭后事不成而輔國得成其逆此太子之所為不共戴天者也所當不赦即位而討焉者也而代宗乃以為功而寵之司空中書令之兼博陸王爵之封人臣尊無與二然則刪贖春秋之所許乎成濟不有功於司馬氏乎代宗於臣子之道博矣輔國之

子聞承曜之謀遣人問計其舅郭劍劍以但盡孝謹勿恤其它爲對此李必之所以告順宗者有道之言也楊宗長慶四年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劍聞有是議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以此觀之郭太后其賢矣哉乃其族人無愧於陽裔矣憲宗之所爲慮者何其淺也大中二年郭太后暴崩子興慶宮宣宗以郭太后故至不欲合葬景陵禮院坐殿官馬嗚呼嫡庶貴賤殊倫之定位也憲宗不推嫡庶之所由而貴賤之及世一易遂亂貴賤之位而家道不正致使宣宗敢以庶孽弑嫡母崇其所生而黜正嫡之禮者憲宗之過也嗚呼夫夫婦婦天地之常經也憲宗內宮郭不受后冊而太后於穆宗之世宣宗意豈不曰郭之爲太后猶吾鄭之爲太后也哉此所以爲憲宗之過也春故推本而言之

○唐李德裕嘗爲武宗言將帥出征屢敗之弊由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又每軍有官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陣戰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

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陣後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約教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賞賚自上行之自崇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然德裕不去監軍監使者亦勢不可去也宋仁宗時以官者王守忠爲都鈐轄富弼言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遂詔罷守忠又後又用王昭明等爲陝西四路鈐轄主蕃部呂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况鈐轄乎卒罷之然其後子孫至以將帥權歸宦者徽宗任童貫軍功封王而啓金源之禍金世宗嘗與丞相襄議及監軍之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取及叔世以內臣監其軍動爲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上嘉納之及宣宗自南渡後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爲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史臣謂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

○周恭帝之世陳兵變諸將奉趙太祖登明德門太祖命軍士皆還營太祖亦歸公署將士擁宰相范質及王溥趙仁浦等皆至質頗譏讓太祖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周帝出內制書禪位及太宗

不負宋太祖非枯之言安知其不致無辜而解軍杯河間使下無所恃上無所忌太祖前此所以處石守信王審琦諸鎮將者固有道矣

○宋太祖謂秦王侍講曰帝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大體不必學作文章無所用也太宗聽政之暇以觀書及筆法為意嘗令中使王仁贍持御札示待書王著著曰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對如前仁贍詰其故著曰帝王始政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後負宗嘗對宰相議其事業著之善於親益失帝所賞於學者其在政書而凡學者即使詔求直書著上封事

言陛下統德之初躬御簡策不過誦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宏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中書舍人彭龜年奏帝王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葉味道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理宗視朝謂將作監王應麟曰為學要灼見古人之心應麟對曰嚴恭寅畏不敢怠

怠勤克儉無逸強以馭下制事以斷此古人之心然操舍易忽以綿統業每忘於游衍帝嘉納之若數臣者可與論聖學矣

○宋曹瑋兄女為后皆琮主辦除衛州團練使琮奏臣既備后族不宜冒恩澤亂朝廷法族入殿因緣請託願致於理時論稱之李繼隆在負宗朝以元舅之親恩禮甚篤明德太后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門拜箋終不見又常命諸王詣第謁繼隆不讓湯茗第假王府從行茶煙烹飲馬史稱其多智用能謙謹保身謂此類也宋法外家男子舊無得入謁神宗朝光獻太皇太后春秋高第伶亦老帝數言宜使入見輒不許

他日伶侍帝帝復為請乃許之因偕詣后問少馬帝先起若令伶得伸親親之意后遽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史稱后檢托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此類是也宣仁太后以官冗當汰詔損外氏恩四之一以為官掖先后族當遷者力遏之終后之世不敢改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比之東京馬鄴諸后之賢蓋有過無不及矣○宋負宗朝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貸命於橫門決杖二十改配其兵士聲高呼喚乞矧不伏決杖從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得宣云湏決杖二十後別取進止遂斬尋決訖取首負宗云此只是怕決喫杖後如此既

已決了便送配所更莫與明其寬恤如此
定公諫因責決一吏彼技斷不伏公曰這的莫與劍喫
彼云決不得喫劍則得公命牽出新之以徇軍吏愕眙
相顧自是服公威信令出必行繼以貢宗爲人主而不
肯輕於生殺詠一帥臣也而生殺自由乃如此況兵士
於法令死吏於法又止當責決者邪若人主如詠之所
爲帥臣如貢宗所爲乃常事何足記之而時論歸貢宗
以寬恤而謂詠有威信令出必行乃爲兩得之矣

○宋章獻后傳后稱制時小臣方仲弓工書請依武后
故事立劉氏廟而程琳亦獻武后臨朝圖后擲其書于
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按唐宗道傳章獻太后臨朝

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
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衆不敢對
宗道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然則后之不自
祖宗猶得爲賢母后者宗道之力也

○宋徽宗手詔付趙良嗣者春及見之有御書之寶及
花押字可證良嗣當時興事之臣所言歲幣則當時
基禍之事也昔真宗使曹利用議和契丹宰相寇準戒
之曰歲幣過三十萬吾新汝矣利用竟以二十萬定議
而還宋武不競自彼盛時已屈於外侮然其相臣猶能
有所節制所謂二十萬者移於金至一百二萬而今欲
百二十萬無復信約誰能忍此今觀其辭云歲入

有限常賦之外不易出使人言恐大無厭如何教朝廷
出得許多物却又云卿但一一依從應副又云但分明
說與彼有識者必須通曉只是自告艱窘畧不敢事
之是非也亦可哀已徽宗常日溺於宴安窮極土木視
財用如泥沙而今苦於強虜之要求至以窘告而又不
敢正言不可更加以怒之蓋如此其禦禦而其身之禍
卒不免也嗚呼豈非萬世之炯鑒哉撫卷之餘爲之三
歎

○吳英問朱子政治當明其說令不必嚴刑爲威朱子
曰說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說令徒掛
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擾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

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
可以小不忍爲心或問爲政當以寬爲本以嚴濟之朱
曰當以嚴爲本由禮謂莊官非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
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爲寬則非也春
以爲所謂嚴者在刑必當罪法不少縱耳若罪輕而罰
重則輕者人必多犯重者上難重施多犯而難施則亦
非令行禁止之道矣誠齋揮麈錄高宗嘗詔宰相等曰
爲法不可過有輕重惟是可以必行則人不敢犯太重
則決不能行太輕則不足禁茲此太上官中已試之言
立法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

○丁大全夜調兵圍董槐第即漢石顯等急發執金

吾騎馳園太傅蕭望之弟之故也。顯等骨之。奏於上報可而後取行。大全則不誤。輒以望之。而有與諸大理之給無君之罪。視顯等為甚焉。望之自魏漢元猶加責問。顯等愧之。出三學諸生紛紛論列。而理宗曾不一問。何哉。漢元不能正顯之罪。中主羞之。若理宗之容保大全。又元帝之不若矣。

○金法以杖折徒。虐於肉刑。百司姦賊。負犯此可決也。而微過亦然。風紀之臣失糾。皆決考滿。校其受決多寡。以為殺最待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禮。終金之代。忍耻以就功名。雖一時名士有所不免。至於避辱遠引。罕聞其人。故論者於教愛多兼之道。往往致太息焉。而史謂世宗臨御。法司奏讞。或去律援經。或援義制法。近古人君聽斷。言幾於道。鮮有及之者。今考其時。若焦旭為大興令。攝左巡警使。以杖親軍百夫長。有司議其過當。杖決。世宗曰。旭親民吏。若因杖有官人。復行杖之。何以行事。具令收贖。是已。然後旭為右巡警使。為御史所劾。至被杖百八十。又何與前言背也。旭坐削階。為大名府推官。獨非親民吏乎。世宗嘗以有司市麪。不時酬直。怒監察御史不舉劾杖責之。叅知政事程輝曰。監察君之耳目。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世宗曰。職事不舉。杖之何不可。輝對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世宗行事如此。寬猛出入。蓋不能無過中處。史氏之言。無乃

亦溢美乎

○金世宗常中之令主其議論。行檢自庸中求之。謂之先弊。亦何不可。然用夏變夷。乃其有中國之第一義。而意獨若弗屑焉者何也。世宗命衛士不閑女直語者。並勒習學。仍自後不得漢語。又詔女直人不得效漢人服飾。違者加罪。是非其國人不可變而夏也。世宗嘗謂宰臣曰。朕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又謂皇太子諸王曰。汝輩自幼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言語。或不通曉。是忘本也。他日與臣下論及古今。又

曰。女直舊風。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者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不可忘也。又論漢語與女直語。以為習本朝語為善。不習則淳風將棄。事當任實。一事有偽。則喪百貞。凡事莫如真實。世宗所以拳拳於庸俗者。豈是自安其陋。只緣當時中國俗習。虎醜反不滿其意耳。朱子門人有言。葛王仁政中原。呼為小兒。聲者朱子然之。而又疑其終不能變夷狄之風。夫夷狄之風。世宗誠有不能變者。神當時中國風俗。不足彼與易耳。世宗問臣下事。或不能對。世宗曰。朕雖退朝。留心政務。不遑安寧。卿等勿謂小事。非帝王所宜問。以卿等於國家之事。未嘗用心。

故問之耳又曰歷代小常親覽以不得人故也如
更得人寧復能屈則當時必有以光輝之通陳於其
前若乎史稱世宗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於訓辭而
群臣偷安苟祿不能將順其美以成大順嗚呼有君無
臣乃如是夫大定一傳而為明昌承安之治正禮樂脩
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豈不繁然可觀而金源氏從此
衰矣春於是知中國末世之風俗曾夷狄初起時不若
也可勝嘆哉

○孟珙家錄稱其國人性淳朴有太古風可恨金虜
叛亡之臣與虜乃鑿泥沌破彼天眞教以奸計為可惡
也夫金虜之奸計其後來中國末世之風俗染之而以

教家變而又壞之如此春以是益知中國末世之風俗
曾夷狄初起時不若也可勝歎哉

○晉書赫連勃勃以鐵伐為氏曰使我子孫剛銳如鐵
皆堪伐人也按契丹國號遼實以鐵為號女真國號
金亦是取義堅剛夷狄之見十載一律比魏拓拔氏曰
元蒙古國號元其取義不同而各自符會如此

餘冬序錄卷四

餘冬序錄續編卷之五

內篇第五

柳燕春撰述

仲方編輯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
士庶咸辮髮椎髻深澹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辮
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
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我

太祖心久厭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制士民皆
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圍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
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冠七青字頂巾繫紅
綠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

銀服淺色圍裙用綺綾羅絢緞其樂妓則帶明角皂
消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蔽胸胡衣其辮髮胡髻胡
服胡語一切禁止斟酌損益皆斷自

聖心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

○秦不師古漢興三代時大法制槩不能復而文為之
末存者亦十無四五爰及兩晉五胡亂華漢家文物又
復失之元魏之後中華從事胡服金元之後齊民盡習
胡語若夫胡俗在天下者要不能無也非天生我
祖宗出而正之斯世其混沌矣乎

○洪武二年命省部官會太史令劉基參考歷代朝服
公服之制凡大朝會天子袞冕御殿則服朝服見皇太

子則服公服以命製公服朝服以賜百官是年又給賜朝臣袍帶二千八百一十三人先是禮部言各官有未授散官與見任職事高下不一者如御史前授朝列大夫澧州知州而任七品職事右司郎中前授亞中大夫黃州知府而任五品職事散官與見任之職不同故其服色亦不能無異乞定其制乃詔省部臣定議於是禮部奏唐制服色皆以散官為準元制散官職事各從其高者故服色亦因之國初服色並依所授散官蓋與唐制同

上曰自今服色宜準所授散官不當計見任之職於是所賜袍帶皆從原授散官給之

○洪武二十二年為申嚴巾帽之禁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雨帽公差出外許戴笠子入城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撻腦官下舍人并儒生吏員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洪武二十三年申定官民服飾先是

上見朝臣所服之衣多取便易日就短窄有乖古制乃命禮部尚書李原明國子司業龔穀參酌時宜得存古意原名等議定凡官員衣服寬窄以身為度文官長首領至荷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播廣一尺袖

口九寸公侯駙馬與武服同耆民儒士生員制同文職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衣長去地五寸袖長去地七寸袖播廣一尺袖口僅出拳軍人衣長去地七寸袖長過手五寸袖播廣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從之領示中外

○洪武二十四年定生員中服之制襴衫用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線緣軟巾垂帶

上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中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

○農拙業也不如商賈今制農民之家許著油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著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著油紗農民許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國家於此亦寓重本抑末之意然貧者向處得穿油紗富者自不求戴笠今之商賈姑以衣服言之其止用油紗而已乎教坊司伶人制當常服綠色中以別士庶之服女妓冠裙不許與庶民妻同庶民妻女用袍衫止黑紫桃花及諸淺淡顏色其大紅青黃色悉禁勿用帶以藍絹布為之女妓無帶所以別良賤也伶人婦不許戴冠著櫛子樂工非承應日出外不許穿靴所以賤之如此而今有違此制者乎

○我

太祖高皇帝徵時嘗託身像之皇覺寺旋丁兵亂寺僧散去

上祝如蓋神以竹筭卜吉凶曰若容吾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舊則以陰報祝訖擲筭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後祝曰出不許入不許神其欲我從惟而後昌乎則請如前於是再擲如前上驚悔以為難復祝而擲其一卓立知神意有在乃歸滁陽時至正壬辰閏三月也昔宋太祖徵時被酒入南京高平廟香案有竹柸筭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為聖筭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為天子乎一擲而得宋

序錄卷五

四

序錄卷五

五

人記之謂天命素定如此晏元憲為留守題廟中詩有庚庚大橫兆警欬如有聞之句蓋謂其事與我太祖事亦何其相類也

○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乃垂簾之文帝勅榜表門為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方遯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況悍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放寬不忍君子羨之況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

或曰苟為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為孝乎俾其親無側隱之心則已有則美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徵幸於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然則宋文帝勅榜表世通門為孝行非可為法者也韓退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况復旌其門國初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者母病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顯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

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伏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託良醫嘗進善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卧冰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殘害為最且如父母上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卧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枋之主豈不反為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及務為詭異之輩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連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弗愈無所憚許不得已而卧冰割股亦聽其為

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太祖之識所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

○律條歷代相承損益無幾觀唐宋刑統可知勅令則世自為格宋人勅重於律斷獄用勅勅中所無方用律朱子嘗病之勝國答杖十減其三皆當止四十七杖當止九十七及後斷獄七下至五十七用答六十七至二百七用杖麗徒杖數亦然則是反加十也大德中刑部尚書王約以為言乞不能改國初刑亦重事取

上裁撙文紛紛洪武末年更定新律刑官始得據依以為擬議輕重歸一後又申明大誥罪死外答杖徒流俱從減一等論累朝遵之而法外遺奸則不免時有條例

之議然條例特用輔律之不逮耳律中所無方用例寬仁之政於是乎度越于唐宋矣

○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字皆作夔云出內閣意景泰中幸太學謝表內閣自為之有管窺霄霧測海句蓋亦避天字也時有識者嘗誣其事水東曰正德

初賊關劉瑾擅政禁臣民不得用天等字為名如郎中方天雨但令名兩叅議倪天民但名民之類中外紛紛尤為可異昔北朝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末世之令非後人所宜效而宋宣和中宰相蔡京用給事趙野等奏凡世俗有以天等字為名稱者悉皆禁革前後共禁八字犯天字者方天任改大任

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國多矣我能聽帝登諸公留振此後不得重令干國事也

太后駕起詔

英宗賜英國爭酒飯乃出嗚呼

太后其所謂女中堯舜宋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清理之治母坤儀天下之力也

太后正統二年崩溥為鄉人泣而云此時二揚已物故公亦老病不久得謝蓋有傷於時事也十四年土墓之禍振實為之

○內監虫蟻房四方所貢各色鳥獸皆畜焉弘治初歲故省之以減浪費所司白虎豹之屬故即害物欲殺恐

非諒闇新政左右以為疑
孝宗曰但絕其食令自斃可也

○職方舊按中得一事近弘治七年朝鮮之海南夷有輸米其國而覆舟於海者夷賴浮板半無死隨漂抵休岩都地名值巡海官軍舟至載入浙境事聞

朝廷令給衣糧館伴送東示以歸路夷自陳本國米盡失歸將不能自明罪必死詔差通事二人送之仍勒彼國主憫其情毋事欽罰我

天朝撫存異類恩一至此其致四夷之賓服也固宜

餘冬序錄卷五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莊子曰為天下者奚以異乎牧馬哉去其害馬而已矣淮南子曰治國者若韓曰去其害苗而已矣

○黃帝問達於牧馬童子因問為天下小童曰為天下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稱天師而退此事雖莊生寓言所謂去其害馬者之言真為天下之道矣莊子篇數百言無出此一言者秦穆公使賈人載鹽賈人買百里奚使將車之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

二〇序錄卷六

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曰吾悅夫奚之言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奚公從之公與奚坐之言今不可知即奚之牛肥所以對公者知公之悅奚能治國矣知奚後來之治秦國之有道與漢卜式當武帝時上書願輸其家半助邊不報後上思式言召拜為郎中郎式辭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屬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鞭斥去母令敗群上以式為奇洋為緹氏令試之緹民便之式在漢建本無奇節而其言

有契先哲若此見奇於上夫豈不賢乎令固不足盡其能也今士大夫言及式多蓋其所為考其治民有如式之牧羊者幾人孟子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者則必為之求粟與芻矣求粟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嗚呼今之人豈惟不知為求粟與芻哉并其粟與芻而竊之斯民柰之何其不重厄也○說苑百里奚始為人牧牛秦穆公見百里奚問牛何肥也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卒相之史記卜式初牧羊百餘一歲羊致千餘武帝令牧羊上林中歲餘羊悉肥上過而善之式曰非獨羊治民如是也上以為賢拜

二〇序錄卷六

○楚平王十年吳之邊邑卑梁女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楚伐卑梁人梁大夫怒發兵攻鍾離楚王聞之大怒吳亦發兵使公子光攻楚遂滅鍾離見史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効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田廬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因往夜竊播梁瓜皆焦死梁亭欲往報播瓜宋就不可令人竊為楚亭夜灌其瓜日以美楚亭察之則梁亭之為也楚令大悅以聞楚王乃謝以

幣而請交於梁王見前夫爭桑灌瓜為惡與德事端甚微而一以成兩國之開一以交二主之歡害利相去天淵如此易謂君子作事謀始有以夫

○晉驪姬諸太子申止於獻公獻公將殺之申生奔新城自伏劍死夫毋愛者子也獻公溺驪姬之愛矣姬之讒豈生其罪有以來之生不以罪去其子不得立也公告里克曰寡人有子未知誰子當立是時也申生已為太子乃曰未知誰立豈不為美齊而云爾乎克退以告生亦喻其意矣使即是時見幾審兆虛儲副之地聽所植焉姬之讒喙當不耗而止新城之事何有哉惜哉申生不得為周泰伯其所以自處者蓋有所未慮也

○痛哉申生可謂為人之所難為其所特未善耳父子之恩本出天性以父殺子是為不慈為人子者豈可以陷父於不慈然至於自赤其刃以傾遺體亦不得謂之善處矣晉獻公溺於後妻之讒欲致殘其嫡子是人倫之變也善處人倫之變宜法諸舜而已舜父瞽叟聽後妻言愛少子象嘗欲殺舜豈不亦猶獻公之所為乎然舜不失子道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是以卒也致瞽叟之底豫而有以全其天性彼獻公初意不過欲得太子位以立奚齊耳其告里克曰寡人有子未知誰子當立是時申生已為太子乃曰未知誰立豈非為美齊而云爾乎克退以告申生申生當時亦喻其意使即殺

病請命靈僻副之地而聽所植焉則上順於親下友於弟而身享讓國之譽姬之讒喙當不耗而止申生何至有新城之事哉且申生之忍於伏劍蓋不欲彰父之過而不知此正為彰父不慈之過也欲不彰父不慈之過必若大舜然後可免而曰勇不逃死然則舜所以不灰席上不泥井中者怯乎哉昔者曾子耘瓜而悞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仆地有頃始甦孔子聞之謂門人曰參來弗納也以子輿不舜若也若申生者能若舜乎重耳兩言而兩拒之既不忍君以恨終又不欲君惡聞於列國及乃即頸猶慮君老而勸孤突出而佐之其中心愛父之心惓惓與死俱已其謠為恭在此吾特痛其所處雖恭而猶未臻於善耳後世乃有如漢據之所為者噫彼何人哉

○公羊春秋趙盾晉卿而食魚殮儉也戰國策孟嘗君上客食肉中客食魚孟子自言所欲不可得兼當舍魚而取熊掌王安石謂魚羹飯何處無之古人不以魚為首味也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年趙咨令東海雙枯魚歌之二年不盡人衣食每如是寧復有寒飢之患貪祿之耻乎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公而好直王使為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庭曰殺人者臣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

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而死君子聞之曰
貞夫法哉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詩
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韓詩昔人之稱
奢如此孟子謂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之計奢獨不
可行歟追殺入者則其父也何不與之而偕亡也舜不
在執法之任而身又君也奢有不同故歟既已亡矣則
無執法之任而非楚之臣矣奢計出此身可不死而父
亦可以無罪不遠返言於庭而父殺人之惡不聞於人
亦得所以為父隱之道矣乃持區區之信以伏斧鑕而
博司直之譽可哀也哉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誅之直躬
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
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
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
一父而載取名焉南梁言盼父任原鄉令為縣吏所誣
罪當大辟盼年十五乞代父命高祖初廷尉蔡法度取
其疑實盼詞不移初見曰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
之命脫其大械更著小者盼弗聽曰死罪之囚豈可減
乎法度具以聞乃有其父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
純孝盼曰異哉王尹何量盼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
然若盼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不觀
者盼已所有益有以明直躬者之無所逃於死矣

○毋子之恩不可解於心者也夷狄禽獸皆知有母而
鄭莊有城賴之誓與起為衛門之盟莊公幸悔於考叔
而起終絕於曾子悲夫姜維之母不能歸其子溫嶠為
子而不見留於其母賢不肖雖不同其以物累感天性
也

○子絕母非人理也鄭莊實母城賴而為不及黃泉無
相見之誓既而悔之理在人心有不可得亡者故於賴
考叔賜食舍肉之事遂有感焉考叔於此直就倫理諭
之違逆誓而歸順德其誰曰不然而必為泉隧以文其
悖吾無取焉耳矣

○春秋外傳周恭王遊於涇上壽康公從三女奔之其
母曰必致之王眾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康公不獻
一年王滅密內傳晉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
甚美必有甚惡无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必有禍叔向
懼不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後晉殺祁盈及楊食我
遂滅羊舌氏甚矣叔向之母之言之似康公之母也后
豐之德不能消有仍氏之禍孰有以德自命而堪女色
者乎孰有近文色而謂有德者乎老子曰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可欲之物豈不甚可畏哉
○魯桓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馬公謫之夫人潛
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公曰云云
怒與之飲酒於其出馬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齊侯

幹而後之同執謂莊公也然則魯國之祀其移于姜氏矣不然也魯聖人之後也以周公之功之德天決不絕之於非類而齊侯之子云然者傳不云夫人譖公乎即有之桓之悲辭耳桓三年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春秋十二公無書其子生者公羊以為病桓之辭其病桓後來同非吾子之辭故也同生在其母至之四年而曰齊侯之子可乎書子同生而日以謹之望當時或有嫌焉而欲著其生乎其以釋傳聞者之疑故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既射而殺之微舒執謂謂夏姬之子也此魯宣公十年事杜預云靈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微舒已為卿年大無嫌是公子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耳春惟桓之志辭類此魯也夫婦以志陳也君臣以戲齊何有乎兄弟夏何有乎父子人道之潰也一至此哉人道絕矣何有乎朋友晉祁勝與鄒臧通室祁盈執之勝與臧之死也其禍至臧祁氏羊舌氏羊舌氏之子叔向所娶夏姬之女所生之子也

○石碯諫衛莊公曰愛子教之以義方碯非不知於子乎教者然其子厚從州吁遊而不之禁冀日州吁以逆誅遂併其子殺之使碯素有義方之教弗納於邪其子豈至是乎嗚呼碯非能愛其子者後世以大義滅親許

碯為純臣碯不得為慈父矣

○韓非子管仲束縛自魯之齊路飢而泣過綺邑乞食封人跪飧之因竊謂仲曰若用齊將何報我仲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勢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司馬史記韓信始為布衣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嘗釣於城下諸毋漂有一毋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毋曰吾必有以重報毋毋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後為楚王召所從食漂毋賜千金夫施人者不求報當如漂毋不當如封人受人施者不忘報當如韓信不當如管仲仲父之言正矣我何以報子心無乃失之忍乎淮陰之言陋矣吾必有以重報毋情因有所不容已也

○齊桓公會飲群臣鮑叔牙奉觴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故歲規於晏樂之間勉強盛如艱難之際叔牙一言而君臣兩成焉其後仲謂桓公亦曰願公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此齊之所以霸也漢馮異舉以告光武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無忘中車之恩唐魏徵舉以告太宗曰願陛下不忘布衣微不忘叔牙之為人君臣之間當如是矣

○管仲寢疾桓公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鮑叔牙之為人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然不

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漢書劉向為丞相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假令夷齊執政其不免亦容惡乎善惡離也水火不相容誰能兼之嗚呼惡直醜正實蓄有徒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昔人之言有明驗矣君子何以處此恩欲已出怨使誰歸君子之善善長而惡惡短也其無意乎桓公出遊見亡國郭氏之墟而問於野人野人曰郭氏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美行也其為墟何也野人曰郭氏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子路問孔子治國之道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子曰范仲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也雖欲無亡得乎諸葛孔明之治蜀能度外用人而繩人之法未嘗不嚴李嚴廖立死而不怨非諸葛之開誠布公見於平昔之舉措其何以服其心哉

○老泉著管仲論曰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而其言不過曰堅刁易牙開方不可近而已以為罪吾觀仲書暨列子呂氏春秋先秦諸書載仲臨死之言所以薦隲明者不一而足然則仲曷嘗不舉賢以自代哉老泉稱仲書論鮑叔賓胥無之

短而不及隲朋之長何也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仲有以知桓公之不能用其言矣

○管仲論三豎非人情不可近而桓公卒近之三豎卒以亂齊樂羊為魏將伐中山中山人殺其子而遺之羹樂羊食之中山遂降魏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疑之誠是也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見暮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新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其令免之誠是也

○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其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也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鄭人非不用其臣之謀也而關其思以戮非以其謀之忠戮也以售詐也其子非不愛也而胡以滅其所以為親愛者非也以市利也嗚呼春秋之時而有是以鄭武公之賢而有是也後世何歎焉

○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麋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魏文帝納甄氏生子獻而甄氏被誅帝與獻獵見子母鹿帝親射殺其母命獻射其子獻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帝為惻然乃立獻為太子孟子不云乎不忍之心人皆

有之所患不能推耳人之心皆有此仁也故惟仁能易
感人仁莫切於親親也故惟親最易見仁秦西巴不忍
於覓之母雖迂李孫之意而卒召以傳其子曹叡不忍
於鹿之子遂能回文帝之情而得立為太子然則四人
者孰無不忍人之心哉能推是心則仁不可勝用矣他
日馭為帝郭夫人有寵而毛后以愛弛賜死其為忍乃
有甚於其父之所為者夫婦之愛而弗終如是是心何
在欲推之於政及人與物其可得邪

○孟孫獵得麋秦西巴放之還孟孫屬以持歸之言而
孟孫卒召以傳其子曰君不忍麋之子能忍吾子乎唐
楊憑為李夷簡所劾貶臨賀監人無往視者徐晦獨送

憑藍田不顧夷簡之怒而夷簡復表用之曰君不負楊
賀監皆負國乎宋趙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
求監安仁瞻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即丐祠
從清之歸其後負德秀書之國史曰蕃於師友之際蓋
如此肯負國乎嗚呼人之立心固自不可不近厚哉而
識者於此有以得其人矣

○齊景公睹彗星使常伯騫櫬之晏子曰彗又將出彗
星之出庸何懼乎此非善曉君之言彗星之出而能懼
乎可無出矣不懼彗星其灾何煩晏子宜曰彗星不可
以人獲君蓋情德自獲之君不脩德彗又將出
○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

之沒金飲羽下視其石也因復射石矢摧無跡渠子見
其誠心金石為之開而况人乎王充論衡作養由基見
寢石以為虎射之飲羽精誠所感不過入一寸耳今勇
夫卒見寢石以手推之能令石有跡乎充之所辯陋哉
漢書李廣守北平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沒
鏃視之石也明日復射之石不能入矣葛洪西京雜記
洪以問揚雄雄曰至誠故金石為之開洪曰昔陳竊入
山采薪見墓前石馬謂鹿也斧缺柯折石馬不傷傷者
亦不成何金石所感備乎雄無以應之此事正不當舉
其似者為經春按後周書李遠嘗校獵莎緬見石叢薄
中以為伏虎射而中之鏃入寸餘就視乃石也太祖開

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
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

○屠岸賈事史記趙世家在景公三年乃春秋魯宣公
十二年也又十五年殺屠岸賈復趙武田邑春秋成公
八年也是年春秋書晉殺其大夫趙盾趙盾左傳并記
立武復田邑事註云終就之耳非此年也史記世家同
左傳而趙世家不知何以又相持鑿如此同括之死春
秋書晉殺之不曰屠岸賈者不罪賈之擅殺也君父之
賊未討世仇之可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焉賈之殺
之所以為晉則雖曰晉殺之可也嗚呼趙盾之罪於太
史秉筆之日有定獄矣晉歸不討牙太史以為弑首晉

謂若諸大夫之不討首其無非乎。曾獲若死。嘯下。晉於是乎失刑。英貴一入。綿力弗及。執仇其敵。而報於其弟。若子。晉於是乎失刑。英貴一入。綿力弗及。執仇其敵。而報於其弟。罪也。以譏晉也。吾於賈乎何有。

○程嬰既立趙氏後。欲自終。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帝泣固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今不報為不成。遂自殺也。或曰。過哉。嬰之自殺。為死者有知也。死者無知也。而我何報乎。或曰。嬰之謂下報者。欲以死自見其義耳。欲以死見下官之難。非其不能故耳。春謂趙武之事。嬰杵共之。今日事成。嬰不忍獨生。而食武報。故耳。知

否非所計也。嗟夫。死生亦大矣。古人不肯欠人一元。如此其心不苟安。一日之生如此。

○晉及齊戰于鞏。齊師敗績。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子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為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晉及鄭戰于鐵。鄭師敗績。趙簡子曰。吾伏殺。嘔血鼓青不衰。今日我上也。衛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鄭良曰。我兩

刺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晉及齊及鄭之戰。諸子處功名間。一則曰。何力。一則莫不致其讓焉。一則曰。我上也。則莫不致其讓焉。其儕輩同然。一辭其得其失。不亦自可見其端乎。書曰。爾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爾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嗚呼。烈士殉名。死者死。權忠詐之在人。雖臨死而不能自己也。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遽伯玉退。彌子瑕是吾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尸牖下。於我畢矣。於是靈公弔而問之。其子以告。公曰。寡人之過也。殯之。客位。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此以尸行其忠者也。吳起相楚。楚之貴戚盡欲害起。及悼

王死。宗室大臣攻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盡誅射起而并中王尸者。蘇秦在齊。齊大夫多與爭寵。而使人刺之不殊。而走。齊王求賊。不得。蘇秦特死。謂齊王曰。臣死後。王車裂臣。殉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齊王如其言。殺蘇秦者果自出。王因而誅之。此以尸行其詐者也。嗚呼。可畏哉。

餘冬序錄卷六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鮑焦衣敝膚見望審採蔬遇子貢於塗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乎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食其土非其世而採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之有哉鮑焦遂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嗚呼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媿而輕死如此夫伯夷叔齊耻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遂餓而死夷齊之微非周土之毛乎世蓋有以子貢之言議夷齊者孔子不云乎親過斯知仁矣鮑焦事見詩外傳如此又風俗通云鮑焦耕田而食粟井而

飲非妻所給不衣綈於山中食粟或問之此棄子所種也遂斃也此後人所傳亦一事也方孝孺作伯夷論曰天下歸周天之命也素身自遠斯可已矣何乃耻食其粟獨食其薇也庸非周土之毛乎春按齊書本報齊思祖書曰不食周薇古猶發議在天安得息談是知為是論者前有人矣晉康元帝弟齊日五有絕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德更運天秋靡常既湯且夏后之主必有受命之王若周武王有失則於成路而子孫之首陽山而子孫之使微難棄而子孫之食之之心亦甚矣嗟乎以孔子之所謂賢人孟子之所謂聖之清者而猶不免後世之指摘可畏哉彼鮑焦所謂效夷齊者非邪斯過乎中者也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古史齊書本報齊思祖書曰不食周薇古猶發議在天安得息談是知為是論者前有人矣

○君子脩身之道在乎隨事加省言與物亦有無因而至吾前者無因而至君子必自反也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齊傷槐女來造晏子之門晏子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為見奔殆有悅內之志哉柳下惠之所以自反如此楊伯起故人之金得至其門其能無內自訟耶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詔左右曰醫之婦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

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醪醴之所及也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太史公曰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早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桓侯豈非君子所謂諱疾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者乎蘇軾告其君曰言之杳無事之世易以有所改為而常患我不信言之於杳無事之世易以有所常患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

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嗚呼此桓侯扁鵲之事也軾他日又曰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今天病者況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嗚呼此桓侯之事也三代而下中材之主能決不為桓侯者少矣此蘇軾之所以為憂而

以告其君者也

○齊臣梁丘據之諫景公也於內戚晏嬰之諫也於外

朝而景公親據然據恢而嬰忠也趙廠之諫簡子

也簡子謂其必於無人之所尹鐸之諫也質於衆中必

使其媿以為厭也愛我鐸也不我愛而不知厭回而鐸直

也宋朝宰相奏事留身君子猶在可疑況小人乎

○晏子春秋齊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暴病死景公怒

欲殺養馬者晏子曰請數其罪然後殺之於是數之曰

爾有罪三公使汝養馬汝殺之當死罪一又殺公所愛

馬當死罪二使公以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怨吾君

諸侯聞之輕吾國汝一殺公馬使公怨積於百姓兵弱

於鄰國當死罪三公謂然曰赦之劉向說苑景公好弋

使燭鄒主鳥亡之公怒欲殺之晏子曰請數之以其罪

乃殺之於是召燭鄒於上前曰汝為君主鳥而亡之一罪也使吾君以為鳥之故而殺人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輕士三罪也公止勿殺而謝之此特是一事傳者異詞耳東方朔別傳武帝時人有殺工林鹿者帝怒下有司殺之朔曰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故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輕人二當死匈奴即有急惟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釋殺鹿者罪東方朔之言晏子之智也此視力諫而強諍者何如哉史記滑稽傳楚莊王所愛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葬大夫禮葬之下令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入哭曰馬者王所愛也楚國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

請以人君禮葬之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

王於是以為馬屬大官無令天下久聞也秦始皇嘗議欲

大苑囿優旃曰善多縱禽獸其中羣從東方來麋鹿觸

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漢武帝以時乳母東武侯母者

帝壯謂之大乳母其家犯法當徙母入辭既去疾步數

還顧郭舍人罵之曰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尚須

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郭詔無徙乳母

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亦可解紛者嗟夫三優之言則

善矣嬰朔二子吾不能無議君子引為當道所以陳善

閉邪者不如是也二子之言其不近優矣乎

事有連可

○晉敗齊師齊侯入壁司徒之妻問君免乎曰免矣鉏
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
侯以為有禮而封之雖然壁司徒其所天也臣之於君
子之於父妻之於夫皆天之所在禮有序及義無偏視
壁司徒之妻問其君父之餘獨不當問其夫乎雍糾之
妻問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
嗚呼此所以為烈之遺也

○國語載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好內女死
之吾子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從禮而靜是
昭吾子也其言如此戰國策則云公甫文伯病死婦人
為之自殺者二八其母不哭也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
是人不能令死而婦人死者十六人是其於長者薄而
婦人厚也豈文伯母戒其妾後而後有死者故有是言
也耶父伯母能以令德明其子者吾知其無是言也檀
弓篇穆伯之喪敬姜盡哭文伯之喪盡夜哭又曰文伯
之喪敬姜據其床而不哭何哉考韓詩亦云爾承妄而
誤也

○楚費無忌讓殺伍奢白州犁而吳侵境不絕於冠群
臣皆怨於是子常用司馬成言與昭王共殺無忌滅其
族國人乃謗止後吳再伐楚入郢昭王奔鄭而卒返國
楚得不亡人知吳入郢者信讓之報而余以為昭王之
得不亡者又誅佞人之力也吳王夫差聽用宰嚭殺伍

子胥王孫賈聞之不朝止召問駱恢然悔殺子胥而欲
殺恢於是賈復止之夫差之近邪遠忠驚虞不明久矣
至是因駱一言恢然有悔而駱以殺誣為二子胥何其
悖也謂亡國有證殺誣無益可也神人之忿獨不當以
必謝乎考左傳子胥之死與吳越春秋夫差悔殺子胥
而欲殺誣皆在魯哀公十二年而吳之十三年也明年
始有黃池之會使誣先已誅死太子夫差之謀可入其事
常止越不得乘虛而為熊夷之師矣吳亡在哀二十二
年駱而果有為者與王誣誣而反前之為駱鄭邨民十
年之間雖遭越患豈遽至不能國哉楚得不亡而吳亡
楚能誅無忌而吳不誅誣之分也駱吳之宗室臣也處
忠邪間蓋獨知之而贊助懷斥之功不出於見何哉伐
齊之役前勝未期內敗已告而駱猶勸王前進執諸侯
之柄以求其志行事如此則亦誣之類耳肉袒膝行請
成于越不得涕泣而去善謀人國者豈至是乎視司馬
成子常輩死有餘辱矣

○左傳楚平王為太子建聘於秦費無忌與逆王聽無
極言遂自取之然極自知闖罪於太子建矣無極之讓
蓋自茲始然則太子建伍奢父子之死亡蘇氏其禍
基也平王卒令尹子常以太子士賜其母非嫡也子建
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欲立子西子西不從乃立昭王
明年殺費無極未十年而有柏舉之役吳入郢壞宗廟

從陳轅越平王之墓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
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其君之
母者此其禍也列女傳楚平王作亂者昭王
之母也吳人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
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
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
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
親授受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施抑異巾櫛所以絕之
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
官割男女之失亂亡與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詭
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
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如死而榮於
是吳王歟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
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嬴氏蓋非不明夫婦之道者
而見攘於所聘之夫之父人倫亂焉以基無窮之大禍
所以辱其生者甚矣闔閭當日若致問前事何辭以對
嬴氏之言足以懲吳王持刀開門足以自潔而不能誓
死於入楚之時吾不知其何也

○吳伐楚子胥陰令宣官於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即
得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
期吳拔六與潛破楚入郢秦攻趙應侯使人行反間於
趙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

吳趙王因使括代頗將以擊秦秦大破趙軍於長平降
其卒四十萬人嗟乎常之不如期頗之勝括敵國能知
之為其君與其同國之臣而獨不知何耶二國之敗亡
人皆曰聽言之過也而春以為不知人之罪也

○伍子胥以吳伐楚入郢求昭王不得掘平王墓鞭其
尸父讎報矣獨慶宗國有未盡者昭王之出奔也鄭人
欲殺之隨人欲殺之子胥是時若復饒閭閻力立公子
勝而君其國謝去吳師楚國其不既定矣乎而秦兵何
辭以加我吾之所謂倒行而逆施者其不可善終乎子
胥此舉死生以之父兄之仇既報其身何惜昔者程嬰
事成而自殺晉誠已立勝相之可也以死下報父兄告
成事焉可也而慮不及此卒乃刎頸屬縊之劍等死耳
死非其所惜哉

○伍員將兵伐楚五戰入郢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
百然後已何子曰子胥此舉能報父之讎矣而君之讎
亦不可不報也卒建故楚太子子胥父子皆事之固嘗
以為君矣鄭殺其君則我與鄭亦不當共戴天者也豫
讓之於襄子亦猶子胥之於平王也挾匕首入金側必
欲得其肉而嚙之則報君之讎亦當如報父之讎也而
子胥子期乃不一問何耶使豈其勢之不可耶則伐楚
之師迅奮震蕩威靈乎遐邇當其衝者魂驚膽碎直捷
耶都如風掃敗葉以楚秦魏強敵且其能友如此則區

區瑟緒發之鄭平其勢易於豫讓多矣子胥誠當此
時反旆而西誠其代楚之師而為問鄭之舉吾知鄭之
君臣將延頸待罪耳心而服斧鑕我於君父之讐可脫
腕而兩報之矣何謂勢不可哉或曰此非子胥之所得
卑也所以說令而驅使之者闔廬也子胥雖欲報君之
讐其將遂乎噫子胥亦不欲報君之讐耳如子胥欲報
君之讐而言之闔廬必從之而伐鄭矣何以知之鄭黨
於楚而疎於吳非有婚姻之雅手足之援意闔廬之所
不厚者也闔廬擊楚將子常而鄭匿之此充闔廬所甚
忿憾而不平者也忿憾不平之心既存而又人從而啓
之如蓄火然人則風之則其發也必暴而不回子胥為
闔廬肺腑之任代楚且隨之矣復何懸於鄭哉於楚而
勝之矣又何憂於鄭哉嗚呼此忠臣義士所以不能不
深為子胥惜也吾觀子胥之自勉與其兄之勉之勤忘
專在於報父之讐而已然其亡也不之他國而之宋以
佐太子建而奔鄭達遇害於鄭則又與達之子勝奔吳
迫於昭關而不忍棄並耕於野者五年而不忍離則其
心亦曷嘗一食肯忘君哉而敢不報君之讐也方昭王
之出奔也楚之宗祀無人矣子胥能盡縛羊氏之族而
碎於刃乎能盡挈全荆之版圖而歸吳之囊橐乎殺乃
公者平王也至若建則故楚太子而子胥所視以為君
者也建之以讒去國人蓋嘗悲之矣舍其子勝存焉使

子胥而立勝國人其有不願戴者乎夫如是縱闔廬不
聽吾伐鄭而吾得與勝圖為後日之舉亦未為遽矣此
心昭昭無負君父為申包胥者安能有辭以責我為秦
哀王者又安能以兵加我哉何子胥其不此計也張良
之從沛公蓋欲為韓報讐也子嬰誅而成王立則復辭
漢而歸韓萬世之下稱其有不忘故主之義而功名次
之子胥能若是乎則又可以塞宰嚭之口卻屬鏤之劍
於夫差之世矣豈但申包胥之無辭而秦哀王之不加
兵哉子胥既死勝歸楚欲伐鄭而不克殺令尹子西而
遂大亂率之自刎山林棄骸無掩豈不痛哉噫子胥既
不報君之讐又不立君之子是以既不能保己之身而
又遺禍之既夫差固無賴以見子胥也子胥亦何顏以
見太子建哉
○楚平王殺伍奢奢子員以吳兵入楚遂鞭平王之尸
晉文帝殺王儀儀子衰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
哀同時有括紹者父康亦為文帝所殺紹用山濤之薦
復為晉臣晉史以哀列傳紹列忠義傳桓溫之言
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者其信乎康臨刑謂紹曰山濤
在汝不孤矣紹所以聽濤之舉蓋其父意不然棄父事
讐之罪紹不得以山公之言而自解也噫子胥生楚哀
生晉者也君非罪殺其臣而其子得讐焉以孝治天下
者其無傷人子之心哉

○越王勾踐以種蠶計，吳而霸，蠶謂種曰：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富貴。而種不火後卒，被誅。唐玄宗以王琚等計受內禪，功封國公，養安特異。或說帝曰：王琚麻嗣宗，誦詭縱橫，可與履危，不可與共安。帝遂疎之。史稱越無恩信矣。如琚等之不獲善終，亦豈玄宗無恩之故哉？或曰：種蠶之才不用，其言則厭然不滿斯人，誠不叩其治平，然則君臣之間，每以自反可也。

○下和獻璞而兩遭則所以遭則者璞累之也。然則和何其不能忘情於璞也？和以爲此有玉焉，不識之則已。既識之，則不得不獻之也。何也和以爲此玉於此璞中，

人莫識也，而識之者我也。王幸我識之，而我之則我負此玉，王將無所復望我罪，則重於不識者此所以兩遭則而猶獻也。嗚呼！世之人孰有如和之用心者耶？何但乎藏文仲子西吳嬰之得罪於後世也？世之人素何不如和之用心，吾未見薦賢之得罪也。

○楚子發好求技道之士，而善爲偷者在禮馬公孫龍。公孫龍願與有能者遊，而能呼者與藉焉。辛之善爲偷者，却齊師而能呼者通燕使，然則鷄鳴狗盜田文之所不棄而亦賴其力者，蓋其入其時乎爾也。

○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

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缺。民衆者，政不可以苛，獨不開子產相鄭平，其掄材推賢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畧者不問其所短，有厚德者不非其小疵。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以禮，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遂蕭翰家奴重熙中爲彰德宮使，帝問卿有異聞乎？對曰：臣惟知以粟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爲盡美，不知其他。韓家奴其亦有得於子貢之所言者否也。

○衛端木叔籍其先貲，放意所好，及病無樂石之儲，死也無瘞埋之資。禽滑釐笑其狂，而段干生以爲德過其祖，賜漢楊王孫家故富饒，厚自奉養，及病且死，令其子

裸葬，以反吾夏初侯諫之弗聽，而班史氏以爲賢於秦始皇陶明淵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滿其寶。其二人之類與東坡曰：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端木叔楊王孫豈知道者，吾欲矯世而已矣。王孫西京雜記名貴。

○琴張欲吊宗魯，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女何吊焉？南軒曰：琴張只見宗魯死便以爲難事，不知其不義也。子路爲孔惺死，始初不知所擇，雖謂之不得其死可也。

○朱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產，三年伎成而無所用其巧也。班伯樂教其憎者相下里馬，教其愛者

相驚馬以千里馬也一有其利少驚馬多其利多也然則為學者其可恃絕藝乎教人者其專在上品乎亦曰期於適用而已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
不力門者出之蘇東坡謂事固有創行而逆施者以僕
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也晉元
帝為瑯琊王至河津為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鞭帝馬
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宋王厥
討王恭敗走少子華隨沙門曇求逃匿使提衣僕從後
津邏疑馬水罵華曰奴子急行不及我以杖撻之數十
由是得免索頭起兵襄陽不成而死子昂藏於沙門將
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汝門杖而語之遂免後周宇文
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背曰
龍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追者不疑其為貴人
與之馬俱還是皆類於楚公子之僕者也事有倒行而
逆施而可以脫人之難者也夫苟可以脫難雖倒行逆
施之事未必非良計也

餘冬序錄卷之八

內篇第八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管仲引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
也韓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馬叔游曰鄭書有之惡
且醜正實蕃有徒嗟夫徒之蕃而以相求而相恤於正
直也何有蜂蟻有毒皆能害人况惡黨乎可畏哉
○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於范中行氏而
著節於智伯其用之者使之然也

○宋襄公一命而霍二君又用諸濮之鬼滅天道矣
泓之戰乃欲不重傷不禽二毛不以阻隘不誠不成列

真盜跖之仁義也

○衛靈公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五楸之數初得

石楸洗而視之有銘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
公之為靈久矣見莊漢賸公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都門

外駟馬不行踏地悲鳴即挫馬蹄下得石楸其銘曰佳
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子嗟滕公居此室乃葬斯地謂

之馬冢也葬有銘從古而然古人鑄造器物皆有款
識石楸之銘蓋款識之類爾據銘所言豈識歸之書從

右已有此術邪

○東坡謂范蠡去越不能復有所為而黃東發以為蠡
功成身退徒齊徒楚後皆顯名於天下杜繼卓卓出春

秋戰國之上何使不以致產自見而退逸山林豈不誠
有道之士耶雖然春秋戰國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終者
幾一人耳張孟談既為趙襄子滅智伯而去之耕於負
親之丘可與蠡五湖同風

○豫讓之事史記以次專諸而傳之刺客致堂胡氏謂
馬遷淺之乎知讓矣讓之報讐無所為而為非特可為
委質事人之法雖大學之道亦不過是春以為不然春
火時有論其畧曰士之為士其自立必有非人之所能
變者讓視范中行氏智伯之所遇而為之報未見其能
自立也我誠國士也彼不義知若何苟為事之既事之
其可苟焉去其所事我當復國士之遇而不能先事已

其亂救其亡其何以當其所遇瑤之不仁輔果能知之韓
魏之必反締疵能知之而讓顧弗能知何以稱國士韓
之喜志憂色讓其知之而言之矣讓言而智伯弗聽智
伯之遇讓非知讓也而讓弗以死諫又弗去何也讓惡
夫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君者讓之事其君也君遇以衆
人即報以衆人君遇以國士始報以國士非二心耶君
子於其所不安不能一朝居也讓之去范中行氏而事
智伯豈君子之所能安者耶人命不可知方來之事會
在天不在已使讓而死於范中行氏已滅之際智伯未
亡之前狗彘之行吾不能為讓以刻而瞋目也而論者以
讓之事足為委質事人之法今有人焉食人之食而不

死其事問之則曰彼衆人遇我我不得為國士之報也
而可乎今之論讓者曰人惟無所為而為者其善必誠
其忠必盡而讓非其人也讓不能知韓魏之必反無責
於讓知而不言非所以望讓言而智伯弗聽則智伯之
遇讓也不過利祿之優異於范中行氏之所遇耳讓之
為之報讐之深也其義誠是其心亦特不忘其利祿之
優異而有激於義耳讓之言曰吾所為將以愧天下後
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茲豈非為名譽而為
善之人哉刺客傳讓吾無用議子長之失矣

○柱厲叔死苦教公之難曰吾將以醜後世之人主不
知其臣者也豫讓報智伯之仇曰吾將以醜天下之為

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舍生取義二臣之節可尚
已而必曰將以醜將以醜非賢者之言也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
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
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
不渾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飲其醢
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放為昔者紂為長夜之飲七日
七夜夫亡國數不知甲乙問於左左莫知問其子其
子謂其私入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天下危矣一
國不知而我知之我其危矣亦亂以醉箕子非夫漁父

所謂聖人者歟茲箕子所謂祥狂者歟袁聚妙德先生傳云先生嘗謂人曰昔有一國國中有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主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亦欲試飲此水矣先生蓋有懲於三閭大夫而從漁父之教者歟

○周赧王三十六年秦趙會于洹池趙王歸以蘭相如為上卿位三廉頗右頗曰我為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以爲耻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顧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漢光武建武二年賈復南擊召陵新息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戮之於市復以為耻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死矣恂知其謀不與相見恂子谷崇請帝制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

皆魚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胡氏曰議者或以賈寇之事擬諸廉蘭之釁先起於頗衆爭端也相如降心頗即引罪此所以為賢也賈復不戢即將殺人他境寇恂戮之天下之惡一也使復明辜必且謝過乃更蓄憤欲手刃之逮至帝前怒猶未解殊無責已訓教不嚴之意待以禮而避其鋒恂則得矣復豈可與廉將軍耻乎帝當先以曲直曉之使復慚謝然後開宣慰勉聽其自釋則尤善矣黎平知府張愷嘗列此語而贊之曰蘭之釁起於頗頗非有以取之也頗之聞義而服蘭實感之賈寇之事復非廉將軍咄恂其得與相如比乎當復却將殺人於境之時史氏謂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此固壞亂之後興復之初勢有所不能遽革者復固不得辭其下戢之罪矣復之所部光武之臣也恂既捕繫獄不以言帝又不以勸戒於復而輒戮於市不嫌於專殺乎犯而不校非大賢君子不能恂也興復並校者乎使當入境之時不知其手刃之謀其勒兵之追不在其吏士皆醉之際復則罪大矣恂其無自取之累乎恂持善於補過而為國之言無愧於相如耳復以帝

為分之故並坐極歡亦非甚得罪於顯者矣故為之評
曰相如之自屈知有國而不知有己上也善學相如者
恂也類之自反過弗憚改復非所象帝為分之而後釋
焉所謂微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者其於者乎效廉
蘭而不得猶可為賈越下此則雖令其為賢矣時貴州
守臣有失和者愷為是言而責備於恂以附春秋之義
守臣有感之者春故取之

○蘭相如爭趙壁事集善秦趙兩國事吳之謂古
有以皮幣珠玉而不憚免者一變手則何益是時
宋輸女直金帛多矣不知又納益也此論豈其未
見靖康之後事耶

○燕昭王封樂毅為昌國君惠王不於於毅奔趙趙
思文王欲與樂毅謀伐燕趙曰臣昔事昭王猶今之
事大王也燕後得罪燕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如隸況
子孫乎趙王乃止劉備嘗舉袁氏為才袁為呂布所
留布欲懷漁佈為害甚備三證之不許布怒以兵脅
漁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漁曰汝他日之事劉將軍猶
今日之事將軍也知一曰去此復為將軍乎布慙而
止此與水乾為鱗之墨已歸入室之我者厚薄為何如
也

○白圭為生樂毅時變人也我取人取我與而卒以致
高家樂毅學不應辭命樂毅人之所敬也人之所棄

而卒以成德

○戰國魏王遣楚王美人楚王悅之夫人鄭眾知王之
愛新人也其愛新人衣服玩好宮室器具擇其所喜而
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
其情也今鄭眾知寡人之悅新人而愛之甚於寡人
鄭眾知王以己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
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而掩鼻土
以問鄭眾眾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
無使逆命漢司隸馮方女避亂揚州袁術見而悅之遂
納焉是愛幸諸婦思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也有氣
節當時時涕泣憂愁以長見欽重馮氏從之後諸婦共

絞殺馮氏繫之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也遂不問婦
性陰險如此小人陰類也其妬賢害正之心根自天性
隱奸伏計弄讒機毀固有深於女婦之智之所為者誰
能早察而預覺之邪宛之死非不知也吁可畏哉可畏
哉

○西門豹為鄴令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
娶婦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其錢得數百萬用
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其
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娶之多持女遠遁城
中益空又困貧所從來久矣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
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辛來告吾亦往送女至其時

豹之河上三老官屬長者里父老皆會豹呼河伯婦
米視之顧三老正視婦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至婦入
報河伯更得求婦女後日送之即使更卒共抱大至婦
投河中自頃曰爾父也第學趣之復以弟子一入投河
中有頃復使一人趣之兄投三弟子約曰至婦弟子是
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白之復投三老河中約向
河立良久復使使還與長入趣之皆叩頭且破額
血流地頃更約曰速擲起無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
夫歸失鄰吏民大恐是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約此
事古今其孰有能行之者乎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
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車九至以告曰夫子疾莫
養於下請以殉葬充曰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後疾當養
者孰若妻與事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
者為之也於是弗采用約亦意即革為之意痛殺者之
無辜而設是以故之約以殺止編其法厲甚仁人君
子獨無善化之術可代此者乎而至誦殺數人殆於不
教之虐矣子亢之言要之極足以致夫愛死者耳匹夫
愚婦之行固有慷慨一時而殺身以相從於不義者子
亢之言豈不有以發之論事不折諸理之有益與否而
行以懼人春竊疑非君子之所尚也
○捕公孫鞅入秦為左庶長定變秦之令今既具未布
恐民不信乃立三大木於國都市南門聚民能徙置北

門者予千金民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
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先是吳起任魏治西河欲輸
其信於民夜日置表南門之外令曰明日有人慎南門
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晏民猶相謂此必不信有一
人誠徙債表謂起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天夫夜日又復
徙表令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如植不得所賞自是民
信徙表罰款之徙不起之慎表意也語曰下令於流水
之順君子之出令也期於順民上當天心下合人意民
將自趨如不及焉有假物為爵賞先驅人耳目以示
信之理哉信以誠見民先驅為誠誠何有今以信行信
以弗惠則國安而身福而吏與民共利矣
○商鞅在秦孝公時論人不可多學為士人妨農耕戰
至始皇遂有焚書坑儒之事此事蓋不獨出於寧斯也
荀卿論法後王在審其所責其言曰後王者天下之君
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
也其徒李斯相秦事不師古而是古非今者有碑此其
禍水之源乎

○蘇秦困不得志如趙者其鄰子易水上從貸布一疋約價千金隣子不與與失一布為千金之債利極厚矣而隣子不與隣子知千金非秦所有而不知秦能有之於異時也世人狗目見其獨一隣子耶貧賤之上空言弗信於時方未過如蘇秦者不亦可哀也哉衛青少時歸其父使牧牛母之子奴畜之有一鉗徒相青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安得封侯事乎方貧賤時豈惟言不人信誠有識之者已亦不信其言矣石勒始在田中每聞犂鐸之聲歸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徵也母固不期其為祥徵也王敬則母為女巫嘗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笑之之人固不以為信也韓世忠少時為省倉負米之役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為潑韓五有日者言其當作三公世忠以為侮已毆之曰昔則誠識世忠者矣然反以致其毆何哉不見信也已且弗能自信而何以望於人然則世人布衣起家致位通顯而思前日受人恩不可忘也其有怨不可不忘之也

○史記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欲誇楚為璫珎簪刀劍室悉以珠飾之春申君三千餘人上客皆璫珎履趙使大慙使者之見如此

○戰國策秦圍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

更子李同說平原君今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李同與三千人赴秦軍為之却三千里所謂李同者非平原君平日所養之客也然則其所失者不獨一毛遂也

○秦虎狼之國燕太子丹所使荆軻乃欲為曹沫劫齊桓之事不可則因而刺殺之豈不謬哉昭王嘗仇齊矣樂毅嘗為燕用矣丹不知效法先王之禮賢而軻非其人也函於期之首為使秦之資是燕仇未報而先為秦報仇也軻之事成不足賢也燕之患國在也軻事不成而累丹以不義乃墜燕之社稷耶馬遷傳刺客五人軻其至拙者或曰子房用狙擊事不成與軻何異子房報君仇之大義則震動乎天下矣其不成天也以秦之法令人索十日而力士與良竟不能得良之智深矣博浪沙中祖龍無完魄矣他日佐漢滅秦惟握籌策皆沙中一擊之餘事耳軻也何敢望良

○戰國策楚人有兩妻者人挑其長者長者害之挑其少者少者之和之居無何有兩妻者死客謂挑者汝娶長者乎少者乎曰娶長者既為我妻則願其害人也嗚呼此人情也在已與在人異觀而不正之人終必人之所棄也史記劇通見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出門者此固人情也通曰求臣亦猶是也美哉言乎是宜

丁公被戮於項亡之後。為氏獲顯于隋滅之餘。

○漢高初入關欲擊秦。項下軍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令酈食其持重寶。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此貪者餌之利而誘之術也。陳孫反代高帝問孫將皆故賈人也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以金啗孫將多降者此非即子房所教者乎後漢度南擊桂陽賊至南多獲珍寶而賊黨衆猶盛尚欲擊之士卒驕貴莫有鬪志乃詐而焚其營積下令勵衆徑趨賊此遂大破平之晉劉琨之等討妖賊孫恩恩敗走欲入海恐官軍之躡因緣道多棄寶物子女繁麗盈目牢之等隨處收歛恩得復逃入海是知觸虞之犬不

當復顧免也

○或問籍城董公遮說漢王三軍素服之言大義皎然而張子房曾念不到此何也始漢王入秦宮欲居之樊噲諫不聽子房曰秦無道沛公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奈何安其樂乎子房之見蓋猶是矣。○籍生說項羽都關中不免見殺而婁敬以觀漢高得封進言之難如此

餘冬序錄卷八

餘冬序錄終相卷之九

內篇第九

柳諫果何善春撰述

凡用兵制勝在已成功在天雖陰侯後戰傳殄沉沙決水之事古今戰陣中之奇勦也然天實為之以相其謀耳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輔以張耳棄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願假臣奇兵撥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成安君不用信引兵下井陘遂破趙軍謂廣武君曰成安君聽足下計信亦已為禽矣吾聞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成安君誠用廣武君計信豈肯復下井陘乎雖水之役或說龍且曰漢兵遠聞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今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此萬全計左車之所為成安謀者而龍且不用信得一戰定齊地此吾所謂天也成安君謂信兵不過數千今避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龍且謂信易與耳今故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二人者不誠於敵如此不計目前之事而為事外之計欲不亡得乎信為漢將所向無前與龍且遇時功業已半天下而猶且笑其易與是何足與知彼已乎而為項羽將有名者龍且輩而已

羽可謂不善將者矣

○或問陳平盜嫂事魏無知不為之辯平亦不自明有諸否乎按平傳平兄伯常耕田縱平遊學嫂疾平不親家事或問平何食而肥對曰食糠粃耳有叔如此不如無伯聞而逐其妻足知平無此事也

○漢高之困於平城用陳平計使單于闕氏圍以得開史稱平計奇秘世莫聞而應邵著其事甚悉此因桓譚之言為之耳譚曰陳平之使闕氏必言漢有美女今因急欲以進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而闕氏日踈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妬性必憎惡而請去之此說得行則欲使神怪故匿不泄也

譚之臆度如此戰國張儀誑楚地不與楚囚儀將殺之所善靳尚謂楚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謳歌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鄭袖言于懷王敕張儀此譚即之言之所由出而有以知平之所計者也

○漢高欲殺雍齒以子房一言而遽停之幸市鍾離昧皆項氏亡將漢怨昧不如怨布之深也布宛轉至魯朱家朱家能因滕公以言上而赦布昧投韓信昧素與信善者乃捕昧以自媚漢何哉朱家之言豈信之智所不及信之力顧不勝公羊若耶高帝能慨然許齒與布而

信不能生得昧於高帝耶昧罵信非長者且曰吾今死公亦隨手亡矣信卒為蕭相國所給而死於女子之手是固有天道哉

○陳稀為鉅鹿守過辭韓信信辟左右與步於庭之所言者舍人第上變之言也稀相代監邊擅兵數歲高帝用周昌言案稀客不法事稀恐始反前此信所與謀誰當聽聞其間乃爾甚悉又何以能久不泄如此信知稀乃帝信幸臣也而敢以逆謀言稀安能保稀及諸耳目之不發我以為利司馬通鑑直錄為舍人第上變之言謂是固不足信也信嘗羞絳灌等列眼中寧復有稀而謂信為稀從中起信乃背臣事稀以圖不可成之大事

耶又謂信使人之稀所而與家臣謀詐殺發兵部署已定待稀報信之才乃當受人指揮者耶信誠有逆謀決不使人之稀所決不待稀報以取敗謂信待稀報未發而敗者兒婦口見誣事也或曰信反狀有無不可知彼蕭相國而為呂后謀又紹信入賀聽后縛信斬之不為一言以緩更吏以誤高帝之命何也信相國之所薦者是時相國思自脫禍不暇何暇救信噫帝欲除信久矣史稱帝畏惡其能此其肯之素惡於左右其討稀也自將而往信留京師豈無防信之密言屬之呂后后一用一時飛語收開國之元勳而果於行誅后與相國謀必及帝之所屬者此相國之所以無事乎奏報也帝已破稀

歸聞信死且喜且哀喜哀之間吾知帝之欲因事除信而有密言也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呂氏實使之然非后自為也后言於帝有不如遂殺之之謀矣而後令其舍人告越豈非亦帝之旨哉嗚呼信之誅亦然

○賈高忍死以明張敖之反而君子惡其首為亂謀謂罪無赦可也酈寄詭謀以給呂祿為賣友而君子取其能安社稷謂義存君親可也

○漢書朱建傳辟陽侯驩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或毀辟陽侯惠帝欲誅之建乃求見孝惠臣閻籍孺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辟陽侯誅太后令怒亦誅君君何不為辟陽侯言帝帝聽

本錄卷九

四

君出辟陽侯太后太驪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矣倍矣於是閻籍孺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郎陽驩梁孝王朝求為漢嗣上書願朝太后議臣愛益等不可王令人刺殺益事敗恐誅陽至長安因客見長君曰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愛益事即窮王恐誅如此則太后切齒側目於貴臣矣長君誠為言之毋竟梁事太后厚德長君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長君曰諾乘間入言之果得不治一事一律陽之所為謀差正於建要之皆戰國之餘習也建之為辟陽侯謀者史載陸賈實使之鄒陽之謀出於齊人王先王陸與王戰國之士也建不終其節卒以喪身

無足道者鄒陽其才而不能不計逼所謂王長君以行其言於上豈非世道固使然哉

○漢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之所共吾世即廢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曹孫陳掌以謝氏親與李唐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目殺之今恨獨此爾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後漢虞翻謂其子恭曰吾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申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宋王彥超擢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為統帥殺人多矣自死得免為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為善事以

本錄卷九

五

自庇及卒諸子果無達者史記平不十餘年其家已富之矣及卒諸子果無達者史記平不十餘年其家已富之矣士及學亦止州縣官史記平不十餘年其家已富之矣商近乎仁人之用心矣若漢陳平草之所言者此之彥超其用心得無亦有類焉者乎而彥超同時若曹彬其人乃真為仁人矣為將亦在人自處何如爾

○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平曰有主者上曰然則君主何事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焉帝稱善丙吉嘗出逢解圍死傷不問逢牛喘問牛行幾里或識吉失問吉曰民聞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細

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三公
主調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吉之自解之言與陳平
之對大抵相類其言近是而事則悖矣朱子謂平所言
得宰相體而程子亦以平為知學春以為平時所謂耳
學者其所言平槩乎未之能盡也吉起獄吏至大位知
以調陰陽為己責當時服其能知大體豈其然乎民間
殺傷與牛喘事有輕重人命之重足以上干陰陽都邑
之亂如此政教不行可知政教不行如此即陰陽不和
可知而占顧區區於牛喘乎問何見事之不審乎吉之
所言又耳之於平者耳吉踵魏相嚴急之餘故得大體
之譽察於細而忽於距吾恐知大體者之不如是惑也

○漢田叔為魯相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叔子仁不
受曰義不傷先人名唐杜暹為禮部尚書既卒尚書省
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父志宋蔡沆從父
元定謫通州元定沒徒失議喪以還遺有遺之金而義不
可受者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曹脩古知興化
軍卒于官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
是累吾先人卒拒不受仁可謂漢之孝廉矣孝友克肖
子也蔡氏父子道學之儒也脩古季女之識乃亦爾邪
其先人德之所化然也歐陽永叔為蔡高墓誌云太康
主簿蔡君山卒其妻程氏一男一女皆幼縣之人哀其
貧以錢二百千為之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

可以此汚吾夫捍而不受乎於是知君山能以惠愛其
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

○漢賈誼自長沙徵見孝文帝方受覽坐宣室上因感
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
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
也武帝時渾邪王降漢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以百餘
人沒黥謂曰陛下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
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孽而傷其枝者也
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成
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時乘輿坐張畫屏風畫紂
醉踞姐已作長使之樂班伯久病新起上指畫而問伯
曰紂為無道一至於此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
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
戒對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武王既滅紂太雅所
以流連也詩書涵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
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謠言

○賈生矯矯文帝朝凡為諸侯侯侯制度風俗禮義刑
罰教太子禮大臣及食貨利害等議事之當否後當成
敗無一弗備者惜乎帝弗能盡用也漢藝文志有五曹
官制五篇或以為誼所條其誼傳中所謂草具儀法悉
更奏之者歟誼欲改正朔服色上黃及施三表五餌係
單于史譏其術踞此獨非可行者歟未晦卷嘗云虜人

分明是遭餌誑之五餌不為則已為則須並用漢主和親宋議金帛效固然也文帝十四年公孫臣言秦得水德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上黃丞相張蒼以為非龍之明年黃龍見成紀帝迎召臣并博士草改歷服色事臣之所議誑之議也誑言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火其力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地盡而止燕梁它國皆然地衆子孫火建國而空置之頃其子孫生君之地制一定下無倍畔心上無誅伐患帝不聽至景帝七國反叛禍莫大焉孝武世主父偃言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易制今諸侯地方千里鐵則難奪易亂急則阻疆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無尺地封疆推恩分地侯之上以德施分其國可不削而弱上於是詔諸侯王欲分子弟邑者各條上藩國始分疆之所議誑之議也以誑為帝議常用而彼竊誑議得行焉吳故誑言之於其事先而彼言之而行於其已驗後時不向也然則誑何憾古人述作夥矣蘇子瞻才雄千古而獨喜誑與陸贄書誑之言固卑然有以當其心者春讀誑傳有感焉故著其事

○賈誼年二十餘至太中大夫公少年短之竟不免謫死楊震年五十始應州郡辟命人咸謂其遲暮而卒登三台位園花間草于此見之學者恨不到關西耳苟有良

田何憂晚歲洛陽間世才也矯矯登朝始通終厄力足以導江河而不極於海造物者其有忌乎吾於人何尤

○史稱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先儒多不謂然以是錯之誅極為濫刑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為冤之大者故也又曰如其言則于公賢於釋之釋之猶能抑番夫之賞辨罰金之罪賢於于公多矣春按釋之傳文帝行出中渭橋一人犯蹕釋之奏當罰金文帝怒其罪輕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上從之張於當時民不冤者特下廷尉者釋之嘗不嫌於景帝景帝立釋之嘗自危歲餘去位晁錯誅在景帝三年釋之蓋去位久矣使在位亦不能理錯也定國立宣帝刻數之朝趙蓋韓楊之死豈其所能救哉即事而數之于公不如釋之者非于之罪其時不如張之時也魏王肅告明帝曰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感謬乎斯重於為己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者也龜山楊氏曰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矣是則開人主妄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

而擅誅乎唐柳渾為相王工為德宗作帶誤毀一鏐工
私市他王足之帝識不類怒其欺詔京兆論死渾曰陛下
下邊殺之則已若委有司詳讞乃可於法當校請論如
律由是下死洪邁隨筆曰張柳之論可謂善矣然張云
上使使誅之則已柳云陛下下邊殺之則已無乃啓人主
徑殺之端乎斯一節未為當也洪之言得龜山之所議
者而春以渾猶未見肅論釋之事也春嘗考之隋書渾
師煬帝時拜大理少卿帝敕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
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據法奏徒帝令
斬之師奏曰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
司義歸恒典脫有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

帝乃止又國老談苑載周世宗時畿縣令因部夫犯賊
受緇數百疋欲置之死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怒
曰法者自古帝王所制本以防奸朕立法禁二賊吏非
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即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勅遂
貸其命是二事又隨筆之所未及論之者也

○漢竇嬰傳景帝弟梁孝王求朝工以竇太后火子有
寵帝與飲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嬰引卮酒進曰天下
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何以得傳梁王大
后憎嬰嬰因病免春於此得嬰之所為賢者汲黯傳淮
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
如發蒙耳淮南反時使嬰與舫尚在淮南未必不憚嬰

而舫向有私詔固可無事乎說而下也漢誅灌夫及嬰
而論夫者又為嬰累嬰之氣節不可沒也舫規利賣國
而病死於事未泄之前竟脫夷族之罪嗚呼孰謂二鬼
能報冤哉

○汲黯公孫弘在漢武之朝豈可一日而同語哉黯嘗
廷詰弘曰齊人多詐無情實始與臣等達此議今皆倍
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
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弘言雖汲黯之直亦不得復
與辯者弘置事而言不敢以所議與黯辯茲弘之所以
為詐所以為不忠也黯之知弘審矣他日又言弘三公
祿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九卿與臣

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三公為布
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釣名如黯言且無黯忠陛下安
得聞此言上以其謙讓益尊之弘始為武帝言入臣病
不節儉茲為布被所以飾節儉之言也而黯及之故遂
自任以詐弗辭而帝益尊之黯兩言弘詐弘一不辯而
一自任一皆有術存焉小人機鋒巧於避就如此黯持
索之何哉嗚呼弘之所以為詐也茲弘之所以為不
忠也黯之知弘審矣弘言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孰有
性倨少禮之人而肯善家曲學阿世者乎弘妄稱黯善
已而匿怨以忠美黯何小人之多術也

○公孫弘嘗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弘為布

被食不重肉故人知其詐而不知其所以飾節儉之言也武帝極意土木窮兵萬里皆在相弘之後安知非弘之所云廣六者有以勸之乎春茲表出之以著弘罪

○漢李廣與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莫府首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薄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司馬溫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

餘冬序錄卷九

餘冬序錄極世卷之十

內篇第十

柳顯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漢武用兵漠北諸將才氣無能雙李廣者然官止郎中令飲恨而死霍去病少年崛起以功致票騎將軍冠軍侯衛大將軍後賞寵遂無去病比者何哉考其為將廣性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為貳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將兵乏絕之虞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食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樂為用去病則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齋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餓者其在塞外卒之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尚穿域蹋鞠兩人志操相去如此史記廣謂麾下之言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軍于兵而大將軍從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其論去病曰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票騎票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由此票騎日以親貴嗚呼人事未有不由於天命者以功名之事而歸之天尚奚論哉史稱廣死時一軍皆哭百姓知與不知皆為垂涕此霍之所無也廣何恨哉廣嘗與故人論所以不侯之故故人云云廣曰吾在北平時嘗誘匈奴千人降而殺之至今為悔故人曰禍莫大於

殺降君之不侯在此夫入亦在平、自脩求所以無悔者而已矣世之人未可以廣故而察為善之心也

○漢武帝教霍去病讀孫子兵法去病曰為將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三國變使稱父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宋岳飛好野戰宗澤謂非萬全計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皆能自立者故東甌王湯和開國名將有語及兵書者即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為聞者服之法果足恃乎趙括徒讀父書而不知合變出奇覆趙全軍房琯效古法用車戰陳虜斜之賤僅以有免宋仁宗問王德用以邊事德用謂咸平景

二序錄卷十

德中賜諸將陣圖入皆死守以至屢敗顧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自立異效帝是其言紹興初王德平秀州賊謀言將用大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陣交賊眾鐵馬法之不足恃也久矣

○霍去病為票騎將軍武帝欲教之孫兵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岳飛以東義郎諫留守宗澤澤謂飛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之言去病之所見也金章宗嘗謂宰臣曰人有以八陣圖來上者其圖果何如朕觀宋白所集武經其載攻守之法亦多難行夾谷清臣曰兵書皆定法難以應變本朝行兵

惟用正奇二軍臨敵制變以正為奇以奇為正無往不克大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且學古兵法如學

奕碁未能自得於心而欲用舊陣勢以接敵其足恃乎趙括徒讀父書而不知合變出奇此其所以覆趙軍也○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諸葛武侯以復漢討賊為任其出師表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之語論者謂武侯不問利害只求義理是其見得真處即聖賢之心也司馬溫公作韓魏公祠堂記載其言曰凡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輒不為哉魏公此言視武侯心可無愧矣

二序錄卷十

范淳甫每誦董仲舒正誼明道語以為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司馬公改新法或勸防後患公曰天若祐宋必無此事南軒張氏曰使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言已自好而公更不論一己利害其平生所養聖賢不過如此嗟乎此雖言語文字之間要之其所以動天地贊鬼神者自有在也○百里奚飯牛而牛見說式牧羊而羊息金日磾見說盜馬而馬壯見漢書趙主以占其才百里奚以飯牛受知秦穆公下式以牧羊金日磾以盜馬受知漢武帝人之才固隨用而見而亦難乎其見而識之者世無秦穆漢武雖秦龍之劉累終不遇也

○漢酷吏傳稱周陽由為郡守武帝時最為酷暴驕恣
汲黯為校司馬安之文惡俱任二千石列傳車未嘗敢
約首獨司馬安吾不知其何如人汲黯傳黯姊子司馬
安文深巧善宦豈其人與本傳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
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見好游
俠任氣節行脩潔當武帝時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
謁蚡常為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張湯為廷尉黯質責
湯於上前又面觸丞相弘等懷詐飾智湯刀筆之吏其
言一不少惜大將軍青既益黃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
黯之為人如此以蚡青之勢弘湯方柄用而黯無所屈
顧獨避讓一酷吏何也黯與由之不合可知者黯與同
事當噓其面去之何均蚡焉之有乎而謂黯未嘗敢焉
誣亦甚矣由為府視都尉如今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
史載由恣橫一至是然使由過黯亦自不敢迺爾黯初
仕孝景時以嚴見憚武帝嘗怒黯然特加禮敬不冠
不見也嚴助稱黯之節責育能奪弘湯疾黯欲誅之
以事竟不可得大將軍聞黯質數請問以朝廷所疑淮
南王謀反以憚黯不發衛人仕者皆嚴憚黯出其下彼
周陽由何為者耶

○漢武帝病愈見未央殿馬瘦怒麻令上官桀欲下吏
桀言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繼之泣下上
以為忠由是親近至受遺詔輔幼主帝他日又因病愈

幸其泉道不治怒石內史義縱遂坐以他事桑市帝怒
縱時不至欲下吏持街之則不如怒祭之甚也而縱以
死祭之泣婦人之淚人之淚耳

○衛青為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
名之所歸豈在富貴乎將軍廣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
辭及死之日天下知其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
於士大夫也亦必文章藻飾為余讀史至兩人傳贊
有感焉為標出之或曰不有人功德而取富貴君子弗
道之矣質而弗文奈何黃山谷有言數十年先生君子
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寡過可討郭林
宗傳觀茅季偉因仲乙安用文章也吾於廣無憾矣

○班史公孫弘傳贊歷敘武帝朝得人之盛而以滑稽
者廁之滑稽在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問何取乎東方朔
當時頗有諫諍故其文章非碌碌可比當時人物卜式
輩二子豈多讓也而孟堅特目之滑稽班史於善善之
義短矣

○漢武時主父偃以上書為郎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
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
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偃後以罪誅晉桓
溫為大司馬嘗云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
溫後以逆終

○漢武帝拜田千秋為相如聞而笑之案神宗相王

安石行青苗助役法交趾至言之露布以誅其非蠢爾
外夷蓋中國所不齒也中國有失乃為彼之所輕如此
君如武帝神宗臣如安石之才而有不免况其下者乎
范祖禹為翰林學士時宣仁太后崩祖禹上言先后以
大公至正為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行祖宗舊政故
社稷危而後安人心離而後合乃至遼主亦戒其臣勿
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
人心可知願守之以靜恭己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群
臣邪正萬事是非明矣而哲宗不能聽其言任伯雨擢
右正言時徽宗幼政伯雨首擊章惇曰惇乘先帝變故
倉卒輒逞異意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若貳不誅
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
食聞中國熟懷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
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遠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
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而章惇
竟得逞其詆鳴呼宋君於是乎有媿於遼主而欲無夷
狄之輕侮難矣哉

○班孟堅作史叙魯朱家者流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
趨人之急甚於已私厚施而薄望既以振人之命不矜
其功可謂賢矣而類之游俠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
造繼復持錢二十萬助給徙民武田為事當時聲名
曾不足與魯朱家及存也亦無奇節終歸入列傳焉

非朱家者流止能擅義鄉邑而義在朝廷者惟式故耶
若夫世之人質廉商行賤賄而貴市廛儉其間稱貸之
際羽垂之輕有鄰容焉錐刀之末有陪弄焉龍斷而私秦
人相視如是者可以為朱家者流也乎可以為式也乎
塵土縞衣且營什一之方江湖苦舟車之勞寧免典販之
計豈夫孰不知義之為重哉務得之心勝之耳損而能
散此人之所以難也

○田千秋以一言取相阮千里以三語辟為掾樊曄以
一箭餌拜都尉孟佗以五斗酒搏刺史即事而數之千
秋其優乎千秋猶能悟主第不當以此遽致相位爾

○漢博士徐偃使行風俗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
事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
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顯之可也湯不能諫其義謂
者給事中終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
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變辭造命
顯已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稱王者無外僭
巡封域之內稱以出顯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藏正二國
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
偃窮詘服罪洪武中御史凌漢言古人謂大夫出疆有
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竊以為在春秋戰國
則可在今天大一統之時則不可苟許其事恐啓大臣擅
權之漸上變其意此豈魯朱家所為乎徐偃之言也

○漢霍光廢賀立宣宰相楊敞而下不敢異議而嚴延年獨劾之呂東萊謂伯夷之後一再見者東晉海西既廢簡文帝登祚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御史中丞王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歎曰此兒乃敢彈我若恬非嚴延年之後一再見者乎而恬之舉又難於延年矣

○漢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婦皆懷妊長婦胎傷弟婦生男長婦遂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丞相黃霸令卒抱兒去兩婦各十步叱令自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婦恐致傷害因而放與而心甚懷愴霸曰此弟也責問乃伏後魏李崇為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

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始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隣證縣不能決崇以二父與兒別禁一庭數旬遣人告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崇知之以兒還泰遂詰奉伯詐狀奉伯歛服陷于仲文遷固安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及兩家俱認州郡亦不能決請於仲文於是令兩家各驅牛群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群中又陰使人微傷其中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呵詰任氏服罪而去誠之不可掩如此

○漢張安世父子封侯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

數安世傳為公侯食邑萬戶然則衣玄錦夫人自紡績室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積蓄微是以能殖其貨史臣欲明安世之賢其富非格克而致之者雖然身都將相馬用殖貨為哉此與拔園葵去織婦者異矣

○漢孝宣殺趙蓋韓楊皆不厭人心後世追論其用刑之刻必並舉而言之東坡作二疏圖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不及趙者豈以廣漢持魏相是非猶有自取之道故邪

○趙廣漢之死魏相為之請延壽之死蕭望之為之請韓延壽為政坐法棄市吏民莫不流涕延壽三

子皆為郎亡延壽臨死屬其子勿為吏以己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延壽死非其罪三子去官不仕是也延壽教子勿為吏以己為戒何也延壽為吏有罪屬其以己為戒可也己誠無罪何戒於死哉范滂坐黨錮死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君子於此有一聽之天而已矣

○漢丙吉傳地節三年決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宣帝親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制詔丞相封吉為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疾不起更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後五歲為丞

相宋陸杲觀舊聞云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昆中之叔用謂先君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雖使冥然死牖下傷極哀榮復有天道哉已而果不死至潛州之竄而死於潭善惡之報如此夫豈似道毋愛再起馬廷鸞寢室退禍福亦可驗矣

○趙鼎撫議班婕妤好祝詛於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辭辯深足感人范滂繫獄吏俾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理與婕妤類後人達此可以廢無益之禱祀矣

○陳咸之父教子以調而咸違之崔烈之子譏其父銅

臭烈亦耻之不德不可以為訓於家如此

○漢哀帝以王嘉封還董賢益戶事無所發怒而追責其薦梁相等事此徒欲加之罪云耳孔光等劾嘉遂國罔上不道請詔嘉詣廷尉詔獄光何為者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相等無罪復蒙大赦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嗚呼此上指也嘉仰天歎曰幸得克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矣問賢不肖生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因遂不食毆血

地鳴呼此何為者嘉之死尤有力焉而嘉猶以不能

進光為負國嘉則賢矣然不可謂知人也史稱上覽嘉對思其言以光為御史大夫專為丞相復故國博山璫又云上乃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迎臣毀短光者帝之用光豈為思之乎嘗令董賢私過光光知帝欲尊寵賢及聞當出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問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用賓客鈞敵禮此帝之所以用光也使帝而思嘉言豈不亦知嘉之無罪哉傳嘉以前毀短光免為庶人歸故郡丁明以素重嘉憐其死而免使就第光既相賢遂權倖人

○馬援對光武有不獨君薛臣臣亦擇君語常上下之

分未定之時志建立者擇君而仕誠不為過范增而漢用張陳之博矣呂布而蜀用關張之亞矣王猛而晉用王謝之匹矣李密而唐用裴郭之倫矣有才而不知擇所事或比之匪人或了然欲以自用其不能名世也惜哉

○董賢之死所厚史朱翊自劫去大司馬府買推衣以賢屍葬之王莽聞之以它罪繫殺謂直以賢所厚史自可誅矣

○登舟師行有紀百姓負迎降日以千數號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番豎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然自潘岳後威名稍損數不剝離附者日

益離散事會之變蓋不可期如此地道無成而持有終也老武微勇若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歸者數千而去者相繼固不同矣

○馬援為孟異言匈奴為桀擾邊欲有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金完頽安國曰太丈夫暴骨邊庭不猶愈於病死腐下此伏波之志也伏波乃欲裹尸還葬則是求坡所謂劉伶忘死未忘骸耳諒為烈七骨暴不收可矣○馬援謂梁松實固曰凡人富貴富貴可獲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若高堅自持勉思鄙言嗚呼富貴而不可復賤此騎虎之勢不可不懼此言不可不勉思也吾

見往事人之當貴欲求獲賤而不可得也矣
○資融與隗囂書有云為忠為義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余嘗三復此言

○岑遵憲於軍光武悼之甚每朝會數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惟而念功不以有沒為問帝於股肱之痛情蓋有不忍已者矣群臣聞之自首其能憂國奉公否乎法遵之所以憂國奉公者豈不可也然期乃曰陛下哀念祭遵群臣各懷漸懼有如憂國奉公如征虜者何漸懼之有哉將益有所感激知其所以憂國奉公者必為上之所念矣帝是歎也非群臣勸戒之一機耶
○光武對陰貴人弟勉為疾復召就兄與飲封之與固

辭貴人問故與曰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聘聘公主患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客奢益為觀聽所裁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然至顯宗時就子豐尚鄺邑公主主驕妬豐殺之被誅父母皆自殺與之卒驗于其家樊條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驕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配王男可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爾止一子奈何棄之楚乎鮪不從及後楚謀逆事覺鮪已卒顯宗念條故諸子得不坐然條之言卒驗於其家嗚呼子弟之不肯家有藥石而不能受之於父兄父兄之賢身為方劑而不能自愈其子弟若是者豈不可恨哉

○張敬夫論嚴子陵非素隱行怪必長性而不返者彼與光武火而相從知其心度為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為當時之治則當時人才固足辦之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其未能信從故寧不就之耳嗚呼子陵之心固如此哉春觀子陵與侯君房書之所言有以知子陵之胸臆矣霸得書奏帝帝有狂奴故態之語及幸其館撫腹之間聲以咄咄又曰我竟不能下汝耶此豈禮貌賢者之言也子陵是時年亦已長矣帝不以師友處子陵而有諫議大夫之除何哉帝問已何如昔時子陵謂差增於往其素不足常也可知使子陵而職諫議大夫不

能一毫阿諛順旨而帝不能一一尊信之然則如子陵何哉帝不任三公而政歸臺閣其大臣至以直言死其辭臣性性以非讖而見罷黜將來之事發后乃太子皆人道不可之大者子陵是時有死其職而已矣不然亦有去而已矣夫死其職非賢者所以愛其君之初意去其君於受職之餘孰與今日之不受之為全其節而君臣之國兩可無憾也哉嗚呼此子陵之心也春敢以是南軒之所未悉

餘冬序錄卷十

餘冬序錄畢玄卷之十一

內閣第廿一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一編輯

東觀漢記址海靖王睦顯宗之在東宮元見幸而睦性謙恭好士名儒宿德莫不造門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者樂歲終遣中大夫奉朝賀召而謂曰朝廷設問寡人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仁慈敬賢樂士臣雖驢驘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充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大夫其對以孤繫爵已來志意衰憤聲色是娛狗馬是好使者奉命而行齊江夏王鋒隆昌初為侍中及明帝知權蕃即危懼江祐嘗謂王宴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羊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惟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歎曰江祐遂復為混泥書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毫於平生哉當時以為語言春惟此鋒乃欲效北海靖王之匿迹也而所遇非顯宗之世矣鋒嘗忽忽不樂著脩栢賦以見志曰既殊群而抗立亦含真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盛衡風不能折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凜於當年庶後凋之可詠明帝謀殺諸王遂遣人逼害之江數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鋸其脩栢之賦乎春惟此正鋒之自著其平生者也而所自見則又自處於所歎江祐之言

矣其及禍亂世豈不哀哉

○後漢吳祐為酒泉太守吏人懷而不欺番夫孫性私賊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曰祿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而免之厚其心也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隣熟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與其義也所謂觀過知仁其此類歟

○後漢書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俗舊採珠以易米時二千石貪穢使人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

二 序 卷十一

死者盈路孟嘗化行一年之間去珠復還或問珠豈有知物哉孟嘗就廉吏化之所感如此齊書虞愿為晉安太守郡出蝮蛇膽可為藥有餉愿放之二十餘里一夜蛇還歸床下復送四十里經宿還復故愿令更送遲明乃復歸如此再三時以為仁義之心致然唐柳子厚連山郡乳穴記石鍾乳連之人告盡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郡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而諺之穴人笑曰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貸吾以是病而給焉今刺史令明志潔吾以是誠告焉何祥之為噫是可以觀吏道矣貪則無知之物能辟其境義則有生之類願効其命而況人焉有不

誠於明察而給於貪戾者乎

○後漢書漢陽太守龐參候郡教授任棠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盞致於廳前自抱孫兒伏於尸下參曰水者欲吾清也薤大薤本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參任繼果能抑強扶弱以惠政得人語林魏郡太守陳異嘗詣郡民尹方披頭以水洗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言異曰披頭者欲吾治民如理髮也洗盤者欲吾清如水也抱小兒者欲使吾愛民如赤子也因遂行其志焉若二公者亦可謂善悟矣

二 序 卷十一

○班固傳教為實憲典文章憲敗字族宿公皆克歸而固死于獄柳宗元劉禹錫等為王叔文王伾承聽謀議叔文任敗朝士附之者皆被斥職而宗元竟以貶謫死文章之士不為君子所重其始則輩有以累之故歟

○虞翻但經以次獄平而其孫有九卿之蔭謂以殺降而其家二十年八戶無增欲觀陰報者觀於虞氏一家即可知勸戒矣

○風俗通潁川黃子廉者每飲馬投錢水中其操可知表山崧後漢書范滂嘗看姊病設食冊出門留錢而去姊追送之里中勸滂更相怒曰言汝高堂范史雲筆而云不齒我弟乎冊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僅贍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典畧程堅清潔居貧諸婦共漂更扣呼食或不食者相謂曰汝非程謙甫何為不食人

食沐並嘗過姊姊為設食而不留吳攻樊城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使食客者否也時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其名流播異域如此漢書韓康嘗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有女子從康買藥守藥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遂入霸陵山中嗚呼名不可掩如此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君子何必以名為諱屈原有云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此豈非亦人情也○漢劉寬行遇失牛者就寬車中認去寬下車步歸有頃認者得牛送還謝曰慚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幸勞見歸何為謝之晉朱冲隣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慚以犢還冲冲竟不受二賢之量一也而巨容竟以不受視文饒何如哉君子不欲為辱人之行然則處世如文饒亦可以止矣○漢劉寵被徵百姓齎錢送之趙執轉任百姓以水饒之寵與執清吏也其去而民之送饒不同如此寵之選受一錢不着執飲盃水之為耳矣○御攸守吳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飲吳水而已攸清而過者也推其類吳郡豈所當任吳水亦當無飲○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職罪鞠人嘗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吾所不忍為也安後世為上公吏稱其仁心足以垂乎後

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杜和公術嘗言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不恕也術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墮一官局其間不賦者即委以事便之不暇惰不慎者論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眾不必繩以法也杜之所存足以繼邵公矣韓公億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有泰備於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澤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虫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則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官奈何錮之於盛世韓之言又即表之所言者也范文正公為參政與韓富弼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簿視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公曰六夫則是一筆富弼以史事焉知一家哭矣范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范弼以史事焉知一家哭矣范曰或非其人公夫人弟崔公孺曰公居陶鎔地宜法造化為心造化者以蛇虎害人之物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於通衢使為民害可乎公改容謝焉執政誠有表杜韓之仁之恕又當知范公之所當去與公孺之所論者然後可○後漢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而免之厚其心也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隣熟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其母也餽過知仁非取其過也北齊房法壽以母老不食用即命嘗盜殺

美以供毋此亦在可矜者乎不戮於市為厚矣

○漢靈之世追治鉤黨或謂李膺可去矣膺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郭揖欲引范滂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張儉亡命所經歷伏重誅以十數連逮叔考徧天下夏馥聞之歎曰孽自已作空汙良善一人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馥之識儉良是馥剪鬚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為治家傭人無知者視彼膺滂或生或死其賢孰愈袁閼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

二。序錄卷十一

六

爭權此即晉之三却矣乃築土宇于庭階身十八年乃卒閼之其生與馥何異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不以為然歎曰昔戰國時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擁篲先驅卒有燒書坑儒之事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間自同甯人居二十年滂等果羅黨錮之禍郭泰故太學生也雖好臧否而不為危言覈論獨能免怨禍于濁世司馬溫公稱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以為當時黨人所不能及信夫鍾皓子瑾與李膺同年膺祖膺常云瑾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弟何太愚是白瑾以白皓皓曰國武子好為人

以致怨今豈其時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張讓父死歸葬潁川名士無往者讓耻之陳寔獨吊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此其先見遠識不亦明哲也乎中人記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是之亦少如富范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及其極君子消退巨公大人有不能出力救之者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一日王君貺見公謂稚圭不如枝出彼黨向這下來公曰瑋惟義是從不知有黨君既不悅而去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士君子立朝其可不知此也

二。序錄卷十一

七

○漢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耻之陳寔乃獨吊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易曰見惡人以避咎也其太丘之謂乎晉孫秀為琅瑯王都吏求品於鄉議王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復濟焉戎衍比諸太丘或愧其公道矣

○漢陳寔遷太丘長子紀建安初許太鴻臚子群為魏司空天下以為公慚卿卿慚長西晉王澄行經陳留吏迎之問吏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皆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即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人不謂問位大位其足為家世邦國重乎意

皇雖長亦勝公卿欲重邦國雖甲乙等之大位亦不足
齒於士評是在人德行何如而已矣

○漢何進等謀誅宦者諸常侍小黃門已悉罷還里舍
請進謝罪進不即決張遜向其子婦為太后妹者叩頭
願得入辭太后於是詔諸常侍皆復入直進遂被害北
齊趙王叡等謀出和士開為兗州刺史山陵畢當就道
士開重賂於叡定遠願一辭觀二宮於是得見後主及
太后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王叡以不臣殺之東漢
北齊遂致亂亡嗚呼大臣為國家除惡巨蠱事變旋
踵不保如此任世道責者可無多防小人術耶

○漢荀爽作女誡原作書之意豈特欲遺訓入世女子

序錄卷十一

固將以為內範教所生也爽女采適河南陰瑜瑜卒爽
復以許同郡郭奕知其不從詐病篤召歸令婢扶抱婦
郭此何義也采之自縊於婦道則全矣列女傳采適瑜
後同郡郭奕妻采以采許之因詐病篤召歸采自縊於
婦道則全矣

○荀爽謂李膺為之御歸而喜曰吾今得為李君御矣
趙咨過營陽曹嵩迎之咨不為留嵩以不得見為天下

笑遂棄印綬追謁之夫一得御非所榮而爽以為喜一
不得見何足深愧而嵩恐為天下笑聲名之士相取如
此唐人有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語其然
乎此風今蓋微矣

○東漢潁川陳氏公慚卿卿漸長正謂其一代不如一
代也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乃濡跡於
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為唐衡之塔曹操之臣
而不知其非矣荀與陳同鄉並時世有名士繼塵承則
而其祖子孫三代亦正相類

○范史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其視胡廣趙戒猶
糞土也韓魏公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為本其弊猶

序錄卷十一

恐為胡廣趙戒若以胡廣自處弊可知也春惟後魏崔
光傅光寬和慈善不忤於物進退浮沉自得而已常慕
胡廣黃瓊為人故為氣槩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
舊德事之元又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
王懌遇禍光隨時倖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議之嗚呼
以胡廣之為人而世猶有如崔光慕之取議於世固宜
後之君子將不以魏公之言而自師法耶

○董卓欲為弘農之廢袁紹爭之盧植再爭之而袁紹
報卓如議廢之日隗位大傳不自引罪至親解帝重綬
扶下殿址面稱臣於是太后鯁鯁群臣含悲隗獨何心
乎卓醜殺靈思后隗弘農王隗不能言明年卓以紹

起兵遂殺陳其家既無鬼不能無羞於漢廟矣陳允何如死於廢帝之日春秋不能無責焉耳矣

○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季智曰吾嘗飯牛

牛不良搏牛一下見下君子之過如此其心亦將以自訟

乎管寧泛海舟覆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過必在

此世以此推之寧之平生無大過舉可知王子敬病篤

道家上章應首過子敬云惟意與鄰家離婚世論者

亦以寡過稱之然尚主之嫌子敬不能不恨於是也趙

清獻公世曰吾書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天所不可告者

則不敢為也司馬溫公世曰吾平生所為無不可與對

人言者二公之所為可知矣吾人盡思所以告于天者

乎上天而可告對人無不可言者矣

○三國志載洪從表紹請救張超之難紹不聽洪因怒

紹不與通紹攻洪殺之陳宮爭之復見殺紹一日而殺

二義士欲以舉大事其可得乎晉書陸機兵敗成都王

穎殺機及其弟雲機司馬孫承下獄考掠數百終言機

冤並夷三族承門人費慈詣穎明承無罪亦并遇害嗚

呼若承與慈者非洪宮之徒與洪恨不能揀超之難竟

為超死而宮又為洪死承感二陸之顧死不忍誣竟為

二陸死而慈又為承死非舍生取義者歟紹之不忠漢

祿之不克興晉於是而觀已絕於天意矣宮謂紹曰仁

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美哉斯言宮之取

殺矣然救承時承曰吾唯不負二陸死乃吾分卿何爾惡曰僕又安可負君而死乎吾謂諸君欲崔

弒齊君邢則賊驅車入關而死不御曰人有亂君人

死之我有治長無死可乎亦望諸君死嗚呼作義之

人心豈有常哉

○呂布攻劉備於沛備奔下邳劉備至下邳

布敗欲降陳宮曰操遠來今不討必為患出此於

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操軍當乳突而攻其背

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日操軍食盡可破也布

然之布妻謂布曰曹氏待公堂如赤子猶舍而歸我將

軍厚公堂不過曹氏而欲委城遠圖一旦有變妾豈得

復為將軍妻哉布乃止兵圍之急布降操操令縋布

縋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布事丁建陽乎乎操謂

曰公堂平生自謂知有餘今竟何如布曰是子不

用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操請就

遂并布皆縊殺之夫陳宮之所為亦誠為忠不見止

人其可得乎心之無良而智有餘雖死亦無益

謀及婦人不足責也操緩不縛意欲害而止於縊

之所言者即布妻謂布之言也此曹氏之計也

於惠公也傳首許市宜矣

○袁紹遣人招張繡欲許之翼於繡也

曰歸謝表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繡懼謂謂如此當何歸謂因教歸曹操紹有子譚尚莫適立紹卒二子各有黨與治兵相攻王脩謂譚曰兄弟者手足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譚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顧寒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尚攻譚譚遣請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君子遠難不適離國交絕不出惡聲况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若冀州有不弟之傲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耶又與尚書曰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共和能為民用青州天性峭急仁君度數弘廣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胡虜將有譏笑之言况我同盟復能戮力為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譚尚皆不從後皆為曹操所滅嗚呼紹與兄術之聞望卻深先已不相為外禦矣譚尚得於家庭之教固可知也紹取譚於賈詡而父子莫能自回譚尚見訓於劉表而兄弟仍不復悟竟至亡族豈不哀哉表之為袁氏者良足為忠言已表豈不知教其所生而二子亦復參展於其父沒之日何哉表為璋娶其後妻之族

致今變火惡長毀譽日間身當就木而琦不得奉治命為是時操軍雖不至荆二子亦決無相全勢矣曹操始自立為魏王時以愛植故尚未有定嗣謀於賈詡詡嘿然不對操恠之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表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後遂定王為嗣表劉之事豈非後世之炯鑒哉

餘冬序錄卷十一

餘冬序錄橋陽卷之十二

內篇第士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袁紹議攻許別駕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許下非復空虛標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待之外結英樅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乘虛迭出使疲疲於奔命民不得安其業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械繫之紹攻操於官渡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若勝而喜吾必金今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豐非不能量其所事者而竟爲內忌者死豈不哀哉漢劉崇初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其子贊乃止少尹李驥陰說崇曰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爲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先妻願與同死崇并其妻殺之驥之死豈其所甘心也徐盛論豐曰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偏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盛敗知紹將敗敗則已必死矣曰以盡忠規則士之於所事慮不存

已然諸侯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春惟豐之爲人謀事蓋亦枉用其經濟矣驥也奉闇君而欲辭覆亡之禍其可得乎贊廢尋遇害崇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爲李驥立祠歲時祭之崇蓋惡人比諸紹之內忌欲釋懸於效謀者所有固不同也
○曹操征孫權使其子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歟魏書陳子脩亡於穰丁夫人哭泣無節操忿之遣歸家後操病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嘗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脩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魏阿瞞之勉其子與其臨終之言如此嗟之何如人哉以才濟奸以詐立功以賊託忠天下後世不必讀書者如石勒輩可知其爲人也而自云少時所行至老無悔此不欺其子耶據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君子以進德許焉操何如人哉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操自云前後行意於心未嘗有所負也誰當信之潛懷炎燼盜食漢鼎不畏高廟之靈之問而歎無辭以答其子此尚爲知悔者乎操之謂所行無悔操昨安於惡也操之謂行意未嘗有負操非不知其所負者有在也而有此言而史載之以欺天下後世天下後世可欺耶此操之奸言也吾不可以不論嗟夫此言而出於

君子之口豈不為盛德也哉

○毛玠典選舉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與服不敢過度魏武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唐楊綰始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修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郊外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聞見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昔公儀休為魯相無所變更百官自正食祿者不敢與下民爭利蓋其儉德清望足以動人如此有記標之言者又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毛玠風俗之易必不難矣

○史稱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然崔琰之死毛玠之廢非其罪也魏志云時有與琰宿不平者白琰傲世怨

謗意旨不遜操收琰髮為徒隸前白琰者復云琰對客亂瞋直視遂賜琰死毛玠傷琰無辜人復白玠恣謗收玠付獄桓階求按實其事玠曰言事者白玠不佞謗吾乃復為崔琰歟望和洽言玠不宜有此乞加考覈兩驗其實操卒不窮治玠遂免黜操之所以不窮治者欲為言事者地也然則操以此為善察可乎志又云是時丁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儀胡為乎為是也操未立

太子王時操欲以女妻儀而王不可儀由是怨王與弟冀及楊脩數稱臨苗侯植之才勸操立以為嗣操以函密訪於外而琰直露枝答以春秋之義請死守之玠亦引表紹近事獻戒言皆切至琰與玠於此與儀忤矣然則志所謂有與琰不平而白琰與玠者非儀也歟琰與玠之獲罪皆出儀力可知昔者琰玠並典選舉吏繁於上俗移於下操嘗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而今眩於儀之偽辭自剪股肱畧無商顧尚可謂知人乎嗚呼操且莫知其子之惡矣儀也他日以此滅族天道好還欲誰怨哉

○曹操飲鴆酒咬野葛夏竦服硫黃鍾乳粥豈亦其所

稟異耶

○曹操別傳操引兵入峴發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寶數萬天子聞之泣陳琳擬言操有發丘中郎之官殆非虛語操死為疑塚自妨心不足已事故也

○董昭與眾議曹操宜進爵國公九錫諸將列侯皆是其議荀彧以為為曹公本興義兵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因留彧於丞相軍事操軍向濡須彧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或謂彧於操本許以天下及議者欲加九錫彧未之許非不之許欲出諸已耳操不悟遽殺之春惟宋武帝北代王鎮惡領前鋒鎮惡謂劉穆之曰吾等因託風雲

並蒙抽擢今咸陽不赴晉京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後帝北伐功成晉加帝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宋公備九錫之禮以事不已與發病卒或之卒也特亦視之類爾

○滿寵為許令時大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考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人將軍操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宋裴松之曰彪為名臣縱有愆負猶宜保祐况濫刑所濫而可加楚掠乎若理應考訊荀孔二賢豈用請屬寵以此為能酷吏之用心耳

雖有後善何解前虐春以為不然鬼之見收蓋操之辭對也或融等不能求免於操而屬寵弗考寵若聽之辭雖無他操意肯遽釋乎寵之考訊如法所以釋操意也而後言之操所以得赦鬼也無前虐必不能行後善寵可謂善救人者或融因此善寵當時蓋知寵之意矣

○湯三聘伊尹尹然後起昭烈三請諸葛孔明孔明然後出而戰國之書有伊尹負鼎俎事魏畧稱劉備屯樊城時亮來見備以諸生侍之衆去亮留備亦不問其所言而子自結耗亮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耗而已備乃投耗而答以此知亮蓋言出好事之口每如此

○諸葛孔明之使吳也載孝居記其事曰張子布薦亮

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能賢亮而不能盡亮是以不留裴松之以為亮君臣相遇希世一時寧有中違斷金肅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孔明行已豈其然哉此辯誠知諸葛公者春考江表傳載權報陸遜書云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語于瑜卿與孔明同度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于瑜答言弟亮以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去也即是觀之自足見孝居之所記者妄矣故為合而書之

○蜀志諸葛亮為入公正嘗表廢廖立徙汶山亮卒立為之泣亮又嘗廢李平徙梓潼亮卒乃發病死志評亮

云亮之為人閑誠心布公道其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蓋亮書嘗云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應享與州將嚴奉拳以公正為言謂公則無私正則無邪無私無邪而政教不行未之有也嗚呼此武侯實蹈篤行有味之言也任子曰火佚焚家不罪火食過傷人人不罪食以其積之於仁義無私害也伊尹放太甲太甲無怨心管仲黜伯氏伯氏無怨言以其積之於公正無私惡也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公而醜者忘怨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不怨者以其無私也求鏡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務怨之德爵之而非私誅之而非怒天下豈有不

服也哉嗚呼吾於武侯見之矣

○劉備以龐統守耒陽在縣不治免官督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談大器之遂用統為治中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備又以蔣琬為廣都長備嘗因遊觀至廣都見琬眾事不治時又沉醉備大怒將加罪戮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顧重察之備乃不加罪但免為丞相長史亮死推以自代遂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夫以統與琬之才而並不堪百里孔子所謂君子不可小知者也

○馬超兵敗南奔張魯嘗以超為都講祭酒欲妻以女或謂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超以背父叛君之人雖米賊有不取焉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乎然其歸蜀而先主孔明復收用之此楚用吳起極不得已於亂世耳

○吳書顧雍傳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孫權深歎服之至飲宴之際左右常恐酒失為雍所見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又張昭傳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嘗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其謂是夫

○司馬孚為魏將其言曰功者借人之力以為功宜當排詐巧不可力爭也春曰功者借人之力以為功宜當排

諂才可自專也

○吳書稱諸葛瑾才畧不及弟而德行尤純妻死不敗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如此春曰異哉史氏之言瑾弟孔明未能純於德耶大夫禮無再娶純之不娶古人所皆然者愛妾生子之不舉何居置妾所以廣胤嗣也亦有所生而可無舉乎瑾忌夫多子即可母有所愛今不忍絕其所愛而絕其所生重色欲而滅天性悖亂莫甚焉以此為篤慎我未之前聞也嗚呼孔明無間然矣瑾之德當別有在史氏之言其失不細故著之

○孫權以太子亮幼小讓所付託孫峻薦諸葛恪權嫌恪剛很自用峻固薦之召恪與孫弘等入卧内屬以後事權殂弘素與恪不平欲矯詔誅恪峻密告恪殺之峻之附恪厚矣恪輔政首從宗室齊王奮等豈能無恨而恪方忤於東吳之捷大舉伐魏不恤人言及師老新城腹心中潰狼狽而反怨讟並與恪不引咎改圖愈治威嚴多所罪責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救兵嚴欲向青徐元此所為皆取死之道也然禍不自他人而獨出於恪雖滕胤有弗與者豈其同事之後亦有不平者邪恪之柄任非權意而峻固薦之通國其誰不知茲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遂告亮云恪欲為變而殺之者特欲先人而發以自救耳恪宮門之駐以峻語復入齋酒入殿一聽峻語初張約等密書與恪恪示胤胤告恪約等密

知恪與峻之所處宜無有不平者然茲所告乃其構之辭峻蓋自籌畫不構恪人將生心告吾黨恪而并族矣恪將得志於魏時張緝謂司馬師曰恪雖克捷見誅不久師曰何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不死得乎恪後敗歸鄧艾亦謂師曰恪競於外事虐用其民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嗚呼恪之當亡遠人知其必然如此則凡其同事而有識者宜何如而為之舉主者安得不懼峻殺之以自救固人情也或曰恪之誅恪誠有以自取者然則峻無罪乎曰吾為茲論欲後人以恪為警云爾峻自是反覆小人何足道哉

○蜀張奉使吳而致辭綰虫入其腹之侮吳張溫聘蜀何取秦宓天子姓劉之對言語爭勝之士無益於辭令而反以辱國如此宋初江左徐鉉入聘當差官押伴朝臣皆以文辭不及為憚太祖自擇殿侍不識字者一人以行中書不敢請殿侍者慌莫知所繇薄弗獲已竟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其人但唯唯徐強聒數日既無與酬復者亦勸而止論者謂當時陶實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辯駢詞庸詎不若茲太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仁宗時余靖使契丹能為胡語契丹愛之及再往虜情益親余作胡語詩契丹主大喜及還坐貶官仁宗待虜有禮固不欲繼微迂之然亦自為使體非宜

耳英宗朝王以恩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席每得魚必酌拱辰以飲及還趙鼎論其輕當非正之禮英宗時北使授此有請將何辭拒之拱辰是也拱辰之罪又將何辭或謂作胡語在請殺拜恩在虜主首者衛甯武子聘魯文公燕之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拜又不答賦行人拉馬武子婉為其詞而繼之曰不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拱辰當日之事獨無可為干禮取戾以自辭於虜主者乎

○吳金尚世國謀於其妻而殺其身殺其子若而人貽害其君嗚呼諄及婦人雍糾之禍不如是酷也婦人在室天父出則天天夫有二平鄭祭仲專鄭伯使其婿雍糾殺之雍糾以告其妻雍姬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於是雍姬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雍糾死由雍姬而雍姬忍死其夫由其母人盡夫之言也嗚呼雍姬之不天其夫罪則大矣使不以告而父見殺則是身預其謀其罪惟均殺父之夫安復有可天之理乎嗚呼為雍姬者弗能兩紆難焉獨有先父以死而已漢周都妻阿賢於婦道而都驕恣無禮都父謂阿曰新婦當以道正夫都之不改新婦過也阿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言而見用是為子違父而從婦也罪在彼矣乃自殺列女後傳鄒阿廷婦妻李兒

兄季宗嘗與延壽競延壽使人陰殺季宗季兒曰殺夫
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遂自縊死長安大昌里人有讐
家欲報之而無道劫其妻父使要其女父呼其女而告
之計念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欲以身當
之應曰諾夜在樓上新沐頭東首卧則是矣妾請開戶
竦讐家至斷頭持去視之乃其妻頭也讐家痛焉遂釋
不殺其父世不幸有雍姬之事亦擇於斯而已矣
○曹植求自試表有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
親必輕取齊者田族非呂宗分晉者趙魏非姬姓等語
蓋有見於當時之禍本矣明帝但以優文答之信所不
當信疑所不當疑以成兩馬食曹之禍而謂帝為明可
乎植國之宗親言宜切至他日王基上疏云今寇賊未
殄猛將勇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
明世不務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基之言可謂忠
矣帝亦不聽齊王芳即位宗室曹同上書言魏尊尊之
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曹爽之愚固不足以聽此也
○魏侍中劉曄為明帝所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
曰不可曄入為帝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
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
執不可伐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講不可伐意後
暨與帝論伐蜀事暨切諫不聽暨曰臣言誠不足采侍
中劉曄先帝謀臣嘗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

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
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常恐昧沙漏泄以益臣
敢向人言之軍事未發不願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
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出見暨責曰夫釣者中
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
威豈徒大魚而已乎誠直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
暨亦謝之後周大將軍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
子必不克負荷弼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於太武曰
皇太子恐不了陛下家事臣短暗不足可信陛下恒以
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為憂帝以問弼對曰皇
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既退就讓弼曰平生言論無
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反覆弼曰此公過也太子
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
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曰吾專心國家遂不
存私計向者對眾發言實非真劉曄賀若弼皆友輩小人
也然其言能欺人如此魏明帝後因人言曄不盡忠
得其情曄以憂死周宣帝既立乃殺軌軌謂小人善自
謀弼而曄死於詐孰謂君子古人能自福邪而執死於
忠嗚呼忠可為也詐不可隨也死可期也名不可隱也

柳絲集何生春撰述

另編集何生春編輯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幸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盛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耶宋孔琳之爲御史中丞劾奏尚書令徐羨之弟瓚之解釋琳之使停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廷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動勤邪孝武時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三人權重當時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

二序錄卷十三

一

輻輳門外成市顧顗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顗之善嫌其風節太峻顗之曰卒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顗之常以爲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已守道而聞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王僧虔會稽太守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爾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賈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陳蕭引後主即位爲中庶子建康令時有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審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

二序錄卷十三

二

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璉音作飛書李蔡謚之坐免官卒丁家壻宋李垂累脩起居注丁謂執政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爲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其所爲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遷潁晉絳三州明道中還朝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蓋一往見之垂曰我若肯謁下崖州則乾興祕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孰政知之出知均州卒若垂者其辛顧之徒與鼎

迎服道履正無求於人或以術命語迥迥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爲逆計未然乎春於是乎有感

○魏諸葛誕壽春城陷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爲列不降胡奮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壽誕之能得士心無媿於田橫矣然蔣班焦贛城出走全端全譚率衆迎降誕亦不能止也夫其所親愛者叛之於其生前而其所部不知名者乃能殉其死於身後人情之不同如此哉

○魏人謀吳而多作布囊欲以塞江孫權讀步騭之表爲之失笑大江寧可塞權不知彼癡乃効韓信澠水

必事耳江非離水之比一時之計豈可為終年之圖事
當出敵之所不知豈可揚言於敵敵既知計雖巧莫濟
已陳之機狗信亦不復能用之矣後世顧可效耶魏人
雖知恐不如臨之所言也

○魏鍾會以逆節誅會功曹向惟收葬其屍而史義之
會豈死義者乎惟感其秋遇收葬其屍特以盡其私耳
槩是為義則前乎此若漢朱詡嘗為董賢自劾去大司
馬府買椎衣收賢屍葬之後乎此若唐田承嗣為安史
父子族滅立四聖祠而祀之者亦可為義舉乎

○嗚呼人微忠孝不容以立于世庾純父老不歸供養
司空賈充得責之然充復慙於高貴鄉公何在之間充

二一

三

非懷惡而討者耶充之上表請解職也意必暴絕言以
激朝廷之怒而史不叙其文特為晉諱故耳石苞議純
宜除名削爵充之罪豈不當併按也劉斌史寵體等所
陳奏又有為純辯雪者而純之問充者卒不敢少白前
此尚貴鄉公之死固有謂當斬充以謝天下者矣吳主
皓入晉時在武帝前嘗折充為不忠之臣純之言當與
皓不異然使純自無罪晉亦何能顯罪之嗚呼不忠不
孝不容以自立于世戴履而稱人曰有忠孝而已

○王祥何曾諸淵皆孝友立德人也祥曾處魏晉之間
不能死職謂受宋顧命而乃心齊晉不忠莫甚焉然則
古人求忠於孝子之門奚足為難哉

之故也周顧之高此計其人非利達所能動者而林乃
著黃巾籍為晉造九錫文顯代蕭道成答沈攸之書竟
以矯妄之詞虧損忠貞之節將無天奪其堅耶

○司馬懿魏太傅手拜辭元帝執手流涕曰臣死之日
固大魏之純臣也純臣如是乎史稱宇當懿執政常自
退損後逢廢立未嘗預謀師昭以其屬尊亦不敢逼武
帝即位雖見尊寵不以為榮臨終遺令自云有魏貞士
河內司馬叔達貞士固如是乎高貴鄉公遇截時手執
其股而哭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當日之事決於賈充
之口成於成濟之手而司馬昭之心也而宇以罪自歸
乎固不得而辭也宇曰臣之罪是也宇不能以義滅親

二一

又不能伏節死義以貳于賊使王陵母丘儉諸葛誕輩
得行其志宇當免鯨鯢乎而欲於死之日為純臣為貞
士嗚呼仲達子孫陰逆以盜國而叔達欲陽順以取名
其為魏賊則一而已

○諸葛孔明之不獲取魏羊叔子之不親平吳非其才
其志罪也天限之年有在矣孔明之用蜀叔子之在晉
雖敵國亦莫不稱服之若其身後之思雖三代人心何
以復異伊尹顏子古之所謂大聖賢也孔明出處大節
不媿阿衡叔子行事有方之殆庶者其平生表厲為何
如周茂叔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賢而不
失於令名者微斯人吾誰與歸

○阮籍志氣宏放居身在禮教外與兄子咸為竹林
子渾亦有父風不飾小節籍謂渾曰仲容誠已豫吾此
流汝不得復爾咸之縱情越禮又甚于籍者籍與遊焉
群從昆弟以放達為事籍並弗之許然則籍胡縱於已
而欲禁厥子既有取於咸而胡弗許於群從昆弟籍豈
不自知其所為之非是哉裴楷謂籍方外之士故不崇
禮籍亦自謂禮豈為我設耶是何言也何曾嘗面質籍
背禮敗俗之人又勸司馬昭宜擯籍四裔無令汚染華
夏此可為罪籍之斷案矣籍蓋忠孝兩虧人也或者以
酣飲為事解其為勸進文之非不忠以聲號吐血解其
居喪飲酒食肉之非不孝吾弗能聽焉耳

○阮籍喪母裴楷吊之或問裴凡吊主人哭客乃為禮
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
俗輩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以為兩得其中晉書所
記如此春讀而怪之裴所謂方外之人豈生於空桑者
耶阮則既有父喪矣措之言不可為訓而史氏又謂時
人以為兩得其中吾不知所謂中者是向中也噫籍之
居喪無禮不有何曾敗俗之言當時汚染其俗不入於
禽獸者幾希

○王戎嘗與阮籍飲酒時劉景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
景景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
公榮不與飲若或公榮不飲不共飲惟公榮不可

與飲古今交游間人勝公榮者鮮矣華元殺羊食士其
御羊戲不與及戰大棘戲為政遂敗劉毅東堂之射庾
悅尉候甚感不及毅毅曰身今年未得子鵠豈能以殘
炙見惠悅不答及後毅貢表解悅官深相挫辱悅不得
志卒于豫章籍之謂減公榮者不取不共飲良有以夫
○晉魏舒為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
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
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
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王湛人皆以為
痴兄子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叔何用此為湛曰
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詩言之湛因剖析玄理濟始

歎服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問叔頗好
騎否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
者無以過之還白其父渾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
也武帝亦以湛為痴每見濟問卿家廢叔死未濟曰臣
叔殊不痴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
上夫人有隱德者未易為人知也

○賈充叛魏為晉其死也有司謚曰荒而晉武私之曲
謚曰武沈約叛齊為梁其死也有司謚曰文而梁武非
之改謚曰隱當時定論不從晉武之謚而從有司之謚
先後世流稱不從有司之謚而從梁武之謚紀臣賊
子貪功於輔命者竟亦何所得哉謚法昏亂紀臣之為

荒懷情不盡之為隱固非所以誅二賊之惡也

○羊祜歷職二朝嘉謀謨議皆自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祜曰君臣不密之戒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所不取祜丈夫嘗勸祜有所營置今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祜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

威也汝宜識吾此意祜負勢無私疾惡邪佞荀勗馮統之徒甚忌之祜時議以勗勗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憤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已預聞也族弟良勸勗曰公大失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壻武統亦說勗宜有

所營置今有歸戴者最並默然不應退而語諸子曰臣

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夫戒也汝等亦當官達人

間宜識吾此意

史臣叙事小人一長亦或同於

君子而忠邪之判自天淵也
○晉羊祜在位多所進達而人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祜曰拜爵公朝受恩私室吾所不取宋玉曾在中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每薦用人不求人知尹師魯嘗面言蓋少收門下士曾曰恩欲已出怨使誰當二公之心如此豈獨事理應然而勢權所在亦自有須忌者漢田蚡為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

上武帝曰卿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蚡之得無誅幸爾宋顯峻之政度微之奏其豫關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妻上善心歸已尋微賜死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夫子有是言也身死其名立其立之也必有其世之人豈不知名之貴也人情未有不名者徒好之耳名卒不可致也蓋亦反而思之羊祜造峴山置酒歎息顧中郎鄭隱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山者幾何人悲傷涕泣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問望必舉此山與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推祜之言祜亦長於名者祜卒襄陽百姓於峴山下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當時望其碑者莫不流涕祜名與山俱傳其德惠在人要自有不可湮滅者矣繼祜而鎮襄陽者杜預預志效祜而亦好為後世名每刻石紀其勲績必為二碑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今去祜預已千載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不可知而隨溪之碑惟聞叔子廟前之石預之所沉與所立者其誰求之預之所以在人者不迫於叔子矣魯稽叔子謂立德立功立言歿而不朽世豈不有烈士志在叔子之上者耶其母徒好為後世名可也

○晉杜預鎮襄陽數餉洛中權貴其所親或諫之預曰吾非以求名也欲免禍耳後唐郭崇韜至汴洛頗受諸鎮

饋遺所親或諫之崇勸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億豈藉外財但以偽樂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讐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及將祀南郊崇勸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夫取與有道二子之志如此終非正也

○山濤始布衣家貧謂妻韓曰恐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濤際遇爲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甄拔人物各爲題目見啓事多矣而其子簡年二十餘不之知簡歎曰吾年三十不爲家公所知濤明於自期與題目人而不知其妻與子何耶古人有言知子莫若父晉平公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爲之對曰

午也可平公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呂正獻執政急於進用賢士人有一善必疏之嘗謂其子希哲曰當世賢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濤於簡不之知而公著於希哲不得用一家如此况天下乎吾未敢謂二君能盡知人能盡用人也

○山巨源之人倫當時倚爲衡鑑而其子簡自數年幾三十不爲家尊所知公豈不若京口任氏一婦人也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流日上足散人懷後世重有抱譽兒癖者人莫知其子之賢可深誦乎公蓋急於甄拔天下之賢才而憐於愛子有不及耳觀簡之言足知其父子間之無私矣

○晉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有後世其殆之歎曰桓帝孫曰此輩必及於難異時其子哭曰我祖其殆聖乎曾可謂有先見矣雖然曾爲晉首卿豈無經國遠圖之責而惟事清談祖尚老莊何也曾知晉德不長不能有益於上而獨爲其子若孫私言於家何也曾之孫及難者亡晉罪固有歸然豈曾爲之累哉曾平居日食萬錢所爲貽譏可知其子若孫曰勅曰綏輩侈汰又復倍之豈有可久之理曾蓋不能爲國又不能爲家者也

○何曾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曾子祁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任愷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事見三人傳中今人但知食萬錢爲曾事耳曾食日萬祁

乃二萬愷乃一食一萬窮極滋味愷又出曾上古所謂饕餮氏豈復過斯人歟漫書之以詆吾輩之頗頽者

○或問中散與巨源嘗有絕交之書而其死也謂子紹曰山公在汝不孤矣後濤領選薦紹爲秘書郎叔夜之所謂不孤者豈爲是乎叔夜是言欲紹聽山公之言而知山公之能爲紹謀耳紹同時有王元備者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晉是故紹諮公出處公以天地四時消息解之人子緣此而棄父事讐心終未忍而公之言實叔夜之意紹之事晉是叔夜默屬巨源以教之也或者復以紹之死難爲紹譏何哉常居忘其讐而於難逃其死紹之賢斷不忍是若紹之仕晉非叔夜之意則棄父事

譬之談在紹仕晉之初矣

○胡威之父子以清慎名世祖問威之卿清孰與父威
威名對曰臣清不如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
以不如杜正獻公所嘗言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
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
足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媿於心可也呂
東萊言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
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
使之有理政自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
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
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安帖彼雖不
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
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
矣鄒道鄉記范丞相語云人作好事不堪再說着說着
便不中是如此

○子不敢擬父而名之所在或與父埒有舉其父子間
而質之其子者當何如為答耶晉胡威之父質俱以清
慎名世祖謂威之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帝曰何
以勝汝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
威之可謂善事其父而亦未嘗有自汙也王羲之父子
書法名世謝安問羲之之子何如君家尊嚴之曰固常
不同安曰外人論殊不盡之曰外人那得知此言不

近於與父爭名矣平孫過庭書譜云立身揚名事資尊
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
雖復初傳指則實恐未克箕裘况乃假託神仙耻崇家
範以斯成學孰愈固牆義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
除之輒書易其處私謂不惡義之還見乃歎曰吾去時
真大醉也子敬乃內慚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
別子敬之不及少逸無或疑焉春按南史齊劉孝綽善
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為別體又宋錢希白曰李含光
善書或曰筆迹過其父含光聞此一言終身不書孝子
之所存如此

○胡威父質為荊州威自京都省之停中十餘日告歸
質賜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是吾俸
餘姑以與汝耳質若非清高者聞子是言其能無自媿
乎宋孔凱為司徒左長史弟道存代凱為江夏內史時
東主大旱米貴一升百錢道存慮凱甚乏遣使載五百
斛米餉之凱謂使曰我在彼三載去官日不辦有路糧
即至未幾那能便得此米即可載還吏乞於此貸之不
聽乃載米去道存有媿於其兄之問矣父子兄弟家人
也誠以廉節自持無可相受遺者人生何用畜聚為哉

餘冬序錄卷十三

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晉武帝時荀勗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咸未之信帝遂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坐服其明識按隋王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上表請變人云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燧車輪師曠事今不見出何書勗言當時必有所本劭不近舉荀勗而遠引師曠是知炊爨氣味古人有辨之者矣順時變火先聖取諸五木其法必有為也

○王戎為司徒時田園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

卷十四

家有好李賣之至錯其核其食者如此此賈豎之事而我親為之庸非悻悻嗜利者耶劉故入筒中之遺濟冲能不受也戎善鄰令能恤饑饉遂出穀三百斛助之事見華譚傳市井商賈之徒能有此否此濟冲之所以猶得為濟冲也

○虞玩遷司空玩陳讓不聽既拜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談者稱之唐鄭祭同平章專制下祭曰笑幾天下人既視事謂宗戚曰朕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纔三月以疾乞骸骨致仕此不賢於非才而竊位者乎

○世說陸玩拜司空有人往索酒於梁柱間祝曰

乞木以爾為柱石之任莫傾人棟梁陸笑曰謝卿良義哉言乎齊書劉祥時才俊物常謂一驢曰汝努力如汝人才俱為令僕矣此則不可

○晉書載陸士龍始與荀鳴鶴過陸自稱云雲間陸士龍荀云目下荀鳴鶴釋道安與習鑿齒過道安云彌天釋道安鑿齒云四海習鑿齒全不成語而當時以為名答何也

○武帝聞王戎從弟衍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衍後羅石勒之難歎曰吾輩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然則衍何如人也其死也自知之矣史稱戎

卷十四

有人論鑒識族乘數有高名戎惡之敦後果為逆亂是其先見而於衍乃過譽如此史又稱衍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其弟澄及王敦更數皆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吾不知其何見也石勒之難敦與衍同死者澄死敦手敦被剖棺焚尸之戮是足為天下人士目邪

○王衍未娶時后父楊駿欲妻以女衍陽狂自免可謂有識然衍竟娶賈后之親郭氏郭籍中官勢剛復食炭聚飲無厭衍不禁衍女為惡懷太子妃太子被誣得罪衍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有司奏其志在苟免無忠塞操信矣然則衍為人如此初何耻於

婚楊氏乎鄭默之卒也衛瑾泰然才行名望宜贈三司而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安世所守遂辭之駿深為恨至此駿議不同遂不施行默固無所損也史稱默寬冲博愛謙虛溫謹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僕厮養不加聲色而猶取嫌怨君子以為處世之難固非所以病默也韓壽嘗託賈后欲以女配華廋孫陶廋距而不許后深恨焉廋遂不登台司配杜衍能復如廋所守者其得失不過如廋而已

○王衍居宰輔之重而營三窟為自全之計終不能以自全也漢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太盛而為延壽求出補

宋謝瞻見兄弟並為侍郎將軍位任顯密乞弟晦以保門戶彼之求以自全者蓋異乎狡兔公之計矣

○王衍口有雌黃宋人稱王介甫多思而喜變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甚矣介甫之似夷甫也

○石崇被收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春以為散之不如勿聚之為愈也齊曹武被收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伎女耳武之歎即崇之歎也而又曰恨令衆輩見之武何恨於是夫既自有以致之矣

○晉書王皇后失節所與暉言者於司馬氏恩義

絕矣至其生二子而死其子馬顯文之謚為謚也而史以列之晉后妃傳何耶

○羊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公家者獲而殺之其人但知談時苗事耳篇太傅之兒子封鉅平侯奉嗣者也

○晉安昌王盛少時不好讀書嘗經論語曰誦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可謂名言矣其後為漢淵死被殺孝經論語竟亦何益隋書云文帝曰臣先人每戒臣云惟讀孝經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今考其立身治國未見有得於孝經也宋趙鼎

宗曰臣用論語一半佐太祖定天下一半佐高宗致太平晉為相日每纓歸朝至闕戶自啓一篋取一書讀之終日家人莫測覺後開是篋視之則論語也

○祖述渡江誓清中原功業垂成而不克終時人惜之而晉史譏其開闢起義奉天步之多艱何也胡敬常言為之辯矣政堂又譏祖述快然病非開闢者大也初在之士也中流之誓書懷有石其不遂而死而已

其叛將自知其危以求媚而逃自是得勒降亦拒不納
阻晉民歸心墮勒計中使逃不死未見其能得勒也豈
其然乎勒誅叛送逃心雖求媚其事義其言順逃納趙
叛其何以爲解於夷狄哉有大志豈以此爲勒德固將
休息邊境而爲其所欲爲也趙人叛者逃皆不納中原
士夫舉鎮歸附者逃未嘗有拒也而葉氏以阻晉民歸
心罪逃豈爲知逃者哉

○或問祖逖之忠晉助在王室而其弟約以返逆誅逃
族赤焉豈周公管蔡擲下惠盜跖天稟異絕雖兄弟不
可化歟晉書載逖居京口賓客義徒多爲竊盜攻剽富
室逃一切撫慰且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否或爲吏所

絕逖輒據護救解之審爾逃之所以教其軍者悖矣約
藉之而爲亂也固宜

○人有才貴能自擇於用世未嘗之才貴在上者能用
之耳有才而不能自擇於用小人也世方亂而在上者
不能收而用之小人之才亂世之資藩決隄潰何所不
至嗚呼以中國之雋異而其心於夷狄此生民之所以
重不幸也晉張賓當五胡雲擾之世謂所親曰吾歷觀
諸將獨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見石勒爲一
謀主成勸之事皆出賓計賓則小人而晉不能收而用
之遂至於此符堅得有王猛阿保機有韓延徽元昊有
張元昊其輩皆我中國不亡金龍鷄之過也

○汲桑六月盛暑而垂粟求累箇使十餘人扇不得停
涼斬病者軍中爲之謠曰不識寒暑軍中謠曰奴爲所
何故聽人見此此人豈復可與爲語者乎

○晉室梁趙之亂首執張華華曰武乾之議諫事具存
可覆按也收者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已而
收及石崇崇曰奴輩利吾家財爾收者曰知財爲禍何
不早散之崇不能答於是並被害嗚呼位高則類多藏
必厚亡華之所處危地也崇之所有怨府也而屈於收
者之所詰旁觀者清也

○襄陽記習溫爲荊州太公平太公平今之州都蓋三

國吳官名今亦不知州都爲何官記載潘秘辭於溫曰
先公昔言君侯當爲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
當誰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後秘代溫爲公平甚得
州里之譽以是推之其官亦可知矣秘吳太常曄子也
○王導辟王述爲中兵既見唯問在東米價述張目不
答或曰導亦陋矣當時事豈無有急於米價者而以問
于辟述之初宜述鄙之而不答也春以爲導之問欲以
是觀述耳述年三十尚未知名導徒以門第辟之人固
有謂述癡者導初見述豈真問米價耶述之不答述亦
默會導意有在導以其不答也適曰王掾不癡人何言
癡導之意可見矣又如桓溫入關王猛被褐請之桓

而談當世之務溫是之問曰吾奉天子命將銳兵十萬
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夫猛之為
三秦豪傑也溫於其談世務時異之蓋已心知之矣復
有此問亦聊以戲之且探其所以答我者何如耳庾公
問王敦卿有四方何者居其右敦曰自有人又問何者
是敦曰自有公論溫之意正如此猛託曰不至之故答
之而溫遂以江東無鄉比許之是其所以異之也而後
世論者乃譏溫不識人溫何嘗不識猛耶溫子三諱王

有至者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矣
○陶侃為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
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

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張詠為崇陽令嘗坐城門下
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
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情邪答而遣之此等小事史
何足書然百姓因此知上之教勤於農殖家給人足二
公之為惠則大矣

○周處三害事史言之過特以勸夫改行為善者耳處
惡若與蛟虎比父老何敢言并子為三而面斥之處可
告語者決非天性險賊之人矣卒之州府交辟出為晉
臣功名建當時忠義傳後世宜哉

○周札守石頭城開門延敵使王敦得行秦越戍害朝
望札為之也札故吏為札訟寃王導欲與周戴同例加

之贈諡下壹都監明其非宜其義正矣導以為往年事
敦逆未彰有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監謂
如此則謀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諡之有然則導而受
今日之褒寵無乃亦不可乎監就言而反之非有
議於三臣特陰以愧導耳導曰札與王周戴所見不
同皆人臣之節也此孟子所謂道辭而當時乃從導贈
札朝廷不逆導意極知導欲熱人以文已過故耳前此
帝詔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溫嶠上疏乞貸枉陷之
人郝鑒議敦之佐吏雖多過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
不能脫身速道二加義責帝卒從嶠議鑒之議導不能
無辱頗嶠之議導之意也是故帝從之耳導論平蘇峻

功時於路永匡街賈寧皆欲賞以官爵溫嶠曰永等峻
之腹心首為亂階晚雖改悟未足贖其前罪得全首領
為幸豈可復優寵之導乃止下敦當峻之亂沮軍顧望
不赴國難事平陶侃奏請收付廷尉導以喪亂之後宜
加寬宥遂改任之郭默擅殺劉胤導懼其難制即用默
代胤陶侃表言其狀乃復討默導始避峻奔白石入石
頭令取故節侃笑導蘇武節似不如是及是又笑導導
養時賊良可愧已導委任諸將趙胤等多不奉法大臣
患之導性寬失刑之所致也庾亮與郝鑒箋云人主春
秋既感不稽首歸政南居師傳之尊多養無賴之士為
導發也當時鑒若聽亮言起兵廢導不謂無解導卒庾

水當任煩尚成刑有相諫者水曰前相之賢猶不堪況況如五者哉水笑有所慰他日度其亦書論東之政失在嫗照常為難以為皆前宰之惜江東事去實此之由時人議論往往不滿於導如此三世相業驟焉可知朱子有言王導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考之於史其殆比等類歟史稱導善因事就功夫善因事就功乃其周旋人之功驗也

○王敦兄舍作廬江郡會稽狼籍而敦於眾坐稱曰家兄在那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敦試坐中人畏已與否耳此石頭城威劫編語言太子意也何充溫嶠可謂疑正者矣敦上無君父豈為其兄護哉他日敦反舍為元帥舍軍敗敦大怒曰我兄老婢耳

○周嵩謂其兄伯仁好乘人之敵非自全之道伯仁豈好乘人之敵者耶伯仁果好乘人之敵於王導請臺之際不相申救矣而終以此結憾於導致石頭之禍則今日殺諸賊奴之言實為之此乘人之敵之言也

○王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及遷散騎常侍子坦之諫以為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讓述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宋仁宗時士大夫稍稱虛名每得官輒讓衆亦與其位還讓不失始利而得名其高讓端無窮或四五讓至七八劉敞以為此皆矯偽求名要

上述衆其風不可長乃建言諸讓官或一讓或再讓或不得讓一以故事為典為準然當時有桑梓以定昭化板蕩得開門祇許欲讓其賞於位已上者歐陽脩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讓也懌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讓何累也若欲避名則皆不可為也已脩慚其言卒讓之不聽脩皆為傳傳蓋善懌能自信其心者是在人何如爾

○王長史郗泰軍中桓溫所親密坦之入輔晉室卒為忠臣而超黨真不妄其心豈欲依溫別有所圖耶或曰超父愔居兵權乃溫所惡超依溫者為其父耳愔嘗致書於溫有共獎王室語非超易之愔其危矣春以為不然溫嘗從坦之求婚坦之歸與述言之述不許溫亦遂止超誠多智為父周旋廟堂溫何得便害之超不先愔死其所欲為未可知也

○郗愔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初謂可損百千而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顧謂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觀之禁不能止及為本郡誘綽出諸券書一厨觀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凡券書悉燒之矣超散父財愔為之驚恒觀之焚燒子券綽亦為懊歎稱曰父子情不相同如此同時王珣亦好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覺其子

弘悉燭燒然書一不收責書業正憂妻諸弟昔獎重假貸
問數百萬臨終遺令焚削文並債家皆慙爭往償之
諸子從教竟不受斯可謂賢也矣

晉陸納為吳興太守至姑孰縣桓溫因問溫公酒可
飲幾升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肉不過十
兩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正可三升肉亦不足言後伺
溫問曰外有微禮方之遠耶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
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彞在坐及受禮唯有酒一斗鹿
肉一拌客主整饜納徐曰名近云飲酒三升納正可
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歷溫及賓客並歎其率素
此事吾於泰已待賓之法亦有取焉今人飲饌務尚豐

腴一甚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向口蓋無幾堆盤累碟深
杯大瓢抵以厭饑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宋司馬溫
公言其先公為群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
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沾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脯醢
菜羹器用筯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
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
異食非多品器血非滿案不敢作會嘗數日營聚然後
敢發書筍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
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悉助之乎公之在洛也
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為賓客乳栗一飯酒數行過
從不問一日潞公有詩云燈檠盡牛願子陋食鮮不愧

康節貧范和之云蓋替助屢宜從簡而具雖疎不愧
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為真更微誰笑貧諸公極
其解興之意此又見之今人蓋少思乎此事惜福養財
日用不細吾故備錄之以貽諸同志者

○劉惔少與母任氏居京口既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
惔喜還告其母母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方之范汪
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
夫名在時論於我何預我顧所以為我者何如耳我果
不愧於是人乎論者雖不我比亦不失為我矣我不媿
是人而論者以是人比我是固我輩人也何喜之有惔
之胸懷陋矣史謂其母聰明婦人也袁羊范汪不賢於
惔惔受其名為有餘則何厭於惔乎使論者以非惔之
所能比者比焉惔其可受之乎為惔者其尚論古之人
而毋自畫於論者所比之人斯得矣

○晉孔中丞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林不足
了麴糲事史謂其耽酒如此春家荒田歲收不過百石
林之所入特十之一爾然祭祀賓客之費恒取給焉亦
不見其有不足處陶淵明慕公田利可為酒求為彭澤
令欲令二頃任拾畝種秫為酒費然到官纔八十日遂
自解印綬賦歸去來矣向所謂公田秫者竟未嘗罄
到口也吾任無公田然平生俸入得資醕酌矣其
放別業在南山下營田躬耕種秫以自給所居有林

○唐之勝跡為絕真宗嘗遣中使携畫工圖之開龍圖閣召輔臣觀焉而歎賞之五柳先生若有種別業首復慕彭澤公田利乎春不得為耕之所為隱者今者來歸歲課田產秋米之入當倍於昔因扁所種林處名曰課林亭焉吾其足了此生矣乎若大林泉之勝視種所居吾亦未知其如何吾聊以蠅濡而已史稱枚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豐鵠歲入益厚遂喪清節其為耽酒必復甚孔中丞矣吾年五十有四即乞休而歸吾其免是夫○桓司空懿鎮荆時有參軍養一鵠鵠教令言語遂無所不名有主典人於鵠鵠前盜物鵠鵠密白參軍未發其事其人復盜物鵠鵠又言檢之有驗痛加責治盜者深恚以熱湯沃殺之參軍悲憤累日請殺此人司空教曰原殺鵠鵠之痛誠合論殺然不可以禽鳥故極之於法令止五歲刑也唐溫璋為京兆尹日閣下聞挽鈴聲使人伺之乃是一鵠璋曰是必人探其鵠而誣冤也命吏隨鵠所在捕之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鵠尚懸樹下吏執以送府璋謂禽鳥訴冤事異於常乃斃捕鵠者報之北夢瑋之用法何其與桓異也盜物者本罪存在鵠鵠緣此被殺桓猶能賞之盜謀殺人未行律無死條捕鵠鵠者比諸謀殺何如而璋論乃爾深入何耶人與物仁不同視情與事法當異處禽鳥與獄曠世一見吾若之何而亂常法也

○晉定興中盜發漢霸陵及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詔收其餘以實內府晉之君臣何弗思也盜發之詔以金帛復納其中而封治之義也用度不足亦何忍用此衣收其餘是我利其盜之發也其何罪以治發之者○戴逵善琴武陵王曄聞而召之逵於使前打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為王門伶人遂之自處如此亦可謂能自愛矣閭立本之於畫陸鴻漸之於茶宜其有規色也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謝安嘗戒約子弟因曰子弟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從子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此言非是父兄欲有佳子弟豈獨其私情然哉蓋其責有在焉孟子有言中也養不中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其間不能以寸夫子弟不佳父兄之責豈得為不豫人事而直比之蘭玉之適玩而已者哉孔子謂子賤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又曰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子弟之繫於父兄

序錄卷十五

如此然則安何為有是問哉是時王述蒙顯授義之耻為之下謂諸子曰吾不戚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王于時年已老矣見其方回驕矜頗訊甚脩外生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履儀容輕慢方回歎曰嘉賓不死兒輩敢爾大傳之問殆有感於是乎玄之答宜若不論焉者

○符堅之迫淮淝謝安任征討大都督之寄其為朝廷計者分遣玄輩外一無所事衆八萬欲為百萬敵也難矣桓冲深憂根本遺精銳三千入援安後安果何所恃也而玄輩卒有淮淝之捷天幸其可必耶安石非不知憂冲之所憂也安石知玄輩之能成其事而不形

之憂以安人心耳玄入問計直答已別有肯既而寂然安石不欲區區為玄計者計多則慮分而智昏銳氣或慙是以張玄重請直托遊賊至夜乃還其矯情鎮物如是冲之援兵能助幾何玄輩若以入援為恃則解不致敗此安石所以得兒輩破賊之功也使玄非能成事者安石乃當爾耶安石於兄萬北征之時自隊主將帥已下無不慰勉萬之傲誕安石所以憂之者甚至觀於此則知當日之事安石盡以所憂寄之玄矣

○劉裕屬桓玄篡位與何無忌劉毅舉義討之晉氏重為所延在此而德輿成禪晉之事亦始於此無忌及毅已不及見永初年號世何不復有此三人也毅未死其

序錄卷十五

所欲為與裕美異毅嘗云恨不過劉項與之爭中原又謂鄒僧施曰昔劉備之有孔明猶魚有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其陵傲不遜如此德輿不圖希樂德輿必不敢成禪晉之事希樂不死亦豈能為咄咄終守臣節之人惟夫無忌握節墮難得名忠肅史臣稱其異於向時之輩此三人者無忌不死真晉臣也

○晉安帝初盧循為黃州刺史遺劉裕益智裕答以續命湯或問史書此事何意循戲裕不慧故以益智見遺裕謂循當死故有續命一答耳或曰不然惠遠有荅循書云損餉情至益智乃一方異味即於僧中行之循所遺不獨裕裕所答美石則報是豈有他意哉

○陶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其自叙云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即自免去職洪容齋嘗悲其所謂秫秔未嘗顆粒得到口也春觀蘇子瞻之買田陽美有終焉之志自黃州歸時資用罄竭已書乞居常州既得請而登州之命下矣在惠州時其長子邁授仁化令當挈家至乃買地白鶴峯所木陶瓦作屋二十間待之明年二月新居成而邁與諸孫至五月被命責儋耳遂寄家惠州獨與幼子過肩擔過海邁之求仁化便饋親也既不獲遂無何卒于官子瞻至儋與程文輔書云初至儋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又與程儒書云近結茅數椽勞費不貲賴十數學者助作躬泥水之役靖國政元子瞻北歸被病至毗陵遽卒明年葬汝州郊城所謂陽美之田白鶴之居竟不能終歲享也不亦可悲哉陶令之襟抱坡翁之器識吾知於此無復一毫戚戚者矣聊書之以拓我輩隘者之胸

○後魏王建爲左大夫建兄迴時爲大夫諸子多不憤私盡矣

○後魏王建爲左大夫建兄迴時爲大夫諸子多不憤私盡矣

○後魏王建爲左大夫建兄迴時爲大夫諸子多不憤私盡矣

元請別居椿泣責不聽元氏恨之孰謂無間言乎瀛州之事幾陷虎口相州獄起復脫危機愷弟君子神所佑助未可誣也乃若播子侃預誅其兇之謀唐鑑之逐烏雀自有不容已者城陽王徽李或之為其姻黨豈人倫之可絕者哉而卒以成夷滅之禍蓋族大而威重雖楊氏之世德不能免於亂世然則保家之主宜何如亦有避地而已矣

○南史載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斷決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殘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騰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亘時未嘗倦苦哉有閒暇手自寫書

序錄卷十五

五

尋覽篇章校定墳籍野客叢談謂其精力聰給自古未有如此者穆之非神人乎夫人心無二用安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事皆當無幾微錯謬之理此疑史官之過春觀隋書劉炫傳炫左書圖右書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炫子瞻作大悲閣記云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鴻而耳節鳴鼓肯肯旁人而足識操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彼佛菩薩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子瞻聞炫之事蓋必亦所疑者世客或斯人焉吾未之遇爾何疑古之人穆之與炫哉

○宋書彭城王義康秉政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自啖柑歎其味色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三寸識者知義康之禍蓋萌於此宋四朝聞見錄憲聖太后召秦捨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食此已久又魚視此更大且多容妾進納夫人歸亟以語捨捨患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糟鱖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歎曰我道是無許多青魚大人誤爾捨之奸過於義康之不曉事矣

序錄卷十五

六

○菊花之隱逸者古人惟陶令能配之後世求如靖節先生輩人豈云易得然必不媿其下風乃可為對爾今菊譜中有粉紅千葉散茸而細小嬌媚有態者謂之楊妃此蓋花之柔媚為悅者高人見之亦有所弗取矣○宋孝武初謝朓為吳興郡以鷄卵賦人收鷄數千為清談所少朓名門佳士也事載正史乃爾朝野餘載皆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初下車問里正鷄子一錢幾顆曰三顆乃遺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鷄毋抱之遂成三萬頭鷄經數月長成令便與我賣却一鷄三十文半年之間成九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錢筍曰一錢五莖又取十千付之買得五萬莖又謂吾未須要且林中養之至秋成竹一莖十錢遂至五十萬其貪猥不道皆此類春秋謂昔人以資嗷嗷爾未必有此

事而小說家所載名字灼灼已如此今之居官者又不
有類其人乎嘻今日之居官者蓋不啻但如虜所爲猶
費本錢而已然則如虜者亦未必非賢也

寬厚之意漢卓茂之所行所言者是也後漢書卓茂爲
○循吏行事本人情而不泥乎大法於訓誨之中每有
視人如子長受其肉遺者茂時左右觀之不忍數之爲
從欲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持平居自以意遺之
平人曰往遺之爾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麻開之
賢明之君故來言耳茂史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
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史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
此乃人道所以相親知相敬事也今隣里長老尚致微
請求耳九人之聲群居雜處故有怨訾禮義以相交善
使藏特遺之禮也人能高羅遠走不在人問邪亭長素善
大法禮顧人情今我以禮致汝汝必無怨怒以律治汝
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憐大者
可畏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南史載循
吏第一人吉翰累遷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
活之因翰入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
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視訖謂曰卿意
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
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
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類如此謂之循
吏可乎

○宋謝晦爲荊州都督甚以年少自矜或問其年答曰三十五或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有慙色晦之慙生於自矜年少何足

正如人言亦何足慙士夫得位顧功德何如少老非所計必以年少官尊爲勝祗生其躁進之心有所謂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者將無所不至矣始晦爲宋臺右衛還都迎家賓客輻輳兄瞻驚駭謂晦曰吾家素以靜退爲業汝勢傾朝野豈門戶褊邪乃離隔戶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祖父位不過二千石弟年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禍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高祖不聽晦遂建佐命功寄任益重瞻憂懼成疾不治而卒晦不警於其兄之言而慚於他人之問持此心志馴至誅滅不亦宜乎

○南史宋劉孝綽兄弟及群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亦並有才學適徐悱所謂劉三娘者文尤清拔史臣論劉氏姊妹性聰人總謂劉三娘者文尤清拔義克舉子故稱之中書郎文采之盛治難繼乎而孝綽也梁王筠與諸兄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爾非有七葉名德重光爵位相繼有如吾門者也王導至廢九世立傳著在國史王洽至克九世有集行於晉宋隋唐之間沈氏傳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沒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夫劉氏文人并見一時至七十人之衆此自有劉氏以來罕今之所未有也王氏名德重光克紹七葉之盛此又自

○宋彭城王義康之出豫章也謂沙門慧琳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後范曄事敗義康坐免為庶人徙安成義康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宜也當時范曄輩非不能讀數百卷書知古事者

○劉宋王弘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必先呵責譴辱之若美相時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荅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王分功此所謂奸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為惠又不微借顏色即成大怨亦鄙薄所不任其後顏峻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事同此趙宋李昉為相有

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荅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

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辭此取怨之道也其後秦檜事亦同此然檜以此為濟奸之術樂之於昉非所擬也

餘冬序錄卷十五

餘冬序錄則如卷之十六

內篇第十六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魏崔浩之死高允其有定論乎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太子是欲於先徵新徵者為之次第其議良是浩弗從允謂浩曰苟遂其非而較勝於上將何以堪之允知浩有取死之道也浩監史書事閔湛郝標共誦佞浩勸刊所譏國史以彰直筆允謂湛標所營惡為崔門萬世之禍而浩竟用湛標議允知浩有滅族之道也北人謂浩暴揚國惡魏主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等下至僮僕皆

夷五族允持疑不為允更一見魏主引使謂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孽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允明浩無應死之罪也魏祖因此意解然猶誅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並夷其族檻送浩城南衛士數十人凌其上呼聲噉噉開於行路古今及逆之刑不過此何其酷也嗚呼浩無應死之罪而有取死滅族之道乃卒受此誅也平日之才畧與其君之寵任其足恃乎浩嘗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魏主嘗謂浩才智淵博事朕祖考著忠三世指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卿中所懷過於兵甲朕之征伐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凡軍

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河內
貢時又執浩手以示貢使宗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
是也才畧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
符契未嘗失也其極口於浩如此而今一切刑之如此
何其酷也史稱魏主既誅浩而悔之或傳李孝伯卒魏
主曰崔司徒可惜李孝伯可哀嗚呼晚矣

○崔浩初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其甥盧玄止之曰創
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
從玄於此時有以知浩之所以得罪於衆者矣

○王景文常以盛滿爲憂屢辭位任明帝不許然心忌
其外戚貴盛竟賜以死景文非不知止足者而不能脫

高亮之禍君子蓋嘗悲之嗚呼物已極矣而方思避勢
已窮矣而始求退已心則爾人誰亮之古人謂富不如
貧貴不如賤蓋亦就其極而言避焚淵中迷溺山巔非
過慮也景文自表解揚州時帝與書曰人居貴要但問
心若爲耳又曰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填壑之憂有
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此
言不爲無理景文亦獨奈之何哉帝賜景文樂景文方
與客暮神色不變局竟以敕示客府兵皆憤景文止之
乃作墨唇答敕致謝飲藥而卒此則景文之賢而明帝
負之君子之所爲悲之者也

○王景文以明帝元舅屢辭位任言甚切至明帝不許

而卒以藥賜死此豈景文之罪哉盛滿之地其禍蓋有
理之不可得者而世之人乃且於位任未至則求進而
不已既至則固據而不退以此得禍何足惜也

○沈攸之兵起黨齊者以爲反耳劉氏視之實義旗之
舉攸之事不成而齊之篡始成攸之未嘗反劉氏也史
繁後世勸戒正公論所在沈約宋書乃以鼎運將移迷
樂推之數爲攸之罪是爲有人心者之言耶郢州之敗
功曹臧質曰我之不負公猶公之不負朝廷也乃投水
死倉曹參軍邊營亦以不降見殺大將軍卽下有臧洪
其人非苟然者攸之與宗室義形於言宗儼之所代
爲表檄文疏攸之傳不悉載蓋史爲齊諱也傳中有臧
渙詣益城今天子斬之之語可見齊臣當時之筆約有
未及改者雖然約本齊臣而身又佐梁武揮齊之事以
德愧桀犬之人而述悖言宜矣

○褚淵事魏以道諱自開闢以來未有比肩近臣一旦
北面稱贊翊佐命以本朝輸人者實自淵始淵風類器
識見與時流位重七尊胃厚非淺明帝顧命之際本無
蕭氏淵乃引與共之蕭言及世事袁粲正義以折奸謀
而淵默然歸心成彼大逆沈攸之事起非淵先備其內
之計粲或當有而淵而胸懷乃爾賊黨識其無奇才且節
豈獨保妻子愛一命而已石頭城之譏傳遍天下耳目
淵何以視息於此後魏問耶宋革爲齊道成以淵爲司

弟昭歎曰：吾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不幸復有今日之拜，淵子賈恨，節遂不復仕。淵從弟炫亦非翽身事二代，嘆曰：使淵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德不昌，人有期願之素。沈文季答世祖曰：褚淵自謂忠臣，求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淵入朝，以扇障日，員外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病障何益？宋史諸傳雜記數條如此。景倩之謂竹帛所笑者，真千載有餘戮也。

○陳懷遠章今日與故人飲酒，而明日按劾其罪不少。假貸飲酒，其笑為辱乎？劾罪無貸，其足為公乎？自君子觀之，二人者險刻甚矣。前後兩意，欲再取名耳。君子於舊故義當周旋，事在我安得不為之地？處已待人，誠公而厚，毋與飲酒可也。

○太尉常璩為鎮軍子忠所害，歎曰：吾一生為善，未蒙善報，常不為惡，今為惡終。又宋詹事劉湛以義讓黨被收，謂弟素曰：相勸為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善，正見今日。此即范滂臨刑所以語其子之言也。天可以知，而君子不以隨其為善之心，就三人觀之，湛愧於為善多矣。宋陸務觀云：為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規身後福報，若市道然，吾實耻之。使無禍福報應，可為不善耶？

○齊王敬則為吳興太守，郡舊多盜，檢有千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一不拾遺，敬則立威。

○錄乃始一小兒乎孔琇之為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入縣家，給一束琇之符，微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為盜，長大何所不為？宋張詠鎮成都，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擲其父詠集衆語曰：此方恃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況其長成，豈不為亂？遂殺之。嘻，亦甚矣。永樂初，京中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毆祖母獄者，刑部主事李厚鞫其情，以童穉無知，非真有所毆也，上疏請恤，不聽，繼之以泣。明日

太宗皇帝以劾面試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遂滴厚為安南掾，厚所然就道曰：吾豈敢附死，擬以媚上邪？厚在安南三年。

○上感悟復召為吏部主事，厚赴召僅五日，而安南變復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爲忠誠獲報之驗。楊尚書彥謐嘗為之傳云。

○齊王沈歷錢塘山陰，赫陵令南平長沙太守清廉，戒慎身恒居祿而居處日貧，死之日無宅可葬，故吏為營棺柩，周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具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欽吏人為買棺器，二人俱載南史循吏傳。齊武帝嘗非洽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宅死，令吏衣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輪褒恤，乃赦不給贈，賻瘞武之所論者是已。南史循吏二人傳，別不具其實事，若只如此謂之循吏，何循吏之有？

○齊陸慧曉為晉熙王長史察佐以下造請咸起送之或謂慧曉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宰相自唐以來禮絕百寮宋富公弼為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群公効之自富公始也○東昏之廢蕭衍至新林馬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船行圍空城州郡皆遣使請降袁昂在吳興獨拒境不受命衍使李元履巡撫東土至吳興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琕聞臺城陷閉門獨守俄而安至仙琕曰諸君但求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侍袁昂至俱入曰今天下見二義士嗚呼當時所謂義士止如是耳衍以言慰仙琕有所嫌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為用矣此可謂義士之言乎衍既篡齊而帝顏見遠不食數日卒帝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梁武此言殊未識西山餓等之為義士也

○梁朱雀門突天示護也梁主謂群臣此門制軍統我始欲構遂遭天火竝相顧未有答何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史臣稱其時以為名對何哉蕭氏之衰天甚矣而敬容敢此面諫尚足賞耶前史載此類非一各為誇諂之辭足以見紀事者之無識也

○梁書載扶桑國人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

食兄弟伯叔姊妹三日不食嗣王立三年不親國事孔子不云乎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

○北齊書崔暹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為癡也范蜀公蒙求盧多遜與李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人以告昉昉不信之後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太宗由是目昉為善人夫以昉為善人則知毀昉者非善人矣陳水記聞王太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臣在相位久又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昔漢汲黯言公孫弘三公祿多而為布被此許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三公為布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釣名如黯言且無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其謙讓益尊之真宗之賢王太尉其或亦以其謙讓邪太尉自言在相位久又政事闕失必多所以望於其君而納忠直之諫者意亦深矣

○北史齊王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為東萊太守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昭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

而反何以自明邪。後見文襄說此言，以為笑樂。東齋記事家宣獻公未嘗素談，在河南聚廳，慮囚公曰：汝與某人素有冤，因不能對坐上官，更以俗語問之。始答二子之性習如此，非今所謂對牛彈琴者乎？而或以為迂，或以不通，皆之不知人性，蓋自有要如此者。

○北齊皇甫亮性質朴，屬有勅下司，各列勸情。亮三日不上，答文宣王親詰其故。亮曰：一日兩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實優容之。宋魯宗道為翰林，真宗嘗有所召使者及門，宗道不在。移時乃自酒肆飲歸，中使先入白約曰：上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宗道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情，然君臣子之

大罪中使去，遂以其言對真宗。奇之，謂為忠實，可大用。宗道對使者之言，亮之心也。真宗識人，可謂得之牝牡驪黃之外，而彼齊主之奇顛者，亦不可謂不知人矣。

○北齊李元忠母老多病，元忠專心醫道，研習積年，遂善此技。族弟亦因母病，醫為治療，不愈，遂自精究針藥。母病乃除。隋許道幼亦因其母疾，患偏癱，經方得以究極。世號名醫。誠諸子曰：人子嘗視膳藥，不知方術，豈為孝乎？由是世相傳授。唐王勃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術，勸從之。盡得其要，勃之所見寔同道。幼唐有王壽亦因母病，學醫，因以所學作書行世。宋高若訥亦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屈伏。張仲景

傷寒論，談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秘要，久不傳。悉考校諸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焉。嗚呼！許世子止而通此春秋，不得而誅之矣。或問左氏謂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非邪？許世子始之，不知藥進藥而不知嘗，此許止之罪也。君父有疾，臣子之所

以盡心力者，宜莫如藥物矣。其勿自專焉可矣。大儒伊川有言：醫是人人子分內一事。醫之為道，吾儒其可以忽乎哉？宋李虛已母喪，明虛已旦日詆睛不懈二年，母目復明。李行簡父患癰，極痛，行簡吮其敗膏，不唾于地。父疾尋平。此又以孝為醫者也。

○蘭陵王長恭，卽山之捷，威名大盛，魯王忌之，及代段

韶督諸軍，頗務聚斂，所親尉相顧曰：吾受朝寄，何得如此？豈非以卽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顧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為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長恭涕泣問計。相顧勸其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幾退齊主，遣使醢殺之。宋張忠定公諱在陳，得丁謂逐寇萊公報，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神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遂為歸計。買田宅以自汙，謂聞之亦不害也。朱子門人記朱謂此智者為之，賢者不為也。賢者有義而已，豈避禍哉？禍豈可避邪？春按忠定公事，陳無已叢談云：爾容齋隨筆云：張公以祥符六年知陳州，八年卒，後五年當天禧四年，寇公方罷相，旋坐貶。

何有所謂垂崖自污之事。晦翁之論正矣。殆亦未考其實也。

○賀若弼父教為宇文護所忌。臨刑謂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血出。誠其憤口。其後弼事隋。竟不免。以舌死。然賀若弼之刺舌。不及磨咒堅之緘口。戒之哉。

○秦王世民洛陽宣武陵之行。王世充將軍椎信引槊來逼。不有尉遲敬德事其危矣。李世勣素與椎信友善。誓同生死。洛陽平。世勣言椎信驍捷絕倫。請盡輸已之官爵以贖之。世民不許。世勣固請。不能得。杜如晦與其叔父淹不協。淹當死。如晦迫於楚客之義。為之請而得免。如晦之所請者。決不如世勣之所請者之力也。而太宗聽如晦而不聽世勣。蓋有憾於椎信前日事耳。夫臣各為其主。權信何罪。太宗之量於此。未為宏也。

○唐武德末年。玄武門之變。房玄齡實勸長孫無忌首發其謀。他日上實錄。而書六月事。不無微隱。何哉。玄齡嘗以此為周公之事矣。何為隱之。其隱之也。亦知其事有異於周公矣。前此何為勸之。玄齡非成君於惡者。始也見道未明。而卒也固有悔乎。

○或問王魏之事。范太史受說伊川而歸其罪。昔者孔子不罪管仲。王魏於仲。果有異乎。考管仲荀卿書桓公亦是以弟殺兄。與秦王事。魏奉高祖命而事建

成。建成之死也。上有高祖在焉。二宮左右與秦府共戰。未已。高祖勅令內外一受秦王節度。眾然後定。王魏之受也。民處分。蓋高祖意耶。何得而讐之。春曰。秦王之殺兄與桓公不異也。建成之為太子與子糾之在諸公子列。亦不異耶。王魏固不得藉口於管仲已。嗚呼。王魏尚得為高祖之臣也哉。高祖以秦王功高。素心欲立之。而立建成者。特以其長耳。建成之不克負荷。後來亦易見矣。高祖欲易之心。特未發耳。王魏不為晉之衛瓘和矯。盡忠高祖而勸建成。以立功。又勸以早除秦。王然則王魏非高祖之臣也。太子事定。王魏不躬待罪。高祖闕廷以謝無狀。詹事主簿之引雋州之召。不躬受高祖之命。而遽就列。嗚呼。若之何其可免於君子之責也。

○惟房與杜為真宰輔。唐人有是言也。助天理物之任。三代而下。漢則蕭何。魏則郭泰。唐則房。房杜後。稱姚宋。宋則慶曆治平。韓范富歐。更升迭用。言相業者。必先焉。以今考之。參之于何。吉之于相。璟之于崇。皆起繼位。琦淹弼脩。雖同一時。中書與樞密殊。宋政與平章異矣。若夫共掌朝政。位齊時。並而典章文物。彼此斷踈聚可定。則從漢泉宋。未或有如房杜者也。參與何有。隙及代。何能一遵約束。相嚴毅。言濟以寬。崇應履環。善守文。宋四公上前持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其人品雖優。然意見終不能以相一者。有在。而玄齡每議事。帝

所曰非如悔莫壽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如晦長於
斷而玄齡善謀固非獨三百六十九人九十八族之所
逮者也史臣謂房杜為相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
由而不知其相業蓋靡乎無可尋迹矣所謂真宰輔者
其在此也夫此像許先生廷綸家藏先生官南通政時
春偶與論予所見人間收得唐人遺象衣袍領圍其頭
若無裏衣不可曉先生曰吾家房杜象正如此因出視
春得歛衽過目焉像頌中爵號與劉昫史不合昫史列
傳他人當時贊詞率不載獨載二公贊有曰才兼藻翰
思入機神當官勵節奉主忘身者有曰建平文雅休有
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蓋三公圖蓋應圖凌烟閣
時語此像頌又不同焉而繪事精其綉素雖就散神采
燁如意必有肖於瀛洲烟閣之新圖者非宋畫院臨本
之所能及也先生藏此寤寐其人惟在其相業而已此
矣足深贊乎肅觀之餘輒此曉曉亦特致夫仰企之私
云爾嘉靖丙戌正月十日書

○書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云刑濫則懼
及善人律文斷獄失於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失出輕
於失入蓋寓此意唐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近來刑綱
稍密何也德威曰是在君上今日失入無罪失出則獲
大罪所以吏各自愛謹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按漢書
班固云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

生之今之獄吏上下相順以刻為明懷者獲功名者
多後患諺曰鬻官者欲惑之設計情久缺之利在於人
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後漢書許都
允以為獄者民之命也常歎曰獄吏之貴也其後漢
先亡劉項之際英布封王繼繼父相有刑獄之責
凡人能無咎乎為士師者勸與有禁乎
○唐李勣在軍中臨事雖將必嚴然其心則寬之
或問其故曰薄命之人耳定必成功免勦之計薄命之
人羸弱者也夫選將變卒變國不較其才不考其計
惟其體貌豐厚則選之與有司為勦者之大者者乎
上恭嘗用巨無霸矣然則其才其計其才其計其才
乎宋常服體貌雖壯而無才無計而無才無計之人乎
不較其才不考其計而無才無計之人乎宋常服體
將之道也宋常服體貌雖壯而無才無計而無才無
白丁隊主遵若以勣為不才而用之後果功還中興軍
封直陽縣公時勣為大將勣之謂道者曰形既
之人今何如勣勣曰勣之用人不亦不類於
勣之選將者乎勣勣勣勣勣勣勣勣勣勣勣勣勣
人也多矣

餘冬序錄卷十六

餘冬序錄竄稿卷之十七

內篇第十七

柳橋家何益春撰述

男國學士仲方編輯

唐太宗之忠孝世勳徒以其不負李密而信之耳初勳弟威陷於王世充令作書召勳對曰兄尚節氣昆弟不能移也以立武事觀之所謂不負不能移者何在勳臨死謂弟弼曰我子孫付汝母令後人猶吾笑房杜也我死飲加朝服庶著此奉見先帝勳欲何顏服唐朝服而死太宗也武后光宅元年勳子敬業起兵匡復為李孝逸所敗后追削勳官爵發塚斷棺盡夷其族距勳死才十一年而有此覆宗之禍後人齒冷豈獨房杜之比而已哉天之報施於斯見矣

○唐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善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於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傳奕曰此邪法也不犯正若使呪死不得行帝召僧呪奕初無所覺頃更胡僧倒地始為所擊者更不復蘇其時宋陳仲微為蒲田尉囊山浮屠與郡學事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沿檄過寺其徒文揭其事以為冤旦暮祝祖莫省為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其狀以曲在己之僧而欲祝詛何心公處之士夫邪不犯正得死宜矣然則祝詛之事孰謂其無神明哉

○高宗以立昭儀事問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玄宗以廢太子事詠之李林甫林甫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自家事一言而王后蕭妃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琚遂不得其死矣嗟夫后乃天下之母太子君之貳也而奸臣一言而殺之天子以天下為家天下之事孰非天子家事家事之大有大於易后與太子者乎而為之家相者此無所豫則何事可豫利口之覆邦家如此人莫親於父子莫愛於夫婦而一言決意生死間之人倫之間非天合人合之篤者孰謂其可保哉

○劉廷祐弱冠登第政事為畿縣最嚴辦李勣謂之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懷大志自貶抑無為獨出入右也勣於此可謂知言路嚴初佐崔鉉於淮南鉉知其必貴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既而入為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入翰林也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無則早達亦豈其人之福也哉廷祐他無聞而嚴不妄念終吾無足論也已

○駱賓王臣復府檄文有弒君鴆母之語人但知史載武氏害王后事而不知高宗之死乃武志也五王為唐舉義誠以春秋鉅鉞行之武當誠嚴家大廟而乃遺賊不討使得從容上陽則受顯冊死諸遺詔何哉逆豎

三思之肉不隨二武同礫都市而欲藉手昏童置之杭
上以自立威難矣義旗未偃身遭反噬禍亂相尋雖天
運則然亦人謀未盡之所致也

○武氏之將易唐命也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百官中
獨武臣李安靜正色拒之後來諸賢豈不有豫焉者安
靜之死何亦無一人以訴其冤也當時王公百官使皆
安靜其人彼武氏能獨居其位耶安靜之忠前無愧楮
遂良後不減張柬之輩矣春故表出之以補春秋特書
之筆

○周武氏朝以男戴女以陽從陰習而安焉唐之大臣
拜其表感激至為流涕而還宮猶自謂違故主
而泣人臣終節也○唐書時人心至是朝野金載乃有
盧氏不令子事女主事氣節烈然稱丈夫夫有不及何
哉賢如狄公身雖周朝乃心唐室屈身以濟大功非區
區事女主之人然聞姚是語自不能不慚在他人士當
何如哉金載云仁傑居其姚曰表第有何願當悉如旨
狄公之公正恐不如是表弟而特吾當品其材自官之
不材國家名器非可恩假我安得問所願也幸其姚賢
也姚若不然而為其子過請所願亦將悉如旨耶狄公
嘗言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其所居於盧氏者吾不可不
為之辯

○初要當國執政以次用其親常巨源秉筆當除

十人而楊再思得其一餘皆諸宰相近屬再思謂然曰
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再思何人亦知負天
下為可恨當時士夫又在再思下矣巨源所謂時當爾
耳今人亦多言是此等時節開此等花司化權者得無
有感於此言乎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
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母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
長史蘭仁基請代赴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因
相謂曰吾輩豈可不相愧乎遂相與輯睦夫善之感人
有如此者柳宗元初遷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
宗元曰播非人所惡而禹錫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性理
欲請于朝願以柳易播會裴度亦為禹錫言得改連州
韓退之作子厚墓誌實載其事以為世勸夫即一善而
稱之宗元亦可追蹤於仁傑矣

○蕭嵩為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
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
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退齋坐
錄元豐中王荊公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其去公喚老僧
化成為作一課更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公看命
今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只看旦夕
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
不在上不疑何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大臣去位如

蕭萬之見僧化之所為告者可以免後時之殆矣

○史稱張九齡與嚴挺之善欲引為相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悃挺之素薄林甫竟不誼挺之可謂持正能不阿矣九齡非阿人者而教挺之乃如此昔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之曰吾恐為害不求益也九齡蓋以杜預事為挺之計耶九齡善挺之而教之以是取相則九齡非愛挺之者也然則預之餉遺貴要欲免禍也亦豈君子所得為之事哉宋林大中落職端客或勸大中通沅胃書大中曰吾為少郎時一言承意豈聞居至今日客白縱不求福益亦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陸務觀有言禍

有不可避者避之得禍猶不能隱而拙小則謫斥大則死自是其分若為愚庸而奉承上官則奉承之禍不止失官為患而後失臣節則失節之禍不止喪身人自有懦而不能蹈禍難若固不可強惟當躬耕絕仕進則去禍自遠

○唐玄宗以張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否帝有九齡不用而欲求如九齡者用之豈非感歎抑其心者不泯者歟爾

○唐玄宗初政姚崇為相盧懷慎與焉開元之治崇實輔成之懷慎何為者耶崇非其君任之專而其同寮推之無所忌抑何能爾崇嘗奏請序進士郎吏再三言之玄

宗不應崇懼趨出上謂左右曰朕任崇以庶政大事當

奏聞共議即吏卑秩乃煩朕耶崇謂告十餘日政事委懷慎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上曰吾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耶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是固宜崇之能輔成開元之新治也然則懷慎其不亦得為賢相乎有才有才者或不得不服而守正者尤易為人所忌懷慎臨終薦宋璟上納之崇罷璟為相史稱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入莫得比是固然矣璟之為相也蘇頌與焉璟與頌相得甚厚璟每論事則頌助之然則頌其不亦得為賢相乎胡氏嘗論姚崇張說罷而復用宋璟蘇頌斥而不復

之故而嘆君子之難合甚矣守正者之尤為人所忌也

○唐賢相稱姚宋而姚資權謫宋性耿介故論者每以芳崇如逐張說罷魏知古事皆崇之謫也史言之矣春觀武后遷上陽宮時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張柬之等曰今豈涕泣時耶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罪耳心焉為之憂刺吏後五王被害而姚獨免所以涕泣者蓋預知後事子矣崇豈無知而自黨邪偉者此亦崇之權譎也雖然古人明哲保身之道亦何用此吾觀崇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亦有謫道存焉意譎而事

三北其猶可稱歟

○盧懷慎為相時以伴食目之中書政本之地其可容
伴食之人乎然坐鎮雅俗有如明皇之言要不可無
人也史載明皇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尚通尚學尚吏尚
文尚儉尚直各具所長若懷慎之清亦宰相中不可無
者懷慎之卒家無餘蓄清不誤高其上表為求殯葬並
明時重器以入事君尤得古大臣體是可以伴食嗤之
乎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時安祿山逆即顏著真卿以霖
雨為訛脩城浚池除料丁壯儲廉價乃陽會文士泛舟
外池飲酒賦詩或譏於祿山祿山密偵之以為害味不
足虞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宋季元

則刺維州時河吐既罷兵先則治城壘不報契丹主曰
南朝尚脩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維州其
人長者不足疑既而有詔詰之先則奏曰初通好不即
完治恐他日頽圯因此廢守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為然
先則乃復託護祠而築關城從浮圖以寓片暇使敵不
疑而城守堪望之地益難焉此二者當其時既不得
為而為之慮如此今日復開封固之全禁而外郡邊
邑曾未有一人能盡心者盜賊竊發易使軼所在皆
成蹂躪之域豈不可重罪耶
○安祿山反河朔盡陷
○此朱泚謀逆段秀實擊沉
識顏真卿何如人所為

遇害德宗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嗟乎中主之世惡
容身於朝得享其利而忠良往往擯棄偏方聞地及其
亂也忠良自挺當其害而容身取位者既已鳥獸散矣
向之腹心股肱今日何在而盡力效節乃其所不識之
人其所委用不至之士嗟乎此其所以有亂亡之及也
丁亂在亡而始憐其所不識之人痛惜其所委用不至
之士何益玄宗吾不論德宗時真卿尚無恙也德宗惜
秀實不及用而於真卿復投之虎口以快奸相之計何
中主之難悟而君子之多不幸也

○楊廣夫樂府厲鬼之詩不存而有序譏切厲鬼不
能殺尹子奇賀蘭進明殊不成語伯有之為厲也子哲
之死子產實殺之申生與伯有之見夢於其國人也史
駭其言之驗耳巡死而進明不旋踵以退敗子奇亦隨
手誅矣巡之言不既驗矣乎楊又譏巡守城食人事史
謂巡遠事自韓李序傳以來天下已無異言楊氏所言
皆前人前斷案何足更辯幽冥報復大雅君子不道焉
春獨於人傑鬼雄不忍以為泯泯之國殤也故特詰之
○郭子儀不問發墓之人宋儒謂雖古之齊物我者不
能過春以為不然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豈有生死間邪
所謂齊物我者能忘物我相形之私則善耳若併其至
尊親而忘之異端之害也汾陽於此其事在甚難問之
際其心豈忍遂忘物我之間其對德宗之言涕淚俱下

其預思之熟矣不其戴天之深淵乃君君側之巨蠱欲
爲其事則不能無致愛於吾君而時勢如此久主兵柄
之大臣一言或出誰與解此大結乎史稱汾陽自涇渠
朝中外懼有變當時人情可知而汾陽謂此天譴非人
患也書曰惟干戈首厥躬此汾陽之識量之所以過人
也

○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之世與肅宗為布衣交靈
武之會預謀軍國私濟艱難厥功不細代宗自未為太
子時已深相倚藉矣衡山之起常袞言於上曰陛下久
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情且
以為刺史周知人間利病候報政而用之因以泌為澧

州刺史夫人必先試者不知其才故也必在先朝欲用
為相不可得今尚須試遠州邪而泌乃僥倖為之常袞
非蔽賢者此殆不可曉矣

○唐德宗召朱泚入朝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
之盧杞忌張鑑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
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若以臣親寢惟
陛下神算上乃以鑑兼鳳翔節度使明年鑑為節度使
琳所殺李希烈陷汝州杞素惡顏真卿挺正敢言欲出
之會上問計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
旅而厭顏真卿三朝舊臣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
上乃遣真卿宣慰希烈為希烈所殺李揆有才望杞畏

其後用道為吐蕃會盟使上謂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
使遠使非諸練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
者不敢辭遠使矣揆乃行還至鳳州卒春嘗性奸人之
傾正士亦多術矣彼若直為不根之言無對之諒以相
醜詆聽者不能不察受者猶得明而辨之惟夫陽托公
論陰釋私憾使聽者無所置疑而受者至無以自解焉
嗚呼此奸人之術所以尤易行也杞之惡鑑也謂鳳翔
將揆非宰相不可鎮撫其惡真卿也謂其卿四方所信
可不勞師而從其惡揆也謂揆練故事揆行則人不辭
遠使此其言非有毀也而三正士為之出何其易也意
非明君其誰能信奸人之術德宗之愚悞希烈之覺也無

怪四

○唐德宗嘗云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李泌曰此杞
所以為奸邪也若陛下知何肯用之春以為杞蓋有才
以濟其奸邪者也故其君不能覺而用之穆宗時宿州
刺史李直致坐賊當死帝面諭牛僧孺曰直臣事雖微
失然此人有一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
曰凡人不可止於持祿取容耶帝曰法東縛殺猶正
為和多數禪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況直臣小才
又何屈法哉宋神宗嘗稱呂惠卿美才同馬光曰惠卿
過於王安石使江克李訓無才何以動入主夫小人有
才虎而翼者也其君不覺而誤用之未有不貽家國禍

○逆賊朱泚僭位逼太常卿樊系為冊冊成仰藥死人之失節者畏死耳系能仰藥不難死其何救於失節耶

○吏部尚書常璩以宗人伐墓栢坐不相教貶絳州刺史此法今無聞矣

○唐李懷光之解奉天圍也其子璿入見德宗以為監察御史懷光後與朱泚通謀屯咸陽不進璿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老陛下故不忍不言臣并

不愛其父與家族顧力承寵而兩上曰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與之俱死更有何策及懷光謀死璿亦自縊胡氏論璿父敗則死之言莫上晉而生之而上不喻也上雖不喻亦宜預知焉璿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當勤王解圍特解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璿勿死璿亦可以不死矣春以為此言為德宗錄功誅叛謀則可爾使璿而璿自不容不死璿之密言於上其忠也父敗則死其孝也若有與上留而生之意璿不得為若亦不得為忠矣德宗誠念懷光前日之功而許其子不死璿亦當以不死讓餘兄弟不然璿之告父特為自免之策而已懷光誠得命璿勿死璿亦當以死從

○蓋璿嘗告父矣忍令父死而我獨生乎吾未見璿有可以不死之道也後唐明宗子從審從莊宗為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於魏莊宗謂從審曰爾父忠孝於國有之矣今為亂軍所逼爾宜徃宣朕意毋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為元行欽所執從審曰我父為亂軍所逼公等不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從審以為己子從莊宗於汴將士多亡於道從審環不去左右或勸其逃從審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審通問行欽以為不可遂殺之歐陽公曰無父為生無君為死為生而世之言曰為忠孝者不兩全豈其不相為耶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

死於我女禍之應如此哉

○昔人論房琯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此陳濤斜之所
以敗也春觀琯傳琯不惟以虛名自累而又以人之虛
名累己已惟其好名也故有自累之事惟其好人之名
也故又有累己之人效古法用車戰惟其好名故也任
書生當軍旅惜其好人之名故也嗟夫名之為累大矣
杜甫稱琯醇儒有大臣器使丁承平自當是一名卿賢
大夫而用處所長一敗塗地功隳身廢豈不可惜哉杜
詩註謂子美以論琯事貶華州又謂賀蘭進明譖琯并
及子美故被逐實之甫傳與年譜蓋不然也甫論琯在
至德二載張相救之得免尋遷鄜州盧從還京乾元元

年仍任拾遺秋始出為華州司功不為論琯出也然自
是不蒙省錄間開流離飢餓終世嗟夫許身稷契之人
視諸以天下為己任者竟何所成就哉

○盧駢因話錄憲宗賜裴晉公王帶公臨終封進表曰
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
間識者賞其明而簡王文正公遺事公疾革上臨視賜
白金伍千兩召楊文公於床前作讓表公覽乃自書四
句曰已懼多藏况無用處見謀散施以息災殃是冬公
薨文公歎曰精爽不亂如此我朝凡有賜大臣之物臨
終蓋不封進宋人賜大臣已下動有至二三千兩者蓋
不獨王文正公一人而已前代之風後世之法也

○唐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詔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
事不啻大夫禮平御史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比有
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
大夫不知白誰也歐陽歸田錄云御史臺故事三院御
史言事必先白中丞所傳殆非唐故事矣劉子儀為中
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中丞雜端子
儀之見其不賢於承嘉乎今制六部司屬皆書其部而
都察院則各道直書其道而不繫於院正為各道得自
彈事於院可以不相關白故爾

○唐李乾祐未徵初為御史大夫奏言鄭州人鄭宣道
婢火府監主簿李玄又妹為妻玄又妹即宣道堂姨同

唐書卷七

十四

堂姨嘗從母何得成婚而法無此禁古人正名遠別
後代遠道任情將恐平人浸以成俗然姻屬無服而尊
卑不可昏者非止一條請付群官詳議可否左衛大將
軍紀王慎等議父之姨及堂姨母之姑姨及堂姑姨父
母之姑舅妹姊女壻姊妹堂外生雖並外如無服請不
為婚詔從之仍著於律令宋洪景廬隨筆姑舅為婚在
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案戶婚律父母之姑舅兩姨姊
妹若堂母姨之姑堂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
壻姊妹不得為婚皆並為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若
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無所妨今州縣
官書判至有持姑舅兄弟成婚而論者曰人於不能

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
為婚周武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為妻妾宣帝詔母族
絕服外者聽婚皆偏國之制洪武十八年翰林待詔朱
善言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
甚多非姑舅之子若女即兩姨之子若女蓋以於法不
當為婚故為離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
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逼而奪之使夫婦分離子
母永隔冤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道路感慟人心議律
不精禍乃至此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為婚者有禁若
謂父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謂姑舅兩姨皆為己之尊
屬已不可以卑幼而匹之若已為姑舅兩姨之子彼為
姑舅兩姨之女無尊卑之嫌為子擇婦為女擇壻古人
未嘗以為非也成周之時王朝所與為壻者不過齊宋
陳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
其世為婚姻可知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魯衛鄭秦晉
亦各自為甥舅之國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
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為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
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蒙公夫人
張氏乃待制張昱之女而待制夫人即蒙公母申國夫
人之姊又非以己小姨之子而娶大姨之女乎父子小
學一書所以明人倫也而蔡公之事載焉如其不可則
必不在所取也今江西兩浙此弊尤甚以致訟獄繁興

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所奏下群臣議弛其禁庶
幾刑清訟簡風俗可厚朝廷是之然今律猶有娶己之
姑舅兩姨姊妹者杖八十離異一條國家并取魏周之
制防民末世亦不得不然爾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李懷光與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告之懷光責演芬曰我以爾為子奈何負我死其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易心苟免賊名而死死耳心矣懷光殺之夏貴家僅有洪福者從貴積勞為軍統制鎮江址降福與子大源等結貴軍復之知鎮巢貴既臣附元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貴以元兵入城執福子屠城中貴殺大源大源呼曰法誅首謀何

○序錄卷十八

至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朝何告人求活邪大及福福大罵數責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也懷光之以兵反從此也德宗奔梁州貞元元年馬燧等討懷光諸軍平河中懷光繼死貴之降元也閱四年而死去其養子家僅之死纔幾時演芬與福百世其芳而為之義父主翁者萬年有餘臭矣

○甚矣小人之無忌憚也裴延齡在德宗朝每奏對恣為詭譎皆眾所不敢言與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延齡何恃而敢如此德宗非不知其詭妄但以其好詆毀人異聞外事而親厚之此小人之所以無忌憚也德宗欲脩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臣近見同

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玄宗何人之祖歟而延齡敢為此言而德宗亦不之罪宋高宗之相李綱也顏岐言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位三公宜增其禮綱為金人所惡宜置閒地綱入見首言陛下用臣為相而外廷之議如此臣願歸田里至於命相於金人喜惡之間更望聖心審處上曰顏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者岐語塞綱乃赴堂治事甚矣小人之無忌憚其何所不至也欲諛其君則不顧其君之有祖欲黨逆而排正以諛讐國則不僕知其君亦人之無忌憚而敢言乃至是也吳而弗誅朝無復可誅之人矣

○序錄卷十八

○劉禹錫曲江序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溪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嘆罷政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伎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耶趙德麟侯鯖錄云陸贄文學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誣于公異家行不脩賜孝經一卷公異坎壈而死忠州之貶不無天譴也嗟乎賢如張陸而眾善不足以贖一惡彼行住坐卧四威儀中念念於傷物者天將何以處之夢得手時有激之言聊復翁異世之公論也可畏哉或曰春秋

為賢者諱君子成人之美張陸不當復彼此議春竊謂不然後之君子觀此可以益勸於為善矣韓愈云張陸之言自後世觀之則知其言亦不無後以

○崔造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是四人者造後獨至相位然論者不滿焉以虛名之無實也春按造之外韓會者故奸相元載黨也大曆中坐載貶官以卒其立身如此無可言者而柳子厚謂其名高致謗殆恐不然彼盧與張直文人之靡耳四變之稱抑何以異叔文之黨謂可與與堯舜之道者乎○憲宗討淮西久未有功韓愈上言淮西三小州而當天下之全加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退之為平淮西碑云凡此恭功惟斷乃成是

證前語
○韓信師事廣武而定三秦李愬索禮有祐而平西蔡廣武之謀裾之計之所成者非信與愬之功也耶
○李肇國史補記韓退之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不可下發狂大慟華陰令百計取之得下或謂其無是事蓋為退之諱也而辯者又言退之詩實有是退之蓋欲以警諸在位者能上不能下之戒耳夫退之誠欲警諸在位者然何至不自愛乃如此乎此真好奇之過耳史補記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行軍司馬退之為巡官同在使局或譏其年輩相懸退之曰大虫老鼠俱為十二相

屬何怪之有此言亦近乎戲退之使王庭湊至壽陽絕句有園花巷柳之思語林載之謂指其二妾絳桃與柳枝也鎮州初歸詩云別來楊柳堪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即歸則謂其妾柳枝後逾垣遁去家人追獲故詩云云自是專寵絳桃豈其然乎退之有二侍女見贈張籍詩無疑然至箋其詩而實之事如此恐近於誣君子矣語林又記退之病將卒召群僧曰吾不樂將死汝詳視吾手足文無離人云韓愈顛死也大退之學道之士當啓手足之時何暇慮僧之誑而詔戒如此是知為語林者正誣退之者也常絢記劉禹錫語云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程曰崔大

丞相群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與愈往還三十餘年不曾共愈說着文章此是過人也又曰韓愈初貶制詞席舍人為之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元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也問何謂曰出語不是當蓋愈其責詞云亦有聲名如劉所云退之真自一輕薄者他如語言行事安在其不然邪雖然劉禹錫其人而議韓愈輕薄吾自未見劉之能重厚於愈也大抵退之在當時文才傑出而氣節又復挺拔言語不能讓人人且有多嫉者退之抗顏百世其推尊者亦獨其門人耳撫言李翱云韓退之之文古之文也其古之

人也與人交至卹其孤爲畢婚嫁孟郊張籍之數是也
意道學名一世之人如程如朱尚不能理於衆口而況
獨以文爲者乎退之脩順宗實錄劉柳之黨直筆而書
禹錫所以謫退之者有在矣

○我身陷此朝爵位不早縮固宜常有人文章紹編刻
韓公此語蓋即天之報施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之意
公之子果金根莫辨文章家稱不肖焉而公之孫承狀
元及第爲時聞人此語固不誣也然繫乎天者終非人
所能必白髮被兩有飢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
紙筆陶公此語又當誰責張縵云先生厚積於躬薄取
於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聞此亦先生

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世有食浮於德無
功而受上賞之徒其亂祚彫落不克永世論者曰天道
昭昭可爲貪夫炯戒而又有不盡者跼壽顏夫之事宋
諸君子謂天道不當就一二人身上論之信矣哉

○韓退之與鳳翔邢尚書書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
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儼如賢者
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則見焉則賢者莫不至
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
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得士
之道盡於此而已宋杜初公衍性好施張侍讀環曰公
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杜豈

有得於退之所謂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之者耶夫以
財施人之美行而妄施不可也彼有假國家之名器
以私加諸人而一不問其賢愚者可也乎哉

○韓退之送孟暄序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
不吾惡吾將強而拒崔評事墓銘苟親矣雖不肖收之
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故人此吾所欲低頭於昌
黎處也

○皇甫持正送簡師序云韓侍郎貶潮州浮圖之士惟
快以拊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資適潮不顧蛇山鯉水
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者雖佛其名而儒
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不猶愈於儒冠朝服

而溺於淫恠之說以教彝倫者耶東坡爲勸上人詩集
序云歐陽公好士而士之負公者有之翟公之客負之
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佛
者惠勤長於詩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嘗稱之公薨於汝
陰予後見勸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
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
予然後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
功名其不負於公也審矣眉山入傳巢谷學古兵法游
西邊與河州將韓存寶善存寶坐罪犯公逃江淮間會
赦乃出蘇軾蘇轍謫嶺海谷往詢訪轍又欲往海南訪
軾至新州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曰公於朋友之義無愧

高恭惜不遇子而前遇存賢後遇子兄弟也

○柳宗元授都叙文寶并永州貶書所善蕭悅言情又貶京兆許孟容書累千餘言所以望之者甚至而二人漠然無應史稱衆畏其才高懲刈後進用故無用力者春不知畏其才高之云畏忌其將壓已耶抑畏惡其恃才將復為國害也蕭悅吾弗論若許孟容自為給事中時已與侍郎權德輿樂挽較士號權許此其人於宗元之材當無所忌而亦不見其有所用力或者寡不勝衆抑或不能無所畏焉故耳噫宗元材矣而卒以竄斥死蓋不善自用有以致之非不幸也

○李紳為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勁直

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詆訐紛然逢吉遂兩罷之紳之剛愈之勁直君子也使不至不相下者逢吉之計不行矣小人陷君子持能巧中如此

○裴度傳敬宗時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李德裕傳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之水率一戶僦一人使往汲往者日數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安源從之此一事兩紀裴李之見正同而彼此傳不牽連書

及使贊皇之請先下令狐不當復為舉禁晉公之判已行則所以從之者不在贊皇之請矣

○司空圖撰李磎行狀稱美其著作甚至而惜其焚於賊大無聞於時以為陽春白雪世人寡和孫光憲瑣言載之其信然乎光憲言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翱數君子之文凌轡荀孟概標顏謝所宗仰者唯梁涪補闕而已而梁聲未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文章之美理當傳世其獲傳與否又自有幸不幸者今昔所嘆不獨李磎梁涪而已梁補闕事退之輩集中無一言語見及而尤憲謂此數君子宗仰其人為龜鑑不免近於誕矣

○任用宦官前代有國之初自無此事漢高世猶美得排闥而言之而東漢循致燎原乃爾唐自中葉有監軍者或問之朱子蓋其時因疑諸將時以親信參之宋太宗令王繼恩平李順有功宰相擬為宣徽使太宗謂太重不可遂創宣政使處之朱子曰朝臣諸將中豈無可任者須得用宦官彼既有功爵賞不行吝矣然猶守法制恐啓宦者權重之患及熙豐用兵遂皆用宦者李憲在西權任如大將馴至後來遂有童貫譚稹之禍後世之事無亦有類是者乎故秦備書之

○李肇國史補載李沂嘗放一死囚他日遇其人于途延歸其家與妻議所醉之物妻嫌數以此人曰醉物不如殺之李急遁而免孫光憲瑣言御史穆延晦者黃

巢乳後歸東都宿號州公館收聘張行訓典客曰我受
魏家恩命今侍御過州須展分報德典客以告務脩狀
謂謝張大怒詰其言遂斬謁者執驚怖歸館張尋遣人
就害之併害其同行李監察航以滅口謗云恩將離報
誰信世乃有此事耶

○王涯舒元與為相時涯有從弟沐在江南老且貧跨
驢詣涯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
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日
造門候命及涯家被叔沐適在弟與涯俱勝斬元與族
子守謙愿而敘元與愛之從元與者十年一旦忽以非
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

南元與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少至昭應關元與叔族
守謙得免或曰沐之併命跡之禍也守謙之幸免愿之
餘福豈其然哉魏文明后寵任宦者侍承祖官至侍中
尋文即位承祖坐職削職禁錮於家承祖方用事親姻
等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獨否常謂承祖
之存曰婢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與之不
受福與之則曰我大家世貧衣衣服使人不安不
得已或受而埋之與之如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
常著敝衣自執勞苦承祖遂棄之不肯起攜使人抱
置車上則大哭曰預欲殺我者得氏內外號為癡
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婢至縣逐其一婢伏法帝恩

殘貧散特赦之欲免禍者若楊氏乃非幸免者矣

○仇士良致仕教其黨以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聞
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
後君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士彼見前代
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士良之
言聞于傳心之秘密藏也而史臣得而述之為益大矣
○唐常貫之為長安令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劾示
所記曰此其姓名也願識之而進於上宋孫朴薦唐介
吳中投為侍御史或以為公未嘗與二人相識曰朴豈
求識面蓋官夫實之薦人必欲識之而朴不求相識二者
孰是曰人有賢否不識之而遽薦則恐有舉名之累必

求識之而後薦則不無市恩之嫌人之賢否不可不識
而人之面不必相識也孫固為著刑詳議官時歸琦知
其賢諭使來見固不肯往琦益器重之引為絳脩中書
諸房文字魏公非市恩者而欲見固欲知其賢矣為如
何爾及諭使來見而不肯往其賢不待見而決矣此所
以益加器重而薦之也歟
○李德裕在中書不飲京城水飲食悉用惠山泉時有
水通之號或諫水遠有損盛德德裕曰末俗安有不嗜
不欲者某不求貨殖不遇聲色今止一水耳德裕南荒
之謫水通何在嗜飲之害雖水亦已多矣唐人記德裕
奢侈每食一桮美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貝椎黃珠

砂煎汁為之過三即弃其滓而自謂嗜止一水可信乎
○柳宗元為呂溫誄云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
東平呂君卒君由道州以陝為衡州君之卒二州之哭者逾
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戌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
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聞其哀聲交於北南舟舫之下
上必呱呱然蓋嘗聞于古而觀于今也蘇子瞻謂宗元
敢為妄誕居之不疑如呂溫之卒云二州人哭逾月客
舟之道于永者必呱呱然雖子產不至此溫何以得之
蓋以溫特八司馬之一耳柳又其黨其言不足取信於
世也予觀溫知衡州時送毛令絕句曰布帛精粗任土
且疲人誠信每先期今朝臨別無他屬雖是蒲鞭也莫
施其愛民之心發於言語乃如此其政必有可觀者今
之為太守者不卹縣令虐取厲民於諸邑惟視其督課
之多寡以為殿最是則又呂司馬之罪人也溫之為政
似他人蓋必有可觀而足感乎人者後人徒以其平生
而不信之其所言又出黨人之口人益不信人之脩身
養誠意平生不可不謹蓋為是宗元之誄乃曰君之志
與能不施於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徒讀君之文
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君之文章宜
端於百世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
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
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重若幸得出其什二三巍然為

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其於文又云君理行第一尚
非所長文章過人畧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所動
者志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
化光之心云云柳之言且不見信於當世之人矣况後
人乎
○唐自安史構逆之後四海沸沸汨乎黃巢而大亂成
矣世嘗恨賊難滅賊不難滅也巢賊荆襄之敗渡江東
走或勸劉巨容窮追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
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
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賊由是復振明年賊屯信州
過疫癘卒徒多死請降於高駢時昭義等軍皆至淮南
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因悉遣歸
賊謂知諸道兵已去度淮遂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擊
之兵敗勢復振若是者賊果真難滅耶巨容身死成都
駢亦族阮廣陵前日之富貴功名所以邀君而專己者
今安在也若國家喜負人語則在上者所當知
○唐王起敗歷首寺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為
僕妾所有老年寒餒至與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曰
祿仕之士不能撙節稍豐則飫及拘羈似歎則困彼妻
孥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
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用乎
徐文序錄卷十八

北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叔孫通所事且十主皆面諛取親貴馮道之所事如叔孫而貴任又過之安得不受重戮於後世

○五代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立龍詔許之州人相與聚哭而葬之為立祠歲時享之太師馮道曰吾嘗為劉君僚佐觀其為政無以踰人非能滅其租賦除其隸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之所能為但他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

天下二十石皆效其所為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

○南唐柴克宏職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爲非將帥才吳越兵攻常州克宏請效死行陣唐主使將兵救之遂大破吳越斬首萬級克宏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卒夫人之才用而後見耳柴克宏不有常州之行誰復知之宋魏勝戰死淮陰孝宗追惜之諭近臣曰人才須用而後見魏勝不因遠舉何以見其才如李廣在文帝時是以不用使生高帝時必將大有功矣周公謹舉陸放翁贈劉改之詩李廣不生楚漢間封侯萬戶宜其難以爲用阜陵語異時劉潛夫作沁園云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又祖文

翁語也春按李廣傳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孝宗蓋因此言之故翁潛夫之所用者一皆文帝語也

○張昭生五季間號名儒碩唐興唐尹張憲奏受昭府推官加監察御史裏行憲爲北京留守昭從至晉陽莊宗及難聞鄴中兵士推戴明宗昭謂憲曰得無奉表勸進爲自安計乎憲曰我本書生見知主上位至保釐苟覲頑一何面目見主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公能行之死且不朽相泣而去憲遂死之史稱時論昭能成憲之節奉未見昭之能自成也昭奉明宗官侍從清泰中至御史中丞入晉累官尚書右丞入漢又累官禮部

尚書入周又累官吏部尚書封舒國公入宋又拜吏部尚書進封鄭國改封陳國公而卒昭不以古人之志自成何也爲史者曰昭居五季之末以典章譏述爲事博洽文史旁通治亂君遠必諫時君尚之而不能從宋興敦獎碩儒多所詢訪庶幾獲稽古之效矣吾亦未見昭之能稽古也昭去憲時有執昭者昭曰明誠所至期不再生主辱臣亡死而無悔考昭平生其有愧於斯言也哉

○五代時馮吉雅好琵琶臻其妙教坊供奉名手亦莫能及宰相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爲壽賜以束帛吉置於有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忤色

家人皆大笑言善屬文工若千練而重有此好乃至於此
入宋以能薄不至大位其不宜乎歐陽廸仕蜀為散騎
常侍嶺南平分司西京太祖知其善長笛常召於偏殿
令奏數曲御史中丞劉溫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
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之事上曰朕嘗聞孟昶
君臣溺於聲樂廸至宰相尚習此技故為我所擒所以
召廸欲驗言者之不誣也郭從義善擊毬嘗侍太祖於
便殿命擊之從義易衣跨驢馳驟殿庭周旋擊拂曲盡
其妙既罷上賜坐謂之曰卿技固精然非將相所為從
義大慙太祖於二臣所以辱之以為時之鑒戒者深矣
○張美任周為澶州糧料使周世宗鎮澶淵每有求取
美必曲為供給周祖聞之怒將譴責之而恐傷世宗意
徙美為濮州馬步軍都虞候世宗即位召為樞密承旨
充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以幹敏稱上連歲征討糧餽不
乏深委賴焉然以澶淵時事頗繁之美亦自愧宋曹彬
仕周世宗為引進使時太祖與禁旅中並不倚非公
事未嘗造門辟臣譙會亦所罕預太祖登極後召謂曰
我疇昔常欲親汝汝何故疎我彬頓首曰臣為周室至
親復忝內職安敢妄有交結上益器重焉嘗儀嘗事世
宗從征淮南判行在三司顯德中太祖克滁州世宗遣
儀籍其府庫太祖復令親吏取藏中絹給麾下儀曰太
尉初下城雖傾藏以給軍士誰敢言者今既著籍乃公

帑物非詔不可取後太祖集對大臣稱儀有執守欲相
之田重進顯德中諫太祖麾下從征契丹至陳橋還為
御馬軍使太宗居藩邸時嘗遺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
晉王賜也何為不受重進曰為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
爾卒不受上知其忠朴故終始委遇焉然則事人者可
有二心為異日地乎
○宋太祖始事周世宗於澶州曹彬為世宗親吏掌茶
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可相與自沽酒以飲
太祖及即位語群臣曰世宗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
由是委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太祖下滁州世宗
命實儀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遣親吏取藏絹儀曰公
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為官物非
詔有不可得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守欲以為相
公李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
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世宗遣州司馬三歲從延州別
駕公彬生業以老三歲當從不願內徙宰相奏其可
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辭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
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曰宰相不謬薦
人
○范曾公質力學強記既登朝猶手不釋卷人或勞之
質曰有善相者謂我異日位宰相誠如其言不學何以
處之然則士人讀書為將來有位故邪質所學之志

質之蓋棺也太宗曰宰相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
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可惜爾嗟夫質平生
讀書蓋獨未曾識得一忠字也

○范質不死柴氏生宋朝亦才幾年而止太祖因論輔
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止有居第不事生產真宰相也
太宗亦嘗稱之曰宰相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
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耳當時欠此死者多
矣而獨質為可惜質何用此數年不死為哉質臨終戒
其子曼勿請諡勿刻墓碑其自歎固有在耶質苟於閤
中就食時聞變能死即其名在韓暄服上而可以免其
倉卒遺將之罪矣然則質死於陳橋未變之前其得為
完人乎質嘗仕後唐晉漢矣以歐陽子五代史觀之未
必非難臣也而世宗任之獨至當日事實能不欠世宗
一死固無愧於豫讓也而質不然此熙陵之所為惜之
也歟

○范杲杲子開闢之家能刻志於學以文名而不善治
生再入史館家益貧端坐終日不知計所出史稱人皆
笑之杲兄晞性齷齪居京兆殖貨鉅萬不肯恤杲然則時
人何為不笑其兄杲可憫不可笑晞不足笑者也魯公
質在時杲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時人傳誦以為勸戒
李昉作相杲乃自言先公嘗授制誥一編許其才堪此
職太宗書王堂額賜翰林杲又上記因請備職竟用踪

跡改官不得意而卒杲若誦其先公所授之詩安有是
事是則其深可笑者也

○曾武惠王彬嘗曰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
怒輒戮一人韓忠獻公琦因語章相在北門頗姑息三
軍公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
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夫不以私喜怒而戮人則
雖殺人多而非傷已之仁當其罪而殺人則雖日殺百
人而不取人之怨矣

○宋趙普為宰相凡有殺利害文字皆置篋中滿即焚
於通衢李沆在相位常言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
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

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此
之謂也險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民邪劉元城論本朝最
得大臣體者惟李沆沆之所云大似失言然有深意祖
宗時經變多矣所立法度極是穩便如老賢有病極多
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其法雖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
後人不知遂欲輕臨此其害所以紛紛也王旦執政陳
彭年嘗詣政府呈狀曰科場條貫旦校之地曰內翰做
官幾日待隔截天下進士陳逵再來旦不見向敏中出
陳所留文字旦取然封之向曰何不一覽旦曰不過與
建符瑞圖進耳普與沆時中外所陳何必皆過陳彭年
耶以是知三公皆所謂得大臣體者矣

○宋人記趙韓王宅園。經面造作。伴於禁省。韓王以太師歸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地亦以爲輪。爲常歲時。惟斷養。擁養員。歸者於其間而已。夫人生天地間。寓也。所寓勢不得久。而又不能安其所寓。人生亦何苦求飾所寓。爲哉。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吾屋也。吾今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而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已而後爲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贖宗族。若曹導吾言。毋以爲慮。人能如范公所言。無唐人惟展畫圖看之歎矣。

○燕山竇氏。嚴善術。數兄儀。常鄙其詭怪。儀有花椅二。嚴見之。謂其一隻某月日先破。儀愛護不用。至期竟爲從人所毀。嚴嘗謂弟儀曰。吾兄弟五人。皆不爲相。兼總無壽云云。及後皆驗。然則儀鄙其詭怪。非欺儀仕宋太祖。意在求相。當勘其事。極其嚴劾。以合上意。然竟尙書而止。豈非數歟。君子於術數詭怪之事。誠可鄙不足信。然有理焉。有命焉。而數寓焉。君子未有不順理而安命者也。告儀者。而不悟於嚴之所言。豈不尤可鄙哉。

○李沆嘗言。當君子用事之時。則常有不盡絕小人之

心。至小人得志之時。則其去君子必盡其力。而後止。當亦嘗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良善。求天下不勝。不可得也。沆嘗求之古今。君子小人仕之間。其事無一不如此。公之所言者。是在上之人。辨君子與小人。爲君子主張如何而已矣。

○宋人記呂蒙正及第。寄聲胡旦曰。曷睡漢狀元。及第矣。憤胡之所言也。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一。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少監爲睡漢之嘲。有無不可。如若文穆器識。吾恐不如是也。

○党彥進在詩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即救之。左右問故。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此言有理。諺云。來說是非者。便是非。人說韓信。人與我亦不宜乎。

○宋曹瑋用兵多奇計。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業飲僚吏中坐失席。所在明日。徐親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伏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軍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晝夜宴。將從軍。官三夜。宴軍校。有使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急揭鼓。警起。知內久之使。八前孫元規。令暫主。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

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王旦薦李及衆皆謂及非守邊枕拂億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擊婦人銀釵於市者吏執以聞及畧加詰問具服斬之譽達京師億復見旦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庭之議皆恐其不勝任不意及材器如此旦笑曰外庭之議何其易得也禁軍戍邊白晝爲盜主將斬之常事耳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讐服邊境寧靖瑋處之已盡其宜使他人往矜其聰明未免變瑋成績且用及者以及重厚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由是服旦之識瑋

序錄卷十九

九

都召選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王旦對於上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徒妄有變更矣上是之言者亦服

○致公準爲相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爲馬步軍指揮使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寇問其故曰例簿

也寇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邪安用我輩壞國政者正由此耳司馬公光與呂惠卿論新法於上前司馬曰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西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宰相以道佐人主尚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

○寇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僚頗不悅它日又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范仲淹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夫用人不以次非寇準其人不若凡超格者委之宰相而非其人則不如用例簿希文之所謂百官圖者猶爲有據依也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待通知開封府求見趙普言朱崖雖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流竄者多獲全春州

在內地而去者必死望追改前命外彰實實乃置之死地普領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上怒未已令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而卒

○寇準初欲擬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

○呂夷簡相時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爲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

不道之誣難述於漢法天下快之

蘇黃門

州安置僦民望章傳下州追治及後傳謫雷州問舍

民氏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破我家今不可也史記商

君鞅治秦法敬舉國怨之惠王欲殺商君商君逃去至

函谷關關吏不知止之曰商君之法無符驗者坐之商

君乃歎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傳之謂矣

○宋王丞相沂公曾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公

相留云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

饅頭時為盛饌也莊敬公之飭子弟安排者非丞相家

常飯可知韓忠獻公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公同遊

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為門客尤敬待公每公至

即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早訪及

亦莊敬太守樓門客雖猪肉亦不常設矣今人以饅頭

為粗食猪肉則齊人所恒用往往既及僮奴官貴席上

不以是稱口味也

○王沂公嘗言始參大政屬故王太尉當國每進用朝

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

官尚淺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途坦然中

外允協故公執政之日遵行是言而人皆心服行公錄蘇

東坡試制科中程英宗即欲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

之材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

天下之士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

則人無異辭今驟用之士論夫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

直史館東坡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李為蓋賢相

進用人才之道如此

○杜祁公語錄云公為相食不家惟一盞一飯而已或

美其儉公曰衙本一措大爾名位服用國家者俸入

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思所以自奉也一旦

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後邪

黃庭堅文集云余謫處宜州半或官謂余不當居關

城中乃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僻舍雖上雨旁風無有

蓋障市聲喧聒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桑使不從

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然則士當富

貴之時丁患難之際恒思自反此生有定分焉可也

○樞密侍中曹利用當莊獻太后時以勲舊自處權傾

中外雖太后亦敬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恩澤

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則

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為小人所測凡有求三降而不行

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徐啓曰臣已

告侍中宅如婆或其親信為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

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不能已者僥倖行之太后自是

切齒遂成曹氏之禍歐陽永叔於歸田錄載以為大臣

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之所能防也春稿謂不

然夫大臣柄國身任社稷家何所恤禍福有不必計者

皆氏於此內降恩非其公執而不行豈三降之
移三降三執及再降而行之奸黠之徒豈不得以觀
之利曾於此智慮不足道而擬正不回之節亦少虧矣
歐陽公載此為為忠不盡之勸可也而謂大臣禍患之
來非智慮之所能防豈不悞哉

○李昉乖崖語錄載張公詠在成都嘗感異夢召黃丞
事兼濟問其有何陰德黃曰無他長但每歲禾麥熟時
以三萬緡收糴至明年民或艱食即與元糴斛斛不增
價糴之在已初無損於人則頗獲濟乖崖嘉歎遂坐黃
而拜焉春嘗謂黃此事今日士夫居鄉自可量力倣為
若有司以此施諸條格為惠不細及觀張子謨橫浦錄

云忠定公治益多愛利之政其大者公嘗以蜀地繁狹
時手者衆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
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收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
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為制速令七十餘年雖
時有災饉而益民無餒色然則此事公當時已著念於
蜀矣黃之事固宜有當於公心者公豈其有感於黃所
行而後推之官耶宋名臣事實張詠守蜀春糶粟米價
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九為一保一家犯罪一
保皆坐不得糴民少敢犯法及後議者格不行窮民無
所濟去為寇王晦叔知益州乃奏復馬蓋即此事耳春
謹合書之以告諸有志者

○宋王欽若為太常丞判三司理大憑由司時母賓古
為度支判官嘗言天下進貢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
所賦不勝矣僕將啓之欽若一夕命吏句校成數翌日
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
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即日放進貢一千餘萬緡繫四三
十餘人帝益器重欽若小人之情未有不壞人之善者
欽若判尚書都省脩冊府元龜或奏贊所及欽若自名
表者以謝即終誤有所謎問戒書更但云楊億以下其
所為多類此小人之情未有不壞於人而以善自歸
者真宗嘗示喜雨詩宰相王旦袖歸曰上時有一字誤
寫莫要進入改却否欽若時為樞密副使曰此亦無害
而密奏之帝愠謂旦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旦曰
臣得詩未暇再閱有失上陳惶懼再拜謝諸臣皆拜獨
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且曰王旦不辨真宰相
器也帝顧旦而笑馬知節知小人之情壞於欽若傳求之
思過半矣

○范文正公為舉子時讀書南都將舍留守南齊居學
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野食饋公既而悉已敗矣留
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筋得非以
相悅為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安之已久今
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石徂休介讀書南都時
侍郎王濟聞其窮困因餉客授以盤飧却而不受曰今

日固好明日如何與文正事類二賢者使繼得人饒可
以不乏美食則從之乎士非可受無功之食者此食豈
為憂於不繼而以口腹累人君子之所不居也二賢之
意蓋有在矣

餘冬序錄卷十九

餘冬序錄卷之二十

內篇第二十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范希文以論呂相簡落職士夫論薦數年不已會西方
事急始起副陝西經畧龍圖之權呂迫於公議事不得
不然耳希文知延州移書戒諭元昊元昊答書不遜希
文焚之呂謂希文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此宋參
政所以有可斬之請而杜樞密深明其無罪呂曰
杜言是也止可薄責乃降一官知耀州呂於此容非其
私憾乎當時記事者謂呂執政時同寮凡百不敢預而
宋後至多與論辯呂不悅在中書向宋故為是言宋謂
呂欲深罪范遂以此上對不知為呂所賣宋坐議不合
出呂之計也然則希文之降非呂之計也乎希文焚書
事上今分析希文書上兩府共進呈事情明白自可毋
問呂若不先示宋是言宋並如杜議仁宗寧復有降責
命乎歐陽公作范公神道碑乃盛稱呂之賢能釋私憾
於范而共力國家希文子純仁不以為然刻石削去此
一節記事者謂純仁云我父至死未嘗解離歐陽公歎
曰我亦得罪呂相者唯其言公可信於後世也嘗聞范
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其與呂解離書見在范集
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人而其子不使解離于地下
之理此事朱子亦有文字辨及謂歐陽言是忠宣賢

其襟度非文正比今締考其事歐陽稱其能釋私憾恐亦非實純仁所以削去之意在此若曰希文未嘗解讎之言非純仁所宜云也种古因誣純仁停任純仁薦為水興鈐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為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他如鄧綰蘇轍輩或誣黜純仁或與多異及被斥得罪純仁皆加申救其用心蓋如此安有如此其子而猶不知其父之心者哉朱子集五朝名臣言行錄於呂相載談叢云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不能軍興以韓范為西帥遣富使土名用讎而實問之又充軍罷請老三公入二府又以其黨某某間而傾之及後猶因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邊范使河東陝西富使河北以是而觀呂固未能釋私憾於范也吾故曰純仁所以削去之意在此純仁於此不為其父解讐否也意安有子賢如純仁而不知其賢父之心者哉

○做宰相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孰賢孰不肖朱子嘗誦此前輩語以爲足盡宰相之道今之宰相朝夕疲精神於應接書簡之間更不暇理會國事俗論乃稱此爲相業不過要得牢籠人耳天下之大人之才之衆可一一牢籠得否邪彭思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爲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顯拔一人范希文秉間諷之曰明楊士類宰相之任公之

盛德獨以此預公徐應之曰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惘然歎曰真宰相也或問朱子沂公所云似不可爲通法朱子曰他意不欲牢籠人才說使必出自我門下他亦未嘗不薦人才韓魏公曰沂公爲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以爲賢相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徇歐范尹旻旼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欽宗時每臣僚登對即問識胡安國否許中丞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辭欽宗歎息以是觀之入人籠絡之人亦決非大賢矣

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謂寵辱寵辱之事僕病未能也况純仁所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有純仁所出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邪差語仁言衍仁言天下公議仁言所爲仁言未嘗知出於公仁言亦未嘗示恩於人仁言天下公議仁言所爲仁言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仁言公曰仁言願過仁言廷用不失正人何潘良貴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仁言必須出我門下仁言相曰

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退譖人曰宰相

選退一世人才以為賢邪自當擇用何可推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除鹿卿為度支右侍郎兼右司言當時並相之故宰相以耳言誘之鹿卿退語人曰是牢籠也吾不能為宰相私入賢宰相如李沆范純仁決不肯以術牢籠人士大夫如潘良貴徐鹿卿之賢亦決不為人所牢籠矣

○宋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知軍范仲約度不能支諭軍民往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樞密富弼議誅仲約海政范仲淹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壞之而導人主以殺戮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保綱不以為然仲淹爭於上仲約免死元祐初知漢陽軍

○吳慶厚以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為謗宣仁右太師文考博欲敗於嶺嶠右相范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未剽棘已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不敢言純仁入爭之不得確卒貶新州此二事范家父子之言其心一也文正能免仲約死而忠宣不能回確之貶所遇有難易矣文正曰吾輩亦不敢自保忠宣曰恐自不免豈觸事為身利害計將以動所聽者耳大抵大臣體國事當慮遠君子持法心當近厚而富呂不然也富尋見疑有手滑之憂呂亦遠竄竟貶荆棘重開之戚若范家父子遠識厚德賢矣哉

○范文正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後為岳陽樓記遂著其語噫噫嘉定中上封事曰上有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汙故為天下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為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善審憂樂之機而已頃言蓋有得於文正之所言者能如頃言審憂樂之機則知文正公先後之意矣

○宋仁宗時富公弼糾察在京刑獄有用偽牒為僧者乃堂吏為之富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之名富正色必欲得吏執政不悅會契冊聚兵屯境上遣其臣劉六符等來曉諭巨烈仁宗命宰相擇人報曉群臣皆莫敢行執政薦富使虜將因

事罪之歐陽公上書引類真卿使李希烈事乞留不報歐之厚富可知保州賊平聲從者分肆諸州富為宣撫使忠後生變欲使諸州悉誅之歐出使河北權知鎮州富謀於歐歐曰禍莫大於此歐曰既非朝命非朝命則不從為變不從且曰惟至鎮必不從富悟而止歐公遺事云是時富大閱河北兵諸者入言弼擅命專權自什威福已收河北軍情於是京師禁軍亟大閱多所升擢富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鄆州向若遂擢殺一千人禍何可測公一言不特法二十人命亦免富公於大禍也至和初富拜集賢相與文公為博並命宣麻之際朝士相賀仁宗密覘知之甚長歐為守士後

數日奉事上同新除者博等外議如何歐以朝士相賀
為對上曰古之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
夢卜豈足憑哉歐作批答曰永惟商周之所託至以
夢卜而求賢孰若用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述上
意也歐此言實英宗朝事宋人私記英宗疾不能視朝
大臣請光獻皇后辭不獲乃從英宗終喪後后已下
十書復辟宰相韓公琦奏其章請太后還政后
聞之遽起韓公令儀鸞司撤簾后猶未轉御屏尚見其
衣也富為樞密相怪韓不閱帳撤簾事有韓公欲致弱
於休滅之地之語歐為參政首議追尊濮王富曰歐公
讀書知禮為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爾富因辭
執政例遷官疏言是危見英宗去益堅自此與韓歐
絕後致政居洛每歲生日韓遣使致書幣富但答以老
病無書而韓禮終不廢天下兩賢之韓歐之薨也富皆
不祭吊國史著富不預策云英宗與韓絕至此祭吊不
通非也按國史所著朱子曾告門人出黃山公筆語歸
宋人又記富自汝州得請歸洛策第與康節先生隱居
相適富常患氣瘧先生曰好事到和畏懼不為他人做
了韓薛何益富笑此事難言蓋為嘉祐建儲耳然則史
謂富因不預立英宗事與韓絕亦未可知而傳者又謂
富與韓同在中書日富母老矣一日語及宰相起復視
事者韓曰非朝廷盛事已而富居母憂朝廷召起之

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嘗與韓言決不當起韓歎
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為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韓
此事則春恐富公之賢未應爾也而不克與韓終好者
功名間事雖賢者不免爭勝可畏哉歐於富有保持正
救功濮王之議富豈宜詆之其薨祭吊亦弗及何也富
憾在韓遂嫌及歐富於是乎有未宏矣富之賢他事可
稱極多若處韓或亦以為天下賢之吾弗信也韓之賢
吾於處富已見之邵氏後錄英宗臨御韓公進擬數宦
者策立有勞富遷官富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
功可書韓有愧色後韓帥長安為范堯夫言其事曰瑞
使怕富公也韓帥長安時富與韓絕已久而韓平心服
善亦為此言歐公立朝無一毫望德富公心及韓而猶
追錄致和初宣麻事此六一居士文中自云學道三十
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之驗而朱子之所為首取也歟
○仁宗時文苑博富獨為相詔百官郊迎范鎮曰隆之
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為相舉朝皆謂
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詰宰相居第百官不得問見是
不能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鎮此言可謂得御
臣之術知相道矣此言之入未聞聽納如何仁宗詔除
猜防大臣條約在嘉祐四年則是鎮前此言後文博罷
韓琦入相之初尚未行也卿雅傳雅為中丞時二府謂
禁加嚴雅歎曰旁招俊秀列於庶僚宅百揆職也彼有

足不及公卿門者猶當物色致之奈何設禁若是且二
府天子所改容而體貌之者乃復防閑其私邪於是
賈誼廉恥節行之說以諫詔施其禁吾不知於雍之時
而尚如此金劉祁云宰相之職佐天子治天下所患耳
目不廢不能周知民間若樂國勢安者故當廣集衆
取諸人以為善以天下治天下至於百官士流賢否
當如家人美惡一一辨其才然後進退用舍合公以就
職業而為望國者立法使賓客不得謁於居第其意蓋
以防請託而私詢也夫果察其私詢不公豈可使為宰
相既以為宰相是已以天下付之矣不宜猶爾防閑唐
裴晉公一日拜相遽請於私宅見百官而憲宗信之卒
平淮蔡此其君臣遇合故能得人成此功名使觀者
為之亦不敢譏而庸主亦未必聽也余觀南渡後為宰
相者自非親戚故舊往往不得登其門百官士流未嘗
接議論局局自保惟恐失之如此而望其所用人聞
見不寒豈不難哉然則此弊南渡後猶相習也國家立
條約乃有防閑大臣之條是何法哉
○憲長今世類以稱按察使按宋人筆錄寶元中御史
府關中丞仁宗問李淑以憲長久虛之故李奏呂夷簡
欲用蘇紳矣上問夷簡夷簡曰中丞風憲之長自宰相
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當出聖意臣等豈敢詮量上頷之
然則憲長御史大夫中丞之稱也

○韓魏公平生事業有頃其為古人所未嘗任大臣
所不收者有曰臨大節處大事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
指天下於泰山之安者有曰苟利社稷知無不為若滿
水之赴深壑無所忌憚者此其力量為何如公嘗言成
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嘗誨人云臨事若
慮得是剴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方可成務嘗自
謂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
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此語所指固非一而
莫大於英宗朝事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
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先是范公希文嘗
勸公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尹師魯以謂不然臨國家不
當更顧身錄此語者謂公雖重希文然性之所喜以師
魯為愜公在仁宗朝為經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
襲西夏范公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為經畧判官將命
約范公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自謹守
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尹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
公嘗云大凡用兵置勝敗於度外公乃區區過慎此所
以不及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
仲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還公遂舉兵入界次好水
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公還至半途見亡者父兄妻子
數千人持故衣招魂哭聲震地為之悲憤掩泣駐馬不
能前者數刻范公聞之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

世富韓公。自汝州得請歸洛。與康節先生隱居相。富常患氣疾。先生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為。他人做了。懣懣同益。富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為嘉祐達儲耳。富雖剛勇。遇事詳審。不為全不發。先生因戲之。二公皆有宋第一流人物。後人觀此。而斟酌焉。可以得師法矣。呂頤浩在江寧。聞劉苗之變。亟至丹陽。與張浚等會。浚咨以大計。頤浩曰。事不成。不過赤族。浚壯其言。遂議進兵。呂之所言者。其魏公之所自處者乎。或問朱子。頤浩何如。人曰。其人寵一時。偶得他用。不足道也。

○韓魏公嘗言。琦平生仗義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屬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公駐延

安時。有人夜携匕首至卧内。遽驚帷帳。公起坐。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是時張用公復就枕曰。汝携匕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爾。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蓋公平生嘗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蓋每如此。死在人心。自處非可許人之物也。

○韓公時行狀。濮安懿王以英宗踐祚。例當改封。上允詳謹。不欲遽踰大祥。始詔兩制議其禮。兩制謂當封大國。稱皇伯。中書擬所生稱皇伯無經據。又封爵。湏下詔名之。則未得其中。方下一省再議。英宗復詔罷之。而

臺諫攻中書不已。尤指歐陽公。諸公莫不避匿。自辭公獨講入。且此中書事。若共議何。可獨罪歐公。士大夫歎其平直忠諫。不肯推諉與人。歐陽公遺事。濮議初不出於公。及臺諫有言。公獨入辯於朝。故議者指公為立議之人。公不自辯。唯曰。今人以濮議為非。使我獨當罪。則韓公二公宜有疑於我。後人以濮議為是。而獨稱我。則我宜疑於二公。春觀韓公行狀。此中書事。公是宰相。蓋嘗自云共議。不言中書意出於某也。而歐陽遺事。又云濮議初不出於公。及臺諫有言。公獨入辯。于朝故議者指公為立議之人。歐公特參政爾。此中書事也。若不出於公。何故獨入辯於朝。然則議者指公為立議之人。推之

事理。事勢可知。已韓公若但一言有所陳說。便是欲避匿。自辭欲推諉與人。公之賢不然。所謂皆共議者。於事勢是自要云云耳。亦非分謗也。而又謂歐云云。歐公亦勢是自要云云耳。非不自辯也。韓公行狀。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公數乘間伏奏。以英宗判宗正力辭。公復啓曰。名未正。則尚得以辭名體一定。則父子之分明矣。英宗既為太子。尚堅卧。公又奏曰。今既為陛下子。何所間哉。願令官人就諭。責公之。所以告仁宗者如此。韓公遺事。公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為太后既無親生子。上幸養在宮中。父先帝有詔與子。其於子母不為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護。伎禍亂必由此起。公之所以告慈壽者如

此龍川志公獨見英宗帝曰太后待我無恩公曰自在聖帝明王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今但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公之所以告英宗者如此家傳神宗既即位謂公近有欲以二大國封濮王者如何公曰先帝遵守典禮不敢爵父陛下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稱之此必黨濮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聖德而措先帝於重不幸也公之所以告神宗者又如此當方下三省再議時春知決非韓公意也英宗復詔罷之蓋中書當時雖韓曾歐有深悔其非而不得止者爾邵氏聞見錄富公怪魏公不開報撤

序錄卷三十一

十一

薦事有欲致弼族滅之地之語其恨魏深矣然至議專濮王則曰歐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為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爾公因辭執政例還官疏言甚危見英宗求去益堅遂除判河陽自此與魏公絕富公之恨在魏公不得不兼絕歐公也馬永卿論歐公云公與魏公在政府公長一歲魏公諸事頗從之至議尊濮王同朝但攻公故公遺令託魏公作墓誌欲令魏公承當此事耳韓公賢故不得不承當爾今人以濮議為非使我獨當罪歐公則已知之矣當時兩制議本出司馬公後彭中丞相所奏又出於程子伊川之輩則天地大義生入大倫既有定論矣後人如朱子晦菴者出亦以

為不是又曰歐公說不長溫公王建議是又曰歐公之說斷不可君子定論之在人心其如古今皆一何歐陽素事錄仁宗既連失獲豫鄂三三更無皇子言者常以國本不可不急余因大水言之至嘉祐六年諫官司馬光等有疏論述上曰宮中嘗養二子大者可也即道今上舊名余等遂力贊之商量所除官且判宗正命既出今上再三辭避余奏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今外人皆知將立皇子若正其名命不由某受不受也遂降詔立為皇子仍更名某皇子之稱在歐公始奏事時亦已然矣奈何今乘先帝之死而遂背之有違人心天理其見攻於當時固宜朱子嘗築精舍率諸生行釋菜禮于先

序錄卷三十一

十一

聖先師以周程邵張司馬先生從祀其祝文曰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為元聖惟顏曾氏傳得其宗建思及與益以光顯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朱子蓋以周程邵張司馬上比顏曾思孟氏也朱子又嘗曰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曾堯舜以下若生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若不生孟子亦未分曉後千餘載乃得二程出來發明此理述朱子行狀者曰道之正統待入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如大明中天

昭晰呈露。朱子行實者。又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
統之曰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興。自孟子沒。千有餘年。
而後周程張子出焉。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
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備全備。夫子之經。得先
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
於無窮。然則程朱之言。自後人觀之。雖謂之經可也。凡
六經暨孔氏遺書。顏曾思孟之所未及言者。謂之擴前
聖之所未發。尊奉而施行之可也。若然。其所不然。不可
乎其所謂。所謂悖道之邪說。非吾徒也。當時濶議。前有
程伊川。代彭中丞奏。後有朱晦菴。為其門人言者。詳矣。
歐公若生。程朱之後。及見大儒所言。道統之傳。有定論。
在焉。忍復欲行其邪說乎。

餘冬序錄單相卷之二十一

柳宗元何遜春俱述

異國集卷之二十一

韓魏公中進士第二人。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
為顯秩。公獨滯於堯庫。眾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於職
事未嘗苟且。及為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
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
宰相器也。後竟位宰相。錢明逸在禁林。不滿意。出為秦
州。居常怏怏。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
所部十萬生靈。邪。噫。公之所存。自其監庫時。已有以異
於錢明逸輩之存心者矣。

一。序錄卷二十一

○宋包公。極司馬公。其名下。天下誦之。天下皆呼包公。
曰。包待制。又曰。包家。呼司馬公曰。司馬家。市井小民。及
田野之人。凡徇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汙
者。曰。你。一箇司馬家。今異世猶然。

○司馬溫公。日錄載神宗嘗與公論及韓魏公事。公曰。
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按龍川志。
治平中。韓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公時為諫官。極言不
便。韓公怒。竟不為止。此事司馬所親。爭者謂韓遂非。其
此等事。類歟。哲宗時。司馬入相。議改免役。為差役。蘇子
瞻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公忿然。子瞻曰。昔韓公刺陝
西。義勇公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

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載蓋言耶公

竟行

法夫此二事爭言者皆是也以二公之德不免有此事人非免舜其難如此雖然舉其事而非之不足病公矣程氏遺書明道曰君實能受盡人言儘人忤逆更不怒便是好處明道豈易許人者司馬於東坡之議乃不免忿然耶歸公遺事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著亦有未盡慶君子成人之美不言可也後法蘇子由亦有議頴濱遺老傳謂當時大臣恃權耻過終莫肯改以是語加司馬其既甚矣乎

○蘇子由言曰微仲性閑逸事河東皆率矣故其子孫不遠遷○蘇惟宋家呂氏若東萊者盛矣夷簡為相陷

○蘇氏客語

郭后於廢死臣子之惡孰大於是而有公著為之子有希哲有本中為之諸孫爰及六世有祖謙稱巨儒衣冠詩禮不絕者二百年天何獨報夷簡之遠也

○晁氏客語負宗朝造至清昭應宮燬州郡供木于晉公

自作公文云不得將皮補曲削山見心○史張公諫凡

有與作先帖諸縣於民籍中係工匠者具帳申來分

四番役十日則罷去有一老匠因雨乞假公判云天晴

蓋尾雨下和泥事雖至微公俱知悉

○文公癯幼時與群兒擊毬一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

取公以水灌之越浮出司馬公建幼與群兒戲一兒墮

大水壘中已沒經久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壘兒得

○二公之仁智不凡矣後世謂王公與群兒戲
○胡文定嘗云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
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即康節稱
司馬君實脚踏實地九分人也學者學作人須是以十
終身之優劣歟

○序錄卷十一

分為期着實要到勾幾分始得

○歐陽公自言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爾朱

子嘗亟稱之今觀其文集奏呂夷簡為宰相致仕首一

章云夷簡二十四年間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

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陛下當之夷簡罪惡滿盈事

迹彰著然偶不亡敗者蓋其在位日專奪國權脅制中

外人皆畏之莫敢指摘及其疾病天下共喜奸邪難去

之人且得已為天廢不害陛下更新朝政則不復更言

所以平生罪惡偶不發揚未污斧鉞今雖推廣仁恩厚

其禮數臣猶恐夷簡不識廉耻更乞子弟恩澤緣夷簡

子弟因父懷悖恩典已極今邊鄙多事臣寮辛苦未嘗

非次轉官豈可使奸邪巨蠹之家貪職愚驂子弟不
加恩竊恐朝廷貽濫賞之譏又一章夷簡身為大臣壞亂
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所不顧
況肯為陛下惜法今聞二僕得旨與官乞不可以無功
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又一章風聞夷簡近日頗有
密奏仍自乞於御藥院暗入文字臣謂夷簡久在相位
尚不能為陛下外平四夷內安百姓致得二虜交構中
國憂危兵民疲勞上下困乏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夷簡
筋力康健之日尚且如此乖謬今已罷政府久病家居
豈能更為國家圖事縱有報國之意凡事即合公言豈
可暗入文字眩惑天聽且其子弟又不肖頃防作偽或
恐露泄於外尤為不便乞明賜止絕不可更令無功之
臣轉相惑亂云云呂在相位時公以范希文事遠貶三
峽流落累年及呂罷相公始被進擢論其致仕已如此
若呂在位而身居諫官其致論於呂當何如耶然公後
為范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擢用希文盛稱呂之賢能
釋私憾而共力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為不然刻石則
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歎曰我亦得
罪呂相者唯其言公取信於後世也歐公遺事公知潁
州時呂公之子公著為人有賢行時人未知公還朝力
薦之由是漸見擢用呂申公家傳歐陽脩為翰林薦公
文學行誼宜在左右稱公清靜寡欲有古君子風及

使北虜虜問中國德行文華之士脩以公對又家塾
歐公嘗患士大夫少高世之節乃薦公及王荊公華欲
以教厲風俗又薦荊公與公作諫官乃自與所論夷簡
三章之言異矣三章之言得無亦太過乎春以公為希
文碑及薦公著之事觀之公蓋平心無怨惡之驗不必
疑其性言為過不過可也呂之大罪惡見涑水記聞詳
矣歐公當時特以往事且閭文應已死勢未得為仁宗
一追論之其云未汚斧鉞亦特呂之幸爾朱子語類涑
水記聞呂家子弟力辯以為非溫公書蓋其中亦有文
之類某嘗見范太史之孫某說親收得溫公手寫藁
本安得為非溫公書某編八朝言行錄呂伯恭兄弟亦
求辯為子孫者只得分雪然必欲天下人從已則不能
也春考言行錄後郭右事今編在孔道輔集夷簡之得
不發揚其家祠有賢子若孫在焉故也
○廉布清尊錄載富韓公謝事居洛日即康節謁公公
指胡床曰病中設此唯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更取一胡
床來日中當有一綠衣少年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薨
後此人當秉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閤人
今日客至無貴賤主為通既午范租禹來遂延入問勞
且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粗懷朴忠他時筆削累君願少
留意後十餘年夢得脩撰韓公傳洪邁夷簡志載辛次
膺紹興中為湖南提刑至武昌大將軍岳飛通謁即具

為平生所被宸翰辛手曰前中丞被旨
勸驚悟不敢告人而中丞報公至公他日必為獨坐
公救護之後數年雖能副報公至公他日必為獨坐
公擒意告飛謀叛繫大理獄命新除中丞何鑄治其事
公悟所憂乃新除中丞也事有前定固如此以富公其
人而亦圖身後名飛之壯節而不免信慙慙之兆乞人
之訕覆耶德立功成在君子誠不能自屈於世也

○宋田況知制誥因奏事論及政體仁宗頗以好名為
非意在遵守故常況退而著論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
好而自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倬
若日月不能纖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設或謙弱自守

不為恢闡睿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好之可得耶
夫為人上者志於有為名非所當嫌也薛季宣未除大
理正時言近世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特為臣子學
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
義何鄉不立稱善遂有是命夫上之取下亦在作
獎其好好名已好名則畏義人臣好名雖未能一一誠
於盡忠亦決不為不忠之事矣陳頊為太常博士嘗箋
以書告丞相史彌遠欲其警悔簡彌遠召頊問曰吾
甥殆好名耶頊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
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
○宋蔡襄告其君曰忠臣引君當道論事惟恐不至若

好名之嫌則土木之人皆可為矣至於巧者不然
難言則暗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特一發焉猶或不行
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是則好名非忠
臣而忠臣不可避好名之嫌也為人上者其有察於此
乎張忠恕言近世險佞之徒於凡直言正論率指為好
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為者非也若首萌逆億厭惡
之心則自今言者望風見疑此危國之鴆毒是則好名
歸過雖其自為者之非而為人上者不可以見疑也言
者其又可逆億其君之厭惡而自沮乎范純仁貶武安
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
亦謂其好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
其欲哉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
善之路矣

○宋魏掇之與人交嘉其善而較其失後進以禮來者
苟有寸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至或訾其好名則蹙然
曰使夫人而避此嫌為善之路絕矣元程思廉與人交
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賻恤往還數百里不憚勞
仍為之經紀家事撫視其子孫其於家族尤盡恩意好
薦達人物或者以為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嫌人不
復敢為善矣

○宋趙抃為武安軍推官有偽造印者府吏以為當死
抃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

死以疑獄識之卒免死以論之當死為
所議非法於偽造印為死獄者為其私用以害政也
造者救後用之奈何而法不死乎

○歐陽歸田錄載堯封事云堯封家甚貧或相之曰
視子之相不過蕃職然骨貴必舉王封後堯封進士及
第終幕職其女溫成后貴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封清河郡王人由是始驗相者之言夫貴在其身後而
事關於生相如此唐程行誼為陳留縣尉有老人言其
官盡從今以後有三十一政官年九十餘官至御史大
夫及僕射程後果為御史大夫九十餘卒贈僕射右相
如其言張去逸肅宗皇后之父也火嘗獵渭曲射殺巨

序錄卷十一

八

蛇驟遇雨電迅依野寺方震連烈火交下之際聞空中
曰勿驚僕射遽火遽散復集又聞空中曰勿驚司空又
曰勿驚太尉既而陰翳廓然終無所損去逸自期當富
貴不數年病卒官止太僕卿至乾元初以女貴前後三
贈官皆如空中所告見後事乃亦自前定哉

○宋徐仲車因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云見貴官尚必
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遂晨夕具公裳
拆其母司馬君實初宦時年尚幼家人每見其卧齋中
忽蹶然起着公服執手板危坐久之率以為常莫識其
意范純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
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耶

○希深歐陽永叔嘗為陽時同遊希深幕抵門
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惟演遣吏以傳歌妓至且
之曰山行良勞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
諸公之厚如此王文康公曙代錢為留守御史如東
諸公俱不堪其憂至訝其多出將責曰公等自比萊
何如寇忠愍萊公尚坐奢縱取禍貶死况其下者乎
希深而下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
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王年已高若為之勸卒薦永叔
入館即氏聞見錄事載如此春按歐陽歸田錄云寇萊
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煙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
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見廁溷間燭淚成堆杜祁公

序錄卷十一

九

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
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祁公
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為戒此
則永叔之正論而前日之對特惜以譏王者也

○蘇明允初至京歐陽公為之延譽韓忠憲諸公皆待
以上客葉石林記忠憲置酒私第惟歐與一二執政而
明允以布衣參之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
壯心偏傍醉中來之句石林稱其意氣不少衰其詩今
在集中春於此一聯竊所不取佳節屢從愁裏過何無
養也壯心偏傍醉中來是不能以德懣也其人品可占
矣道山清話老蘇初出局以兵書徧見諸公貴人皆不

領畧後有人言其姓名於富韓公曰此君專觀人
行殺戮以立威豈得直如此要官職做然則蘇當時愁
患壯心亦可歎耳

○蘇洵權書云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
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彼未嘗見大險也
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
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
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
天下又為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
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
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積而藏諸家拒
戶而守之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
焉知其果不失也洵之論則然矣夫棄荊州而就西蜀
豈孔明之本心哉宋之南渡也駐驛于抗王阮言今東
南王氣鍾在建鄴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
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為善謀乎
且夫戰者以地為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
胥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
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
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阮之言蓋得之洵
者也當時士夫亦多以為是為言者而其君與執政不能
從焉此宋之所以終不振也

○存錄卷三十一

十

○存錄卷三十一

士

月

○宋英宗時王廣淵除集賢院司馬為言廣淵為邪不
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將軍獨不行
及即位待寵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掌州錢穀世宗
欲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
當仁宗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元世祖每稱塞罕
茹之能不忽木問其故帝曰彼事憲宗常陰資朕財用
不忽木曰是所謂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
結親王陛下以為若何帝急揮之曰卿止朕失言世祖
欲定太子未知所立以問阿魯渾薩理即以成宗對成
宗數召阿魯渾薩理不往成宗撫軍北邊帝遣奉皇太
子寶子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語阿魯渾薩理曰朕
在潛邸誰不顧事朕惟卿雖召不至乃知卿得大臣體
○司馬溫公學術可謂正矣而於孟氏不能無疑君子
不苟同其然乎理一而已聖賢心豈異也公之疑孟偶
發於意見耳公欲更貢舉法范忠宣公曰孟子恐不可
輕黜猶六經之春秋矣公從之范蓋以王氏黜春秋之
非動之也公子康嘗言孟子於書最醇正陳王道允明
白通英進講首以為哲宗勸焉觀康告君之言可知公
家庭之教非廢也

○王圭國為西京教授官滿至京師神宗問其兄安石
秉政物議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
然不悅安國嘗諫兄天下洵洵不樂新法恐為家禍安

石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安石豈忘聚斂之
弊法之弊如此彼方聚斂之臣不獨得聚斂之名教而人怨
神怒鮮不自絕聚斂私羊虐劉晏而下歷歷可驗安國
之哭情得已乎朱子言陳亨伯創經制錢時兄弟有名
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子姪哭於家廟以為作俑之
罪祖先將不祀矣其兄弟信有見識元奸臣阿合馬久
典財賦之任辱毒生民丞相安童廷斥其罪世祖曰若
此微罪當顯黜之然竟無所舉何其日攘以殃明年而
不已也王著事除惡出自臣下而上無國典當是時人
心其亦危矣盧世榮繼之四月而誅桑哥繼之不數年
而誅觀世祖之急財賦而任阿合馬也專而篤有言其

子序錄卷三

十三

子若姪悉處要津者雖獲罪黜而終不以是為罪且曰
回回中阿合馬才任宰相其所稱道又如此宜其入世
榮桑哥之言之易權之驟移而世榮桑哥之嚴言而無
戒於前轍也雖然奸臣何利焉後之事聚斂者知之
○今俗語裝局取物造計誘人謂之設法受者非愚與
者如棄謂之白著宋人貽謀錄王安石新法既行嚴責
苗錢於設法而置諸肆子譙門民持錢出者誘之使
又恐其不顧也則命娼女坐肆作樂以惑之小民
知爭競鬪鬪則又差兵官列枷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
實謂此設法之名所由始也唐劉展亂紀元載以吳越
州縣賦調積浦群吏重斂不約戶品上下但家有粟昂

者則以人徒國捕然後簿錄其產而中分之甚者十
九時人謂之白著言其厚斂無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
白無所嫌避此白著之名所由始也嗚呼元載王安石
忍人哉

○王莽令市官收賤買貴賒貸子民收息百月三王安
石青苗法實類此

○宋孫升為侍御史在元祐初嘗言王安石擅名世之
學為一代文宗及進居大位出其私智以蓋天下之聰
明遂為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
有所不足為翰林學士已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
以安石為戒世識其失言也按朱子語錄東坡議論大

子序錄卷三

十三

率前後不同如王介甫未當國時是一樣議論及後來
又是一樣議論又曰東坡只管罵介甫介甫固不足但
教東坡作宰相時引得秦少游黃魯直輩一隊進來壞
得更猛又曰坡公著述當時使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
知從其游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秦少游其
最也諸公見他說得行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
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為無稽游從者從
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許多敗壞之事未
出兼是後來群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好爾然
則史謂世識孫升失言自朱子言觀之升當時亦未必
為失言也

記沙門配因事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

海中馬默然知然州建言朝廷既實其生復按海
非好生本意今後選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
移登州神宗深然之遂著為例今宋史載之默傳矣
李昌齡樂善錄云南海郡嘗有太守見配崖州人例止
三百為率過其數則投先者於海中乃奏乞量移先
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寬仁之德詔可其奏後得生還
甚眾其事與默同宋以士等立國舊制尚有此事默所
言在神宗朝始著崖州事不知在何時若在默前可不
默言沙門島事若在默後神宗著今時亦必推及於
崖州矣蓋記馬默然以此陰德夢天使稱上帝命賜
以男女李所記南海太守事亦有之馬事王得之馬親
語者南海李太守其姓名事出傳聞恐直是處厚事耳
司馬詩話僧惠崇答潘閬曰秀才當憂微事秀才夢惠
崇拜得無詣沙門島耶沙門島配因唐時已然過額投
海中或是唐以累制而宋因之今法罪人免死不過連
當務家小發邊遠為民充軍因獲再生之恩上重得其
人之用大赦日脫大辟而安故里者固不可勝計也

餘冬序錄卷二十一

冬序錄補卷之二十二

內篇第二十二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莊韓公傳其家故著有呂縉卿文集載淮陰節婦
傳云婦年少美色其姑甚謹夫為商與里人共財出販
婦相親好至通家性才其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
傍無人即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為證既
而里人呼求救得其屍已死即號慟之制服如死第辱
婦棺歛送終之禮其備錄其行橐一毫亦不取至所販貨
婦利亦均分著籍既盡舉以付其母為擇地土葬日
其家奉其母如已親若是若累年婦以姑老亦不忍去
里人思人亦善其義也姑以婦尚少里人未娶視
之猶子遂以婦嫁之夫婦尤歡睦有兒女數人一日大
雨里人若獨坐簷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故不肯告
愈疑之叩不已里人以婦相敬又有婦相敬已必辱乃
以誠語之曰吾以愛汝故害汝爾夫妻兒將指水泡為
證今見水泡竟何能為此其所以然也婦亦笑而已伺
里人出即訴於官鞠實其罪而行法焉婦恸哭曰以吾
之色而殺二夫亦何以生遂赴淮而死綽謂此書呂氏
既無而余家者亦散於兵火姓氏皆不能記姑序其大
畧如此春按徐孝節集淮陰義婦詩序云淮陰義婦富
商之妻寺氏有姿色其夫有同商者見而悅之因道殺其

○唐為相驗持其喪以歸婦云溺死且盡歸其財其
婦之私焉於是伺其隙謀為婦婦且自陳有義於其
夫義婦亦為之感泣遂許而嫁之迨一日家有大水水
有浮涯其夫輒顧而笑義婦問之未應遂固問之恃已
生二子不虞其妻之警也即以前告之曰爾前夫之
溺我之所為已溺復出警時自救我以萬利之遂得沉
其所刺之處浮涯之狀耳如今日所見義婦默然始悟
其計而復警之心生矣即日伺其便以共事奉告有司
卒正其獄夫警既復又有念以色累夫以身事警二子
警人之子也義不可復生即縛其子赴崖投之于水已
而自投焉謂宋義而生不若義而死也故謂之義婦云
仲子此序與呂緇卿之所為傳者並同緇卿編姓氏不
能記而仲車序稱等氏豈非呂之所傳者歟惟陰不歷
更有一人若是同也將濟萬機論甲作乙婦丙來殺乙
而甲不知後甲連嫁與丙作妻生二子丙乃語甲甲因
醉而殺之並害二子於義當否答曰女子紫行專一不
以鼓刀稱義今既改嫁已絕先夫之恩親事胞胎又無
慈母之遺嗚呼淮陰婦之得失於斯見矣
○昔人記王彥伯自言鑒道行時列四五爐爇藥於庭
老幼塞門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既
飲而去翌日各持金帛來酬無不效者及後時退身自
多病察脉按方不能愈也見聞今世人功名之會大都

○類是耳實氏子言家方盛時有奴歛群從數宅之資
俱白麥麵云白麥性平由是恣食未嘗疾凡數歲或告
奴妄言所輸乃常麥群從一時暴熱皆作熱助今世人
徇時言變喜怒何以異此淮南子曰楚有烹猴者而給
其邦人邦人以爲狗羹而并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
之盡寫其所食世之甘猴羹者多矣
○王安石論黃河水牌打損汴口云何不用開王之不
曉事如此此步陽欲囊沙塞江事也
○宋熙寧四年呂誨乞致仕表云臣本無宿疾偶值醫
者用術乖方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
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藥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
肢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徒憚跼盤之苦又將虞心腹
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卹其
如九族之托良以爲憂是思迷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
還政議者知其以身而喻國也其論至矣東坡作蓋公
堂記亦以問醫爲喻是時熙寧中公在密州爲此說以
諷王安石新法也洪景廬謂其議論病之三易與秦漢
之所以興亡治亂不過三百言而盡之而張文潛作藥
戒至千言之煩不若三百言之簡也遂詳錄以爲作文
之說者式秦按殿可表所言正爲安石新法發也纔百
言而意亦足矣說者又不可不知建炎初李綱爲宰相
言災異變故雖屬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

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脩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淳祐中吳潛兼參知政事言國家之不能無敵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為醫師博采衆益以為醫工使臣輩得以效牛溲馬勃之助施師點為參知政事一日入對後殿上曰朕前飲水水過多忽暴下幸即平復師點曰自古人君當無事時快意所為忽其所當戒其後未有不悔者上深然之金楊雲翼嘗患風痺得稍愈哀宗親問愈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為醫諫也元中統中廉希憲久疾在告詔徵揚州名醫王仲明視希憲疾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十六年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群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就沉痾不可藥矣

○王公四六話蘇子瞻作翰林林子中方以言去國在外以登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盡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與其後為中書舍人謫

二蘇告詞之語異矣陳了翁遺事蔡嶷與公論公上宰相書謫守海陵疑為太學上以長書遣公論合公議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正道則韓文公其人也次年嶷以對策為大魁所陳時務與前書頗異於是媿悔而欲殺公以戒口密贊京黨出力尤甚意蔡嶷之所為世或有斯人焉吾又何以罪林子中乎

○東坡於伊川猶晉溫嶠之與下壺也晉書云嶠喜慢語壺以禮法自居而二人各相得也宋史云軾善諧戲順以禮法自持而軾乃謂順不近人情而深嫉之每加玩侮以至成隙立黨交章云詎何哉世說高坐道人在丞相坐恒偃卧見壺肅然改容曰彼是禮法人壺不賢於順而壺能以禮法人見重於不為禮法之世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道人遇蔡克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整不賢於東坡也伊川之所遇亦可謂不幸矣

○東坡守膠西時熙寧乙卯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貧元豐已未於吳興被逮赴獄黃州安置寓居定惠寺遷臨臯亭就亭立南堂辛酉在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為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所謂東坡者也明年於就東坡築雪堂以居紹聖甲戌寧遠軍之謫惠州安置寓嘉祐寺就寺立無邪齋明年遷于合江之行館又

明年得歸善後地效故營白鵲新居丁丑新歲成
幾責瓊州於昌化軍安置於嶺官爲有司迫逐乃買
地城南結茅數椽鄰天慶觀極嶽臨常暇息挑柳林中
摘葉書銘以記其處在僖四年食芋飲水其窮甚矣元
符庚辰得赦北歸明年爲建中靖國辛巳七月丁亥卒
於毗陵坡公法世多難如此徐抗汝領牧守之樂中書
翰林侍從之榮定州方面之貴所得幾何而四十五年
間南北奔走風波瘴癘之鄉饑饉勞苦曾不得名一座
託環堵爲終老地也是故春讀王宗稷所爲先生年譜
而于心有感焉爲之嘆曰天生斯才而固厄之如是耶
既而曰孔孟之至聖大賢而不能一自安其身也他尚
何道哉古今人豈不有如坡公者耶東坡與人書問及
生事不濟輒自解云水到渠成不須預慮在僖有詩云
海南萬里真吾鄉亦可謂善處窮者向曾見小說家宋
人天台方嶽記坡一事坡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夫
猶畏而不敢與游獨邵氏瞻者從學於坡時時相與扶
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坡買一宅爲縑五百幾傾
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
落聞婦人哭聲坡徙倚久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
難割之愛觸其心歟與邵推戶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
若坡問何哀傷至是嫗曰吾亡夫有一居傳自父祖吾
子不肖率以售人百年舊居一旦棄絕來徙於此此吾

所以泣也坡爲之慘然問其舊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縑
所得者因謂嫗曰嫗之居乃吾所售不必更悲吾當即
遷於是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令翌日迎母還舊居
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
居暫憩焉其年坡竟歿于借居按年譜東坡辛巳
之歲五月至真州瘴毒大作病暴下中止於常州未嘗
至陽羨也水華錢濟明跋施純叟所藏坡帖後云建中
靖國元年先生還自嶺海四月自常塗寄十一詩且約
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既往還之遂次意爲毗陵之居
六月自僦真被疾渡江再見於奔牛豫先生獨卧榻上
徐起謂衆曰萬里生還乃以後事相託耶惟吾子與不
復一見兩訣此痛難堪久之復曰蘇適在海外了得易
書論語三書今盡以付子三十年後會有知者因取藏
篋欲開而失鑰匙某曰獲待言方自此始如何遽及是
也即遷寓孫氏居凡造及語必移時慨然追論往事且
及人物間出嶺海詩文相示時發一笑覺眉宇間秀爽
之氣照映坐人七月十三日疾少間曰今日有意喜近
筆現試爲濟明戲書數紙遂書惠州江月五詩明日又
得桂酒頌跋自爾疾增至十五日而終錢此後今載秦
渚紀聞焚券還宅事豈在元豐乙丑放歸陽羨時事耶
黃州人潘郊老從東坡游坡去黃以雪堂付郊老居
惠州脩東西橋坡舉腰屏爲助貧不廢施蓋坡平生義

氣每如此吾輩不可不知若夫坡之文章與其節義之大者史冊載之學者固知之矣是故春茲錄方氏所記及春淵紀聞於先生年譜後以補宗稷之缺

○李薦說記將穎叔之爲江淮發運也漕運絡繹將暗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霜露霽有或不均風則天下皆每有運至取其時占風以合之責其稽遲者綱吏畏服將之去占風旗蔡矣呂居仁官歲仁廟朝有爲西京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窯官問曰所燒柴凡幾籠曰十八九籠曰吾所見者十一籠何也窯官愕然蓋轉運者起監窯中所出煙籠逆知之其盡心如此二事正是一鏡居官每如此用心何事能欺

○宋傅欽之侍郎求介素親以見陳師道知其甚貧因懷金餽之及觀其貌聽其論議竟不敢以出口異哉二子子程伊川見常侍即維於頰川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搢一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常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吾意彬收如戒啓之伊川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陳一節之士傳見之傾蓋而信待之如此伊川何等人品與韓交甚久且親而韓乃作此意

韓之知人不逮傅蓋遠矣

○宋王巖叟拜簽樞密進言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是時呂大防劉摯尚在相位正辨白邪正勇於去惡之時不知以君子小人參用告哲宗者何人乎元祐初呂惠卿章惇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四年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遂論純仁黨確至是公著已卒純仁亦去佐矣越三年宣仁太后崩大防等罷事乃大變巖叟所謂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之時也史臣論元祐之政庶幾仁宗而熙豐舊政去未盡嫌棄復用國政益微徽宗即位改元建中蓋魯布密陳紹述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給事中徐勣曰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未見其可任伯雨亦曰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

以致播遷之禍不可以不戒斯言也所謂君子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於徽宗之世見之矣

○范純仁哲宗朝為尚書右僕射時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其私情純仁弟純禮徽宗朝為尚書右丞時呂惠卿告老執政欲許之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君子為小人也每從厚如此吾於范氏兄弟見之

○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實直也伊川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趙鼎范忠宣公地在隨上章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貶公永州安置命下公就道人或謂公為近名公聞而嘆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宜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焉之路矣韓行昔張子孝於嚴好禮雖遇妻子若嚴君焉人或謂之許子孝曰我則誠許人皆許惡我獨許善不善乎錢漢先儒謂三代而下惟恐人不好名者意蓋如此朱子嘗為門人述胡安國言朱子發雖脩謹皆是偽為范濟美應云子發誠偽為如公輩却是至誠文定避謝云某何敢當至誠二字濟美却戲云子發是偽於為善公却是至誠為惡也朱於范之戲而稱之者其微意不滿於胡之議可知

○汪輔知虔州謝表有清朝有味白首無能之語蔣確

為侍御引杜牧詩為謬以為怨望罷之蔡後為知復以章蓋亭詩得罪亦天報也

○蔡確章惇小人也當時明其奸邪罪之去之則是而以議役法罪之去之則非是故小人後來得以藉口君子於此不可無制小人之術

○邢恕嘗師伊川而竟背去為吾道巨害鄧友龍本張南軒之門人也而去附韓侂冑且為開邊之議蘇東坡之子過范淳夫之子溫出入梁師成門下至以父事之陸崇楊龜山所擇婿也後陷范汝為之亂坐大逆誅高抑崇龜山門人也秦檜舉之為司業而苟合取媚不復少申程氏之學小人不保如此

○黃魯直平生孝友朱子稱之秦少游李方叔曾經東坡論薦已見非於當時固朱子所弗取也朱謂東坡晚年自知所學不是與李昭玘書云黃秦輩挾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智必極其所如將安所歸宿哉念有以反之今日士夫幾人如魯直者東坡之學論薦君子固無所取今日士夫氣節有如東坡者乎

○李方叔薦以文字見知東坡元祐初坡知貢舉意在必得薦以冠多士及致章檄程文大喜以為薦無疑遂以為薦既折瓊帳然出院以詩送薦有平生謾識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之句葉石林詩話載此事而云薦自是不甚自愛以書責子瞻不薦已子瞻後稍薄之泰

按坡答爲書具在案。所望爲者甚厚。坡死。爲之謀。實百常情。所著師友記。於坡極其尊愛。且自誦少時。有好名急進之弊。坡嘗誨之。而後常以爲戒。云云。石林之言。殆恐未然。國朝胡祭酒先生文集。有東坡與馬詩。記云。坡知貢舉時。令其子叔黨持一簡與馬。值馬他出。簡置几上。偶章惇子持授來。故取簡竊視。乃劉向優於揚雄論一篇。援兄弟徑持去。馬不及知。既而場中出此題。援遂中第一人。持第十人。馬歎曰。蘇公知貢舉。吾兄下第。命也。坡贈馬之詩。蓋亦解嘲云耳。此事不知胡又何從得來。

○龜氏客語。許仲元曾因故。云嘗與某不足者。於差除。每用心。或曰。何也。曰。防其不肖之心。生許豈欲以德報怨耶。春謂只是內不足耳。

○劉摯哲宗朝。遷門下侍郎。與同列奏事。論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崔與之。理宗朝。拜右丞相。問人才。執當用舍。與之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爲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自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林大中遷殿中侍御史。嘗因奏事。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爲小人。此皆論用人之龜鑑也。

○揚時有言。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超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又曰。昔汲黯在朝。淮南竊議。論黯之才。錄必能遇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厭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矣。徽宗之世。溺於宴安。朝無忠言。直氣之臣。而外有虜患。固宜龜山有此言也。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鄭浩元符中爲諫官以諫立后事得罪謫新州其友田
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還
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昔東坡
在惠與家書云貶所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瘳癘病人
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瘳氣但苦無醫藥
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味其言是何等胸次畫之所
言即披公之言也披公可謂善處憂患者矣繼鄭請新
州者紹興中有胡邦衡或問朱子胡在新州十七八年
何爲不死朱子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
人志完之行畫又有言曰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
爲者未止此也此言有助人百丈竿頭更進之力周益
公必在後省坐繼泰武樞張說出復入及爲翰林學士
客皆往賀羅頌獨委書勸公無恃一節高衆爲無愧名
益高則天下所望益大欲其屏紛華事簡素凡孟子所
謂得志不爲者皆當置度外蓋即畫之所以勸志完者
邦衡之行朱子謂李彌遜乃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解
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胡後來喪名節未必非斯言有
以入之春又記宋人雜錄云忠簡貶時李似之侍郎
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

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
進步四曰境界遠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
宗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
能作爲大事七曰天者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
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
必明心記問辯說皆餘事則是李亦未嘗無奉策邦衡
之言也
○錢適爲侍御史元符末攻曾布草數上正急會其子
病明日將對其夜子死適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既歸而
後舉哀朝廷頗知之布敗適除中丞詰詞有寒寒匪躬
叭叭弗子之譽及後轉工部尚書失言路其僚攻之竟
論其匪哀事適由是得罪責詞數其躁進至云匪哀請
對褻瀆軒墀吁此一事也或以舉或以罪或以擢或以
黜彌子瑕之餘桃值繫其時乎雖然非久自定矣
○劉光祖爲殿中侍御史入謝因論近世是非不明則
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
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杜稷之存亡甚可畏也筠州
推官崔鵬上書引傳曰謂誠爲理非特不知孤又不知
理是故以佞爲忠必以忠爲佞於是乎有饒賞濫罰賞
繆罰濫佞人徇佞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上不明而
用非其人其禍有必至者然則奈何理宗因將重珍入
對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小

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此為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
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

○鞏豐後耳目志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
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世以為劉高尚道
人語或云乃唐人語也按趙子皆賓退錄劉下功字子
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及長築室於環堵之後風不
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食或不食徽宗聞其名數遣郡
縣津致間馳近侍召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上知
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嘗問以脩行之術
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已心
田又云以手捫臂欲心清淨以手上不飲氣升降又云
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

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
終此鞏之所謂高尚道人者也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
孫舉世之通患以政事殺民雖能官有不自覺者以學
術殺天下後世當時其有感于王安石之事乎

○宋人記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聲婉
而哀曉起詢之乃臨淮令之女令在任貪墨委一僕主
獻納及代還為僕所持逼其女為室令度勢難免因許
之女故哭柳僅見令詰之得其實怒曰願假此僕一日
為子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巾酒果益梅等物俟家闢
呼僕叱問曰曾主人女為婦是汝邪即奮匕首殺而

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之散亟行令追
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共食者乃其肉也又記張乖崖
為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隣家至夜聚哭訊之其家無
他故詰其主人力叩之以實告曰某在官失不自慎嘗
私用官錢為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與之則
女丁失身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
首候其僕出即曰我白汝主人假汝至親家僕遲遲強
之而去出城導馬前問即疏其罪僕倉皇間以袖揮揮
墜崖而死歸告其隣曰盛价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
常謹於事也○觀春考仲塗暨乖崖公平生氣緊非帖
帖者少年而為此事或當有之然近於豪俠矣以此事

為義舉非吾所敢望於吾儒也

○宋陳瓘遺事瓘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辭嘗以
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於其稟賦敢敵太
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
遂攻其惡京聞瓘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片
言啖之瓘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
已也於是攻之愈力按隋書劉炫傳炫眸子精明視日
不眩亦與京同然炫亦不得貴為卿相至無君自肆而
擅私逞欲也史但稱其強記默識莫與為儔而已然則
炫之精神其亦用之而善者乎又晉書王戎視日不眩
○宋喻樗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捫詭病及車之止也

則欣然如物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是道春惟公無
已若能之求諸宋世其韓范富諸公乎韓公別號公言
方國同真西府上前事韓范各別下鄉不夫公氣大
朱會爭也當韓范各三人正女推車于道其心主於車
而己章惇入相陳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
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來冊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
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惇方惡直醜正其何足
以語此也

○崇寧初頒元祐黨籍姓名於各郡國皆刻石廳事有
長安石工安民鑄字解曰民愚人不知立碑意如司馬
相公者簿內稱其正直今日之爲奸民不忍刻也府官
怒欲加罪民泣曰彼彼不敢辭之先錫安民字石未悉
得事後世間書之是時九江有石工者當刻黨籍碑
辭於太守曰小人家舊貧止因醵蘇黃詞翰運至飽煖
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士夫不及也
九江守蓋賢於長安者安民事見正史九江石工見李
初武所記惜不得其名守其人可與安民作對嗟乎茲
亦其素爾時世界而賤役中已有知義者耶

○宣和間童貫黃經臣用事御史陳禾劾之詔曰發號
施令國家重事熟議明天子大權而使宦寺得與此
重一開類進者與國家之禍有不可遏者禾因是被誅
後王黼得政幾未知秀州禾曰安能出黼門下力辭改
汝州解盜堅曰寧餓死禾之風操美矣其辭官視摘官

事爲尤美君子於世安得不重朱雲之時而
重雲於不留東閣之日也

○衛武公之立櫛故記不免乎與聞弑君之罪弑君之
罪至大不可贖者而武公之沒也得厥聖之稱則以其
老而不忘懿戒之微也不忘懿戒之微其足以蓋與聞
弑君之罪乎春謂武公非與聞者乃可有此稱也宋靖
康二年金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難色李若水以爲無
他慮扈從以行金人逼帝易服遂致蒙塵不反之禍若
水此時若欠欽宗一死此悔此恨千載誰復雪得劉韜
初在西州爲童貫所知遂首尾預其軍事及以忠死論
者不復短其前失其大節所就固足以蓋之也李定史

稱其於宗族有恩分財振贍家無餘貲得任子先及兄
息死之日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驟得美官又陷
紉執於罪是以公論惡之而不孝之名遂著張詠性孝
友廉於財平生不殖田業既建拓瀝夷地被進用後雖
有善言可紀終不能道清議蓋立身已虧萬事皆无裂
矣林栗之強學權權辯時亦鮮有及者以妄劾朱子至得
罪於後世惜哉

○朱子語錄蘇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
門以父事之又有某人亦然師成妻死溫與過欲喪以
母禮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經而往則某人先衰經在
帷下矣周公謹並語張說之爲承旨也朝士多趨之王

其沈瀛相與言吾儕當以詰說為戒無何質潛往就陳
用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鬼子可駭如此羅志仁姑蘇
筆記實似道柄國時浙曹朱浚字源每有劄子白事必
稱某萬拜覆時人謂之朱萬拜浚晦翁曾孫也晦翁為
門人語及蘇過范溫蓋惜其名父之子不宜有此而浚
為大儒之後乃有此事彼鬼子何足道哉成化間汪直
西廠用事都御史王越特為直所辱尚書尹旻等欲詰
直屬越為介松問越見直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事
乎越先入白旻使人陰伺越跪床下白事竟叩頭而出
旻知之直出旻等以次謁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既
而越尤旻遠約旻曰吾自見人跪來吾不才特效之耳

子 卷三十三

七

正德初劉瑾擅國走其門者傾朝名刺必紅紙揭帖具
官某頓首拜票見不知受恩之人見時氣當作何體態
嗚呼哀哉

○高宗即位召故相李綱綱行至太平州上疏曰恭儉
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統守文之君則
恭儉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
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
挫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
綱之所望於其君在英哲也漢宗均自東海相為尚書
今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廢吏以為足以止姦然文吏習
為欺謾廢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仲

廷統昌言亦曰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惠謹慎
習故者是乃婦人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烏足以居斯
位然則欲振起乎斯世選用之人抑豈獨在恭儉而已
邪

子 卷三十三

○宋岳鄂武穆王之廟始建于鄂再建于杭三建于湯
陰而今建于梁城南之朱仙鎮在鄂者王開國地王寃
白時已建在杭者王墓存焉在湯陰者王父母之鄉其
廟皆著祀典而朱仙鎮者王之功於是為極王之忠憤
所不能忘者也王當靖康建炎之難應宣撫募義擒劇
賊轉武階隸留守司所向戰必克以言事奪官歸詣招
討使時年尚少柄任未及而奇其戰功者以為古良將
不能過聽其言者知其非行伍人也新鄉之戰侯兆川
太行山皆有功而事見忘於都統昨城之戰累龍潭泥
水關竹蘆渡南薰門及清河鐵路步六各為江皆有功
而謀弗行於留守然王自一軍獨制虜酋元未不得犯
抗父常而宋得復建康則皆廣德之戰宜興鎮江東清
亭牛頭山新城靜安之功也嗚呼王用統制借補州刺
階大夫四年間崛起戎陣厥功已如此紹興以來爭始
承制命秉節鉞游陞使帥專征諸路控扼數州叛情歸
降逆賊奔潰江西嶺表水陸繼平使內之蛇豕外不得
合外之犬羊內無與應固一皆王之功也王志在中原
復讐報國泰移地鎮每圖大舉而奸相擅權力主和議

臨機至執加阻抑辛酉虜人敗盟高宗於王所。人不可信相臣謀國不臧所謂虜名以地歸實寄之者始大感悟授王河南北諸路招討之命王分遣諸將在地秦功相繼大軍既北與兀朮遇大敗之于鄆城于臨賴于穎昌而進至是鎮距汴四十餘里與兀朮對壘又大破之當時中興之機舉集自中天時人事強弱已見而班師之詔前後踵趣使王十年之功廢於一旦蓋秦檜之計也嗚呼王之功於是為極而王之忠憤亦於是為甚王一回轡河南州縣復為金有明年虜犯濠州至則遁去和議既決而王歸遂死於權奸之手矣

宗嘗命王中興事一委卿而竟不能成王嗔手燕雲之功於招討之命若是者天耶人耶王之功自紹興二年間朝廷無日不聞其捷士民無處不賴其救徽諸史冊難復事數而地計而春獨謂是鎮為極者以此王之蹤跡周旋兩河南北凡幾而獨是鎮有廟與其開闢地其墓其鄉比者春所謂王之忠憤所不能忘者也

○鐵食虜肉渴飲血岳武穆之誓金甚矣金人相賊必稱岳爺其死也金聘使劉梅來問罪辭伴者曰意欲謀叛為部將所告抵誅梅笑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飛今殺之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也梅伴不能答投骨於地慨然而去胡忠簡之斥金甚矣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

失色曰南朝有人乾道初虜使來備問胡公今之天理之在人心雖夷狄而不能泯其是非之公如此之人亦何憚而不以天理民彝自樹立耶

○秦檜以主和議落職當時已覺檜姦後復召用乃張浚之薦也淮西軍叛浚引咎求去高宗問可代者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檜因此憾浚旋致傾擠浚獨不聞於知人矣乎浚與鼎嘗共論人才浚稱檜不已鼎獨憂其得志及鼎復相檜在樞府惟聽鼎鼎由是復親信之卒為所傾鼎何明於前而闇於後又與浚異也先正有言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檜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議載在訓辭播告中外無幾金使來盡還北俘朝野具知檜與虜有宿謀而浚迺弗悟耶臺諫交章論浚安置嶺表鼎約同列救解與張守面奏各數千百言檜獨無一語浚遂謫永州檜之心事鼎又所親見奈何今日而親信之嗚呼檜非胡安國之所賢者乎安國嘗力薦檜於浚謂檜可大用矣然則誤浚者安國也安國嘗問人才於澠酢酢以檜比之荀文若矣誤安國者酢也安國酢皆一世名賢而不能不失之檜如此張守嘗薦檜於浚及與同班列得其為人私謂浚曰守前誤公公宜力陳於上嗚呼彼其趨向有患失心何所不至小人易進而難退守惜浚雖復力陳其臍何及檜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其意怒

猶浚可知而鼎不為見責豈非天哉嗚呼忠大
而信大許以凶于身而既國家諸君子乃不免是過也
君子之甚不幸也君子之不幸世道之不幸也世未嘗
無小人而君子之智不足以知之此世之所以紛紛而
弗靖也吾於宋諸君子何責哉

○朱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論內侍并昇其力孝宗曰
昇為德壽所薦為其有才爾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
主兵部尚書羅點嘗與人論士或問天下事非才不辦
點曰當先論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葉夢得
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
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先王嘗使德勝

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
為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為幹敏未聞器業
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
以有德為先張忠恕理宗時因輪對引其伯父執告孝
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伏節死
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用人之道蓋不貴於專有
才者如此

○劉清之入對孝宗論用人四事在辦賢否正名實
使材能聽授謂道藝之臣大者可當經綸小者可為
儀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任臨政小者可使立事至於專
謀富貴利達而已者

則失之優偏願考設官本意指其合主何事使
知之而行賞罰焉軍旅必武臣錢穀必能吏必臨之以
忠信不欺之士使兩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長文武之官
不可用違其才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行材畧
及文武藝每歲互舉堪充左右者一人於合入資格外
稍與優獎趙葵淳祐四年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
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
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
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
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故此正吾君吾
相今日所當加意者也

○陳升巨中勸學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
為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道也見晁氏客語
與趙清獻司馬溫公之言同客語又載張子厚送人詩
云十載相從應學得怕人知事莫萌心鄒志完誦之或
謂程公闢所作刻于石按金人銘云欲人勿知莫若無
為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小人相取如魏之八族晉之二十四友唐之八司馬
八關十六子宋之五鬼中間非無奇傑之才而身名瓦
裂為世大戮後來之人可以鑒矣勢動於外利滑於中
覆轍相尋亦復不悟不知其幾豈不重可哀惜也哉
○朱子嘗言卒幼安亦是一人才無不可用之理但明

罰則彼自服今日用人彼之於短更不問之視其過
當為害者皆不之卹及至蘇置更不復相收拾嗚呼世
豈乏卒幼安而所用顧無賢於幼安者又使幼安不獲
自盡此古今所以不得用才之效人有不遇之嘆而賢
者於此亦不能無哭駕之惜也

○廖德明為廣東提舉刑獄有鄉人為主簿德明聞其
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已置酒延之悉假富人
觴豆盛甚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邪必貪也於是
追還薦章譬念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
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念驚曰吾為郡守費不及
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正二君於此固非深知
之人也於疑也固宜嗚呼今之監司郡守不明於二君
而欲無悞薦人也難矣

柳巖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宋徐處仁傳處仁除太常博士時初置算學議所祖或
以孔子贊易知數處仁言仲尼之道無所不備非專門
比黃帝迎日推策數之始也祖黃帝為宜吳時傳特慕
辟雍司業大觀興算學議以黃帝為先師時言今祠祀
聖祖祝板書臣名而釋奠孔子但列中祀數學六藝之
一耳當以何禮事之乃山棲鑰傳鑰為教令所剛定官
脩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為中祀鑰曰乘輿臨幸
於先聖則拜武成則肅揖其禮異矣可鉤敵乎甚矣論

議施措之在禮制不可無參酌也

○南劍太守林積送張天師子獄中而奏云其祖乃漢
賊不宜使子孫襲封朱子嘗謂門人言張者一時人皆
信之而林獨能名其為賊其所素必有可觀其疏今不
傳其事當時不知何施行也元之世正一教主天師導
寵甚至蓋無論已哉

太祖兵取江西張四十二代孫正常既遣人來見自後
屢觀京師洪武初

上謂群臣曰至尊者大豈有師也以此為號鑒讀甚矣
遂命去其舊稱俾為真人改天師印為真人印以領其
教正當有道術嘗投符詠永壽宮井中飲者疾瘳

亭井上名曰太乙泉云嗚呼天師名越幾代而始獲

止於

聖君真人秩正二品而猶得嗣於盛世非其幸也乎

○宋黃伯思至京夢人告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

司文翰覺而書之不踰月而卒蕭貫初感疾夢綠衣中

人召至帝所賦禁中曉寒歌詞清麗既卒人以比唐

李賀此事皆載國史其他傳錄類是者固不勝其夥也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時以為難宋大中祥符間越州

言會稽縣民表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異費詔旌表其

門閭實慶間主祿嘗記其事云今二百三十六年其號

義門如故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幾世也今日不聞有

表氏矣浦江鄭氏其最久者歟

○宋人於金交惡之日金元構怨之時不為夾攻之

舉雖未必全收漁父之功自可坐享中國之利契丹不

亡女真不滅吾亦得承敵於遼為令於金矣結徽新與

之虜豈能越唇而餞齒耶彼兵連歲久萬一有蹙而勝

焉者將士死傷軍儲耗竭亦將得不償失強弩之末其

勢豈可復用吾以休養之餘皮被瘡痍之後徃問中原

故地當不敵而去也宋之君臣計不出此乃以中國為

遠夷役始夾攻遼既舉朝不如高麗之舉繼夾攻金又

無一人能助趙范之言遂使天地盡墮腥膻以遺國家

不雪之耻今世非常之變可勝悼哉

○金之高陵楊興宗史不著名元裕之記其當宋渡江

而著龍南集以見正統之所在天下之所當同戴不以

身之所生而自限也興宗可謂卓識之士春書之用魏

夫居元之世而其心於祿元者

○宋建炎元年叛卒楊就冠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

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

人為收瘞屍所枕籍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

或削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德祐二年冬元兵

入浙東時臨海王真婦與其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

皆死主將見婦誓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為奪挽不

得死夜令得因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

為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

不為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為服

期即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爾不能為若妻也主將許

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等行至嵯縣青楓嶺下臨

絕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

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為石天且陰

雨即墳起如始書時至元十四年元兵破吉州永新城

譚氏婦趙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為悍卒所獲

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

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

舅姑以死爾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樓殿兩楹之間

○爲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煨以熾炭狀益顯古人云至誠可以貫金石以上三婦事觀之世間蓋自有神理存焉而況烈士丈夫守素養專用物宏而取精多者其款揭於兩間焉不朽之具又何如乎

○陳文龍知興化軍發民兵自守城中兵不滿千元兵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降文龍焚書斬其使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軍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夫臨義而要之死知生必有死無不可爲之義矣蒲壽庚以泉州降元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忠義如民何壽庚特自畏死耳而曰如民何壽庚其愛民者乎當時之

民笑之矣

○謝枋得作東山書院記其君在幽燕之三年也其言曰自有大地以來儒道不立至今極矣又曰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竟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大變也讀四書者有媿矣又曰達而行道者有負於孔孟學者所當戒也窮而明道者終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嗚呼其言如此宜其能死宋也

○劉整生于金因亂入宋隸孟珙麾下從珙攻金猶不失所從乃以呂文德之忌至舉瀘州十五郡而款附元何也整與俞興有隙所警興也以宋所賜金字牙符及印獻元而請爲國宋計何也襄陽破臨安搖矣水寧

長驅長江必皆非宋所有整之爲元謀宋如此是其罪宜獨慙於空而色於父者比哉至元十二年整欲渡江首將止之不果行丞相伯顏入鄂捷至整失聲曰首將使我成功後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其夕憤惋卒整欲以是立大功名圖富貴耶何等爲善作何等爲善成宜廉希憲之薄之也李庭芝護宋主赴燕世祖大宴命坐諸王之下百官之上曰劉整在時不曾令坐於此其亦有爲也夫

○元劉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媿色乃吾志也至元中敏中拜監察御史權臣桑哥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報遂辭職歸及起爲御史臺都事同官王約以言去敏中杜門稱疾曰使約無罪被劾吾固不當出誠有罪則我其僚友不能諫止亦不無過也敏中之不出欲無媿色以見工約耳按約本傳約轉都事時侍御史程文海入言事多斥桑哥罪桑哥怒以約與表裏六奏殺之上不從不云約之出也桑哥敏中曾劾之而於此默焉其以僚友嫌耶

○元石珪本宋祖徠守道之裔孫也金兵祐南渡兵亂珪聚兵山東與宋爲敵而遠歸款於元甘渡淮棄其妻孔氏子金山宋將追好語之不顧而妻子罹沉淮之厄古人有棄其妻子者矣慈私愛以就大義天理人倫輕重間蓋至不得已焉耳珪之所就欲何如珪降元爲元

金戰曹州被擒至汴金主誘以名爵弗從蒸殺于市
元史以此載之忠義此元之忠義云爾非吾徒之所謂
忠義也任志本命人也元兵畧地至潞州志以首迎降
得充元帥與金兵戰有功金嘗擒其妻子如山以招之
曰降則爾子得生不降則死志曰我爲宋朝之帥豈愛
一子親射其子殪之恐人哉木華黎嘗召諸將議事志
預徵道經武安其縣已反爲金志死之元史以此載之
忠義與石珪比吾均無取焉耳矣

○三朝野史至元丙子淮南閫帥夏貴歸附元授中書
左丞至己卯歲死有人贈以詩云省古誰無死惜公遲
四年間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吊其墓云享年

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昔宋褚
淵身事二姓第怨歎曰使淵作中書而死不當是一名
士德不昌今有期願之壽哀哉

○元史載廬江人牟仁建昌人黃覺經高必達蜀人章
卿孫抗人俞金池人李鵬飛臨湘劉琦瀘陽曾德皆童
稚年嬰難罹故失其父母兄弟或身已賣爲奴或於
養于人閱二三十餘年出數千里外而求獲焉骨肉
樂聚以考友終視古朱買臣之難有過之者蘇子瞻記
朱壽昌事配買臣今人悉聞之牟仁輩在近代而事絕
人口非讀元史莫知也春故列其名

○元陳樵樵父患風癱久爲風疾所侵氣弱不能

樵截竹爲筒時吸而出之事見宋景濂東坡集亦人子
所當知近日李西涯爲其叔父墓誌云吾祖母陳宜人
疾苦聖吾叔父與吾父截竹筒吸之其術豈得之樵乎
孝子於親有至憂至愛存焉其思慮固宜有至此者非
相師也

○歐陽玄作許熙載碑云許爲貧謀養不擇祿仕僦屋
以居羅市以食親故嘗靳之曰君位劣祿薄親年又高
何猶介至是許笑曰爲臣當廉何有大小之別記獨不
云小臣廉乎宋濂誌黃殷士墓云天兵定燕都時黃投
居賢坊井中從人張午出之爲歎歎曰君小臣而死社
稷邪黃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從何人哉嗚呼君子

顧義所當自盡而已矣

○老太樸黃殷士皆撫之金溪人少同學問至正
中危仕至中書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黃翰林待制
洪武元年八月天兵定燕都老走所居報恩寺傭身入
井寺僧大梓等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
國之史也危由是不死垂老後節黃投居賢坊井中從
人張午下救負以出爲歎歎曰君小臣而死社稷邪黃
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從何人哉午終不解還舍治
酒殺使家人歌舞爲歡環守至日晨會大將軍徐達下
令勝國之臣俱輸告身黃給午取告身若欲輸官者午
喜出沽及還求弗得至性視井黃已死午買棺以歛僧

與營葬焉。老黃事始同而終異如此。其墓碑皆宋景
氏為銘之。危初為禮部尚書。每陳得失。自云吾不畏
丞相。畏後世史官耳。元亡。史存。景濂諫危力也。嗚呼。危
故史官。知畏史力。能存史。然得罪元史深矣。元史初成。
無直筆。其無方來君子之議乎。若黃乃真無媿齊太史
者。僧梓極危。何如送黃之為義。雖然。梓於危梓非所責。
而黃固梓之義也。景濂作太樓銘。多假借詞。無乃過乎。
後世並與銘。殺士者觀之。死榮生辱。自霄壤矣。

○危素仕元至。參知政事。元亡。入國朝。洪武二年。為翰林學士。已而謫居和州。再闕歲。而卒。卒之年。年七十計。被召用時。年已六十有八矣。

太祖一日幸弘文館。素至。履聲徹簾內。詔問為誰。素對曰。老臣危素。

太祖曰。素實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省守。余闕廟去於是有是。謫素至。和憂懼死。春間。長老言如此。

太祖召素。雖以文學備問。心實薄其為人。素既忤旨。然不殺素者。聖人之度也。余闕守安慶。城陷。不屈死。

太祖嘉其節。立廟。和州祀之。素何面目更事其香火耶。祖宗取士。不貴乎末藝。而重大節。以風厲天下。甚盛心也。宋景濂誌素墓。謂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以位而不畀以時。素以淵深之學。精純之文。都顯要之位。海內仰之如祥雲。景星可謂有得。

於天而達時。亂亡不獲大展。以死。豈不可哀乎。而論者或不謂然。素之所以負于天而不克自全者。其罪大矣。胡顧菴記熊伯幾言。素在勝國。時聲名籍甚。或問虞文靖公集曰。太樓事業當何如。公曰。太樓入京之後。其辭多誇事業。非所敢知。復曰。必求其人。其共余闕乎。時闕名未甚著。或問何以知之。曰。集於文字見之。闕後竟以忠顯。君子觀人。固如是夫。

○國初錢唐之義山。人為刑部尚書。洪武二年。詔孔子春秋釋奠。遣使降香。曲阜林廟於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唐言孔子有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王。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祀聖。高報本之禮。

不可廢也。時脩孟子節文。并議其配饗。唐論之尤力。上皆從其議。一日召講虞書。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僞。常諫官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即命撤圖。唐之論諫。於是乎有可稱矣。○桂德稱。字希良。洪武六年。以省臣薦。召為太子正字。與秦府紀善林溫入侍大本堂。

上嘗從容問人品。高下。人有過。何如。及仁者有好惡乎。德稱悉舉經傳要語以對。至問三教。則對曰。治天下當法孔子。八年授晉王府右傅。陞辭。

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

上曰廉文人爾其峻隘不足取是時伯溫已歸

近家而

上於德稱優獎如此固不峻異日召還進十二事名萬
世太平治安策而知其人也
○葉宗茂新安名士元至正末與汪同起兵禦寇國初
授婺源知州陞饒州知府坐事罷官徙濡須久之提取
赴京使城築所賦尋仍十倍其家產不給也子仁效
繁上書得免無何病卒金陵鄉見聞者哀其遭時不偶
為賦詩而鄉人朱允升學士為之序時洪武十年序中
始卒一不著年號而論之云揚子雲曰世亂則賢聖馳
騁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亂世之氓用於供
億仕則困於責任不能集事者得罪而既並集事則事
愈歸之甲兵錢穀據發應對豈一人身所備一不善卒
不得免焉使宗茂後世得三四十而不亂卒其經業展
其政事又加之年壽歟華而實當為賢公卿鄉先生以
善後來而乃止於此豈特其一身一家之氣運耶宗茂
郡志名保翁以字行所著有茂齋集仁志作貞壽亭大
年上書時年十九春觀王原采脩撰二孝子傳其一朱
顯台州人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
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為民害者季用
視事僅五月以例起入京論罪作城役嚴償重日數十
緒季用病痢微楚願賞力弗任旦夕乞死照懼不敢離

右復戒二弟共守不少察季用辭不死時告

益嚴告而謫成遠方及被控刑者凡數人照謀於父
僚友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許皆死萬一吾
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所司以聞
上故季用復其官同時緣此得免復官者十有四人已
而照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十四人者痛哭
之嗚呼當時事如宗茂季用輩不有孝子勒天聽而骨
肉為城下土者不知其幾二人有子得免而竟客死役
所命也夫而得名筆傳其事至今有餘慨焉嗚呼二人
者亦不為不孝矣

○王叔英二孝子傳云余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為之
感涕欲錄其勸而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
人其伯兄世法當死二人自縛午門前願以身代
上問故二人者曰臣小無父非兄不至今日故願以二
身贖兄命

上疑非誠許其後而陰戒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即
殺之二人慨然延頸待刃既弗果殺
上嗟異赦其兄御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其兄竟死焉叔
英謂二人者慈弟矣因復及四義婦事欲各為之傳而
不得其姓名與其事之詳嗚呼叔英之謂所恨者如此
於是為二孝子傳其一人曰陳圭台州黃巖人父叔弘
為其壻人告罪當死圭訴所司曰圭不能諫父臨父不

義主罪自當死華原主父使自新事聞

上以孝子稱之赦叔弘罪候天下朝覲官至播告為天下勸既而刑部尚書開濟奏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倖路乃聽主代父死叔弘謫戍雲南聞者歎主之孝而惜其死焉叔英謂主者其死孝子志也主何憾嗚呼叔英之所以傳孝子慈弟義婦而拳拳乎大倫乃爾其志可知已夫法答繇執之而已而帝堯有三宥之典漢唐君臣尚知此義不如是無以盡勸天下之術也

聖祖時法令嚴明為何如彼有兄弟二人者暨主事

聖祖欲赦焉而持法之臣不能將順以成美意寧死有餘戮濟後來亦不傳其死意者天道乎叔英字元采黃

卷之三

三

嚴人革除年為翰林脩撰靖難師起叔英奉命募兵廣德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水冠書絕命辭畢自經而死其為忠臣與所傳孝子慈弟義婦事相對是於大倫死無憾矣世有知其詳者安得不感涕而錄之嗚呼哀哉
○天台方克勤洪武四年知濟南府事時始有詔民墾廢田者閔三載乃稅吏傲近功不俟期歛之復以田定其科縣民益憤田不增闢克勤與民約定為簡書列其丁產為上中下三等復材為三每有徵發隨視書為則吏不敢並緣為奸宋景濂撰克勤墓誌載此事春按此今日三等九則之法也有事均繇者從論田糧而不酌之丁產繇其得均乎宋史葉衡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

摘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衛定為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頗蘇民戶等則之法蓋見於此克勤忠臣孝孺之父為政務以德勝威性不喜近名嘗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為也

餘冬序錄屬辜卷之二十五

內篇第二十五

解嚴集卷之二十五

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南有內官署一區我

太祖高皇帝所賜今加贈司禮監太監雲公奇夢地也

按舊碑公南粵人洪武間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謀逆

者居第距門甚邇公刺知其事因隙以發未幾被逆

誣言所居井湧醴泉徵

上往審鑒與當西出公慮與既會走衝蹕道勒馬街

言狀氣方勃碎而跌不能達意

上怒甚不放左右擁護下公乘輦右臂將折猶查指

賊臣第弗為痛緒

上迺悟登城頽額則見彼第內壯士表甲伏屏帷間數

匝亟返授殿罪人焉就縛召公息繼矣

上追悼公奴非罪忠弗白宜申卹典遂贈某監左少監

賜葬茲地命有司督秋致祭仍給六人供歲嘗庶掃役

於戲此我

高皇帝所為天下臣民垂鑒當作及萬世者之公受

累朝祠祀若千平嘉靖乙酉守備南京太監高公王公

等感公忠義復請下朝加今贈致諭祭焉公獲報身後

久而益彰如是哉公所建謀逆者舊事代為胡藍二黨

夫胡惟庸之不軌在洪武十三年藍玉在二十六年胡

按後錄不設丞相至藍十四年矣春設定巨胡為皇

臣胡惟庸之缺巨央舊事狀之疑以備他日史家之攷

○洪武二十六年涼國公藍玉之獄

上集辭臣廷訓有所禁引始多未服吏部尚書參微叱

令具實玉因奏微即其黨也遂同伏誅按解大紳在河

州時寄貝川書自叙草諫書言韓國公事有為詹徽所

嫉欲中以危法語徽者真傾險之徒歟韓國之獄當亦

有力其及重禍固宜韓國太師善長也事在二十五年

解大紳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其冤狀程望墩嘗載之

皇明文衡此朝廷大事鮮當時乃不有諫而代人具草

不知何為狀者蓋臣等職有諫而不敢諫者所自有

一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士云云似此代筆者所自有

雖然鮮與王之賢於此可并知矣

○國初蜀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

為所掠乃偽為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兵伍

中七年莫知其為女子也後從王瑒兵掠雲南還邂逅

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時從軍者皆驚異成

都人稱為韓貞女此可配古之水蘭矣

○國初鐵冠道人精數學今人類稱之而少知其姓名

者春觀唐文鳳作鮑尚綱行狀云

上登鐘山詞臣扈從於擁翠亭給筆劄即景賦詩鮑與

翰林升張以寧來伯松起居單友中李其鐵冠道人
俱應制亦但言其號耳後見宋景濂集有張中傳者云
中字景華撫之臨川人舉進士不中遇吳人校以太極
數學其術多驗為人損介事與人言言感鐵冠人因
號曰鐵冠子乃知今人有松鐵其言者蓋此人也
○洪武中楊建被察使陶生仲清介自律在任治賊吏
數十人宿弊者悉有政使薛大方食暴甚堂仲勅奏
之大方詞連度仲至京事既白大方得罪度仲還官閩
人迎拜為之語曰陶使再來天有暇薛公不主地無皮
度仲等以人春聞近歲黃州知府盧澤守已愛民而
罪上司薦去職者之恃其所親貪暴自恣而
考察皆得完空有為對揚于途者云盧澤不來天役暇
中澤更到地無皮公道為之歎焉比始聞度仲事天暇
地皮之對蓋有由來矣
○胡知縣壽安者初任信陽嗣獲虎永樂中任新繁縣
姓情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微末省兩月烹二雞胡
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養
修為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誇詐本為吾
累果胡三年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
素妻于何胡笑曰此庸人見也吾豈無補職之義而不
念乎嘗於是思之爛熟耳吾輩讀書治民
之法就下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為志及莅仕路則以耳

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胡婦人小子輩或
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搖目之物盡其性彼必欺吾而
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署笑曰胡某外祥
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
○黃巖徐宗實洪武中為兵部侍郎奉使兩淮多所建
明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夫家成
從持服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
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宗實上言曰隨事處中始
為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哭夫於蓀嫁之
物又能剪髮於葬姑之後雖剝自截其亦無以加自當
與立志卓異同賞豈與尋常比例其論寔其言下
郡邑旌之見黃文
○文皇渡江時翰林諸公在京城先死節者周是脩一
人而已李文達日錄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
士奇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惜哉諸公後來
雖有王魏之事業不能蓋斯媿矣春又聞長老言靖難
之師既駐金川門是脩欲速諸公同死前約首至某門
見某方令家人飼猪乃亟退自縊于應天府之尊經閣
噫此何時而有不忘於飼猪者又可期以舍生事耶
○國初文臣無賜諡者諡自永樂間太子少師姚廣孝
太學士胡廣二人始廣乃建文朝狀元傳驢更名靖楚
文之意謂胡廣同漢臣名且比虜為胡不可令廣故更

文皇御極後復舊

○解縉紳侍

太常論及群臣御書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既奏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楊士奇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此事楊公既著于

聖諭錄於解墓碣內又載之墓碣載解初被漢廢人諸出為廣西參議以李至剛言其怨望又改交趾後入秦事庶人復有言遂徹下獄後三年病死獄中按李至剛墓表亦楊所作載李言解事詔下解徹而并下李今莫

知其悉李之言解其因解有誕而附勢雖才不端之奏而怨之故歟

上之并下李也所謂洞燭之者有在矣噫小人之怨君子事每如此小人終亦何利解死徹中而李不死此則命也

仁宗臨御既明解冤又官其從子為中書李雖緣舊官臣故為通政尋出知遠郡賢否在聖衷其彰彰矣乎

○仁皇嗣位初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蹇公一公寵最盛楊文貞公撰蹇忠定公墓誌或當時所賜師傳之臣銀章各一曰繩愆糾繆蹇首被賜

上謂之曰朕有過舉卿但具疏用此封識進奏於夏忠

靖公墓誌亦言之楊文敏公墓誌云

上命範銀為方寸印四枚以賜師傳公與金公初秋同受其一其文云云是知蹇夏楊金四人是已然金文靖

公墓誌又云賜大臣五人銀圖書文並同前按楊文定公於文貞神道碑載公當時被賜銀章一其文同前然

則賜五人為是蹇誌洪熙初賜誥蹇公等誥詞上特增二句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

夏誌不書今忠靖遺事載此誥詞且記上諭曰此朕實心蓋望公等匡輔之功也按陳祭酒

所撰黃文簡公墓誌此誥詞蓋亦同被賜者而絕無糾緣之章弗及焉一時特恩固各有所在耶我

祖宗之所以望大臣者如此宜諸公之各得盡其才也

○宣德六年夏忠靖公卒朝議欲贈以伯言者以無例而止蓋為國初文臣無贈爵者也洪武間劉公墓封誠意伯永樂間茹公璘封忠誠伯生可受封死何妨贈言者未考爾後終正歲太子太師戶部尚書郭公資卒遂贈湯陰伯

○王忠肅公為僉都御史在遼東時治訟專行賄罪法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雖然彼有財者亦必輕犯法矣捐得孫環以公事輟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或訴殺一家三人公曰甲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也令

償葬埋費罷之環後在公優容不及此成
幸妻女法應旌惜公未有以處也

○葉文莊公巡撫宣府時脩復官牛官田之法墾地
日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其也堡
廢缺者力脩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今邊軍受役權
門終歲勤苦曾不得名寸地以自衣食軍儲一切仰給
內帑戰馬之費于太僕者無有紀極也堡尚誰脩築悠
悠歲月致今日之失事今巡撫者若不再加整飭領完
前蹟將來夷虜之禍殆難支也

○權衡之地銖兩可移勢之所使不言而喻唐人記時
宰擅君寵者有故人來謁宰度其材不往贈河北一書

二〇序錄卷十五

七

故人不得已持去既至幽州拆視無一詞惟署名而已
因大悔欲回試謁院吏書入館之上舍奉綰千疋向見
江西人云楊文貞閣下時其婿來京師久之當歸念無
裝資會有知府某犯賊千萬資緣是婿賂至數千為其
求救時某知府已入都察院微楊不得已於該道當問
理日遣一吏持盒食至院云楊宅與某知府送餽該道
某官遂親下釋某知府刑具候其飯畢凡事一切聽令
分雪遂得還職我朝不立宰相然內閣之權已如此世
不避權勢者幾人小人居之豈不壞事

○宣德間詔京官各舉其鄉之才而未達者廬陵戴某
有詩稱蕭光宇胡起先交表之徵至內閣試春日詩戴

得題如凝竟日無一字及罷就邸奇思傑句衝口溢然
追恨無已戴既放還蕭胡亦坐薦舉非人被譴人之窮
遂有莫之為而為者如此天順二年臨川吳徵士與弼
入京擇日而後廷見

英宗退仰文華殿召問大略與弼無以對左右怪之
趣使言始曰容臣上疏而已先時與弼宿草備顧問竟
不如志駕起因慘然出至左順門脫帽視兩竭存焉頂
顚髮已腫人始知其不能承旨以忍痛故噫此何莫非
數也哉

○英宗幽南城時有御史某奏景皇帝南城多樹事巨
測逐伐之盡時盛夏

二〇序錄卷十五

八

英宗嘗依樹涼以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復辟後下御
史詔微杖殺之御史滑人言其父之惡有非人所為者
縣中橫被其害御史顯于朝人謂天道報施無所歸既
御史坐舉誅其父已死怨家得極墓而磔屍焉嗚呼自
後觀前天道果瞢瞢耶

○劉東山公稱晚年肅州之謫雖事出逆瑾其實公同
年隸閩光芳者為之公與焦素無他嫌特忌公名爾本
猛賂既行瑾集大臣議欲實公重辟諸大臣喘喘不敢
吐一語獨都御史屠公濬曰劉大夏此何罪必欲文致
之當其不應瑾勃怒罵屠惡語汝黨劉邪明日大臣以
屠議奏瑾謀於焦及吏部尚書劉宇宇又素嫉公者乃

劉某輕議夷人遷徙與潘尚書相從遠成瑾初按
西邊衛隸曰是送二人歸也乃定肅州公西行穆
公赴肅州時故舊皆避不來會獨鄉人嚴仲宏贈詩和
答之公過六盤山寄西涯閣老詩末句云寄語同年老
知已天涯孤客幾時還後歸自六盤和前韻末句云憑
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已還其事蓋如此公之謫
春當家難不在京今始得見其族子所刻西行稿者因
以所聞為識其事中州子之云公豈亦未之能忘情邪
天下代公之憤而高公之為人今日已有定論公死可
無憾也已

○正德十年湖廣道州致仕右都御史熊公備卒于家

時春為太僕少卿在京上疏為表清節以勵庶寮事切
見續存日事毋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數
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奉公推賢疾惡不要時譽不急
近功言無美於屬垣行弗虧於顧影四廬壹守先業未
嘗少有所貽俸祿頌及同宗未嘗私其所入其在官也
恒蔬食以自勵故巡撫之日雖廩米有羨亦斥還官其
在家也惟山居以自遠凡饋遺之物雖親戚至厚不容
免已鄉人嘗評其人可謂白首持清節終身無過舉之
士矣或曰士知禮法孰不願清而能繡之清實過於清
者也人非堯舜孰能無過而能繡之過以清而過者也
奈何悠悠蒼天竟之丁嗣兄子過繼復先夫死遺孤藐

然未底成立今繡云亡遠邇聞知咸相悼惜巡撫
史秦金因休輿論為其奏討葬於葬請贈廕該部覆奏
已荷恩光被地下幽魂豈任感激臣生與熊繡鄰州舊
嘗為其官屬于其人品見知頗詳繡今事定蓋棺法應
得謚九重日月實與照臨顧所司無由當建白耳臣近
聞熊繡州人今見任吏部主事周卿聽選大理寺評事
許愷皆云繡過繼子所遺之孤幼弱未知人事向後所
就知復若何臣竊恐彼死者聲名無人表章日就湮沒
臣往年見都御史戴珊張敷華之卒其門生屬吏其子
孫俱曾請謚主事張鳳翔孔琦之卒其鄉人嘗請卹其
家俱蒙詔旨許馬繡之賢無媿張敷華二主事安能比
擬臣用是冒昧上言重為乞請伏望聖鑒在廷如果臣
言不誣斷自宸衷嘉賜謚號仍勅該部查照張鳳翔等
事例月給食米卹其孤孫其孫日後若堪補廕讀書就
行住給俸天下之人知

皇上仁德足以補天道之所未及為善獲報理無或遺
表清節以勵庶寮揆之治體不為無補臣言雖近黨義
匪從私事下戶部奏與其過繼孫熊瑞月來壹石至補
廕日住給禮部請內閣謚莊簡云

○幼聞客謂先君刑部公言其鄉有富民張老者妻生
一女無子贅某甲于家久之妻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
張老卒張妻極妬張病時謂甲曰妾子不足任吾財

吾當金界爾夫婦但養彼母子不死清寧即爾除餘
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婿外人
不得爭奪中乃據有張葉不疑張妻卒後安子壯告官
求分甲以券呈官因見與吾婿語遂置不問他日奉使
者至妾子復訴而甲仍前赴證奉使諭曰爾婦翁明謂
吾婿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應彼幼爲
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張老亦可謂有智矣
談苑載宋張公詠守杭日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
命其婿主其貲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
三與子七與婿子時長立果以財爲訟婿持其書詣府
請知元約詠閱之以酒酌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以子
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婿
而子與七皆泣謝而去奉使事實類此惜不得其名也
○咸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過物情云近京地方行使車
輓驢相雜驢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今並一處驅馳
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各自行使弘治初一給事中
建言處置軍國事一條云京城士人多好着馬尾觀
營操官馬因此被人偷技鬚尾馬拔尾落騰不無有悞
軍國大計乞要禁革此事春少時親所聞見二人後來
亦作大官近一員外建言崇節儉以變風俗其疏專論
各處茶食舖店所造者卓糖餅大小不一大者省功而
費料小者料少而費功乞要學畫定式功料之間務在

戒節使風俗歸厚云云所司亦爲之覆奏焉肉食者謀
國乃有此輩可歎可笑龍人上言聖朝興興不無以爲時節即云不足慮此有龍
○都民養文率貨視之稍麗黠者必裝束以待外方之
求厚取價焉鵠鵠之訟十常二三仕宦家妻媵媒乎是
以不謹累者蓋往往而有也春所聞若近日瑞州通判
姜榮妾竇氏事豈易得哉竇京師崇文坊人也正德已
巳姜自工部主事考察例調瑞州署印時適華林賊來
攻城姜僉倖付竇印亟出集兵捍賊勢不敢逸去賊突
入求姜弗得以刃傷姜妻竇哀救而免因執竇實先藏
印水池中既被縛以行高安盛豹一父子時亦在難竇
謂賊曰盛家子既在可遣其父報令贖我賊如其言竇
密與盛曰我不死以印未白也今在某處歸幸言之我
死矣比至花塢鄉遇道旁并給賊以渴就飲遂授而死
卒未五月某日也賊退屍殲殲城南僧院事聞詔旌曰貞
烈置祠而碑表焉春嘗爲喬侍郎妾高氏貞烈賊今
聞竇氏事二人者生處正同豈易得哉姜棄城罪重部
使憫其家難且欽竇之死節特爲之地又因緣功次陞
同知而性素欠檢竇死纔兩月即屬媒有所求明年奪
職嗚呼人之無情乃復有此丈夫媿于文婦多矣
○偏橋族數瀾言二事有胡氏子五六歲時因升高爲

戲墜地拘其項骨稍長竟不能伸朱守貞者同里也一日相見戲拏其頭有聲焉然置地漶然死已朱懼潛遁胡氏子頃許復甦頭項於是端直歸家人驚喜謀尋朱謝之陶氏佃民有病瘵者嘗與陶僕輪轂如市道遠勞極癯瘠其頸氣幾不接陶僕素愚多遽間削竹為銳鉅刺之瘵穿氣溢頸得完復荷檐而起一無所苦焉天刑之在人不愧如此命苟不死雖有致死之道而不死也豈不信哉

餘冬序錄卷二十五

餘冬序錄則涂卷之二十六

外篇第一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司馬史記載孟子受業于思之門人而後來著述家直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注史記者遂以人爲衍字謹考諸家書傳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或曰二十二年襄公二十二年爲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論者謂生是年爲是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子思之母死孔子令其哭於廟子思遽事孔子所與孔子問答語爲多孔子之卒子思寔喪主四方士來觀禮焉子思生年今不得知可知者孔子卒之年子思則既長矣孟子以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魏慎觀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報王元年丁未去齊其書論及張儀當是五年辛亥後事自敬王壬戌至報王辛亥百七十年辛亥去伯魚之卒百七十有四年以百八十二百年間所生人物而謂其前後相待共處函丈得道受業何子思孟子之俱壽考而至是也子思孟子之壽考或謂亦有可言者安王二十五年甲辰子思言苟變於衛是時子思無恙也孟子魏惠王時已稱叟較其生近安王即位時謂子思子親受業於子思寔不可之有乎曰安王甲辰伯魚一百有七年孔子卒百有三年子思乃尚存耶孟子之少也其母三遷而後知學其母衛

○史記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按左傳昭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請學之苟能禮者從之是時孔子年十七僖子之講學能禮者之從之無與孔子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為言云云今史記作誠其嗣懿子之言則在公至自楚後十又七年之言傳以其臨終之言載是年者終言之爾春秋昭二十四年書春王二月丙戌仲孫閱卒其召

○序錄卷之六

四

其大夫為言之時也孔子年三十有四矣子長乃通作丙寅年事而為年少好禮以求合年十七之說誤矣○家語載弗父何為潁公熙子何當嗣而讓其弟厲公焉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世為宋卿按史記潁公名共煬公名熙云潁公共卒弟煬公熙立潁公子鮒祀弑煬公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而不載弗父何為何人之子及其所讓之實若何為熙子則鮒祀乃不共戴天之人胡讓之云乎若為共子當嗣則熙之立不言何讓而鮒祀之弑熙而自立又曰我當立何也何之後世為宋卿若其與鮒祀有父仇何決無卿理而鮒祀亦決無使在位理然則何必共之適也當嗣矣熙立而鮒祀

弑之豈不猶吳公子光事乎而何讓之豈不猶季子事乎而紀載失其詳耳

○祖庭廣記先聖生有異質九四十九表反看注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額斗唇昌頰均順輔驕陸龍形龜脊虎掌肱脇脩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腴堤肩地足谷竅雷聲澤腹脰上趨下末倭後耳面如蒙俱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春按先聖四十九表來於蓂弘之所談姑布子卿之所稱老萊弟子之所識與荀卿司馬

○序錄卷之六

五

遷輩之所述者蓋云備矣然綿書曾載胸應矩舌理七重及鈞文在手等處又弗及焉是足以盡聖人之儀觀歟漢文翁圖先聖遺像今不獲見而天下學宮石刻唐吳道玄筆續髯甚盛質諸前所云蓋未嘗及續髯也遺像其可徵歟

○吳道玄畫先聖遺像入石刻者春嘗見于河南開封及諸府學而今獲拜瞻於湏上以較他凡墨本大抵相同豈皆摹自驛梁者歟傳稱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事舉甚悉特未及舌與髮鬚耳舌內藏不得為表綿書乃云仲尼舌理七重餘如鈞文在手及胸應矩等處髯之四十九表言亦多異亦不記及鬚髯也今世傳遺

像繪頰間鬚髯甚盛聖人儀觀果誠有之紀記不應獨遺於戲穆載之德照臨之容雖親炙高第善言之士弗能盡而况繪史意匠依稀髣髴千歲而下類非當時目擊之所擬乎吾儒欲識聖人幸求之聖人之書深體力察而審以得其心焉則所謂四十九表之在遺像者夢寐可覩印證茲圖庶乎其不差矣

○春既跡聖像嘗以榻本寄故友黃鞏伯固伯固復書云承聖像見示疑鬚髯事偶元儒黃四如先生所為記孔聖遺像惟宗廟小影為真聖賢亦云先君生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後世偶塑轉異美髯長鬚未審何據太史公所謂鈞之未睹容貌者也得此錄

上序錄卷十六

上奉備一說蓋四如乃生族祖今家集猶存春因記孔叢子子思告齊君云先君生無鬚眉之說取而闕之信如四如之所指蓋吳道玄傳寫既誤後世據為偶塑遂弗加攷正爾今闕里有行教圖是小影他如凭几乘輅及司寇等像亦畫鬚髯殆亦踵世本傳誤之故無所謂宗廟小影也

○韓非呂氏書並言孔子之力能招國門之關而不以力聞夫驥不稱其力稱其德孔子之不以力聞固也若云招國門之關則必嘗有所試然後有此事孔子之力其肯有所試而有所事哉按左傳晉伐偃陽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人鉏挾之以出門者然則此事左氏所

傳蓋孔子之父而後人誤以為孔子者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顏回至公孫龍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三十五人而公伯寮子周與焉其無年不見書傳冉季至公西蒧四十二人共七十七人蓋孔子所謂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是也小司馬謂家語數同今按家語止得七十五人中問姓名亦復差異史記顏何字冉索隱引家語字稱以證之則其時必有據而今本無之蘇氏古史并仁山金氏謂秦內顏何不載於家語是就今本言之耳索隱又云文公圖有蘧伯玉持旌申張申堂今石室圖七十二人亦無所謂張與堂也春任職方郎中時會正德政元曾奏

上序錄卷十六

為釐正祀典事內一件一考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顏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開元中進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天下自是始並從祀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七十有七人司馬貞索隱曰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鄒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懸豐當此三人之數然今世傳家語上得七十五人史記所有鄭國申宣顏何家語不載而載薛邦申績又史記之所無者唐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人外又有蘧瑗林放陳亢申張琴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因之懸豐今家語作懸豐字子象禮記檀弓篇縣子疑即其人而祀典今

不及馬家語薛邦字子徒申續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
申黨同字此則邦即國也續即黨也與琴牢琴張自是
一人而傳者之訛耳論語釋文申張鄭康成云蓋孔子
弟子甲續史記云中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
以棠爲黨以續爲績其爲訛寫無疑後漢王政云有羔
羊之聚無中棠之欲是以振爲棠也史記索隱謂文翁
圖有申振今圖有黨無振是以黨爲振也唐宋加封申
黨申振俱列從祀一人而爲二人薛邦之爲鄭國姓氏
猶頗相達二申猶二琴也不祀薛邦而二申後並祀焉
不已續乎國之大事在祀孔廟從祀祀事之大者又況
其親炙之人而可續之欲乞今日補贈懸堂爵號列諸
從祀而刪除所重祀者著于令式以改正數百年之缺
緣若公伯寮乃季氏之黨非孔子弟子遂伯玉孔子之
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季氏當辨其誤謂不當祀而重
祀之失則不容一日而不正者弟子述氏之可信其可
信於家語執家語以爲封祀豈復有前失哉事下世詳
因別條典禮重大俱未議覆我輩尙當有爲斟酌之完
而繼陳者其事必有時而遂也

○閔子少孔子十五歲孟嘗君生於國末世韓詩外傳
有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之事此等文字全不顧時代年
歲殆近莊周寓言之繆悠矣魏文侯以下子及田子方
爲師旁過限于未之廬必式通繼此諸家書所記而附

者三人不必正其時也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
時子夏年二十八又七十七年爲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魏始爲侯子夏時已百五歲洪景廬亦疑其不然春以
爲此則有可解者斯以威烈元年嗣爲大夫其行事見
書傳往往用後來稱號如立幽王子止城少梁使其子
擊圍繁龐使樂羊伐中山其子擊守中山皆稱文侯所
謂文侯以子夏爲師乃是其爲大夫時不必泥其爲侯
之時而疑子夏之年也

○蘇子瞻嘗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
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以爲
千載不蠲之惑而引李斯諫二世書有田常布惠施德
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之言以明其不叛貢一快也然
不如司馬貞所辯爲長史記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
常作亂之文而有闕止以爭寵爲陳恒所殺止字子我
字與宰子相涉因誤云然貞此言足以蠲千載之惑矣
坡公豈未之見抑有所不然歟按左氏傳齊簡公之在
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驪顧諸
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陳
氏如公宮子我屬從攻闕與大門不勝而出陳氏追之
殺諸郭闕而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鞅言不及此此
其事也呂氏春秋諸御鞅諫簡公曰陳成常與宰子之
二臣者甚相憎顧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所能識

居無幾何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簡公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致此患也淮南記與呂氏同此是觀之宰予即闕止明矣太史公殆承呂氏之誤耳劉向說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今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鵬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所謂鵬夷子皮乃范蠡號蠡仕越時越方困於吳蠡何由至齊越滅吳蠡始號鵬夷子皮去之止於陶朱則後簡公之弑久矣此事因止陶事為此辭尤謬誤無據

○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其語司馬公通鑑朱錄焉而朱子綱目仍之此非孟子受親業於子思之一證

二子思與朱子

歟朱子嘗云孔叢子等書多是後人撰說皆贗書也今茲所取為其言近理耳

○子思居衛緇袍無表田子方使人遺之狐白之裘子思不受田子方魏文侯時人魏文侯與魯穆公同時子方嘗見禮遇於魏未嘗至衛也子思時在魯孟子稱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何至居衛衛人不能養至極貧窶而猶不歸父母之國以守防山之丘墓非人情也狐白之裘以孟嘗君之富不能更具而子方得而遺之乎為是說者特欲以著聖賢守身之常節

○公穀傳於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紀孔子生而史記

以為二子思按孔子之卒左傳及史記皆在哀公十六年之四月後公穀則孔子時七十三從史則短一年家語終記解謂孔子終時年七十二矣諸家未有要其年數者司馬遷蓋即左氏書卒之年而推之謂生襄二十二年而合於家語所記為年七十二而後之作譜系作年表及編年紀年事實者又以此為定何也索隱云史記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似為善辭然春秋正月乃周正月也三氏之傳豈用寅建哉遷書亦必所不容易者常稱考

○列子有伊尹生乎空桑語而後人遂為事以實之云伊尹之母生伊水上孕夢有神告曰曰出水而東走無

二子思與朱子

士

顧明日視曰中流水告其鄰東走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於桑之中獻之於君君命乳之命之曰伊尹莘氏演孔圖者又造一事云孔子母微在遊大冢之陂陂黑帝使請已往夢交語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孔子於空桑中其誣如此空桑地名也呂氏春秋顧頭生自弱水實處空桑

○舜既食無臚飯乎土簋噉乎土型見韓詩外傳而韓非謂舜造漆器妄也

○嵩山之陽舊有母廟久廢廟前有石高二丈許而中裂號母石郡志載淮南子云啓母塗山氏之女禹治洪水經轅轅山謂塗山氏曰欲餉爾戲麟乃來禹跳

石罅中嵌塗山來見禹方化熊慙之而去嵩高山下化
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而生啓蓋此石是何其誕也近
世有引書及孟子語爲之辯者謂禹治水於外勤而久
矣不假塗山之餉而後食而塗山安得隨其所之而餉
之禹若化爲異物何不避一世之人而獨避其所配一
世之人何不見而塗山獨見之而慙耶塗山慙禹之化
熊而不自漸於化石頑然以暴露於天地間豈有是理
春惟物固有化者此物化爲彼物或物化人人化物昔
人所謂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自無情而之有情日有情
而之無情者何足深辯此石則自可毋辯而知其妄也
春秋傳舜殛鯀于羽山其神入于羽淵化爲黃熊左氏

子序卷十六

主

日

之誣也而淮南子乃言禹化熊事蓋好事者承訛踵妄
轉相附會而至是耳予聞登封又有所謂啓母墓者漢
書注啓母墓在陽城即嵩山之陽今登封地然則此不
爲啓母此墓何爲者耶

○朱子語錄砥柱銘上說禹掛冠莫顧通門不入掛冠
是有箇文字說來今記不得是甚文字世間文字甚多
只後漢書注內有無限事春按淮南子有曰禹之趨時
也屣屣而弗納冠掛而不顧桓寬論亦曰禹感洪
水身親其勞簪履不振冠掛不顧砥柱銘掛冠句此
○楚成王園許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
男而縛野壁大夫衰經士與觀蔡子問諸逢伯對曰昔

武王克殷微子啓 是按書殷紂無道微子去之周啓
歸周在武王克殷之前何應當日而有是事啓歸周後
決無復還殷理牧野之戰決不以身從之從人伐其宗
國賢者不爲苟從之矣又惡用此爲乎或謂逢伯之言
非無所受之者余意此殆非微子事而逢伯欲託諸武
王禮命悅楚子以爲許男地爾

○傳稱伯禽康叔封見於商子商子告以橋梓之道商
子者當時賢人也史記武王下車表商容之閭商子者
其即容歟

○管子書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不
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

叔之爲人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然不可爲政云云是
管仲之死先鮑叔也劉向說苑鮑叔牙死管仲舉上衽
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管仲曰非夫
子所知也云云則是鮑叔先管仲而死也當考

餘冬序錄卷二十六

餘冬序錄室版卷之二十七

外篇第二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方編輯

孔子後斯道至宋儒復明而周子實首唱之先正有謂其得聖賢之不傳於遺經者有謂其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或問晦菴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晦菴以爲亦須有所傳授濂溪乃陸說婿溫公涑水記聞載說事乃篤實長厚之人周有得於陸藍青水冰未可知朱亦是取膏君子意耳世俗相傳又有謂其太極圖說得之於潤州鶴林寺僧壽涯者誣甚矣哉

○濂溪先生令柳時郡守李初平聞先生論學欲讀書

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初平聽先生語二年卒有得唐彥思記伊川先生謂占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耶賢師益友化人之速有如此者今世士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目之進取已仕者不過及官職之差除較進取者非時文無所用其功量差除者非吏事無以見其最下此者計資財之多寡角生理之巧拙比嗜欲之勝負又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於此者口耳出入之間言語文字之末剪綵爲春象龍蛟旱柳竟何所得哉嗚呼君子於此所以致取於師友者不苟然矣然則世無其人歸而求之吾書可也

○濂溪太極一圖通書四十章先生學之所得也先生令柳時郡守李初平聞先生論學欲讀書先生答言老無及初平聽先生語三年卒有得初平既老而有得柳人于時感沾德化之深豈不亦有所得乎雖然彼所得不在讀書在則人亡則書學於今日者庸不在讀書乎讀書者於天下多矣讀書而有得者天下不一二也庸例先生之謂老無及乎師曠勸其君學曰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孔子晚喜易讀之常編三絕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學老而益進聖人老不齊書也先生之謂無及謂無及於有得耳童而習之白首若時人未老而讀書者可恃以決有得乎六經夫子之書

也炎漢以來代豈乏窮經儒而千五百年始有先生爲得聖賢不傳之學於遺經而始上接乎洙泗此可悟矣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此先生之學所以爲不傳之學也不傳之學先生默得之妙而著之圖書天下學於先生之圖書而有得者又不勝其讀者之夥也是圖書入庸不以爲糟粕乎先生通書志學章所云願子之所學士之所當從事者不及亦不失於令名苟觀於過跂於及未容甘於不及也先生云名勝耻也德業未著令名能不失乎善不及則學焉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勸其二不遷怒不貳過矣悉有衆善不遺仁矣仁近無欲靜虛動直明通公溥賢而希聖聖固可學也

學者果能是乎於先生之書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書自我之所有我於書乃不為虛讀嗚呼先生之原有於身者云非師友不可得也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蒙焉而冀聖賢邈矣而身之所得由師友有之今之為師友者隨在聯絡能相期以有得乎其讀書也工訓誥者期於綴緝尚葩藻者期於靡麗龍吟者期於辯博備公異者期於奇淫馮科舉期於利達於身易有乎不有於身復安得其讀書不必老而無及吾無怪矣○李初平問濂溪吾欲讀書何如濂溪曰公老無及矣某請為公言之於是初平聽濂溪語二年卒有得朱子嘗為門人言李既讀不得書濂溪說與他何故必待二

中庸卷之三

三

年之久方有得二年中說多少事想見事說與他不解今日一說明日便悟頓成箇別一等人無此理也晦菴門人有既受詩傳併力抄錄頗疎侍教者先生曰朋友來此為冊子所困反不曾做得工夫何不且過此說話彼皆紙上語耳有所面言資益為多又曰簡牘所載縱說得分明那似當面議論縱一言半句便有通達處所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說到透徹處何止十年之功又曰諸公聽某所說亦不出聖賢之言然徒聽之亦不濟事須是便下工夫始得近日學者所以不成頭項只緣聖賢說得多了既然為此又欲為波少間却把捉得一項周全若人有言經師易得人師難遇窮

探義與不如親承音旨雖然亦在所聽之人何如耳謝顯道受學於明道志意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道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晦菴門人有以豫六二爻辭為言者或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晦菴曰須自去檢點此心一日問幾箇時在內在外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只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他日謂門人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工夫只有此二者若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閒坐而已如此豈有長進之理或言今省先生勸容周旋以自檢先生所著文義却

中庸卷之三

四

自歸去理會曰文義只是目下所行底若不理會文義終日只管相守閒坐何益文義乃躬行之門路躬行即文義之事實今之學者若無靜坐工夫便只是所謂閒坐而已何益

○孔子之樂雖身處困極之中而其樂亦在也顏子之樂雖人所不堪勝之憂而其樂不改也三千之徒鮮或知是曾皙浴沂風雪之樂近之而未全也歷千數百年而程子受學於周子乃今尋孔顏之樂所樂者何事程子有悟於是吟風弄月以歸自周程二子之外餘樂此樂者誰歟程子曰時人不識予心樂其所尋之樂歟程子嘗言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

何事此學聖賢之肯綮也朱子之門人有以思量顏子樂處爲言者先生曰不用思量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後見理分明日用純熟不爲欲撓自爾快活今若索之杳冥無朕之際於何可得樂處而今一部論語無限道理所貴學者只在實用功耳他日門人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人人有貴於已道理樂去問樂可求否朱子曰此難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微而已曰程子謂將身置萬物中並無窒礙何等快活此則顏子樂處此理須是直窮到底萬物爲一始得他日又言江西士友來問學便欲尋一樂處非是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學者能尋到極苦澁處方是樂處消息樂無不用功而可得之理

聖賢書中所言粗細俱合理會他日又言讀書自樂處未爲有得某所見只是苦處到此廖德明赴潮倅來別告求一安樂法先生曰聖門無此法也然則仲尼顏子樂處學者果易尋乎登山不至其巔沿水不探其源而侈然以自樂樂其所樂非仲尼顏子之樂處也學者有志周程而尋仲尼顏子所樂之事幸於朱子之言尋之

○程子謂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按程子有言將身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言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朱子謂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

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康節詩云貞樂攻心不柰何朱子謂此非真樂也貞樂便不攻心顏子之樂何嘗如是朱又嘗言曾點是樂箇甚底是如何樂不只是聖人說這箇事可樂便信著他須是自見箇可樂始得他日又言今江西人皆是要脩然自在才讀書便求箇樂處這便不是了某說若是讀書尋到那苦澁處方解有醒悟廖德明問山居頗適登山臨水覺得甚樂朱子曰只恁閒散不可須是讀書閒散是虛樂不是實樂晦菴問胡叔器省文字如何曰兩日方在思量顏子樂處晦菴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而今只在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去何處討這樂處學者以是觀之庶幾可以尋是樂矣

○程子自云昔受學於周茂叔今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此足以知濂溪之所以爲教明道之所以爲學者矣茂叔意前草不除明道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後人亦記明道意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春謂此即濂溪意也明道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之語有吾與點也之意朱子謂其天資高見得易蓋於此見之若夫遺書載明道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之語或疑此不

也春以爲語之以見其學力亦可也此語之出後人有謂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其可也乎朱子曰今觀通書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

○程明道在鄆賦詩曰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知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上蔡謂其習中直與曾點相似而晦菴云此不免後生眩露氣象何也以明道之作評者不同如此亦各就所見耳上蔡所見在上兩句晦菴所見在下兩句

○程子嘗言學者不可玩物喪志只如讀書寫字雖美事一向好著亦自喪志謝顯道見明道誦論書史明道

下序卷十七

七

曰賢却記得許多伊川見人靜坐以爲知學蓋聖賢脩習工夫自無口耳勞攘事也呂希哲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抵類俳獨坐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識者誦之林季仲少卿贈虞仲琳詩云男兒何苦弊群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元不隔江湖林所學未爲人知而詩亦有味雖然理學要在識取不爾又墮野狐禪窟也孔子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而况讀書寫字人生至樂所在何可一日廢也歐陽公詩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試筆云學真草書十年

不勸當得名然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爲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爲累也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爲物所樂之心六一之所見者蓋其心之所驗者如此

○謝上蔡見明道舉經史不錯一字頗以自矜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上蔡爲之汗背或問朱子玩物說何意曰只是矜字上蔡後見明道看史依舊字字點過心又不服朱子云明道不取上蔡誦記爲心不是理會道理只欲誇多闢靡爲能若明道者史則意思自別此爲己爲人之分也鄭穀言上蔡平日說話到軒舉處必反巾搢袖以見精采程氏遺書論語有一段下注云鄭穀親見穀嘗

下序卷十七

云上蔡每說話必上蔡自知病痛盡在矜字自云用一擬中機字工夫只是去此一字而朱子謂其後來矜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上蔡才高言論宏肆其用工處亦非不確實而病不易除如此

○尹和靖受業伊川門下欲不復應舉伊川謂子有母在未可如此和靖歸白其母云云伊川然後許之朱子在漳州日一士人自泉來謁自言心厭舉業欲從問學朱子以其非父母命令歸得請再來始無所礙不知此人向後如何朱子嘗爲門人言及嘉其有志夫問學美事然既妨祿仕亦必出於親命乃可自便不然不得乎親非所以爲學也

○張思叔嘗有問於伊川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朱子言其舊間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覺實也又言近來人自要向高說一等話要知初學及此是為識等故其論南軒曰張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為多但其天資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多失之太高又曰欽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才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某則性鈍讀書極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過為高遠之論

○伊川自涪陵舟行過風舟人皆懼惟伊川不動既至岸或問其故伊川曰在心誠敬耳或曰心存誠敬曷若

子序錄卷三

無心伊川欲與之言其人遂去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朱子門人問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春觀涪陵人所謂心存誠敬曷若無心即所謂說要用便不是意也昔康節臨終時伊川來視謂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先生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及後劉清之病革周必大來視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子澄之自謂無慮可澄其亦無可主張之意歟

○程子嘗言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者學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

耳皆非學之功也夫賢者於學不易許人如此今人之學樂之古人雖謂之不識字可也

○吳越志載錢王錢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大鈴寢熟輒歌而寢名曰警枕范淳甫記司馬公君實以圓木爲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按蔡邕有警枕銘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慮傾則此枕其名尚矣程子嘗言司馬君實常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又曰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爲主三更常有人喚習也然則大賢蓋亦不

子序錄卷三

取於是矣

○上蔡語錄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明道云子厚却如此不熟朱子謂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治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當於此見之朱子謂明道人云明道自是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只管脩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今觀明道語橫渠不出語足知其天資之高所見熟容易也

○橫渠先生曰見識長得一格着得又別陸象山謂人曰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也

○朱子嘗言張橫渠教人夜間自不台睡以爲人皆睡

無可應接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坐徹曉
恁地勇方做得又言橫渠作正蒙時中夜有得亦須起
寫了方睡不然放不下無安着處他日又言王荆公作
字說時只在禪寺中禪床前置筆硯掩一龕燈人有書
翰來者折封皮埋放一邊就倒禪床睡少時又忽起來
寫一兩字看來都不曾眠也先正辛苦工夫如此自今
觀之橫渠勤得有益荆公勤得全不濟事今之人窮年
屹屹在鉛槧間求不爲字說之徒者少矣嗟夫孔子好
古敏求曾子任重到遠豈欺哉哉正須知勇雙全認得
做得

○謝上蔡向程明道云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个恭而
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少病在謝他日見伊川伊川
問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个矜字子細
點檢得來病痛全在這裏伊川然之夫矜字中人耻爲
上蔡一年工夫才去得恭而安是聖人地位雖橫渠十
五年學不成也橫渠不云乎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
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
及四十猶未能及頽閔之徒意後生於此可以懔然而
起矣

○小人飾外君子慎獨飾外之事必有時而敗不然何
以知其爲小人慎獨之功須無時不盡不然亦何以知
其爲君子此誠之不可掩而學之貴亦自欺也小人事

今無論已邵康節自泉山中嘗雪夜入猶見其儼然危
坐尹和靖在平江累年凡百嚴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
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平江有僧見之曰吾不知儒
家所謂端周孔爲如何恐亦儒
如此康節何等風流入豪而自檢如此朱子謂其心地
所以虛明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和靖才識朱謂是程門
中之鈍者只於敬上用功終亦有成人可不以尹自勉
乎

○或問朱子譏尹和靖以母命日看佛經不敢違是其
平日不能論父母於道也尹學于伊川寧不知以道諭
父母者殆其母未易言語可諭爾春曰不然舜父瞽叟
若矣安有有道之士而其父母不爲之回者乎尹事伊

川欲不應進士舉伊川曰子有母在尹告其母母曰吾
知汝以善爲養不知汝以祿養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
尹氏之母非不可勸諭者有道之士而誣其父母爲不
可諭於道尚何貴有道士哉

○呂原明世稱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蓋晚年嘗言
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
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劉質夫病
既病與李端伯顯言曰每覺悶時正坐端意氣即下平
居持養氣可忽乎

○朱子凡平生所定諸書竊謂舊常欲付梓摹刻以
廣其傳蓋急世教故耳觀其與張南軒呂東萊諸書可

知東萊答晦菴書論淵源錄云此書其出最不可早與其速成而閱畧不若少待數年而完備只如語孟精義當時出之亦太遽後來如周伯忱論語橫渠孟子等書皆以印板既反不可復增此前事之鑒也夫先正惠後學之盛心遲速各自有在東萊之所言者非不悉朱意也朱嘗謂呂近年百念灰冷惟文字一事庶幾少懈平生之願然至吾黨一欠商量時輒又與歎此有命焉東萊家事畢朱勸其整頓諸書以早下手為祝而東萊與張宗尹書欲及筋骨未衰且事緒閒至五十後稍稍趨約庶不獵等及年四十已得未疾乃力圖撰著朱又勸其屏人事損書冊專精神近醫藥呂不數年竟卒是固

此其于春秋諸要皆是六十後事中庸解不滿意後遂焚之其不輕又如此此生答張閩中書云易傳尚巢有少進光傳矣又云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第患無受之者爾朱子言伊川解書甚縝密蓋其年高見道理熟故也呂與叔言語多不縝密呂年不滿五十若更年高必愈縝密張敬夫與與叔同又言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甚喜以為聖人亦可為今方覺得難又云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某只今六十一歲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方理會得他地若去年死也則枉了又云理會得時今老而死矣能受用得幾年然十數年前理會不得死又却可惜又云某當初講學宣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頃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他日又云呂與叔惜年不壽如天假之年必有見又別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五福壽考先者此也讀書而理會得他地見得道理到此田地此口不能言心自省處言之筆下庶乎其不差矣書豈易著哉學不到至處不可著書以程朱學到老年方可認見得至處而張與二呂年皆不滿五十死是固有命也夫張呂死後朱答劉子澄書自悔所論文字茫無著實反已工夫而諸書注本老年改猶未了然則向前傳出摹刻之書今日固在朱實未嘗自以為定論也學者可不

慎所擇乎

○黃澹翁於濂溪有光風霽月之贊於河南有西風壯士淚多為程顥滿之賦亦可謂知重道者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此與陸子靜意見之說而朱子聞之曰正意見不可無邪意見不可有者意正同

○康節精易數常欲傳與二程二程以費工夫辭之然明道嘗推其說知為加一倍法其於邵數已無不通第不肯為耳伊川于邵則全不曾講及觀其答晁以道書可知或問晦菴先生須得先夫先知之術先生答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而已上蔡謂

二程不貴其術蓋如此學者以窮理盡性為事理患不明數無患不知矣康節之學本源於理者而程朱猶不貴其術今數家之學竊康節之緒餘一事一物陳算成敗有辛中者又烏足以愚大君子之心目乎邵氏書云張橫渠喜論命來問康節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生知天命矣尚何言乎茲又有以知張邵之所論與邵張之優劣矣

餘冬序錄卷二十七

餘冬序錄卷之二十八

外篇第三

祁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朱子自言小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是專心致志此心不以義理養之未免天津橋看弄湖縣又去西川看競渡也

○庖丁解牛目無全牛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者紀昌視蝨大如車輪射之貫心而懸不絕皆心之所寄也朱子嘗言劉晏見錢流地上是其會計之熟所致而自謂看得聖人言語熟透直見聖人之心從面前過學者未到此安能以自信邪

○晦菴門人記先生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少節之先生意大不樂當時門人亦有奉勸且謝賓客以養病者先生曰天生人須管天下事不然陽氏為我非某之學又有疑其人事繁者先生曰事須耐煩厭心不得他日謂門人曰人每欲不見客不知渠是如何如若某一月日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渠不見客如何過日先生喜接人待物蓋天性如此今人有能如此者乎國善然性不可強而同非其性而強之祇成間勞攘耳郭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說得一兩句閒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開場中如何讀得書

人若無事有見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
年何患不進此吾小子之所當知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朱子誨人讀書精粗都合理會
四方湏出遊學識取朋友有一弟子當行先生送之云
昔陳了翁說一人其甚高或邀之入京參國手日久但
今携局隨行訪無所教或詰其故國手曰彼甚高著已
盡識但淺著未識教之隨行亦要都經一過弟子陳
卿此遊學說也或謂必自能識人始得不然為人誤某
曰某識得淺著與人對不解依淺著下也

○朱子自言某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有劉淳叟都
不管獨去後面角頭學道家打坐被某罵云便某與陸

文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又云徐處
仁知北京日晨會僚屬治事訖復會坐設廳上說平生
履歷州郡利害政事得失及前言性行終日危坐僚屬
苦之嘗暑月會坐有秦兵曹瞋睡僚屬聲叱之起曰某
在此說話公却瞋睡豈以某言為不足聽耶未論某是
公長官只論鄉曲亦是公丈人行安得如此呼容將擬
取秦兵曹坐椅去秦曰劉之輕浮秦之昏惰氣象真是
可惡何幸長者猶有不屑之教後生宜戒

○人不務實事事可笑竊其中而羨其外豈非顛倒見
乎謝上蔡有言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
關自家受用處譬如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某

羨却去屋裏喫也試一四思何故如此曾記之志有知
著穢詩云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
隱我脚彼夸毗子宜少悟矣晦菴看糊窓云有某子不
齊整便不是他道理朱季澤云要好看却從外糊黃直
卿云此自欺之端也

○呂伯恭與晦菴書論伊川行實云吾道本無對非下
與世俗較勝負者也來論激揚振厲頗之廣大溫潤氣
象若立敵較勝負者頗似未弘如注中東坡守改為蘇
軾不知以諸公何書名而鑒正之耶或者因辯論有所
激而加峻耶出於前說固無害出於後說則因激增怒
於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他日又答書云孟子陽墨禽

獸之喻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擒縱低昂自有準則此
語甚善然區區竊有所獻大凡人之為學最當於矯揉
氣質上做工夫吾友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工夫
自厲云云又書論上蔡安定書云竊觀所講諸章恐氣
未和而語傷易孟子說陽墨許行陳相輩皆直截道斷
至於論孟施舍北宮黝則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
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
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析理當極精
微雖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輩之意似亦不可不
存也春按朱子語錄有曰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懣又曰
某尋常莫說前輩只是長上及朋友稍稍說道理底某

便不敢說他說得不是且將他說去研究及自曉得却見得他底不是某尋常最居人後又曰尋常某最得此力今就伯恭書觀之晦菴之所以得益於東萊者多矣○東萊嘗勸晦菴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因有當以顏子自厲之說而晦菴以為顏子之時若上無孔子彼其所以明道而拯世亦必有道決不安坐陋巷獨善其身而已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蓋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揚子雲之徒未免以顏子為塊然自守之人若近世之所論顏子者則又幾於釋老之空寂矣晦菴豈好辯哉自謂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說以作賢如作恭亦安於習熟見聞之地不以爲非則如某者誠亦何心獨善而不爲極言數論以曉一世之昏蒙也然他日與伯恭書云伯恭天資溫厚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某之質失之暴悍凡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二者皆非中道但某之發足以自撓而傷物尤爲可惡而伯恭似亦不可專以所偏爲至當也又書云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向來所聞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脗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又書論伯恭緊張敬夫文云盛文所叙從善受言使言者得自進施於褊狹所警尤多平日亦知敬

服渠此一節而不能學公老矣而舊病依然未知所以藥之也不唯如此近日覺得凡百應接每事須有此過當處不知如何整頓得此身心四事八當無許多凹凸也又云平生性直不解微詞廣譬導人於善故見人有小失每忍而不欲言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晦菴晚歲之言如此與前異矣荊州之沒東萊謂平生師友間可以信口而發不須揀擇者只此一處爾又云荊州之不合是不尚相同相識中未見兩人也即是而觀三先生之爲人朱呂之所以切劘而箴誨者爲何如邪○呂東萊與晦菴書陸子靜留得幾日講論必甚可樂

二序卷六
五

鷺湖意思已全轉否大抵子靜病在着人而不着理只如吾文所學十分是當無可議者只是工夫未到耳在吾文分上却是急先務豈可見人工夫未到遂并與此理而疑之乎晦菴前此嘗與東萊書云近兩得子壽兄弟書自訟前日偏見之說不知果如何又云子壽學生爲人傑者來此云子靜却教人讀書講學江西朋友書亦云然此亦皆濟事也又云子壽兄弟書約遊廬阜渠兄弟弟豈易得但子靜似猶有些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鷺湖時今何止十去七八邪又云子靜近日講論比舊不同但終未有盡合處幸其好商量亦彼此

有也至是答書謂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已之所與言者終亦未窮竟也來喻十分是當之說豈所敢當工夫未到則乃是全不曾下工夫不但未到而已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自主張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按呂書首云某病體痿痺不復可料理此語往後呂病中未幾前一二年事呂終身蓋不及見朱學之所止而為苦口良藥如此悔菴之集大成固亦非一蹴力也陸子靜蔡東萊文自云比年以來日覺少異更嘗頗多觀宵加細追惟震昔龐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期此秋冬以親講肄庶幾十駕可以近理其有悔於鸞湖之所論者

深矣

○序錄卷之八

六記

○東萊與悔菴書痛張荆州之沒以為平生師友問可以信口而發不須揀擇只此一處爾與陳同甫書又云荆州之不自是不尚同相識中未見兩人也朱子亦言敬夫為人明快言語一切傾倒又言南軒從善之亟嘗與閒坐立所見什物之類不齊整處謾言之雖後夜亦即時令人移正足以證東萊之言矣然悔菴謂敬夫曰改過不吝從善如流固好然於事上也畧審覆行何害又曰事之有失人以爲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細詳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以一人言而爲之從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太輕易矣從之輕則

守之不固必矣敬夫爲人蓋未免於欠思慮也

○朱子言呂伯恭愛學者說左傳某嘗戒之曰語孟六經道理不說恰限說此縱有些小道理濟得其事伯恭不信後來又說到漢書固宜爲陸子靜所笑也按金史章宗喜讀左傳聞移刺履博洽召質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彼夷所見乃高於伯恭邪

○呂子約死悔菴嘆曰子約竟齋許多鵲空道理去矣悔菴嘗言呂子約讀三代以下書之說亦有謂大故有書要讀有事要做又云子約一生辛苦讀書只是竟與之說不合其論依舊主他舊說此理渠至死不曉所以

放過了合做親切底工夫虛度了難得少壯底時日豈不爲可惜哉陸子靜死悔菴哭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悔菴嘗言陸子靜不著言語其學正似告子子靜謂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亦不知告子高處是他尚不及告子又云安得子靜堂堂自在說成一箇物事子靜有爲已工夫若肯窮理甚有可觀又云江南未有人如宅八字著脚宅天資也高學者只是就氣稟上做故解偏了豈不爲可惜哉

○王介甫之學朱子之所惡也他日謂門人云介甫行三經字說能使天下學者盡心於此不敢外生妄說上下都有所據若有才者就中立說得好依舊是好文字

何也朱以當時試官奉命破題出題目以乘人不預使人杜撰胡說有壞後生心術故也蘇東坡之學案予之所去也他日謂門人云東坡天資高明議論其詞自有人不到處又云他見得那佛一道明亦曾下至矣是以自說得透何也朱以今世說佛亦不曾做有佛王夫說道亦不曾做此邊工夫故也陸象山之學案予之所不取也他日謂門人云子靜所學高只是下箇空錄昌伯恭如何得似他又云子靜見得箇道理却成一朝禪障君舉却和禪不識又云子靜分明是禪却成一箇行尸尚有據處如葉正則說則只是要教人那曉不得又云陸氏之學雖偏尚是做箇人若永嘉永康之說大不成學問何也以今人都不曾似子靜用功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稗稗故也嗚呼朱子之所以爲門人言者其有憾也夫其有所警也夫

○涪陵記善錄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一一要使元城語錄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則儒爾呂東萊謂今人讀書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十年讀聖人書及一旦遇事與問若人無異或有一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其語過大無幾只緣書不作有用看故也讀書不能用處儒之謂也東史法觀史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如此說入學

可以世智識亦可以爲方爲有蓋朱子塔趙尚書書云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隨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他古人書也春狂讀他書多矣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如此而不思以自處之事會之來其望能有判斷乎

○朱子誨門人聖賢言語只在子細看別無術又云書只責熟讀別無法又云法在讀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所謂又讀一遍者欲熟讀也所謂又思量一遍者欲子細看也嗟乎若區區者十年燈火意不極挂腹撐腸竟何得却顧年來老無及斯文爲之三歎息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每一書作數次讀當如入海百寶皆有人不能棄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事近文物之類又別一次求他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朱子嘗取以示學者曰讀書當如是山谷與李仲幾帖云諸經史何者最熟學者最博而常病不精沈潜百家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

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能得法以書傳法則得義而陸龍朱子亦深嘉之以為有補於學者晦門人曰讀書理會一件便須精此一併此一併看不得其他文字亦易在山谷讀書法甚好又曰人做功夫若不專一此心先散漫何由看得道理此項是看此一書只在此一書讀此一書更不看後章讀此一書更不看後句此一字理會未得更不得看下文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若所看不一雖卒歲窮年無進德之期其舊時文字只守此拙法以至於念之更無他法此法則亦是蘇黃法而加密者也學者盡知所從事矣

○陸象山與朱道潛書云讀書且精文義分明事節易曉者優游詠嘆之次洽與日用相協非但空言虛說

則向者疑處自當渙然水釋與邵中書亦云讀書訓詁既通但平心讀之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著者日加涵泳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渙然水釋與曾宅之書亦云讀古書且當於文義分明處誦習觀省毋忽其為易曉母恃其為已曉則久久當有實得實益至於可疑者且當優游厭飲以俟之不可強探力索後日於文義易曉處有迷則所謂疑處難曉者往往渙然而自釋此蓋象山讀書法以告人者也朱子語錄先生因江西士人問為學曰公門都散子計誤矣

此心依傍然都無所主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今教公之法只討聖賢書逐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服其心進志以求之積久漸漸曉得八曰公今莫問剛定如何只問認取自己便了剛定他也須讀書來只是公那時見他不讀書便說他不讀書語錄如此吾不知象山之以誨學者又何異也以是推之晦翁門人手筆記其師之議象山者豈不亦或失其真邪

○陸象山謂其門人曰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學者却把作一事張大虛聲名過於實起人不平之心是以為道學之說者必為人所深排力詆又曰世之人所以攻道學者亦未可全責他蓋自家驕其聲色立門戶與之

為敵曉曉騰口實有所未孚自然起人不平之心某平日未嘗為流俗所攻程士南最攻道學人或詰之程云道學如陸某無可攻者蓋某初無勝心日用常行自有使他一箇敬信處陸氏之所謂道學而見攻者得微子朱子乎朱子其有勝心者乎陸氏門人記一學者自晦庵處來其拜跪語言頗怪日見必有所陳至四日所言已盡力請誨語答曰吾未暇詳論然此間有一箇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為聲色臭味進之為富貴利達又進之為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學者然然後數日言動頗復常吾於是知陸氏之以勝心謂晦庵也今以朱陸辯無極

書觀之其誰有勝心也

○象山常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云爲學須要有所立卓然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天之所以與我者是德底爲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方可謂之學問此須是有志方可又云人惟患無志有志無有不成者資稟厚者必竟有志且須分別勢利道義兩途聖賢垂教皆是人所固有但當發明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此其厚如此其貴不失其所以爲人者耳能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非僻性正是守且要知我之所固有者又云資稟之高者義之

二程方不

所在順而行之初無留難其次義利交戰而利終不能勝義故能自立又云前輩大量底人看有甚大小大事他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畧有些氣識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人又自言我無事時只是一箇全無知無能底人及事至方出來又却似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人又言人之於耳要聽即聽不要聽即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朱子嘗稱象山八字着脚信不虛也

○象山謂韓退之因學文而學道是倒做朱子亦有此論陸又云歐公極似韓其聰明皆過人然不合初頭俗了或問如何俗了曰待讀書城郭三上宰相書是已至

二程方不俗然聰明却一有所不及朱子論二程學已到至處二程十四五時便要學聖人其聰明顧不能退之輩及耶陸之專論二程也伊川蔽因深明道疏通伊川蓋陸所弗取者象山語錄載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日如何觀書學者以伊川易傳等書對象山可也曰陋說問伯敏作文何如伯敏云讀得原道等書猶未成誦象山曰左傳深於韓柳亦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於此可以知陸氏之學矣

二程方不

○象山言後生看經書須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己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又自言某讀書自看古註聖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何須待傳註學者疲精神於此是以擔子越重到某這裏只是與他減擔只此便是格物他日有學者言其同遊舊習未易消以爲晦菴逐事爲他消不得象山曰他是添他象山嘗言今之論學者只務添人底自家只是減他的此所以不同所謂今之論學者指晦菴其人乎○吳臨川題蘇德常誠齋云晦菴朱子於人少所推許而於廬陵楊文節公揚其美贊其詩章書翰唱和往來敬禮而兄事之尊之可謂至矣唯獨不滿其名齋之義後百餘年德常又復以誠名齋夫朱子不以文節之號爲可而予不以德常之號爲不可豈與朱子異見哉予之意以爲誠者天道非聖人不能當是則固然然誠

者實之謂也全體之實誠也一行之實一言之實亦誠也誠無物蓋無一物而非誠猶水之在地中蓋無一而水必曰大海而後為水可乎人之取字名齋非欲誇示也大率以已之不足而致其勉慕耳誠者聖人之事人人可以希聖勉慕乎此以名其齋亦何不可之有序簫道心光霽集云野江包氏從朱陸二先生學一日自建寧至金谿為朱子求數大字扁堂室悉得之獨光風霽月之序六字有新色曰姑少俟將歸再請又曰姑少俟陸先生曰吾固知元晦不肯書此然人人有此光風霽月吾當為子書之至今其家揭陸字于亭間今廬陵道心翁以光霽名詩集亦陸先生所謂人

二。序簫道心

十四

者也有此者也夫周子氣象惟大程子有焉翁希程則光風霽月其人也詩云乎哉夫草廬先生不以德常之誠齋為不可亦是陸先生意所謂人人有此光風霽月者也○元揭傒斯為吳文正公墓碑云公肆力朱子諸書以聖人之學自任又云許文正公由朱子之言聖人之學位列台輔施教國子是天啓昌運也乃若吳公雖不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又豈一材一藝所得竝哉而元史列傳云澄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弊必偏於言語訓釋義者遂以澄為陸氏學非許也

信朱子本意然亦莫如朱子陸之為何如也按吳臨川其陳洪範序云朱子之教人也必先之讀書講學陸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實踐讀書講學者固以為真知實踐之地真知實踐者亦必有讀書講學而入二師之為教一也而二家所易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于今學者猶惑其矣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為子之前當以朱子所訓釋之四書朝暮晝夜不懈不輟玩繹其文探索其義文義既通反求諸我善之所言我之所固有實用其力明之於心誠之於身非但讀誦講說其文辭義理而已此朱子之所以教亦陸子之所以教也又為象山語錄序云陸先生之學不在乎言語文字也故朱之語錄累百餘卷奚啻千萬億言而陸之語錄僅僅一帙者亦可無也臨川以朱陸論大抵如此語錄序為傳李曾後裔所請而作然謂傳之不足以世美觀之不足以得家學今傳所錄者在首卷云朱子晦曾作書與學者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故游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學處欠了此子某教人豈不足道問學處多了此子故游某之門者踐履多不及之觀此則是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為為不可既不

二。序錄卷二十八

十五

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朱子豈不知尊德性者耶是故吳為不足以得家學之言意蓋不欲二家門人詆訾以惑學者也吳作皮昭德尊德性道問學齋記云天

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孟氏以來聖傳不嗣士學靡宗誰復知此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矜所長奮迅馳騁而不自知其闕蓋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宋初如胡如孫者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爲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不爲無補於人心世道然於所謂德性未嘗知所以用其力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字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言語文字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擷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資器之越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漢唐之儒無責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歎已登也墮此科臼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因子之請惕然於歲月之已

逝其敢以昔之自誤者而誤子也哉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尊之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已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夫如是躋於賢域於聖如種之有穫可必其然者也願與子偕之若務華其名而不允蹈其實是乃近代假託欺誑之儒所以誤天下誤國家而自誤其身使異學之人得以藉口而斥之爲偽學者其敝又浮於朱學之外而子不爲是也異記蓋未嘗一字及陸氏也然則陸氏之學在其門人爲朱學之斥者亦獨非異學之人乎凡此皆二氏門人不得於言之罪也

餘冬序錄卷二十八

餘冬序錄終病卷之二十九 外篇第四

柳塘東荷孟春撰述

國學生仲方編輯

李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死生人鬼知愚之所共疑而孔子之言只如此他日子貢問死人有知無知也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親而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無知死徐自知之未晚也孔子之言如此禮記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

古序錄卷之九

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曾子之言又如此疑者可以悟矣晉阮瞻宋岱皆著論無鬼卒與鬼遇齊竟陵王子良精信釋教其賓客范縝為神滅論以明之王筠難縝曰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縝答曰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何也聖門教人蓋欲無以死傷生也南史河南孝廉秦綿遭母喪送葬不忍復還鄉人為作茅庵仍止其中若過米則展粥無米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為之潛淚服訖猶不還家遇疾不療卒臨亡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則大獲吾志吾於是益知聖賢言語非人之所能及也

張橫渠言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

○王充論衡人之死也猶火之滅也火滅而耀不照人死而不知不慧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揚泉物理論人含氣而生精盡而死死猶澌也滅也譬如火焉薪盡而火滅則無光矣故滅火之餘無遺炎矣人死之後無遺魂矣邵子漁樵問對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鬼交形返則精鬼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或問三子所言如何曰吾斯之

古序錄卷之九

未能信

○阮宣子無鬼論謂今人或見死人為鬼其衣服與生時相似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耶吳志少帝時全主器殺其妹朱主埋於石子岡後主欲改葬之塚瘞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有識主亡時衣服乃使兩巫各待一處以伺其靈使人監之不得相近久之二巫各言見一女年可三十許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息小住須臾進一塚上便止徘徊奄然不見遂開塚衣服與所言同金陵志江南李後主之不朝宋其臣陳喬預其謀宋師問罪誓以固守及城陷喬自經於視事廳內從吏撤席瘞之明年

朝廷嘉其忠詔改葬其屍初求屍不得人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影自南廊過就極得屍如所觀者然則衣服亦有鬼耶邵康節語程伊川先生世間有一般不有不無底人馬程云較變之類何處得來朱子謂邵意則是以爲有也春按程之所難者則亦是既宣子衣服之疑雖大儒不能決朱嘗有言鬼神死生之理定不知釋家所云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理會可也

○宋岱阮瞻皆著無鬼論而皆與鬼遇自是好笑前輩教人盡莫說人夜莫說鬼說亦何必晝夜乎避蓋好議論者必遇其敵

○或問鬼神先正未詳人死爲鬼之事敢以請春曰鬼神在天地間則在人與物人也鬼神也其間生死乎或者不喻春曰物惟人爲靈而人有靈有不靈聰明正爲靈反是不靈鬼神人謂之靈而鬼有靈有不靈聰明正爲靈反是不靈人之靈者人之神也而不靈者人之鬼也鬼之靈者鬼之神也而不靈者鬼之鬼也或休然曰有是哉

○人睡有有夢者有無夢者春嘗以譬人死有有鬼者有無鬼者先儒謂人死無鬼是不信有夢者若偶因聞見謂人死有鬼是不信無夢者也釋氏地水火風之說以魂爲火風魄爲地水朱子亦嘗取之云人死火風先

散則不能爲崇蓋魂先散故也地水火先散而火風尚遲則能爲崇蓋魂氣猶存故也然則魂氣猶存能爲崇則不能無鬼魂先散不能爲崇則不能有鬼所謂鬼與崇者豈常理之所有者哉

○北齊杜弼嘗與邢邵苞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生恐是爲蛇畫足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爲疑固前生後何獨致怪邢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有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說勸人安得使北辰降光龍宮韞牘既如所論福果可以鑄性靈弘獎風教爲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

非實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骸魂游往而非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也全無之將焉適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其別與邢書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北史南齊李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坐客不信佛家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邪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實證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

已知其然矣至若熊黃熊杜宇為鴟鵂張君為

哀為虎君子為鴟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大黃母

為黿宣武為鰲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鳥書生為

蛇羊祐前身為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異受形之謂邪

客曰邪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為檇櫟僕以為然士

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不

能難而止南少士談選載釋氏謂濕生化生之類皆可

以理而推然無情者能變而為有情若腐草為螢陳麥

為蝶之類有情者或變而為無情若婦人為石山蚯蚓

為百合之類或者以為異殆非造理者爾譚崇升此書

人移變化為蝴蝶自無情而有情也明此悅生隨

抄虎目光落地成白石松亦為石蛇蟹蚤皆成石萬物

不可以一槩斷耳目所不聞見者何限哉

○齊神武第三子永安王浚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

神如神在焉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

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秦惟人與神有幽顯之

別神本有也而人不可瞻視聖人恐人心玩易故當祭

之時必致如在之誠敬以求之如神在則有神必矣若

只云神在則在將焉寓若口無神則於如在又何言之

有惜乎景裕不能以此答也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設祭使人代之亦將曰無而可乎神之有無聖人正欲

於誠敬中自求之耳固非可以示人曰有曰無而轉相

疑惑者也

○康節病革言欲觀化一遭張子厚曰觀化他人使觀

得自家又如何得觀春惟康節之所謂觀化者康節平

生嘗謂人死有鬼猶形有影欲觀於人鬼之間耳

○邵康節臨終時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

願自主張康節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

伊川臨終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伊川

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使不是程之所言者非邵之所言

者耶程嘗云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湏臾而去以聖人

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若比之常人甚懸絕也或問

程子邵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

學此事學者不必事此但燭理明自能之堯夫豈嘗學

也尹師魯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言以靜退為

樂其人曰此猶有所繫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願若有得

自為文記其事後在鄧州一日手書與堯希文別屬以

後事遂隱几卒希文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死

生常理也乃揖希文而瞑俄頃又舉頭曰亦無鬼神亦

無恐怖言絕乃復逝沈存中曰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

力而尚未能脫有無之見得非進退兩忘猶存於胃中

歟春曰程子固云學者但燭理明自能之何必事此

日觀道藏經有所謂歸空寶訣者因識此語于後吾徒

異日可無用乎此所謂歸空寶訣者矣

○春秋公孫嬰齊之卒于狸服也左傳記其初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于狸服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魏書杜畿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覆沒魏春秋記其初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幾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為君求相代者君慎勿言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乃言之其目而卒左傳聲伯之兆不誣則魏春秋伯侯之事其可信乎嗚呼此兆也乃數也天命之矣

○東坡仇池筆記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哀病

不文當死者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豈真有鬼能如此邪昔有人遠行者取金釵藏壁中忘以語其妻既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其妻聞空中聲真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為不信今釵在其所取得之遂發喪其後夫歸反以為鬼程氏遺書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耳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是世上實有者故人之心病及其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人心在此記夢在彼只是心感通耳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有人遇江其妻墮水意必死矣過金山寺為作佛事方追薦次其婢子通傳墮水之

真在某處作此事以為誠死及至三二日有漁人得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蓋旋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既是心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二事可以會看

○何遜春渚錄云黃山谷前身事山谷自曾記於涪陵江石間石春夏為江水所浸故世少摹傳石刻其畧言山谷初與東坡同見清老清語坡前身為五祖戒和尚而謂山谷曰學士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至涪陵當有告者山谷既坐黨人遷涪夢一女子語之曰某生前誦法華經志願後身為男得大智慧為特名人今學士某後身也學士年來所患腋氣緣某墓棺朽蟻穴

兩腋故有此苦此後山即某墓學士能啓之為除其蟻則腋氣除矣既覺訪視如言脩掩既畢而腋氣遂除夫前後身事昔人記傳非一近代亦往往不絕聽聞換舍脫此而彼神識不昏或有所寄然既鬼而人不當有二山谷之事此有夢焉告者復誰一身而有鬼有人具兩神識何言無理之甚也謂山谷刻石涪陵江間春夏水浸少摹傳者其足飾其妄耶

○宋俞汝尚致仕歸謂其妻曰人生七十者希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尚死其喪為作銘召諸子曰吾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劉義叟未病嘗曰吾及秋必死自擇地於父家

六以語其妻如言葬之陸九淵未卒前語所親曰先嚴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特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稽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月中而卒蔡元定謫居道州一日謂其子沆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魏了翁疾革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且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屬兵亂事覺額久之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夫善吾生所以善吾死也予於先正諸公見之矣李衡臨沒沐浴冠櫛儵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孔門所謂聞道者歟

○青瑣高議太原助張世寧既卒神降其妹歌曰休

休休倫得休時便好休歡喜冤家無徹頭中川集洛人王或棄官學佛有詩云親疎俱穩人倫了婚嫁成俗意周一筆盡鈎塵債斷都無虧欠大家休休休休受著何時是徹頭彼固有見於出世法耶梵志詩天公未生我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為無求遣我寒無食令我饑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此豈所謂齊生死者洪邁記役卒之言六十年前無我六十年後無我

生我百年中百年不可過風寒暑濕殃饑飽勞逸禍我今解去人始知我與梵詩正同無亦太史公所謂此其於死計畫無復之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吾儒生於憂患之意正不如此○續仙傳唐李珣世居江陽販羅為業珣既代父人求羅者授以升斗任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斗只求兩文利歲月既深衣食甚豐父曰吾之所業同流無不用出八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利吾但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謂無偏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而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也宰相李珣出鎮淮南珣避姓名之嫌乃改名寬李珣下車後夢入一洞府見翔鸞舞鶴絳雲瑞霞樓閣

連延石壁上金字列人姓名有李珣字長尺餘珣視之大喜有仙童出曰此華陽洞天姓名乃相公江陽部民非相公也珣覺驚歎令府城訪求同姓名者軍營里巷相推知寬舊名珣迨至靜室以夢告之敬事月餘問其平生所脩何術願以相授寬言愚民不知所脩因具敗糴以對珣再三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寬後百餘歲卒相傳為尸解云厚德錄宋張詠知成都府時夢謁紫府真君接語問吏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首服而趨真君降接禮頗隆盡且揖張坐承事下詢詳款有欽歡之意詠明日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咸其共常所服者來此至如夢中所

見即以所夢告之問平生有何陰德致此兼濟云無他
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艱食
之際糴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無所損而
小民頗濟所急詠曰此承事所以坐其上也索公裳拜
之黃後裔繁衍仕路比比青紫今城市田里之夫有世
業者如李黃事有何難效法哉而學士大夫家有所不
能此李珣黃兼濟所以見重於神明也

○葉文莊水東日記正統十四年統幕潰圍一戌卒嘗
語其家人曰亂職叢中吾見一神人謂曰爾非此處人
豆腐關兒人也既而得脫然其晚所言何謂未幾虜犯
土城官軍接戰此卒陣歿於豆腐關按傳異志唐憲宗

平淮西趙昌時為吳元濟裨將與李愬戰被傷墮馬死

十一

至夜四更忽如睡覺聞點兵聲嗚呼相應可十餘人皆
勇聽將謂點已及竟不聞呼之天明起視左右死者皆
夜來聞呼姓名者也戰死亦有宿命故爾茅亭客話成
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賊驅在郡署造器宋兵至倉卒
上樹蔽匿見軍士往來搜殺甚懼向晚始定下就積屍
間藏卧中宵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人披薄稱點姓
名僵屍一一應之唯不唱延祚而過乃知被殺之人故
無悔矣

○春讀沈既濟盧生邯鄲枕事為之三歎此事此夢不
必問其有無吾輩自是呂翁被中人耳盧生覺開經

刻而夢之所寄寵辱窮達得喪死生綿歷歲月已如許
此宜有道如呂翁者之所為旁聞而坐笑也然則吾輩
今日夢邪非邪世外而有人焉有不以數刻而閱我之
生死於百年者邪石室之樵夫天台之採藥者寓山幾
何及歸鄉閭無復時人至其子孫忽已累代然則生此
世者視彼一夢之速何以異哉

○東坡與客論事難在去欲客曰蘇子卿噬雪嚼檀
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為
婦生子窮居海上且爾况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
不易消除見東坡志林王相公旦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
二直省官治錢真宗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

公買妾二人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初沈

十二

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直省官議以銀易之白公公曰
吾家安用此及姬侍既具呼二人問昔沈氏器尚在可
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
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龍川志以是觀之退之中秋夜琵琶
筆見於張籍之詩范文正慶朔堂前花著于鄱陽之
石刻者槩其平生其可弗信矣乎杜祁公衍西師長安
其初守清儉宴飲簡薄倡妓不許升廳服飾雖貴袴至
以布為之及再至健會或至夜分自索歌聲索紅裝
壯勒帛吳曾漫錄以為公之通變予不知何也胡澹菴
海外北歸飲胡氏園為侍姬黎倩作詩送其為人朱

子胡氏客館 屋間詩自警云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
黎渦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為胡
發也賢者於此且借以自警況在他人吾聞老聃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詩末句或作男兒到此試平生春不其
然今定前語為是善哉魯男子吾所願學者

餘冬序錄卷二十九

餘冬序錄極余卷之三十

外篇第五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天地間陰陽寒暑晝夜明暗凡人能知之古今治亂今
昨是非吾既已知之矣天地其始乎有開闢時其終無
混沌時乎晝其無夜乎晝者天地之一小開闢夜者一
混沌也人睡覺醉醒於死生無以大異所以異乎死生
者覺醒之後幸猶是前人耳人能無愛生而惡死乎而
何以急而多睡而不求諸先覺而何以醉於人欲而不
求聖賢所以醒之之術然則人事之所以日趨於非而
世之日亂也豈非其人之睡而弗覺醉而弗醒之故乎

嗚呼吾幸未死天地固未嘗混沌也尚其勗哉

○世從亂得治如天之冬而春夜而晝人之寐而覺醉
而醒方其冬也誰以禦寒其夜也非燭何以見方其寐
也孰為呼之其醉也可無扶持之者乎嗚呼亂不生於
亂而生於治易泰極斯否傾否不可無其人

○天之將明必倏暗而後明火之將滅必霎明而始滅
花葉木將死先一年必繁華而盛實其氣始脫惟人事
亦有之倏暗者非所憂霎明者不足喜盛之極者衰之
兆也

○雨將至必預熱雪將作必先溫事有激而成也火將
滅而其焰反明木將枯而其實反增人將死而其精血

反盛行物不如是不足以耗其生也治亂安危之理可

睹矣列子曰鼻持筆者先覺機巧鼻持筆者先覺奔

○桃李秋華必傷其枝來年結實必稀蓋先洩其氣故

也雷不待時而鳴者亦是陽氣先洩當發生時生物安
得不薄朱子言大雪豐年之兆雪非豐年只為疑結陽
氣在於地中來年得以發生萬物

○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五者性之德得其偏者皆
有弊非德乃有弊也偏而弊也五行之用偏於一無以
生尅制化之鮮有不為害者人之性其猶是乎五行土
旺四季五性信在四德仁義禮各一德上雖弊信行得
智一德上弊信行不得土蓋水所忌也性之德仁義為

序歸卷三

大仁勝能兼義禮智義勝不能盡仁金尅木也是故六
經有專言仁者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先儒謂仁包四
德仁包禮義包智仁曷曰包禮義曷曰包智木能生火
金生水也不言信何信者誠實此德而已土無定位故
也

○仁義禮智性之德并信謂之五性所謂信者誠實是
德而已是德人人本具然質非聖賢執義者多傷仁任
智者亦害禮智者或不信信者不必智蓋其流之弊也
夫五性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常之德聖賢稟賦得之
全全而用之如五行之相生常人氣質有所偏偏而出
之如五行之相尅是故君子不可無明德也

學

○古人之事有欲得所欲而今之人智取而力爭者皆
其所得已之為也古人之為有若不可奈何而今之
人陰逃而潛避者皆其所自安之事也志學古者當於
其跡驗之因跡而求其心斯善學矣

○夏之日而泉汭之涼冬之風而火負之熱火水有恒
性而人可無恒德耶

○孟子言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有蹈而死者矣
未有蹈仁而死者也然則人何苦而不為仁徐仲車訓
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
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為君子

序歸卷三

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可也鄉人榮之父母
欲之何不為君子其言足以砭愚孟子語曹交子服堯
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則亦堯而已矣服桀之服誦
桀之言行桀之行則亦桀而已矣仲車訓諸生言其所
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言
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未之有
也其言同意

○孔子明仁不飲盜泉之水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問
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此直名爾猶惡而避之乃後
見其事乎許由聞堯言歸洗其耳樊仲父牽牛見之不
肯飲其下流以汙牛口今人惡惡如是行善不可為矣

○絳之城桀之瓦生民利之至今然不能美其名小功難與贖大惡也

○古之人有思其人而愛其樹者有愛其人而及其屋焉者君子之德感人其有既乎

○世恒言君子醜無德不醜無材醜無材不醜無志醜無志不醜無力者人之所不足有也君子之言則曰人患無力不患無志患無志不患無材患無材不患無德德者吾之所能有也或問君子以德小人以力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何也答曰吾非此之謂也天下何善而不可為德吾力之所為也力吾之所為志所以為材德也吾何力乎志有在焉而力則有限材著乎事事以志

成吾材有限事有成與否焉未見力乎德者之吾限也未見有不可成之德也稱人莫如德而材次之材難人將吾惡無德不贖之罪人也然則材德志力何以究而言善無二本奚其異古人於材與德有二稱乎世善不足焉而材德始岐力與材不異也志猶力也其目不能不異者人品不同焉耳要之其辨皆自後始

○周公之忍不害其為仁項羽之仁曾何救於忍寧

子之愚不害其為智晁錯之智適所以為愚
○皮相之士不足與求人才夜羅之人不足與論國之

○人有言而樂道之者亦有喜聞人之惡者管仲云鮑叔牙一聞人之惡終身不忘曾子云夫子見人

之一善而忘其百非人之性相去如此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為君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真寧免為小人
○酒之有禁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其觀過知仁之謂乎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見之值暮郭門閉踰郭而入車新因則其足晉郭奕為雍州刺史有寡姊隨其之官姊下童僕多有奸犯為人所紀奕按省畢曰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遣而不問人之情相遠如此

○顏淵曰君子攻其惡毋攻人之惡子貢方人子曰夫我則不暇呂希哲有言君子攻其惡者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謙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晁以道亦云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者不謂口不臧否人亦不謂先自治而後治人也祇是自治為急常恐自家身心有錯念念在此何暇更管別人耶

○人之情諱有不諱無喜誇其所不足而不誇其所有餘蘊子容云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能也豈其然乎

○丈夫處世行已不可不宏常令我客人勿令人客我寧令人負我勿令我負人曹操有寧負人之言此姦賊之所以誼誅也陳述古有當客人之言此先正之所以立訓也

○漢和洽謂曹操有言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又云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立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設詭之行則容隱偽矣操善之

○鼎而飾以饗食之戒也呂氏春秋謂饗祭有節以言報簋而龜飾之廉之勸也孔子家語古之大夫更也者稱曰簋而不飾之廉也入莫不飲食也可無省於是乎

○三國高順諫呂布曰將軍舉動有失輒言誤誤豈可數乎唐賈林諫德宗曰陛下性急此性不改憂未艾也

二序錄卷三十一

六元

此豈獨人上所當知哉世有同是病者願書以為藥石○牟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覓覓而不肯舞世不有如叔子之鶴者乎劉景升有大牛重千斤敵芻豆十倍於常牛用其力曾不若一羸特世不有如景升之牛者乎庾公以比之劉遵祖而袁亮見詆於桓溫世不有如虎與遵祖其人者乎冒得聲稱而非其實堂堂血肉之軀而弗適於用世之人不如虎與遵祖者亦多矣敢書以自警

○狗盜之子誇人曰吾父之弟獨有尾子非不愛其父而誇之適以揚其醜嗟乎醜可匿耶身為狗盜而欲子之不言其棄之獨有尾也難矣而況非父子之間者乎

崔烈入錢為司徒銅臭之議其子得白之置身不義豈惟有愧於人且有愧於父子之間也

○莊子載子張見魯哀公言葉公子高之好龍也室屋彫文畫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喪失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真者也唐國史補裴旻為龍華軍使守北平比平多虎旻善射嘗一日斃虎三十有一既而息於山中四顧自若有父老至曰此皆鬼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為也旻問真虎所在躍馬而往果有一虎騰出伏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辟易弓矢皆墜自此慚懼不復射旻非不射虎也能射夫似虎而非真者也才不足以識真龍而曰我好龍徒好馬耳力不足以禦真虎而曰我能射虎不足以言射矣噫世之人有不失色於真龍而喪其所執於真虎者幾希

二序錄卷三十一

七元

○唐裴旻為龍華軍使守北平多虎旻善射常一日斃虎三十餘有父老至曰此皆鬼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為也旻問真虎安在父老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躍馬往果有一虎騰出伏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辟易弓矢皆墜殆不能免自此慚懼不復射虎然則易鬼以為虎者能無真虎之厄乎

○秦符堅將救與王猛符融議牛馬堂悉屏左右堅親

為教文有大蛇集于塗端驅去復來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屬耳之此事何從泄勸窮之咸言有一小兒青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等歎曰其向蒼蠅乎赦之聞於人前後問之之謀不欲聞於人不有甚於赦文者乎蒼蠅之為物而不可避也物其盡微於蒼蠅者乎神之同人善惡必聞言語未出先聲如霆人能視蠅如視人庶幾一行之發其不敢輕矣

○晉書翟莊少以弋釣為事交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去故先節其甚者夫貪餌吞鉤豈我哉時人以為名言物之貪者可以觀矣魚食以死餌士食以死

○宋大觀中有為繫者嘗為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繫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繫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變人足予為正之若人渴予與盂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乎常久而已

○包孝肅極笑此黃河清時人謂其難得笑也南朝宋王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北朝魏元長世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

長以代尹留鎮因別賜長酒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開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其信然哉

○宋人雜志都下一小兒才三歲曲拍皆中即在母懷中食乳撫手指應節蓋宿習也按朱子語錄朱云向見一女僮天然理會得音律其歌唱皆出自然蓋是稟得此一氣之全者

○筆記東坡言梅二丈飲酒過百盞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然不可謂之能飲蓋謂聖愈剛制已不免為酒所動矣此與程子論為酒所動意同視朱子謂江西士人今日學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豈不有間哉朱語錄云

和靖持守甚確凡遇飲手足在一處醉後亦然又云和靖赴樂會聽曲于皆知之亦歡然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也

○韓魏公琦嘗言性之極不可變君子慎言惡廢其學此言費思量來公有言學者要在隨其性以脩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求恐其反表本真終亦無所至他日又言大凡使人為善須就其性中做性中若無雖強之終不能從此皆以性就才上說韓退之言孔門弟子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亦是謂性近此者此為易得耳歐陽永叔言性近者得之易也材性遠是如此朱子云人全是資質定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

所尚處澤得此小好而已歐嘗知開封府事所代包華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是故漢之程李唐之李郭治軍不同而同歸於能將人材性豈可強相效耶

○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天未嘗不為預出能彌是亂之人以擬其後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滅滅而為之君者猶得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今有能彌是亂之人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

十一

十一

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威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有以迭為勝負之勢而致然歟此朱子序李忠定公奏疏之文也天下之事須人以為使人皆喜逸而惡勞誰則任其勞使人皆圖安而懼危誰則當其危忠臣孝子出身為國家任其勞當其危而遠不勝近外不勝內寡不勝衆使大功不立大計不行雖居將相之位台鼎之司而沒有餘恨此劉光祖序虞雍公奏疏之文也嗚呼天心人事迫於氣數消息之不齊蓋從古而然矣任世道之責者能無有感於斯

○天不能無意乎斯世必有所以為世道許者天生才

以為斯世必有所以任世道之責者世將有非常之大事天必生希世之異才蓋微是才無以任是事氣數之事雖聖明世亦有之而異才出焉想雲煥於塗炭妥函濤為澄流此豈非天意乎春少嘗論上天好生之德人未易知而可知者其生物天為斯世之意人未易知而可知者其生才天其不亦易知乎吾觀天之生物而知天之好生者無時而或息觀天之生才而知天之為斯世者亦無一日而或忘也

○天下事小者易為而大者常力之不及人有笑談揮霍處大事如小者矣然世不可多得故春嘗占於人之言大言之無功不如小言之有實而無規嘗占於人之

十一

十一

職任大任於其身而尸素焉不如小任於其身之能舉職也嗟夫人能不其大言是為審己量力不覬覦大職是為安分世之人使盡知是行掩其言德浮其食天下其有不治乎昔我孔子始仕司會計主牛羊不以為平軻氏謂孔子為貧而仕春曰非也孔子至聖也不平是任蓋將以教天下後世耳天下後世寧復有孔子而委吏東田之任則人往往羞之何哉世之入有不安就畝者於此宜少自思矣

○前輩畸人碩士身不庸守特冒不顯于世鬱其積而不得施終於淪落而萬分一不獲以自見者豈天其遺之乎時已過矣世已易矣而乃一旦其後之人崛起焉

追考其所自出其行誼之美聲名之光乃有高官臚仕
豐資厚祿身享之人所媿歎而莫與比者天豈其終遺
之乎春嘗觀諸農田田美可歲易而地力難繼若弗為
糞歲計所獲將益微田有水可稻稻於五穀美而晚實
而水源有限節若挾弗蓄源將涸秋旱何恃而晚實之
稻將不可冀誠使良農於此間歲而易而必糞以休
養其地力水不時洩速苗垂稿而一灌之源深流長足
以待晚穫且十倍嗚呼其理如是天之於人何以異是
理然則謂天無意於斯人可乎嗚呼是有人事存焉
○劉靜脩曰天生此一人而一事固能辦也蓋亦
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
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蛭治濕氣
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不以勝
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生者夫
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列亂
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
可處之世也而彼有希賢才於異代歎斯世之無人者
豈足與論用人之道邪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
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天子諸侯卿大夫
不仁而不能保其四體者有矣未有士庶人不仁而以
善終者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近在其身遠在其子孫

吁易戒之哉

○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之說先發制人後即為人所制
之說也禍賊險心借以傾覆人家國多矣春為之說曰
慮人之負國則寧我負人可也先發可也慮我之負人
則寧人負我可也後應可也

○伍子胥進伯嚭誣子胥殺景仁引劉湛湛卒抑
景仁韓愈薦李紳紳卒詆愈李德裕起牛僧孺僧孺卒
排德裕寇準任丁謂謂卒陷準王安石用呂惠卿惠卿
卒毀安石呂大防厚楊畏畏卒叛大防張浚趙鼎舉秦
檜檜卒害浚鼎小人之不可信如此

○陸子靜門人某來謂朱晦菴常裹頭巾洗面晦菴謂
其門弟子曰事至於過當便是偽片漢和洽告曹操有
言古之立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
矣斯言也已經大儒印證世之欲觀人者可無考其實
乎

餘冬序錄卷三十

鄭康成何孟春撰述

易圖學生仲方編輯

經有六易為大六經去聖久遠傳錯文誤後學類難請
易為尤難史記索隱書周易傳以下纂存漢纂群書易
獨完胡乃亦錯編而使人尤難讀也易自漢後五傳至
何何後分為施孟梁丘並列學官而傳民間者有費
直學何何之易經與傳十二篇易之本經也施孟梁丘
祖同成何大易易經無弗鼻田氏者傳言劉向以中
古文校施孟梁丘脫去无咎悔亡唯費與古文合不
知所謂古文又傳言誰氏儒先謂漢之易自何始何而
上未嘗有書易家著書自王同始所謂古文庸非田故
書而特秘石渠閣邪校傳何校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
皆著傳數篇何於寬有易已東矣之歎小章句不知視
王所著果誰先後然則謂著書自同始吾烏敢斷然也
費學傳載其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彖象文言
雜入卦中實始費氏東京馬鄭皆傳之費學既興施孟
梁丘暨京氏學皆廢歐陽公云田之學息而古十二篇
之易亡矣或舉卯金所校以辯其不然春惟脫去无咎
悔亡者其亡在文彖象文言入卦中者其亡在簡簡錯
不能無舛文誤不能無關錯誤舛關於古文均之為亡
而不亡者固存讀者以為易與難邪為尤難邪是又

則疑錯誤當正而疑則不敢正舛關當補而疑則不敢
補漢以來諸儒固有及見夫本經而可竣後學之決疑
者彼備此轍師承顯具尋例類考同異須仰額門而今
讀者曰有朱子書在也嗚呼此豈朱子意也哉朱子未
年嘗悔解經支離與張敬夫書有方知漢儒善說經語
以漢儒只說訓詁使人就此訓詁玩索經旨意味特深
長也勝國時元明善言虞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耳自
漢以來諸儒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每見經生以明
善言告之而今讀者不知求焉可不可也且夫易本義
朱子著述中未嘗自滿而序呂伯恭音訓謂其猶或有
所遺脫他日答劉君房滕珙書本義有模印之戒音訓
有改易之屬夫音訓呂蓋併陸德明晁景迂書足之者
德明釋文兼存別本使人得以所見去取景迂又得九
十五家是正其文厥功殊細呂既會粹成書朱子欲脩
補焉漢以來諸儒傳注蓋未嘗敢忽也晦菴商孫鑑音
訓跋云先公經傳悉加音訓易獨否者以有東萊此書
今讀者乃祇知本義而不復知有音訓此春易疑初筮
告蒙約之所為錄也此書春始名音訓補從晦菴志而
復標今名者晦菴自言其易簡畧音訓則欲補其遺脫
晁景迂所謂古訓詰簡而全雖數十字同一訓雖一寄
雅數用者晦菴之所甚契而春之所為取於約也繁文
滋辭或謂或泛不可以告蒙非初筮以求不足以探

刺微解結鋤滯悟約而推博嗚呼今之讀易君子未有不患其難者難則疑疑則望不憤不啟蒙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於蒙之辭辭見之矣春此書志在從古經傳各卷下鄙意已悉而各章句下尤詳句讀字義聲韻之奇詭者在我晦菴前如陸晁呂氏所輯咸在兩卷之所記憶及晦菴後各家注凡若此者參入焉以存其疑晦菴語錄與本義不同者必具書而互約飛伏象數占驗等類亦間錄一二以備其例是固晦菴所謂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可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者也嗚呼傳有之潔淨精微易之教也荀卿子曰善為易者不占魏管輅曰善易者不論易或勸輅註易曰安可注唐劉迅作六書繼六經惟易闕不叙春之始為此書也病其弗傳而終為此書序也又懼其病吾約因冠數圖于首付家術以為告蒙者告非不自知其不可也○易六十四卦或問朱子伏羲時未有文字言語易恐只是卦畫未有卦名朱謂今見未得按陳希夷亦只謂伏羲時祇有卦畫而已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與十言之教先正相傳以為即伏羲之所畫者蓋亦止此不知重卦其別六十有四在十言外又何如也或又問朱子吳仁傑易以卦畫為名卦六畫下更無卦名若乾坤猶可言也蒙之類不知其為何卦不能悉者來此處誠亦可疑春嘗有論說言卦名內

○伏羲先坤後乾有靜斯動陰陽之定理也用周子後坤陽尊陰卑天地之定位也
○易陽奇陰偶天一地二宋人易義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一大二小天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
○易無字通作无說文奇字无也然古書並無以無作此字者或云其初本於蔡邕石經以易中無字甚眾故書隸法乃從省耳今道家書無字亦本於易王述謂无字象天傾西北此世俗妄解耳
○彖象君子行謂皆假畜獸以名彖為大豕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取以喻之象有六牙故六爻之義取以喻之說文蒼頡易字象蜥蜴形蜥蜴善變則知古人托之以喻其變不疑也虞翻云日月為易子打不從其說
○揲著法從繫辭為正大衍之數五十著數也用四十有九去一也分而為二以象兩信手兩分左天右地易天道也故揲左不揲右當直而勿用掛一以象三以一著掛小指間是人用占者在此也揲之以四為象四時四數之著其餘一二三也若無餘則以四為餘歸奇於扚以象閏是以所餘之著與前掛一相併成數也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復以前所餘著合為一再如前法一次總計兩次之餘隨陰陽數定畫也凡十二揲成六爻變在其中故云十有八變也凡畫爻法天一陽畫也

二陰盡餘故此唯六為老陰盡為交九為老陽盡為
陽順行故七為少九為老陰逆來故八為少六為老天
地之數五十有五天虛三地虛三共除六四則四十九
矣此著數之本原也

○易乾道變化朱子註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他日
謂門人又言化是漸化變是頓變或以不同為問朱謂
本義固是然易中化而說之謂之變則化又是漸及變
則又化化長而變短此等字須當通看按鄭玄易注先
有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
無舊形非類而改者亦謂之化

○元亨利貞配四時生長收藏周子所謂誠通復者復

以與復歸其根之復無異而朱子以發生為氣收藏為
理已散之氣必不復回或問冬地氣暖何居朱曰此是
散後又生非已散之氣而復為生氣也

○易傳剛浸而長也陰符經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
陽相推變化順矣朱子嘗謂天地之道浸語極是陰陽
之道無日不相勝此退一分則復即進一分愚以謂此
足以明浸長之義

○君子終日乾夕惕若厲无咎秦漢間人多以夕惕若
厲為句淮南子引易云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
以陰息也今鄭玄王弼本又讀夕惕上絕句若厲為一
句張衡賦許慎說文所引俱并厲為句宋儒始讀若上

絕句朱子語錄一處云厲无咎是一句易自有此句
頻復厲無咎是也一處論聖人作易无不戒云終日乾
乾固是好事故然必曰夕惕若厲然後无咎則又是如鄭
王讀也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逃也慈陸氏音釋作鳥
嫁反荀爽作亞又鳥路反馬鄭鳥洛反朱子從鳥路反
語錄又云作入聲亦是因謂門人而今音訓有全不可
曉者若有兩三音當於內擇稍近去解之如此類是也
此春古易音訓補之作於前人句讀文義所以博采而
並錄以待學者自擇不敢輒用已意定去取蓋亦吾朱
子無固必之意也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非獨其生時然也草
木欲死其幹先枯根在下也人欲死其足先冷首在上
也

○覆霜堅水至蓋言順也順不必通慎字解馴致其道
至堅冰也馴順也此兩句是申蓋言順也之義

○漢張遜少而知易義徐穉嘗稱之陳蕃問遜曰易
無元體強名曰太極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謂蓋
言其理至太至要在混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
氣也所謂理生氣而氣寓夫理者是也

○濂溪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朱子與陸象山書札往
復費許多言諸洪景廬所作國史濂溪傳乃云自無極
而為太極添自字為字使朱子見之辯論之間當更費

力

○事物之理必以靜為體以動為用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易之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用也世說殷仲堪問遠公易以何為體答曰以感為體彼異端何足以語此

○易無妄程氏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乃邪心也呂伯恭看至此為之悚然自失

○胡光大言易辭吉凶悔吝皆戒占者又能反求諸己無不應驗第占者以吉為在己凶為在人不應則歸咎於善龜誤矣漢武帝伐匈奴筮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三其繇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太卜謂匈奴破不久也乃

遣貳師伐匈奴軍敗而降武帝歸咎於卦兆反謬當時使大兆能云所兆在己阻武不遣二師豈有後悔而卦為可徵矣噫易斷甚明而用之失其當如此

○易之坤六五黃裳伊川傳作聖人示戒並舉女媧武后之事朱子謂文本無此義不當硬入蓋邵溥云伊川因宣仁垂簾事有慈母后意此文義之所為發也否六四包承龜山以下文小人合一句讀之言否時當包承小人朱子謂如此不成文義蓋龜山意欲解洗其從蔡京父子之失也聖賢經旨天下萬世之訓所在後儒有見欲訓世者因事觸物別為篇章以發己意蓋無不可而假諸聖經行己之私其何以為訓乎嗚呼伊川語後

生妄度前輩晦菴不能無疑龜山則晦菴所云爾者欲蓋而彰賢者不免隱見微顯君子可無畏哉

○井淮南子與世本並云伯益作按易重卦已有井名史黃帝分州置陣象井立法替叟使舜穿井井不起舜伯益辟臣豈得始益周書黃帝作井

○牛古者唯服車書曰犖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易傳曰牛稼穡之資宋景文謂是不原漢始耕牛之意然春秋人名耕者多字牛牛名者多字耕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馬耕字子牛

○蓋寬饒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聖賢今易傳無此語或曰易緯文也

○王子年拾遺記傳說春嚴望得利建侯利建侯周文所繫辭也

○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其勢導之以善夫易為卜筮作以卜筮徵諸易之所言豈曰賤哉後世占驗紛紛之為則有不假易者此君平之所謂賤業歟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固易之所不與也君平因勢導之以善固不失為後世卜筮中之有道者

○書經口尚書尚作去聲奉官尚書平聲朱子云尚書

尚衣尚食乃主守之意秦語作平聲今六部長尚書作平聲其尚衣尚食尚寶等監官名例承去聲不能改也○張華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揚雄亦云誇大者爲之愛日抄樓賜叔云從來人以莊周盡是寓言却不曾深攷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答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事但周之言文飾過當耳左傳云夫許太岳之後杜注上先四岳則大岳非由乎左氏外傳齊許呂由有人姜解謂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大姜之家高士傳堯召許由爲九州長豈即岳之任歟按伯夷傳太史公云箕山有巢由塚即不疑爲無是人矣古人之名不見於六藝何止由光而統欲蔑之耶楊誠齋有詩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子雲之見議於人宜矣

○家語舜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書陟方乃死孔安國以陟方訓升遐既云升遐則乃死語爲複韓愈氏謂竹書記帝王沒曰陟如是則方乃死亦複今以陟方岳言之文義始通而古今無一人引證不知何謂國語舜勤事而野死此云死于蒼梧之野與孟子云卒于鳴條不同則又有可考者呂氏春秋載舜葬於紀蒼梧山今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海州近莒

之紀城去鳴條不甚遠此家語所謂蒼梧之野而史記載舜南巡狩崩于蒼梧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則司馬子長附會之說而啓後學之疑者也

○書稱鳥伯仇餉事無聞焉孟子言之而始明莊子稱齊宣王而邯鄲圍事無聞焉淮南子載之而始悉先民墜簡職代疑義事絕古老之口文之故府之記而吾欲以臆析之其可得乎

○尚書說築傳巖之野孟子云傳說築於版築之間墨翟書云傳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傳巖賈誼賦云傳說胥靡乃相武丁遷史殷本紀云說爲胥靡築於傳巖孔安國書傳虞虢之間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之說代胥

靡築以供食孔之所謂代綠墨之所謂傭也史記索隱引漢書注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考漢書此注在楚元王傳中賈誼賦漢注張晏曰胥靡刑名傳說被刑築於傳巖武丁以爲已相就賈賦意不當作說代人築墨之謂傭寧知非謂說身被刑而傭作於官也胥靡之刑古記無考莊周書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是刑使人不聊於生如此非輕刑矣說之賢而被此刑吾不敢信蓋盡信書不如無書書於此况只云築胥靡非經之所載也或訓築居也取卜築義與孟子所云版築不合竊意伊耕傳築之云不過明其方賤苦力民間而成湯高宗能得之于獄故巖穴耳

○書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舊解率云赦宥其過誤者雖大亦宥刑責其特故者雖小亦刑林少穎呂伯恭明其不然謂若失火而延及官庫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可宥乎馳馬而蹂死小兒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可宥乎若命人守果實括小果食之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守舍而穴窻之小竅以窺外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此其理甚不安也書蓋曰宥過誤則無大者小者則宥大者則不宥刑特故則無小者大者則刑小者則不刑宥過無大是聖人之義刑故無小是聖人之仁是說一出人皆服其精識雖然以春觀之舊則失矣林呂之言亦未爲得也夫過與故情不同也過之大及小者

與故之大及小者不可並議過與故至小者情可恕者法勿論也聖人制法豈以至仁極義責備於小民哉失火而延及官庫馳馬而蹂死小兒此過之大者也然比之故燒官庫故殺小兒者情有不同故宥之得從末減是宥過無大罪不失之入而大也故燒官庫故殺小兒此故之大者也與火延官庫馬蹂小兒者情有不同故刑之必從重論是刑故無小罪不失之出而小也過之小者故之小者於此可以例推要之過之爲罪不失之大故之爲罪不失之小也若夫守果實而食小果守舍而窺小竅此法勿論事也而何故之問乎此而爲故之問是聖人以仁義之道而善其備於一世之小民雖秦商

欽法不若是苛也嗚呼聖人制法過必加宥罪不失大所以恕人無心之失此爲聖人之仁故必以刑罪不失之小所以禁人有心之惡此爲聖人之義而林呂以過之大者與故之至小而不必論者比而言之以明宥過無大爲大者不宥小者則宥刑故無小爲大者則刑小者不刑則是過與故所犯情不同而罪一也聖人何以服天下哉書亦何用此二言爲哉春因讀律而有感焉是故不可不辯

○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與鄒陽鄭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

太祖嘗召儒臣博士致仕錢宰等論以欲正是書之意

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天下然今是書世竟鮮行蓋永樂中翻刊五經大全書經一依蔡傳士子專業以爲科舉蔡說之外遂不復有所考故也

○孟子說詩有物必有則民之東齊也故好是懿德更無費辭謝上蔡云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評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此孟子說詩法也謝又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邇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日百爾君子不

六德行不悛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王作人似之云云朱子與何叔京書倬彼雲漢則為章于天矣周王壽考則何不作人乎謂此為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脉處但涵泳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翻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詩人活底意思也朱子謂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脉處但涵泳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翻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詩人活底意思也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傳亦云善始者不必善終是故終不可不慎也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君子慎始司馬子微生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未就若拙戒於

初是故初不可不慎也然則君子如之何帝顓頊曰吾日慎一日詩曰慎終如始庶幾其寡過干

○王荊公解詩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而言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公之行新法乃告其君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何也

○史記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耐取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合韶武之音而今鄭衛國風註者目為淫奔之詩淫奔之詩其可以合韶武之音乎而聖人剛取之弦歌之何也聖人為邦先放鄭聲若淫奔之詩今取以為經焉不知三千餘篇之所去者又何聲也春曰孔子於詩

取鄭衛以備國風必非淫奔之詩也而今之詩間有作於淫奔者原剛取者或逸而剛去者流聞民間漢儒因遂載而足之者也

○上壽百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故人至五十則不為天矣六十則可言壽矣魯頌三壽作朋晉書銘三壽是利豈此謂乎漢有三老五更所謂三壽者殆三老之類也○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孔子曰三人同行必有我師又曰明鏡所以見形往古所以知今賈誼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今已事可知也前車覆後車誠今轍迹可見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京房曰後世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杜牧之曰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

之而不鑒之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嗚呼成之哉○書西伯戡黎文王只是不伐紂耳韓退之拘幽操云云朱子曰嘗見一雜說云紂殺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併醢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譖之曰西伯欲叛紂怒囚之姜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者乎看來這段說得平詩斯干變渠謂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或問指何事而言朱子曰不要學不相好處如兄去友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為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學兄不友而遂忘其恭但知盡恭而已夫人倫

之大義固夫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何得論施報哉

○漢人引用經文與今本多不同其見於周易者君子
晉訓補載之詳矣尚書皇極成卿無教逸遊王嘉引之
作無傲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教與數字
意甚相遠而傲之意為尤長元城先生以為恐傲字轉
寫作敬字爾書天齊乎人俾我一日揚賜則曰天齊乎
人假我一日書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而劉愷則曰上刑
挾重書黎民於變時雍而陽朔元年詔則曰黎民於蕃
時雍書方命圯族蜀志晉書皆曰放命圯族書平章百
姓史記作便章百姓徐廣注便平也劉愷傳作辨章百
姓鄭玄注辨明也詩聽言則對語言如醉賈山作匪言
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語言則退詩敬天之怒無敢
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湯來作敬天之威不敢馳驅
詩夫大是採蔡邕傳作夫大是加詩彼咀矣岐有夷之
行朱浮傳作彼咀者岐有夷之行禮記坊記曰君子之
道譬則坊焉大戴記則曰譬猶坊焉漢人引經間有可
以證其闕說然其傳繆亦不為無之又不可以漢人所
引為是蓋各習其師不同如此學者折衷於理可也
○世俗謂言行不顧者為無行止所謂有行止者有行
義之人也昔人嘗有汚人行止之言矣按行止字義當
是禮節之稱詩曰人而無止傳曰容止可觀此所謂
上者皆行止義也

餘冬序錄卷三十一

餘冬序錄橘且卷之三十二

外篇第七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藝圃學士何孟春編輯

春秋史而經之書也學是經者必本諸史經以標義史
以備事經義隱而史事顯左氏備事之書也仲尼作春
秋其言曰事則桓文文則史義則其竊取之矣丘明以
聖人筆削義隱於事而次第其事傳以實之實之者顯
之具也丘明雖未必及登孔門如故記所云與孔同乘
如周觀史然去聖自是不遠所傳事有稽據先經後經
原委宛然非後來公穀鄒夾四家空言者比而世之專
是經者顧與左氏立異口說流行又出四家之外何哉
春姑以一事經之大者言之春秋書季姬及鄆子遇于
防使鄆子來朝十四年公明年季姬歸于鄆十五年左傳謂
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遇于防而始
來朝而公穀傳謂來朝者來請已也按傳本事經來寧
不書而後書歸鄆見公欲絕鄆昏季姬與鄆子遇鄆子
來朝而還之也或致疑曰經書歸于鄆是始嫁之文也
前此不書鄆子逆不書季姬歸是此時季姬與鄆子會
猶未嫁也世之學是經者因是為之說曰信公溺愛其
女使自擇配失為父道而亂男女之列致季姬與鄆子
遇既當其意使來請已而後歸于鄆也經於姬不係之
國內女之未嫁者也歸不言來而已成於防之遇也其

然乎此皆因疑說事以實公穀請已之文而不信左氏之說此後世莫須有之事也而可以加大惡於人而斷聖經之旨邪禮婦人謂嫁曰歸傳曰諸侯之女出曰歸于某春秋書叔姬歸于紀隱公七年始嫁之文也重書歸于鄭二年則以紀侯失國而死紀季有郕在齊叔姬於是乎歸奉其祀也亦謂之始嫁之文可乎春秋書內女歸于某者四伯姬歸于紀二年叔姬歸于紀伯姬歸于杞十五年伯姬歸于宋九年而止他不盡書也紀伯姬之歸先書來逆紀叔姬杞伯姬宋伯姬之歸先未嘗書來逆也他有書來逆者若莒慶來逆叔姬之類不聞又書歸也內女之未嫁者不係之國春秋書伯姬卒之類也婚公不有子叔姬乎紀子來朝請絕叔姬公許之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文公十年然則不係之國謂皆內女之未嫁者可乎齊昭姬大國之夫人因見執於其國始書四年鄭伯姬杞叔姬俱因其來歸書宣公十年杞叔姬來歸前此未嘗書某來逆某某歸于某也豈皆有已成於遇之嫌乎而立異者乃以已意妄度而遂創為僖公不父縱女擇配季姬以未嫁女出國會人淫昵當意屬請為對之事污穢簡冊誣譏人倫何其甚也歐陽永叔論春秋事出久遠而傳乎二說當從其可信者經與傳二信左氏不如信孔子信在事也義隨事變經書事無始末而義未易明者信公穀不如信左氏而

世之學是經者不信左氏務立異以論經義千載之下去聖人若是其遠也而可以得經義乎外史事而求經義世儒之論若是類也多矣經義其可得乎是故春秋姑舉是誣之大者一事而言之

○學春秋者捨經從傳昔人嘗摘其失經無悅耳之言傳多可喜之說是學者之樂聞而易惑也而今世之學者乃捨傳而說經新奇可喜出經文外又有昔人之所不及知者事無所於出其美其惡不知其何所稽而學者樂聞焉惑益甚矣李姬之事見左氏如彼而後世多言如此李姬誠淫縱無耻然未嫁之女而為出國會人之事非人情所宜也父溺愛其女昏不知教則有之而謂其縱使外淫以自敗非人情也夫溺愛其婦昏不能制則有之而謂其求娶於淫以自辱非人情也季姬內之魯無可受之命外之鄆無可假之辭而謂其一旦遠出以行其淫定其約非人情也此春之所以信左氏而為季姬辯也非信左氏而直為一兒女子辯也惡夫世之學者之好異而欲以空言說經也夫春秋傳為案經為斷先正所謂孔子之刑書也斷獄者必案以事反覆其情然後刑得其平不究事案而任情不入則出無辜被深文首惡逃竄網矣聖人用刑不寬是也聖人範世之大法一字一辭之間千載之下難以斷其幸存者三傳而左氏載當時事最詳吾可不據以為案乎世之

說是經者吾見其出入人罪多矣其入人罪者季子之事是也出入人罪者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傳明載蒯聵以南子與宋朝亂欲使戲陽速殺之不果而出奔也而今之說經者乃曰蒯聵無由殺南子事南子特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太子欲殺余耳而靈公不察致其出奔宋者南子之家使真有其事蒯聵何敢奔宋左氏所記南子之讒言也嗟呼此說之不據事實而欲出人之罪者也南子之事靈公之溺愛而不能制也太子聞而羞之必不更言於人其定謀於戲陽速人必不得與聞是故夫人不忌而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而始走訴於公也蒯聵先此不以其事言公者公嘗為夫人召宋朝其昏如此蒯聵知其父之不能制也然則蒯聵欲殺南子明矣南子歸自宋是時宋衛未聞以南子而好也蒯聵奔宋與南子戚者自耻問及疏者何與而肯讐人不問之賊耶蒯聵旋之晉他日納蒯聵者晉趙鞅也南子之讒言蒯聵將殺余之言固出於南子者左氏所記速告人之言曰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許而弗為以紓余死亦謂南子之讒言可乎然則蒯聵欲殺其母夫人而有謀也明矣蒯聵處昏淫間既不獲幾諫幹盡善全所天乘耻發憤因跡其國殺宣姜之故事以無道行之事既不遂而復不能死他日父子爭國貽禍宗社

流毒生靈皆此舉以基之也而世儒樂聞異論又踵其緒曰不幸而為蒯聵亦難矣其奔也雖違父之命而不遺父之惡嗚呼為是言者豈不甚惑矣哉
○春秋莊公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左氏謂莊公女也而注以為若時君之女則加于字以別之此桓公未歲所生文公之姊也今不可知按是時桓公卒已二十六年諸侯女恐未有愆期至是而始嫁者或曰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杞伯姬來先儒皆以為公之姊妹也春曰時君之女加于其可信乎季姬歸于鄆何不加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會齊侯于下亦以女會父也來歸之云歸字也而足疑乎僖公二十八年杞伯姬來注謂莊公女也此庸非爾之杞伯姬乎若以為桓公末歲女至此六十二年當老而不復能來矣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先儒謂伯姬庸視其夫越禮違制會莊公於洮又朝其子于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先儒謂伯姬來朝其子今又來求婦何朝覲昏姻皆出於婦人也而不以歸于杞之為莊公女何也
○齊桓之霸晉獨不至晉強也齊方有志於楚不與晉競晉文之霸許獨不至許恃楚也故晉於溫之會遂以許為事桓公時鄭伯逃盟伐之楚人圍許以救鄭春秋書諸侯遂救許文公時許貳於楚春秋書諸侯遂圍許就遂字觀之齊晉霸業先在治楚可知

○左傳鄭莊公其母武姜莊公寤生驚姜氏按風俗通
兒生墮地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子三十國春秋前秦
蒲洪其母姜氏因寤產洪驚悸而寤後涼禿髮氏祖壽
聞其母因寤生壽聞被中南燕錄慕容德母公孫夫人
因書寤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以為生似鄭莊公一
說不同

○左傳記畢萬之後必大及陳氏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之類先正疑皆後來設為豫定之辭季子觀樂之所論
者殆亦作傳者飾言耳不然不容知得如此其審然于
齊樂而曰國未可量齊一再傳為田氏其言弗讐又若
有可疑者何也朱子嘗言秦始有臘而左氏謂厲不臘

案分明是秦時文字今按戰國策等書左傳與戰國以
後文字絕不類晦菴論文以國語為衰世之文戰國策
亂世之文國語左傳皆左氏編左傳又先出周室一種
士大夫語如此則是非戰國以後之文字也晦菴又論
三傳惟左氏曾見當時國史是其書或出後來人手不
可知其文則固有所因矣

○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詩定
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逸問仲梁
子何時人答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
正義春秋時曾有仲梁懷故言魯人史失其名按左傳
季平子卒于房陽虎將以瑛璠歛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改王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
然則懷亦賢矣是宜其後也有人

○春秋鄭人來渝平左傳謂更成也傳注渝變也公穀
作輸隨也諸儒從公穀作輸而不從其訓曰輸納也前
年魯伐鄭未嘗有平鄭來以求平也言渝平者非也夫
經明書來其有求之意可知傳注以渝訓變若云變前
日之平良非而左氏不過曰更成也是謂鄭人來求釋
憾而更變為平也則何不可之有乎渝字於經文間
通不當改也

○齊桓公娶於蔡而怒蔡姬歸之未絕也而蔡嫁之
是時蔡折而車楚楚楚楚楚也故齊使蔡伐楚

○春秋周襄王之出敬王之未入書天王居于狄泉注
謂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也宅其有之謂居魯
昭公之出書公居于鄆書公在乾侯鄆實魯封內之邑
公得有之故亦書居乾侯晉地則不可書居而每歲首
書公在乾侯者傳所謂以存公也通鑑綱目唐中宗之
廢書帝在均州在房州在東宮每歲首必書帝所在春
秋書乾侯之例與晦菴不注孔子書居于鄆于狄泉例
而法是何也

○春秋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如與而古字通用然
此如字不可為而未雨天先陰陰而後雨則星隕不必
續書而兩雨非可異事也後世史官書星隕之多者以

如雨解之如雨只是言多不可計爾

○歐陽子石鵠論致辯乎公穀石後言五鵠先言六而為謹物察數之非者詳矣而不言聖人書隕石于宋五六鵠退飛過宋都所以先後之故隕石五六鵠退飛是書殆迅雷風烈吉日辰良蕙肴蒸奠桂酒春與豫吟秋鵠與飛之類耳

○霸之有五見孟子言然孔孟但言齊桓晉文之事其三則未聞也先儒有以秦穆宋襄楚莊足其數者考春秋行事宋襄何足言霸秦穆楚莊本夷狄而恃強以脅中國於霸何有或曰五霸夏昆吾商大彭豳周齊桓晉文也其然乎

○先正言三代以上氣數醇醲聖賢皆壽以下反是然則周室東遷而入春秋壽者亦可數矣魯季孫行父季友子也僖十六年季友卒又六年行父用事始見於經文宣成皆十八年至襄五年行父卒去季友七十六年行父當近百歲鄭子產亡穉之一子國子也襄八年鄭侵蔡始見於傳昭二十年卒行事可考者四十四年歷事簡定聲獻四公亡慮八九十歲齊晏平仲之父桓子襄十七年卒平仲以知禮見於傳史記魯定公十年平仲卒言議可見者五十餘年亦當八九十歲吳季札吳上壽慶少子兄諸樊欲立之季札讓國年可十五六哀十一年楚子期伐陳季札救陳退兵以為子期名杜氏

注襄十二年至今七十七年季札蓋九十餘史有謂禮之年與春秋相終始者元人有言此四卿於春秋衰世諸人不得其壽之時獨能以壽永終者行父妻不帛馬不粟子產行已恭養民惠平仲納邑辭富一狐裘二十年季札以國與人又能以名與人蓋薄取而厚與之德有以勝之乃天之所祐也其說有為而發求之古今不必盡合然此實常理有不可誣者嗟夫一日之短千載之長彭殤與旦暮何殊人有死而不朽者非老壽之謂君子亦強為善而已矣

○春開六藝者禮學者之學禮為重孔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之聖也而問禮於老聃豈以稱嘗官柱下禮其所素諳耶孔子嘗每事問於入太廟之日蓋考禮之詳自宜如此是故厥後禮有成書以詔天下後世今食言而起處者何以自藻飾以戎冠博帶而揖諸執事右乎噫欲美厥躬莫如禮欲從容於祿仕莫禮官如矣禮在朝廷禮在郡國禮在一鄉一家一鄉之為禮必有相焉朝廷有禮官故藩國亦為之禮官焉今制與古無相遠也

○李端伯記二程先生言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時之風氣自不同所處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伊川又嘗言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

禮之器止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耳劉賢夫又記伊川語云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七筋此聖人必隨時若未有當且作之矣朱子語錄禮時爲大有聖人作必特因今之禮而斟酌其中取其簡易易曉而可行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於今也又言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踈畧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脩令有節文制度等威足矣

○記禮者有言父尊而不親母親而不尊養嘗疑乎此言尊而不親不迺關於情乎親而不尊不迺數于禮乎

生之膝下而吾之情禮一或有弗盡焉不迺非天性乎春固嘗疑此言非吾子之言也而苟氏論禮有曰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毋能養之不能教誨之此言又何爲者豈其不能養之故不見所親不能教誨之故不見所尊勢使然耶此非通言也昔人之稱其父父子之義也曰是父是子其實易著若曰其母之美也則必於其子乎實之何哉女德不外見而外見者必有子故也閨儀不外布而外布者必有子故也慈訓不外聞而外聞者必有子故也

○晦菴與李季章書云禮傳大要以儀禮爲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世篇或它書可相

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不可附者又自別爲一篇以附其類而自謂因讀此書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如國君奉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其門人問答蓋已及之具如賈疏其義甚備若已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今吾黨亦未之議而儉倭之徒又飾邪說以蔽害之甚可歎也朱子此書又若預爲今日吾黨告者儉倭之徒何所逃其罪邪

○家語載孔子生三歲而梁紇死葬於防山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母死乃殯於五父之衢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往得合葬於防與禮記同按孔子母死史記蓋十六時而紀年在二十四歲要之非孺年矣豈有孔子既長

不知一求父墓所在及母之死而乃暴指衢路以踈人告之理邪萬一無復知而告者客喪之辱何所歸邪記此篇又載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友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曰爾來何逢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法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是時孔子則既有門人而從事矣曾無與訪防墓者邪防墓之崩春亦竊嘗疑之聖人之送其親所以致謹於體魄之藏而爲久遠之慮宜無所不至豈有黠葬才封而遇雨遽崩者邪孔子之法然而云云也其將自痛自罪乎其將罪門人乎人情於此有不但已者

墓崩其如何勿脩古不脩墓之云以古人凡百甚不苟也其為墓必完以堅無復事脩焉耳豈有孔子終親之禮而不能堅完其墓者邪是故亦疑之

○禮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子春以孝聞于曾氏之門者悔之悔其過制也所以過制非禮也情也故又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用其情則得吾情吾情至而痛深有不自知此所以過制也今之解禮者不然

○喪親禮稱哀子不稱孤子呂東萊曾言之今人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父母喪稱孤哀子相習已久殆不可改

○晉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暮式之所自云者吾有疑焉而為出母服也吾有疑焉式父終喪繼母嘗為式父服三年矣服三年之中則猶式父矣也不得為式母乎三年之後還前夫家則是其自還也式何為稱出母乎必如式言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是實式之所以事母者必不若其母前夫之繼子矣或問朱子人有死其嫂無子不持歸父母家未幾亦死人以為嫂已去而無義欲不祀其嫂如何朱子曰死在日不去

兄死後嫂雖歸父母家又不嫁未得為絕不祀亦無謂若然是弟自去其嫂也是故吾於式有疑焉婦更二夫前夫義已絕而前夫之子以合葬其父非禮也式之罪則不齊非禮而已

○伊川以朝賀不吊司馬溫公之喪而東坡非之世以東坡為是蓋孔子云是日哭則不譔不云歌則不哭也春按梁書武帝上春日祠二廟既出宮聞左將軍馮道根卒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道根雖未為社稷之臣亦有勞玉室臨之禮也帝即幸其宅哭之夫古禮莫大於祭祭可吊則朝賀之日不礙吊亦明矣柳莊事見

記檀弓獻公之往也以祭服祿則非禮所宜

○記高柴執喪君子以為難王充論衡謂未嘗見齒不言不笑也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春曰不然見齒蓋謂笑也記笑不見齒則見齒是大笑也經傳未有以言為見齒者

○禮檀弓篇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而不知速朽之為也死之欲速

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
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
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曰然吾固曰非
夫子之言也曾子曰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
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
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
知不欲速貧也有子曰此言其足補此章之義乎嗚呼孔
子之欲仕非為富也為行道也致美於棺槨非為不朽
也為廣孝也故富而欄且趨焉以求利於蠻夷之國非
孔子之所為也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以為民制孔子
何取乎

卷之三

十四

下

○禮記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注老婦先煩器
也祭竈以祭先煩也今俗祭竈必辟婦女不知何故范
至能祭竈謂男兒獻酌女兒避蓋昔人已如此鄭玄云
竈神祝融是老婦按祝融主火化莫大於養祀祝融為
竈神則宜胡有老婦之謂

○由禮獻田地者執右契朱子曰右者取物之券也如
發兵取物徵召人皆以右取之也老子聖人執左契而
不責於人朱子曰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
義也

○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
之八簋注皆黍稷器鄭玄注論語夏曰瑚殷曰璉者誤

也而朱子不及改正

○季氏旅泰山大夫僭諸侯之禮漢武祀內寗天子行
大夫之職冉求不能救孔子責之季少君之誣罔其容
誅乎而當時廷臣不能一言議其罪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臨川吳氏謂盤
承盥手餘水器也古人將欲盥手別以一器盛水實盤
上用杓酌而沃之餘落盤中故盤文從水從曰從皿兩
手加于皿而沃之也皿加盤也內則曰少者奉
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盤不以承盥水而以承其餘水武
王銘諸器載在大戴禮記於盤曰盥盤明盥之為盥器
而非沐器浴器也浴器用杆沐器用盆盆杆皆以盛水

卷之三

十五

下

浸髮於盆之內裸身於杆之內浸髮裸身既襲且汚不
可刻文盥盤承餘水者不襲不汚故可刻文而銘也按
內則凡家之夫婦上而父母下而男女及內外使令之
人每日晨興必盥故曰日新不特晨興一盥而已雖無
事一日大約五盥有事而行禮又不止五也至若沐浴
五日然後請浴三日然後具沐亦或過三日五日之期
無一日一沐一浴之禮不日日而沐浴不可謂之日新
矣湯所銘之盤皆謂盥盤也鄭注但言刻戒於盤不言
盤之為何用孔疏乃以盤為沐浴之盤朱子仍襲其說
蓋考之未詳而不及脩改也日新者每日洗滌其手之
傳汚而新之也苟之為言猶曰若謂若自今以始每日

而新之則當繼今之日每日而新之又於繼今之後每日而又新之也如此則每日而新無休息無間斷矣
○禮曾子問諸侯祿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兩霑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值若日食則可預而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乎祭又何必專卜於是日而勿多接祭哉牲未殺則廢當殺牲之時而有不知為日食之候者何也或曰當時日官失職春嘗問諸陽明王先生伯安伯安復書云承喻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者足見為學精察深用歎服某淺昧何足辨此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而尚未知日食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知者先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康時去未遠羲和已失其職迷于天象至日食周聞知故有胤之征降及商周其職益輕平王東遷而後官之失職可知春秋所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傳考之其以鼓用牲幣于社及其他變常失禮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為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

二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曰已言之襄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傳曰辰在中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終至于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者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當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如是而中輟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儀節簡要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况此以天子嘗掃郊社而言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於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為何如也傳王公
○魏劉劭達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飮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慎釋龜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祿見天子及門不能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廢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善其言劭朝會如舊日亦不蝕晉書王和中之與魏州刺史殷浩書曰太史上言元日合朔發春有災劭却會劭曰梓慎釋龜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祿見天子及門不能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廢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善其言劭朝會如舊日亦不蝕晉書王和中之與魏州刺史殷浩書曰太史上言元日合朔發春有災
元會禮異自不傳行則當隨其事宜合朔之禮不

元會月可即之準合則無可廢之義
禮應依禮示故事即元會法則之常節會也

○周禮司徒之媒氏仲春二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夫王者之政以禮義防民者也防之以禮義猶恐其為邪若納之於邪何以責其不由禮義乎是令之行男女無復誼禮合矣啓其淫奔之路從而罪之是罔民也縱而不詰是賊民也夫婦者人倫之始夫婦之倫不正則人之倫將亂矣武王周公烏忍為此姑息以亂倫哉或曰所謂奔者非謂夫淫奔也會而禮不備謂之遇嫁娶而禮不備亦謂之奔所謂奔者謂夫不備禮者也若以淫奔解之不惟非先王之政雖後世所為亦不至如是之甚既有斗不可復割也既有衛不可復折也後世聖人因而為之法度禁約期於使民不爭而已矣

○鰥寡之鰥禮記作矜哀矜之矜漢于定國傳作鰥二字可通聲而互用也

○張子厚言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辭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等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之憂則不敢情四益也然則說命之謂惟教數學半也半須自得信矣○元末新安趙東山訪謁黃楚望先生於九江楚望問年答曰已未楚望曰先吾刊六經補注之歲也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子曰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歲乎此揚子雲著書以俟後世復有子雲之意也前輩

自信之篤不嫌大言如此趙訪洪武初被徵脩元史不
峻不受官歸而卒趙嘗問黃憲經之要黃惟告以改思
問致思之道乃舉一事為例禮曰女有五不娶其為喪
父長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言已然則喪
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絕於人如此趙思之久而後得曰
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古注言無所受命
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為之主矣
黃大稱善遂授以六經疑義前輩教人有法如此
○吾子行云深衣方領正經云曲袷如矩後世不識矩
乃匠氏取方曲尺強以斜領為方而疑其多添兩襟制
度遂失若裁作方盤領即應如矩之義續襟乃所添兩
襟也更如鈎起紐于有上即是鈎邊若以斜為方此聖
人正心之意朱子只作直領而下裳皆後六幅分兩旁
若交其領無乃後開而前挾又助下兩縫向前或剪圓
裳旁曰鈎邊尤為可笑只按深衣正經玉藻二篇正經
製法自見但人自不考耳

餘冬序錄卷三十三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芳編輯

漢書載易六傳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論語豈
右匹夫匹婦之爲量也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高
麗本孟子仁也者人也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
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道也所添字句朱子取
之

○蔡邕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東觀餘論墨記之如
書文母翁侮成人今作女母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今作
保后胥戚女永勸憂今作汝誼勸憂女有述則在乃心

今近作戕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分獻各翁中今作
各設中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今作爾謂朕曷朕動
天既付命今付作符曰陳其五行今作汨陳嚴恭寅畏
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今亮作度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
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鮮毋兄曰今作無皇曰則兄自敬
德今兄作皇且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受人之微言是周
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光今作取光通殷就大命
今作達殷集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神孝于惟孝
今于作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
是知津矣今作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不
輟子路以告孔子撫然今作擾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

子撫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以乎今作其斯而
已矣發諸宮牆今諸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恨不
見其全也

○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而孟子云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
信不乃異歟孔子爲爲人幼者言先德行而後文藝也
孟子爲爲人上者言先安養而後教訓也

○子在齊聞韶大師摯在齊故也或作在齊聞韶音則
是以三月爲音字也宰子晝寢或作晝寢殆亦字有誤

○季氏旅於泰山宋儒謂旅祭名也旅酬下爲上注旅

衆也按二旅字當考

○古人居屋西南隅曰奧東正南隅曰窻王孫賈之問
是相對而言耳又按孔子讀春秋老聃據窻觚而聽之
是賓位也古人穴地爲窻故席地可馮其觚今人謂窻
東厨尚存其旨

○雍也可使南面南面是泛言臨民之位不當泥南面
而聽天下語專指作人君也觀可使二字可知聖人稱
其弟子亦無云可使爲人君之理黃山谷送人作宰詩
云地方百里身南面或疑此二字非所宜用此正用雍
也事爾

○論語觀過斯知仁矣禮表記與仁同過然後其信可

○論語載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遷豆之事則有司存說苑云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急情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遷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戰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戰國策云柳下惠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彼此所記一也其言繁簡工拙不同如此而所以開示理途發揚心曲又相去遠甚君子於文其可以忽乎哉

○疾君視之東首非必疾乃東首君視之乃東首也禮君子寢垣東首疾君視之不能更移特加朝服施紳以示敬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日子貢曰吾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之言蓋孔子之所告者賜也其能終身行之者乎

○遽伯玉自謂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而君子莫不與其德曹操自謂昔年二十三時所行已無悔於今而後世竟名其為賊誠偽之分將誰欺也

○子見南子說者皆引史記以謂孔子見衛靈公寵姬南子孫奕云攷家語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耻之且聖人方以季桓子為女樂而去魯適衛至衛而又耻為靈公南子次乘豈肯輕身以先於匹婦哉又且六經以至魯論家語皆無見衛南子之事不知子長何所本而云然則南子者為誰是必魯之南蒯也何以知之以佛肸召子欲往而知之也佛肸以中牟畔子路不欲其往而吾夫子有吾豈匏瓜之喻南蒯以費畔子路亦不悅其見蓋昭公十四年南蒯之奔齊也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強魯此夫子所以見之也與佛肸事不約而同故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昭昭矣

○哀公問社宰我以松栢栗對對以三代之社主木也春秋正義作哀公問主於宰我蓋古論語初無社字漢儒有釋為廟主者春考周禮廟主用梁今循之其制實始於周而後世遂莫之改耳白虎通引尚書亡篇太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與論語宰我之言不獨宰我曰周人以栗意者以周西方之人

故歟

○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慮不遠耳尚有憂莫之慮者奈何李絳賀兩表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回也其庶乎屢空前輩解云學至聖人則一物不留胸次常空回學未至此然庶幾矣故曰屢空抑見有時乎不空也此義亦佳而朱子直以空之為訓蓋因下文賜不受命而貨殖之言以景之耳陶淵明傳稱簞瓢屢空宴如也朱註其亦本之此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毋昆弟之言漢杜鄴對策以為善閔子騫字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

故無可問也

○程氏外書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

正叔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侁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

何如是之深也尹和靖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似伊川伊川問之和靖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伊川曰到此

樂字也若不得此學者之所當深體驗也

○子路勇於義其言曰人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行義吾弗信也余觀其為親負米百里之外非其能甘勤苦乎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非其能恬貧窮乎仕衛赴孔悝之難結纆而死非

其能輕死乎嗚呼此所以為仲由

○勇者不難死而勇於義者能處死子路罹衛難結纆而死夫子嘗言由不得其死然而子路之節如是慷慨赴死從容就義由寔兩得之噫由之勇入資也其勇於義學力之所至也而議者猶貶其死為過勇何哉

○子貢問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曰其恕乎范純仁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劉安世自言學於司馬溫公凡五年得一語曰誠問所以致力曰從不妄語人退自聽梧日之所行集所言者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遇事常有餘裕賈黯及第歸鄧州謁范文正公願有所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黜拜其言不忘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

○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晁氏客語周天子在上魯君如何討告於天王斯可矣不然是以燕伐燕也春記

黃魯直與潘邠老書云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故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耳非以敵國相征也孟子

曰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其可不疑也

○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瓜字上絕句蔬食菜羹瓜

皆飲食之薄者而用以祭必齋如也蓋黍稷非馨於明德而鬼神惟享于誠也

○或疑原壤之為人是在周程子以為非也原壤粗鄙

不識義理觀夫子責之之辭可見若是莊周夫子亦不敢叩之責之適足以啓其不遜爾彼亦必須有答程子之過東坡是亦須有答之事也朱子嘗論及東坡云某在必須與辯又笑云必被忙無理事正如此

○孔子稱逸民伯夷以下凡七人惟朱張不言其行是其隱也但聞其名耳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拱之三臭而作解者不一按呂氏春秋云子路掩雉而復釋之謂此事注所得者小不欲夭物故釋之也亦可備一說

○論語佛肸召子欲往按史佛肸為中牟宰中牟晉大夫趙氏之邑趙簡子攻范中行氏而佛肸畔使人召孔子乃魯哀

公初年事孔子在陳蔡時事也史記世家載簡子圖朝歌圖邯鄲齊伐晉晉圖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與左傳

年月先後異要之佛肸之畔其時也孔子其時年已幾六十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

不求仕矣哀十七年孔子卒之後四年趙簡子卒子無卹立是為襄子而劉向列女傳云佛肸之畔毋將論求

見於趙襄子襄子釋之君子曰佛肸毋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蓋劉向失之於未考

耳

○論語公山不狃以費叛召孔子史記在定公九年孔子未為中都宰前春秋不書者以費叛李氏非叛魯也

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從孔子墮費時豈有費叛如家語所云事是年孔子既尊用於定公尤見信於季氏三家聽其行事如此乃欲舍魯背季而赴費人之召豈人情哉不狃召孔子事無之則已若有之則史記九年為得其實而家語所云與左傳所載妄矣

○可也者有所未盡之辭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程子曰事君若周公可也

君子於此有以驗臣子之心自有所不足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君子

於此有以知聖人之道無假於過求

○訓而已矣者曰竭盡而無餘之辭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孔

子之後其復有堯舜孔子乎而世之贊頌于當時者不敢為而已矣之辭也諛風佞俗而欲復古難矣哉

○陸象山與周元忠書以紂為微子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言按史記微子是紂之庶兄皆帝乙之子

也王子比干則但云是紂親戚則太史公亦莫知其為誰子也今據公都子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啓王子比

干皆為帝乙弟也紂於二人則是為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

○韓退之原性淑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鰕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微

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教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
累善乎台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
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
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孟荀之論正自有不同者孟子謂
觀人者莫良於眸子或曰眸子稟於天生相不同孟子
之言其不與所謂善性者自異乎

○堂高數仞揀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孟子之
謂大人坐於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
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
物夾道而疾馳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韓子之謂大
丈夫嗟夫人如此者必求有以稱是大而後可不然二

十四考中書令萬八千戶冠軍侯只用得一時打俗眼
耳孟子自云得志弗為韓子為李愿言非惡而逃之其
必有見矣

○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死其
元始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矣焉時中
常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死其元今日何時溝
壑乃吾死所也其臨事奮不顧身每能自遂二子之為
程門高第固宜

○謝上蔡有舍生取義舍義取生語夫義重於生吾聞
其舍生取義矣若謂生重於義則當舍義取生語殊有
病夫義可以生則生為重生之所在義之所在義可云

舍生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君子不為傷勇之死可
也謂舍義取生是何言也

○姚應以替皮殺人間孟子設問也而孟子有竊負而
逃答使舜處此其真然歟葉公謂直躬者父攘羊而
子證之孔子無取焉而曰父子相隱為直知孔子之所
謂直則知孟子之言得舜之心事矣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
羹於巷晉鄒湛對武帝言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
能之蜂蟻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東
坡貽鼠賊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缺不失聲於偶然之
破釜人能持極危而不懼不變色於卒然之蜂蟻蓋常

者可以持危而為而暫者不容偽也語意正同

○孟子告齊王有土於齊魯之言而王有禮為舊君有
服之問孟子曰諫行言直則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
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民則去三年不反然後收
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
諫則不行言則不直不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持
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氣
讐冠讐何服之有先儒謂孟子此言有跡異乎孔子之
所以對定公者以不可為通訓也春按檀弓篇穆公問
子思曰禮為舊君及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
禮退人以禮今日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

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孟子之所言者子思之言也蓋有激而云乃至是焉

○孟子引曾子言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貴我以吾義愚嘗疑之曾子何讓而必云此家語子貢告衛將軍文子以曾子之行曰其驕人也常以浩浩證諸斯言非歟孟子說人則聽之之言論者以為少露噫孔類而下其皆不覺是矣

○子產以其乘與濟人於漆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而家語載子游問孔子曰子產之惠可得聞乎子曰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食之不能教以其乘車濟冬涉者愛而無教也此孟子語也

○尸子載孔子曰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為之也此非孔子之言也陳代謂孟子云枉尺直尋宜若可為而孟子非之故知尸子之所載者非孔子之言也

○孟子謂伯夷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按士相見義占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是伯夷之清不得生於盛古而忘其清也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山之下太史公伯夷傳引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亦指夷齊殉名士也嗟夫若夷齊者尚不免好名之請耶

○左傳晉知武子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孟子論王政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而首之故曰

或勞心或勞力蓋古語也

○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為巨擘者蓋齊地有巨擘蚯蚓人謂之巨擘善學地以行巨擘即蚯蚓之大者蚯子謂蚯而後充其操今注以為大指非也今與陽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筥又從而招之筥蓋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召之非善治邪說者也今注以筥為欄也非也

○論語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左傳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子產之所謂師師其人之

言孔子之所謂師師其人之行其為得師善惡一也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語若同而意實異朱子嘗論之惡其有資之意不善也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巫或疑是筥字蓋古通也○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按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以此而觀則論語當作之杞不足徵也之宋不足徵也為句

○說苑載孟子書孔子於衛主雍雍姓也與雍雍聲相近至趙岐時傳誤東坡曾考正之

○孟子曰人皆知養其心而莫知養其心者其田不過利
苗得粟養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養心博學多聞何謂
易行一欲止淫

○鮑照河清頌引語曰影從表瑞從德又曰孟軻曰十
載一聖是日暮也梁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
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爾今不見所出

○孔子于七十國王充以為增之也至不能十國

○袁准正書曾子妻將適市兒隨啼謂兒曰吾還當與
汝殺犬妻還曾子拔弓將射犬妻曰向與兒戲爾曾子

曰教化始於昏若欺之何以訓邪與孟母買肉事同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
信書不如無為書書安可無也學者慎所取而已不知
慎所取則不如勿學而已矣

○許慎說文引孟子去齊澆淞而行澆音其兩切澆乾
漬米言不待炊而行也異聞集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
而澆淞唐本作澆字本許氏語今孟子作撲字殊無理
○孟子曰人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非其子之父
母也無此心者非人也無善惡之心非人也



21181800443467